李润杰曲艺作品集

李少杰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润杰曲艺作品集

(上、下)

李少杰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润杰曲艺作品集：全2册 / 李少杰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01-09959-0

Ⅰ. ①李… Ⅱ. ①李… Ⅲ. ①曲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5869号

李润杰曲艺作品集(上、下)
LIRUNJIEQUYIZUOPINJI
李少杰 编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素梅
装帧设计　卢炀炀

印　　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62.75
插　　页　4插页
字　　数　4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8.00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序

苑 利

今年是李润杰先生诞辰 98 周年。弟子们为纪念这位已故先师出版这部作品集,并嘱我写序。先生是中国曲艺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先驱,又是快板书这一独特艺术品种的创始人。他的艺术成就远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所能评述的。人家邀我写序,无非是想看看局外人怎么说,局外人怎么看。故而,在这里我也只能以一个局外人——一个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看先生演出的看客, 谈一谈我所能理解到的先生成功背后的奥秘。而这也许会对今后年轻艺术家的成长,提供某种借鉴。

在我看来,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艺术源于生活。没有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深入思考,就不可能创作出那么多的艺术佳作。先生是位高产艺术家,他创作的作品主要形成于 1949 年之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 他走村串寨,进厂下矿,甚至亲赴前线,为新中国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令人拍案叫绝的艺术作品。他赴云南慰问边民,回来便写出了《红太阳照进苦聪家》;他赴福建前线慰问子弟兵,回来便写出了《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他赴四川贵州慰问铁道兵,回来便写出了《干锤百炼》;他赴大庆油田慰问石油工人,回来便写出了《立井架》《油海长虹》……有人纳闷,为什么先生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创作出如此之多的文艺作品?他的回答是“要有生活”。当然,除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之外,他的创作也常常来源于他的“第二生活”,这便是他非常善于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并用快板书的形式将它们表现出来。如《铸剑》《巧劫狱》《千里救亲人》《闯险滩》《劫刑车》等,都是这样一些佳作。

向生活学习，不能过于势利、过于急功近利。向生活学习，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创作内容本身。一个优秀的文化工作者，他对生活的体验应该是全方位的。如在看待表演上，他便特别喜欢套用师父的那句话："书中要有你自己的东西。比如住店，店有多少种店，店小二是什么样的人，怎样招待客人，说什么话——见了阔人说什么，见了穷人又是什么样。一个评书演员，对人间的世态炎凉、各种知识都要懂，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人物说活，才能把故事说得合情合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生活，没有丰厚的生活基础是很难把书说好的。"他又说："毛主席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火热的生活中去，这是真理。说旧书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下，也必须对各种人物进行分析，才能把书说活。这些道理在我不断的艺术实践中，体会得越来越深刻了。"

先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仅有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据常祥霖先生介绍，先生年少时，家境贫寒，所以他很早便到天津学习手艺。绱过鞋，扛过包，要过饭，还误入虎口给日本人当过劳工，受尽人间辛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阶级仇、民族恨就是这样在我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翻阅先生作品我们不难看到，他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与这段苦难身世不无关系。新旧社会的对比，使他从心眼儿里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热爱新中国。正因如此，在天津曲艺界，他是最早用曲艺形式揭露国民党在天津所犯罪行的民间艺人，是最早参加天津市文艺工会并最早发起组织相声大会的民间艺人，也是最早在镇反运动中配合当时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民间艺人，同时还是最早参加抗美援朝慰问演出，并受到西北局文化部门嘉奖表彰的民间艺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他是不可能以那么大的政治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每个艺人都会有自己的情与爱，但是，如果这些情爱无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与爱融为一体，如果不是为他们"鼓"与"呼"，就不可能产生如此之大的社会共鸣。作品应该有"我"，但这个"我"不应该是磨磨唧唧、黏黏糊糊只关注内心世界的"小我"，而是能肩担日月、替天行道的"大我"。做不到

这一点，难成“大师”。

先生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杰出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勇于向别人学习，并在博采众长中提高自己。先生的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不过他常说在痛苦中也能找到几分欢乐。这欢乐就是民间艺术带给他的幸福体验。先生出生在一个民间文艺世家，五六岁便开始跟着父亲学唢呐，在村里的碌碡会上扮演小丈夫。在青少年时代还跟大人学过蹦蹦戏、南城调、评书等等。这些经历都成了他后来带艺投师、拜在评书艺人段荣华门下的资本。在天津学徒期间，先生还学习过评戏、京东大鼓和太平歌词。拿他的话来说，学徒四年，绱鞋没什么长进，说唱能耐却长了不少。这点功夫没白下，不仅在他山穷水尽之时，救了他的命，还为他新中国成立后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特别是生活在曲艺行当里的艺术工作者，一定要博采众长，只有这样，才能为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据先生回忆，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数来宝、评书和相声。他创建的快板书说到底也正是“快板”（数来宝）、“说书”和“相声”的巧妙结合体。从形式上看，快板书当然首先是“快板”。快板的引入，显然与他年轻时学习过数来宝这一快板表演艺术有关。表演中，先生快板节奏之丰富，韵律之流畅，均源自他年轻时学习数来宝打板的底子。从表现内容看，快板书不是“板”，而是“书”。快板书说到底是在“说书”，说“故事”。而这，又与他青年时代跟随段荣华先生学习过说评书的经历有关。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表现内容，先生的快板书似乎都与他学习过的相声并不搭界。但殊不知他在讲故事过程中所使用的“说学逗唱”的功夫，正源自相声的“基本功”。没有早年学习数来宝的功底，没有早年学习说书的功底，没有早年学习说相声的功底，就不可能有一个叫后人眼前一亮的快板书。曲艺界众大师的艺术实践也一次次告诉我们：艺术都是相通的，只要努力，无论什么都不会白学，无论什么都不会白练，只要努力，你的所学总有一天会在你未来的创作实践中派上用场。反之，没学会走就想跑，没学会几个段子就想搞艺术创新，很难成为大家。

作为一名杰出的艺术家，必须占领本行业的理论制高点。与许多表

演艺术家只会表演不会归纳不同，先生在创作、演出的同时，也非常善于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并将这些归纳出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指导更多的艺术实践。如他认为快板书在结构上应该是“一座小院一座宅，树桩拴马任徘徊，过沟跳壕势必衰，三个回合见成败”。意思是说，快板书在结构上必须紧凑，应该直奔主题，而不是添枝加叶，最后乱成一锅粥；所有故事都应该像拴在树桩上的马驹，既要给它足够的空间让它伸展自如，又要对它有一定的约束，不能过沟跳壕，更不能节外生枝，叫人家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此外，故事的设置也要严格遵循“事不过三”的原则，只有这样，故事才能在跌宕起伏中漂亮收场。在表演上，他特别喜欢师父常说的那句话：说书人吐字必须苦练，要达到字字如悬石落地的程度。至于那些盔甲赞、武器赞等贯口，要巧、要脆、要爆。我们常说，学艺拜高人。高人的指点，常常会起到一两拨千斤的作用。而这里所说的高人，当然不是那些徒有虚名但又不接地气的“假把式”，而是那些确有实践经验的真正的艺术家。

李润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5 个年头了。但在我心中，先生从未远离过我们。这是因为我们还时不时就能翻阅到先生的遗作。今天，先生的弟子们将他的作品结集成册。我想它的意义已经不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去纪念一位艺术界的伟人，而是通过这部作品的出版，去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我们真的很难说会不会有那么一批年轻人，就因为看到了这本书而投身到中国的演艺界中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先生没有死，他一直活在我们身边，并帮助我们完成中华民族传统文艺的伟大复兴！

2015 年 9 月 19 日于北京

不忘师恩(代序)

王印权

少杰师弟打招呼，
先生最近要出书。
嘱我写上几句话，
听后心潮骤起伏。
先生曲坛树丰碑，
快板书为开山祖。
陶钝老人写序赞，
王济团长作诗赋。
先生本人有专著，
之冰文笔更娴熟，
妙语华章俱写尽，
后学怎敢再重复。
有幸拜师李门下，
天津学徒深感悟。
写下几行回忆录，
权向少杰交任务。
先生自撰一对联，
亲笔挥毫挂堂屋：
旧社会花郎乞丐沿街卖唱数来宝，
新中国人民演员歌新唱新快板书。
翻身不忘共产党，
字字句句出肺腑。

感恩做人听党话，
敬业做事知不足。
讴歌时代亮金喉，
为民抒情凭文武。
人生目标比天大，
立足脚下迈阔步。
革新打板多节奏，
钻研表演下功夫。
讲好故事塑人物，
创立曲种快板书。
老骥伏枥志千里，
血性男儿不怕苦。
天津解放上街头，
满怀豪情来庆祝。
赴朝慰问送欢笑，
宣传抗洪下塘沽。
顶风冒雪访大庆，
金门前线擂战鼓。
云贵高原看筑路，
翻山越岭穿幽谷。
深入群众接地气，
一身汗水一身土。
语不惊人不落笔，
千锤百炼来著书。
作品鲜活有筋骨，
故事行云似飞瀑。
老少咸宜雅共俗，
能演唱来能阅读。
篇篇都是正能量，

爱憎分明不含糊。
指天画地评善恶，
纵横捭阖论今古。
竹板声声入千家，
唱词句句进万户。
天下谁人不识君，
一杆大旗高高竖。
文化交流到海外，
国际朋友更折服。
爱看爱听他演唱，
对他品德更敬慕。
称他人民艺术家，
爱国爱民做公仆；
称他曲艺剧作家，
著作等身近百部；
称他社会活动家，
哪里需要哪演出；
称他曲艺教育家，
授徒传艺把路铺。
桃李争芳满天下，
润泽四海与五湖。
杰出精神耀津门，
出人出书走正路。
书颂共圆中国梦，
大千世界齐祝福——
吉祥和平展宏图。
敬献恩师小礼物。

2015 年 9 月 10 日　教师节敬书于北京兰竹阁

奇艺　奇作　奇人(代序)

——记一代曲艺大师李润杰

孙福海

我之所以称曲艺大师李润杰是奇艺、奇作、奇人,是因为他在我国当代曲艺发展史上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他,开宗立派,是快板书的开山鼻祖;

他,创作的传世之作,数量与质量位居曲艺界之首;

他,开创的快板书在群众中学习、传播、普及最广;

他,文化不高而总结出来的表演理论、经验博大高深,自成体系,是曲艺界公认的第一人;

他,每次深入生活都能创作出轰动曲坛的传世佳作;

他,始终站在时代和艺术的高峰;

他,教授的学生最多,亲传弟子、儿子也是当代最佳的快板书传承人;

他,出版和发表过的著作及作品最多。

这些第一,在当代曲坛绝对可以称奇。而这些"奇",又有着常人难以想象且令人钦佩的事实为依据。

一、乞讨卖艺却屹立在艺术的峰顶

李润杰幼小在花子店学艺,以乞讨为生,而他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宗立派,在原有快板的基础上加了一个"书"字,建立起区别于"高派(高凤山)""王派(王凤山)"的"李派"唱法。

我认为,"李派"快板书实现了艺术上的五项重大突破。

一是突破了单调的板式。先前的"数来宝"及"高派(高凤山)""王派(王凤山)"快板,多为"三、三、七"的单一句式和"单点"。而李润杰创造了双点、单双混合点、连环点以及慢打快唱、快打慢唱、大板和节子板交替

配合的多种板式。二是突破了多种多样的句式，除了七字句、十字句、垛句、三字头，还增添了四字联、五字垛以及散说韵诵、唱中夹白、自由对话、连环句、俏皮话、绕口令等多种句式。三是突破了旧快板的语气口风，融化吸收了话剧、电影和评书的语言风格，使快板书具有说、表、韵、诵、刻画塑造人物的鲜明特点。如《劫刑车》中的双枪老太婆、伪警察局局长、茶馆老板娘、乡丁、叛徒、游击队英雄、国民党官兵等众多角色，活灵活现，无不体现了鲜明的角色个性。四是突破了演员在创作上存在缺陷的短板，实现了自编自演，佳作迭出。他一生中所创作的作品在各种刊物、报纸刊登的数量位居曲艺表演艺术家之首，而且在1962年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选集后，又于1972年、1978年、1997年多次出版其作品选集。五是突破了演员以传统节目为主的现象，坚持说新唱新，紧跟时代。1958年他到福建前线慰问，创作出《赞三军》《金门宴》之后，又深入部队和边疆，创作出《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红太阳照进苦聪家》；20世纪60年代前后创作了《劫刑车》《熔炉炼金刚》《“火药枪”》等；1963年他深入天津抗洪第一线，创作了《抗洪凯歌》；深入大庆，创作了《立井架》。

李润杰将讴歌我们伟大的时代，作为他艺术的全部生命力。尤其是他在深入西南部队后创作了《千锤百炼》，成功地塑造了马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周恩来总理看后，激动地握着他的手夸赞他：“你就是马云龙！”

所以我说：李派快板书的影响、传播、普及不仅远远大于高派（高凤山）、王派（王凤山），而且他还打破了一个规律，即“学十年，火十年，养余生”。意思是说一位艺术家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峰，只能创作出一两个代表作，而李润杰大师，一生中的创作始终屹立于高峰的峰顶，无低谷、无平淡，这难道不令人称奇吗？！

二、文化不高却屹立在曲艺理论的峰顶

在舞台艺术领域，成功的表演艺术家大都依靠专门的理论家来总结、提炼、概括他的艺术经验、表演体系并形成系统的理论。而仅仅读过三年私塾的李润杰，却开辟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曲艺表演理论的先河。他自己将一生表演的经验、体会、技巧、方法归纳成精辟、高深的理论体系，结集出版。他的理论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理论的专业化、系统化、

全面化、体系化。突破了只谈体会、经验的片面化，是一部教科书及高度理论升华的实用教材。二是语言新颖、生动，易记好懂。如他概括的创作经验是：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有人儿”就是作品中要有鲜明的活灵活现的生动人物，这是“书胆”。“有事儿”就是要有“抓人”的曲折的故事情节，这是“戏核儿”。“有劲儿”就是结构章法环环相扣。“有趣儿”就是富有风趣儿。他概括快板书演唱的最高境界是：平、爆、脆、美。他将这四个字诠释为四句话：平，如无风湖面；爆，如炸雷闪电；脆，如珠落玉盘，美，如酒醉心田。三是具有普遍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对其他曲艺表演形式也有着广泛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这部理论文集，使众多专门从事曲艺理论的大家都一致发出赞叹，被称作是划时代的曲艺表演理论文集，填补了曲艺理论的空白。所以我说：作为一名仅仅读过三年私塾的艺人，能屹立在曲艺理论的峰顶难道不是奇文吗?!

三、倾其所有却屹立在富翁的峰顶

李润杰生前有一句话：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为党的事业倾其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感极强的李润杰，在天津是第一位自发地唱快板赞扬入城解放军的艺人，接着他到西安演出，坚持说新唱新，被艺人们公推为西安市曲艺改进委员会副主任，并获得“进步艺人”的称号。1952年他返回天津，积极参加赴朝慰问。1953年主动加入党领导的曲艺团体——天津广播说唱团。1956年被评为先进文化工作者，赴京出席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从此，他在工作上落了个“拼命三郎”的雅号。在演出上拼，在快板书的改革创新上拼，当时在天津广播说唱团轰动全国曲坛的就是创新了两个曲种形式，一个是王毓宝的天津时调，一个就是他的快板书。为了不断地创作新作品，他在深入生活中经常几天几宿不睡觉。1960年初，他积劳成疾患了肝病，但仍然在病中创作，拿笔困难了，他便口述，让当时跟他学习的王印权记录，创作了传世之作《熔炉烈火炼金刚》。

他在教学上也是倾其所有。古代孔子有弟子三千，而李润杰辅导的

学生可用万来计算，而且不收礼，不收一分钱，还经常管吃管住。

令人佩服的是他毫无门派之见，如他辅导的梁厚民成才了，他支持梁厚民拜在高凤山门下，同时，他也支持儿子李少杰成为高凤山的弟子。

他呕心沥血创作的《金门宴》，却让给弟子张志宽演唱，说："你要有自己的代表作，这段节目我不唱，希望成为你的代表作。"他为了让张志宽在全国有影响，便去大庆深入生活，创作出对口快板《立井架》，与张志宽合作演唱。

我忘不了，在1980年他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让贤"，要将他担任的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职务辞掉，腾出职数，推荐我继任，他说："虽然他刚30岁，但锻炼后空间大。"在我主持团里工作后，他仍然担任副团长，支持、帮助我工作。

我忘不了，他在1990年10月11日故去前，又提出：将故去后的丧葬费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交给党。

他为了党的事业倾其所有，但他是最富有的。他的精神，他的艺术，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目　录

上　卷

李润杰生平 …… 1

第一章　故事类作品

第一节　革命斗争题材作品 …… 17

大义灭亲 …… 17

党费 …… 31

倒霉 …… 42

飞车炸军火 …… 43

捍丰碑 …… 56

虎穴擒贼 …… 65

“火药枪” …… 87

火海擒敌 …… 107

劫刑车 …… 119

金门宴 …… 134

峻岭青松 …… 142

巧劫狱 …… 154

熔炉炼金刚 …… 168

三进陈家坪之首进陈家坪 …… 180

三进陈家坪之二进陈家坪(残稿) …… 196

土豆皮 …… 201

五师早餐会 …… 202

响箭擒敌 …… 211
夜袭金门岛 …… 227
智取大西礁 …… 240
竹蒺藜 …… 257

第二节　生产建设题材作品 …… 270
闯火海(残稿) …… 270
闯险滩 …… 276
钢铁姑娘 …… 289
古庙奇闻 …… 302
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 313
虎口拔牙 …… 330
俩老头 …… 344
千锤百炼 …… 352
谁是英雄 …… 364
英雄榜 …… 376
油海长虹 …… 391

第三节　现实生活题材作品 …… 403
白吃 …… 403
比耳音 …… 405
宠孩子 …… 406
传达员 …… 412
风雨行 …… 414
何大娘的“保险柜” …… 422
酒迷 …… 427
捞孩子 …… 430
老王捡鸡蛋 …… 432
盟兄弟 …… 435

千里救亲人 …… 438
热血化寒冰 …… 453
退钱 …… 459
误解 …… 462
下岗之后 …… 463
心灵的火花 …… 476
一张选民证 …… 485

下　卷

第四节　历史故事、寓言传说题材作品 …… 491
半夜鸡叫 …… 491
吹牛皮 …… 502
大老王剃头 …… 504
换鞋 …… 506
火焰山(一):智斗罗刹女 …… 508
火焰山(二):大战牛魔王 …… 522
鲁达除霸 …… 535
认亲戚 …… 553
宋定伯捉鬼 …… 556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 566
王七学艺 …… 579
武松赶会 …… 591
武松打虎 …… 600
武松打店 …… 611
燕青打擂 …… 628
杨志卖刀 …… 640
隐身草 …… 651
渔夫和金鱼 …… 659

真假李逵 …… 667
铸剑 …… 681

第五节　长篇快板书作品　燕子李三传奇 …… 695
第一回　撒钱济贫苦　盗银惩富豪 …… 696
第二回　茶楼布罗网　飞碟乱官兵 …… 710
第三回　追侠搜王府　投瓦救李三 …… 723
第四回　燕子李还胆　夜行人盗刀 …… 738
第五回　双燕闹王府　茅屋聚英雄 …… 751
第六回　夜雨话情深　双燕啄毒虫 …… 764
第七回　采花蜂毙命　马铁钉遭殃 …… 776
第八回　和尚欺弱女　侠士除凶僧 …… 789
第九回　李三追国宝　燕子飞铁窗 …… 799

第二章　颂词类作品

唱前线 …… 815
革命战士爱人民 …… 817
海河赞歌 …… 825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 835
抗洪凯歌 …… 841
立井架 …… 854
普天同庆战旗红 …… 862
热烈欢呼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 …… 870
人民公社好 …… 874
树木通身都是宝 …… 883
引黄入津 …… 898
赞三军 …… 901
赞天津 …… 909

第三章　其他艺术形式作品
第一节　唱词 …… 927
买画 …… 927
第二节　天津快板 …… 934
解放天津 …… 934
智取敌哨所 …… 941
第三节　西河大鼓 …… 948
抢粮 …… 948
第四节　相声 …… 950
引滦赞歌 …… 950
第五节　竹板书 …… 961
苦学创奇迹 …… 961
编撰心得
——爱这门艺术,就要为之奋斗终生 …… 郭鸿斌 968
后记 …… 李少杰 974
汉语拼音索引 …… 977
笔画索引 …… 981

李润杰生平



李润杰，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他在中国曲艺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在传统数来宝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吸收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姊妹艺术形式之长，形成了一个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的独立的曲艺曲种，这个曲种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快板书！

1917 年 2 月 16 日，李润杰出生在天津市武清区大桃源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时家里给他起名李玉奎。李家虽然以务农为主，但是却有着非常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从李润杰的祖父那辈起，便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民间音乐家。李润杰的父亲继承其父辈才能，也成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吹鼓手，而母亲为了供他上学，在其年幼时就到了天津，在石家大院做保姆。

在充满民间艺术气息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李润杰从小就对民间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次父亲出外演出或者在家练习时，幼年的李润杰都是父亲忠实的观众。不仅如此，幼年的李润杰还自学掌握了办喜事的“老八板”“小开门”“朝天子”、办丧事用的“祭腔”，还有过年时吹的“柳青娘”等四五个曲牌。除了民乐方面，忠实于民间艺术的李润杰，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了走矮子水斗的步法和一些唱腔。

1924 年，7 岁的李润杰，已经正式成了一名吹鼓手，并且在碌碡会上扮演“小丈夫”等角色。

1927 年，10 岁的李润杰收到了母亲在天津当保姆为自己攒下的学费。同年，开始跟随村里的庞大爷读私塾。三年间，从《百家姓》念起，一直念完了《幼学琼林》《六言杂志》《孟子》《论语》。在上学的同时，少年李润杰也没有放弃学唱。当时父亲的朋友中有位邢五叔，教会了他整段的《小姑贤》以及《杨二舍化缘》等评戏唱段。除了评戏，李润杰还痴迷于宋兰亭说的评书《黄杨传》，而这部书对于李润杰后来投师、拜在评书老艺人段

荣华先生门下学习《三侠五义》有着直接影响。

1931年,14岁的李润杰迫于生计赴天津,在韩家绱鞋铺学手艺。说是学习手艺实际上只是做些杂活,又劳累又学不到本事。在坚持了两个月后,李润杰终因劳累病倒在韩家绱鞋铺中。韩掌柜看他病得严重,就将其送回了家。这一场大病足足折磨了李润杰两个月之久。病体痊愈后,李润杰再次回到天津,经人介绍来到了同华利鞋铺继续学徒。但是悲惨的境遇并没有因为换了一家店而有所改变,事实上李润杰在同华利鞋铺比之前在韩家鞋铺更受压榨。这家以压迫童工起家的鞋铺,几乎白白使用了李润杰四年之久。

在这四年中,李润杰并没有因为艰苦的生存环境而放弃对梦想的追求。四年下来,刘翠霞的评戏《打狗劝夫》,刘文斌的京东大鼓,王兆麟的太平歌词,他都能唱上几段;张寿臣、侯一尘、赵小福、姜二顺等相声、时调演员的演出他也经常观看。这四年,李润杰在艺术上有了极大的进步。

到了1935年,18岁的李润杰,在同华利鞋铺学徒期满。迫于生计,他来到海河码头做搬运工,每天都要不停地扛着一两百斤重的货物上下跳板。即使如此,他每天挣的钱也仅够糊口,根本就攒不下钱。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李润杰决定再次去寻找其他的生路。有一天,他到南市三不管一带去寻找工作,碰到日本吉川土木公司正在招工人,待遇优厚,活儿也没有那么繁重。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李润杰没过多考虑就同意加入了。没想到,这一去却是九死一生。

原来,这家日本公司根本不是招做工的正式工人,而是骗中国人去做华工,为日本军方修铁路。李润杰在被骗进日本吉川土木公司的院子后,和一些同样上当受骗的人被迫来到法国桥(现在的解放桥)附近的码头,上了一条船,之后再转火车,经过三天两夜的路程终于到了所谓的工地。“所谓工地,就是日本人用铁丝围起来的一片野地,华工用竹片搭窝棚。每天挖大沟、挑土筐,周围守着日本兵,工头儿拿着大棒子,干活儿慢一点儿就打,出的汗能浇湿地皮。没水喝,人们就喝小河沟里的泥水,那账房先生看到工地这种情况,以为到了地狱了,就把自己吊在树上离开了这人间地狱。有时半夜三点就开工,干到晚上九点才能回窝棚,三顿饭

都在工地吃。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稀玉米面粥、咸菜和盐豆。晚上睡觉时，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在门口站岗，小把头们在铁丝网周围巡逻，真是天罗地网，插翅也难逃出去。人们挤在狭小的窝棚里，气味就别提多难闻了。不多日子，一种传染病就在工地传开了。”（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146 页）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九百多华工就只剩下四百人了。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下，李润杰不久也被传上了这种传染病。病魔缠身，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李润杰终于忍无可忍，在三个月后，和房仁奎、杨仲和二位一起趁吃晚饭的时候逃出工地。

青年时的李润杰先生命运多舛。此时的他，虽然已经逃出了日本人的工地，但是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

逃出日本人的工地后不久，他们三人来到解家堡村附近的铁矿山做工。本来已经与当地的把头吴有德谈妥，房、杨二位先做工，待李润杰病好后再参加劳作。可想不到的是，到了工地，把头就反悔了，坚持矿上不养人，一定要李润杰带病做工。无奈之下，李润杰只好应允。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由于疾病缠身，体力极度不支，在一次翻车倒石头的时候，李润杰从两三丈高的石堆上摔下，摔劈了手腕。没有人性的把头还催促他继续干活。不仅如此，把头还无故扣发三人工资达三个月之久。无奈之下，三位患难与共的朋友只能再次出走。这一次他们来到了鞍山市。

鞍山是老牌的工业城市，而且重工业发达，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市里经营钢铁业和矿业的工厂非常多，这其中也有不少是日本人在中国开的厂子。当他们三人来到鞍山市时，李润杰的伤病已基本痊愈。三人因为担心被日本把头认出来，所以决定先由李润杰去找工作，找到合适的再来接他们二位。可谁又能想到，在那个动荡苦难的时代，每一次分离都有可能是生离死别。李、房、杨三位共患难的好友，这一别就是几十年。

李润杰在铁道西的久保田铁管厂找到了工作，在又脏又累的翻砂车间干活。每天过着劳动环境差、工资低廉的艰苦生活。这种受尽压迫与欺

辱的日子，使李润杰对旧社会、对侵略者、对剥削者充满了憎恨。但是，厄运的侵袭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忍气吞声而有丝毫暂停。有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润杰被铁管砸坏了手指甲，鲜血直流。而万恶的日本把头一看他没干活，抬手就打，还将他赶出了工厂。

21岁的李润杰不得不托着受伤的手忍受着饥饿，流浪在鞍山市的街头。天气渐渐转凉，一连两天水米未进的李润杰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爹娘、爷爷奶奶，想到自己昏暗的前途，进入人生最低谷的他万念俱灰，想到了以死来了结自己这悲惨的命运。下定了决心，就等晚上上吊自杀了。他来到了老君庙台上，悲悲惨惨地哼唱起了评戏的大悲调，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一种悲鸣，一种对命运不公的愤恨，一种对旧社会吃人肉喝人血的社会现实的声讨，一种正值青年向上的年龄却遭受无尽打击的不甘。一曲唱罢，万念俱灰，只等日落，就要命赴黄泉。突然，一阵叫好声惊醒了已经绝望的李润杰。原来在他唱大悲调的时候周围已经围上了不少人，这些人纷纷给他凑钱，也有送大衣、棉帽子的，还有一位老大爷要帮李润杰找工作。虽然没能成功，但是这一切使得青年李润杰重新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1938年，21岁的李润杰住进了立山的沙河田家老店，田家老店实际上是一个花子店。在这里，李润杰真正接触到了最原始的数来宝。在店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姓张的老头儿，在教两个小花子数来宝。结果，两个小花子没学会，李润杰倒是熟记了下来。后来李润杰又跟一位姓王的学会了开杵板的打法。这样，21岁的李润杰凭借一手开杵板的打法和《小封侯》唱段以及一些婚丧嫁娶、年节庆典时演唱的牌子，开始了他半乞半艺的生活。凭借着学会的数来宝和小时候出会打下的基础，李润杰每天基本上可以赚到吃饭住店的钱，要是赶上有办红白事的人家，有时候还能多赚一些。

这样一来，日子看似有了起色，然而却事实并非如此。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各方面因素都直接作用于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那个苦难的社会不完结，个人的苦难永远不可能结束。李润杰在过上朝街（演唱数来宝乞讨）的生活后，首先发难的就是同行。由于封建的门户观念和排他

观念的根深蒂固，年轻且没有门户的李润杰时常受到排挤，甚至遭到殴打。除了要受同行的气，军警、宪兵、特务更是得罪不起。有一次，李润杰在朝街时被军警误抓，险些被枪毙。在那个极端黑暗的社会，青年李润杰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凭借着自己唱数来宝、唱评戏、唱太平歌词的技能勉强度日。

李润杰学会数来宝以后，常在鞍山八卦沟和立山一带朝街。一年后，22岁的李润杰决定去奉天（今沈阳）小河沿一带撂地卖艺。原因是那里比较热闹，是一般劳动人民娱乐的场所。再有，那里聚集着很多艺人，可以见识到更大的世面，学到更多的东西。下定决心后，他从立山出发，一路走一路卖艺，一个月以后来到了沈阳小河沿。可是当李润杰来到小河沿之后却发现，原来自己在立山安身立命的一套数来宝在这里不能用，在这里卖艺的都是真正的艺人，表演的是真正的艺术。青年时的李润杰凭借着自己听的多、学的广，心一横，开始撂地表演。第一场撂地表演，他演唱了数来宝、评戏、太平歌词等形式的曲目，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用李润杰先生后来自己的话说："在小河沿第一场撂地演出，总算没丢人。"（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56页）

如果说家乡的碌碡会是幼年李润杰梦开始的地方，那么沈阳小河沿就是青年李润杰人生转折的地方。

李润杰来到沈阳小河沿撂地演出的第二天，认识了一位在他从艺道路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节点性的人物——刘金荣。

刘金荣，天津人，父亲是天津享有盛名的四大文之一的刘文治。刘金荣提出希望能与李润杰合作演出，表演相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排练，由李润杰逗哏，刘金荣捧哏，两人演出了《六口人》《打灯谜》《羊上树》《汾河湾》《黄鹤楼》《洪洋洞》《大上寿》和《绕口令》等段子，再加上李润杰原来就会的《闹公堂》，二人已经成为小河沿一带比较固定的相声搭档。后来冯宝华、王福来等相声演员也都加入他们二人的队伍联穴演出。在这段时间里，李润杰的相声造诣突飞猛进，在当地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撂地艺人。可是好景不长，原来演出挣的钱两个人分，现在要四个人分，

刘金荣觉得不值,就暗地里和李润杰合计要走。当时,李润杰把刘金荣当成真正的良师益友,也就随他离开了沈阳小河沿,准备去千金寨(今抚顺)谋生。

经过小河沿的磨砺,李润杰和刘金荣来到千金寨后,在抚顺欢乐园一个小书场后边撂地演出,收入不错。这时又来了朱相臣、赵天寿,他们四人在一起联穴演出,经济收入越来越多。但是好景依然不长,李润杰发现刘金荣吸白面,他极力劝阻,可刘金荣丝毫不以为然。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最终为此分道扬镳。

此时的李润杰已不再是立山朝街的街头艺人了,二十三四岁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具有丰富表演经验的成熟艺人,跑遍了沈阳、抚顺、辽阳、鞍山、营口这样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李润杰先生在营口结识了白银耳、顾海泉等当时在东北很有名气的演员,并且也虚心学习了不少东西,如《卖布头》《地理图》等作品。

离开营口之后,李润杰又和王福来到锦州撂地演出,由于离家越来越近,这时的李润杰萌生了想回家看看的想法。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要想从日本控制的东三省回到关里更是难上加难。日本人为了便于统治,实行发放"良民证"的办法,而李润杰和王福来二人,只有王福来有一张"良民证"。没有这个证,要想坐火车回家,无异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思乡心切的李润杰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二人在沟帮子上车,没想到车刚过山海关,就赶上日本兵检查"良民证",幸亏有一张和白银耳、顾海泉二人的合影,李润杰先生才幸免于难。到了天津站下车,又是利用王福来的"良民证"才得以混出车站。在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八年里,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行走,就是这样的困难。李润杰的少年与青年时代,就是在这种压迫和苦难中度过的,从被骗到日本人的工地到通过日本人的哨卡回到天津,几乎每一步路都在遭受着侵略者的欺辱和压迫者的剥削。但是,这些痛苦的经历对于别人可能是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对于李润杰却是人生的

财富,在客观上促使了李润杰坚定信仰的形成和艺术素材的积累。

20 世纪 40 年代初的天津,已经沦陷在日寇的统治之下。民族的悲惨命运没有结束,个人的人生道路也依然不会有什么光明。实指望回家团聚的李润杰敲开家门后,看到的并不是父亲和奶奶,而是自己远房的兄弟。原来,奶奶已经不在人世,父亲也已双目失明,就连这间房子也卖给了远房的亲戚。父子俩抱头痛哭,这悲惨的场面,李润杰铭记了一生。

李润杰在家住了三天,迫于生计便与王福来一起去天津北塘演出谋生。这时的李润杰已经 27 岁了。

当然,想去天津,首先还要解决“良民证”的问题。无奈之下,李润杰借了本村一个叫杨文利的孩子的良民证,把 15 岁改为 25 岁。而杨文利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 1945 年日本投降。

在天津撂地演出谋生并不那么顺利。一开始,李润杰和王福来、武魁海等一起联穴演出还能勉强度日, 可是几天之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无奈之下三人只能分手,各自谋生。李润杰来到了南市中宜新街一个花子店,在这里遇到了原本就相识的朱相臣,还新结识了唱数来宝的胡振江和雷雨田。他们经常到天津郊区农村、县城、镇店去撂地演出。“‘春庙、秋集、夏摸干,冬天就把座子按。’这是撂地艺人一年四季的演出规律。春天多赶庙会,秋天多赶集,夏天热只能在树荫下趁农民休息演出。冬天冷了最好找个小书馆之类有座位的地方演出才好。”(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164 页)这是艺人撂地作艺的规律。由于李润杰当时还没有门户,所以鸟市、南市这类地方是不能去的,即使是在城里也只能在小王庄、谦德庄一带演出。就算是这样,也依然要遭受军警宪特和地痞流氓的欺侮以及“刮风减半下雨全无”这些“客观规律”的影响。

有一次在连塘庄子演出时,27 岁的李润杰遇到了他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后来李润杰在评书方面的师父段荣华先生。

那时段荣华先生在连塘庄子说书,说的是《三侠五义》。当时也在连塘庄子撂地演出的李润杰被段先生的艺术深深吸引, 于是他就白天撂地、晚上听书。终于有一天,李润杰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向段荣华先生吐

露了拜师的愿望。李润杰说:“您收我做徒弟吧,我拜您为师,每天您上地说书,我给您打钱,今后我一定很好地孝敬您,您收我这个徒弟,就是赏我饭碗,我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好处。”(见《李润杰快板书艺术》,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166 页)段荣华先生见李润杰这么诚恳,当即应允,并赐艺名李润杰。李玉奎三个字也就慢慢没有人叫了。可能连段先生自己也想不到,当时他给起艺名的这位年轻人,在短短十余年以后,竟然成了一位名冠全国的快板书艺术大师,而李润杰这个名字也将和快板书这个曲艺曲种一起流芳百世。其实不仅段先生没想到,可能连年仅 27 岁的李润杰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跟随师父学艺的这一年半时光,对于李润杰来说是幸福的。李润杰以最大的知识获取速率疯狂地学习着、练习着。这一年半打下的基础,对他日后的表演和创作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一年半之后,李润杰开始正式表演评书,有时候替师父表演,有时候在师父前场表演。

在李润杰 28 岁的时候,段荣华先生提出他已经可以独立表演了。从此,李润杰拜别恩师段荣华先生,从沧县回到天津艺谋生。这次回来,光景可大不同从前。由于这一年半的学习,李润杰在艺术上可谓是突飞猛进,效果火爆,收入也随之增加。新三不管地区也比前两年要繁华很多。李润杰的收入不仅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寄钱给农村的父亲。而且,在这一年李润杰还结识了一生的伴侣,建立了家庭。从此后夫唱妇随,伉俪情深。一个表演一个打钱,相依为命,日子虽然清苦,但是也是乐在其中。

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样踏踏实实地过下去,可是没想到,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正在向这对患难夫妇走来。

李润杰夫妇在万庄和彩育镇演出时,遇到了当地一伙儿土匪,不仅搅了场子抢了钱,还一直追赶他们到南头镇边上一家小茶馆,幸亏李润杰机智,连夜逃到万庄,乘火车回了天津。又一次的死里逃生再次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难当头受灾祸的永远是百姓。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沦陷八年的天津回到中国人自己手中。但是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李润杰的工作更加复杂了。

回到天津后，李润杰夫妇在南市附近租了一间六平方米左右的小屋，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当时来说，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在国民党统治天津期间，李润杰先后和朱相臣、陈广发、张元庆、杜兰花、杨少奎、班德贵等人组织相声大会，有时也自己撂地单干。表演形式也很多，评书、相声、数来宝、太平歌词，甚至时调前脸都做过。除了演出外，李润杰还虚心向高凤山先生、胡振江先生请教，学习他们的长处，又学会了《武松赶会》《鲁达除霸》以及《血溅皇姑屯》等作品。通过这几年的学习与实践，虚心好学的李润杰在数来宝表演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为他后来将数来宝改革成快板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李润杰又拜师评书老前辈张阔峰先生为师。

1948 年，说相声多年却始终没有门户的李润杰又通过相声演员杨少奎代收师弟的方式，拜在著名相声艺人焦少海门下，艺名李宝珊。

1949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点，隆隆的炮声震天震地，响亮的冲锋号越来越近，29 小时之后，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国民党 13 万守军，天津解放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李润杰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社会性质不发生变化，作为拥有社会属性的个人，命运也很难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如果社会性质变了呢？

天津解放的第二天，李润杰夫妇租住的院子里也进驻了解放军。李润杰深深地被解放军的亲热、和蔼所感动，被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所震撼。李润杰这几年走南闯北见的军队太多了，但是这么好的部队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从此他对解放军、对共产党无比信任。天津解放的第三天，李润杰先生就在公岛桥（现在的鞍山道、南京路交口处）撂地演出，表演太平歌词，痛斥国民党在旧社会的罪恶行径。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32 岁的李润杰参加了学习班，主要是学习一些革命理论知识。学习班结业不久，市里成立文艺工会，李润杰成为第一批会员。

在学习的同时业务演出也没有停止，由李润杰发起，吉平三、康立本、苏文茂、周蛤蟆、于佑福、孙玉奎、郭全宝等人参演，在赵家窑组织起了相声大会。值得提出的是，李润杰响应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号召，编写新

段子，题目就是《一贯害人道》。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艺人说新唱新的最早开始。

不久，李润杰应张玉堂的邀请赴西安演出。业务情况非常好，场子火爆，收入也好，李润杰就在西安暂时安顿下来了。

1950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李润杰发挥曲艺轻骑兵的优势，编演新作品《镇压反革命》，并排演了快板书《长征》。可以说，李润杰在西安开了曲艺演唱新节目的先河。除了排演新节目，李润杰还积极参与为皖北、苏北、河南、河北四省救灾募捐寒衣的义演。

1950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李润杰参与募捐支援抗美援朝。由于成绩突出，受到西北文化局的嘉奖，并由习仲勋同志在当时的易俗社颁发了奖章，同时，李润杰被评为进步艺人。紧接着，李润杰又被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西北地区文代会。会后被选为西安曲协副主任，之后又被选为西安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音协委员。

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润杰的个人命运也随之改变。个人境况的变化，社会现实的变化，使李润杰越来越确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李润杰自己也从一个淳朴善良的民间艺人向着拥有高尚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升华。

1951 年，参加入朝慰问团的常、程二烈士事迹轰动曲艺界。当时身在西安的李润杰下定决心，要向烈士学习，找机会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官兵。就在这个时候，常、程二烈士全国巡回报告团来到西安。随报告团而来的还有一个演出团，其中有侯宝林、孙玉奎等人。当时西安市组织了一场欢迎演出，李润杰表演了《武松打虎》这个作品。演出后，李润杰虚心征求意见，而侯宝林先生一句“听你唱的东西，人家心脏病都犯了”给了李润杰不小的触动。通过反复思考，还是当年段荣华先生的一句话让李润杰找到了答案：“一爆三响，不是艺术的成熟阶段，得使人听出滋味来，才算说到好处。”这件事情也促使李润杰下定决心对数来宝进行改革。

1952 年李润杰得长子李广范，同年夏天回到天津，由耿宝林介绍参加南市连兴书场的相声大会。这时恰逢组织第二批入朝慰问团，一腔热血的李润杰当即报名参加，获得批准，随即跨过鸭绿江，直奔战争

最前线。

到了朝鲜境内后，也是惊险连连。朝鲜地区山地较多，载着慰问团的汽车飞驰在盘山路上，就在一天之内，李润杰先后经历了撞车、负伤、空袭三次危险。可是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李润杰，并没有把危险当成苦难，反而是越危险越冲向战斗第一线。同行的战友们都开玩笑，说这是“李润杰日遭三险”。

第二批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的时候正是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空袭、炮击极其频繁，志愿军方面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志愿军官兵战斗英勇、信仰坚定，这一切都感染着李润杰，他也逐步从一位赴朝慰问的演员向一名战士发生着转变。

1952 年冬，第二批入朝慰问团回国，李润杰来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专门从事快板演唱艺术。不久后，在红旗戏院的公演中，正式使用了快板书这个名字来命名李润杰表演的艺术形式。

1953 年起，李润杰正式开始改革数来宝，从开场板和节子板的演奏、演唱加强口语化、词句形式结构力求丰富多变、表演动作形象生动四个方面着手改革，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研究，最终形成了快板书这一在数来宝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姊妹艺术形式之长，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的独立的曲艺曲种。

从 1953 年至 1956 年，李润杰在作为一名表演艺术家的同时，也成了一名高产的曲艺作家。他先后创作演唱了《赶穷魔》《大搬家》《半夜鸡叫》《鸡毛信》《百鸟朝凤》《老婆子与小金鱼》《杜拉索夫》等作品。

1954 年，李润杰在天津工人文化宫开办了四期快板书学习班，先后培养了四百余名学生，这也使得快板书这个新生的曲艺曲种在人民大众心中扎下了根。

1956 年，李润杰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同年，赴北京参加文代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1956 年 4 月 24 日，李润杰在京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时年 39 岁的李润杰第一次与领袖见面，万分激动。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李润杰的信仰愈发坚定。据李润杰的家人回忆，他不仅仅是一位艺术

大师，更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也是在这一年，李润杰下定决心创作快板书，并陆续创作出了《隐身草》《虎穴擒贼》《火焰山》等作品。

1958 年，李润杰赴金门岛慰问，创作了快板书《金门宴》，极具快板书特色的作品《巧劫狱》也是在这一年创作出来的。

同年，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演出《梁树凯》，被评为优秀节目，再一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此后，又赴西南、西北地区慰问演出。

1959 年，李润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 年，李润杰赴云南慰问边防部队，创作了快板书《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同年，第二次来到福建前线，创作《夜袭金门岛》和《智取大西礁》两段作品。

同年，李润杰赴四川、贵州慰问铁道兵，创作《千锤百炼》。回津后，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为周总理演出，并受到接见。

1962 年，李润杰创作快板书《劫刑车》，同年又根据《王若飞在狱中》一书编写了《熔炉炼金刚》。

快板书《劫刑车》是李润杰最具代表性的快板书作品。在创作这段作品时，赶上团里办“红岩专场”演出，相声、鼓曲等各个形式都在取材红岩进行创作。当时已在团里任业务团长的李润杰高风亮节，让其他同志们先选。等到自己这里，其实已经没剩下什么好的新鲜的创作素材了。而具有丰富表演经验和创作经验的李润杰，巧妙地将双枪老太婆大石桥前除叛徒和下山劫刑车两个故事桥段相整合，创作出了这篇旷世奇作《劫刑车》。《劫刑车》一经上演，全国轰动。《劫刑车》这个名字已经和李润杰、快板书一起成为中国曲艺史上的一座丰碑。

1963 年，天津遭遇大洪水，李润杰亲赴抗洪一线，在大堤上坚持了二十多天，写下《抗洪凯歌》。同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4 年，随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访问大庆油田，结识严文井、徐迟、张天翼等著名作家，并写出《立井架》《油海长虹》等歌颂大庆的作品。后又到天津机车车辆厂体验工人生活，写出快板书《英雄榜》。

同年，李润杰作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又一次受到周总理接见。

1965 年，周总理视察天津，观看李润杰先生演出《千锤百炼》这个节目，并称赞说："你就是马云龙。"这一句话，使得李润杰备受鼓舞，在艺术探索道路上又增添了无尽动力。

同年，李润杰因"桃李事件"受牵连遭到迫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动荡的十年，作为公众人物、时代先锋的李润杰也受到了迫害。

李润杰首先被诬陷质疑的就是他的出身。在那个年代，凡事都要靠出身。迫害人的突破口之一也是出身。李润杰曾被人沿着铁路线往东北发放传单，污蔑他是地主出身。后来经大桃源村家乡父老的证实，李家世代都是贫苦的农民，这才得以真相大白。

此后又经历了除夕夜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被批斗、被强行抢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证、先进工作者证和劳动模范证，以及因吃果仁儿被诬陷为资本主义尾巴下放回武清县老家等等不公正待遇。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一次演出临上场时，被强行无理要求修改《峻岭青松》中的八句唱词。演出结束，李润杰一怒之下，当即吐血。

性格刚毅、理想坚定的李润杰，并没有在乌云遮日的岁月里消极颓废，反而是愈挫愈勇。这时的李润杰，已经将共产主义理想融入了生命，任什么样的风暴也不能改变。

1974 年年底，拨云见日，李润杰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再次受到周总理接见。

1978 年，李润杰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9 年，年已 62 岁的李润杰赴西南战事前线慰问演出。在老山前线与官兵们吃住在一起。那次慰问最惊险的是李润杰在前线突发心脏病。好在年轻时的经历，使李润杰练就了一个好身体，所以这次还算是有惊无险。

1984 年以后，李润杰不幸身患半身不遂，这一病就是六年。在这六

年中，他虽然不能上台演出了，但是依然笔耕不辍，为快板书留下许多珍贵的理论资料。除了整理著作，李润杰还将重心更多地转移到教学上。据李润杰之子、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少杰先生回忆，在照顾父亲的这六年中，学到了许多东西，都是终身受用的。

1990 年 10 月 11 日，李润杰因病去世，享年 73 岁。据家人回忆，李润杰先生在弥留之际，突然说他看见了，看见舞台了，看见观众了。说完这句话，李润杰便与世长辞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所热衷的舞台和观众，他是带着微笑走的。

李润杰逝世后，家人遵其嘱托，将所有的丧葬费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

李润杰生前曾担任天津市曲艺团业务副团长、天津市文联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科普协会理事及天津市第七、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主席团执行主席，并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第一章

故事类作品

第一节　革命斗争题材作品

大义灭亲

快板书《大义灭亲》为李润杰先生1979年创作的作品。

作品讲述了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将军锄强扶弱，为了给百姓伸张正义，亲手枪毙了侄子吉三狗的事迹。作品以吉鸿昌微服密访村镇、路遇王大娘上吊的故事情节展开。从吉鸿昌隐藏身份到真相大白解救王大娘，故事跌宕起伏，悬疑重重，最终惩奸除恶，枪毙亲侄，突出了主人公光明磊落、大义灭亲的英雄气概，使得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具有极高的表现力。

春风送暖百花香，
树木权芽换新装。
原野上飞驰小汽车一辆，
卷起来的尘沙空中扬。
在迎面，有片树林要穿过，
突然间这车子刹住停在路旁。
下来一人凛凛身躯好威武，
二目炯炯放神光。
他的五官端正一张宽宽的脸儿，
大黑胡楂儿犹如钢丝铁线又蘸了墨汤。
真是亮中透黑黑又亮，
称得起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他头戴一顶青礼帽儿，
青夹袍内藏着手枪。
青布裤褂儿青鞋白袜儿，
更显得庄重文雅又大方。
这种穿戴打扮令人难测，
摸不清他是文是武还是化妆。
下了车，随手又戴上墨光眼镜，
朝着四下一打量。
紧跟着往车子里面一点手，
转身走进了树林行。
他不是游春来逛景，
也不是文人墨客到此生活写文章。
他是要到林子外边那个村镇来密访，
这个村镇是他的家乡。
为避免惊动乡里事难办，
他这才，不声不响、不动声色、不露锋芒把车子来隐藏，
孤身步行，穿林而过，直奔那个村庄。
您要问他是哪一位，
这真人不露相，我也暂时保密别宣扬。
可哪知道，他刚刚走到树林内，
就觉得有微弱的哭声响耳旁。
他随着声音抬头这么一望，
啊?！不由得心里透着慌。
见一棵歪脖子柳树长在坟头儿上，
树杈下晃荡荡刚刚吊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
不好！他蹭蹭几步窜到坟头儿上，
把双腿一抱摘下来老大娘，
放在地上连忙给搀腰盘上腿，
一手戗腰一只手胡撸前胸膛，

嘴里还不住地叫大娘。
“大娘！大娘！您老为何寻短见？
为何事走到绝路上？
您老贵姓家住在哪庄？
是谁把您害得这个样儿？”
刚说到这儿见大娘苍白的脸色发了黄，
双眼一瞪牙一咬，
啪！照脸上就给他一巴掌。
“哎哟！大娘您怎么打我呀？”
“嘿！打你，我把你打死都应当！
谁叫你到这儿把我害？”
“哈哈，大娘，要说我害您可冤枉。”
“你现在就是把我害，
还跟我装模作样地不自量！”
“大娘。您可能受的刺激太大了，
精神上严重受了挫伤。
是不是我先送您回家休息躺一躺？”
“呸！滚开！谁用你到这儿来帮忙。”
您说这救人的多冤枉，
又挨打，又挨骂，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大娘。
“大娘啊！您老人家别误会，
请听我慢慢说周详。
我和您老不相识，
怎能无故把您伤。
您上吊，我哪能见死不救哪，
请告诉我您到底为的哪一桩？
要说我现在还把您老害，
这个哑谜我还不解有点闷得慌！
请您老人家讲一讲吧，

没有过不去的河呀！
没有桥有船，
没船我背您把水趟，
水深我凫水还不外行！”
说到这儿，大娘心情很激动，
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汪汪。
心里说：我对他又打又骂还又啐，
他对我和颜悦色还照常。
泥人儿还有个土性儿哪！他怎么不发火儿？
想到这儿唰啦啦泪水流两行。
说：“恩人哪！我吊死了只有一次难受，
你救活了我是叫我二次把苦尝。
因为你救不了我，我还得死呀，
这不跟害我一个样吗？！”
“大娘啊，常言说‘救人救到底’，
拉人拉到旱岸上。
我怎能叫您再受折磨再去死，
我要替您分忧解愁想主张！”
“哎！恩人啊！你的话不能实现也白费，
我只能多谢你的好意好心肠！”
“嘿嘿！大娘，没有金刚钻儿不敢揽瓷器，
绝不是跟您夸口放空枪。”
“好，那我先问你长了几个脑袋，
能保我不死得安康？”
“大娘啊！谁不是都长一个脑袋，
这一人一头是正常。
我虽然不是项长三头肩生六臂，
可我这个脑袋它长得挺硬邦！
它经过风吹暴雨打，

顶过冰雹大雪霜，
不怕烈日晒，
严冬冻不僵，
枪子儿没打眼儿，
炮弹没碰伤，
泥沙没埋上，
火海没烧光，
不怕硝烟呛，
能吃五谷糠，
要个儿有个儿，要样儿有样儿，要圆儿有圆儿，要方有方，要分量有分量，
上秤称过八斤半哪，还一钱不差一毫儿不伤！
您看这个脑袋它能帮忙吗？”
“哎呀！你这个人可真少有哇，
临死还为我开心肠，
我不是问你脑袋有多重，
也不是要论你的脑袋硬邦不硬邦，
我是说你只有一条命可惹不起，
你脑袋掉了没人给抵偿！
你救不了我还得害了你，
又何必把你的性命白搭上？
我不缺德，你快走吧！”
“大娘，我不怕脑袋搬家离脖腔！
为您活，掉脑袋又该怎么样？
不过是碗口大的一块伤。
听您比喻的这个情况，
莫非说当地出了活阎王？
大娘您只管对我讲，
天大的娄子我承当！”



“好！既然如此我就和你讲，
做不到你可别勉强。
先谢谢你实心实意把我救，
你是做什么营生干的哪一行？
你贵姓家在哪里住？”
“大娘啊，我和您老是同乡，
我的姓名从来不对外人讲，
现在我在国民党军队里边把差当。”
“噢，怪不得你说话气儿这么壮，
闹半天你也是个穿军装（的）！
算了吧，我看没有必要再讲啦，
你公务在身快去忙吧。
你要是官官相护跟他们一个样，
你就赶快给我来一枪！”
“大娘，请相信我和他们不一样。
跟您说，我有个朋友姓共名叫共产党，
我们俩虽不是一爹一个娘，
可我愿和他同名又同姓，
至死绝不变心肠。
我朋友他专跟邪恶势力做斗争，
为人民谋取幸福敢于除祸殃，
这也是我的志愿和信仰。
不论我身在哪一方，
我都要实现这个主张，
又何惧什么恶霸活阎王！”
“好！你有胆量我就讲，
临死我也跟你诉冤枉。
你来看，眼前这个新坟头儿，
埋的是我那独根儿孙子王大良。

我的儿子、儿媳已早丧，
全靠这个孙子扶养度时光。
如今他被害埋黄土，
这叫我孤老婆子可怎么活在人世上。
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
这个世道是多么黑暗、多么肮脏，天上日月都无光！”
“是呀！大娘，您的孙子是被谁害的？”
“你来看，树林子外边那个村庄，
这个村子名叫吕潭镇，
这镇子里出了个花花太岁活阎王。”
（白）“他姓啥？”
“他姓吉，小名叫三狗儿，
这小子横行霸道丧天良。
他整天到处闲游逛，
架黄鹰，玩鸟枪，
敲诈勒索，奸淫妇女，专找漂亮的媳妇和大姑娘。
他把我孙子媳妇强奸后，
可怜的媳妇当晚自尽悬了梁。
我孙子到县里去告状，
被三狗儿半路儿劫杀打了黑枪。
把死尸扔到这乱葬岗，
我得凶信赶到孙子尸体旁。
发现嘴角青又紫，
还有半瓶毒酒怀里装。
我孙子从来不会喝酒，
肯定是被三狗儿活活灌死把命亡。
我仇恨满腔再去告状，
这狗县官说我是诬告良民恶意中伤。
天哪！有多少人家遭陷害，

有多少乡亲受冤枉！
这三狗儿全仗他叔叔势力大，
他杀人不给把命偿。”
“大娘，他的叔叔是哪一个？”
“嗐！就是那个吉大胆儿呀，他叫吉鸿昌！
连县长都没有他的官儿大。
听说是个什么官？——大军长
哟！瞧瞧你的脸怎么变得蜡渣黄啦？
怎么把你吓得这个样儿，
浑身哆嗦都像筛糠啦。
都怪我不该对你讲，
可你也硬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去打墙。
我看你还是快走吧，
说不定有那小子的打手来到这个地方。”
“大娘啊，我不是一个胆小鬼，
也不是吓得哆嗦脸焦黄。
我不怕花花太岁吉三狗儿，
更不怕大官吉鸿昌。
他叫吉大胆儿，我叫胆儿极大，
您老不必担忧挂心肠。
刚才我半路休息就得到信儿，
说吉三狗儿用毒药害死了王大良，
为此事，我正要到这镇子来查访，
听您一讲完全属实没夸张。
这种坏人必须得除掉，
若不然，老百姓无法生活得安康。
这都是当今政权太腐败，
邪恶势力才疯狂。
他们无法无天，官官相护，

豢养着阎王太岁吃人狼。
您可知花花太岁吉三狗儿，
他是否还逍遥法外在家乡？”
“我告诉你，这小子现在表面被押县政府，
实际跟在家一个样，他吃喝玩乐都照常。
因为四乡八镇都告他的状，
那个县官恐怕不好搪。
为遮掩人们耳目压舆论，
他们暗中保护把他藏。
你要找他恐怕是自投罗网。
重者要丧命，轻者得带伤。”
“大娘啊，您在这里等一等，
我不回来您千万不要挪地方，
一小时之内我来给您传口信儿。”
说着话，掏出一沓钞票还有几块现大洋，
当嗬儿啷啷忙往大娘怀里放。
“大娘，我这点积攒留您作为生活费，
我去找花花太岁活阎王！”
话音儿未落他跳上坟头解下来绳子套，
撩夹袍儿撒开俩腿跑得忙。
王大娘心情激动还没说出话，
抬头看，人影皆无踪迹渺茫。
哎，苍天哪！难道说我这是在做梦，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人好心肠。
他不是神佛从天降，
更不是南海观音普渡慈航，
他为何不怕脑袋掉，
甘愿吃苦为众人忙？
他姓甚名谁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能这样？
是他救活了我的命，
是他给我生路赠银洋。
是他为民来除害，
是他为我拨开乌云见太阳……
王大娘心潮起伏翻波浪，
忽觉得有人在身旁，
一回头儿，见一个小伙儿身体棒，
全副武装挎手枪，
“啊！你是来抓我的吗？”
“不！我是看着您的，您别紧张。”
“噢！怕我跑了哇！”
“不！请大娘安心不要慌！
不怕您跑怕您死。”
“噢！还要抓活的呀？”
“不！大娘您不必多提防！”
“不提防你好得手儿把我绑，
甭绑，你那不有枪吗？快给我来一枪！”
“噢！大娘啊，您老千万别多想，
我是奉命给您当护兵，怎敢把您伤。”
“噢！是谁让你到这儿保护我？”
“就是刚才和您谈话的那个同乡。
您听，这才不到一个小时，他来啦！”
“嘀嘀”，两声汽车喇叭响，
“唰”的一声，汽车开进了树林行。
车门儿一开就听有人嚷，
那嗓音就跟破锣一个样，
啪啦啪啦的他还嫌筛得不够响，
又用鼻子配乐跟着紧“嚷嚷”。

“这破树行子有啥逛的，
尽埋死人这个地方够多脏！”
又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答话：
“你不是要找个地方玩玩枪吗？我已经给你枪啦，
不愿玩儿你先在车里等一等，
我到乱坟那边儿去望望。”
王大娘顺着声音抬头望，
啊?！原来是救命恩人他换了军装。
只见他，外披斗篷青靠氅，
满面春风到了身旁。
说：“这位县太爷果真是无法又无章，
他们听说来了一位军官是吉大胆儿，
就列队迎接到宴会堂。
他们没想到好酒好宴人家不用，
把他们的非法行为捅露了膛。
问他们为何不法办吉三狗儿，
庇护他是不是为了讨好吉鸿昌？
对平民百姓也这样吗？
县官们张口结舌难搭腔。
这时候正巧我赶上，
我说先叫三狗儿见见王大娘。
交我处理怎么样？
县官说立即奉送请带回乡，
就这样我把这小子带来啦。”
“好！我先见见这活阎王！”
王大娘大喊一声：“三狗子……
奶奶我给你送命来啦，你在哪里藏？”
话音未落就听那破锣嗓子又筛响，
紧跟着鼻子配音奏乐章：

“这是哪个冤鬼把太爷小名嚷，
我扒你的皮，挖你的眼，开你的膛！”
他骂骂咧咧往坟前走。
“噔噔噔”，从迎面扑过来王大娘。
“唰”！一把土块正糊鼻子上，
疼得他“嚷嚷嚷嚷”好像狗汪汪，
紧跟着，王大娘一头就往他怀里撞，
这小子斜身跨步躲一旁。
照着大娘脑袋抬腿就一脚，
这护兵用身子一挡胳膊往上搪。
就听“嘣”的一声响，
“噔噔噔噔”，“噗”，这小子仰面朝天倒地上。
“哎呀！”他就地一滚忙爬起，
“噌”！掏出一支橹子小手枪，
“你这小当兵的真混账，
胆敢为这穷老婆子帮死忙。
竟敢在太岁头上来动土，
在四乡八镇你访访，
谁敢把太爷一根汗毛给碰掉，
我让他给立杆旗杆来还偿。
我打死人是不偿命的，
县官都不敢过我的堂。
你别看四乡八镇都告我的状，
那状子，不过是送去废纸几大筐。
谁不知，我叔叔他是个大军长，
你小当兵的还想跟太爷逞逞强。
别看你带枪恐怕你不敢对我放，
我这枪倒敢把你俩射透堂！
今天我玩儿玩儿打活靶，

拿你们俩人练练枪。
先叫你小子多活会儿,闪开!
王老婆子过来,太爷先拿你开张!
要找孙子我送你去。”
说着话抬手举起枪,
就听“咔啦儿”一声响,
啊!没有子弹射出膛。
嘿嘿嘿嘿,就听他的背后一阵冷笑,
说:“没想到吧,我这子弹没在枪里装。”
说话间,拿过来一梭子子弹推进去,
看了看手表叫了声“王大娘,
还差一分钟我向您汇报,
这小子真是活阎王。
刚才他已经自供了罪状,
完全属实没隐藏。
我宣布当场枪毙这个花花太岁!”
“哎哟,叔叔哇,您饶了我这小孽障吧!”
“哼!你作恶多端血债累累,
我为民除害理应当。”
说话之间一甩手,叭!叭!叭!
吉三狗死尸栽倒中了枪!
这时候,吕潭镇上人声鼎沸,
跑来百姓一大帮。
王大娘泪如雨下跪倒在地,
嘴唇颤抖开了腔:
“恩人哪!原来你就是吉大胆儿,
原来你就是吉鸿昌。
你为百姓除大害,
四乡八镇得安康。

你的恩情如山重，
愿将军步步高升寿命长。”
吉鸿昌抢步上前忙搀起，
“大娘我把您老送回庄吧。”
这就是吉将军大义灭亲做榜样，
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党　费

快板书《党费》为李润杰先生1955年创作的，本书收录的文本是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的。

作品主要描写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卢大嫂和红军游击队员程胜的两次接头活动。讲述了卢大嫂在环境恶劣的“白区”坚持斗争，以咸菜为党费，支援八角山上的红军队伍，最后为掩护同志牺牲自己的感人故事。

月儿弯弯挂天边，
银光照亮了八角山。
山上走来了人一个，
脚步飞快往前蹿。
看他好像是个农民样，
二十来岁是个青年。
他的名字叫程胜，
是咱们的红军游击队员。
上级给了他的紧急任务，
要他在这半夜赶下山。
去到村里接上线，
把党的指示传达给党员。
地下的活动要开展，
管教他白匪喘气难。
不怕这个关系被割断，
山上山下一定要接连。
程胜他一边走着一边想，

把政委的话他想了一番。
他说道:接头人就是卢大嫂,
她入党就在那一九三一年。
到转年,送走她的丈夫参军去,
开始长征在毛主席身边。
卢大嫂,现在担任党支书,
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好党员。
接头去一定要看准,
大嫂她的左耳下有一个小黑斑。
他走着想着到了村口,
见房子全叫白匪给烧完了。
只有那一排一排的小窝铺,
哎!老百姓的生活真困难。
他勉强地压住了心头火,
向周围观察了老半天。
他按照记号挨家数,
数到了第十家的大门前。
门缝里露出一点油灯亮,
走上前轻轻他把门板弹了弹。
“吱扭”一声门开放,
有一位老大娘站在了门里边。
程胜他迈步走进去,
当时一愣,不由得心里上下翻。
他看见,有两个妇女一个老汉,
低着头摘菜不停闲。
心里说:千万小心要谨慎,
认错了人可难免就要出麻烦。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事情小,
连累了组织,牵扯着全盘。

他仔细看看每个人的脸，
发现一位大嫂他看了老半天。
注意往大嫂左边脸上看，
嘿，怎么那么巧，左耳下有块小黑斑。
他走上前去来试探，
“卢大嫂，咱们相隔有三年了。
大概您连我也不认识了吧，
卢大哥托我给带信很平安。”
最后这一句是个暗号，
卢大嫂一听当时露了笑颜。
站起身来忙让座，
又对着那几位邻居把话谈：
“这些菜分好拿回去吧，
等明天咱再去找盐。”
三个人马上抱起了菜，
眉开眼笑走到了门外边。
卢大嫂，随着出去看动静，
回来就把这个门关严。
在这时候，程胜往那四下看了看，
见这窝铺窄小，破烂不堪，
大嫂的小孩睡在了地铺上，
破棉花套盖在了身上边，
心里说：大嫂的生活好艰苦啊。
卢大嫂，进来坐下就交谈。
“我告诉你，刚才这三个人是同志，
才联系上不过三四天。
白匪们真是太凶狠哪，
烧杀并村把人圈。
把群众赶出去多老远，

为的是早早地离开八角山。
割断了党的密切联系，
人人都恨得牙根一丈三。
不怕白匪的虎狼恶，
人人的红心能照天！”
大嫂她说着擦眼泪，
“同志呀，你可不要笑话咱。
我可不是心肠软哪，
离开党，这种滋味就没法谈了。
就好像是风筝断了线，
就好像是孤儿好可怜。
就好像是船在江心失去了舵，
就好像净过黑夜没有白天。”
程胜他听着把头点，
大嫂的心情是自然。
卢大嫂十分激动接着讲，
她的话儿似涌泉。
“同志呀，眼看着百姓遭了难，
咱们红军也在闯难关。
我们知道应该干，
要斗争，越是残酷心越坚。
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都急得心里冒火，嗓子直冒烟。
现在总算有了好转，
就像是迷路的小孩儿又见着娘一般。
只要咱们有一天在，
再打起红旗闹塌了天。”
卢大嫂她的话句句都是火，
感动得程胜直攥拳。

“大嫂哇,政委现在有指示,
地下党要积极活动不能够迟延。”
他忙把这指示念了一遍,
卢大嫂注意记在心间。
“老程啊,政委的指示真不假呀,
是有许多困难摆在眼前。
可是咱,大风大浪都闯过,
几次围剿也没吓倒咱。
不管任务多艰苦,
保证完成,是我的誓言!”
说话间,忽听鸡叫第二遍,
不久东方亮了天。
程胜他,说声“再见”就要走,
要趁着早雾赶回八角山。
卢大嫂忙说“你等等”,
立刻把这夹袄往上掀。
“刺啦”把这里子撕开了,
拿出一个纸包拿在手间。
打开这个小包的几层纸,
原来是一张党证还有银洋整两元。
拿起这个银洋颠了几下,
说:“这就是孩子他爹留下的钱,
自从并村几个月,
我没有法去交党费,带在身边。
这一回,积少成多倒不错,
对于党也能解决一点小困难。
你给代交了吧。”
程胜他当时想了想:
“大嫂哇,这个党费不能带回山。

一来是上级没指示，
二来是你的生活也困难。
带着小孩不容易，
坚持工作也得用钱。
我看你还是留下吧，
等到以后咱再谈。”
大嫂一想也倒对：
“老程啊，找一点正当的东西可胜过钱哪。”
程胜说：“大嫂考虑得真周到，
天已不早我得赶回山。”
两个人互相握握手，
程胜他，顺着小路往回翻。
从此后，斗争的火焰高万丈，
吓得白匪心胆寒。
那敌人，利用动摇分子来破坏，
几个村，党的组织可受了摧残。
在这时候，党组织有了新办法，
程胜他，带了新的指示又下了山。
他进到村里正半夜，
直奔大嫂的窝铺前。
他隔着墙缝往里看，
嚯？见地上摆着咸菜好几摊。
有腌的白菜、萝卜和蚕豆，
花花绿绿颜色鲜。
大嫂忙着往筐里放，
孩子看着挺眼馋。
“妈妈，我吃。”
“好孩子，听妈妈的话啊，
小孩子吃这个咸菜多么咸哪。

等明天拿到街上卖，
卖完了咸菜赚点钱。
我给你买一个大烧饼，
又香又脆多解馋哪。”
这孩子不听妈妈话，
委委屈屈还是馋。
把小手伸进坛子里，
蘸一点盐水往嘴里填。
吧嗒着小嘴咂滋味，
看着咸菜两个小眼都瞪圆了，
伸手他抓了一根腌豆角，
没想到，被妈妈一把夺走，
扔在了筐里边。
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程胜看着眼发酸。
他心里难过憋不住了，
敲门进去到了里边。
“大嫂啊，你这样做事可不对！
怎么对待孩子一点不可怜呢？”
大嫂她长叹一口气：
“哎！老程啊。这咸菜不是为卖钱哪。
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要贵，
谁舍得腌了咸菜去卖钱。
这是我们党员腌的菜，
算作党费要交上山。
交党费，光交钱去没有用，
交咸菜，多少也能解决山上一点小困难。”
程胜说：“孩子吃点不算啥嘛，
一点咸菜也减轻不了多少困难。



我宁愿十天不吃饭，
也不能馋得孩子怪可怜。”
“老程啊，只要有咱共产党，
能保证，多少小孩生命和安全。”
说话间，忽听外边敲门板，
“大嫂，大嫂”喊了个没完。
卢大嫂开开门来看，
进来一个妇女，她一边喘气一边谈：
“大嫂哇，可能消息被走漏，
白鬼子已经到了山前。
眼看着当下很危险，
赶快想法儿要藏盐。”
说罢这个妇女出门去，
程胜他立刻要回山。
卢大嫂一把忙拉住，
说现在不能突出包围圈。
赶快想法儿躲藏好，
程胜还一个劲儿地往外钻。
卢大嫂，唰的一下绷起了脸，
说话像一个指挥员。
“按地下工作你得听我管，
为了党，你得活着保安全。
上边的阁楼挺黑暗，
你到上边要藏严。
不论出了什么事，
绝不许你乱动弹。
一切由我来负责，
请你不必把心担。”
在这时候，

外边的敌人乱叫喊，
街上一会儿乱成了团了。
程胜只好把阁楼上，
从板缝往下看得全。
只见大嫂收拾菜，
又把孩子抱在怀里边。
“老程啊，敌人已经发觉啦，
眼看着难逃这一关，
万一我有个好和歹，
党组织只要存在就没困难。
一切工作都布置好了，
群众的怒火能烧天。
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
她的名字叫胡凤兰。
再往后你就找她去联系，
她家就住在街中间。
从北数第四个窝铺那就是，
有一棵大树在门前。
还有这篮子咸菜是党费，
你千万想着带上山。”
卢大嫂，一边说着，
往外边听了听，
回过头来接着谈。
“老程啊，这孩子要是你能带，
也托你一块儿带上山。
等他的父亲回来啦，
叫他们父子好团圆。
还有你上次看的银洋和党证，
就在那个小砂罐里边。



你要记住全带走，
也免得落在敌人手里惹麻烦。”
说话间，忽听外边敲门响，
卢大嫂出去开门很自然。
有四个白匪往里闯，
抓住了大嫂衣襟乱叫唤。
“山上来人躲在哪儿啦！
说！不说实话过不了关！”
大嫂回答：“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白匪们大喊一声眼瞪圆。
把大嫂搡在了地铺上，
满屋里到处胡乱翻。
一篮子咸菜全踢撒，
“咸菜哪儿来的？”
“自己的！”
“给谁吃的？”
“自己吃的！”
“哼！早知道你们是凑好了送上山的！”
大嫂心想屋子小，
要翻到阁楼就全完了。
她眼珠一转生巧计，
跑到了门口喊连天：
“张同志，快往西边跑啊！”
那两个匪军就往西追赶一溜烟。
这两个小子拉着大嫂就往外走，
程胜他在上边急得咬牙关。
眼看着大嫂被抓走，
叫她替我牺牲够多冤！

就凭我这好身骨，
我打死他一个就够本钱。
他正然打算往下跳，
又看见大嫂回头带笑颜。
她看见孩子被吓傻了，
意味深长地嘱咐一番：
“好孩子，听妈妈话啊！”
程胜他当时心一动，
不由得眼里的泪水在转圈。
“我知道，你说的妈妈就是党，
我永远记住在心间。”
转眼之间人不见，
程胜他心里好像压着一座山。
到底后来怎么样？
到了半夜，程胜他抱着孩子，
带着咸菜、银洋、党证跑上了八角山。

倒　霉

快板书《倒霉》为李润杰先生于 1961 年创作的。

国民党蒋匪军连长把哨吹，
三排兵集合在一堆，
立正看齐站好了队，
伪连长面带奸笑把手挥：
“哈哈……弟兄们！
不是战斗做准备，
也不是检查问是非，
是我对你们关心很不够，
叫你们受罪吃了亏。
你们谁的衣裳最破走出队！”
蒋匪兵闻听喜上眉，
心里说，可能要给换换季，
呼啦出来一大堆：
“报告长官，我们这些人衣裳是最破，
您看看又脏还又黑。”
“好啦，你们全都快到我家去！”
（白）“长官，有什么事？”
“去给我背那两吨煤。”
啊？倒煤（霉）呀？

飞车炸军火

《飞车炸军火》系李润杰先生1974年和胡振江先生合作根据原剧创编的，本书收录的文本根据其手稿整理。

作品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支小分队的队长赵永刚识破敌人诡计，炸毁敌人车站，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故事。

月色微黄映照着红高粱，
看得清秸秆粗壮长势强。
秋风送进青纱帐，
穗穗点头叶儿扬。
青纱帐里隐蔽着人一片，
一个个噌啊噌地在擦枪。
独有一个在地边站，
他俩眼望着西北方。
这个人，威风凛凛多健壮，
圆方脸膛透着红光。
胳膊粗，拳头大，
显得他浑身都是力量。
看年纪不到三十岁，
身上穿的是灰军装，
胳膊上戴着红袖章，
牛皮带扎腰挎手枪，
千层底鞋实纳帮，
灰裹腿打得紧邦邦，

这利落劲儿翻山越岭如平地，
穿网跨沟是平蹚。
这英雄率领一支小分队，
抗击日寇走四方，
闯龙潭入虎穴为人民哪怕蹈火与赴汤。
他们端炮楼、拿哨岗，
拆铁路、炸桥梁，
虎口拔牙去夺粮。
他的手中枪杀敌无虚弹，
鬼子兵轻者带伤重者亡。
敌人闻名皆丧胆，
时刻不安总发慌。
这就是，铁腿夜眼神八路，
人民英雄工农的儿子赵永刚。
赵排长他们今天进城烧毁敌粮库，
杀死了汉奸特务队长。
晚间出城研究布置炸军火，
等候一班长判断敌情就在这青纱帐。
赵排长心潮澎湃似浪潮，
千头万绪暗思量：
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土，
它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和抢光，
有多少人民遭灾难，
有多少阶级弟兄在屠刀之下把命亡！
毛主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抗战烽火越烧越旺烧遍大地各城乡。
这堡垒村张庄民兵配合得好，
我们军民鱼水情意长。
乡亲们把地道都修进了青纱帐，

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
这几天鬼子兵进犯山区去扫荡，
遇到我主力部队把他们大量给杀伤，
现在他们缺人缺粮缺军火，
妄想叫老贼龟田离开县城进山把凶帮。
党派我下山来阻挡，
拴住龟田搞掉他的军火和军粮。
我们今天已经决定去炸军火，
让龟田头尾难顾手脚忙。
可是刚才民兵抓住两个狗特务，
招口供说出龟田拂晓到张庄，
民兵们查敌情听炮楼上鬼子也叫嚷，
拂晓前龟田到张庄杀尽烧光。
敌电话传密令也是这样讲，
这老贼到底搞的什么鬼名堂。
一班长查敌情还在城里未回转，
这风向不明如何决定拿主张？
望西北，延安城光芒万丈，
毛主席瞩望着抗日战场，
隔山离水我听见亲切教导在耳边响：
察敌情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仔细思量。
为什么贼龟田声言清剿？
为什么将机密四处张扬？
派爪牙只身冒险走张庄，
分明是设骗局制造假象。
他妄想运走军火进山逞凶狂。
任凭你机关算尽遍布下云山雾障，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永不迷航。

正深思突然跑过来战士叫李虎，
(白)“报告排长，山区来信。”
赵排长接信看喜气洋洋。
喊了声：“马上集合！”
这一句话“突”的声都到身旁，
眨眼之间就列成行。
“同志们，咱山区主力又打了大胜仗，
鬼子兵即将被我消灭光，
根据山区的战局和这里的情况，
都说明龟田这条老恶狼，
他是假‘清剿’，真进山，
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才妥当。
既要坚定决心去炸军火，
万一他要‘清剿’，咱也得提防，
我们要按照原定计划去行动，
揪住尾巴打豺狼。”
说话间从远处跑来了一班长，
他喘着粗气到了身旁。
“报告排长敌情有变。”
“怎么？”
“车站里敌人搬运军火正紧张，
大街小巷都戒严啦，
连一个行人都不放，
三步一哨，五步一个岗，
特务队全都上了房，
两个小时以后龟田要进山。”
这一句话战士们个个怒气满胸膛。
赵永刚掏出怀表看了看，
急忙问了一声一班长：

“你是几时出的县城？”
“十点钟我跑步出城回到青纱帐。”
“那还有一个多小时龟田就要逃跑。”
战士李虎一听忙搭腔：
“这条老狐狸咱可不能让他跑了！”
战士们齐声叫排长：
“排长，咱马上跑步前进能赶上。”
班长说：“现在时间太紧张了，
就是跑步也来不及了！”
“那咱还有什么最快的法子能想想。”
李虎说：“咱要是能飞就好了！”
“飞”！这一个字提醒了英雄赵永刚。
“同志们，咱就飞！”
李虎说：“咱身上没有长翅膀啊！”
“扒火车！扒火车插双翅飞进车站，
定把他的军火全炸光。”
战士们齐声说：“对！对！对！
扒火车这回咱有了铁翅膀啦！”
李虎说：“咱飞上火车头一摘钩，
坐着车头甩车厢那个速度就更快当了！”
“对！准备出发！
李虎，咱俩还得化化妆。”
“好！这出戏咱俩一块儿唱啦，
管叫老贼活不长。”
先不说英雄飞奔铁路线，
再说说龟田这只老恶狼。
他接到山区日本司令一份电报，
急得他心里好像火烧膛。
“哎！司令官陷入重围又吃败仗，

又没军火又没粮，
今天这军火要送不到，
我这个脑袋得离开脖腔。
赵永刚啊赵永刚，
你闹得我晕头转向不安康，
你捆住我的手脚难转动，
还牵着我的脖子净灌迷魂汤，好苦哇！”
这老贼坐立不安他就离开了办公室，
手握战刀来到车站的站台上。
从那边过来个日寇军官喊报告，
立正行礼叫队长，
“报告队长，弹药已经检查完毕，
请您看军火箱都在月台旁。”
“这个的我大大放心的有，
就是要提防赵永刚，
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动静？”
“大队长请放宽心别紧张，
他正在张庄布置反‘清剿’。”
“真的？”
“大队长，情况可靠有保障。”
“哼哼！赵永刚啊赵永刚，
这一赌注儿我可没输光。
你等我回来咱俩再较量。”
美得他皮球脑袋直晃荡，
小胡子一拱一拱的好像三号屎壳郎，
爬在他嘴头上直咕嚷。
突然间一声火车汽笛响，
老龟田猛然一惊脸色黄，
“什么的干活？”

“报告队长有一个车头要进站。”
“这里不准停车不准放。”
“他说车头得加水，
不加水就要出故障。”
“嗯！把开车人通通给我叫下来。”
“嗨！”这一句话日寇鬼子兵着了忙，
就听咔咔连声响，
刺刀上枪，弹上膛，
横眉立目透凶相，
在龟田左右排了两行。
这时候见车头上下来两个人，
一前一后步伐矫健很稳当。
龟田抬头这么一望，
见两人穿装打扮都一样，
身上穿的是铁路服，
大檐帽金线盘绕把帽徽镶，
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
胳膊上戴着满铁绿袖章。
前边走的这人空着手，
后边这人提着个沉甸甸的大皮箱，
要不是这小伙子身体壮，
这个皮箱就得俩人扛。
您要问这皮箱为什么这么重？
有很多炸药里边儿装，
这提皮箱的就是想“飞”的那位战士叫李虎。
空手的人正是我们英雄排长赵永刚。
两个人来到龟田面前把箱子放，
这老贼从心眼里边儿那么紧张。
他用手一指我们的赵排长，

“你的什么的干活？”
“开车的，从小学徒干这行。”
“他的？”
李虎说：“烧火的，我们俩在一个车头上。”
“嗯，你们开车烧火是工作，
为什么还提着大皮箱？
这个东西是你的？”
赵排长微然一笑搭了腔：
“我一个穷司机哪能有这个，
这是祥顺号王掌柜的托我给帮忙，
受人委托责任重，我们才箱不离手手不离箱，
这东西是我带给大和洋行经理犬养太君的。”
“犬养太君？慢！你的说话不对簧，
穷司机你怎么认识犬养中佐？”
“哈哈，太君，这个事情很平常，
只因为洋行与铁路有来往，
关系密切互相给帮忙，
洋行经常走私货，
把私货就放在车头上。”
“这么说大和洋行你去过？”
“嗯！每个月我都去几趟，
可以说是常来又常往吧。”
“嗯？这个人对答如流很会讲，
我得试探试探撒个谎。
如果他要顺着我的话题讲，
就证明他不是司机是赵永刚。”
这老家伙被我们英雄吓得得了吃惊疯，
只要碰上中国人民他看谁都像赵永刚。
这时候他一阵苦笑说“好好，

大和洋行可是个好地方，
左有荷花右有杨柳，
门前有块上马石，旁边还有个拴马桩。”
我们赵排长早就看出他要耍鬼伎俩，
一句话就戳他个透心凉，
“太君你撒谎，
那里是不见荷花与杨柳。”
“那上马石哪？”
“也未见上马石与什么拴马桩，
却倒有暗堡隐蔽在门两旁。”
“啊！地形有差你良民的不是，
这地点不是确保区大和洋行。”
“太君你说的确保区有惊涛险浪，
我一说你一听也别慌。”
“什么？”
“就在本月初的一个晚上，
犬养太君在洋行里面正算账，
突然灯灭枪声响，
‘叭！叭！’有两个掌柜的倒在地上都死亡，
游击队闹城关，
犬养太君心胆丧，
确保区不太平只好搬家找了新房，
你听我说的对不对？”
这老贼被问得哑口无言没讲话，
可他的疑心更加强啦！
眼珠一转他朝皮箱看了一眼，
我们赵排长就知道他要检查这个大皮箱。
心里说只要检查出了意外情况，
我就强行引爆朝着箱子就开枪。

革命者要实现伟大理想，
为迎接新中国灿烂辉煌，
决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要为人民杀豺狼。
这时候老贼果然说出“要检查”。
赵排长说：“这可是大和洋行的大皮箱。”
“通通的检查，谁的东西都一样！”
“那好，我也正想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里边儿装？”
说话间过来个日寇军官小队长，
他伸手就要开皮箱。
龟田说“慢，找个安全地方去检查，
这个地方不妥当。”
赵排长心说：这箱子到这儿算定了战局，
岂能容你给我挪地方。
连忙说：“太君你怕不安全那好办，
我给你打开也无妨。”
说话间李虎已经打开了盖，
这个日寇小队长拿出个纸包一掂量，
打开包又用鼻子闻了闻，
黑乎乎酸咕溜丢还挺呛，
“报告队长全都是烟土。”
“烟土？”
“对！要不放心你尝尝。”
“呸！八嘎！快放回里面盖上盖儿。”
这个老贼不由得心里暗思量，
这东西难道真是犬养中佐的？
是真是假难保障。
我得时刻提防赵永刚，

想到这儿他朝着英雄一点手，
说“你的箱子没收理应当，
皇军法令严禁走私你的明白。”
说话间那日寇军官就要拿走皮箱。
“慢！”赵永刚上前踩住箱子盖，
瞪双眼眉毛扬，敞开衣襟露出手枪。
“啊！”老龟田一声号叫身子往后仰，
指着我们英雄赵永刚，
“你的八路的干活？”
这句话呼啦过来鬼子一大帮，
刺刀闪闪透寒气，围住了英雄赵永刚。
“哈哈哈哈！”这英雄放声大笑威风长，
手点群魔锐气扬，
说：“恐怕八路在你们面前站，
你也认不出来白瞎忙，
你们对待犬养中佐一点面子也不讲。
这样刁难太不应当。”
“你到底是什么的干活？
不说明乱刃分尸大开膛。”
“告诉你我们是犬养中佐的特工队，
你来看！”伸手掏出证一张，
朝着龟田这么一亮。
这老贼一看证件好像喝了一服镇静汤，
刚才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连苦胆也吊起来半尺长，
浑身抽筋脖子短，
脑袋发热手发凉。
为什么老贼这个样？
因为他满脑子都是八路赵永刚，

到这时候他的五脏才归原位，
疑虑顿消才不紧张。
他把手一挥鬼子兵撤。
面对我们英雄假惺惺的笑脸扬：
“呵呵呵呵，军情重大不得不盘问，
转告犬养中佐我的失礼了，原谅原谅。”
“太君放心，只要东西还在，
事情准能办妥当。”
“好好！”说着话他回身叫了声：“小队长，
你叫他们快快的出去带走皮箱，
部队马上就出发。”
说完话这老贼抽身奔了票房。
站台上只剩下这日寇小队长，
朝着我们英雄把手扬：
“哎！军火重地不能停留快快地开路。”
“好！马上就走。”赵排长话音未落回手给他一巴掌。
“啪！”把小子打了个满脸花，
“啊！”他双手一捂身子往后仰，
赵排长趁机把战刀夺在手，
扑哧哧给小子来了个透心凉。
从那边跑来了鬼子大声嚷，
“抓住他八路的。”
我们英雄回手就是一枪，
“叭”嘿！这家伙真是个好靶档，
子弹头不偏不歪进了他的前胸膛，
“嗞儿”地一下钻出了后脊梁，
又给他来了个透心热，
这小子再也不嚷嚷啦！
我们赵排长喊了声：“李虎，快点火刻不容缓要快当。”

“是！”李虎他早把炸药放进了军火堆，
一说点火就冒亮光啦，
导火线哧哧的似闪电
二英雄飞步腾身到车头上，
呜——汽笛长鸣刚刚要出站，
见鬼子兵蜂拥赶到站台旁。
啊！轰轰咔啦啦连声响，
地动山摇翻了江。
军火爆炸似沉雷，
烈焰腾腾飞火光，
滚滚浓烟起，
哗哗黑沙荡，
条条金蛇窜，
团团火球撞，
挨着死，碰着亡，
人难躲，物难搪，
折了柱，断了梁，
翻了地，毁了墙，
塌站台，倒票房，
砖瓦倾斜灰土扬，
废墟一片尸体躺，
敌人遭到惨重伤亡，
老龟田“哎呀”一声头拱地，
他想撞南墙都没有墙啦！
二英雄满载胜利飞出城，
心花怒放到张庄，
喜的是确保全局得胜利，
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永远放光芒。
这就是英雄飞车炸军火，
八路军的威名天下扬！

捍 丰 碑

快板书《捍丰碑》为李润杰先生于1979年和俞家铨先生联合创作的作品。

《捍丰碑》讲述了周总理逝世后，以纪周英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时的感人情景和斗争场面。

革命丰碑高耸入云层，
人民英雄万古留美名，
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
悼念周总理深切表衷情。
一排排花圈铺天地，
一首首诗词献精忠，
一滴滴泪水汇如泉涌，
一颗颗红心同祭英灵。
总理爱人民，
人民爱总理，
人民有无限的缅怀，
有无限的深情。
岁在丙辰到了清明，
看！有一个特大的花圈是钢铸铁打成，周总理的巨像安放在顶上正当中。
花圈下站着个青年把诗朗诵，
四周的群众全神贯注仔细听。
这青年臂戴黑纱服装齐整，

有一朵雪白的纸花别在前胸。

他是方脸膛,红彤彤,

鼻直口阔剑眉浓,

厚耳轮相配一双大眼睛,

凛凛身躯好威风。

您要问他是哪一位?

他就是,顶恶浪,战妖风,破迷雾,打冲锋,“四人帮”给他标号儿注了名的北京铁路一职工——火车司机、共产党员纪周英。

只见他眼含着泪水高声朗诵:

“揭竿淞沪震亚东,

八一南昌军旗红,

万里长征献赤胆,

碧血凝染红五星。

反帝反修创伟业,

为国为民立奇功,

人生自古谁无死,

独留丹心化大公!”

他念罢了诗词擦把泪,

把手一挥剑眉拧。

说:“同志们,

总理一生为人民,

总理一生为革命。

可为什么,我们悼念总理有人说清明是鬼节?

为什么悼念总理有人下禁令?

为什么,我们敬献的花圈一夜之间全都没了影儿?

为什么那么多贴好的诗词全都被水冲?

为什么总理的相片镜框被砸碎?

为什么有些悼念总理的人突然失了踪?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说到这儿,人群中立刻纷纷议论气不平。
有的说:“真是闹鬼啦!”
“是啊,这鬼闹得还挺凶。”
“哎!我看不光是闹鬼。”
“对!这里边有鬼还有妖精。”
“‘妖为鬼蜮必成灾’,
我们也要看看他的画皮有几层!”
(白)哎!有人来啦。
这时候,从树林后头闪出一个身影,
刚一露头儿又挡住脸形。
他瞅瞅西,望望东,又是看,又是听,鬼鬼祟祟像个幽灵,他的外号儿叫“鬼机灵”。
这家伙偷偷地举起了照相机,
把镜头对准了纪周英,
“咔嚓”一声拍了照,
一转身忙把右手举在空,
朝着后面摆一摆,
“嗡嗡嗡”,有辆吊车直奔纪念碑前冲。
嗬,这家伙一通儿忙活真叫快,
“嗞溜”,又钻进了人群中。
这些情况纪周英一点儿不知道,
正在振臂高呼喊连声: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他一声呼喊激起了千万回声。
“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人群中一片怒吼似雷鸣。
这时候,大吊车已经停在纪念碑前探铁臂,
要把这特大的花圈起在空。
纪周英大喝一声说:“不许动!”

话出口，人群立刻都沸腾啦。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噌噌噌”，司机台，吊车棚，车头车尾、车前车后、车左车右、车里车外被群众紧紧围了个不透风。

纪周英一把抓住了吊车钩，

向车上的来人断喝一声：

“住手！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把花圈抢？

把你们的来历要对群众先说清。”

车上的人员齐答话：

“我们是有了任务就执行。

上边儿首长有命令，

悼念活动先暂停。

花圈一律都运走，

纪念碑马上修理要动工。”

“什么？纪念碑马上要修理？

为什么早不动工，晚不动工，偏偏今天要动工？

分明是在找借口，

你们首长居然管到这一宗？理由讲不通！”

说到这儿，群众一起高声喊：

“你们首长想搞什么鬼吹灯？

谁要是黑了心肝肺，

才想干这样的坏事情。”

纪周英说：“你们的首长是哪个？

叫他来把群众的呼声听一听。

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这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你们要执行他的命令拉花圈，

问一问，你们的父兄姐妹可赞成？

谁不知道，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

救亿万劳动人民出了火坑。
他们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是社会主义的指路灯。
周总理是党的副主席，
他廉洁奉公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一心忠。
战场上，指挥若定浑身胆，
虎穴中，舌剑唇枪斗顽凶，
跟导师，忠于革命忠于党，
建国家，贡献卓越立奇功。
交朋友足迹踏遍全世界，
为和平创建五项原则在万隆。
他为了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熬尽心血日夜操劳忙不停。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还考虑着为民造福的大事情。
建国大业一件件，一宗宗，
桩桩件件哪一件不是总理的心血一点一滴浇灌成。
总理一世的丰功和伟绩，
犹如皓月当空满天星，
叫你们数都数不清啊。
难道说，你们忘了周总理，
对总理就一点没感情吗？”
一篇话，车上的人员低下了头，
扯下了袖标泪飘零。
这时候猛听“嗷”的一声叫，
人群里钻出来“鬼机灵”。
他向四周的人们一摆手，
回身指向纪周英。
“啊，又是你，前天献花圈就数你能喊，

今天你又护着钢铁花圈不让我们把令行。
我指挥着吊车来了你还不让动，
称得起聚众闹事的一个典型。
看见了没有？”说着话一拍照相机，
“告诉你，在这里边你也是头一名。
今天你又是演说又朗诵，
能不能再朗诵几句儿我听听。”
说着话他掏出袖珍录音机，
嗬！这小子要录材料向他的主子去报功！
纪周英一看他这个举动，
就知道这是个跳梁小丑儿小爬虫。
说：“看起来你本身的权势很不小哇，
是又能主事又能做帮凶，
你足够一个黑干将，
真能为你的黑主子把令行。”
“好，你说我有黑主子？
他是谁？你敢说出他的姓名吗？”
“可以。你不是要听诗朗诵吗？
你听：
王子出游猎野牲，
张目一望路途穷，
江水泛滥民遭难，
摇旗呐喊禁通行。
四句诗里藏名姓，
不用解释自然明。”
“哎哎哎，你这样说法太笼统，
敢指名点姓都挑明吗？”
“你休要仗势欺人压群众，
普天下，谁不知道这些害人精。



只有豺狼非人种，
才对总理这么无情！
我这话你听清没听清？”
说着话，他掏出来一块白绫绸，
“咔”！咬破了中指血流红，
英雄挥手把血书写，
点点滴滴染白绫。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
二十个大字多鲜明。
“唰”，两臂一伸举过顶，
这血书，迎风招展照天红。
只吓得“鬼机灵”的鬼脸儿变：
“好哇！你竟敢指桑骂槐公开攻击我们首长，
你就是现行反革命。
来人呀！马上把他快逮捕，
你们大家要跟他把界限来划清。
当前的形势要看准，
不要上他的当来受他的蒙。
现在的任务是批判‘三株大毒草’，
反击右倾翻案风。
搞悼念就是破坏搞运动，
为走资派出力报效颂德又歌功。
告诉你们，《文汇报》的两篇文章就是信号，
那就是不点名地点了名。”
说着话，他用手一指花圈上的总理像，
“哼！就是他支持邓小平，
他就是最大的走资派，
我们首长把他看作眼中钉。”
这小子话音儿还未落，

“咔——”
群众的情绪恰似地裂火山崩，
一双双眼睛喷怒火，
一团团烈焰心头升，
一个个铁拳高高举，
一声声呐喊似雷鸣。
“抓住他！抓住他！
抓住这个狗畜生！”
这时候，就听高音喇叭响：
“悼念活动一律停。
不要替走资派们再卖命啦，
不要为走资派们当帮凶。
全都赶快离广场，
时间不得超过一刻钟。
我们现在要抓那个领头儿闹事的反革命。”
嗬！大喊大叫要抓纪周英。
原来是辆吉普车带着扩音器，
一边儿播音一边儿直奔人群里边冲。
纪周英一见这个情景，
怒从心头起，
气向胆边生，
探臂膀，瞪双睛，
跨步逼近“鬼机灵”，
吉普车不知死活正往前拱，
“鬼机灵”倒退翻身一头撞上车灯。
俩大门牙磕掉了一个半，
剩下那半拉也活动啦。
这时候，在场的群众更气愤，
齐声说：“谁反总理我们誓死不答应！”

吉普车一溜歪斜夺路走，
骨碌碌，把“鬼机灵”撞出去一丈还挂零！
广场上聚集起千万群众，
铁流滚滚起歌声。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歌声，好比那革命的火花啪啪爆，
好比那熊熊的烈火飞九重。
它烧得群众心花放，
它烧得魔鬼心胆惊，
它烧得群众志气长，
它烧得魔鬼现原形。
这就是：疾风暴雨知劲松，
降妖捉鬼显英雄；
革命丰碑直接重霄九，
“四·五”精神惊雷鸣！

虎穴擒贼

快板书《虎穴擒贼》创作于1957年，根据史超的小说《擒匪记》改编而成。

作品讲述了解放军剿匪部队某部的高连长和指导员蔡玉国深入土匪巢穴，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李润杰先生通过《虎穴擒贼》这一作品，真实地展现了解放军在那个历史时期既要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还要同土匪等一切反动势力作战的复杂斗争环境；同时歌颂了以高连长和蔡指导员为代表的我军广大指战员官兵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英雄形象。

说的是深山野岭树木多，
松柏参天把太阳遮；
山上看，怪石横生多么凶险，
山下看，羊肠小路甚曲折。
这时候，远远来了人两个，
他们信步走上西山坡。
这两个人穿的本是黄裤褂，
腰里边全都带着硬家伙。
在头前走的是咱们解放军剿匪部队的高连长，
后边跟着指导员，他的名字叫蔡玉国。
老高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连长”，
这个名字要提起来是男女老少都晓得。
只因为他嘴巴子上边有块记，
长一撮黑毛长有二寸多，
因此上都叫他一撮毛连长，

在这一带他剿匪擒贼功劳多。
蔡玉国从小生长在四川省，
侦察工作他干过五年多。
这一次他们俩带领咱部队一个班，
在山里搜查土匪窝。
战士们这时全都有点饿啦，
找了个小村淘米做饭烧水喝。
老高跟老蔡到村口，
迈步就走上这西山坡；
要看一看哪里靠山哪靠水，
哪有坑沟哪有河。
正观看，见不远有个菜园子，
有两个人在那里拔菜紧忙活；
地上还放着个大竹筐，
里边的菜装得冒尖都没处搁啦。
看他们还是一个劲儿地来拔菜，
连长想：怎么拔菜拔得这么多？
“指导员！”
“啊？”
“咱们剿匪的日期不算短啦，
土匪们也被咱消灭得差不多，
可就是匪首曾明辉跟余胖子，
这两个家伙直到如今没逮着。
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
是一天到晚总琢磨。
你来看，菜园子里边那俩人，
他们拔起菜来像撒泼，
谁家能吃这么多的菜，
这个哑谜我可有点猜不着。”

老蔡说:“也许是人家娶媳妇,
置办酒菜用得多呗,
走!咱们俩人看看去!”
“好!”
说着话他们俩人下了西山坡。
不多时来到菜园子,
他二人闪目看明白:
见有位老乡一旁站,
看意思好像要把话说。
再看那个拔菜的,
也直起腰来把手搓,
见此人身上穿的本是黑裤褂,
有一条白布手巾就在他的头上紧扎着;
他生成一对母狗眼,
贼鬼溜滑就跟耗子差不多;
两道眉毛黄又细,
扇风的耳朵尖下颏,
瘪鼻梁子饼子脸,
大喀喽嗉子小细脖。
他要是不笑还好看,
要是一笑在他下巴底下出了酒窝。
连长看罢心暗想:
“这小子的模样儿长得可真缺德。”
忙问道:“你拔点白菜就够吃啦,
还弄这么个大筐干什么?”
这小子一见把他问,
点头带笑把话说:
“磕……磕……”
原来这小子有点口吃的病,

他说起话来磕磕巴巴的不利索：
“我……
我的侄子明天娶媳妇，
多拔点白菜为了请客。”
嘿！连长他一听真奇怪，
怎么他们家里办喜事我们老蔡事先就晓得呢？“你姓什么？在哪儿住啊？”
“我……我……
我家离这二里地，
我姓余，我的名字叫余……余进锅。”
（白）您听这名字多漂亮！鱼都进锅里啦，一会儿就快熟了！
这时候老蔡过来把他问：
“哎！你跟这老乡可认得？”
“啊！认……认得。”
“恐怕你们不相识吧？”
“哎，这是什么话呀，我们认得怎么会不认得呢！”
这时候连长早跟老乡谈过啦，
他俩人根本不认得。
高连长冲着老蔡一摆手，
老蔡上前，叭！一把手抓住了这个狗家伙。
掏出来闷机盒子二十响，
顶住了小子的心口窝，
在他身上搜了一遍，
搜出来一只手枪掌上托。
这小子当时傻了眼，
真好像活鱼进了热锅；
唰地一下脸上变了颜色，
身上像过了电，连他的嘴唇都直哆嗦。
老蔡一看小子这个相儿，

故意地直眉瞪眼大声说：
“你是不是八路军的侦察员，
想搞点情报把我们捉？
今天你碰在我的手，
就叫你插翅也逃不脱；
你说了实话还罢了，
不说实话当时叫你见阎罗！“
这小子闻听这些话，
嗯？当时身上就不哆嗦啦，
他大嘴叉一咧面带笑，
小母狗眼“呱唧呱唧”直眨么：
“磕……敢情还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见面全都不认得啦！
我跟你说吧，
余团长比我大一辈儿，
我是他侄子,他是我的老伯伯。
我们自从被解放军的部队给打散，
逃到这深山以里扎了老窝：
我担任着一个司务长，
嗬！这个差事累得我腰酸腿疼骨头折：
不是没米就是没菜，
要不然就是有柴有米没有锅。
弟兄们一天到晚吃不饱，
差不多全都得了饿嗝啦！
我今天下山弄点菜，
为的是拿回山里熬汤喝。
没想到在这碰上你们哥俩，
看起来咱们的缘分还不薄哪。”
老蔡闻听这些话，

心里想:“这个线索可真难得。”
连忙说:“老弟!
这可实在对不住,
怨我们哥儿俩眼太拙,
您的大名我们早知道,
可就是从来没见过。
我们是曾司令的老部下,
我姓赵,他姓何;
大队长由我来担任,
中队长由他来负责。
解放军把我们的部队全打垮,
我们东逃西奔正没辙;
早听说余团长落在这一带,
可就是详细的地点找不着。
今天碰见老弟你啦,
没别的,请你给我们哥俩引见一下看如何?”
说着话把他的手枪递过去,
这小子接过手枪忙往怀里搁。
老蔡掏出烟卷和自来火,
“来吧!你先抽一颗。”
这小子接过烟卷拿在手,
老蔡又给他打着了自来火。
他冲着老蔡“叭!”来了个大立正:
“谢谢大队长!”
一边说话一边把烟卷嘬:
“大队长!你要见团长还不容易吗,
这点小事朝我说。”
(白)就这颗烟卷就办了事啦。
说着话他背起菜筐头前走,

老蔡和连长在他后边紧跟着。
走着走着抬头看，
见一座险恶的山头面前戳：
怪石层叠惊人胆，
悬崖陡峭像刀割；
野草丛生难寻路，
影绰绰有两间茅屋在半山坡。
余进锅来至山前忙止步，
手指茅屋把话说：
“二位队长，我们团长就在这里住，
在里边还有弟兄四十多，
您二位先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先汇报一声免得有过错。”
这小子说完话忙往山上走，
高连长伸手就要把枪摸。
老蔡急忙使眼色，
说：“这事可是急不得。”
连长说：“这小子要是逃跑啦，
咱可放虎归山没处捉。”
老蔡说：“保险他是跑不了，
咱就等着掏老窝吧。
进屋后最好您是少说话，
怕的是口音不对起风波。”
连长点头说声好，
“咱们是见机行事要灵活，
反正得捉住余胖子，
绝不能叫他再逃脱。”
连长和老蔡正讲话，
见茅屋里，蹭蹭蹭，窜出来土匪二十多。

他们四下散开忙隐蔽，
拉开了枪栓准备着。
连长他一看这个情况很危险，
回头就跟老蔡说：
“指导员！”
“啊？”
“难道说咱们俩人露了馅儿？
要不然他们拿刀动枪干什么？”
老蔡正然要答话，
这时候从半山坡上下来了余进锅。
这小子来至面前止住了步，
点头哈腰笑呵呵：
“对不起，二位队长！
我们团长身体有点病，
现在还没好利索。
他不能亲自迎接您二位，
请你们到屋里叙话把茶喝。”
老蔡闻听一沉脸，
冷笑一声把话说：
“嘿嘿！老弟，
咱们虽然刚见面，
可是彼此的交情总算还不薄；
你有话只管当面讲，
藏藏掖掖干什么！
余团长大概不愿把我们见，
所以才叫你出来这么说。
哼！这点小事很好办么，
自己人何必玩花活。
老何兄弟，咱们走！

只要手里有杆枪，
走到哪里也能活。“
老蔡他拉着连长就要走，
余进锅急忙拦住把话说：
“大队长啊，你可别误会，
这是我们团长的疑心病，
您千万别往心里搁。
常言道：只要叫毒蛇给咬过，
他看见麻绳都哆嗦；
这点您可别见怪，
他恐怕你们二位是这个（手比八字形）。”
老蔡说：“哼！
你们团长还不错哪，
难为他心眼这么多，
他不出来不要紧，
在门口架上机枪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
这种世面见得多！
老何兄弟，咱们走！
他既然疑心咱们是八路军，
这见面也得费口舌。”
余进锅拉住老蔡把队长叫：
“队长啊，咱自己人要怄气可犯不着。
您不看金面看佛面，
不看团长还得看着我哪。
（白）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您二位赶紧跟我到屋里去吧，
一切都由我负责！”
（白）余胖子倒霉就倒他身上啦！

老蔡闻听一扭脸：
“老何兄弟，你看这事该如何？”
连长一旁把头点，
又往腰里摸了摸，
这个意思是：
每人有把二十响，
进去以后咱再说。
余进锅他在旁边不住地劝，
是点头哈腰紧就合，
他把手一摆说声“请吧！”
他三人先后走上这个大陡坡。
老蔡说：“今天可全都冲着老弟你啦。”
“哎呀，队长，您跟我客气干什么，
只要是您二位队长看得起我：
什么事情都好说。”
他三人来在茅屋门口外，
余进锅说：“二位队长请到屋里坐吧。”
这时候见有一挺机枪门口架，
四下里还埋伏着许多坏家伙；
一个个手持武器偷眼看，
是横眉立目杀气多。
老蔡他看见假装没看见，
走进茅屋看明白：
见屋里的土匪真不少，
起码还有二十多。
有的人拿枪一旁站，
也有的在那边做饭正烧锅；
土匪们看见连长和老蔡，
当时全都亮了家伙。

猛然间里屋的门帘这么一挑，
走出来一个大高个，
嗬！这小子浑身上下一色青，
脑袋跟猪头差不多，
脸上的胡子像乱草，
大厚嘴唇噘噘着；
样子长得凶又狠，
盒子枪大张机头在他手里提溜着。
老蔡心想不用问，
这准是马弁不会错。
这小子刚刚到外面，
就听见小屋里边有人一咳嗽：
“啊咳！”
随着声音走出来一个虚肿大胖子，
看年岁也有四十多；
只见他脸上黄肿像面包，
大皮球脑袋短粗脖，
上身穿蓝绸子夹袄没扣着扣儿，
里边套着府绸小褂挽着袖口四寸多，
下身穿黄呢子马裤散着裤腿儿，
慢腾腾的脚步往外挪。
余进锅一见不怠慢，
满面带笑地把话说：
“二位队长，
这是余团长。
这是赵大队长，
何中队长。”
老蔡说：“余团长这可不是外人，
我们在曾司令那里曾见过。”

余胖子眼皮一翻答了话：
“赵大队长，我这个人可是有点儿眼太拙，
咱们是在哪儿见的面，
我怎么有点儿不记得？”
这余胖子天生长了一个贼心眼，
他这一说我们老蔡心里早明白。
忙说道：“咱们就是今年见的面吗，
地点就在……这个……
嗬！我这个脑子真是坏得了不得。”
余进锅一旁答了话：
“要是今年八成就在何家坡。”
（白）他单这会儿嘴快！
老蔡忙说：“对对对！
就是在那天晚上出的错吗。
哎，余团长，咱到外边看一看吧，
今天的天气挺暖和。”
余胖子闻听一摆手，
说：“对不起，我身体有病还没好利索，
有什么事咱就在这讲吧，
还非得出去干什么？”
这时候连长他坐在板凳上，
心里不住地暗思索：
“这里防范得实在紧，
要捉余胖子，恐怕还得费周折。”
他左思右想没有好主意，
心里边七上八下乱掂对。
哎！在那边有个贼老头，
他两只眼紧紧盯住了连长的下巴颏，
紧跟着那猪嘴马弁端起了枪，

直眉瞪眼往前直凑合。
嗬！全屋的土匪全把连长看，
余胖子也扭过身子把脚步挪。
连长心说“要不好，
这回可是要砸锅！
他们准是认出来我这一撮毛，
要不然这样紧张干什么？”
余胖子把连长打量了好几遍，
他眼露凶光似毒蛇，
“啊咳！”
他咳嗽了一声把话讲，
声音沙哑像破锣：
“何中队长,解放军有个一撮毛连长，
不知你认得不认得？“
高连长硬着头皮说了一句本地话：
“嘿！他的厉害谁能不晓得！”
这时候那猪嘴马弁举起了枪，
紧对着连长的后脑壳。
就在这生死的关头紧张的时刻，
高连长表面上还是挺沉着，
心里想：“今天要拿余胖子，
先得收拾猪嘴马弁这个狗家伙。”
想到这对着老蔡看了一眼，
马上就要动手夺枪拼死活。
可哪知道老蔡不但不着急，
他反倒拍着大腿笑呵呵：
“哎呀！余团长，
你问的是那个一撮毛连长吗？
这个人可真是有勇又有谋。



在这一带是大人小孩都知道，
一提起他我这心里就直哆嗦。
可有一样，这回要不是他帮忙，
我们哥俩早就不能活啦！”
余胖子闻听这句话，
脸上的胖肉一哆嗦，
往后退了两三步，
急忙伸手把枪摸。
老蔡他看见假装没看见，
他还是滔滔不断往下说：
“就在前天半夜里，
我们哥俩饥渴交加苦难说，
急得可实在没法办啦，
我们摸到了老百姓的家里要吃喝；
嗬！这家待我们还真不错，
他们打酒买菜紧张罗。
可没想到刚刚吃了少半饱，
呼啦啦闯进来年轻小伙子十几个，
没容分说就把我们绑，
还说是要送到解放军那里去发落。
眼看着九死一生难逃命，
急得我呀赛蚂蚁上了热锅。
可人要是该着不遭祸呀，
是没船也能过去河。
就老何兄弟长的这撮毛啊，
真得说是救命的弥陀佛。
我急中生智说了话：
‘你们无故绑人干什么？
你们即便不认识一撮毛连长，

难道也没听说过？’
‘啊？一撮毛连长？’
我说：‘对啦!
你们捆的就是他，
你们没看见他有撮黑毛长在下巴颏吗？’
老百姓一听有点不相信，
七言八语把话说：
‘他既然是一撮毛连长，
身穿便衣干什么？
我就说：‘穿便衣为了捉拿余胖子，
这化装捉匪你们不懂得？’
老百姓一听我这话有道理，
这才给我们松开了绑绳二次烫酒喝。
看起来我老何兄弟这撮毛，
真能够逢凶化吉，起死回生，真比那仙丹妙药强得多。
余团长，你是不是拿老何兄弟当了一撮毛连长，
是不是疑心他化装到这把你捉呀？”
老蔡他说到这里哈哈笑，
土匪们也信以为真全都乐啦。
余胖子闻听这些话，
心里犹疑犯了琢磨：
“你说信了他的话吧，
这事有点太巧合；
你说不信他的话吧，
前言后语都符合。”
余胖子正在为难处，
老蔡接着把话说：
“余团长！你闻闻这干饭全都有煳味儿啦，
是不是咱们烫上两壶先喝喝？”

余胖子眼珠一转生诡计：
“对不起，
这里就是没酒喝；
队长你要是有烟瘾，
先抽口大烟倒凑合。”
老蔡想：“这哪是请我抽大烟哪，
分明是又要鬼花活，
我只要推辞说不会，
当时就得被看破。
倒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
进屋以后咱再说。”
想到这里忙说道：
“余团长的美意我不驳，先请吧，您哪。”
说完话跟余胖子走进小屋里，
高连长在外屋心里急得了不得：
他恐怕老蔡露了馅，
又恐怕土匪们问上自己这本地的话儿还不会说。
无奈何靠在墙角一旁坐，
假装打盹把眼皮合。
这时候猪嘴马弁站在门口，
就像门神往那一戳。
忽听得老蔡在屋里说了话：
“哎！老何兄弟，
你还客气干什么？
赶快进来抽一口吧，
余团长的烟土真是上等货。”
高连长答应一声忙站起，
心眼里边早明白：
“这不是叫我抽大烟，

分明是叫我进去把匪首捉。”
他一伸懒腰往前走，
打着哈欠把脚步挪。
一进屋见老蔡就在床上躺，
两只眼一只睁来一只合。
嘴里含着大烟枪，
假装得真跟烟鬼差不多，
余胖子跟他躺对脸，
手拿烟签儿正给老蔡把烟泡戳；
有一把勃朗宁的小手枪，
紧靠他的手背一旁搁。
连长想：“余胖子处处有防备，
马上就动手恐怕还是没把握，
更何况猪嘴马弁在门口，
这件事还是多斟酌。”
又一想：“凡事总得靠人做，
何必考虑得这么多，
好的机会既没有，
这坏的机会也凑合，
反正也得要冒险，
我可再也不能往下拖啦。”
想到这一步一步地往前凑，
心里紧张得了不得。
猛听得外边一阵乱，
你嚷我骂乱吆喝。
原来是饭菜已做好，
土匪们你争我抢把饭夺；
锅碗瓢盆一齐响，
就好像马蜂乱了窝。

老蔡一看机会到，
说：“余团长，
大概外边饭做得啦，
是不是先叫马弁给咱们端点饭，
我现在饿得连话全都懒得说啦。”
余胖子想了一想把马弁叫：
“哎！你快去端饭别耽搁。”
“是！”
这猪嘴马弁答应一声去端饭，
我们高连长一侧身子把枪摸，
掏出来闷机盒子二十响，
跨步就往床边挪。
他恐怕离着远了打不着余胖子，
要伤了老蔡可了不得。
他窜到床前把枪举，
余胖子猛然一惊把枪摸。
我们老蔡早就准备好啦，
手脚别提多利索，
伸手抄起烟盘子，
“叭”的一声正扣住余胖子的大脑壳；
他连油带火弄了一脸，
烫得他龇牙咧嘴直吆喝，
面包的脑袋起了火，
嗞啦啦把几根儿头发全烧着啦。
老蔡一把抓住他的小手枪，
高连长扳机一搂开了火，
“叭”地一枪，正打在余胖子的肚子上，
还没打死，他瞪着眼拼命跟老蔡把枪夺。
高连长忽听背后风声响，

一回头,啪！有件东西正打在自己的心口窝。
原来是那猪嘴马弁砍过来两饭碗,
高连长反手就把枪机拨,
“叭”的一声这猪嘴马弁倒在地,
这一枪打中了小子的右胳膊。
这余胖子甩开老蔡奔连长,
张牙舞爪像恶魔。
高连长一闪身形躲过去,
“叭叭”两枪,余胖子当时回了国啦！
那猪嘴马弁又扑过来,
伸手就要把枪夺;
他来势凶猛难躲闪,
高连长被他紧紧抱住挣不脱。
无奈何手腕子一转枪口朝了后,
对准小子的胳肢窝;
连扣扳机叭叭地响,
这小子“哎呀”一声“我可不能活啦！”
这时候外屋的土匪乱了套,
你喊我叫炸了窝。
有的就往屋外跑,
有的急忙抄家伙;
有一个小子正盛饭,
没留神一头撞进热饭锅,
他“哎呀”一声“烫死我！”
捂着脑袋乱转磨,
粘了一头热干饭,
就像那新出锅的江米凉果艾窝窝。
有一个小子冲着屋里一探头,
被老蔡“叭”地一枪打中心口窝。

随着枪声老蔡蹿到外屋里，
“叭叭叭”又撂倒土匪三四个。
紧跟着连长他也蹿出来，
见锅台后露着半拉脑袋一只胳膊。
原来是那个贼老头，
他冲着老蔡要开火。
高连长一纵身形蹿过去，
“啪！”一脚把他的手枪踢出一丈多，
紧跟着照他胸口踹了一脚，
这小子“咯喽”一声见了阎罗。
高连长回过头来四下看，
一眼瞧见余进锅。
这小子正从窗口往外跑，
连长他上前抓住他的小细脖；
“你下来吧！”
“扑通！”这小子四脚朝天摔在地。
爬将起来把头磕：
“二位队长！
您跟我们团长有过节，
咱们可是没牵扯，
请您二位高高手吧，
跟我致气犯不着。”
这小子真是一个大混蛋，
事到如今他还不明白。
老蔡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你别再做梦瞎嘚嘚啦！”
“啊！”这小子闻听这句话，
他连喊：“饶命饶命饶了我吧。”
跪在地下缴了枪，

浑身上下乱哆嗦。
这时候房子后边枪声响，
“叭叭叭”子弹如雨往屋里落。
高连长贴着门框住外看，
见一挺机枪门口搁。
他瞄准土匪的机枪手，
“叭”的一声，
这小子睡在枪上不动窝啦！
连长跟老蔡飞身蹿出房门外，
后跟着哆里哆嗦的余进锅。
这时候敌人把山路全封锁啦，
子弹乱飞似穿梭。
房子外边难隐蔽，
没有高岗和土坡。
高连长袖口被穿透两个眼，
老蔡的耳朵也被擦破。
余进锅一头扎在稀泥里，
死活他也不动窝。
这时候敌人一齐往上闯，
乱乱哄哄像开锅。
高连长拉过机枪一旁架，
要跟土匪拼死活。
猛听得有挺机枪在山头叫，
嘎……在敌人堆里开了火；
土匪们出其不意往这边撤，
高连长抠动枪机开了家伙。
土匪们被前后夹攻无处跑，
就如同撞进地网与天罗，
伤的伤来死的死，

没死的也得缴枪投降当了俘虏。
老蔡举目抬头看，
见咱们的一班战士下山坡。
“连长！”
“啊？”
“咱们的战士预先埋伏在山头上，
称得起机智勇敢又灵活。”
连长闻听不住地乐，
老蔡说：“噢，这件事我明白啦，
甭问是你捣的鬼。”
连长说：“其实这也没什么，
那是我叫种菜的老乡带的信，
叫战士们在咱后边紧跟着，
找个地形隐蔽好，
听见枪声就动作。”
老蔡闻听这些话，
当时挑起大拇哥：
“你真不愧是我们的一撮毛连长，
办事有勇又有谋。”
说罢两人哈哈笑，
他们押解着俘虏下山坡。
这就是一撮毛连长和老蔡，
他们深入虎穴把匪首捉。

“火　药　枪”

快板书《“火药枪”》为李润杰先生1963年根据吉学霈的小说《这事发生在陈家庄》改编。

作品讲述了“火药枪”张大旺被地主张善良挑拨利用，攻击治保主任王志刚，最后支部书记王德康查明真相，抓捕了企图潜逃的张善良的故事。故事以王德康查案为主线，条理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是李润杰的代表作品之一。

数九隆冬北风狂，
天寒地冻特别凉。
庄稼人冬天睡热炕，
黑咕隆咚就起床。
张大旺今天起得特别早，
怕的是天冷冻坏他的老母羊，
抱点儿草忙到羊圈这么一看，
啊?！他的老母羊直挺挺在地上躺，
有一条粗麻绳还勒在脖子上；
这只羊不知被谁活活给勒死，
张大旺嗷的一声炸了膛。
他生来的就是火气儿旺，
人送他的外号“火药枪”。
他沾一点儿别扭就得嚷，
不嚷出来肚子能憋成疮！
发上火儿还得蹦着嚷，



蹦呀蹦的能蹦上房；
蹦到房顶上还得蹦着嚷，
再蹦到地下都摔不伤。
您听他这火气儿是多大，
今天一看有人勒死他的羊，
他跳着脚地破口骂：
“你们哪一个狠毒的黑心狼，
要跟我有仇明着干，
绝不该暗算我的羊！
杀我羊的小子快出来！
答句话算你有胆量！”
张大旺破着嗓子嗷嗷叫，
忽然背后有人搭了腔：
“大旺，怎么大早起的就发火儿，
什么事，骂街捣巷地把人伤？”
“火药枪”回头这么一看，
原来是他当家子叔叔张善良。
一声没理骂得更厉害，
张善良走到近前看了看羊，
当时叹了一口气：
“唉！这种事就是叫人心里憋得慌。
大旺呀，我看你还是别骂了，
这忍事总比闹事强；
如今这个世道还是软点好，
谁动横的谁遭殃。
你是我侄子我才劝你，
咱祖祖辈辈都供一个祖先堂；
换别人，我才不费这个唾沫呢，
他活该倒霉撞南墙！”

“他奶奶的！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瘌，
爷爷不受这个窝囊！”
“嗐！俗语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咱这个村你能闹出什么名堂。
咱们张家人少就几户，
别忘了咱这村都叫王家庄，
姓王的人多是大户，
哪一个干部不是王家当，
什么支部书记、大队长，
王志刚那个治保主任多吃香，
人家在街心一跺脚，
咱这个村子都晃荡！
真是啐口唾沫都能淹死人，
那才叫有权有势有力量哪！”
“呸！他就是天王老子我不怕，
摆一座刀山我也敢蹚！
他敢惹我，我就敢撞，
不论他姓王还是姓张，
爷爷跟他拼到底！”
“嗐！傻孩子，你真是个‘火药枪’！
这冤有头，债有主，
骂人也不能骂一帮啊！
你骂半天到底骂谁呢？”
“谁勒死我的羊我就骂谁的娘！”
“那你也得动动脑子想一想吧，
人家为什么要勒死你的羊？
你一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
人家才恨你‘火药枪’。”
（白）“我对不起人？”

“啊,怎么样啊?”
“我、我,哦!我知道了,
杀我羊的准是王志刚!”
(白)“你怎么见得是他呢?”
“前几天我把他猪给打坏了。”
“看看你做的这事应当不应当!
算了吧,即便是他报复你,
你还能够怎么样哪!”
(白)“我找他去!”
“你找谁呀!
惹出祸来你可没法搪。
人家一来是干部,
二来手里还有枪哪!
你就拿七把刀子、八把攮子,
连人家点肉皮儿都不能伤。”
张善良就这几句话,
真好像一桶汽油泼进烈火膛,
“火药枪”面似铁青、唇似靛叶,
俩眼突突冒红光,
脖子上青筋全暴起,
大喊一声“王志刚!
你真要把我给欺负死!
要怕你我就不姓张!”
一回身窜到屋里去,
从门后拿出杆大花枪。
这条枪,枪头子长有七八寸,
锋刃飞快亮堂堂,
白蜡杆足有酒盅粗,
两手一颤噔楞楞的八尺长!

嗷、嗷的往街里跑，
来找治保主任王志刚。
这条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只有条大胖猪嘿喽嘿喽正逛荡，
小尾巴不住地直摆悠，
正吭哧吭哧地拱菜帮儿哪。
“火药枪”一看正是王志刚的猪，
唰！上来照猪屁股上就是一枪。
呼！这枪扎过来带着风响，
这口猪可觉着有点儿不吉祥，
心里说：这东西如果要碰上，
扎不死也是个透心凉。
嗯！忙把屁股一摇晃，
嘭！没扎上，枪头子入地半尺长，它吱的一声挠了秧[①]！
都说肥猪特别笨，
这一手儿躲得可够漂亮！
“火药枪”一看没扎上，
赶过来抡起枪杆给猪来了个大扫堂，
啪！吱！这口猪扑通倒在地，
一条后腿负了重伤。
“火药枪”调转枪头一顺手，
正要把猪肚子挑开膛，
忽听对面有人哈哈笑：
“哈，哈哈……
(白)大旺哥，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光脊梁！
别冻着，给你这棉袄快穿上，
怎么跟猪生气还动枪啊？”

① 挠秧：北方土语，意即逃跑了。



“火药枪”撤步抬头看，
嘿！说话的正是王志刚；
“嗨！姓王的你过来，今天我找你来算账！”
说着话俩手一颤大花枪；
“大旺哥，这猪又惹你生气啦？”
“不惹我也要揍它一身伤！”
“大旺哥，那你可就不对啦，
为什么无故要揍它一身伤？
前几天它啃你两棵大白菜，
你打得它身上冒血浆。
追到门口你还直骂街，
我向你道歉又拿钱给你做了赔偿。
难道说这还不够吗？”
“对呀，就因为这个你才黑了心肠，
偷偷地暗算报复我！”
“大旺哥你说话可别把人冤枉，
我什么时候报复你啦？”
“少废话！你过来算你有种、有胆量！”
“大旺哥，我过去应该怎么样？
我看你有点太逞强。”
说着话往前走了几步，
“火药枪”可不敢真扎王志刚，
他抡起枪杆搂头打，
呼！王志刚手疾眼快有力量，
他是治保主任又是民兵排长，
动起武来是个内行。
一看枪杆奔头顶，
斜跨步使了个顺手倒牵羊，
掳住枪杆一带劲儿，

“火药枪”连人带枪往前闯，
想要收脚收不住，
噔噔噔，嘣！枪杆子撞上土坯墙，
嘣的一震把枪撒了手，
王志刚回身抱住了“火药枪”；
“火药枪”左右晃了两晃，
王志刚用胳膊一勒他的胸膛；
“火药枪”越晃越是紧，
肚子上好像压住两根大房梁，
只能张嘴喘大气，
他算遇上大力王啦：
“嗯！嗯！嗨！姓王的，你把我勒死算有种！”
“大旺哥，你到底为什么跟我动真枪？
不容分说就动武，
未免你有点太莽撞。
志刚我真要有了错，
情愿脱光膀子让你揍个七天八后晌。”
“火药枪”心里憋劲儿不答话，
铆足力气紧晃荡。
这时候忽听有人喊：“住手！
你们大早起来就闹翻江啦！
谁也不许再打啦！”
这一句话，王志刚立刻松开“火药枪”；
两个人一听声音就知道，
是来了支部书记王德康。
这老汉大公无私人人敬，
有德有才领导有方，
在村里威信特别高，
男女老少都赞扬。

今天他大喝一声喊“住手”，
两个人谁也不敢再逞强。
“火药枪”蹲在地上抱着膀，
王志刚笑嘻嘻地站一旁。
王老汉走到近前这么一看，
点点头叫声：“王志刚，
哼！你们俩为什么打起架，
动上手应当不应当？”
“您问他吧，我也不知道。”
“嗯，看这意思你还受了冤枉？
要知道你是个干部应该懂点事，
你搞的这是啥名堂！”
“您不知道，他一早晨就找到我家门口，
开口就骂、举手就打还动枪；
我并没还手、没还口，
要不是躲得快，轻者也得落身伤。”
“哼！真是一场糊涂官司豆腐账；
大旺，为什么要打王志刚？”
（白）“他欺负人！”
“说具体点。”
“说什么！这村都叫王家庄；
王家是大户，我们张家是小户，
小户人少就得受窝囊。”
说着话拿起枪来就要走，
“哎！大旺要到哪儿去，先别忙。”
（白）“干什么？”
“我问问你，咱们村的这些干部，
谁说过小户张、大户王啊？”
（白）“没说过。”

“哪件事把张王两姓分开过？”
(白)“没分过。”
“那你是听谁这样讲？为什么要打王志刚？
你跟大叔说实话，
有道理大叔给你做主张。”
“王志刚他暗地报复我，
今黑夜他勒死我的羊啦。”
“啊！”王老汉一听这种事，
暗想到这里边另外有文章：
“大旺，你是听人说还是亲眼见，
是心里猜想还是有真赃？”
“这不明摆着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打了他的猪，他勒死我的羊。”
王志刚一旁可受不了了，
用手一指“火药枪”：
“你真要把人给冤枉死！”
老汉说：“志刚不要吵嘴，别嚷嚷，
走，咱们一同看看去；
大旺，先到你家看看羊。”
(白)“走就走。”
三个人一同来到羊圈，
王老汉把死羊仔细一打量，
见脖子上勒着那条粗麻绳，
不由得心里翻了江：
嗯？这条绳子怪眼熟哇，
哦！这不是五保户王娘的吗？
她决不会勒死人家的羊啊，
这里边定有鬼名堂。
想到这儿忙把绳子解下来，

开口叫声“火药枪”：

“大旺，你把这死羊剥了吧。”

“啊？！”“火药枪”一听，当时脸上的模样都像了周仓啦：

“把我羊勒死算拉倒啦？”

“拉倒不了，你赶快进屋穿衣裳。

这件事情朝我说，

找不到凶手我赔你的羊。”

（白）“嗯！”

“志刚，这件事本该由你管，

可是事情又牵扯在你身上，

我看你还是该着干什么干什么去，

一切都由我担当。”

（白）“好吧！”

王老汉把羊圈四周看了看，

紧跟着出来奔后街找王娘。走到门口正碰上：

（白）“王娘。”

“哟！这不是老书记吗？”

“是我。”

“您有事吗？”

“这条绳子你认识吗？”

“哟，我的绳子我怎么不认识呀！”

“那怎么会跑到我手里来了呢？”

“那您一定是从小柱妈那儿拿来的呗。”

“小柱妈？”王老汉一想：这是贫农的老婆，孤儿寡母过日子，这娘儿俩也不会勒死人家的羊啊！“咦，你怎么会知道我从她那儿拿来的呢？”

“我借给她啦。”

“借多少日子啦？”

“有一个来月啦。”

“哦！这绳子我借去用用，明天再还给你，好吗？”

“好,您用吧。”
“你忙去吧,我走啦。”
说着话老汉把绳子系在腰带上,
又到前街来找小柱娘。
见面一问这绳子的事儿,
小柱妈眉头一皱搭了腔:
“嗐!王娘这绳子让小柱给丢了。”
(白)“怎么丢的?”
“唉!这个孩子真窝囊!
那天队里分柴火,
分好了我叫他往家扛。
他把绳子扔到场里玩去了,
直到丢了他也没声张。”
“那天都谁家背柴火?”
“我问小柱他说一大帮呢!
有王小六,王大仓,王二喜,王小双,
还有张家那娘们儿白丁香。”
“你没问问这些人谁捡到了吗?”
“我问啦,都说没看见,我就是没问白丁香。”
“好,现在我替你问问去。”
“您受累吧,老书记,要找着您替我还给王娘。”
“没什么。”王老汉说罢转身走,
一边走着暗思量:
哼!这条线索还真复杂,
还得好好作点小文章。
眼前来到张家大门口,
王老汉抬头一打量:
(白)哦,还没开门哪。
王老汉上前拍门板儿:

(白)“开门。”
“谁呀？”
“我！”
“咦！”
出来开门的正是白丁香：
(白)“哟！这不是老书记吗？”
“是我。张善良在家了吗？”
“啊,啊,他下地了,您找他有事吗？”
“没有。前些天你跟小柱一块儿背柴火啦？”
“啊,啊……他是……这……一块儿背了。”
嘿！这娘们儿她说话透着惊慌。
王老汉一看心暗喜：
这贼人胆虚心里慌啊,
嗯！我再使个诈语诈她一下。
想到这儿把脸这么一扬：
“白丁香,小柱的绳子丢到场里,
这件事总也没声张,
小柱妈实在忍不住了,
特叫我来——”王老汉故意把这“来”字给抻长。
还没等说出“叫我来问问你”,
白丁香唰的一下脸焦黄：
“啊！啊,我捡着了。它是那天我没注意,
他那绳子跟柴火裹到一块装了筐,
背到家里才看见,
我可不是存心偷人家的绳子来隐藏。”
“嗯！你借给别人用过吗？”
(白)“没有。”
王老汉一听正对簧,
“你把绳子放哪儿啦？”

“啊,我在佛桌底下给收藏。”
“你把它拿来交给我给带走吧?”
(白)“好!”
说着话老汉跟她进了上房。
白丁香到佛桌底下这么一找,
不见绳子着了慌:
“咦?这东西明明放在这儿,
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
她嘟嘟囔囔走进东里间,
又开柜子又翻箱。
王老汉明知她找不到,
掏出绳子开了腔:
(白)“白丁香,你看这条是不是?”
“哟!是,是。”
“看准喽!”
“没错,没错!”
白丁香话音还没落,
扑通!西里间好像塌了房,
门帘子啪啦一声响,
窜出来地主张善良。
他俩眼瞪得像鸭蛋,
上前抓住白丁香,
抡起胳膊铆足了劲,
啪!啪!啪!照脸上就是三巴掌。
白丁香嗷的一声倒在地,
顺俩嘴角子冒血浆。
王老汉大喝一声喊:“住手!
张善良打死人你得把命偿!”
“哎呀!老书记,我该死、该死、真该死!”

啪！啪！照自己脸上又是两巴掌：
“我有罪、有罪、我有罪，
我举手打人不应当。
老书记请您狠狠处分我，
我在您面前太张狂。
您千万别信这老婆的话，
她胡说八道瞎嘟囔。
这条绳子她根本不认识，
我家也从来没收藏。”
“这信不信的要在我了，
为条绳子你何必这么紧张。”
“老书记，我成分不好是地主哇，
担不起沉重怕遭殃。”
“你既然知道担不起事，
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别发狂。”
“是，是，我一定要听您的话，
至死也不敢再发狂了。”
“你冷静一点想一想，我走了！”
“好，好，您老有事您去忙吧。”
张善良把老汉送到大门口，
他回手就把门插上；
扭回身把牙这么一咬，
进屋来又抓住白丁香：
“你奶奶的！你就是我的要命鬼，
事情都坏在你的身上！”
“活爷爷呀！这条绳子它是怎么回事？
怎么把你急得这个样？”
“你奶奶的！这是我做的离间计，
昨儿黑夜我用它勒死一只羊，

我想借刀杀人利用张大旺，
干掉治保主任王志刚。
这条绳子是王老寡的，
背柴火那天她借给小柱娘啦，
你偷回来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用它勒死人，他们都找不到我身上。
这条线索是迷魂网，
我想让这群穷鬼去捉迷藏。
这是我几年工夫才得到的好机会，
刚一动就漏了汤啦。
没想到老穷王来得这么快，
暗中查访没容我提防。
这条绳子你满口承认对了证，
我马上就要蹲牢房。
你奶奶的！你也死了吧！”
啪！照脸上又是一巴掌。
“哎哟！”白丁香疼得像鬼叫，
俩嘴巴子都浮囊啦：
“爷爷呀！你打死我也是没有用，
你赶快拿个好主张吧！”
“他奶奶的！老子在家住不了啦，
要远走高飞奔他乡。
终有一天要回来跟他们算清账，
收回我的土地收回房。
去，把我那把刀子给我拿出来，
再给我打点几件新衣裳。”
说着话他抽身来到大门口儿，
隔着门缝探听风声来张望。
一看街上有人走，

有几个民兵全副武装。
好厉害！白天算是走不了啦，
哼！老子钻地也要走出王家庄。
张善良出来进去坐不住，
屁股上好像长了疮。
从早晨一直折腾到半夜，
这时候阵阵寒风透体凉；
看了看天色黑又暗，
星星不亮月无光；
他把包袱背上肩膀，
小攮子别在搭包上；
搬条板凳到了后院，
脚尖儿一点上了后墙；
四下一望没动静；
哼！老子算是逍遥自在王啦！
一翻身越过后墙头，
脚尖儿落地都没声响；
撒开了脚步往前走，
没留神有根杆子搭在脚脖上，
两脚一绊趴在地，
扑通！真好像倒了半堵墙。
(白)“啊！”
“别动！”
张善良抬头这么一看，
在面前站的是“火药枪”。
啊?！这小子怎么会来到这儿?
噢！当时就想到了老汉王德康，
这是他撒下的天罗与地网，
派这小子抓我看后墙哪。

(白)真猜对啦!
王老汉查明情况后,
怕不妥当又来找“火药枪”。
见面一问张大旺:
“你死了羊为什么想找王志刚?
你要把经过仔细再讲讲,不要着急不要慌。”
“火药枪”皱着眉头想了想,
就锛锛磕磕、原原本本把早晨的经过说了一场。
王老汉一听心明亮,
接口就问“火药枪”;
“大旺,你看张善良这个人怎么样呀?”
“他呀,不好不坏算平常。”
“啊,怎么不好也不坏,
你跟大叔细讲讲。”
“说不好,他过去剥削穷人压迫人。”
(白)“还不坏呢?”
“他现在说好话都不如放屁香,
反正老老实实就算不坏呗!”
“大旺,你这种看法不妥当。
刚才我已经调查过,
勒羊的绳子原在他家里藏,
从来也没有别人用,
是不是他勒死你的羊。
最后结论需要你去做……”
“我去找他个张善良!”
腾地站起来就要走……
“不要着急先别忙。
今天夜里你这么办,
千万注意多提防。”

王老汉把行动计划讲一遍，
“火药枪”从心眼里这么紧张，
天刚擦黑就来到啦，
躺在大槐树底下看后墙。
心里憋劲儿火气大，
直到半夜也没觉着凉。
眼看着张善良跳过后墙头，
他欠身一横大花枪，
张善良绊倒这么一看，
见张大旺横眉立目端着枪。
当时就想到王老汉，
足智多谋真难搪。
想到这儿四下望，
周围没人没声响。
唉！我把这小子宰了吧！
不杀他就逃不出王家庄。
伸手一抓刀子把，
嗯？这小子手里有花枪；
硬拼不如暗算好，
不声不响的多稳当。
立刻叫声张大旺：
“爷们儿，你搞的这是啥名堂！
黑更半夜你怎么来到这儿？
天这么冷，难道你就不怕凉？”
“别扯淡！你把我羊勒死你还想跑啊？”
“哎哟！爷们儿，这是谁给我乱栽赃啊！
你是我侄子，我是你叔叔，
我要办出这种事，对得起咱家祖先堂吗？
傻孩子，你不要听风就是雨呀，

这是挑拨咱爷儿俩把感情伤。
我说这话你不信，
我让你拿把刀子开我的膛，
掏出我的心来叫你看，
来！爷们儿，没有刀，就用你这枪吧。”
“别动！你把我羊勒死不承认，
你为什么要逃跑跳后墙啊？”
“哎，爷们儿，你不知道叔叔是地主吗？
别人勒死你羊他们愣给我栽赃。
照这样谁能活得了……
你看那是什么东西直晃荡？”
“火药枪”往后一扭头，
噌！张善良掏出攮子明晃晃，
直奔“火药枪”的软肋捅下去，
眼看刀尖挨着了衣裳，
再想躲闪来不及了，
只听：“啪！”“噗！”“哎呀”一声，当啷啷，
刀子飞出去有一丈，
当啷啷掉在碌碡上，
张善良身子一歪倒在地，
脑袋上挨了个大巴掌。
在面前闪出个大高个儿，
正是治保主任王志刚。
张善良一看红了眼，
真是狗急了要跳墙，
咕噜噜一滚把刀子抢在手，
噌！王志刚一个箭步蹿到他身旁，
噗！照着手背就是一脚，
啊！张善良嗷的一声把嘴张，

咔！照王志刚腿上就是一口，
啪！王志刚猫腰给他个大巴掌，
张善良扑哧玩儿了个嘴啃地，
王志刚一脚踩住他的后脊梁。
张大旺提枪就要捅，
“住手！”从对面来了民兵一大帮，
头前走的是老书记，
他掏出勒羊的绳子交给王志刚，
捆上了张善良，
开口叫了声张大旺：
“你知道是谁勒死了你的羊吗？”
“就是他这个大坏蛋！”
“对，杀死你羊的正是张善良。
刚才他老婆都承认啦，
说他暗使诡计勒死你的羊，
要利用你这个硬枪杆，
杀了治保主任王志刚。
你说地主不好也不坏，
这种想法太荒唐！
你今天这是多危险，
要不是王志刚早就没有你‘火药枪’啦！
你来看，他这把刀子有多快，
差一点给你开了膛！
要知道：羊是羊，狼是狼，
狼披羊皮还是狼。
你拿恶狼当条狗，
必然上当被它诳。”
这就是，阶级敌人心不死，
我们要时刻警惕防恶狼。

火海擒敌

快板书《火海擒敌》为李润杰先生1973年创作的。

作品讲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天津支边青年纪春明在带领战友们执行任务的途中，发现大草甸起火，他率领战友们扑灭大火并活捉了叛徒郝子敬的英雄事迹。

春风阵阵冰雪融，
阳光灿烂天地通明。
雄鹰展翅长空舞，
绿油油的松柏满山青。
兴凯湖畔有一队青年跨骏马，
他们穿林过岗向东行。
最前边儿是匹枣红马，
骑马的人是天津支边青年、共产党员纪春明。
小纪他今年周岁二十二，
身体强壮好威风。
他是圆方脸膛尖下颏，
鼻直口阔面色红。
浓眉毛，大眼睛，
烁烁放光亮晶晶。
军绿色的裤褂露着白领，
肩膀上还有两块小补丁，
缝得又密又平整，
穿出来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四面见线都带棱啊！

因为他生长在红旗下，
他就这么健壮，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精神，就这么手巧，就这么灵。
小纪他家庭出身是个贫农，
又勤俭，又聪明，
从小上学到初中，
是“红领巾”，是红卫兵。
他爱学习、爱劳动、爱运动、敢斗争，
热爱集体是标兵。
他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毕业后就上山下乡积极报名。
从天津来到了黑龙江省，
在生产建设兵团苦学苦干打先锋。
他工作积极进步快，
国庆观礼到过北京，
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回团后革命干劲更加增啦！
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任着教导员就在第二营。
今天他和战友骑着马，
到连队把艰巨的任务来执行。
小纪他一边走着一边看春景，
回过头叫战友小邓和小丁：
“同志们！你们看，江山多娇美如画，
祖国到处换新容。
我们在这里战斗一生多幸福，
咱步步走的是锦绣前程。”
小邓说：“教导员说话有诗意。”
小丁说：“春明同志见景就生情，
我们在这里是大有作为的，

你编段天津快板唱给大家听！”
这句话引起战友齐轰动：
“好！唱唱唱，是谁唱啊？”“纪春明！”
“来一个呀，纪春明！”
“哎！同志们静一静，你们往远处看！”
“啊！”抬头看，条条火龙要腾空，
在沼泽地里发了疯。
这地里全都是过了冬的荒草干又脆，
一人多高密层层。
草下面有泥又有水，
因为天冷没化冻，还有冰层。
这就是兴凯湖畔的大草甸，
一望无边路难行。
风卷火团进了草甸，
越烧越猛形成了万条大火龙。
风势狂，火势凶，风助火力火借风威哗哗叫，
搅起来的浓烟大雾扑长空，
若不赶快来抢救，
它就要和山上的森林连成营。
眼睁睁一片沼泽成了火海，
人人见了都心惊。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危险时刻，
纪春明暗暗叫着自己的名：
小纪，毛主席的关怀和希望，
今天你怎么做？怎么执行？
这大火要烧过森林再往前烧是国境，
祖国的尊严，人民的财产，损害一点儿也不行。
嗯?！这火它从哪里起？
没打雷，没触电，这野火它怎么能产生？

是不是有阶级敌人来捣乱……
毛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想到这里,他高喊一声:“同志们!
这火海翻腾,山上的森林有险情。
谁来闯火海?
谁来擒火龙?
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
天塌下来也要把它托回到空中。
同志们,对国家的财产坚决要保住,
火光就是命令,时间不能容,
同志们催马!冲啊……”
这声音似万钧雷霆震长空,
化冰雪,驱寒风,
气壮山河要把火海平。
纪春明双脚踹镫马鞭响,
“叭”!伏下身紧拽马缰绳。
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鬃毛乱拖,
咴……流星赶月似追风。
噌的一声来到啦,
他们在树上拴紧了马缰绳。
纪春明折一把树枝闯进火海,
呼呼呼,万条火蛇把路横,
叭叭叭,朵朵火花齐开爆,
唰唰唰,闪闪火光刺眼睛,
腾腾腾,团团火球头上蹿,
哗哗哗,颗颗火星肉里叮。
纪春明一把树枝空中举,
(白)“同志们,冲啊……”
战友们异口同声:“冲冲冲!”

邓玉成、丁小松、小王、小赵、金永生、小董、小孟、高大鹏，
个顶个的猛进攻。
纪春明把树枝抡得呼呼响，
叭叭叭！前扑后打、左抽右扫，灭火追风打先锋。
不多时他的一把树枝都烧断，
只剩下一把短棍手中擎，
再去扑打烈火已经不顶用啦，
看野火还往四下扩散逞顽凶。
心里想：敌强我弱一时难取胜，
回过头来叫小丁：
“小丁同志，你赶快回营去报告，
请营部派点儿人来打接应。”
（白）“是！”
丁小松答应一声往回跑，
纪春明猛扑烈火喊高声：
（白）“同志们，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我们决不许妖风野火乱横行。
这野火它像敌人侵犯我国土，
这野火它像万恶的侵略兵。
我们要压倒它，战胜它，
把它全部彻底消灭净！
树枝烧断我们就用身子滚，
不获全胜决不能收兵！
（白）冲啊……”
你看他灭野火，前胸压，后背辗，左臂扫，右肋平，
咕噜噜一股劲儿地往前冲！
只滚得泥水四处溅，

只滚得野草乱鞠躬，
只滚得野火吱啦叫，
只滚得黑烟伏地白气生。
前边的水深不能滚啦，
纪春明脱下上衣浸在泥水中，
再抡起湿衣扑野火，
浑身的力量加倍增。
纪春明边灭火边察看，
就觉得这火着得太邪行，
刚才是四下扩散连成片，
为什么现在是一段一段的火连营！
是不是前边有坏人在放火？
想到这儿他叫了一声邓玉成：
“小邓，你们接着往前打，
我去察看一下火头，咱们两路截击打夹攻。
如果时间过长咱会不了面，
你带人给我去打接应。”
（白）“是！”
“只要小丁他们援兵来不到，
我们誓死也要消灭这火龙！”
（白）“好！”
纪春明他要入虎穴、擒虎子，
决定身临其境，看看这火到底是怎么来发生。
他是烟里滚，火里冲，
不顾周身烈火烘，
烟钻鼻孔不觉呛，
皮肉烧焦不觉疼。
一股劲追出有二里地，
“啊！”果然火势大变形。

火着的面积越是往前片越小，
突然间，前边“嘭”的一下火光升。
纪春明箭步飞身赶过去，
见一人背朝西，面朝东，
光见屁股不能见脸形，
他两手分草把腰弓，
浑身上下穿的一色青，
身背小包鼓绷绷，
吱溜吱溜地两条后腿儿紧着蹬，
真好像耗子钻窟窿。
纪春明一看果然是敌人在放火，
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气往顶上冲，
两眼怒视这个坏蛋，
突突突，就好像要蹿火星。
大喝一声：“你跑不了啦！”
话出口震得这个小子一抖搂。
他扭脸一看撒腿跑，
纪春明这才把他的模样全看清。
这小子脑袋是个秃头顶，
像半拉破瓢扣在正当中，
他是尖鼻头、高颧骨、嘬腮帮儿薄片嘴，
扫帚眉下一对母狗小眼睛。
他姓郝名叫郝子敬，
可都管他叫“耗子精”。
解放前他混进组织到党内，
有手绝技很出名，
他专门会耍两面派，
当面装人，暗地里净搞鬼吹灯。
被敌人抓住他当了叛徒，

出卖了组织,出卖了革命,好几位革命同志被他出卖全牺牲了。
解放后他伪造历史冒充老革命,
在清沟大队任副职,偷偷地干了不少坏事情。
这次队里开展批林整风搞运动,
把他的老底全查清啦!
他自知罪恶很严重,
有“历史”,有“现行”,
还不想低头来认罪,
背后又把毒计生。
他把棉花纸团背包盛,
别匕首装好汽油瓶,
逃出清沟大队奔了草甸,
想放把大火卖国去求荣。
这小子反动透了顶,
点着火他隐身形。
他要把火引进森林、引上山,
他要来一个草原、森林火连营。
他正要看一看是不是有人来救火,
这时候,纪春明一队人马扑向火海中。
这小子想趁机偷马要逃出国境,
他哪知道偏偏赶上小丁回营请援兵。
丁小松大喊一声他拨头就跑,
小丁他急追猛赶哪放松啊!
在当时,小丁他往火海里喊人听不见,
丁小松怕为追他耽误了请援兵。
也因为这小子当地路熟,距离太远,小丁没赶上,
他钻进草甸失了踪。
他趁机二次又来把火放,
纪春明大喝一声,当时把小子给吓蒙啦!

撒腿就跑想奔命，
这丧家犬狗急跳墙要逃生。
唰唰唰一阵草梢响，
这“耗子精”变成“兔子精”啦。
纪春明虽因为救火早就精疲力竭累过度，
见敌人怒火起，如虎生翼要腾空。
心里说：“狗东西，你贼心胆怯岁数大，
我志壮心红正年轻。
你休想逃脱人民的巨掌，
我们有八亿人民八亿兵。
我让你手脚闲不住，
我让你喘气儿都喘不通，
我让你带着家伙都没空掏，
我让你跑不动了再擒住你这个狗畜生。”
想到这儿两腿如飞加劲儿赶，
小纪他跑步可有基本功。
因为他从小就爱运动，
在学校踢足球、赛跑常得第一名。
一口气他把敌人追出有五里地，
狗东西被追得再也跑不动了。
这小子是上气儿不能接下气儿，
一个劲儿地捯气要吹灯。
突然“啊呀……”一声叫，
咕噜噜这小子栽进烂泥坑。
狗东西垂死还要挣扎，
他朝着前面的坑边儿连刨带挠地往上蹬。
纪春明飞跃坑沟急跨步，
用力过猛只觉得两眼冒金星。
这时候狗东西爬上坑沿儿要站起，

纪春明飞身来到他的面前停，
照小子下巴颏上“啪啦”就是一脚，
噗！哏喽，咕噜噜，这小子又翻进烂泥坑。
这一脚踢得他脑袋差点成了球，
就因为他还带着脖筋绳哪！
这小子翻进坑里当时闭了气，
是不刨不挠也不蹬啦！
纪春明正要下坑把他绑，
只觉得眼前一黑脚发轻，昏倒在地眼难睁。
英雄奋战过度疲劳一时难苏醒，
转瞬间过了四十多分钟。
这时候夜幕降临天色晚，
嗖嗖嗖刮来了寒冷的风。
忽然间敌人又在泥坑里动，
蹬踏蹬踏地身子还直“咕悠”。
哗！他猛不丁地站起身，
啐！这家伙真是活鬼没人形啦！
你看他由头到脚浑身上下就像个烂泥蛋，
鼻子、眼睛、耳朵、嘴，只有几个泥窟窿。
顺着嘴角滴滴答答还直流血，
小纪他一脚把这小子踢昏了四十多分钟。
这小子用手抹了一下烂泥脸，
睁开眼先往坑边儿盯。
见纪春明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再一看四下无人冷清清。
哎！他躺着是睡还是死啦？
我站起来他怎么也不吭声啊！
这可是活该我逃命，
我先捅你两刀保安宁。

想到这里,他伸手从腰里拔匕首,
从坑里轻轻往上蹬。
见小纪脚朝坑边头朝东,
一动不动眼不睁。
这狗东西咬牙切齿闭着气,
爬到了小纪身旁扬手把刀子举空中……
“小纪!小纪!”突然间远处有人喊,
连连喊叫纪春明,这声音正是丁小松。
小丁他追这个小子没追上,
无奈何把战友的马全部牵走赶回营。
到营部小丁他把火海情况一报告,
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带领人马出了征。
队伍出发奔火海,
半路上遇到清沟大队的众民兵,
向他们打听要追捕的叛徒反革命,
丁小松说出偷马人的身形正相同。
这一下两路大军齐赶到,
这时候小邓他们把火海全踏平。
火灭烟消邓玉成把同志们集合好,
他们分成几路正找纪春明。
困难时刻援兵到,
党委书记上前抱住邓玉成:
(白)“春明同志他在哪里?”
“还没有找到。”
邓玉成把小纪的战斗部署讲一遍,
书记他激动的心情难形容:
“同志们,快!快把队拉开分头找,
赶快寻找纪春明!”
丁小松扯开了嗓子一边前进一边喊:

“小纪！小纪！纪春明……”
这声音激荡长空似雷鸣，
立刻把英雄给喊醒。
猛睁眼见敌人的刀子空中举，
明晃晃地奔前胸。
纪春明仰身倒踢稳、准、狠，
“咔！”“啊呀！”狗东西腕断刀飞头发蒙。
纪春明鲤鱼打挺腾身起，
这狗东西抬左手要打纪春明。
他虚晃一招还要跑，
纪春明双手一抡烈马分鬃，
照敌人小肚子上就是一脚，
“嘭！噔噔噔！噗噜噜！”狗东西又进了烂泥坑。
(白)“嗨！狗东西，你还跑得了吗？
你听，我们的大队人马全来到啦！
你看，我们把火海全踏平！”
“耗子精”浑身颤抖体似筛糠一动不动，
一阵哀鸣不答声啦！
纪春明威风凛凛坑边站，
左手叉腰右手高扬喊小丁：
(白)“丁小松……”
“纪春明……”
“小纪……”
“小丁……”
随着呼喊人马全赶到，
条条电筒光照草甸一片通明。
这就是青年英雄闯火海，
纪春明赤手活捉害人虫！

劫 刑 车

快板书《劫刑车》为李润杰先生1962年根据《红岩》片段改编。

《劫刑车》讲述了双枪老太婆下山劫刑车，抓获伪警察局长，枪毙叛徒甫志高的故事。作品一经上演反响热烈，经久不衰，成为李润杰先生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快板书众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像开锅，
赤日炎炎如烈火，
路上行人烧心窝。
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
“哇——”一阵暴雨似瓢泼，
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
长虹瑞彩照山河，
清风徐来吹人爽，
哎，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

（白）那位同志说：这滑竿是什么？这是旧社会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在咱们北方叫爬山虎、二人抬。就是两根竿绑一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篷，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的人爬山走不动，要坐这种滑竿，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是叫我抬那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一上肩，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眼一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一块儿往下折！

这抬滑竿的是两个棒小伙儿，
长得胸宽背厚粗胳膊，

黑油油的面孔精神抖擞，
短裤短褂透着利落；
走起来两脚好像没沾地，
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
嗬，这滑竿上边支着一个白布篷，
篷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
嘿！这位老太太真叫阔，
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别(此处读 bó)，
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
这个材料本是九丝罗，
手里摇着雕翎扇，
胳膊上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
钻石的戒指放异彩，
闪闪发蓝把眼夺；
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
腰板儿不塌背不驼，
不晕不喘不咳嗽，
年纪就在六十岁，看样子能活二百多——这还是少说。
您要问她是哪一个，
这就是，我们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
在前头抬滑竿的是华为，
抬后头的叫金戈。
这俩人心里好像蹿烈火，
老太婆心里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
急的是她的政委江姐遭逮捕，
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八点多。
这个叛徒名叫甫志高，
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
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

有许多暗号他懂得，
有几个同志被他告密遭了陷害，
这次下乡来又把江姐捉。
老太婆今天化装下山一来是救江姐，
二来是除掉叛徒再也不能叫他活。
可靠的情况已掌握，
在今天下午四点钟准时开过来一辆刑警车；
这刑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
党决定在大石桥头劫刑车。
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
怕的是敌人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
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
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
这滑竿走在公路上，
更快了，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
眼前就是大石桥，
老太婆注目看明白：
桥头上站着乡丁八九个，
搜查行人乱咋喝；
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
天棚下没人喝茶净是空桌。
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
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
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
每人打二两好酒喝。"
（白）"谢谢您，老太太！"
说话间来到大桥口，
有乡丁大喊一声把枪托，
（白）"站住！滑竿从哪儿来？"



“从余家坨。别吵！
你们咋咋呼呼的震耳朵！
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滑竿上，
有什么话到茶馆里边说！”
乡丁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
听话茬儿这个主可是惹不得！
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哪！
趁早别捅马蜂窝；
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
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不住地乱猜测。
眼看着老太婆坦坦然然进了茶馆，
他们看了看滑竿又摸了摸；
“嗬，这滑竿真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
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把话说：
“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
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醪糟最好喝。”
“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醪糟蛋，
你问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
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啊，
卡子口今天也加多啦。”
“哎哟，可不是吗，听说共产党要攻城！”
（白）“哪有那么厉害！”
“您老人家可是不晓得！
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
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
连留胡子的老头儿都不敢进城去，
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
（白）“老头怕什么？”
“嗐！别提啦，前几天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

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儿他们就捉，

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短胡子、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黄胡子……

他们还满不论颜色；

那天老头儿还真不少，

他们抓了足有三百多！

结果还是都抓错了，

闹了半天县里是要抓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

那一次把老头儿全都吓病啦，

这个事还不让说哪。”

在这时候过来个乡丁小队长，

笑嘻嘻地叫声老太婆：

“哎，我说老太太，您老人家从余家坨来，

看见共产党了吗？

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

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啦，

您老听说没听说？”

“听说啦！有钱有势的都跑了，

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

“嗐！捉什么！”老板娘放下水碗插上嘴，

“捉住一个得出来百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

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

共产党头目人里有个双枪老太婆，

双手能打枪特别准，

叫谁死谁就不能活；

她要说打鼻子，准不打眼，

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

这个事儿听着都神啦，

哪有这么大能耐的老太婆呀！”

这乡丁队长说了话：
“哪儿有？你不认识字儿啊！你这门口贴的是什么！
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
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
谁抓住给谁一万块！”
“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一万块钱不得有一大筐箩？
要码起来得有这八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
（白）“比这个多。”
“我就知道还得多嘛！
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了，
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吃喝玩儿乐随便儿折！”
“小伙子，你看我值一万块么？”
“哈哈！您老人家怎么说这个！”
“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
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
噫，这小子心里一激灵，
从脊梁沟里冒凉气，浑身一抖、脖子一缩，把舌头伸出来一寸多，拿手现往回揉，“哎哟嗬”一个劲儿胡撸后脑壳！
他一回头，见几个农民进了茶馆，
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地直凑合：
哎哟！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
怎么四外来人这么多呀？
又一想：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缴枪，
连这一身制服都一块脱！
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
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
“哎，对。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不太好哇，
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
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

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竿强得多!”
“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
这件事一会儿咱们再说。
你看外边那是谁来了,
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
(白)“噢,您的孩子!”
这家伙扭头这么一看,
来了乘滑竿门口搁。
下来一人好神气,
文明棍就在手里戳,
巴拿马草帽头上戴,
墨光眼镜把目遮,
派力斯的制服是米黄色,
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
脚下的凉鞋喀喀响,
更显着神气得了不得。
身背后跟着警察、马弁十几个,
盒子枪大张机头都在腰里别(此处读 bó)。
这小子一看是警察局长,
不由得心里一哆嗦,
跑出来急忙打立正:
“报告局长!您来巧啦,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
(白)“什么老太太?”
“就是您……妈妈。”
“混蛋!我妈早死了!”
“要不就是您姥姥……”
“放屁!”
“啪!”伪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
“哎哟!”打得这家伙一连气儿转了仨磨磨,回过头来还直嘚嘚,

“您打我干什么！反正是您老太太,那还有错儿吗！”
他这儿还说哪！
“你们人都到哪儿去啦？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们一齐都枪毙！
快去叫他们到这儿来集合！”
(白)“是！”
伪局长一晃进了茶馆,
猛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
“啊！这……你是干什么的？”
老太婆微微一笑把话说：
“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啦？
你亲口判处我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
我孤身越狱走出去,
你冒着风雨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
连夜追了我五十多里地,
到现在这才三年多。
今天你们又悬赏通缉我,
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
“啊！”伪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
老太婆“噌”掏出来两支快家伙：
“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
你那个都长锈啦,一打准卡壳！
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
你动手动脚不许可！”
伪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
真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桅杆折！
双手一举缴了枪,
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
“这……这是……误会……这完全是……误会……”
“别害怕,我问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要老实说！”

“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员……”
(白)“她叫什么名字？”
“叫……叫江雪琴。”
“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
“不、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
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
我是奉命来护路，
先行十里来巡逻。”
(白)“嗯。”
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啦，
心里头暗暗直琢磨：
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
她的目的是来劫刑车呀。
想到这儿他挺起胸来说了话：
“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
咱们是井水河水两不犯，
我查我的路，你劫你的车。
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
我的警察进来就能把你捉，
你要是开枪把我打，
那，你今天就再也甭想劫刑车啦。
那刑车听见枪声马上就回去，
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
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
“来人哪！捉拿双枪老太婆！”
伪局长话音还没落，
呼啦啦闯进来警察、乡丁二十多，
长枪短枪拿在手，
一个个横眉立目嘴噘着。

伪局长一见哈哈乐：
“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
你把我当成菜花蛇啦！嘿，嘿，嘿……”
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
把双枪就往桌上搁：
“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
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
你们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
押到后屋去，由金戈同志负全责。”
（白）“是！”
“啊！”伪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
个个全都不认得，
才知道他的警察、马弁早就被俘虏，
连身上的制服全都脱了。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狙击队员，
化装好专等劫刑车啦。
伪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哎！我还是一条菜花蛇！”
这时候只听得马达声音突突响，
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
这辆车开得特别快，
有两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
有两个匪兵机枪手，
四只眼，八下张望胡踅摸；
司机棚里坐着一个匪军官，
姓魏名叫魏吉伯，都管他叫“喂不活”；
车上的匪兵真不少，
起码也有二十多；

叛徒甫志高也在车上坐，
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
“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
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
招待不好咱们就打，
算账要钱咱就掀桌！
吃完饭，头等班子逛一逛，
不顺气，你们就砸家伙！有什么乱子我顶着。”
匪兵的排长答了话：
“嘿嘿，甫专员这才叫‘小辫拴秤砣’，
是又打腰，又走运，
抓这姓江的女共产党，一枪没响光说说。
这次军统局准得有赏，
您吃糌的，我们也得来点稀汤喝吧？”
“嗐，放心吧！只要这条路上出不了错，
下车请客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嗐，算了吧！您这种请客我们常做，
一文钱从来没花过，
砸妓院，砸饭馆，
砸戏园子更甭说，
一气儿我往台上飞过九把壶，
茶碗摔了四大摞，
砸完了不论前台与后台，
还都得到跟前紧央告(此处读 ge)。
您要是打算真请客，
得在您腰包里边摸一摸。”
这时候汽车正把大桥上，
有乡丁大喊一声截住车：
(白)“站住！”

“喂不活”在司机棚里答了话：
(白)“干什么?”
“检查！”
“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
“我们奉司令部的命令，
不论谁都得滚下车！”
说着话上来了乡丁俩大个儿，
一伸手先把机枪夺下车。
“喂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
他伸手刚要把枪摸，
没曾想他身背后过来两只手，
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
“咯吱”一声背过去，
差一点把两只胳膊都拧折。
这小子一看不对劲：
“有情况！弟兄们赶紧抄家伙！”
车上那俩小子正说话哪，
这一下,“嗷”的一声炸了窝啦，
匪兵们抓起枪来要动手，
往外一看了不得啦！
有警察、乡丁和马弁，
戴红臂章的还挺多，
什么机枪、步枪、手榴弹，
距离不远全都对着这辆车；
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要注意！
赶紧缴枪别罗嗦！
谁先动手谁先死，
谁想抵抗谁甭活！”
嘿！匪兵们真听话，

都把武器送下车啦，
双手一举当了俘虏，
在最后，叛徒甫志高“噌”的一下跳下车，
纵身就往河里跳，
这小子腿脚真利落；
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
这叛徒“扑通”一声跳下河。
好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
一旁惊动了老太婆：
“华为，他是哪一个？”
“叛徒甫志高，想借水路要逃脱！”
“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
“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叫他活！”
“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
你们搭救江姐快搜车。”
“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都搜遍，
没有江姐是空车！”
“啊？”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
派人拉过“喂不活”：
“我问你，我们的政委在哪儿？
她现在是死还是活？”
这小子死硬又顽固，
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
这时候甫志高已然凫出一百米，
水面上有时露出他的脑壳，
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
面对大家把话说：
“甫志高背叛革命净作恶，
执行枪决罪应得，

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
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
说话之间一甩手，“啪！”
真叫准，这一下甫志高脑袋揭了壳了，
冒了两冒沉下水，
回过头来再叫“喂不活”：
“我问你，我们的政委在哪儿？现在她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
“唉，我说、我说、我全说！
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行之时变了计划，
怕的是从旱路明着押送走不脱，
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
起程时间是今天早晨九点多。”
“喂不活”说出了江政委，
英雄们大喊一声震山河：“追！”
愤怒的眼睛好像蹿烈火，
全都瞅着老太婆：
“请司令员赶快下命令。”
老太婆微微一笑把话说：
“想不到敌人真狡猾，
果然玩儿出鬼花活。
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把嘉陵江面全封锁，
刘队长带着神枪射手二百多；
慢说它是一只船，
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
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
金戈同志押俘虏，华为开汽车，
回山去准备听消息，
行动迅速别耽搁。”
“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

押着俘虏上了山坡。
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
老太婆下山劫刑车。

金 门 宴

快板书《金门宴》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创作的。

作品描写了1958年8月23日，我福建前线驻军炮击金门岛蒋匪军的情况。全文通过对敌人宴会时遭遇我军炮击的人物、场景的刻画，从侧面衬托出了我军的英勇善战。作品构思细腻，手法巧妙，成功地展现了我军攻必克战必取、敢打必胜的光荣传统。



要听书，看东南，
福建前线在那边；
对面就是金门岛，
岛上的蒋军总“过年”，
我们经常往那儿送炮弹，
轰！哗！响得欢。
他们都躲在工事里，
拿着白日当黑天。
五八年八月二十三，
蒋匪军官大会餐。
别看这个餐厅不冠冕，
地点隐蔽藏得严，
房子坚固又保险，
这地方可算太安全啦。
门口有哨兵站着岗，
禁止通行不许靠前，
二里地以外要口令，

听见一点儿动静就拉枪栓。
咋咋呼呼的好凶狠，
可就是心要跳到嗓子外边啦！
就听见屋里一阵吵，
紧接着笑声成了一团；
来的军官真不少，
一个个摇头晃脑斜楞着肩，
大模大样装洋蒜，
嘴里叼着美国烟；
有上将，有中将，
最小的军衔是个校官；
大小军官都来到，
专等美国顾问团。
不多时就听门外汽车“哞儿哞儿”叫，
他们稀里呼噜往外蹿，
全都来到大门口，
左右排列在门两边。
立正行礼赔笑脸，
鞠躬真比虾米弯。
美国顾问下了汽车，
都腆着肚子溜溜圆。
客人们走到屋里面，
宾主落座嚷得更欢：
“哈罗！你们这里可保险？
炮弹会不会打在上边？”
蒋匪上将忙答话，
未曾说话带笑颜：
“您放心，我们这里最保险，
我们这里太安全啦。

慢说不会挨炮弹，
就是摊上几个一时半会儿也炸不穿。”
(白)“OK！OK！”
马上宴会开始啦，
杯盘罗列酒菜全，
什么山中走兽云中燕，
陆地牛羊海底鲜，
白兰地，香槟酒，
露酒、白酒样样全；
又叫来了舞女来陪伴，
又吃又喝又划拳；
又是说，又是笑，
又有翻译把话翻；
敲洋鼓，吹洋号，
“嘀嘀嗒、嗒嗒嘀”，舞女宴前跳得欢，
阿飞舞，出洋相，“嘣咔咔、嘣咔咔”，
美蒋军官最喜欢啦。
他们一边吃着一边看，
舞女们嗷了嗷地乱叫唤；
看得美蒋军官傻了眼，
哈喇子都流在菜里边！
有一个蒋匪少将夏司圭——都管他叫吓死鬼，
这小子端着个酒杯胡乱钻，
咧着两片蛤蟆嘴，
他专找美国客人把话谈。
来到一个美国将军正对面，
把酒杯快要举上天啦！
他对美国客人好恭敬，
一鞠躬嘴要啃到地上边；

“祝莱早斯将军身体好。”

(白)那位同志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别扭?”这是美国顾问的名字。他叫莱早斯,说白了就是来找死呀!

“祝莱早斯将军身体好,

工作顺利保平安。”

莱早斯一听哈哈笑:“嘿……”

(白)真跟夜猫子那个味儿差不多。

憋得他脸红脖子顸,

顺手抄起来一杯酒:“顶好!

你这种友谊比蜜甜。

夏司圭将军愿你永远活下去,

胆子一天大过一天;

请你别做吓死鬼,

再这样美国不给你们发‘美援’;

我们有的是飞机、大炮和军舰,

原子弹也能给你们解心宽。

共军虽然真可怕,

可要知道上帝就在你身边,

永远给你保安全。”

吓死鬼当时壮起胆,

蛤蟆嘴快要咧到脑后边,

急忙往四周看一看,

没看见上帝在身边:

“密斯特莱早斯将军,上帝我怎么没看见?”

“傻宝贝!你要看见就麻烦啦。

只要我们在这当顾问,

一切全都没困难。”

吓死鬼一听可高兴啦,

端着个酒杯又开言:

“美国盟邦真伟大，
千里而来保护台湾。
从此我再也不害怕，
我的胆量大如天。
不过是我心里总嘀咕，
共军的炮弹好像时刻都会落在我身边。
望求将军多指教，
有什么办法防炮弹呀？”
莱早斯当时一撇嘴：
“这种战术不简单，
可是有我在这指挥防炮弹，
就能够给你们解决这个困难。
只要你们听指挥，
胜利就会在眼前。
别看共军打得准，
管叫他们的炮弹不冒烟。”
这小子拍着胸口又把肚子腆，
肉球脑袋晃了个欢。
吓死鬼连连点头说“是、是！
盟邦真是不平凡，
莱早斯将军有高见，
你们的大名天下传。”
“OK！顶好！我们美国力量大，
对台湾时刻挂心间。
我们还要管管全世界，
这宇宙也属于美利坚。”
这小子越说越来劲，
白兰地一瓶一瓶喝了个干。
这时候，乌烟瘴气非常乱，

又说又笑又划拳。
小子们喝得正带劲。
“轰轰咔啦啦”震翻了天。
餐厅房顶揭了盖，
火势熊熊雾漫漫；
原来是，解放军给他们来“添菜”，
大炮弹就往桌上端。
您再看这个美国将军莱早斯，
吓得浑身哆里哆嗦好像过了电；
他嘴里拌蒜，
脑袋出汗，
舌头发硬，
嗓子发干，
两腿发软，
腰眼儿发酸，
“叭叽”趴在地上边。
他一边爬，一边滚，
两只手还不停闲。
一只手紧着画十字，
一只手拉着翻译官，
嘴里不停喊上帝：
“上帝上帝保佑咱，
保佑你这有罪的儿子千万别受难，
大炮弹不要落在我的眼前呀！
翻译，上帝怎么他不管呀？
眼看我们要玩儿完！
什么地方最保险？
什么地方最安全？
哪怕是个耗子洞，

我也要往里边钻。”
翻译官真魂全吓掉，
连一句话也不会翻啦，
拉着他急速往外跑，
一头钻进防空洞里边。
这时候我军炮弹好像下大雨，
哗哗哗一个劲儿地往下掀，
房子坚固也不保险啦，
安全地方也不安全啦！
少将身上着了火，
中将驾云上了天，
东一群，西一片，
狼嚎鬼叫胡乱钻，
这个吃了炮弹片，
那个屁股没了半边，
滚的滚，爬的爬，
连屎带尿往外蹿。
菜盘酒瓶往起飞，
正砸在吓死鬼的头上边，
用手一擦连稀带糨弄了一脸，
嘎！他连吃带喝真方便。
这小子寻找莱早斯，
请他指挥防炮弹，
哪知道莱早斯早就钻了洞，
在洞里他还觉着不安全哪！
甭说找他防炮弹，
想叫他挪个地方都难动弹，腿肚子全都朝了前啦！
吓死鬼当时吓破了胆，
无处躲来无处钻，

他顶起一张大桌子，
在餐厅里边乱转圈；
好容易才找到大门口，
他拼着命地往外钻。
门口小，桌面宽，
把门整个堵了个严！
这道门被他给封锁啦，
谁想出去难上难；
堵住门口他还喊哪：
“哎！快从这里往外钻！”
“呼啦”过来一大片，
争先恐后到了门前，
互不相让往外挤，
越挤这门口叉得越严。
“哎哟！你那脚踩着我的腿啦！”
“他妈的！你拉着我的大腿往哪钻呀！”
“哎哟！我这脑袋都压扁啦！”
“混蛋！把这个桌子快推翻！”
他们是出不来也进不去，
谁也甭想再动弹；
人叉人，人摞人，
就好像上了八道大门闩。
“轰！轰！”当时落了俩炮弹，
这群小子都玩儿完啦！
这就是蒋匪军官金门宴，
咱炮弹给他们来了个“大会餐”。

峻岭青松

快板书《峻岭青松》为李润杰先生1973年根据洪涤滓的小说《铜墙铁壁》改编的。

作品讲述了护林员“老劲爷”赵青松擒拿逃亡地主反革命“狠毒虫”的故事。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内容的讲述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是李润杰先生的主要代表作品之一。



满山的丛林密层层，
山花烂漫香味儿浓，
晚霞的金光照峻岭，
劲松挺立披彩虹。
看！虎头崖顶上站着一位老汉，
身躯高大好威风：
是蓝布的裤褂卷着腿儿，
有一双草鞋脚下蹬；
往脸上看，方面大耳高颧骨，
鼻直口阔脸色红；
雪白的胡子像银丝，
真是根根见肉条儿条儿透风。
他身背着猎枪四下望，
两只眼炯炯放光好像两盏灯；
往远处看，能识别山猫野兽的保护色，
朝近处瞧，能辨认各类不同的小爬虫。
这老汉，今年高龄七十岁，

腰板儿不塌背不弓，
一攥拳，胳膊上的肌肉疙里疙瘩净是棱，
手上的茧子赛钢锉，不怕磕，不怕碰，不怕磨，不怕蹭，不怕扎，不怕钉，扎不透，拉不疼，这双手是又坚又硬还又灵。
他猎取到的大野猪，
单手一抓肩上扔，扛起来噌噌噌噌照样把山登。
说出话音儿像铜钟，当啊当的震耳鸣，
您听这个老头儿多硬朗。
您要问这老汉的名和姓，
他就是，向阳大队的护林员，名叫赵青松。
大伙都称他“老劲爷”，
因为他越老心越红，干劲越加增。
多年来，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是一直坚持苦用功。
他的小孙女下学回山上，
爷儿俩共同学习不放松。
今天他站在虎头崖顶上，
把山中一草一木查得特别清。
正瞭望，就听哗的一声响，
老劲爷随声观察仔细盯，
见草丛深处有一个山洞，
钻出来一个人，浑身上下穿的是一色儿青；
手里提着一个黑布袋，
装的药草满满当当鼓绷绷；
走起路一瘸一拐的很吃力，
脸上看，黄白面皮一只眼睛。
嗯？老劲爷看罢心暗想：
这个人他从哪里来，到洞里去干什么事情？
想到这，问了一声：“干什么的？”

这声音震得山谷起共鸣,嗡啊嗡地响回声。
“喔,老哥呀,我是新来这山上采药的,
真倒霉,刚才差点儿掉下悬崖丧了命;
药锄掉在那边儿水库里,
腿脚也扭了,伤势还真不轻。
这肚里饿,腿脚疼,
难以爬山赶路程;
想和您借宿住一夜,
不知老哥是否能答应?”
老劲爷略一思索把头点:
“没什么,多住两天也能行啊。
(白)跟我来!”
老劲爷说罢走下虎头崖,
穿林过岗把客人带到家中。
让进屋内,老劲爷给他打来洗脚水:
“洗洗吧,我给你揉揉腿脚消消疼。”
“哎呀,太感谢啦!老哥,眼下家里几口人呀?
看光景,你是从小住在山中?”
“是啊!我在山里长,山里生,
在山里过了几十年,只是今昔大不同。
苦难岁月我过了多半辈儿,
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翁。
好日子越过越是甜哪,
我老头儿觉得越活越年轻。
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福啊,
现在,儿子、儿媳他们都工作在县城;
只有一个小孙女跟我在这儿住,
现在公社上初中;
晚上帮我巡山去查夜,

还教我学宝书,给我当‘先生’。
你看我这日子过得美不美呀?”
“嘿嘿,美倒是美,就有一点我替您害怕又担惊,
这地方人烟少,山里的野兽也很凶,
要有坏人来到这儿,
你们爷俩可是人少势单孤掌难鸣啊!”
“哈哈……要照你说的这个样儿,
我在这山上就住不成了!
是我怕贼还是贼怕我呀?
捕蛇人难道害怕闹长虫?
实不相瞒:我有足够的警惕性,
我的职责在这山里是个哨兵。
你说我们人少可并不少,
谁不知八亿人民八亿兵。
我吃山住山几十年,
遇坏人我还不懂什么叫害怕与担惊。”
“嘿嘿,老哥,你可真是不简单,
英雄,英雄,真英雄。
坏人吓死他也不敢到这儿来呀!”
“嗯!那可不一定,这阶级斗争可不能忘,
这根弦儿一会儿也不能松。”
“嘿嘿,对对,和平麻痹思想要不得,
坏人来这儿还是有可能。
刚才我是担心有坏人来到这儿,
你们爷儿俩受险凶。”
“嗨!真有坏蛋来到这儿,
那是飞蛾投火自己来送命。”
说着话,抄起来一把大板斧,
锋刃飞快亮晶晶;

拉过来磨盘粗的一个大树墩，
啪嚓嚓，一斧子劈了个两半崩！
独眼客人不由得浑身一抖心乱蹦，
脖子后头冒凉风，
舌头伸出来有半寸，
“我的娘哎！您这房门冲西还是冲东啊？”
“哈哈哈哈哈！别害怕，别担惊，
山林内，绝不容豺狼来逞凶。
来，我先给你看看病，
看看伤势重和轻。”
说着话，把他的大腿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咦？没有伤来也没磕碰，连肉皮儿一点儿都没红。
老劲爷暗暗地把头点，
纸糊的灯笼心里明。
通过对话你露了马脚，
装瘸腿，更证明你是一个“白骨精”，已经现了原形。
老劲爷判断得一点也不错，
这家伙是个隐藏二十多年的逃亡地主反革命，人送外号“狠毒虫”。
他曾经枪杀我两名地下党员，
解放那年，他卖光了房产土地改姓更了名。
在同时，他了解到有户贫苦渔民常年就在河上住，
多少年也没户口特别穷。
一家三口打点鱼、卖点鱼糊口度日，
连他的姓字名谁也没有人打听。
遭不幸这一家人因受水害全都死啦，
“狠毒虫”他冒名顶替逃进山区装成可怜虫。
这一次群众揭发检举搞运动，
磨石大队清出来这个害人虫。
可是豺狼的本性不会变，

他畏罪逃跑,还带着那支杀人的手枪来到这红松岭。
没想到,偏偏遇上百倍警惕的老劲爷,
打见面这小子的心里就扑腾,
听老人说话他心就蹦,
劈树墩,吓得他嘴说胡话脑子疼。
老劲爷,给他捋完了腿脚说了话:
“你这伤势可真不轻啊!
常言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走不了啦!”
这句话,可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狠毒虫”,他也觉得话里有话,
又一想,不要紧,我带着“家伙”保太平;
好歹先弄顿饱饭吃,
你说伤筋动骨我就喊疼:
“哎,老哥,是疼啊!”
“那你先休息,我给你去做饭,
等我小孙女下学,叫她弄点草药给你治治病。”
“哎,好,好。”
老劲爷走到外屋把米舀,
从墙缝往屋里查看“狠毒虫”。
只见他一点不瘸走到桌旁,
把老劲爷的日记本打开仔细盯。
哼,好小子!你想来摸我的底,
我让你时时刻刻一分一秒不安宁。
想到这,跨进屋里桌前站,
“狠毒虫”心里有鬼假镇静:
“老哥,你抄这么多毛主席语录?”
“嗯,形势发展快,不努力学习怎么能行?
这阶级斗争很复杂,
我读一段你听听:

(白)‘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

你听我读的这段语录字眼儿清不清？”

(白)“清,清。”

说话间,就听外边脚步响，

“狠毒虫”耳朵一支棱，

(白)心说不好！

老劲爷在旁边冷眼看得清，

明知外边是自己孙女到，

故意地断喝大喊一声：

(白)“什么人？”

就这一声不要紧，

“狠毒虫”浑身一抖搂，

心里说:“这个老头真要命，

再不走,他能把我吓神经了。”

这时候,老汉的孙女一步跑进来，

正和“狠毒虫”撞了一个满胸，

(白)“啊！”

老劲爷冲着孙女使眼色：

“春玲！怎么这样慌里慌张不稳重？

也不怕客人笑话你，

快去抱柴火炒点儿菜,我跟客人喝几盅。”

(白)“哎。”

说着话,和春玲来到了屋门外，

小春玲,拿出个纸条轻轻念给爷爷听。

原来是公社书记写的信，

上写着:“老劲爷,要加强监视红松岭，

磨石大队逃出一个反革命，

这个人五十来岁一只眼睛。

现在大队民兵正搜捕，
有情况火速报告。”小春玲念得字字清：
“爷爷！咱家这个人就是那个反革命。”
“别说了，他是人是鬼我早分清，
你赶快到公社去报告。”
说着话，特意大声叫春玲：
“春玲！你快到山顶上挖棵龙节树，
给客人治腿解伤疼。”
“哎！”小春玲答应一声往外跑，
为抄近路，飞崖跳涧一溜风，真好像一只小山鹰，她展翅摇翎要腾空。
这时候，“狠毒虫”已经受不了啦，
心里说：“这孩子谁知是采药还是找民兵？
这个老头儿力气这么大，
我搁不住他手指一拨棱，一拨棱我就是个倒栽葱。
看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
想到这，从屋里悄悄地往外行。
老劲爷早就把他监视住了，
赶到屋里哈哈大笑问了一声：
（白）“怎么，坐不住了？”
“不不，腿脚疼得我心难受，
我是想活动活动血液能流通。”
“你这个腿脚扭得重，
越活动不是伤越疼吗？”
“啊，要说疼也不算疼，
我这会儿觉得大见轻。”
“等我孙女采回了药，
那时候，你才彻底能见轻。”
“老哥，时间长了我等不了哇。”



“放心吧,这孩子不会误事情。
快坐下,我这儿有瓶七十二度的活血酒,
你喝一盅,先压压寒气散散风。”
“喝酒?嘿嘿,喝酒我是喝不醉。”
“是啊,喝醉了那可不高明。
最好头脑清醒点儿,
这出戏马上收场近尾声了。”
“狠毒虫”心说:这可不好,
我已经被他识破进了牢笼,
要等他孙女一回来,
我是活鱼进热锅,螃蟹上蒸笼。
想到这,往旁边一溜就要走,
老劲爷,双手一叉把路横:
(白)“你要干什么?”
“我要走。”
“你刚才来借宿,转眼又要走,
你说伤势重,腿脚又不疼,
到底你是什么人?
不说清,今天甭想出屋甭想动。”
“嗐,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了!”
“哼!你的自由现在不由你决定啦,
我老汉今天就要管到底,
你不说实话寸步也难行。
好人来到这儿,我热情来招待,
坏蛋来到这儿,插翅难逃生。”
说着话又抄起那把大板斧,
“狠毒虫”,眨巴了几下独眼睛,
心里说:这个老头儿钢筋铁骨这么硬,
要愣碰,我得撞个血窟窿。

不是万不得已,腰里“家伙”不能动,
枪一响,如同自己叫民兵。
倒不如来软的试一试,
想到这,立刻装成可怜虫,
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
又像鸡鹆碎米噔噔噔。
独眼里挤出几滴鳄鱼泪:
“老哥呀!我现在跟您说实情:
我是有点问题不算重,
怕进监狱定罪名。
请您放我回去向人民自首,
我再不能自己给自己加罪行啦。”
老劲爷,恨不得一斧子把这小子劈两半,
强压怒火二目圆睁:
“告诉你!一切花招全没用,
只有彻底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要自首,现在我就送你走,
快,说走就走别磨蹭!”
“狠毒虫”心说:“你这老头儿真厉害,
我软的硬的全不行。
嘿,兔子急了还咬人哪,
你想叫我活不成,
干脆!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嗖!他掏出来手枪一哼哼:
“哼,老头子,你赶快闪开路叫我走,
不让开,我手指头一动把你送了终!”
(白)“哈哈哈哈哈……”
老劲爷不由得一阵冷笑,
心里说:“你真是瞎心瞎眼睛。

解放前,腥风血雨几十载,
多少次,和敌人对面做斗争;
面对着反动派的枪口心不跳,
何惧你这垂死挣扎的害人虫。”
想到这儿说:“你想叫我让开路,
这个事倒是很现成,
可是你想跑那是肯定跑不了,
这一点你应该放聪明!
这山里山外人人都抓你,
你这条落水狗还能扑腾几分钟!
这上有天罗下有地网,
四面八方有民兵,
红松岭条条山路通大道,
你是一步一堵墙,步步走不通。
要不信你就试试看,
看看你怎么能走出这密林丛。
(白)你走吧!”
老劲爷说罢闪身一旁站,
“狠毒虫”还以为老劲爷害怕,放他去逃生。
你看他,端枪退步溜出房门口,
一拨头,把身子一塌腰一弓,
兔子腿刚刚一使劲,
后腿要蹬还没蹬哪,
嗖!老劲爷飞身过来就是一脚,
啪!把他的手枪踢出两丈还挂零。
“狠毒虫”恶狗扑食奔了命,
噔噔噔噔扑噔噔,
连滚带爬又把手枪忙抓住,
握枪柄抬手要行凶。

老劲爷动作真叫快，
“咔”！一脚踩住了他手背用力蹬！“咯吱！”
(白)“哎哟！”
这一脚他五个手指头折了仨半，
那一个半手指头当时报废也没用啦。
老劲爷左手掐住他的小脖颈儿，
右手的板斧举空中：
“别动！动一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这时候，就听四面八方喊连声：
(白)“‘狠毒虫’赶快缴枪！”
随着声音人群到，
原来是小春玲报信带来了众民兵。
人人心中燃怒火，
上前捆紧了“狠毒虫”。
众民兵齐声称赞老劲爷：
“您真是心红胆壮、智勇双全的老英雄。”
老劲爷，身披晚霞多壮美，
雄姿勃勃更威风。
英雄事迹争传诵，
高山峻岭立青松。

巧 劫 狱

快板书《巧劫狱》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创作的。

《巧劫狱》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浙江省杭州市，那时候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式已渐趋明朗，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本作品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讲述了人称“智多星”的魏国忠与“三十二号”同志混入伪监狱救出书记的故事。作品所述故事内容环环相扣，起伏连绵，扣人心弦，是李润杰先生的主要代表作品之一。



一九四七年乌云滚滚满天空，
国民党垂死挣扎还逞凶。
单说浙江杭州市，
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在这时候，我们地下工作人员秘密在活动，
就好像黑夜里明亮的大星星，
为了人民为了党，
他们暗地和敌人做斗争。
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
就在晚上八点钟，
伪政府礼堂开大会，
门前一阵乱哄哄，
小汽车一辆接一辆，
下车的人都腆着个肚子挺着胸，
有的人穿着袍子和马褂，
也有的身穿西服大摇大摆地往前行。

到会的都是一些“大人物”，
屁股后头都跟着勤务兵。
这会堂好像是一座衙门口，
四周围八百公尺之内就不准再通行；
蒋匪军横眉立目门前站，
来回巡逻还有宪兵。
左边是一片停车场，
小汽车全在那里停。
忽然间在东南角上出现一个人影，
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影无踪。
这个人，看样子好像看守车场，
他的穿着打扮像个宪兵，
身量不高很强壮，
两只眼灼灼放光像雄鹰，
他对开过来的汽车很注意，
一辆一辆的全看清；
他的心中好像有要事，
可是脸上镇静又轻松。
这个人是咱们地下党的侦察员，
姓魏名叫魏国忠，
他年纪就在三十岁，
机智勇敢又聪明。
搞地下工作非常有经验，
人送他外号叫“智多星”。
他曾经枪杀过特务队长朱光定，
炸毁过弹药库，蒋匪个个都心惊。
敌人们恨他都入了骨啦，
只气得警察局长都要疯！
国民党跟踪追查到处在搜捕，

一心想抓住“智多星”。
特务们的主意算打错啦，
想要抓住“智多星”,那是“钻冰取火”“压沙求油”根本就不可能！
“智多星”机智过人行动敏捷又迅速，
他的手中枪百发百中从不空，
流血牺牲全不怕，
对人民对党最忠诚。
今天他接受了新任务，
要他火速去完成。
只因为咱们地下党的市委书记被逮捕，
在警察局里受苦刑，
到明天书记的性命就难保啦，
今夜晚必须得把书记救出火坑。
地下党已经计划好，
又派了一名能干的同志协助“智多星”，
这位同志的代号“三十二”。
在暗中帮助把任务来完成。
“智多星”他把行动计划考虑好，
又化装成一个伪宪兵，
来到停车场这儿仔细看，
决定把警察局长的汽车弄到手中，
再到警察局去救书记，
他查汽车查了足有半点钟，
可就是没有伪局长的专用车，
他心里着急暗叮咛：
“没有他的汽车怎么办呢？
用别的汽车行不行哪？
这三十二号同志是哪一位，
是不是他认识我魏国忠？”

正沉思,忽听汽车喇叭响,
嘀嘀!汽车的灯光照眼明,
拐过弯停在了东南角,
天蓝色的小汽车本是个流线型。
“智多星”一见心高兴,
正是伪局长的小汽车——他迈开大步快如风,
几步来到车门口,
这司机坐在里边正唱“柳叶青又青”哪!
“智多星”拉开车门一翻眼:
(白)“哎!是警察局的汽车吗?”
“是啊,有事吗?”
嗬!这小子慢慢腾腾地答了一声。
“智多星”一皱眉头把眼瞪,
“快开走!这地点不准你把车停!”
这司机闻听一撇嘴:
“谁说的!这地方不能把车停?”
“智多星”没容他说完这句话,
啪!一巴掌给他来了个乌眼青。
(白)“哎哟!你打人!”
“赶紧给我开走少废话,
晚走一会儿连你们局长都得挨熊!”
这小子捂着眼睛害了怕:
“好好!你叫我开走我就开走还不行吗?
(白)打人干嘛!往哪开?”
“跟我来!”“智多星”上车来指道,
不多时这汽车开到一片黑暗中。
这小子心里一动觉着不对劲儿:
为什么单叫我开到这里把车停?
舵轮一转就要往回开,

猛然见一把雪亮的尖刀面前横。
(白)“啊?!”
“不许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
(白)“唉！我不嚷。”
这小子当时吓得脸色苍白嘴唇青。
他停住汽车扬起手；
“饶命！你叫我怎么样儿我都应。”
这时候忽听车外有人在叫好：
“好！干得漂亮,真不愧人称‘智多星’。”
(白)“谁？”
“我！我是三月二号来的。”
“智多星”一听心高兴：
“好！请问今天夜里下雨还是晴？”
“现在阴天没下雨,
要是下雨大概得天明。”
(白)“好,请上车吧。”
暗语说完,三十二号把车上,
有一个皮包提手中,
到车上放下皮包就动手,
把司机捆好用布卷塞进他的口中,
搭下来放在行李箱内忙盖好,
他二人急速上车一秒也不停。
三十二号把化妆衣服拿出来,
急忙交给“智多星”,
他自己把警察制服也换好：
“请吩咐今天的任务怎么执行？”
“奔警察局赶快开车走。”
“是！”说着话这汽车跑起来快如风。
“智多星”把行动计划讲一遍,

又把注意的事项交代清：
“同志，现在是八点零三刻，
在十点以前必须得把书记救出城。”
“是！”说着话汽车来到警察局的大门口，
“智多星”说了一声：“往里冲！”
汽车的速度一点没减低，
四个门警谁也没看清，
“噌”的一声进了大门，
四个门警冲着汽车立正把礼行。
他们光看见是局长的小汽车，
可没有看见里边坐着是“智多星”。
车子一直开进去，
拐过楼房往里行，
这里边的路线他们早摸熟啦，
来到了看守所的门前把车停。
三十二号把车下，
举动真像个警卫兵。
他忙到右边拉车门，
从里边稳稳当当下来了“智多星”。
只见他身穿米色中山服，
两撇黑胡真是神气又威风，
手里边拿着文明棍，
走起道来眼珠向上挺着胸。
登台阶故意往左右看了看，
其实这地方他早就全摸清啦。
这看守所是一处孤零零的平顶房，
都是钢骨水泥建造成，
大铁门分量特别重，
门里边就有看守兵，

窗户又高还又小，
有大拇指粗的铁条窗户棱；
周围院墙高有一丈五，
在上边拉着电网挂着红灯；
围墙四周有岗楼，
日夜值班有哨兵；
左边院里住着一个警卫连，
匪军足有一百名，
轻重机枪全都有，
夜间巡逻不放松，
这个地方真好比龙潭与虎穴，
谁到这里都心惊。
“智多星”哪管什么虎穴不虎穴，
龙潭里也敢去擒龙。
这时候忽听铁门一声响，
从里边走出两个看守兵。
这俩看守是一个胖来一个瘦，
瘦子好像长脖鹿、胖子像个大狗熊。
“智多星”一晃肩膀往里走，
三十二号就在他的后边紧跟行。
俩看守一见发了愣，
哪来的长官谁也摸不清。
瘦子是个带班的，
这小子有点鬼聪明，
他紧走几步忙拦住，
满脸带笑把礼行：
“请问长官您有什么事啊？
有事请先跟我说一声。”
“智多星”准知他要问，

一回头当时瞪眼睛：
“你们局长没有下通知吗？
没告诉你厅里来人视察这个事情？
我看你们是故意找麻烦，
真是混账已极狗畜生！”
(白)“是！是！是！”
这瘦子挨骂不要紧，
吓得胖子心口窝里直扑腾。
心说：这位长官真叫横，
冒犯了长官罪不轻。
嗬，您看他又行礼来又立正，
嘴里说：“请长官原谅不要把气生。”
这瘦子抬腿就一脚，
把胖子踹了个侧不棱：
“去！还不快给长官搬椅子，
你那眼睛成了两个瞎窟窿啦？”
这胖子挨他一脚心里真窝囊，
嘴里不住胡嘟哝：
(白)“你挨骂拿我撒气，真他妈倒霉。”
“快点！”
“唉。”
这胖子进屋搬椅子，
这瘦子转过身来仔细打量“智多星”，
他面带奸笑忙开口，
低声下气地说了一声：
“请长官原谅别生气，
有一件事情要说明。
局长的通知我们没见到，
局长的命令我们记得清，

没有局长亲笔写的证明信，
这看守所任何人进来都不行。”
“智多星”心说：这小子真狡猾，
两分钟以后叫你活不成，
想到这他冲着三十二号一挥手：
“去！把他们局长给我叫来，
就说他的汽车不能做证明。
叫他马上退席别开会啦，
到这儿来最晚不能超过五分钟。”
“是！”三十二号转身就要走，
把这瘦子吓得可不轻。
心里说：局长的汽车我怎么没注意哪！
我真是一个糊涂虫。
真要把局长叫到这儿，
我这个看守可当不成啦。
连忙说：“长官千万别生气，
是小人过于多心，还得请您多宽容。
我马上带您里边去视察，
长官到这儿哪能要证明哪。
在局长的面前还得请您多关照，
话里话外还得请您多留情。
大人不把小人怪，
宰相肚里把船撑。
长官您视察往里请吧。”
嗬，你看他一个劲儿地把礼行。
胖子在旁边打着立正，
三十二号暗暗钦佩“智多星”。
说着话瘦小子摸摸钥匙前边走，
“智多星”又把胖子叫了一声：

“你在这门口守卫好，
不论谁进来也不行。”
(白)“是。”
这胖子成了临时警卫员啦，
您看他看守门口精神还很集中哪。
“智多星”他们走进一条大走廊，
这里边只有一盏小电灯，
瘦子说：“长官，这里边押着个主要政治犯，
明天早晨就活不成啦。”
他这句话才刚说出口，
就听鼻子眼里“嗯”了一声，
“嗯……”身子一歪倒在地，
一动也不动吹了灯啦！
在胸前有一把尖刀插进去，
原来是三十二号把他给送了终。
在他腰里搜出钥匙一大把，
转身急速往里行，
来到了二十五号门前站住脚，
开门进去摁着手电看得清：
靠北墙只有书记一人，衣服全破烂，
遍体鳞伤叫人好心疼。
只见他朝着他俩看了一眼，
“智多星”忙用暗语把自己的来历全说明。
书记同志又难过来又高兴，
颤巍巍勉强地站起来拉住了“智多星”：
(白)“我谢谢同志！我谢谢党！我又看见同志啦。”
书记他激动的心情真是难形容。
“智多星”说：“书记同志，这里不是讲话之地，
虎穴之中不能久停。

(白)我们赶快走吧。”
“好,走吧!”
说着话三十二号背着书记往外走,
“智多星”拔出来尖刀往外冲,
他首先来到大门口,
杀胖子没用两分钟。
他们刚要出门就听前边脚步响,
原来是看守长带着两个看守兵,
来提我们的市委书记,
在今夜杀害再不等天明啦。
这看守长今天喝了点便宜酒,
白兰地灌了两大瓶,
嘴里说话舌头硬,
叫喊着两个看守兵:
“哎!你们俩人快叫胖子开门去,
二十五号要记清啊!”
两个看守连忙答应:“是!是!是!”
“智多星”和三十二号全听清,
他们急忙侧身隐蔽好,
贴在门旁瞪着眼睛。
这俩小子一进门,
在门旁窜出“智多星”,
他拉住一个小子脖儿颈,
“噗”的一声尖刀插进他的前胸。
那个小子“噢”的一声往外跑,
“嘟嘟……”警笛吹了好几声。
看守长迷迷糊糊刚要把台阶上,
“智多星”枪口对准他的前胸:
“别动!认识我吗?

我就是那个‘智多星’。”
“啊！”这小子一听真魂全吓掉啦，
哆里哆嗦叫“先生”：
“先先先……生，我的好好……先生，
只要你饶了我的命，叫我干什么全都行。”
“走！跟我到车门那儿传话去。
“好！好！好！行！行！行！”
三十二号背着书记上了车，
“智多星”逼着看守长急速往前行。
来到车门这儿刚要把车上，
猛听得四面八方响警铃，
“当啷……”警铃一响不要紧，
从左边院里跑出一队警卫兵，
机枪步枪端在手，
连喊带叫乱了营啦！
眼看着冲到台阶下，
见局长的汽车面前停，
看守长在汽车里边探出头来不住地喊，
说：“局长有命令，叫你们赶紧往里冲，
八路军在里边救人啦，
放走了一个也不行。
咱们局长受了他们的骗，
现在已经受了惊，
我护送局长上医院！”
说着话这汽车开动往外行。
原来他给“智多星”正当传话筒，
错说一句也不行，
手枪顶着他的后腰眼，
“智多星”怎么说他就怎么执行。

这时候,这群小子往里闯,
三十二号开着汽车往外冲,
到门口“唰”的一声冲出去,
眨眼之间影无踪啦!
小汽车开得好像风一样,
不多一时出了城。
他们俩把服装脱下忙换好,
一回头见后边出现一串灯,
“智多星”知道这是敌人的摩托车,
在后边追赶已经出了城。
他灵机一动:有! 有! 有!
把看守长当时捆了个紧绷绷,
停下车,从行李箱内把司机拉出来,
把他俩并排扔在大道正当中。
转身飞速把车上,
又把三十二号同志叫了一声,
“在前边拐弯地点有树林,
你开到那里把车停。
你背着书记到预定的地点去会面,
我来对付这群狗杂种。”
说着话开到树林近前车停住,
三十二号叫了一声“智多星”,
“我看您背着书记一块走吧!
我对付他们也能行。”
这时候眼看着灯光越来越靠近,
当时急坏了“智多星”,
“现在一分钟就是一滴血,
再耽误一会儿咱们仨人全都要牺牲。
现在我是命令你,

要你马上来执行。”
“是！”三十二号一听命令急忙把车下，
他背着书记奔向树林中：
(白)“再见啦！‘智多星’同志！”
“书记同志再见啦！”
说话他们穿过树林奔了正东。
三十二号背着书记安全去会面，
“智多星”上车后开亮了所有的灯，
这小汽车急如闪电把山上，
绕过了山环往下行。
定睛看，山下也来了摩托车，
敌人用两路来夹攻。
好一个“智多星”，他的灵机这么一动，
把汽车开往山边行，
到悬崖边上他跳下车，
这小汽车还一直向前可没停，
就听得“轰隆”！“咔嚓”！连声响，
小汽车滚进万丈大深坑。
“智多星”拨开树丛爬上大山岭，
坐在那里看追兵。
不多时敌人的两路摩托会了面，
在那里乱喊乱叫闹哄哄。
“智多星”暗地在发笑，
下了山安然自在地进了城。
回到家铺好了被窝躺在床上看了看表，
时间才到十点钟。
前后才用了俩钟点儿，
就办完了这件大事情。
“智多星”虎穴巧劫狱，
机智勇敢逞英雄。

熔炉炼金刚

快板书《熔炉炼金刚》系李润杰先生1962年根据《王若飞在狱中》编写的。

《熔炉炼金刚》讲述了老一辈革命家王若飞在内蒙古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故事，王若飞同志通过对话感化了性如烈火的草莽英雄张金钢，使其明确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并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由此作品可以看出李润杰先生对革命斗争的深刻理解，这种理解给该作品赋予了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教育意义。



大鹏展翅任飞翔，
明珠黑夜放霞光，
革命风雷天下响，
英雄事迹传四方。
我说的是：革命先辈王若飞，
他的赤胆忠心放光芒；
三一年化名黄敬斋，到内蒙古开展工作，
领导群众千辛万苦日夜忙。
不幸被捕身入狱，
对敌展开斗争在牢房。
他上法庭把敌人祸国殃民的罪状来揭露，
把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来宣扬；
伪法官个个好像屎壳郎，
他们一听，嗡的一声就退了堂！
反动派最怕讲真理，

吓得不敢再过堂，
只好把若飞同志下了狱，
狗狱官又造谣诬蔑把难友诳，
说：黄敬斋是一个共产党，
谁跟他接近谁遭殃，
如果要沾上“共产油”，
是擦不掉、洗不光，一辈子甭打算出牢房。
哪知道敌人这套鬼瞎话，
眨眼变成瓦上霜。
若飞同志见了难友，
无比的热情暖洋洋；
若飞同志一讲话，
迎风十里喷鼻儿香。
难友们听了若飞同志一句话，
阴森森的监狱好像见了阳光，
都感到身上温暖心里甜如蜜，
对敌人展开斗争信心强。
铁窗内愤怒的吼声传出去，
可吓坏了狱长、看守长。
看守长姓白叫白寿，
他的外号叫白眼狼。
典狱长名叫韩渐逵，
他的外号叫黄鼠狼，
这家伙手拿佛珠总装善人样，
是一肚子鬼胎、狼心狗肺、又阴又险、又毒又辣、没有一点好心肠。
他们俩人得到这个消息后，
连夜把阴谋诡计来商量。
白眼狼坐在沙发上边翻白眼儿，
他开口叫声黄鼠狼：



“我的韩兄长,这黄敬斋可不得了哇,
这里里外外简直叫他闹翻了江!
对于他,威胁利诱全无效,
我们必须得另外想主张。
他鼓动犯人跟咱们讲条件,
一天到晚总嚷嚷。
要是都叫他给赤化了,
我们这个监狱就改成马列主义大学堂啦!”
狱长把黄鼠狼脑袋这么一晃:
“哼哼,白贤弟,别惊慌,
这点小事何必太紧张。
他黄敬斋甭管他怎么样,
韩某也叫他沾不了光。
不过要想治服了他,
可也不能那么顺当。
我们要长期防范攻心为上,
即便他手眼通天也无妨。
现在我有一条慢毒计,
叫他黄敬斋不死也得落身伤。”
“什么妙策?”
“咱如此如此这么办,你看怎么样?”
白眼狼一听把狼牙龇出有半寸长,
“好,罢了,我的韩兄长,
真不愧姜是老的辣、勾葱白儿长,你可真算有道行。”
“哈……白贤弟别夸奖,
这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
嘿……”
(白)这俩家伙到底儿定的什么慢毒计呢,您往下听:
哎,这一天若飞同志独自一人在牢房,

忽听见哗楞哗楞脚镣子响，
“咔哒”！牢门一开进来一个壮汉，
见此人头发足有一拃长，
马蜂腰，爹肩膀，
细高个子方脸膛，
翻鼻孔，高鼻梁，
大耳垂轮口四方，
面带凶煞乌又暗，
扫帚眉，两只眼不住地乱逛荡；
上身穿青布托肩破棉袄，
俩胳膊全都有烫伤，
十三太保的纽扣没扣上，
黑糁糁护心毛长满前胸膛，
下身是一条青布破夹裤，
两腿就把镣子蹚。
若飞同志一看是难友，
站起身来要搭腔，
一抬头见牢外有人在窥探，
紧跟着牢门“咔哒”一声又锁上；
若飞同志一看这个情况，
就知道敌人来搞鬼名堂。
(白)真猜对啦！

外边窥探的正是白眼狼跟黄鼠狼。进来的这个人，是一个久闯江湖的土匪头子，姓张名叫张金钢。此人生来胆大、性如烈火、又生又硬、又傲又狂。不论跟谁说话搭上腔，一句话不顺心，就瞪眼举拳抡巴掌；两句话不对劲，就亮刀掏枪；三句话不投簧，就刀下见生死，枪下决存亡。自称英雄堆里他为首，好汉之中他为王。敌人认为这个人是蒸不熟、煮不烂、打不软、劝不降、不顺南、不顺北、不吃顺、不吃戗，是化不动的顽石、炼不了的金钢。可就是有一样最好，嘿嘿，他专门能骂白眼狼跟黄鼠狼，是见面

就骂,从不赊账。这几天他心里别扭,找碴要跟敌人干仗,他想了又想,嗯,我这个屋子又阴又脏,我就假说换房,他若给换没有话讲,如若不换,我就跟他们大闹一场。嘿,没承想这样一来,正趁上了敌人的心肠,黄鼠狼是将计就计,借水行舟,派白寿亲自出马,来找张金钢。白眼狼见面先笑:“哈……张先生。我白寿儿……”“你是白眼狼!”“哈……取笑了,取笑了。”“什么他妈取笑,你不像人样!”“哈哈,有话好讲,有话好讲。”“什么他妈的好讲,快给我换好房!”“嗯,应当,应当。你这个屋子又阴又脏,常住下去妨害你的身体健康。”“你有屁快放!你有房没房?”“哎,房子倒有,就怕你没有胆量。”“此话怎么讲?”“我想叫你跟黄敬斋同住一房。他说你是江湖路上一草莽,跟他配不上。我说你们二位是一样,同住很相当。他说我胡说八道,信口雌黄。我说你这个赤化党人,比张先生哪点高尚。没承想他舌似利剑口似枪,当时跟我讲起大块文章,说共产党光荣伟大,盖世无双,他自己号称一只虎,别人见他得成绵羊。我想张先生你是条硬汉子,岂能在他眼皮底下受窝囊!你要是怕找麻烦,不愿跟他同住,咱就另外找房;你要是英雄不失本色,愿意跟他较量,我就送你前往。”张金钢一听这篇鬼话,当时气撞胸膛,脸色变样,白中透黄,心想:张某闯荡江湖,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所作所为很有名堂,听人说共产党光荣伟大,难道说跟我所做的还有什么两样?黄先生,你在狱中很有名望,是人人赞扬,可我也不是孬种,怎么就跟你配不上?好了,今天我来个英雄访好汉,侠义碰刚强,你若以礼相待,还则罢了,如果目中无人、言语相伤,休怪张某我翻脸不认人,拳头不认账。想到这儿,叫声:“白眼狼!你马上送我前去,休要耽误时光。”“好、好、好。”白眼狼见他上了圈套,当时心花怒放,就趁火打劫,派人送来了张金钢。他和黄鼠狼随后跟来藏在牢外窥探,心想不过三句话,准得把若飞同志打伤。没承想张金钢,进屋一见若飞同志面带慈祥,稳稳当当,一派正气,令人敬仰,不由得把气儿沉了沉,心想:说话稍有鲁莽,被黄先生看我无知,岂不脸上无光;又一想,我要不敢说横话,岂不白受窝囊,张某是猛虎,绝不当绵羊。想到这儿,他冲着若飞同志一抱腕:“哎,黄先生,久仰久仰。

说起来你在堂上是个硬汉,

可是我在堂上也不糠；
非刑拷问我不招供，
一连串儿八次滚热堂；
他们烧红的铁棍烫穿我的双膀，
老虎凳坐了十几张；
我并没含糊没吭气儿，
也算得起钢筋铁骨一豪强吗？”
若飞同志说：“好，好，
对敌人不屈不挠理应当；
愿你跟他们斗到底，
争取早日出牢房。
你贵姓？不知到此有何事？
为什么案子，遭受这么重的伤？”
“黄先生，兄弟有个小字号，
姓张名叫张金钢。
在旧军营里当过排长，
不发军饷我改的行。
他们说我是抢劫犯，
其实咱是杀富济贫把穷人帮。
我生来爱管不平的事，
除暴安良走四方。
我宁折不弯是好汉，
谁也不能叫我受窝囊。
这狱中谁要敢称霸，
张某当时叫他见阎王！”
若飞同志一听这篇话，
真是又生又硬还又狂，
就知道是敌人耍的鬼把戏，
利用他当作一杆枪，

来到这里耍蛮横，
言语不顺把人伤。
想到这儿，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说：“此话却从何处讲？”
“嗨！你是一只虎，我也是一只虎，
你别拿猛虎当绵羊！”
张金钢里边这么一嚷，
外头乐坏了两只狼，
白眼狼用手一拉韩渐逵，
“我的韩兄长，你听要打上，
你真是胸藏八卦、袖吞阴阳。”
“嘿……不要嚷，咱这叫坐山观虎斗，
一会儿再对他们训话查牢房。听着。”
这时候，忽听若飞同志答了话，
说：“不愧你叫张金钢，
你宁折不弯骨头硬，
生死不怕有胆量。
可是胆大还需要心细，
要分清是非才应当；
如果头脑不清亮，
很容易被坏人利用当成枪；
到那时好人也难免受你的害，
岂不是办事太荒唐。
你言说，这狱中有人要称霸，
难友们何人能有此心肠？
你要仔细想一想，
我们都是被囚在牢房，
不知哪会儿要上断头台，
难友对难友，还抖的什么威风、逞的什么强。

如果有人自命英雄汉，
就更不该在难友面前称霸王。
不过，这真正的霸王倒也有。”
“是谁？”
“就是狱长看守长，他们横行霸道太张狂。
对敌人我们要跟他斗到底，
对难友互相谦让才相当。”
张金钢一听这篇话，
心里头好像翻了江：
对呀，黄先生说的有道理，
难友们谁能在狱中想为王，
这都是白眼狼放的狗臭屁，
恶言恶语把我诳，
“哎，黄先生，兄弟听了你的话，
觉得心里挺豁亮。
今天兄弟和你一块儿来同住，
大概不会嫌弃我张金钢吧？”
“我们都是难友怎能说出嫌弃话，
我特别欢迎你跟我同住一个牢房。”
“好，咱们俩人住一块儿，
半斤八两正相当，
你英雄，我好汉，
你侠义，我刚强，
你是一只虎，
我是兽中王，
除了你别人跟我还配不上，
不过这二虎同住怕有一伤！”
“我相信咱们俩人能处好，
彼此间不争不斗怎能把和气伤。

刚才你说我是猛虎，
这个比喻我可不敢当。”
“啊！不敢当？”
“是，不敢当。
我要能比上一头牛就很不错喽。”
这句话当时就说愣了张金钢：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比猛虎怎么也不比羊？
为什么单比一头牛？
真叫我心里闷得慌，
“哎！黄先生，兄弟常听朋友讲，
共产党可是不寻常，
红军杀敌多英勇，
在战场上犹如猛虎赶群羊，
他们个个都像小老虎，
你比作一头牛可有点儿不恰当。”
“是，对敌人我们确实像猛虎，
可是对人民应该怎么样？”
（白）“这……”
“对人民我们就是一头牛，
工作起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顺顺当当，不把脾气闹，也不把价钱讲。
难道说给人民做牛不光彩？
难道说这个比喻不恰当？”
“嗯，黄先生您说得好，
我心服口服没话讲。
可是兄弟落在江湖上，
所作所为有名堂：
你们打土豪来给穷人分田地，

我也是杀富济贫把穷人帮；
看起来都是一个理，
咱们所做的事情都一样。”
(白)“不，不一样，根本不一样。”
张金钢一听这句话，
当时间双眉一拧气昂昂：
“黄先生，你要说是不一样，
咱们就来比比分量，
杀富济贫对不对？
除暴安良应当不应当？
请你给我讲一讲，
为干这个我蹲的牢房。”
“好，我问你，有多少富豪在你的刀下死？
有多少恶棍在你的枪下亡？
有多少穷人得周济？
有多少良民得安康？
你是否把富豪都斩尽？
是否将恶棍都杀光？
你周济的穷人还受苦不受苦？
你救过的良民还遭殃不遭殃？”
(白)“这个……那么你？”
“我？我是有领导，有方向，
献身革命、忠于人民，执行党的主张。
我们不是为了几户人家不受苦，
是要叫所有的穷人都解放；
我们想的不是眼前两顿饭，
是为了子孙万代幸福长。
要这样做必须打倒反动派，
把这吃人的旧社会连根拔掉一扫光！

叫天下劳动人民出离水火见天日，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和主张。
你言说都是一个理，
到底是一样不一样？”
这句话当时说愣了张金钢，
闭口无言直发愣，两只大眼不住地乱逛荡，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共产党光荣伟大盖世无双。
我自称英雄比猛虎，
真是不自量力太狂妄；
我也就是条毛毛虫，
怎能跟英雄比分量。
黄先生，您的道理讲得透，
说得我心里真亮堂！
我五体投地服了你，
再也不敢来逞强。
刚才我说话太莽撞，
望求您恕过多原谅。
今后要听您的话，
至死绝不变心肠。
我情愿拜您为老师，
要为穷人出力量。
有用我之处自管讲，
是刀山火海我也敢蹚！”
“好，希望咱们将来能合作，
对敌人斗争要坚强。
单丝不成线、孤树难成行，
我们团结起来有力量。”
张金钢连说“是、是、是。”

猛听得监牢外边直嚷嚷：
“好厉害，好厉害，
真跟熔炉一个样啊，
硬把这块顽石给化成了浆啦！”
“你不要嚷，要正装，
我们是到这儿查牢房……”
张金钢一听是狱长、看守长，
白眼狼跟黄鼠狼，
心里说：你们这狼心狗肺的王八蛋，
把祖宗当成一杆枪！
差点儿我没上你们的当，
今天我给你们算清账。
他压住怒火没喊嚷，
贴身隐蔽在牢门旁。
紧跟着牢门“咔哒”这么一响，
从外边进来了两只狼，
白眼狼用手一指若飞同志，
要说话还没把嘴张，
就听“啪”的一声响，
迎头挨了个大巴掌，
“嗷”的一声倒在地，
顺鼻子眼里淌血浆。
张金钢打倒看守长，
举拳扑奔黄鼠狼，
韩渐逵撒腿往外跑，
“来人哪！犯人造反要砸牢房！”
这就是敌人梦想坐山观虎斗，
没承想当头挨了个反巴掌！
铁窗内胜利的歌声震天响，
这熔炉烈火炼了金刚。

三进陈家坪之首进陈家坪

快板书《三进陈家坪》为李润杰先生1980年根据董鹤逸三会陈黑儿的故事改编，本书收录的文本是根据其手稿整理的。《三进陈家坪》原应有三回书，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部分手稿已遗失，现仅存《首进陈家坪》以及《二进陈家坪》的前半部分。为完全尊重李润杰先生的创作思路和艺术风格，本书仅将现存部分整理出版，不做任何改动和补充，遗失部分待进一步查证后再做补录。

《首进陈家坪》讲述了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元帅独闯“扒皮厅”、押解陈又青顺利闯出敌占区的英勇行为。作品歌颂了贺龙元帅智勇双全、胆略高超的英雄形象，讽刺了以陈又青为代表的敌人猥琐、低贱的丑恶嘴脸。

一九二八年的二月中，
残冬已过刮春风。
百草萌芽劲出土，
艳阳天下万物生。
看，山区蜿蜒的小路上，
来了八九个人肩挑重担赶路程。
他们挑着油、盐、酱、醋，日用好杂货，
看样子是下乡赶集小本儿做经营，他们直奔陈家坪。
这些人都是二十来岁儿的棒小伙儿，
只有一人三十出头儿挂点零儿。
这个人举止端庄衣帽整，
圆方脸膛儿红彤彤。

两耳垂轮准头正，
卧蚕的双眉黑又浓。
一字胡儿，唇上横，
犹如黑漆碳条儿墨染成，
二目炯炯神光满，
英姿飒爽透着威风。
这一路上谁见他的胡子谁发愣，
像有些猜疑闹不清，
也有的眼神一晃没看准，
走过去啦还一个劲儿地回头仔细盯。
这时候迎面有个老头在捡粪，
一看他的胡子“啊”了一声。
当啷啷把捡粪叉子全都扔啦。
“胡子！”
这个人急忙撂下挑货担，
抢步上前笑脸迎，
“大伯！您老为何这么惊恐？”
“小伙子，我看见你的胡子又惊又喜又心疼。”
“哎呀！大伯。
您心疼胡子有啥用啊？”
“你不晓得，我对胡子有感情，
胡子他关心老百姓，
胡子对人民最忠诚，
胡子为人正，
胡子讲大公，
胡子胆略高，
胡子智无穷，
胡子是好汉，
胡子是英雄，

胡子压邪恶，
胡子是救星，
胡子他姓贺，
胡子叫贺龙。
今天胡子有凶险啦，
怎不叫我好心疼啊！”
“大伯，您老对胡子这么器重，
他定会舍死忘生报民情，
可我这个胡子不中用，
跟您说的胡子大不同。”
“不！很相同，你俩的胡子一个样，
我虽不相识可看你的胡子像贺龙。”
“大伯，您老贵姓在哪住呀？”
“我姓冯，住家就在这陈家坪，
这陈家坪现在成了阎王殿，
你到那儿九死没一生！”
“冯大伯，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小商贩，
卖货要到这陈家坪。
我们又纳捐，又上税，
这个地方为何这么凶。”
“嗐！是胡子问题呀
你的胡子跟贺龙胡子一个样，
你到那儿就算跳了火坑啦，
我劝你把胡子快刮掉，
要赶集最好别到陈家坪，
知道吗？陈黑子叫陈又青，
这小子反共有了功，当了团长把官升。
他成了当地有名的刽子手，
他杀人都不眨眼睛。

有多少无辜的老百姓，
都是受刑不过把命倾。
什么披麻戴孝老虎凳，
十指连心钉竹钉。
棍棒夹板烙肉饼，
烤鸭子倒吊铁条红，
就算是钢铸铁打的英雄汉，
也难搪陈黑儿的血肉刑。
现在赶集都危险，
卡子口检查特别凶。
盘问行人看脸色，
老百姓哪能不担惊。
只要脸一变色就带走，
报姓名都得会拼四声。
特别是姓龚可不许倒音念成贡，
龚工拱贡得分清。
如果姓龚念成贡，
马上带走进牢笼。”
“冯大伯，这人家姓贡也犯法呀？”
“什么法呀！跟共产党的共字是同声，
他就说你是共产党，
占一个共字都不行啊！
最近这几天更要命啦，
什么特务队还有宪兵，
军警便衣大出笼。
加哨卡，设伏兵，
昼夜巡逻不放松。
检查行人大搜捕，
一个团的兵力布满了陈家坪。”

“大伯,此地为何这么吃紧?”
“嗐,胡子问题吗!”
“还是胡子问题呀?”
“是吗!他们抓胡子已经画影图形了,
我是看见那相片儿才说你像贺龙的。
就在镇子里十字街口贴了大布告,
悬赏通缉拿贺龙,
谁献出胡子的人头赏给大洋十万整,
蒋介石还要亲自迎接给庆功。”
“哈哈哈哈!大伯!贺龙的脑袋要这么值钱,
那我这胡子看来也值二百铜。
谁让他跟贺龙的胡子一个样呢,
不得了哇!真叫人得中财迷疯。
贺龙的脑袋哪能值得了那么大价哟?”
“嗨!他们买不到就用大价扔(此处读 lēng)喽。”
“对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哇。”
“嗬!这陈黑子陈又青为讨赏现在眼都红了。
他听说胡子要回乡开辟根据地,
奔洪家关必由之路得过陈家坪,
为这个他宁可错抓错杀一千个,
也决不放过一个贺龙。”
“好厉害呀!陈黑子残酷害百姓,
为十万大洋抓贺龙,
不择手段地施恐怖,
可不知他的美梦是否能做成,
大伯您可知陈又青现在何处住?”
“知道,他就在陈家祠堂里边儿设宫廷,
吃喝抽睡都在祠堂内,
为的是不叫人骂他忘了姓名忘了祖宗。

还传出陈家祠堂香火盛哪，
原来是这小子日夜点着大烟灯，
是让他抽得烟雾全都笼啦！”
“大伯，我想借您的粪箕用一用。”
“做啥子哟？”
“我去给陈黑子把信通。”
“通啥信哟？”
“告诉他，今天贺龙找他来算账。”
“啊？好！你这个算盘打得真够精。
要送这份礼物可不轻，
抓住胡子你也能成个大财东。
可是你报案还借粪箕有啥用呀？
背着它把人都熏得臭烘烘，
我怕你身上带了臭味儿，
要非得借你等我回家把粪倒干净，
啊！回见吧！”
“大伯！别走，您的话中含义我听懂啦，
您对贺龙的关怀胜似父母情。
实不相瞒，我们都是化妆成的小商贩，
为的是安全保险通过陈家坪。
听您讲陈黑子的罪恶行动，
我要顺便给他敲敲警钟。
如不认罪今天就对他采取行动，
我不是给他通风报信抓贺龙，
请您老放心多帮助吧，
您看这些人都是贺龙带来的子弟兵。
我们军民鱼水情意重，
就先把这些货物寄存在您的家中，
再请您把他们带到前面山上去，

好叫他们准备给我打接应。
同志们你们要注意我的枪声为信号，
连三响你们就立即把枪鸣。
冯大伯的安全要保证，
你们的任务算完成啦！”
“是！”
“大伯，陈又青梦想抓贺龙，
贺龙也想抓陈又青，
他抓我，我抓他，
要互相对抓比输赢，
谁胜谁负还不定，
鱼死网破摸不清。
我借您的粪箕是想做个隐身法，
去会会陈黑儿陈又青，您看成不成。”
“哎呀！神龙，神龙啊，神龙！
你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今天我可盼来了大救星。
我想贺龙、盼贺龙，
贺龙来了又认不清，
真老糊涂啦！
快快快，请请请！
赶快请到我的家中，
喝水休息吃饱了饭，
再去抓那个害人虫。”
贺龙将军说声“好！”
挑货担跟随老汉安全到了家中，
贺龙将军把行动一切安排好，
用一块手帕把嘴蒙，
背起粪箕走到陈家祠堂外，

见门口儿只有一个哨兵，
心里想这一路上军警特盘查得很紧哪，
怎么陈家祠堂门口倒这么松。
原来是还有个门岗闹蹲肚，上茅房啦，
一蹲就是半点钟。
贺龙将军一看这个机会，
低着头大步流星就往门里冲。
这个门岗一见发了愣，
嗯？这主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一点不认生啊？
愣闯啊？“站住！不许动！”
这门岗大喊一声把枪横。
“你是干什么的，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陈家祠堂的门口儿你敢随便登？
嗯？怎么这么味儿呀？呕！背着粪箕子哪！
嗬！退后！你拿陈家祠堂当了大粪坑啦！
上这儿倒粪来啦，抬头！”
贺龙将军一抬头，
啊！这家伙浑身一抖心里一激灵。
见贺龙将军手绢蒙嘴当口罩儿，
不露真像令人惊讶。
“你！你！你！你说话，到底是个干什么的？”
咔啦啦子弹上膛瞪眼睛。
贺龙将军一点手，
稳稳当当低低的声音叫哨兵：
“哎！别咋呼附耳过来我告诉你。”
“我不过去，你掐死我怎么办？有什么事赶紧快说清。”
“老总啊！我是当地的老百姓，
要见你们团长陈又青。”
“见团长？你有那资格吗？

背着筐大粪臭烘烘的，
有什么事儿你来跟我说。”
“跟你说，老总，怕你这资格也不行，
事关重大很秘密呀，
不见团长决不能透露一点儿小风声。”
“你有什么秘密我通禀。”
“告诉你，贺龙的部队要到陈家坪，
我要把详细情况报告给陈团长，
你这个门岗卡得这么死硬。
误了军机大事你要负责任呀，
上级长官要知道你可吃罪不轻。
甭说你，连陈团长都恐怕担不起，
到那时可别说我对你不留情。”
“他不，他不。”这家伙一听又急又害怕，
“你等等我去给你报一声。”
话音儿未落他撒腿就往院里跑。

（白）怎么还跑呀？不跑不行，门口守卫没人顶啊。上茅房那位还没蹲舒服哪。

贺龙将军趁机在后面紧跟行。
这小子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让贺龙将军给闹蒙啦。
他来到陈黑儿的房门外，
“报告！”
话音刚落“噌”的一声，
贺龙将军进屋啦。
转回头一看这个哨兵，
说：“没你的事啦，站岗去。”
哼，还满带给他下命令的。
这门岗心说这主儿怎么又横啦，

他别是团长的上级陈大虫吧。
再一看贺龙将军一撤身，
回手就把房门儿封。
这时候陈黑儿正在抽大烟，
听见喊报告还没搭声，
他刚刚烧好一个大烟泡儿，
用烟钎子正往斗口儿上通。
突然有人床前站，
有条手帕把嘴蒙。
二目炯炯如闪电，
他一对眼光魂魄惊。
啊！噗！烟钎子扎在手心正当中，
手心一疼手一松，
哧儿叭儿卟儿，烟枪砸灭了大烟灯。
这小子无名大火心头升，
他咬牙忍痛忙爬起，
举手抓枪探身形。
被将军一把抓住胳膊腕儿，
攥紧用力猛一拧。
又照他脑袋击一掌，
这叫拧麻花儿外带打烧饼。
紧跟着往床下猛一带，
“噗通通”玩了个倒栽葱。
“嘣”的声脑袋跟砸夯一个样，
要不是砖漫地他能把这地方砸个大坑。
他勉强挣扎坐在地上，
当时他的脑袋嗡嗡嗡，两眼发黑冒金星。
就这样他还不含糊哪，
手指着将军瞪眼睛。



“你你你,你吃了熊心喝了豹胆,
敢到这里来行凶。
到这来你还走得了吗?
你已经进了我的扒皮厅啦。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姓字名谁快说清。”
“哈哈哈,我是个猎人专找野兽打交道,
现在改行啦,又当了邮差把信通。
我今天是给你来报喜的,
你对我直眉瞪眼这么无情可有点礼不恭。
要论打架,让你这样儿的俩也不是个儿,
我这儿还有刀子哪!”
“噌”的声,拔出了匕首几掂量。
“看见没有,你要一喊我就捅,
我知道你旁边儿屋就有通信兵,
你后院是一个警卫连,
这桌角下边儿还有电铃。”
说着话,“噌”一刀把电门儿给割掉,
吧嗒嗒往黑子面前这么一扔,
“嗐,你要不客气就叫你跟这个东西一个样,
要讲客气我来报喜你得欢迎啊。”
“你报什么喜?”
“你不是要抓贺龙吗?我给你送来啦。
你能得十万大洋还得把官升。”
这一句话陈黑子腾楞站起身,
“贺龙在哪?”
“在这儿”唰!手绢儿一摘露出胡子真面容。
啊!陈黑子一看真是贺龙,
噌!血压上升到了顶峰。

就觉得,天转地转桌子转板凳转,
他身子好像捻捻转儿,
转倒在地劲儿不松,
眼前什么也看不清,
出现了千百个贺龙将军目光炯炯把他盯。
当时脑盖儿咔嗒儿裂开一道缝儿,
嗒儿,蹦出了个小人儿,模样好像陈又青。
这个小人儿他又会跑,又会蹦,
两条小腿嗝儿嘣嗝儿嘣紧嗝儿嘣。
围着他的脑袋转了三圈儿,
“日儿”的一声腾了空,
跑出去一千多里地,
又钻阴沟,又跳粪坑,
滚了一身污泥浊水臭烘烘。
才回到陈黑儿的脑盖儿进了天灵,
不回来,陈黑儿就嗝屁着凉吹了灯啦。
这个名儿就叫“惊魂千里”,
更显出大将军倒有八面威风。
这时候陈黑子浑身都瘫软,
他是哆里哆嗦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叭叭叭,还一个劲儿地出虚恭。
贺龙将军说:“怎么样?黑子,
抓不抓呀?十万大洋可不能扔啊。”
“不不不,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说我要抓您这完全是谣言不能听,
我没有这个念头,我敢发誓,
我要想抓您,我是个活畜生,叫我天打五雷轰。”
“你说没有这个念头就算啦,



也用不着磕头发誓当畜生。
可是你杀害无辜的老百姓，
这个账应当得算清吧！”
“这，我该死，这个责任我要负，
可这都怨我那个上级陈大虫。
陈策勋给我下的令，
又有下边儿弟兄胡乱行。
这种事儿今后我坚决要改正，
望军长给个机会赎罪多宽容。”
“嗯，既然如此我要看行动，
如果不改，我再来找你陈又青。”
到那时新账老账一块算，
可别说我不讲客气，不留情。
“一定一定，一言为定。”
“好吧，那我再烦你点儿事情行不行？”
“只要我能做到坚决照办，
贺军长的命令我服从。”
“我看你墙上挂那几支手枪很不错，
我想带走你心疼不心疼？”
陈黑子心说：不心疼我是个王八蛋，
我要敢说心疼都骂我八辈儿老祖宗。
“哈哈，小意思，不客气，你看着不错都带走。”
“那得谢谢你，这份礼物不算轻啊。”
说着话，摘下手枪都别在腰内，
“黑子，我走啦。你还得把我送出陈家坪。”
陈又青，眼珠一转说：“一定得要送，
只是您到这儿我还没照应。
贺军长是不是还没用饭哪，
我去叫他们摆点酒菜表示欢送带欢迎吧。”

“哼哼,告诉你黑子,我既来之则安之,
没点儿准备也进不了你的扒皮厅,
我的部队早就埋伏好,
要消灭你一个团也用不了两分钟。
要不信你就跟我走走看一看。
我的枪声一响立刻就接应,
你还想用个稳军计,
点点你那烟炮鬼吹灯吗?
贺龙不吃这一套。”
“不敢,不敢。”
“要不敢马上送我走。”
“遵命,遵命,军长请。”
“慢!听我给你下禁令,
违反就要处极刑。
你送我通过道道卡子口儿,
都要恭恭敬敬的脸上带笑容。
不准咳嗽不许叫,
有人问话不许你搭声。
东瞧西望不许可,
努嘴挤眼儿都不行。
我说西你说西,我要说东你说东。
赔笑脸不许带出可怜形。
露出一点破绽我要你的命。”
陈黑心说:麻烦喽,这种禁令要执行,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哎!我的话你听清没听清?”
“听清啦。”
“你记得住记不住哇?”
“记住啦,您看就像我送我上司那样儿行不行?”
“恩,行!快走!”

“哎,走。”说着话来到大门口儿,
那个哨兵打着立正陈黑子笑眯眯地相送很从容。
通过几道卡子口儿,
陈黑子脸上的笑容一直没变更。
要总这模样人也受不了哇,
陈黑子俩嘴巴子都不会动啦。
是又酸又麻还又疼,可还得笑盈盈。
陈黑子心说:这是给我上的什么刑啊?
他把将军一直送到镇口外,
贺军长掏出手枪喊声“停”!
“啊,贺军长我没有违反您的禁令,您……”
“哈哈,黑子,我们言而有信别担惊。”
说这话枪口朝天叭叭三声响,
山上面立刻排枪紧接应。
这排枪一响不要紧,
陈家坪立刻乱了营。
嘟嘟嘟紧吹集合哨,
呼啦啦跑来一群黑子兵。
贺龙将军说:“怎么样?我的部队在山上吗?”
“在!天将出征必定有神兵。”
“可是现在你的兵将也赶到,
咱是互不侵犯还是刺刀见红就交锋?”
“互不侵犯,互不侵犯!”
“那你就告诉他们快回营吧。”
“是”,陈黑子转身高声喊“立定!”
“我没下令你们乱跑乱撞要发疯啊!
长官这打枪演习你们起哄,
混蛋!向右转,跑步!”
这会儿他还挺威风,

几句话就退了兵啦。
贺龙将军微微笑，
“黑子，你的军纪很严明，
瞎话编得快而精啊。
哈哈哈，回去吧，不要送啦！
我要集合队伍赶路程。
再会！”
陈黑子忙说：“不远送啦。”
是连连点头带鞠躬。
一抬头见贺龙将军无踪影，
陈黑子又跺足来又捶胸。
差点儿哭出声。
这就是贺龙将军破敌胆，
威名远震首进陈家坪。

三进陈家坪之二进陈家坪(残稿)

《二进陈家坪》为《三进陈家坪》的第二回书,本书收录的文本是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的。现存本回书目的手稿已为残稿,仅记载到贺龙元帅审问袁老四获取情报,之后内容遗失,待进一步查证后补录。

秋风阵阵爽气增,
集镇上车如流水马如龙。
人声一片如潮涌,
商品杂货云集在陈家坪。

(白)你看那推车的、担担儿的、卖鸡的、卖蛋儿的、卖米的、卖面儿的、卖煤的、卖炭儿的、卖葱的、卖蒜儿的、卖针的、卖线儿的、卖绸儿的、卖缎儿的、锔锅锔碗儿、剃头打辫儿的,一堆堆儿一摊摊儿一捆捆儿一串串儿,一筐一篮儿、一篓一坛儿、一碗儿一罐儿、一浅一盘儿,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凫水的、草坷儿里蹦的、树上结的、地里种的。

(唱)在街道两边儿摆了连营真是密密层层不透风,
陈家坪从来没有过这么安定也从来没有这么繁荣。
都知道陈家坪是座阎罗殿,
活阎王就是陈黑儿陈又青。
这家伙残酷害百姓,
他的住所还设立了扒皮所。
老百姓到这赶集不知哪会儿被抓走,
抓了去不死也得受非刑。
好一个阴森恐怖的陈家坪,
可为什么近来这么繁华这么安定,

老百姓谁也闹不清。
这时候,十字街口儿闪出一匹枣红马,
在马上端坐一位军官好威风。
黄呢子军装大檐帽,
外罩一件青披风。
帽边儿袖口儿都锁着金边儿褐金线,
功勋章横别在左前胸。
高腰的马靴漆黑锃亮,
刺马针一对似银钉。
看相貌两耳垂轮准头正,
圆方的脸膛儿红彤彤,
卧蚕双眉黑又浓,
一字黑胡唇上横,
犹如黑漆炭条儿墨染成。
隐锋芒,藏二目,
带着墨光眼镜还不住地观察四下盯。
在马前,有一个小官儿牵马坠镫行着路,
在马后紧紧跟随有护兵。
这牵马的小官儿叫袁老四,
他有个外号儿叫铁擦蹭。
这擦蹭本来是擦萝卜擦瓜擦菜馅儿,
这小子专擦人肉血丝红。
他是活阎王陈黑儿的小舅子,
铁擦蹭这外号儿是因为敲诈勒索出的名。
这小子仗势欺人寻花问柳,
为非作歹成了本能。
见吃的白吃,拿人家东西算白捡,
又当上个伪连长天天到处抖机灵儿。
这小子今天报应刚挨了一顿揍,



脸上闹了个乌眼青。
只因为今天陈黑儿下密令，
派他到通往洪家关的要道卡交通。
命令他只要发现留着一字黑胡儿的中年汉，
不论他是工农商学兵，
一律逮捕上镣铐，
立刻送到扒皮所。
没想到，这小子接到命令刚到卡子口儿，
就碰上这剿共司令的一位先行。
这先行官的军衔是个营长，
一见面就朝他瞪了眼睛。
“你的名字叫袁老四吗？”
“是！”
“你的外号铁擦蹭？”
“是，这外号是大伙骂我起的名。”
这小子的话音儿还没落，
“叭”的一声震耳聋。
半拉脸好像糊上一块大铁饼，
就觉得火辣辣的钻心疼。
原来是这位营长扬起手，
一巴掌给抽了个乌眼青。
嗷儿嗷儿嗷儿嗷儿，喉儿喉儿喉儿喉儿，
这小子蹲在地下学狗叫，
连半边儿槽牙都活动啦。
这小子连喊：“营长请饶命，
我是一个糊涂虫，
请说明我犯了啥罪行。”
“站起来！”
“是！”这小子急忙站起来打立正，

这位营长说:“睁开你那两只瞎窟窿,
还不赶快去迎接总司令,
我看你这脑袋是想要打眼儿穿窟窿啊!”
“不!不!不!
请营长美言多宽恕,
您的命令我执行。”
这家伙扭脸这么一看啊,
只吓得脸色苍白嘴唇青,
浑身好像过电:“是贺……”
“是贺什么快说清。”
“啊,啊,啊,营长我害怕,这位总司令,
我看他的胡子像贺龙。”
“奇怪,总司令要是贺龙你该高兴,
却怎么害怕又担惊呢,
贺龙他是你姐夫的好朋友,
他和陈黑儿有交情啊!
你跟我装的什么洋葱独头儿蒜,
你要耍什么花招鬼聪明!
快说实话我饶你的命,
不说实话叫你跟陈黑儿一块儿挨枪崩!”
“不不不,营长您这话我听不懂,
我姐夫跟贺龙是仇敌冤家对头兵。
怎么说是朋友有交情?”
“混账东西你敢嘴硬,
我枪毙你这个狗畜生!”
“不不不,营长是真的。”
“什么真的,你当我还不知道吗?
我问你春景天儿贺龙是不是来到陈家坪?”
“是!”

“是不是你给放进来的？”

“不不！不是！”

“不是？那他怎么会进了陈黑儿的扒皮所哪？”

“这，这个我可不知道。”



土 豆 皮

快板书《土豆皮》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创作的，本书收录的文本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

有一个美国军官叫土豆皮，
这小子长得像烧鸡。
在朝鲜得了吃惊病，
听见一点动静就吓得成了一摊泥。
这天听得“噔”的一声响，
土豆皮来了一个嘴啃泥。
趴到地下听动静，
“我说士兵呀，刚才是什么响呀？”
士兵这里笑嘻嘻：
“我的长官呀，你起来呀，你起来吧！
刚才是我放了个屁。”
“混蛋！放屁你为什么不报告！”
“我的长官呀！我想报告可来不及啦！”

五师早餐会

快板书《五师早餐会》是李润杰先生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手稿整理收录。

作品通过对蒋经国组织的一次早餐会的描述，讽刺了蒋经国以所谓“十大建设”为名义压榨勒索“五师”的闹剧。所谓“五师”，是指建筑师、设计师、律师、医师、会计师这五个行业的代表。



美丽的祖国地大物博，
台湾岛和大陆只有一条海峡来相隔，
这个地方东部山区森林密布，
樟树红桧金鸡纳树满沟坡。
西部盛产好大米，
香蕉柑橘大菠萝。
什么金矿、煤矿、石油矿，
蔗糖、樟脑，世界闻名都晓得。
四周围海洋水产多丰富，
称得起富饶资源多。
谁不夸咱台湾是宝岛哇，
可是人民却在水深火热之中受折磨。
为什么台湾同胞还在受灾难？
皆因为蒋家的小朝廷还在坐龙楼凤阁。
都知道蒋介石反动一生罪恶多，
他投靠洋人出卖祖国。
在大陆实行法西斯黑暗统治，

残害人民,血流成河。
共产党领导咱们人民闹革命,
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蒋介石狼狈逃到台湾省,
靠美援苟延残喘来过活。
天天叫喊“反攻大陆”,
一时一会儿不闲着。
只喊得顺嘴冒白沫,
只喊得眼眶腮肌嘬。
只喊得牙齿都脱落,
只喊得头上没毛秃了脑壳,
只喊得好像虾米炒鸡爪儿,
抽筋儿弯腰带罗锅儿。
就这样一直喊到快咽气啦。
喊不出音来啦,他的嘴还张张着。
为什么这句话他要喊到死哪?
临死前告诉他的儿子蒋经国啦,
“儿子,经国呀,好小子!
我死后你可还得接着喊哪,
千万别忘要记着,
反攻大陆这句话,
是咱的真言咒语宝贝疙瘩。
我们要剥削,要压迫,
敲诈勒索得编词儿造理儿有话说,
这句话,对内对外都适用,
喊出来谁也不能驳,
对外讲咱卖国求援多少有帮助,
对内说咱搜刮民财省口舌。
你一说反攻大陆需要银子需要货,

谁还敢违反这个法则!
爸爸一生唱的拿手戏,
就是坑蒙拐骗能耍鬼花活。”
说到这儿他一伸腿儿一咧嘴儿,
吹灯拔蜡踹了饭锅。
叭……嗝儿屁着凉断了气啦。
这反动到底的老家伙,
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法西斯,
骂名千载人人啐唾沫。
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梦都不能做了,
蒋经国接过他爸爸的衣钵敲起锣,
上台来继续叫喊反攻大陆,
变着法儿把台湾同胞的鲜血喝。
又增捐,又加税,
他爸爸本来税就多,
蒋经国又增了新货色,
品种花样都超额。
什么货物税,所得税,
关税、盐税,契税、土地税,
房屋税、矿区税、营业税,
牌照税、遗产税、证券交易……名堂多啦。
还有港工捐、印花捐、临时捐,
赠予税、筵席税、娱乐税,
连聘金嫁妆也得收税额。
还有不叫捐名税名儿的税,
什么路灯费、清洁费、受益费、过桥费、过路都得拿钱才能过。
这真是断路劫财还不能算抢夺。
在台湾只有屁没税,
可是要放屁还得另外说,

蒋经国一闻说是不对味儿，
那罚款要比捐税还得多。
蒋经国不但捐税添花样儿，
不拿鸭子他还会架人鹅(讹)。
这一天他举行一个五师早餐会，
美其名曰早饭他请客。
他找来了建筑师、设计师、律师、医师、会计师，
一进门儿蒋经国就叫他的秘书紧忙活：
众位，众位，请坐，请坐。
说着话连他的秘书共同围了一桌，
蒋经国一见五师都就座啦，
不由得一阵笑呵呵："呵呵……"
就这个味儿真跟夜猫子叫唤差不多。
他这一笑不要紧，
这五师浑身一哆嗦。
心里说：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
我们不是遭灾就是祸。
神佛保佑但愿今天少破财，
这捐税我们刚刚才交过，不知他请客又要干什么。
这顿饭可不是好吃的，
可别让我们得噎嗝呀。
这五师心中忐忑正猜测，
蒋经国叫秘书满酒把话说：
"先生们，大师们，
近来收入很不错吧，
营业兴隆财气多呀。"
五师说："借您吉言，但愿如此。
只是营业萧条收入太微薄。"
"客气，客气。谁不知五位是八方来财手头阔，

可称是台岛富翁‘佼佼’者，
这都是余致力台湾繁荣与发展，
给诸位谋取来了美满生活。
现国府决计兴办‘十大建设’，
先生们发财渔利必获巨额。
美哉，妙哉，美妙绝哉，
余祝贺、祝贺、预先祝贺。”
五师一听心说我们要倒霉，
你甭“吁”呀“吁”呀地赶大车，
装模作样地乱转文，
看样子这盅酒都要不给喝。
什么渔利不渔利，什么巨额不巨额，
还没烧香就许愿，
先给个热火罐抢着当暖和。
你小子要搞假繁荣，
十大建设纯粹是要阴谋。
明明没处去刮台币款，
今天又要在我们身上把皮剥。
这五位判断得一点也不错，
可就是心里反对嘴里不敢说。
这时候蒋经国举起一杯酒，
向五师转圈把杯磕，
随着把杯又放在桌子上，
一点没喝又接着说：
“诸位，既来之则安之，
余直言不讳要与众位合作。
目前国府担忧十大建设，
资金不足中途夭折。”
说到此他向一旁使眼色，

他的秘书赶紧插嘴来张罗，
说：“现在外债过多无路可借，
国库空虚难以周拨，
今请五师来谋划良策，
或赠款或捐献咱们同舟过河。”
这秘书的话音还没落，
郑律师连忙站起把话说：
“秘书先生若要想筹款么，
叫我看那税局子办法可比我们多，
前几天有两家的狗掐架，
这个事儿不知是否听说过，
我当律师几十年，
调词架讼打官司告状写呈子可算有把握。
可狗打架要罚加倍款，
我还没有这个本事把理说。”
蒋经国的秘书一摆手，
说此乃谣传道听途说，
黄医师说：“不，狗掐架这事儿我知道，
是我们邻居一家姓罗一家姓郭，
郭家一条大黄狗咬了罗家的大黑狗，
谁知道大黑狗比黄狗恶，
反过来把黄狗连咬三口，
正赶上税局子老爷从此过，他一见俩狗掐架笑呵呵。
找来了巡警又找狗主人，
带走了老郭和老罗。
税局子老爷成了原告，
被告是老罗和老郭。
听说税局子老爷一席话，
连法官都挑大拇哥。

他说:郭家的狗先咬了罗家的狗,
这件事郭家的主人要负责,
这叫纵狗行凶有罪过,
该当罚款罪应得。
要罚现金二百块,
不认错还得罚得多。
老郭连说:‘认错认错我认错。’
‘好,知错认错也该罚老罗。’
老罗说:‘他的狗咬了我的狗,
对我罚款理不合。’
税局子老爷一瞪眼:
‘大胆的老罗你敢反驳,
你家的狗知道咬不对,
又还嘴再咬是为何?
这叫知错又犯错,
罪加一等逃不脱,
罚你现金四百块。’
这句话把老罗气得了不得。
说了声回家我宰狗。
法官说:‘无故杀生加罪责,
还要拿屠宰税,加到一块共拿八百算理合。’
老罗喊声:‘饶命吧,
我认罪认罪不反驳了。’
就这样,俩狗打架罚了现金六百块,
您想想,这鸡啼,猫叫,耗子掏窝,
积少不就能成多吗?”
这时候,旁边三位也搭话儿,
你言我语笑哈哈。
建筑师说:“我就懂砖瓦和木料。”

设计师说:“我光会画图把笔摸。”
会计师说:“我虽然能打算盘会核账,
可比不上税局子能把钱琢磨。”
要筹款就找他们没有错,
咱们还是吃菜把酒喝。
蒋经国眉头紧皱一歪嘴,
秘书忙说:“这税务方面么,另外有专责,
五位先生不必多操心啦。
还是在自个儿身上想想辙吧。”
律师听罢他这话,
心里不由得暗思索,
看来今天必须把财破,
否则也会招灾引祸难逃脱。
一狠心,写了个字据捐款二百万,
双手交给蒋经国。
建筑师、设计师、会计师,也都写了二百万,
可是黄医师打心眼儿里舍不得。
拿起笔画上一道儿后加六个圈儿,
拿这一百万只是出在无计奈何。
蒋经国的秘书看了一撇嘴,
一边说话用手来比画。
“黄医师,你大概是少写一个零吧,
赶快补上交给我。”
黄医师连说:“不,不,不,
我财小力薄这个量实在难负荷。”
说完起身把席退,
一溜烟地出门忙逃脱。
就这样,五师结束了早餐会,
连一口酒都没捞着喝。

哪想到,事后三天都没过,
税局子把黄医师缴纳的所得税来查核,
诬告他“漏税”犯国法,
罚他补了两千万元算白讹。
这一下子更倒霉啦,
加了十倍还要多啊!
这就是五师早餐会,
您听听台湾同胞怎么活呀!
沉重的剥削与压迫,
外带着敲诈勒索硬抢夺。
穷的穷死无人管,
富的也难养活蒋经国这一小撮。
台湾同胞盼解放,
枷锁铁镣要挣脱。
盼红旗早日插上台湾岛,
填平苦海除恶魔。
台湾的兄弟姐妹是亲骨肉,
我们心心相连难分割。
台胞的苦难我们想,
台胞的心愿我们晓得。
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
八亿人民心一颗。
捣毁蒋家阎王殿,
砸烂吃人的虎狼窝。
毛主席的遗志定要实现,
一定要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好山河。

响箭擒敌

快板书《响箭擒敌》为李润杰先生1975年根据张登魁的小说《林中响箭》改编的。

作品讲述了聪明机警的小卫国，利用森林中捕猎的陷阱和身上的弓箭活捉特务、地主的故事。作品通过对人物语言和行为的描写，赞颂了少年英雄小卫国坚强勇敢、不畏强敌的伟大精神，批判了敌人猥琐、邪恶的本质。

深山大岭树木多，
松柏参天满沟坡，
狼虫虎豹常出没，
猎手巡围有收获。
秋风送爽人心乐，
听！密林深处有人在唱歌：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这声音听着清脆又悦耳,
雄壮有力还透着活泼。
看!唱歌人原来是一个红小兵,
红扑扑的脸蛋儿透光泽。
重眉毛,大眼睛,
又清又亮神气十足光烁烁,
身体健壮得好像铁疙瘩(此处读 de)。
嗬!红领巾鲜艳夺目胸前飘,
衣帽整洁真利落,
身上背着一张弓,
箭囊在肋下斜挎着。
看年纪也就是十二三,
他的名字叫卫国。
小卫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时刻把毛主席的教导记心窝: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自己的要求挺严格。
从小就学接革命的班,
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优良很出色。
他勤学习、爱劳动、爱集体,
天天想着保祖国。
今天他参加全区射箭比赛会,
心里高兴得了不得。
他一边儿走着一边儿唱,
踏草丛,钻树窠,
过小河、越沟坡,两腿快步像穿梭,
嗖嗖嗖嗖真跟飞起来差不多。
小卫国走路正带劲儿,

突然有人一咳嗽，
“咳哦”，乱草中冷不丁地钻出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打扮真格涩：
鸭舌帽，歪歪着，
马裤皮鞋皮夹克，
肩上背着大挎包，
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
他长了一脸横丝肉，
还浮了一层糟疙瘩。
斗鸡眉，母狗眼儿，
薄片子扇风两耳朵，
钩鼻子带尖儿翻鼻孔，
瘪嘴黄牙呲呲着。
说话声音透着沙哑，
啪啦、啪啦的像破锣。
“哈哈，小朋友起得真早哇，
走路还真够乐呵。
就一个人在这里走不害怕吗？”
“嘿！你这个人怎么见面说这个？
山是祖国的山，河是祖国的河，
毛主席的红小兵，
一个人走路怕什么！
你是从哪来到哪去？
在哪个部门儿做工作？”
“哦！我是刚从外地来，
在铁路部门搞勘测。
要修条铁路到老熊岭，
这个地方我没去过。
你看从哪过去近便点儿？”

小卫国把眼一眨巴，
说：“勘测队都扛着架子，
还有测量镜，
你光背着挎包拿啥测呀？”
“小朋友，我是出来打前站的。”
“哦！那好说，你爬前边儿那个大沟坡，
可以能近十里地。”
“行啦！”这个人连个“谢”字也不说，
驳头就走还真快，
他的两只眼不住地偷看小卫国。
眨眼之间没了影儿啦，
小卫国不由得心里暗琢磨：
老熊岭这个地方靠近国境线，
勘测队怎么就是他一个？
为什么他的神色透紧张，
走路还回头偷看盯着我？
不行！我得仔细盘问盘问他，
要是坏人甭想由这再逃脱。
想到这儿撒腿就追抄近路，
不大会儿就发现这人在坡下转磨磨。
小卫国迎到他面前一声喝，
“站住！”这个人猛然一惊伸手就往兜里摸。
小卫国摘弓搭箭说：“别动！
动一动我这铁箭头儿钻你的心口窝儿。
到底你是干什么的？”
“哈哈！小朋友原来怀疑我，
请你先看看工作证，
坏人他不敢到这儿。
小朋友警惕性够高哇，哈哈，

我掏证件你许可不许可？”
“掏吧！你要是掏枪我就射，
你要耍花招就甭想活。”
“好！真聪明。”说着话取出“工作证”，
“你看看吧。”他举着证件往前直凑合。
走到近前把证件一撒手，
啪！抓住了卫国的俩胳膊，
从嘴里恶狠狠地吐出几个字：
“小东西你还想把特务捉。
你要老老实实地把我送到老熊岭，
留你条小命能活着。
说个不字我马上开枪打死你。”
“嗨！狗特务你赶快交枪别啰唆，
告诉你只要你的枪一响，
边防军马上就到这儿把你捉。
插翅都难逃你的狗命！”
“嘿！小东西请你先看看我的家伙！
我这是无声手枪它没有响儿。”
说着话他用手一推小卫国，
掏出手枪对着树上的小山雀，
突的声小鸟惊飞有几片树叶儿往下落。
“看见了吗？你老老实实地带路吧。”
小卫国他不由得心里暗思索：
豺狼逃不脱我这好猎手，
脑子一转有了把握。
说：“我带路可有件事情要说明，
奔老熊岭从这走道路可太多啦！
你看前边儿那片大森林，
要走哪条道路你选择。”



“你给我选条没人走的路。”
“没人走那个道路可非常险要不好过。”
“甭管好过不好过,碰不见人为准则。”
“好,走!”小卫国提弓搭箭头前走,
狗特务提枪后面紧跟着。
钻刺儿丛、爬陡坡,
踩苔石、穿沟壑,
又是绊,又是磕,
又扎又挂还又搓。
小卫国手分刺儿窠钻得快,
狗特务后面紧跟光挨剁(此处读 duō),
扎得他满脸冒血津儿,
糟疙瘩都剁成马蜂窝啦。
踩苔石一滑就蹲屁股坐,
摔得他哎呀哎呀地直吆喝。
狗特务实在受不了啦,
“哎!慢点走,这个道路太缺德啦。”
“哎,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怎么还埋怨喊缺德,
别着急别发火呀,
你来看夹石缝儿那边儿是平坡。”
说着话小卫国穿过夹石放慢了步,
狗特务赶到近前着眼往四下乱寻摸。
小卫国乘机猛一扛他的大腿,
“去你的吧!”狗特务翻身摔了个大仰壳,
噗噜噜身子落空入了陷阱,
这一下把他摔得半死不拉活。
手枪掉进深窟窿,
这小子再也没处摸了。

这时候小卫国站在阱边乐，
狗特务躺在阱底紧央告(此处读 ge)
“小朋友！”
“呸！谁跟你坏蛋是朋友！”
“啊！小哥哥！”
“混蛋！谁是你哥哥！”
“哎！我也不知叫什么,请您饶我救救我，
这个地方是个什么窝呀，
怎么摸不着边儿碰不着沿儿，
还直上直下的死胡同儿里套着大锅。”
“告诉你这个名字叫陷阱，
我跟爷爷前天才挖得。
专门拿它捉野兽，
熊瞎子进去也逃不脱，
何况你这条豺狗子，
还想嗷嗷跳出窝吗？
你给我赶快坦白说实话，
交代问题把枪扔给我。”
“哎呀！我的枪不知摔到哪去了，
你先把我弄上去,我一定坦白好好说。
现在我的腰和屁股疼得很，
尾巴骨可能给蹾折啦！”
“看你这熊样倒霉架儿，
别在这里面瞎嘚嘚，
刚才你那恶劲到哪去啦？”
“我再也不敢逞凶恶啦。”
狗特务嘴里说着咬牙恨，
小东西等我上去咱再说。
他可哪知道小卫国也把对策安排妥，



说:“等着啊!”
“哎。”
“等着我给你放绳索。”
“哎!”
在陷阱旁有棵大柏树,
树下边儿有架辘轳是准备把熊捉的。
小卫国放开套熊用的绳索系下去,
问特务:“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要想死你手抓绳子我就往上捯,
抓不住就摔死你这狗家伙!”
“啊,我想活。”
“想活你就套上绳子套,
是套脑袋、套手、套脚脖,
由你自己来选择。”
特务心说,小东西你可真厉害,
用这种法子折腾我!
套脑袋你不是成心叫我来上吊吗?
要套手还不是自动捆好被活捉?
哎,要套上脚脖倒不错,
我有双手还能把套扣给解脱。
连忙说:“我套上脚脖好不好哇?”
“行,套吧!”
这狗东西双脚就往套里搁,
还没等直起腰来把绳子握,
嘎啦啦辘轳一响,他叭叽摔了个大仰壳。
呼的声提出陷阱有一丈,
可是脑袋朝下耷拉着!
两脚朝天半空吊,
小卫国一看这高矮差不多,

把辘轳绳一别绕在树杈上，
伸手掏出个大饽饽。
擦了把汗水地上坐，
吃着饽饽笑呵呵：
嘿，狗东西把我闹得又累还又饿，
吃点东西休息休息再干活。
这狗特务心说可要命啦，
想不到小家伙心眼这么多。
这一下把我的想法都打破，
瞪着两眼干没辙。
就这样气也能把我气死，
我吊得难受你是又吃又乐呵。
想到这说：“小同学你放了我，
我给你两千块钱算打和啦！”
卫国说：“呸！你休想花钱来买命，
咱们俩人是你死我活没调和。
你是妄想搞破坏，
我是决心保祖国。
你是狗特务，我专把特务捉，
我们红小兵人人都有责。
还想用金钱腐蚀我，
你这点臭钱算什么！”
“哎呀，小同学你既然嫌钱少，
我这还有一块金链子手表你带着，
光金子就有三两重。”
“那太轻啦，这点分量还值得说？
去年我跟爷爷在金河，
淘出一块纯金就有三斤多。
我们都把它交给国家啦，

谁稀罕你这点儿破烂货。
赶快闭上你的臭狗嘴，
不要扰乱我干活。”
说着话忙把陷阱伪装好，
心里说解放军叔叔还得一个小时到这来巡逻。
是不是赶快去报信儿，
可不能叫特务再逃脱。
要报信这里没人管哪，
刚想到这儿突然这个特务紧咳嗽——咳咳咳咳咳。
小卫国抬头这么一看，
见特务一边咳嗽两手往他这边直摆活。
小卫国心说这家伙这是啥毛病，
哦！吊舒服啦，还玩花活哪！
哎！猛听得背后方向呼哧呼哧地喘大气，
啊！回头一看窜来个傻大黑粗的蠢家伙！
原来是一只熊瞎子，
这个野东西血盆大嘴嚼白沫！
它害人害物毁庄稼，
不管你小孩、大人逮住就拿屁股坐，
不把人蹾死不算完，
贪婪的兽性太凶恶。
常言说狗熊掰棒子最后剩一个，
百八十亩庄稼它一会儿全祸祸。
这东西晃晃悠悠、慢慢腾腾走过来啦，
两眼还不住地直寻摸。
怪不得这个狗特务他来了劲儿，
又抡胳膊又咳嗽，
原来他想招来熊瞎子弄死我。
“嗨！住声！再咳嗽我拿箭射你的脑袋壳。”

小卫国话音还没落，
这大熊瞎子支棱起来俩耳朵。
它前爪一扬后腿站，
嘿！一眼看见了小卫国，
噗嗒噗嗒呼的一声扑过来，
小卫国急中生智抄起个树杈猛一戳。
朝陷阱对面来了个撑杆儿跳，
噌！一撑身跳起八尺多，
嗖的一声越过陷阱，
这一起一落把大黑瞎子闹迷糊啦。
它刚站起后腿要往上扑，
眼看着人又往下落，
哟，怎么悬空还有个大脑壳？
是特务的脑袋耷拉着哪。
大熊瞎子一看这个东西不是人吧，
怎么身子朝下倒长着？
它这一看正和特务对了眼光，
啊！狗特务嗷的一声把脖缩。
大熊瞎子一听这声音很耳熟，
怎么跟我嚎叫差不多。
用鼻子一嗅还有点生性味儿，
不对，怎么身上没长毛啊！
噢，这是刚从北极来的秃哥哥。
可是刚才那个小孩儿哪去啦？
再一看小卫国弯弓搭箭正对着自己的心口窝。
嗷！大熊瞎子发狂前爪落，
纵身要扑小卫国，
噗噜噜一声进了陷阱，
小卫国乐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哟！”

一抬头见特务弓腰蜷着腿，
两手正把绳套儿脱。
小卫国大喊一声："快住手！
脑袋快回来耷拉着。
告诉你那套扣的外号叫勒死狗，
套上你就甭想再逃脱。
再不老实我放你回陷阱，
让你跟黑瞎子一块去唠嗑。"
"啊，别别别可别这样做，
我一定老老实实听话又听说。
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看看我现在耷拉得合格不合格呀？"
"别啰唆啦！"
"哎！"
小卫国再往阱里这么一望，
见大熊瞎子咕咕拥拥地转磨磨，
心里说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这俩家伙还真够人忙活的。
大熊瞎转磨想上来，
狗特务总想把套脱，
这真是有我没他们、有他们就没我，
不来人，面前的胜利没把握。
想到这，抬头再一看狗特务，
耷拉着两手顺嘴流白沫，
"哟，吊这么一会儿就不行啦，
哎，怎么啦？你还口渴想水喝。"
连叫两声没答应，
小卫国仔细一看，哟！脸色苍白眼皮合。
不行，得赶快放下来缓缓气，

要死了口供得不着。
小卫国放绳把特务撂在地，
用手一摸心口窝，
嘣噔嘣噔地还直跳，
嘭！狗特务抬手一拳打倒了小卫国。
狗特务随着把身子一翻个儿，
伸手就掐小卫国。
小卫国咬牙忍痛翻了俩滚儿，
挣开了特务的手掐脖儿。
这狗特务想爬起来站不住，
急得他使尽全力把绳套儿脱。
小卫国飞身爬起手摇辘轳把，
忍着疼痛，英勇顽强斗恶魔，
嘎啦啦又把特务给吊起，
大喊一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狗特务你想逃脱，
你跟我装成冻僵的蛇。
我吃一堑长一智，
看你还有什么鬼花活。"
正说着，见小沟里爬出人一个，
拱着肩缩着脖儿，
一把镰刀手中托，
小卫国仔细一看是郭大眼儿，
本村的地主分子漏汤锅。
心里说，他来到这里干什么？
正想着，见特务直喊漏汤锅，
"漏汤锅，快快快把这小崽子干掉了，
现在我已经被活捉。
你来给我送情报，

现行的罪恶逃不脱，
现在只有一条路，
急需我把你带出国。
你不赶紧快动手，
要叫他逮住甭想活。”
狗地主一听瞪大了眼，
手举镰刀直奔小卫国，
“站住！漏汤锅你敢往前走一步，
我用箭穿死你这狗家伙，
我叫你这漏锅成了漏勺！”
郭大眼不由得心里一哆嗦，
立刻停步不敢再挪窝。
他深知卫国的箭法准，
射兔子他亲眼看见过。
心里想我先来个缓兵计，
得手再干掉你小家伙。
小卫国大喊一声：“你把镰刀快扔掉，
缴枪不杀宽待俘虏。”
郭大眼一想扔了镰刀我还有匕首，
把镰刀啪啦就往地上搁。
“哎！你身上还有什么凶器？
掏出来都往地上搁！”
“没有啦。”
“说实话！”
“吓死我也不敢把瞎话说。”
“别废话，赶快把头扭过去，
听我的口令再动窝。”
“哎，是！”郭大眼把身子一转扭过去，
心里想这孩子他要干什么？

他哪知道小卫国懂得敌众我寡，
这时候必须得赶快叫人把敌捉。
他想到老爷爷给了四个吓狼用的响墩炮，
用它报信很适合。
把响墩绑在箭头上，
点着了射向天空就跟鸣枪差不多。
想到这绑上响墩爬上树，
脚蹬树杈点火索，拉开弓就往天空射，
嗖！叭！响墩开花震耳膜。
天空炮响敌胆破，
狗特务急喊漏汤锅：
“你这个蠢驴大笨蛋，
还在做梦想活着。
这炮声是紧急信号在报警，
边防军马上到这把你捉。
咱们俩一个也跑不了啦，
赶快给我放绳索，
杀死他咱俩能逃脱。”
这真是狗急跳墙一点也不错，
郭大眼立刻掏出匕首对准小卫国。
这时候小卫国正把第二个响墩射，
猛看到一道寒光直奔心口窝。
小卫国忙把身子一转个儿，
腾！匕首扎进树干有一寸多。
小卫国忙把第二个响墩射出去，
低头再看漏汤锅，
只见他直奔辘轳跑过去，
要给特务放绳索。
小卫国伸手抽出三支箭，

拉开弓弦来了个急速射，
嗖嗖嗖直奔漏汤锅，
噗噗噗，哎呀一声趴在地，
这一下漏汤锅的漏眼更增多啦。
第一支箭头钻进了他的左腿腕，
第二支插进他的右脚脖，
第三支不偏不歪正中尾巴骨，
这小子又长了个尾巴撅撅着。
这时候狗特务又弯回腰来解绳索，
“别动！别动！”声音一片连声喝，
哐哐哐哐，战马嘶鸣震山河，
解放军来了个骑兵巡逻队，
民兵们机枪步枪手中托，
把特务给围了个风雨不透，
小卫国拔下匕首大声说：
“狗特务你睁开眼睛看一看，
这下有地网上有天罗，
周围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你们还梦想破坏搞阴谋！
对你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小卫国高呼口号跳下树，
仔细汇报说经过。
同志们听了心欢乐，
个个都挑大拇哥，
齐声说：这真是党的基本路线心头照，
阳光雨露谱新歌。
小卫国机智勇敢擒匪特，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照山河！

夜袭金门岛

快板书《夜袭金门岛》为李润杰先生1960年创作的。

《夜袭金门岛》是李润杰先生赴福建前线慰问后，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作品讲述了我军侦查英雄纪忠谦带领四名侦查员趁夜突破多道封锁潜入金门岛，并成功抓获俘虏的英雄事迹。

漆黑的夜里像墨染，
海面上飞来了一条船，
这条船直奔金门岛，
真好像风驰电掣箭离弦。
掌船的名叫洪顺利，
二十多岁是个党员；
船上头坐着人五个，
一个个身强体壮好威严。
看他们的打份都是渔民样，
每个人可都有武器带身边，
有冲锋枪、手枪、手榴弹，
匕首尖刀插腰间；
头上戴着游泳帽，
信号灯就在上边安。
要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咱们的神兵侦察员。
船头上是侦察英雄纪组长，
他的名字叫纪忠谦，

住家就在山东省，
侦察工作他干了十三年啦；
他常到敌人心脏去活动，
还不论黑夜与白天；
金门岛他来来往往很随便，
是神出鬼没无遮拦，
船舱抓俘虏，越海搬炸弹，
三探金沙岗，纵横闹翻天；
敌人闻名皆丧胆，
人送他外号叫“纪神仙”。
蒋匪军官为他撤职挨枪毙，
美国顾问把阴谋诡计都用全：
山下边设下五道轨条砦，
铁丝网围了一圈又一圈，
壕沟一道又一道，
沟底上密排铁镢像刀山，
化学地雷都布满，
一个一个放在沙滩，
什么探照灯、照明弹，
警钟环绕把山圈，
明哨暗哨流动哨，
来往巡逻紧盘旋，
金门岛真好像撒下天罗与地网，
想要挡住我们侦察英雄纪忠谦势比登天难。
纪组长今天又接到新任务，
他带着四个侦察员，
有石玉柱、刘克坚，
还有洪贵、温再贤。
他们要到金门抓个舌头回大陆，

正赶上今晚是个月黑天，
面前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乘着小船往前蹿。
石玉柱坐在桅杆下，
对着洪贵把话谈：
“嘿！这个天真是伸手不见掌呀，
天越黑咱们行动越方便。”
洪贵说：“咱们方便敌人可有点不方便了。”
这时候纪组长在船头开了言：
“同志们，我们大家作准备，
准备潜水奔沙滩。
这地方离岸大约一千多公尺，
洪顺利同志停住船吧。
要时刻注意我们发信号，
看见灯亮马上就过去别迟延。”
“是！”洪顺利忙把桅杆来放倒，
为的是不让敌人探照灯照着船。
英雄们纷纷下船潜水底，
一口气游了一千多公尺上了沙滩。
这沙滩上的化学地雷看不见，
他们两手摸着往前翻；
摸到手当时就卸雷管儿，
这工兵常识他们也学得全。
越过壕沟穿过铁丝网，
扫清障碍摸着山啦。
纪组长往上仔细看了看，
这个地方是悬崖。
正看着，“嗒嗒嗒嗒”突然一阵机枪响，
在身旁过来了刘克坚：



“组长,你听这枪声来得很奇怪,
是不是敌人看见咱啦?”
“不可能,这声音不像真枪响,
你仔细听听别动弹。”
“嗯,原来是敌人放电影,
设电影晚会接待咱上山。
上次来敌人也是放电影,
被咱们给消灭半个班,
临走带着他的副班长,
今天来又用电影晚会接待不新鲜啦!”
组长说:“老刘不必说笑话,
咱抓紧时间听听口令再上山。
如果要得着敌人什么口令,
金门岛咱随便畅行无阻拦。”
“对!”听了一会儿电影散啦,
敌人们稀里呼噜回房间。
听脚步有的是三五成群往西走,
也有的十个八个往东返。
又听附近有人喊:“谁?”
(白)“我!”
“注意呀!防备共军爬上山。”
(白)“是!”
听了半天没口令,
敌人们都是“谁”“我”地这样来接谈。
过了一会儿山上头静悄悄地无声响,
纪组长轻轻地叫声温再贤:
“你跟洪贵在底下,
咱搭起人梯现在就上山。
如果不听到我的命令,

即便是敌人看见也别动弹。”

(白)“是!”

英雄们脚蹬肩膀刚站起,

纪组长两手还没到顶边,

就听哗啦一声枪栓响,

(白)“谁?不要上啦!我看见你啦,别动弹!上来一个,上来俩,我在这儿等你们老半天啦!快叫班长去!”

嗨!敌人在上边这一喊,

要不知道的就麻烦啦,

这是一种精神战术,

是美国顾问亲口传的,

有人没人他都喊,

没看见他也喊看见啦。

敌人使用这套鬼把戏,

没想到今天遇见纪神仙,

纪组长不但一点不慌乱,

还要看看这小子怎么叫唤。

一长腰见一个大个儿冲着海面,

卡宾枪就在手中端,

两只眼离离叽叽四下看,

抱着膀,斜楞肩,嘴里叫着直转弯。

纪组长心说:小子!你别咋呼,

一会儿叫你真看见,

你趸来这套美国货,

在我这儿推销卖不了钱。

这家伙咋呼了半天没人理,

这时候来了个小个儿答了言:

“喂!你别光在这一个地方喊,

给我来颗烟卷冒冒烟吧。”

大个说:“胡班长,上月饷您关了整六万,
难道说您就没钱买盒烟?”
“嗐!你就别提那六万啦,
一提这钱字我就烦!
那天我在街上转了转,
六万块整买三盒草包烟,
有了烟我没钱买洋火,
瞪瞪眼我给他五万九千元,
讹了他一千块钱买的洋火,
往回走我要抽颗烟,
‘哧啦’一划连上火啦,
噗!把一盒洋火全着完啦!
手心烧了一大片,
也没点着这颗烟。
真他妈的又倒霉又没钱,
天天还提心吊胆带为难。”
大个说:“这个日子就是不好过,
谁的兜里都没钱。
我的爹妈全都在大陆,
生活不定多舒坦哪。”
这小个子说:“咦?你是不是想往大陆跑?
我要把你这想法对着排长谈。
今天排长没有回家在这睡哪,
我给你报告还挺方便。”
大个说:“班长您别嚷啦!
你不是要吸烟吗?我给你烟。”
小个子接过烟卷拿在手:
“哎,你再到那边转一圈,
东西两边喊一喊,

在这要注意共军爬上山。
你要能抓住共军一个兵，
美国顾问得赏你美金一千元。
你要胡思乱想打算回大陆，
留神枪毙，子弹把你的脑袋穿！”
大个子连说：“是、是、是，
胡班长您快到房前去值班吧。”
（白）“走！”
说罢他们俩人分了手，
我们纪组长把腰一长蹿上山，
听了听四下没动静，
看了看附近没有敌人在跟前，
这才把绳索放下去，
英雄们手抓绳子往上攀。
眨眼间英雄们全都上到顶，
纪组长轻轻地叫声温再贤：
“你留在这里作警戒，
我们完成任务还从这儿下山。
注意联络，要隐蔽好，
有敌人来，不踩上你脑袋都别动弹。
现在我们要到里边抓舌头，
有两个任务你承担：
我们抓来人，有敌人追赶，你要打阻击战，
第二是灵活机动地联络咱那只船。”
（白）“是！”
纪组长说完就往里走，
石玉柱、刘克坚、洪贵他们紧随在后边。
大约走了一百公尺远，
见一座大房在眼前，



前后都有交通沟，
明堡暗堡在两边，
那小个子就在房前站，
脸朝着海面正抽烟哪。
纪组长一看正是好机会，
他用手一拉刘克坚，
四个人顺着交通沟来到房子后，
纪组长低低的声音把行动计划谈，
“老刘，刚才这小个子要烟卷，
说有个排长在屋里边，
现在你跟我进屋去，
咱把他架出来往回牵。
到里边你负责把敌人枪支控制住，
一切就全都属于咱啦。”
（白）“是！”
“石玉柱，你负责监视那个小个子，
也防备那大个子往回返。
不到必要时不准开枪打。”
（白）“是！”
“洪贵你隐蔽在东房山，
看见我们架出人来你准备好手榴弹，
要出了事，顺窗户你就往屋里填，
冲里边再打几十发子弹，
要保证屋里敌人全部都消灭完。”
（白）“是！”
纪组长把话说完就行动，
身后头紧跟着刘克坚。
他们贴着墙根进到屋里面，
里头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

纪组长顺着山墙这么一摸，
敌人的枪支都挂在上边，
刘克坚就把这些枪支全看住了，
纪组长听了听敌人做梦睡得正甜，
有个小子吧嗒嘴，“哼……我吃点……”
纪组长心说：这个小子怎么这么馋，
睡觉全都忘不了吃，
一会给你俩手榴弹解解馋。
顺着铺边摸着敌人脑袋往里走，
数数个儿就知道是一个排是一个班啦。
摸一个数一个：“一个两个三个……”
真好像年底结账把货盘。
一直数到第五个，
这个地方铺板有空间，
仔细一摸是个单铺，
在上边有个家伙睡得正甜，
这小子睡觉出花样，
是什么毛病都占全啦：
咬牙、放屁、叭唧嘴，
呼噜、梦话还带打拳。
纪组长心想：这个家伙睡单铺，
很可能是那个小军官，
（白）嗯！就叫他。
“哎！醒醒、醒醒，该上岗啦。”
这小子哼哼两声没动弹。
（白）“哎！醒醒、醒醒，该上岗啦。”
哈，这小子醒了大发雷霆不耐烦：
“你他妈的叫谁的岗！
你叫谁上岗去接班？

(白)混蛋！嘿……咳。”
这小子骂了两声又睡了，
纪组长一看心喜欢：
没错啦，这小子准是敌排长，
不站岗一定是个官呀：
“哎！醒醒，我不是叫你去接岗，
海面上发现共军的船啦！”
“啊啊！”这小子“呼噜”一声忙爬起，
纪组长早把他的鞋给趟一边啦。
这小子下地乱摸鞋，
纪组长一想：等他摸到门口，再架他的胳膊、撸他的肩。
这时候外边那小个子听屋里有人在叫岗，
也觉着这事很新鲜，转身就要进屋来看看。
纪组长听见脚步声，
就知敌人到房前，
匕首刀早就准备好，
刘克坚站在门旁也把眼瞪圆，
可哪知道这小子还没到门口，
石玉柱已经到了他的身后边，
“噗”的一声匕首刀插进他的前胸口，
这小子顽固到底啦，临死他还把枪机扳，
(白)“叭叭叭……”
枪一响屋里的敌人被惊醒，
纪组长、刘克坚，架起敌人排长就往外牵！
敌排长当时摸不清怎么回事，
纪组长一托他屁股给架到门外边，
一回手就把门关上，
屋子里“轰隆”一声震翻天，
是洪贵扔了两个手榴弹，

“嗒嗒嗒”冲锋枪一晃打连环，
这一打屋里敌人满没动，
是一个没剩都玩儿完啦！
这枪声，岛上敌人都听见，
连美国顾问都直叫唤。
那大个岗哨听见这儿枪声响，
准知道是来了咱们神兵侦察员，
吓得他浑身哆嗦出冷汗，
拨头就往地堡里边钻。
敌排长这时也明白啦，
也看出来是咱们的英雄侦察员，
他张开大嘴刚要喊，
纪组长伸手就把他脖子扳，
他把身子一仰往后坐，
想要死狗耗时间。
纪组长掏出匕首尖刀说了话，
“告诉你，我姓纪，是解放军某队侦察员，
你要死要活快说话，
决不许你耍野蛮。”
这小子一见刀子害了怕：
“哈……哈……我走，我走，您就是那位纪神仙。”
“少说废话，快点走！”
“哎！走！我要早知道是您，早就不麻烦啦！”
这时候西边脚步声音特别乱，
最少来了敌人一个连。
纪组长灵机这么一动，
撤步抽身到了房前，
冲着这房子高声喊：
“谁打枪？混蛋！黑更半夜闹翻天啦！

你他妈的要造反，
出来我枪毙你个王八蛋！”
这一喊跑来的敌人都听见啦，
有的说：“他妈的，这趟跑得真叫冤，
敢情是他们自己乱哪！”
那个说：“回去睡觉甭掺言。”
敌连长一听，说：“混蛋！
这是谁乱把命令传？
他妈的跑步！到那个房前看一看。”
嘀！敌人们稀里呼噜到房前，
一看地上躺着个死班长，
房子盖都炸坍啦。
敌连长大叫一声：“快点赶！”
这时候四位英雄早就下了悬崖，
温再贤早就发出信号灯，
洪顺利已然靠过来船，
英雄们押着俘虏把船上，
胜利返航开了船。
随后东面的敌人也赶到，
西面的敌人也到了山边，
“哗哗哗”，天空升起照明弹，
漆黑的夜幕变白天啦。
“咔咔咔”，枪炮响成一个蛋，
打得海水上下翻，
洪顺利把小船开得快如飞，
神出鬼没浪里钻。
纪组长微微一笑说了话：
“敌人的礼貌很周全，
咱们来，用电影晚会作接待，

临走还欢送,放炮又放鞭。”
说话间小船胜利回到大陆,
押着俘虏下了船。
英雄夜袭金门岛,
机智勇敢美名传。

智取大西礁

快板书《智取大西礁》为李润杰先生1960年赴福建前线慰问后创作的。

作品讲述了我军在两次越海探查大西礁敌情行动受阻的情况下，派侦查英雄吕海超带领洪天浩、赵俊、金阿毛三人第三次进岛侦查，三人终于不负众望，完成了越海抓俘虏，智取大西礁的任务。李润杰先生通过这个作品歌颂了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智勇双全、英勇善战的优秀品质。



解放军侦察英雄武艺高，
越海侦察常到金门岛，
散发传单抓俘虏，
贴标语贴得可真蹊跷，
给敌人贴在营房门口还不算，
生给敌伪军官后腰贴上封条！
伪军官一点都不知道，
“立正——”他带着标语还喊操哪！
这几天金门岛敌人换了防，
又来了个美国顾问“斯尔刀”。
敌人的情况有了变化，
我军需要查明了，
领导上立刻作决定，
派侦察员先抓个舌头来汇报。
没料想我们英雄刚到金门岛，
敌人当时就知道了，

嘎,又是枪,又是炮,
一阵喊叫乱糟糟。
我们英雄只有返航走,
空着手回来把任务交。
第二天再来敌人又知道了,
咱们侦察员连着两次都没进了岛。
领导上决定再次去侦察,
任务交给了侦察英雄吕海超。
吕组长常到金门岛上去活动,
就好像在敌人心脏插上一把刀!
他白天也出现,
晚间闹通宵,
来时无踪影,
走时很逍遥,
行动多巧妙,
勇敢智谋高,
敌人闻名皆丧胆,
号称神鹰吕海超。
今天他接受任务后,
脑子里转了好几遭,
向同志们了解又考虑,
把他们去的路线来推敲。
想到金门岛的西北角,
有一块大礁石长出水面足有五丈高,
它面朝大陆背靠岛,
这个地点名叫大西礁。
如果敌人在这儿安上窥探哨,
我们夜入金门敌人正得瞧。
想到这儿他急忙来到观察所,

隔着海面往东查看大西礁。
看半天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
吕组长决定深入去瞧瞧。
向领导汇报了行动计划，
批准他夜探大西礁。
吕组长找来三个侦察员：
洪天浩、赵俊、金阿毛。
他忙把行动计划说了一遍，
提出来今晚就住在大西礁。
英雄们按照计划准备好，
上了船，哗哗的海水正落潮。
吕组长说声开船走，
洪天浩扯起桅杆把橹摇；
这条船恰似开弓放箭一个样，
轻车熟路直奔金门岛。
天黑得伸手不见掌 ，
对面有人也看不着。
不多时来到山下面，
在左侧就是大西礁。
吕组长叫声洪天浩：
“你把船在这儿转一遭，
如果敌人枪打响，
你今天的任务就算交了，
急速返航回大陆，
在家里随时准备着。”
(白)“是！”
“小金、老赵作准备，
我们下船潜水赶奔大西礁。”
(白)“是！”

吕组长的话音儿还没落，
金门岛上枪声大作鬼狼嗥。
吕组长心里暗发笑，
洪天浩急忙把船往回摇。
这时候吕组长带着小金和老赵，
早就下水转移了目标。
敌人们眼看着小船回大陆，
可哪知道我们英雄奔了大西礁了。
这个名儿就叫“金蝉脱壳”，
敌人狡猾也难知晓。
吕组长潜水头里走，
后跟着赵俊、金阿毛，
一口气游了一千多公尺，
钻出水面仔细瞧，
敌人的探照灯光已灭掉，
枪声停止静悄悄。
正看着忽然海面起了风暴，
哗哗哗掀起巨浪比房高。
金阿毛一个浪头就不见了，
赵俊他回手一把没抓着，
四下看什么也看不见，
用手摸也没处摸。
巨浪翻花难睁眼，
一说话海水直往嘴里浇。
吕组长这时扔过一个绳子套：
“哎，老赵，你们俩人套上腰，
别被浪头砸散了。”
“组长呀，小金已然找不着啦！
刚才叫浪头砸下去，

遇上这个风暴有没有危险不把牢。
他越海侦察次数少，
要把他丢了可真糟糕。”
“不要紧，小金是海边长大的，
他自幼练就的水量高。
他懂潮流、明风向，
即便是丢了也能找得着。
这前边有几块小礁石，
咱到那儿先瞧瞧。”
（白）“对。”
二英雄身穿水靠多灵巧，
身子一晃冲破万顷涛。
来到了小礁石跟前隐蔽好，
吕组长忙往四下瞧了瞧，
这风搅波涛震耳响，
四周漆黑什么也看不着。
沉了一会儿风暴过去了，
吕组长掏出个口哨嘴里叼，
一吹这个口哨真好听，
跟海鸟叫声不差半分毫；
“嘀哩哩”的三声哨，
英雄们往海面仔细瞧，
不多时海水哗啦一声响，
从水底上来了金阿毛。
（白）“小金！”
“组长，在这儿哪。
组长呀，我头次跟您来就掉了队，
叫您跟老赵把急着。”
（白）“小金怎么样？”

“没怎么样。”
“到哪儿去啦？”
“刚才海上起风暴，
浪头砸上我的伪装包，
我怕东西被砸掉，
随着劲我缩到水底摸了摸，
再钻出水面就掉了队，
找不见老赵我奔了大西礁啦。
我到了那预定的集合点，
在乱礁堆里也没找着。
我往那大礁石上看了看，
觉着那块礁石较比平常有点高。
我正纳闷儿听见海鸟叫三声，
知道那是咱们的联系号。”
“哎，小金，那礁石顶上有动静吗？”
“没有。什么东西也没见着。”
“好，现在我往家里发个报，
咱们马上要到大西礁。”
（白）“是！”
吕组长发完了电报说声走，
三英雄如鱼潜水钻浪涛，
不大的工夫来到了，
这时候海水已然涨了潮，
吕组长看了看夜光表，
是三点三分三十秒。
英雄们隐蔽在乱礁堆里细察看，
没有什么动静和目标。
吕组长心中暗盘算：
难道说这个毛病不在大西礁？

那为什么小金刚才说，
这块礁石较比平常显着高？
正思索，小金低声说了话：
“组长，您看这块礁石真蹊跷，
现在我看着又跟平常一个样，
没有刚才我来那会儿看着高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上边罩？”
“可能。你跟老赵到礁石后边去瞧瞧。
分路潜水去查看，
千万不要暴露目标。”
“是！”两个人一左一右摸过去，
时隐时现围着礁石转了一遭。
然后回到乱礁堆，
(白)组长说：“怎么样？”
小金说：“一点可疑之处没找着。”
“好啦，这天要亮，咱们伪装之后吃早饭，
在这儿轮班休息过一朝。
今天夜里再行动，
一定要找到敌人要的鬼花招。
如果我们在这儿找不到，
就连夜进入金门岛。”
(白)“对！”
英雄们说着就伪装，
这伪装用的是仨麻包，
刷上油就跟礁石一个样，
人在麻包里头还能往外瞧。
伪装好，在麻袋里边吃早饭，
不大会儿红日东升彩云飘。
吕组长把周围地势全看到，

开口叫声金阿毛：
“小金，我们俩放哨你睡觉。”
“组长啊，我一点儿不困睡不着。”
“睡吧，晚上盯着抓舌头，
休息一下解疲劳。”
（白）“是！”
通红的太阳当空照，
蓝蓝的海水起波涛。
三英雄半截身子在水里泡，
伪装成礁石解疲劳。
这种觉谁能睡得好，
半身干燥半身潮。
解放军英雄侦察员，
为完成任务劳苦功高。
一直伪装到天黑，
三英雄刚要脱麻包，
就听见大礁石后面突突响，
嗯？这声音一会儿的工夫听不着了。
小金说：“组长，有动静，
是不是我到那边去瞧瞧？”
“等会儿，你看现在天还早，
行动容易暴露目标。
刚才的响声是机船，
可能是敌人来到大西礁啦。
你听，上边有人在说话。”
“嗯。咦？组长，你看这块礁石又长高啦。”
吕组长这时全都看清楚：
礁石顶上搭起个帐篷五尺高。
小金说：“组长，没错啦，是敌人在这儿来捣鬼。”

“哎！小金说话不要声音高。
注意，准备，敌人来到啦！”
小金往礁石左边定睛瞧，
蹚着水来了敌人十几个，
嘴里喊：“咱们到乱礁堆里查一遭。”
嗬，前边走的是个大高个儿，
有一挺机枪手里抄；
其余的都拿卡宾枪，
他们一边走着还直叨唠，
这个说：“共军再好的侦察兵，
来金门岛他算断了道啦！
美国顾问就是有一套，
想的这个办法真叫高。”
那个说：“算了吧，咱们多加小心方为妙，
别提美国办法高不高。
你别看共军三次没进岛，
今天就许来到大西礁。”
“哎哎哎，咱们说话别喊叫，
留神喊来吕海超吧！”
这一句话，旁边有个敌副班长一哆嗦，
这家伙名叫夏一招，
都管他叫“吓一跳”，
他一听吕海超仨字就发毛。
在岛上他被海超同志抓住过，
捆好给放在交通壕了，
因为又抓住他的班长，
临走时没把他捎着，
从那天起他得了这个外号“吓一跳”，
这回被挑选来到大西礁。

“吓一跳”今天又吓了一跳，
可还要吹吹牛腿泡，
说：“什么？吕海超他要敢到这儿，
叫他插翅也难逃。
抓住他先不送回金门岛，
我拿刀子先把他肉皮剥。”
前边这个大个儿答了话：
“赶快搜查别吵吵了！
礁石洞都拿刺刀挑一挑，
礁石块也拿枪托敲一敲。”
就听哈当一阵响，
在乱礁堆里一边和(huò)弄一边敲。
“吓一跳”在旁边受不了啦，
“哎，我说班长呀，你这个办法太糟糕。
咱们这儿是个秘密观察哨，
共军不来你往这儿招。
这叮哈当啷是多响呀，
你非得敲来吕海超哇！”
这大个子班长连说：“对，
立刻停止都别敲了！
夏班长今天船上你放哨。”
(白)“好。”
这时候我们英雄早从水底转移了目标。
吕组长带着小金和老赵，
到礁石后面这么一瞧，
有一条机船靠在礁石后，
船里没人静悄悄。
吕组长决定先抓船上岗哨，
问明情况再往礁石顶上摸。

行动计划安排好，
这时候敌人全都上了礁。
不大会儿来了“吓一跳”，
卡宾枪手里提拉着。
他脚蹬船板还没站稳，
被绳子一绊摔了个跤，
“扑通”跌到船舱里，
一抬头见面前有口匕首刀，
噌！噌！在他脑门子上边蹙了两下，
(白)“啊，咿！”
“别动！一嚷我就摘了你的吃饭瓢！”
啪！凉冰冰给他贴在脖子上啦，
“吓一跳”真魂出窍上了九霄，
嗡的一声脑子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苏醒过来都没敢哎哟，
睁眼看胳膊腿全都绑一块儿啦，
面前站着侦察英雄吕海超。
(白)他认得！
他低低的声音说了话：
“吕先生请您撤刀把命饶。
我绝对不喊也不叫，
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您是神鹰我是兔，
兔子见鹰哪能逃！
我就知道您要来，
金门岛有事没跟大陆作汇报嘛！
这样做实在不礼貌，
我跟您回去详详细细把底交。
上次您来机会不凑巧，

您抓走了班长没把我捎着，
看来我的运气还真不小，
今天又跟您见着了。”
“少废话！你们今天什么口令？”
“今天口令是‘斯尔刀’。”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
都设了哪些鬼圈套？说！”
“哎，说，我们这儿是个秘密观察哨，
有二十个人都是美国顾问亲手挑的。
我们白天撤走晚上到，
夜里往海面找目标，
发现大陆来船就往岛上打报告，
就为了把你们来阻挠。
如果我们这里出了事，
枪一响，金门岛就全知道了。
这附近还有两个支援哨，
听见枪响从左右包围大西礁。
我说实话您别恼，
这都是美国顾问定的鬼花招。
要抓住您他赏美金一千块，
叫我们随便吃喝随便嫖。
我可没敢做这个梦，
我的神鹰吕先生，啊……吕……海超。”
“哎！你们这里谁负责？”
“总指挥是美国顾问斯尔刀。
这里是个特别班，
班长名叫疙瘩包。”
（白）“怎么叫这个名字？”
“这是他的外号，



他姓包外号疙瘩包。
我们这些人都有外号，
副班长是我夏一招，
他们都管我叫‘吓一跳’，
还有个副班长叫水上漂；
有杨登照、赵不肖、刘立炮、胡路瓢、挑皮、坏水、草鸡毛。”
(白)“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玩意，这都是他们的外号。”
“我问你要死还是要活？”
“我要活，我绝不敢跟您耍滑刁。
岛上的情况我知道多少说多少，
您要问详细情况得上去抓我们班长疙瘩包。
我说的这都是实话，
错一点我拿脑袋来担保。”
“好了，一会儿我用你说说话。”
“哎……有事弟子服其劳。”
(白)他还转(读 zhuǎi)文哪。
“你先受点委屈吧！”噗！拿布卷把嘴给塞上啦。
这时候赵俊在船上放着哨，
小金把礁石路口卡得牢；
吕组长看了看上边没动静，
把“吓一跳”提到船后梢，
船里的机件检查好，
把他们的报话机子瞧了瞧。
吕组长跟着往家就发报，
叫洪天浩涨潮来到大西礁。
行动计划也做了汇报，
不大会儿哗哗的海水涨了潮。
吕组长出舱告诉老赵：

“哎,老赵,现在我跟小金往上摸。
这条船由你负责控制住,
枪打响你要利用夏一招,
稳住那两个支援哨,
他不会说由你教;
叫他一边说着你一边开船走,
洪天浩的小船引路为目标。
要灵活,要机动,
毛主席的教导永记牢。”
(白)“是!”
吕组长把行动一切安排好,
带着小金往上摸。
来到礁石顶上仔细看,
有个家伙趴在顶边正往海面瞧。
听了听帐篷里边睡了觉,
吕组长用手一拉金阿毛,
小金当时明白了,
就知道是把这个岗哨先干掉。
冲锋枪轻轻交在左手,
右手掏出匕首刀。
一哈腰“咔”的一声枪托磕在礁石上啦,
立刻惊动这个岗哨水上漂,
“谁?”一回身打着了手电筒,
唰!亮光一闪正照着金阿毛,
他一抄卡宾枪可了不得啦,
枪口上边还有刺刀,
就听“叭”的一声响,
您别胆小,不是他打上金阿毛啦,
是吕组长抬手把他给打倒,

这水上漂掉下礁石水上漂啦!
枪一响帐篷里头乱了套,
都在梦中惊醒抓了切糕!
疙瘩包回手抓机枪,
一把抓住了赵不肖;
旁边过来了刘立炮,
一头撞上胡路瓢;
胡路瓢身子往后倒,
一屁股坐上草鸡毛啦。
嚯!这时候,小金打响了冲锋枪,
哗哗哗恰似疾风暴雨打芭蕉,
杨登照刚刚抓着卡宾枪,
还没打响被冲锋枪子弹揭了瓢;
挑皮拉开了手榴弹,
没扔出去正被子弹射中腰,
他的手榴弹轰隆一声爆炸了,
当时间把半拉帐篷也烧着了!
立刻里边没动静啦,
噌!进来了我们英雄吕海超!
小金说:“组长,他们一个没剩都完蛋啦!”
组长说:“赶快收枪细瞧瞧。
狡猾的敌人会装死,
防备他跟咱耍花招。
你挨着个儿地捏鼻子,
有喘气儿的往外挑。
留神他咬你手指头!”
这句话未说完,噌!蹦起来敌伪班长疙瘩包。
这家伙装死装不了啦,
他跳下礁石就想逃,

吕组长“唰”的一声跟下去啦，
这时候金门岛枪声大作乱嘈嘈，
什么探照灯、照明弹，
哗哗哗的全打着啦！
照明弹把天空照得如白昼，
探照灯交叉在海面一条条，
嘟嘟嘟，支援哨敌兵集了合，
就要来包围大西礁。
洪天浩的小船被敌人也发现，
这时候我们吕组长已经擒住了疙瘩包，
让洪天浩提溜上来捆绑好，
急速开船往回摇。
赵俊把机船早发动，
手里拿着匕首刀，
一把抓过来“吓一跳”：
“哎！快喊话，看见了没有？
错说了一句我这个家伙它不饶！”
（白）“唉，我喊。”
“吓一跳”对着报话机子高声叫，
连美国顾问都听着啦，
“喂！支援哨，
我是‘吓一跳’，
你们别来，我们用不着，
共军一个儿都没跑了，
现在还只剩一条小船没抓着，
我们马上就抓到，
你们要来就算抢功劳。
我们这儿连人带枪都够用，
共军这条小船我们包啦！”

敌人做梦也想不到，
这些话都是赵俊教的。
支援哨敌兵队长气炸了肺：
“呸！谁他妈的跟你们抢功劳，
都别动，解散！睡大觉，
谁也不许乱吵吵！”
这时候我们吕组长、金阿毛，
跳上了机船把手招：“追！”
这机船假意追赶洪天浩，
一直奔向我们的大嶝岛，
敌人们眼看着小船被追上，
可乐坏了美国顾问斯尔刀：
“OK！我们的机船追上了。”
“嗷嗷嗷，不好了，可坏了，
他们一块儿上了大嶝岛啦，
连人带船都完了！”
这就是，神鹰越海抓俘虏，
咱们英雄智取大西礁。

竹 蒺 藜

快板书《竹蒺藜》为李润杰先生1965年创作的，本书根据天津人民广播电台1965年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以越南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越南南方的一位老石匠武钢，为游击队制作用以伏击敌人的竹蒺藜并且机智勇敢地消灭了一名美国侵略者和两名伪军的英雄事迹。

说的是，越南南方一村庄，
住着一位老石匠，
老石匠姓武排行在第五，
他的名字叫武钢。
村里人都叫他武大爷，
七十五岁了身体还很健康。
白发苍苍的武老汉，
天天他不到五点就起床，
他坐在那屋子里头用刀削武器。
(白)那位同志说你别唱了。这个武器用刀子能削得动吗？
诶，我说他削的这个武器不是钢的，
是又坚又硬的越南竹，
把它做成武器送给人民武装打击美帝野心狼。
武大伯把仇恨用在刀刃上，
他是一天到晚紧着忙，
只觉得这浑身有力量。
这一天早晨天刚亮，
武大伯削出一个武器可不寻常。

是一个多尖多刃的竹蒺藜，
嘿！这个东西，真漂亮，
又不圆，又不方，
又不短，又不长，
八面刃，亮堂堂，
密匝匝，硬邦邦，
它是又尖又快又硬又光似纯钢。
要埋在地下就跟刀山一个样，
专等敌人扫荡给他尝。
这东西敌人要蹚上，
他身子一倒扎他个透心凉啊。
武大伯看看这个竹蒺藜，
点点头，叫声美帝国主义野心狼，
“你们屠杀我们越南老百姓，
你们放火烧村庄，
你们抢掠烧杀，灭绝人性，
还使用毒气把我们伤。
我这个东西要找你们来算账，
这血债要用血来还，
你们杀人就得把命偿。”
说着话他回身一扭脸，
打开了旁边的大水缸。
这缸里盛的可不是水呀，
是毒蛇的汁子配成的浆。
这竹蒺藜要是放在里边这么一泡，
就变成了毒蒺藜啦，
杀伤力就更强了。
武老汉看了看这蛇毒水里面还足有多半缸，
骂了声美帝国主义狗强盗，

“这些个毒汁都给你们尝。”
说这话,他要把蒺藜往缸里放,
忽然间,外边的小狗紧汪汪。
越叫越急声音越近,
“啪啪啪”地跟着就响枪。
人声嘈杂杂嗷嗷叫,
“咕噜噜噜噜,嘎嘎嘎”的真是鸡飞狗跳墙。
有一种皮鞋的声音好像野驴钉上掌,
“咔嗒咔嗒”的震耳旁。
又听见“啪”的一声响,
小狗应声不汪汪。
武大伯就知道是敌人进了院,
可怜的小狗中弹亡。
在这时候竹蒺藜还在地上放,
在那门后边敞着那蛇毒缸。
敌人一进来准发现哪,
必须得赶快来隐藏。
武大伯连忙拿起那竹蒺藜,
他要把这个东西往缸里藏。
谁知道,门板子“当”的一声响,
“咔嘚儿咔嘚儿”枪就崩断门板的左右两根钢。
闪出来两个伪军一个美国顾问,
这仨小子是两个短的一个长。
这个长的好像眼镜蛇,
他的形状像一个大刀螂,
长胳膊大腿好像坯子把,
脸似白蜡黑光眼镜高鼻梁。
这家伙是美国顾问登道斯,
就是等到死啊。

那两个伪军的名字可更漂亮，
左边这个伪军叫吴长寿，
右边这个伪军叫宋出殃。
这仨小子是一条线拴着俩蚂蚱，
要蹦一块儿蹦，要死一块儿亡，
怎么那么寸这名姓全都一个样。
他们堵着门口面对着老汉细打量，
两个伪军冲着老汉龇牙带咧嘴，
美国顾问他的两眼突突冒凶光，
死盯着老汉活像一只狼。
武大伯手里头端着竹蒌蒿，
被敌人发现没法藏了。
心里想如此跟敌人干一仗，
决不让敌人跟我逞强。
想至此，“嘣噔”竹蒌蒿就往这迎门放，
面对着敌人不搭腔。
嘿！怎么那么巧，
左边的伪军吴长寿正往屋里闯。
一脚踩在那个蒌蒿上，
这一边棵棵像利剑。
他蹬不住，站不稳，身子左右一晃荡，
咦！他往前一扑使不上劲，
往后一坐可叫了娘了。
“哎哟！”“噗！”“啊！”
一屁股坐在了蒌蒿上，
“咳嗤”扎进去三寸长。
这小子从来没坐过太平椅，
这一回呀，纹丝不动太稳当啦。
这吴长寿现在改名叫了活受了。

吓得这个伪军宋出殃，
是嗷的一声要开枪。
武大伯一见这个情景哈哈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痛快，
我没白流汗费力量。
我做这个竹桩很不少啊，
光听说敌人被扎死或带伤。
没想到今天我能亲眼见，
敌人在我面前叫了娘。
这个东西很好用，
刚做得了就开张，
我这个买卖算不能黄了。
我要长期干下去，
要看一看这个东西怎么样杀死美国狼。”
“NO！老头子！你的话不要往下讲，
你说的什么美国狼。
你做的这是个什么物？
你叫什么名字干的是哪一行？”
武老汉手捋着银须一仰脸：
“老汉姓武叫武钢。
我有五个儿子都参加了游击队，
专打美帝野心狼。”
“老头子！听你说话这个硬劲儿，
你是生死不怕有胆量。
哼哼！可要知道，你找死很容易，
只不过我的手指头一动放一枪。
可是我不想杀死你，
咱们有话好商量嘛。”

“哼！笑话！咱是冰火不同炉，
我是人，你是狼，
野兽吃人人把野兽打，
你死我活没商量。”
“OK！我问你做的这是什么物？”
“嗯！这个东西有名堂，
它叫竹蒺藜，
又名反美杀狼多用刀。”
“啊?！老头子！你跟我说话别带狼！
你过去就干这个东西？”
“不！过去我不干这一行，
因为我们国家来了美国强盗！”
“OK！这句话里没说狼。
我们是强盗！
老头子！你快说干的是哪一行！”
“我是个多年的老石匠，
美国强盗闯进了我的家乡，
我这才改的行。
我知道，有多少乡亲被你们给杀死，
有多少小孩儿没了爹娘。
我要替我的乡亲把仇报，
上阵杀敌是不便当了。
老汉我今年七十五岁了，
手脚发迟打不了枪。
我要做出各种竹制武器，
送给我们年轻的人民武装。
把你们全部消灭掉，
我是有点力量尽点力量。
只要我能呼吸我能有一点劲，

我就要把你们消灭光！”
“老头子！你的胆子真不小哇，
说出话来似刀枪。
口口声声要把我们消灭净，
你这个老头子一点不善良！”
“哼哼哼哼，狗强盗。
你想错了！
我要不杀你们才是不善良，
约翰逊政府就跟希特勒一个样。
妄想在这世界称霸又称王，
你们是罪魁恶毒手。
不消灭你们，天下人民受灾殃。
要杀你们正是善！”
“住口！老头子！你说话的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话的地点是咱们越南人民的地方！
我可以随便说话理直气壮，
你就是装模作样也得心慌。
只要你在越南这个地方就注定你要死，
你在我的面前只能发抖难发狂。
你们跟残灯一个样，
越着越没油，它一点一点要着光了。
你们的前途是被消灭，
你们时时刻刻有死亡。
你们要受世界人民来审判，
说什么我一个人过你的堂。
哈哈哈……”
武大伯他就这一片话，
美国顾问激灵灵打了个寒战心里直摆忙。
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啊！这个老头子要把我活活吓死在这个地方。
嘿！侵略者在人民面前就是这个样，
贼偷东西都怕亮光。
这家伙在武大伯面前像耗子见猫一个样，
他酥了骨，转了向，
冒冷汗，心里凉，
身子像鹅毛随风要飘荡，
纸糊的老虎大空膛。
忽然间他回光返照又一想：
暗骂自己混蛋真窝囊。
他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头子，
我何必怕得这个样呢。
想到这他立刻露出了豺狼像，
伸手往腰里要拔枪。
又一想，把这老头子枪毙太便宜，
不能够让他死得这么快当。
一侧身，见地上的伪军吴长寿，
伸着双手娘啊娘地喊帮忙。
他站不起来动不了，
肉厚的地方都要扎透膛了。
这吴长寿他喊帮忙，
急坏了伪军宋出殃。
他抓着胳膊往起拉，
这小子胴瘦没力量。
可拉了半截拉不动了，
一撒手“嘭叽”又扔地上了。
嘿！这一下，吴长寿嗷的一声闭过气，
蒺藜桩又钉进去二寸长。
武大伯用手一指美国顾问：

“哎！你看他这个下场怎么样啊？
嗯？你看着心慌不心慌？
你的心跳得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把嘴张啊，
留神你的心要跳出嗓子眼。
掉出来可就剁到蒺藜上，
那你要比他更难受啊。”
嗬！这句话，美国顾问他把嘴闭得紧邦邦，
双手紧着画十字，
心里祷告嘴不张，
连嘟囔都不敢嘟囔。
（白）他真怕心出来。
在这时候，宋出殃他冲着外边喊担架，
伪军们呼啦啦来了一大帮。
给吴长寿取下蒺藜上担架，
七手八脚紧着忙，
谁知道取下来蒺藜也断了气，
吴长寿就是寿不长啊。
伪军们他们抬着死尸往外走，
七言八语地乱嚷嚷。
在这时候，
屋里的美国顾问要杀老汉还没拔出枪，
突然他眼珠这么一转，
他冲着老汉把大指扬。
“OK！老头子！
你真是越南一位老英雄，
又勇敢还又坚强。”
“嗯！这个话用不着你来讲。”
“诶！应当讲，你赤手空拳吓得我心跳浑身凉。”



“当然啦！你做贼心虚怕天亮，
杀人的魔鬼必然怕日光。
我手无寸铁你害怕，
说明你是耗子胆的狠心狼。”
“嗯！老头子。
你把我比喻得真不错，
我跟你说话很紧张。
我是非常钦佩你，
你做这个东西很漂亮。
又尖又快又好使，
作用比地雷还要强啊。
地雷有仪器能探测，
这个东西难测量。
不过他不会爆炸只能等人往上踩，
谁能瞪着大眼往上趟？
是个瞎子有棍探路也能提防啊。”
“嗯！不然！你说的跟事实不一样，
你们都是瞪着大眼往上蹚。
解放军游击队打得你们懵头又转向，
你们顾不得脚下有竹桩了。
我们不用埋不用藏，
明摆着你都往上蹚。”
“嗯！老头子！
今天我不杀死你，
我要祷告上帝保佑你安康。
保你没灾又没病，
幸福快乐永寿长。
我需要你把这个东西讲一讲，
它怎么摆放怎么埋藏？

你要摆一摆，
我要亲眼看一看。
请你稳稳当当的不要慌。”
这小子真是狼心狗肺坏又狠，
他要把老人推上蒺藜桩。
他心里打算脸上带了相了，
嘴里喊叫宋出殃。
“诶！你不要开枪打老汉，
你要规规矩矩地躲在一旁。”
在这时候，武老汉早就看出他的凶相，
脸似白纸又刷了一层浆啊。
心里说：狗强盗，你想把我扎死在蒺藜上。
哼哼！没那么便宜的。
想到这他把手这么一点。
“来！我给你讲讲你可别心慌啊。”
说着话，搬起这个蒺藜一扭脸，
美国顾问从老汉的背后跟到身旁。
武老汉哈腰要把这蒺藜放，
美国顾问抬起右腿用力量。
照着老汉的后腰就是一脚，
“刷”这脚蹬下来什么也没沾上。
他脚蹬下来人不见了，
面前只有个蒺藜桩。
这小子脚蹬空气撑不住哇。
“呜”身子一翻往前闯，
就听得“啪”“噗”“咳嗤”连声响，
这狠心贼他整个趴在蒺藜上。
这小子做梦也没想到，
武老汉有一身武功好硬邦。

原来是这小子还没抬起腿，
武老汉早就有提防。
他搬着蒺藜假装地上放，
两只眼全神贯注往背后在打量。
一看这小子抬起腿，
武老汉“刷”左腿抄住他卡巴裆。
身子一转使了个地下扫堂腿，
一扭身金鸡独立亮翅膀。
在这小子背后来了个反巴掌，
“啪”这一下，
别说他这个刀螂身子骨啊，
就是个石杵子也得打晃荡。
武老汉劈砖开石不费力，
练就了一对铁巴掌。
这一下震断了小子腰椎骨。
“哇！”一口恶血沁出腔。
当时跟死狗一个样，
他“扑哧”趴在了蒺藜上。
嘿！这小子临死还真光棍，
说了句“我不活着喽！”
把腿一蹬就死他娘的了。
我说的迟，变化快，
在门口闯过来伪军宋出殃。
他提着枪过来就抱武老汉，
武老汉金鸡独立腿正扬着。
“刷”照小子前胸就是一脚，
这小子往后一退举起枪，
武老汉跟着往前一跨步。
闪过枪口使了个顺手来牵羊，

这小子手扣扳机枪就响了。
“吧”一颗子弹出了膛，
嘿！美国顾问的死尸还拦路，
“噗”跟这颗子弹正碰上，
是“嗞溜”来了个透心凉。
随着枪声，武老汉使了个问心掌。
“啪”宋出殃撒手扔枪身子往后张，
武老汉使了个海底捞月伸右手，抓住小子腿腕拧成簧。
这小子鲤鱼打挺脚朝上，
“咚”一头栽进蛇毒缸。
宋出殃临死死得可真够本，
又吃锅贴又喝汤，
还给美国顾问来了一枪。
武老汉气喘吁吁精神爽，
雄赳赳，气昂昂，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听村口外“叭叭叭”的响起枪，
原来是人民游击队，
反扫荡把敌人包围在村庄。
武老汉把敌人武器拿在手，
准备迎接人民武装。
竹蒺藜，放红光，
照得小屋亮堂堂，
武老汉孤身杀敌寇，
他的英雄美名天下扬！

闯 火 海(残稿)

快板书《闯火海》为李润杰先生于1958年创作的,本书根据其手稿整理收录。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已有部分遗失,为完全尊重李润杰先生的创作思路,本书只把现存手稿内容整理出版,遗失部分待有进一步发现之后再做补录。

《闯火海》描写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孙连华为了保护祖国的财产和战友的生命安全,奋勇救火,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
叫作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同志们冲啊……
这声音似万钧雷霆震长空,
它化冰雪,驱寒风,
气壮山河要把火海平。
抬头看条条火龙在沼泽地里发了疯。
这地里全是过冬的荒草干又脆,
一人来高密层层。
草下面有泥又有水,
因天冷没完全化冻还有冰层。

人到里面难行走，
陷进去随时有牺牲。
风卷荒火进这大草甸，
越烧越猛形成了万条大火龙。
风势狂，火势凶，
风借火力，火借风威搅起来的浓烟大雾扑上空。
这就是兴凯湖畔的大草甸，
这个地方是我国的边境黑龙江省，
在对面就是苏修的国境地，
也是老沙皇霸占我国的领土他们还继承哪！
这大火要被狂风卷到那边去，
新沙皇他就会没缝下蛆，借题发挥，造谣惑众来耍鬼吹灯。
可都知道苏修是专靠欺骗造谣过日子，
没人相信狂吠几声也等于零。
要坚决维护祖国的尊严，
也决不让敌人吭一声。
这场大火一定要扑灭，
刀山火海也要踏平！
谁来闯火海，
谁来擒火龙，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天塌下来也能用双手再把它拖回到上空。
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火海里出现一片青年英雄。
是解放军边防战士和兵团战士，
从四面八方赶来闯进火海中。
每个人一把树枝攥得紧，
叭叭叭猛扑猛打猛冲锋。
最前面有个青年英雄扑火最猛，

就是他带头背诵毛主席语录喊冲锋。
就是他带头闯火海，
就是他带头往前冲。
他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共产党员天津的支边青年孙连华。
革命青年的好榜样，
毛主席的好学生。
孙连华今天是到连队执行任务，
和战友路过此地正赶路程。
突然发现跑荒的野火进了草甸，
立刻想到一连串儿的大事情。
祖国的尊严国家的财产要保护，
坚决和苏修做斗争。
决不能让大火越过国境线，
决不许野火妖风乱横行。
决不让祖国的森林烧掉一草一木，
火光就是命令时间不能容。
同志们，党和毛主席考验我们的时刻到啦，
忠不忠看行动，冲啊……
孙连华一把树枝闯进火海，
叭叭叭前扑后打左抽右扫灭火追风猛进攻。
眨眼间他的一把树枝都烧断，
只剩下，一把短棍儿手中擎。
再扑打烈火也不顶用了，
孙连华气壮胸膛眼睛红。
看野火好像敌人一个样，
还往四下扩散在逞凶。
“同志们，我们要压倒它，战胜它，
把它全部彻底消灭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个军队，
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他要压倒一切敌人，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用身体滚火，冲啊……”
孙连华话音未落又扑进烈火中，
灭野火他前胸压过后胸轧，
左肋扫，右肋平，
咕噜噜一股劲儿地往前冲。
只滚得泥水四处窜，
只滚得野草乱鞠躬，
只滚得烈火嗞啦叫，
只滚得黑烟伏地白气升，
前面水深不能滚啦。
孙连华脱掉上衣浸在泥水中，
抡起湿衣扑野火，
浑身的力量加倍增。
一连气儿五个多小时的顽强战斗，
英雄们踏平了火海消灭了野火龙。
英雄们心里多高兴，
齐声说：“这场战斗好像消灭苏修侵略兵。”
这时候夜幕笼罩沼泽地，
黑咕隆咚刮寒风。
英雄们极度疲劳天寒冷，
为救火晚饭没吃肚子空。
孙连华和战友要走出草甸回营地，
这时候连东西南北都难辨清。
天黑草高甸子大，
气温下降路难行。

英雄们已经跑出几十里地，
想登岗上真是困难重重。
生死面前何所惧，
乱云飞渡仍从容。
队伍分头多路往回撤，
跋泥涉水踏冰层。
孙连华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
有意走在最后做收容。
他高声朗诵毛主席伟大教导，
发挥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今天要走一段红军长征路，
这个地方，跟雪山草地多相同。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
我们不过走几十里地的短路程。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说到这儿，他激情澎湃，高声朗诵。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停声。
英雄们高歌猛进划破了夜空。
谁知道，身旁的老王已经走不动了，
孙连华，急忙搀扶着往前行。
“老王，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对！坚持就是胜利，我们一定坚持走回营！”
“好！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为革命，这火海扑灭刀山也要登！”
“走！”两个人走一步都觉千斤重，
齐腰深的泥水冷冰冰。

孙连华搀扶着老王又走出七八里，
这时候已到深夜凌晨一点钟啦。
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同志一直打晃，
不好！这个同志要倒下就要牺牲。
“老王，快！快！我们赶快托住他！”
话音未落扑哧的一声，
孙连华两腿陷入泥潭内。
想动转挪移都不灵了，
下面是泥浆越动泥浆抱得越紧绷。
孙连华忙喊：“老王，快别动！”
谁知道老王也陷进了淤泥坑。
孙连华他两条腿被泥浆锁住，
锁不住他一颗忠心向阳红。
口里不停地背诵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声音一直不停到天明。
战友们赶回草甸来寻找，
见孙连华好像一棵苍劲的青松，
挺拔屹立面带笑容壮烈牺牲。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孙连华为维护祖国的尊严，国家的财产，
为了抢救阶级弟兄。
崇高的精神来歌颂，
我编成快板唱英雄。

闯 险 滩

快板书《闯险滩》为李润杰先生在1958年创作的。

作品主要描写了船长郑为国率货船通过昭化河上最大的险滩“鬼推磨”时，儿子突然落水，随即船上产生了救孩子还是保船的争论，最终在郑为国船长的坚持下，以大局为重，驾船冲出险滩上了百河。回家后郑老汉在给老伴做思想工作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儿子小玉波的喊声，原来是航运站其他出色的水手救出了小玉波，最终皆大欢喜。作品矛盾突出，情节紧凑、感人至深，既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具有很强的思想教育意义。



四川省土地好肥沃，
嘉陵江水流连着大河，
条条河道船来往，
这水上运输不用车。
昭化河水流往岩佛寺，
这一段航道险滩多，
什么九道弯，十八拐，
摸着走，撞着过，
差半点，一哆嗦，
您听这些个名字多缺德。
有一个最大的险滩叫鬼推磨，
是一个鹅毛沉底的回水坨，
这地方明礁、暗礁水底卧，
浪大流急拧漩涡。
来往的船只从此过，

必须得随着急流旋转打磨磨，
冲破了巨浪入了百河。
船凭飞渡投上百河水，
顺着百河的主流把险脱。
如果投不上百河水，
立刻就漩入回水坨。
船进回水坨算成了捻捻转啦，
眨眼间沉到河底算交活。
不沉到水底准撞礁石上，
保险船碎桅杆折，人也甭想活。
礁多流急掀巨浪，
它把船翻个个有把握。
这地方真是船家的死对头，
江水一涨它就撒泼，
好难过的险滩鬼推磨，
它是吞船吃人的一个恶魔。
这几天下了一场大暴雨，
天气刚刚变暖和。
从上游来了一只大木船，
有七十多吨咸盐船上驮。
摇船的小伙子们八九个，
一个个都是胸宽背厚粗胳膊，
一绷劲儿身上尽是疙瘩，
嘴里还喊着："哎哟喔……"
看相貌一人一模样，
看肉皮儿是黑里透红，
红中透紫、紫中透亮、不深不浅、匀匀实实都是一个颜色。
为什么大伙都是一堂色儿？
因为他们都在水上来干活儿，

撑船走的都是一个点儿，
划船摇橹一块儿拨，
烈日当头一块儿晒，
晒热了一块儿下了河，
宽汤大水儿洗澡洗得多呀。
在船后梢有一位老人掌着舵，
他的精神抖擞，看百河连眼皮全都不眨么。
他就是这船上的老船长，
姓郑名叫郑为国，
人送外号“有把握”。
这老汉今年五十六岁，
闯险滩过漩涡，
二十多年没出过错，
今天心里更沉着。
他眼望着险滩又看百河水，
心里不住地暗思索：
这水涨得可真猛，
有许多礁石全都没了，
不由得一阵愣瞌瞌，
突然间身旁有个小孩子说了话：
“爸爸，您不要惊慌要沉着。”
嘿！这个小孩真聪明，
他长得不高不矮透着伶俐又活泼，
圆方脸，棕红色，
两只大眼又明又亮，分皂白。
眼毛长，耳轮厚，
鼻直口阔尖下颏。
身上穿的是白小褂儿，
红领巾鲜艳得把眼夺。

白球鞋,蓝裤衩,
没脏儿没黵(读 zhǎn)儿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好利落。
这小孩不但外表长得俊,
上学功课更出色,
每次考试总得一百分,
门门功课都那么多。
就一次写字歪了一点儿,
还是同学碰了他的胳膊。
您说这个小孩多可爱,
他又爱劳动又听说。
郑老汉长年撑船最爱江河水,
给他起了个学名叫玉波。
这小孩子今天一看老爹直发愣,
他就知道是为过险滩在犯掂对。
给爸爸壮胆儿想对策,
才喊了声爸爸别慌要沉着,
“我帮助您闯险来掌舵。”
“啊!玉波不行呀,你的力气太单薄,
今年你才十二岁,
再过两年还凑合,
你赶快下到舱里去,
闯险滩可同不了别的活儿,
快下舱,要听说,在船上站着危险多。”
说话间岸上的广播喇叭说了话:
“喂!老郑啊!今天闯险有把握吗?
这水势太急流太猛啊!
过几天再走忙什么?”
原来是县里的航运站设立了指挥所,
因为水大,冲着老郑在广播。



说话的正是王指挥，
郑老汉抬头看明白，
随声说："供销社里等用货，
因为下雨已耽搁啦！
现在已经误了期限，
日期再也不能往后拖了。
这个险滩拦不住我，
他们这些小伙子都有把握。"
（白）"老郑呀！要闯险滩可得多注意！"
"呀！哎！放心吧！
我们起航前开会研究过，
一切全都准备好啦，
大家伙分工来负责。
船后梢由我一人来掌舵，
船前负责的是大老郭，
他身强力壮又沉着。"
"这条船你们检查过了吗？
补漏的地方多不多呀？"
（白）"不多！船帮、船底没有一点缝。"
说话间这条船开得如火车。
眨眼间来到鬼推磨，
郑老汉有话也顾不得说啦。
冲巨浪，闯漩涡，
急流似蛟龙撒了泼。
他左扳舵，右扳舵，
隔着水面把暗礁来推测。
这条船乱钻礁石空儿，
最宽的空子不过四丈多。
听水声哗哗怪叫如牛吼，

惊心动魄震耳膜。
水撞礁石啪啪的响，
浪花飞起一丈多。
哗哗哗的把人灌，
霎时间这条船好像水瓢进了大海，咣里咣当总要折。
好一个凶恶的险滩鬼推磨，
它要把这条大船吞下河。
老艄公，郑为国，
一看船靠近了大漩涡，
手握舵把高声喊：
“大老郭！划桨飞渡用力拨！”
话音没落船打转了，
郑老汉觉得大舵沉重不随合，
想掉转船头不应手，
扭过头来船要折个。
郑老汉用尽全力扳大舵，
谁知道水力太猛难动窝。
就在这紧张飞渡的危险时刻，
“噌”！船舱里窜出来小玉波。
这孩子窜到后梢恰似一只小飞燕，
抓舵把帮助爸爸猛力拖。
只听得轮子咔叭一声响，
可了不得了，大舵板子两分折，
“呼”！舵把子猛地一转个，
“啪”！小玉波一个跟头进了漩涡……
郑老汉多年有经验，
扑通摔了个大仰壳。
滴溜溜这条船打旋转，
随着流要进回水坨。

郑老汉连忙爬起来去扳舵，
这大船失灵不听说了。
还有一点儿舵板挨着水，
郑老汉紧握舵把叫老郭：
“老郭！赶紧拿过来两条桨，
用桨代舵把船拨。”
大老郭随声而至拿过来两条桨，
刚要跟老汉把船拨，
听水里有人喊救命，
一低头见水里泛上来小玉波，
(白)“爸爸！爸爸！快来救我！”
大老郭把桨一伸要把孩子救，
谁知道孩子又被急流给淹没。
老郭想,救孩子只能下水摸，
我虽会水不顶事，
这个地方下去准得喝，
自己下去是白搭一个，
救不了孩子更啰唆了，
那些伙计也都下不去，
救孩子只有郑大伯：
“哎！郑大伯您老听见没听见？
小玉波掉进漩涡不能活了！
咱班上就是您的水性好，
您赶快下去救玉波！”
“甭管他,赶快救船要紧，
帮助我掌舵别耽搁！”
“不行！小玉波眼看要淹死，
人比船价值贵得多！
船撞碎了还能做，

人死再也不能活。
您不下去我下去，
就是豁上命也要把孩子给救活。”
“别动！老郭，你睁眼看一看，
咱这船要进回水坨，
这船盐都是国家财产，
对国家的财产要负责。”
“郑大伯！难道说孩子不要了？！”
（白）“不要了！”
“啊！回去跟大娘怎么说？
如果这孩子要淹死，
郑大娘也算甭想活。
小玉波是大娘的命根子，
两条命您就不负责了？
您不下水我下水，
您不负责我负责！”
（白）“不许动！
老郭你怎么这么糊涂，
光顾我把国家的财产一旁搁。
你不想供销社、合作社，
对咱的信任和委托；
你不想船上伙伴十几个，
你怎么心里光想小玉波？
今天这船要出了错，
这些人全都不能活！
你把这损失想一想，
是哪个少来哪个多？”
“大伯！这船现在还没沉没，
这孩子可眼看不能活，

他是国家第二代，
您见死不救疼死我喽！
(白)我下去！”
“别动！老郭！
我现在下命令赶快救船把险脱！
我是船长要你立刻听命令，
不许你再提小玉波。
你看看船到什么地点了？
我的力尽船就折！”
大老郭一看郑老汉，
头上的汗水似瓢泼。
立刻戳桨当大舵，
以桨代舵把船拨。
大老郭一看江中水，
船离回水坨还有二尺多。
好危险！大老郭头脑这才清醒，
猛力拨船往回拖。
逆水行船回了原位，
“飞渡！”哗哗哗这条船冲破了浪涛入了百河。
好不容易才脱了险，
回头看再也不见小玉波啦！
这条船过了险滩还没处靠，
“哇”的声随着水流下泻了八十多，这才靠岸把船泊。
大老郭当时落下泪，
惊动老汉郑为国：
“老郭呀，刚才我把你批评重啦？”
“不重！批评死了都没什么。
要不是您老批评我，
这船人就都跟小玉波去了，

这会儿不定冲到哪条河，
哪儿还有我大老郭呀！
这船盐就是好几万，
不是您也就喂了回水坨啦。
现在我完全知道错啦，
可就是还想小玉波。
这孩子哪点儿都可爱，
想不到过着暑假淹死在回水坨。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哭过，
今天这是头一模。
咱得打听一下找一找，
难道连个尸首都落不着。”
“不用啦！现在找也找不到，
白耽误时间干什么？”
这时候船工同志们才知道，
闯险滩飞舵夺去小玉波。
人人心里都难过，
郑老汉两手一摆把话说：
“同志们！咱们马上要修好舵，
交完货以后咱再说。
大家不要替他再难过，
保住船，保住货，大家安全，失去个孩子也值得。”
郑老汉嘴里这样讲，
想到孩子心里难过得了不得。
交完货自己一个人往家走，
恰好似有座大山身上驮。
为救船舍子应该这样做，
可是回家跟老伴怎么说啊？
想到这儿脚步越走越迟慢，

一步一步地往家挪。
思想起来一条计策，
何不如此这么着，
他哪知道运输合作社支部书记早来过，
详细情况都跟大娘说啦。
还跟大娘提了保证，
坚决要找回来小玉波。
现在沿江所有的航播站，
都通了电话有了联络。
支部书记亲自出了马，
各处都派人派船去搜索。
郑大伯走进屋门抬头看，
见老伴坐在桌旁愣瞌瞌，
她把小玉波的褂子手中托，
看样子好像有心事，
郑老汉开口把话说：
“波他娘，这回出门碰上这一档子事，
你听听他做的合格不合格？
有条船飞渡抢险要过那鬼推磨，
猛然间船长的儿子掉进了河，
想救儿子顾不了掌舵，
不扳舵，船要进漩涡，
十几个伙计谁也甭想活，
船上的国家财产十几万……”
“……波他爹，你别说了，我早已全明白，
你做得对呀，舍己为公最光荣，
这样做对党和国家才负责。
我半点也不把你怪，
可是我心疼咱玉波，

好容易孩子长这么大，
今年你我都五十多啦……”
说着话大娘两眼流下泪……
“唉！我说波他娘你要是想这个，
可就勾起来往事我要说，
我从小跟爹妈常挨饿，
九岁就给地主扛小活，
放猪放羊带割草，
挨打挨骂受折磨，
十八岁那年拉船纤，
吃的是猪狗饭干的是牛马活，
到三十五岁我还打着光棍，
你跟了我还是挨冻受饿过生活，
要不是解放就不定有你我，
咱们哪儿来的小玉波呀？
现在我是社里的大队长，
这都是党的关怀、信任社员的委托。
我们饮水思源再解渴，
你才知道谁给了咱们幸福的好生活。
我们的一切都是党给的，
咱个人有点儿损失别往心里搁。
党的恩情咱可不能忘啊，
得时时刻刻要记着。
咱们为了社会主义大建设，
别说是一个小玉波，
再搭上你、我也没什么。
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咱们应该学习革命先烈，甘洒热血为祖国。
(白)你听我说的对不对？”

“对！”

突然间有个清脆的声音震耳膜：

(白)“妈妈！”

“谁?！”

“我！”

“啊！是我的孩子……”

噔噔噔,从外边跑进来的正是小玉波。

后面跟着支部书记大老何,

还有船工二百多。

原来是小玉波遇险又得救,

有几名船工救他把险脱。

郑老汉舍子为公把船救,

他的新思想、新风格、新品质、新道德、这新人新事、新风尚,

立即传遍了全中国。

钢铁姑娘

快板书《钢铁姑娘》是李润杰先生1961年创作并表演的，本书根据天津人民广播电台1961年的录音整理收录。

《钢铁姑娘》讲述了大东庄北大洼沥涝成灾，村里的姑娘们在邢玉芳的带领下组成钢铁姑娘队凿冰、拉网捕鱼的故事。姑娘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打上鲜鱼帮助大东庄度过了灾荒。作品通篇结构紧凑，李润杰先生通过对姑娘们语言和行动的描写，成功地歌颂了姑娘们活泼、坚强、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

数九隆冬北风狂，
冰冻三尺厚又光，
白茫茫，亮堂堂，
这一望无边的水晶地，
可不是河流不是江，
这是大东庄千亩大洼地，
北大洼七天沥涝成了灾荒。
到现在天冷成了冰海，
有的是肥大的鲜鱼水底藏。
党支书召开了动员会，
决定治渔度灾荒。
提出来这冬季副业搞得好，
全队的生活有保障，
才能保证明年农业大增产，
这个意义不寻常。

这时候有的人哪信心不太大，
在这讨论会上直嘟囔。
老姜发摇晃着脑袋直咂嘴儿，
慢慢腾腾地开了腔：
“拉冬网打鱼啊，
我看有点不好办。
咱们村就是这点力量，
一共这壮劳力才有多少？
让他们浑身是铁能出多少钢？
我看讨论也是白讨论，
壮劳力太少难担当。”
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姑娘搭了话，
这个姑娘名叫邢玉芳。
“诶！姜大伯，难道说我们就不算壮劳力吗？”
“嘿嘿！玉芳啊！你干活倒是有力量。
可是要叫你们去拉棕网啊？
女同志根本就干不了这一行。
甭打鱼，就叫你们站到冰层上，
一会儿就得冻得叫了娘。”
玉芳说：“姜大伯您老说的这些话，
我可认为不妥当。
党支书叫我们冬季搞副业，
是为了生产自救度灾荒。
再给明年农业增产打基础，
这真是一个好主张。
要都像您老这样想啊，
我们就没法度灾荒了。
您说女同志不能够拉棕网，
您这还是副老眼光。

新中国的妇女什么都能干，
并不是在您的面前来逞强，
我决定要去拉棕网。”
嗬！这句话，引起了会场的头腾翻了江。
年轻小伙子喊：“真棒！
邢玉芳说话真坚强！”
这王二虎啊刘大刚，是三庆、铁梁乱嚷嚷。
王大娘一旁说了话：
“玉芳啊，你怎么把大事全都忘了？
你不念书去考学啦？
不到天津去找你的娘？”
玉芳说：“念书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大娘啊！我留在了农村很相当，
将来也能学些个本领长知识，
又何况咱们村目前闹灾荒。
我要和大家一起把难关闯。
决心要改变咱们这个穷村庄。
不把这个穷队变了样，
念书去呀我也挂念我的家乡。
我的力量没多大，
有党给我增力量。
只要我们大家齐努力，
何愁我们穷村不能够变成鱼米乡。”
小伙子们一听玉芳这些话，
“咔咔”一个劲儿地拍巴掌，
老姜发是一个劲儿地翻白眼，
王大娘是一个劲儿地叫玉芳。
“我的傻孩子，可是你提出来拉棕网，
你不想想这三九天气是多凉啊，

小鸡儿都冻得直跷脚哇。”
老姜发是把手一摆开了腔：
“王大嫂，你别劝了，
这孩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她长出犄角才怕狼呢。
我原本打算不说话，
可要不说呀，我这个肚子能憋成疮，
玉芳我再给你讲一讲，
这拉棕网可不同绣花纳鞋帮。
棒小伙子都够呛，
何况你是个大姑娘？
这种活，叫过五关斩六将，
得胜过当年的关云长。
这五关你们要不能闯啊，
有句俗语叫土地爷开光，
白耽误工夫白挨冻，
冻病了还得喝药汤。”
玉芳说：“您把这五关讲一讲。”
“好！甭说讲，一提我这脊梁沟就发凉。
这第一关，就是冷。
两脚站在冰层上，
寒风刺面像刀伤。
网绳出水赛冰棒，
两手一抓透心凉。
身上的棉衣被打透，
一会儿全身就冻僵。
第二关是打凌眼。
嗤嗤嗤，冰花四溅硬邦邦。
把虎口震破流鲜血，

凉风一吹啊,跟刀子剜心一个样啊。
第三关就是下大网,
弓背弯腰往下拟(chuáng)。
两脚一滑掉进凌眼,
顶了锅盖一命亡。
第四关要有经验护渔网。
这水底下树枝子挂上渔网就损伤,
天冷遇上暴风雪,
慢一点儿啊,渔网就粘到了冰层上。
第五关就是出渔网。
快了慢了都是白白费力量。
出得快了没有鱼上网,
出得慢了净是泥浆。
你们什么技术都不懂,
趁早快死了这副心肠吧。
有鱼也不上你们的网,
瞎鱼叫你们拉着都窝囊。”
玉芳说:“这五关我们都能闯,
技术上请姜大伯您给帮帮忙。”
“啊?叫我帮忙啊?我可不干!
出了事我得倒霉我遭殃。
你们要掉到凌眼出了事,
我可没法来抵偿。”
玉芳说:“不帮忙啊,我们也要干。
决心要改变这个穷村庄。
要把我们穷队变富队。
再大的困难也无妨。
我们目前吃点苦,
今后的幸福万年长。

我们要发奋图强立大志。”
嗬！这句话，站起来六七个大姑娘。
有吴秀娟、王小双、小荣、秀丽、杨桂香，
啪了啪地紧鼓掌。
齐声说：“我们干干这一行，
玉芳姐为了改变咱们穷队，
她立志留在咱家乡，
我们一定得要干出个样！”
这时候，只有淑珍没搭腔。
她听见大伙这么一喊，
也站起身来拍巴掌。
老姜发冷笑一声说了话：
“怎么着？你们要改变这个穷村庄？
哼哼！木头眼镜我有点儿看不透。”
小双说：“您摘了眼镜都没光！”
老姜发一听把眼瞪：
“小丫头你没老没少太张狂，
你连点礼貌都不懂，
一会儿我回家找你娘去。
小丫头你不用犟，
你们要能打回鱼来我不姓姜。”
说着话一甩袖子朝外走。
“不听老人讲啊，你们的眼前就是饥荒。”
玉芳说：“请求支书和队长，
我们决定治渔度灾荒。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要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支书说：“你的想法非常对，
白手起家有榜样。

今年的灾荒能战胜，
明年咱北大洼就要变成鱼米仓。
现在你们准备吃苦要去拉棕网，
这种做法值得表扬。
给你们冰钏和渔网，
再派人给你们来帮忙。”
姑娘们一听啊心花怒放，
只觉得浑身上下添力量。
党支书把手一扬说散会。
姑娘们立刻奔库房，
扛冰钏，抬渔网，
用钩杆子挑着篓子筐。
去的这天，滴水成凌地裂缝，
老头的胡子都挂冰霜。
这一支钢铁姑娘队，
她们冒着寒风出了庄。
来到了村北的大冰海，
放下了渔网杆子筐。
邢玉芳提起冰钏打头阵，
“嗤嗤嗤”地冰花乱飞扬。
转眼之间就打透，
“突突突”水花翻到冰层上。
凌眼口有大也有小，
有圆有长也有方。
邢玉芳不大会儿就跟冰人一个样了，
她的两手震破受了伤。
咬牙忍痛不叫苦，
姑娘们抢着把凌眼打成行。
小荣、小双俩人抢着下大网，

秀娟、桂香也帮忙。
穿杆子带网绳，
两手一抓真是透心凉。
直到拉上来头一网，
淑珍冻得浑身直筛糠。
她一看网里没有鱼，
挂上来一点儿烂泥浆。
心里头别提多泄气了，
一扭身子就站一旁。
邢玉芳跑过来这么一看哪，
叫了声小荣王小双：
“你们俩人下反了网了。”
“啊！？”这俩人嘎嘎大笑说：“真窝囊。
我们俩人再下一网，
保证把鱼拉出塘。”
玉芳说：“快净网，
慢了泥浆也冻上了。”
这时候淑珍在一旁抱着膀，
嘴里头不住地直嘟囔：
“这种活咱是干不了，
根本全都是外行。”
玉芳说：“淑珍咱可不要这样讲啊，
可别忘了我们打鱼是为了度灾荒。
我们自力更生才算有志气，
见困难就上才算真刚强。
现在我们国家建设大飞跃，
都要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我们是共青团员应该树榜样，
在困难面前应该挺胸膛。

决心要改变咱的穷队，
以艰苦为荣理应当。
支书说，咱们这个北大洼，
明年就要变成鱼米仓。
如果我们加把劲赶上富队很快当，
如果我们要是泄了气儿还不叫人笑话说短与道长。
我们坚决要听党的话，
以身作则改变咱的家乡。
我们不会打鱼学着打，
学会了外行就能变内行。
你身上冷我给你点上柴火烤一烤，
来，给你这个围巾快围上。
我们几个人先去下大网，
你暖和过来再干也不忙。”
小双说：“老姜发说咱们干不了，
甭打鱼都得冻得叫了娘。
还说有鱼也不上咱们的网，
瞎鱼叫咱们拉上都窝囊。
打着鱼我就找他去算账，
我拿条大鱼把他的嘴堵上。
我们就是不怕冷，
活活气死他个老姜。”
淑珍一听这些话，
埋怨自己真是不刚强。
“来！玉芳姐咱们俩人下一网。”
“淑珍点着火了，你暖和一会儿先不忙。”
“不，玉芳姐我不冷，
咱们俩人快下网，
我觉得浑身有力暖洋洋。”

邢玉芳跟淑珍下大网，
姑娘们穿杆带绳紧着忙。
绳子出水赛冰棒，
姑娘们的两手早冻僵。
不大会儿拉上来了这一网，
扑棱棱鲜鱼乱跳水花扬。
玉芳高喊“快净网”！
嗬！收的收来装的装。
王小双抱起一条冰塞鲤，
这条大鱼三尺长。
“哎！玉芳姐，我就拿这条大鱼去堵姜发的嘴。”
猛听得，身旁有人哈哈大笑开了腔：
“人家都是大馒头堵嘴呀，
你怎么拿条大鱼给他尝啊？”
“哎！王大伯！王大伯！王大伯来啦。”
嗬！这可乐坏了众姑娘。
玉芳说：“王大伯，这么冷天您怎么来到这？”
“好闺女，支书叫我给你们来帮忙的。
党支书，还叫我给你们每人带来一幅新手套。
来吧，全都赶紧快带上。
你们来怎不等会儿我呢？
支书找到我了。
你们就出了庄了。
怎么样？现在冻得都够呛了吧？
全都快烤烤火吧不用忙。”
玉芳说：“我们大伙都不冷，
您检查一下我们打的凌眼妥当不妥当，
在技术方面您老多教导。”
老汉说：“好！咱卖卖力气干一场，

我来给你们下一网。
你们也帮着我往下拽(chuáng),
好闺女,只要你们不怕冷,
好鱼得打它几抬筐。”
说着话,老汉就下网,
姑娘们听老汉教导在一旁。
邢玉芳带头拉绳网,
在前边儿跑过来王小双。
她跟着拉网一用力,
脚一滑是“扑通”坐在了冰层上。
嗤的声一条大腿进了凌眼,
邢玉芳,一把抓住她后脊梁。
王小双随着一打滚,
翻到淑珍她的身旁。
站起身来哈哈笑,
王老汉一旁搭了腔:
“你这地蹚的功夫练得不错呀,
冰上十八滚翻得还真快当。
快到火堆烤烤去吧,
一会儿连你腿腕子都冻僵了。”
王小双跑到火堆烤裤腿,
嘴里还直喊“我不凉”。
直到拉上这一网,
王小双她看着鲜鱼是啪了啪地拍巴掌。
“王大伯,回去我找姜发去算账,
让他认识认识小姑娘。”
姑娘们拉了一网又一网,
看见了鲜鱼忘了凉。
嘿!这鲜鱼满了篓满了筐,

是收拾渔网回村庄。
王老汉挑着大指把歌唱，
唱的是工共四车上。
“哎，三九北风狂啊，天气凉啊。
钢铁好姑娘啊，冰上捕鱼忙。
嘿！真坚强。
姑娘拉棕网，
个个好像上战场，
不怕累也不怕脏。
鲜鱼满抬筐啊回村庄。
小双好姑娘，
要去找老姜。
大鱼堵嘴真够呛，
姜发要遭殃。
哈哈哈……”
姑娘把那鲜鱼交到队上，
老姜发是摇头咂嘴无话讲。
只好说：“我是一个老保守，
你们真是钢铁好姑娘。
明天我也跟你们去拉网，
不搞出点名堂我不姓姜。”
(白)他又不姓姜了
姑娘们一听哈哈笑
齐声说：“我们队又添了新力量。”
邢玉芳她们一连干了三个月，
保证胜利度过灾荒。
全村的老少齐夸奖，
党支书在群众大会来表扬。
邢玉芳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可称钢铁好姑娘。
成立了钢铁姑娘队，
钢铁姑娘的歌声传四方！

古庙奇闻

快板书《古庙奇闻》是由李润杰先生在1980年创作表演的。

《古庙奇闻》讲述的是勘探队员佟亮、陈平来到山里进行资源勘探时，进入了一座被山里人传说有“妖怪”的寺庙，经过探索研究，发现这“妖怪”原来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稀有金属矿散发出来的气体。本作品通过讲述二位勘探队员破除迷信的过程，揭示了勘探工作的危险与辛劳，歌颂了作为一名勘探队员的平凡与伟大。



荒山野岭显奇峰，
峭壁悬崖怪石生，
深沟险壑不见底，
瀑布百丈好似倒挂在天空。
看！就在这密林深处的陡坡上，
有座破庙不知何年何月建造成。
和尚老道都没有，
一片荒凉透着险凶。
断壁残垣山门倒，
掉了漆的朽匾当中横。
模模糊糊看出三个大字“镇山寺”，
上下款小字全都看不清了。
佛殿前有一棵槐树一棵老松树，
松树杈子伸过了庙顶层。
老槐树被雷击电打劈了大杈，
树身还掏了一个大窟窿。

佛殿里鎏金彩塑神佛像，
都四肢不全改变了形。
只剩下一条胳膊半条腿，
还有半拉鼻子一只眼睛，
供桌上尘土足有半尺厚，
蜘蛛网条条长丝赛麻绳。
供桌下有几只掉毛干皮的死兔子，
墙角有一条九尺多长碗口粗细的死长虫。
好家伙！这个地方真瘆人哪！
谁敢到这来住宿歇脚停一停。
哎！来啦！山门外前后走来人两个，
都二十多岁正年轻。
前面走的这人叫佟亮，
后边那个叫陈平。
这俩人一个低头恼丧一个唱，
他们俩的情绪大不同。
佟亮他一边儿行走一边儿把歌唱，
歌声嘹亮深山峡谷起回声。
唱的是：晚霞如火飘彩虹，
山峦起伏浪千层。
我们勘探队员怀壮志，
为祖国寻宝攀高峰！
佟亮他越唱越高兴，
陈平在后边直嘟哝：
“别唱了！你别唱了！
我看你都快唱神经了，
人家二组三组都献宝啦，
咱们俩还一无所获两手空。
现在是又渴又饿还又累，

真是土地爷洗脸白费工。
难道你肚子就不饿，
你唱我听着全都脑仁疼。”
佟亮说：“我一高兴不觉饿，
就是胃口里好像有只小手伸着要烧饼。”
“那还是饿了。”
“我说陈平你别太扫兴，
今夜晚咱就在前边破庙去宿营。
想不到山里还有这么好的宿营地，
这真是难得又难逢啊！”
说着话他们走到庙前台阶下，
要登台阶还没有登，突然背后有人喊岔了声。
“别进去！别进去！
一进庙你俩就活不成了。”
“啊？！”佟亮、陈平猛一愣，撤步回身细看清。
半山腰跑来一位砍柴老汉，
他是慌里慌张、气喘吁吁，跑到近前一个劲儿呼喊不住声。
“别进去……谁进庙里谁得死，
谁住这里谁丧生！“
陈平说：“老大爷，这佛殿里边这么危险？
是不是里边埋着地雷炸弹把人崩？”
“嘿！要是地雷炸弹倒不可怕，
告诉你，这个庙里有妖精！”
“妖精？！哈哈哈。”佟亮一听哈哈笑，
“老大爷，是大妖精？是小妖精？是公妖精？是母妖精？是老是少？是年轻？
它们碰没碰上孙悟空？
如果要是没碰上，
那正好，我就代替悟空除妖精！”

“哼！小伙子,我的话看来你不信！
把我的良言相劝当成耳旁风。
你们要住你们就住吧,
我倒要看看你们怎样捉妖精！”
这老汉说罢转身走,
陈平急忙上前迎。
“老大爷,我这个兄弟说话愣,
您跟他不必把气生。”
佟亮赶步上前忙赔礼,
冲着老汉一鞠躬:
“老大爷,刚才我说话对您不礼貌。
请您老多加原谅多批评。”
“哈哈,小伙子,你贵姓啊？”
“老大爷,我叫佟亮,他叫陈平。
我们都是勘探队的,
宿营就在金屏山下的李家营。
老大爷听您刚才这番话,
我们今夜住这儿是不行啦！”
“不行,你们趁早回营地,
如不然天黑起风你俩就要遭险凶。
你来看山门两边这副对联,
全是用刀子刻写成。
上联是:棵棵古松夜滴泪,
下联配:个个来客早逃生。”
陈平说:“老大爷,您说这个地方这么凶险,
这座庙当初怎么能盖成？”
“嗐！听老人说原来这庙香火盛,
方圆百里都到这里敬神灵。
有一年山里突然下暴雨,

半夜里霹雷闪电加狂风。
雷击山顶山断裂，
风卷大树树飞腾。
怪不怪，这座庙纹丝也没动，
可就是大殿后出现一个大窟窿。
自从有了这个黑洞，
屡屡怪事就发生。
没几天五个和尚都死啦，
山里人吓得胆战心又惊。
从此后再也没人敢进庙，
传说那黑洞里边有妖精。
你说这事叫人信不信，
要不信桩桩怪事都证明。
那一年山里来了俩猎人，
睡在这庙里避寒风。
第二天，俩人全都死在庙堂上，
死尸还都瞪着俩眼睛。
‘文化革命’来了三个造反派，
也都住在这佛殿中。
冲锋枪、手枪背在肩，
转天早晨三个小伙都丧生啦！
躺在供桌下边一动也不动，
浑身上下没伤没血没红也没青。
你说这事有多怪，
这妖精它是怎样行的凶！
哎哟！不好，这天色晚了我得走，
一会儿这地方就起风。
小伙子，我劝你们千万别在庙里住，
不然九死没一生。”

佟亮说:“老大爷您放心吧,
一会儿我们就起程。”
这老汉说罢把山下,
这时候,陈平看佟亮,佟亮看陈平。
佟亮说:“咱到底是走还是住?”
陈平说:“我看老汉说的是实情。
这庙里连续死人不会假,
可我又有点想不通。
世间哪来神和鬼,
又怎能相信有妖精。”
佟亮说:“我们是科学工作者讲的是真理,
为真理怎能怕死去贪生。
今晚我们就在庙里住,
倒看看是什么样的妖精在逞凶。”
陈平说:“对,咱们有手枪、手电筒,
你我二人再分分工。
今夜晚,一个住庙里,一个住庙外,
出了事首先把枪鸣。
咱是内外夹击瞄准打,
定叫这妖精现原形。”
佟亮闻听说声好,
“就按你的办法来执行。
今晚我在庙里住,
你在庙外搭窝棚。
然后马上就做饭,
吃饱了好有劲儿盯着打妖精。”
他们俩人一通忙活吃罢了饭,
各自进入准备中。
佟亮把殿门都敞开,

在供桌前打开睡毯铺展平。
一手持枪,一手握电筒,
躺在地上叫陈平:
“陈平!我这说话你那听见听不见哪?”
“听见啦!别忘了看见妖精把枪鸣。”
“好啦!”说话间呼的一声山风起,
日落西山黑蒙蒙。
陈平他躺在窝棚里,
心里像打鼓直咚咚。
他侧着耳朵听动静,
直勾勾瞪着俩眼睛。
一直听到夜里两点半,
也没见佟亮把枪鸣。
陈平这时可沉不住气了,
爬起身低头钻出了窝棚。
借月光往殿里这么一看,
可了不得啦!见佟亮正左翻右滚,口吐白沫苦扎挣。
有一个天柱似的大黑影,
好像是一只大手毛茸茸。
摇摇晃晃一个劲儿地在摇动,
无声地杀人正行凶。
好陈平眼看佟亮要丧命,
浑身热血都沸腾。
什么叫怕,什么叫惊,
生死二字脑后扔。
救战友当时豁出命,
纵身就往大殿冲。
举起手枪开电筒,
叭叭叭枪击黑影打妖精。

枪击黑影黑影动，
手电筒一照黑影影无踪。
他背起佟亮往外跑，
窜出庙门进了窝棚。
回身不见那黑影来追赶，
听了听佛殿里边也没动静。
他握紧手枪打开手电筒，
回过身来叫小佟。
“小佟！佟亮！佟亮！”连叫三声不言语，
见小佟昏昏沉沉眼不睁。
“小佟！小佟！你快醒醒啊！
我叫你你怎么不答应！”
陈平他万分焦急心悲痛，
滚滚泪水湿满胸。
忙给小佟又折胳膊又弯腿，
右手使劲掐人中。
又一想莫非佟亮中了毒，
吃一点解毒药品也许能使他头脑清。
想至此从背包取出常备解毒药，
忙给佟亮灌进口中。
又过了足有两个多小时，
佟亮他头脑清醒二目睁。
“佟亮你可醒啦！
急得我刚才要发疯。”
“陈平我这是怎么啦？”
“你被妖精给打蒙了！”
“妖精?！什么妖精？”
“难道你没有见妖精？”
“没有哇！”



“那你口吐白沫地上翻滚怎么回事？
直勾勾白着眼睛望天空。”
佟亮说：“将近午夜一点多，
我觉得从佛殿后面刮来一股风。
当时我一点睡意都没有，
只觉得一阵恶心头发蒙。
想要喊你张不开口了，
想要鸣枪手腕松。
突然昏迷什么我都不知道了，
到现在我还觉得有点脑袋疼。”
陈平说：“午夜里，我跑进山门看见妖精黑影动，
我三枪打跑了那妖精。
打跑了妖精你才得活命，
难道你两耳未听有枪声？”
佟亮说：“咱马上进庙察现扬，
我的东西都在佛殿中。”
“走！”陈平忙把佟亮搀扶起，
紧握手枪向前行。
这时候东方发白天快亮了，
古庙里和昨天完全一样没变更。
再找那黑色怪影无踪迹，
细察看窗棂之上出现三个小小黑窟窿。
陈平说：“昨夜黑影就在这方向，
怎么会三枪打中木窗棂？”
佟亮说：“午夜里，月照古松松影动，
松影摇摆映窗棂。
你错把树影当妖精，
三枪全打在了木窗棂。”
这陈平似信非信心纳闷儿，

“那为什么你口吐白沫地上翻滚乱折腾？”
佟亮说：“这个谜底一定要揭开，
这说明那妖精杀人是很凶。”
说着话，忙把自己的东西细察看，
“啊！？”不由一阵心内惊。
他猛然举起测矿仪，
回身高声喊陈平。
“陈平！陈平！你快看！
这庙里确实有‘妖精’。
这妖孽至今还没离古庙，
咱马上追击不放松。”
陈平他看了看测矿仪，
指针不住地摆动往上升。
他们俩人直奔佛殿后边那个黑洞，
到洞口表针已然升到了最高峰。
佟亮、陈平激动得直蹦高，
“抓住了！测矿仪抓住了‘老妖精’！”
他俩这一喊不要紧，
从殿前传来脚步声。
原来是那老汉上山来砍柴，
听见庙里有动静，
还以为妖精抓住人哪，
把老汉吓得可不轻。
一抬头见庙里窜出人两个，
连蹦带跳往前冲。
“你……你们是人还是鬼？”
“老大爷，我们是佟亮和陈平！”
“哎！你们俩昨天没下山哪！
真是两个愣头青。



你们俩没被妖精给吃掉，
真是谢天谢地谢妖精！”
佟亮说：“老大爷，‘妖精’已被我们抓住了，
从今后再也不会把人坑！”
“妖精在哪儿？”
“就在佛殿后边的黑洞中。
告诉您，这‘妖精’就是世间少有的金属矿，
这种矿散发出一种毒气密度浓。
这毒气要比空气重几倍，
潜伏在地面之上常行凶。
不管是人和动物闻到它，
时间一长不能抢救准丧生。
多年来，这就是‘妖精’杀人罪恶行动，
所以说牺牲之人没伤没血，不红也不青。”
老汉他听罢心激动，
把佟亮和陈平搂怀中：
“小伙子你们干得好，
从此山里人民得安宁。
百年的妖雾今日破，
古庙奇闻今日清。”
这就是勘探队员征途险，
陈平与佟亮立战功。
古刹伏妖得真宝，
我编成快板赞英雄。

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快板书《红太阳照进苦聪家》为李润杰先生1960年创作的作品。

《红太阳照进苦聪家》讲述的是解放军西南边防部队战士严国权和小李、小赵三人一次次进山，克服了自然条件、人文条件等困难因素，最终在其他少数民族的帮助下寻找到苦聪族，并安置他们下山过上新生活的故事。本作品是李润杰先生在深入西南边防部队慰问后所创作的。作品贴近生活、还原真实，歌颂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李润杰先生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

说的是祖国大西南，
哀牢山脉山套山，
原始老林遮日月，
密密匝匝高又顸。
抬头看，葛藤吊挂赛罗网，
脚下看，没人深的烂泥潭。
万年松柏大树洞，
藏人都能藏一个连。
这里面狼虫虎豹到处蹿，
怪鸟哀鸣震心弦，
要走进森林看一眼，
都觉得毛骨悚然心胆寒。
这里边住着苦聪族，
他们过着原始生活真艰难。
围兽皮、穿树叶，



天天跟野兽打牵连，
吃野果、吃野菜，
捕捉野兽当饭餐。
这里边树木交杂难种地，
要种地得先把树木砍一片，
点着火，烧成灰炭再种田；
没有农具用个木头棒，
削个尖就往地里穿，
扎个窟窿就下种，
收不收的是全靠天；
种上地就日日夜夜来看守，
防止野兽野鸟来糟践；
到秋后得到“大丰收”，
一个人顶多够吃几十天。
各种生活用具更缺乏，
想弄点什么都不简单。
宝贵的东西就是火，
想取火得找来干的芭蕉根子做火棉，
放在地上用两根竹棍儿来回搓，
紧着搓也得多半天，
直到竹棍儿发热冒了火星，
迸到芭蕉根上燃起烟，
再吹出火苗来点火，
您听听取火是多难吧。
为保持火堆长年不熄灭，
要搬家连火一块儿搬；
要是赶上下雨房子漏，
全家人都用身体遮雨护火焰。
苦聪族一家一户住得很分散，

在这里难见太阳难见天，
阴森森老林纵横几百里，
常年不见有人烟。
就在一九五六年这一天，
哎，看树丛里闪出人三个，
绿色军服身上穿，
肩上挎着冲锋枪，
精神抖擞四下观；
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战士，
为寻找苦聪族他们七次进深山。
前边走的是严班长，
他的名字叫严国权；
后跟着小李和小赵，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把话谈。
小李说："班长呀，咱们前后来七趟啦，
按天算一百三十天，
钻树、踩树、绕大树，
这无边林海里找人可真难。
莫非说苦聪族没有住在这里面？
找不着真叫人着急心里烦；
三番五次都白费劲，
这个任务咱得多咱完！
光看见猴子排大队，
马鹿野鼠来回蹿，
那一天大狗熊差点舔了小赵的脸，
想起来可真有点悬！
今天是咱们下山日，
倒不如打两只野兽早回连吧。"
小赵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泄气里边还夹着馋。”
小李说:“我不是想吃老虎肉,
我是说咱们出来这些天啦,
连个人影都没见,
这海里摸锅碰不上边。
我不怕吃苦不怕难,
就怕完成任务没有准时间,
天天在这里边转,
简直成了大逛动物园啦。”
班长说:“小李不要性子急,
事情不能看得太简单;
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们到边疆,
这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光荣担子咱们要好好担。
咱们进山寻找苦聪族,
这个意义很深远,
为了民族大团结,为了阶级兄弟不再受苦难,
咱们找上几年也不烦。
小李你现在有点饿了吧?”
“不饿,就是肚子直叫唤。”
“还是饿啦,我看咱们吃点饭吧,
休息会儿有劲好爬山。”
在眼前有个大树洞,
小李一看心喜欢:
“班长,咱在这树洞里吃点饭。
保险野兽伤不了咱。”
“好!”三英雄钻进大树洞,
席地而坐围了一圈。
小李打开干粮袋,
一边吃着一边谈:

“哎！小赵，咱这个树洞大饭店，
不知开了多少年啦！
就是客人来得少，
皆因没有服务员。
今天我来做招待，
敬你一块甜饼干。”
小赵说：“服务员同志别客气，
咱们一块儿来会餐吧。”
说话间忽听外面有动静，
小赵急忙伸手拉枪栓。
班长说：“不要乱动跟我来。”
猛然间跳出一人站眼前，
只见他身上无衣赤着体，
有张豹皮围腰间，
胸宽背厚筋骨壮，
皮肤褐黑铁一般，
披散头发长有二尺半，
两眼放光似闪电，
朝着他们仨人看了看，
一扭头，急飞似箭奔了正南。
在他面前交叉几棵大榕树，
噌、噌、噌！他几步跳到树那边。
班长一看这一定是苦聪族人，
嘿！心里别提多喜欢啦。
他带着小李和小赵，
在后面追赶喊得欢：
“哎！老乡，请你不要跑，
我们有话对你谈。
请你站住别害怕，

我们不是坏人进深山，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越喊他在前边跑得越欢。
眼看前边一道大山涧，
万丈深渊把路拦，
这个人直奔涧边跑过去，
可吓坏了班长严国权，
恐怕他一脚蹬空掉下去，
粉身碎骨活命难，
忙喊：“千万不要再跑啦！
山涧危险，太危险。”
严班长话音儿还没落，
见那人纵身跳下大山涧。
“哎呀，完啦！”三个人全都愣住啦，
严班长心里好像刀子穿；
急忙到涧边往下看，
并不见尸体在哪边。
小李说：“这个人可能全摔烂啦！”
小赵说：“那怎么不见有血斑？
这个人可能没有死吧？”
小李说：“这个人没得很新鲜。”
班长说：“今后我们见人千万别追也别赶，
这次的教训务必记心间。
据我想这个人能在这儿出现，
他的住地可能不太远。
今天本是我们的下山日，
咱们干粮也吃完啦；
为了和苦聪族弟兄早见面，
是不是我们今天不下山，

再往前边找一找，
越过涧沟继续奔正南。”
“好！”小李小赵连说：“对！”
他们钻刺丛、爬悬岩，脸上的汗水擦不干，
都忘了饥饿和疲倦，
在这林海里打转圈。
一直找到天色晚，
小李说：“这边的大树可更顸啦。
前边的地势也平坦，
要都这样走路多方便。”
他光顾说话没注意，
“扑哧”掉进烂泥潭。
严班长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腕，
说：“小李千万别动弹，
你越动可越往下边陷。”
小赵过来拖住肩，
两个人用力往上拉，
这才拔出烂泥潭。
小李说：“小赵快往后边站，
这个烂泥真叫黏，
你那个地方又要陷，
掉下去就得把‘菜腌’！
这里边就跟酱缸一个样，
论滋味就是缺点盐啦！”
班长说：“快跟我到水沟冲冲去，
弄身烂泥还扯笑谈。”
“是。”小李把衣服冲干净，
拧拧水就往身上穿。
三英雄撤身往西转，

转身绕过烂泥潭。
正走着,小李说:“班长快看看,
这里有个小房间。
上边搭的是芭蕉叶,
竹竿子树枝架的房山,
就跟瓜窝铺一个样,
这房子盖得真新鲜。”
(白)“有人吗?”
“没有。”
“来,我们在这大树下边等一等,
看看是不是有人回房间。
要有人回到这房子来,
可不要乱动乱发言。”
(白)“对!”
三个人来到大树下,
一声不响地来察看。
越等越黑天越晚,
夜风吹来透体寒。
为寻找苦聪族阶级兄弟,
三英雄心里抱着火一团。
这一宿仨人都没合眼,
眼看就要亮了天,
连个人影都没见。
小李说:“这个事情真新鲜。
这房子明明有人住,
愣不回家来睡眠;
放着福不会享呀,
要睡个大觉多舒坦。”
班长说:“小李困了吧?”

“不困,上一次三天三宿没合眼,我的俩眼还瞪得滴溜圆哪!”

(白)“肚子叫没叫?”

“没叫,前半夜叫过啦,它一叫我就拿裤腰带勒它,一勒它就不叫唤啦。”

班长说:“好,真不怕吃苦不怕困难。”

这时候忽然来了一阵雨,

唰唰唰的赛喷泉。

这小房子呼嗒呼嗒不住响,

严班长站起身来到近前,

一看房顶搭的芭蕉叶,

被风给掀开露了天;

严班长拿起个树枝忙压盖,

“吱——哧”的一声一点寒星落眼前,

钉在树枝子上边一支箭,

“啊!”一回头见有一人空中悬,

手抓葛藤跳在地,

“嗒嗒嗒”一溜飞跑奔了正南。

小李小赵提枪就要赶,

班长说:“赶快坐下别动弹。

即使我身上中了箭,

也不许你们把枪还。

这是首长的指示要谨记。”

说着话忙把房盖给遮严。

“据我看咱们还得多多想办法,

光这样傻找傻等不沾弦。

现在咱们下山去汇报,

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指导员。”

“是。”三英雄循原路回到连队,

详详细细报告完。

连首长仔细分析又研究，
指导员面带笑容把话谈：
“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很关切，
毛主席特别关怀挂心间。
党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
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
据你们汇报的情况来看，
语言上不通是一大关。
苦聪人对我们还不了解，
要想接近还得绕点弯。
这山下边住的瑶族、哈尼族的弟兄们，
可能会跟他们有关联，
莫若你们深入群众去查访，
掌握住情况寻找点关系再进山。”
三英雄连说：“是是是！”
马上行动不迟延。
通过联系来到山下牛塘寨，
跟瑶族、哈尼族弟兄一起劳动干得欢。
没几天就和群众打成一片，
都愿意跟他们把心里话来谈。
班长说：“有人知道苦聪族吗？”
大伙说：“在老林里边住多年啦。”
班长说：“那里边生活多艰苦，
为什么不搬到山下边？”
“咳！”大家伙叹了一口气，
站起个瑶族姑娘邓玉兰：
“严班长你今天提起这个事，
叫人又恨又心酸。
我姐夫就是苦聪族，

原来住在这老林边，
可恨国民党反动派，
烧杀抢掠太凶残，
把他们给逼到山里面，
谁愿意住在那里不见天呀！”
“噢，玉兰同志你是不是会说苦聪话？”
“我多少能懂说不全。
班长你有什么事吗？”
“有，就因为他们在那里生活太困难，
党中央对他们很关切，
决定把他们找下山。
我们一连去了六七趟，
是往返徒劳这些天，
好容易才碰上个黑铁汉，
他见面就跑不答言，
跟他说话他不懂，
这言语不通是个难关。
你既然会说苦聪话，
想请你当个翻译把话传。
请你教给我苦聪话，
再请你帮助做动员。
你能不能跟我们去一趟，
找着你姐夫谈一谈？”
“行。”邓玉兰满口答应说：“好，好，
这工作我要帮你做到完。”
(白)“哎呀，太好啦！谢谢你，玉兰同志。”
“谢什么，咱明天早晨就动身好不好？”
“好！”
第二天小李、小赵、严班长，

他们带着干粮、食盐和毛烟，
跟姑娘钻到老林内，
三英雄踏遍老林八次进深山。
来到了葛藤密挂的深林处，
影绰绰露出茅棚房一间。
玉兰说："我姐夫就在这里住。"
严班长低低的声音答了言：
"玉兰同志，我们在这儿等一等吧，
你自己去跟他见面不为难。
如果我们一同去，
他不愿意见，要躲藏起来，再找就麻烦啦。"
(白)"对！"
"如果跟你姐夫见了面，
把你的翻身情况对他谈，
再提出我们想跟他见见面，
我们在这儿等你把喜讯传。"
(白)"好，就这么办。"
玉兰同志转身走，
三英雄等候坐在树下边。
一直等了大半天，
可盼来了姑娘邓玉兰。
班长说："玉兰同志怎么样？"
"说好啦，他答应和你们谈一谈。
(白)咱走吧。"
"好。"
严班长走进茅棚内，
见一人身体魁伟背膀宽，
胳膊上长满了疙里疙瘩的腱子肉，
有张豹皮围腰间。

这个人好像见过面，
噢，那天就是他跳山涧。
玉兰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姐夫白大热。”
严班长满脸笑容走向前：
“你好，请你收下这份礼。”
递给他食盐和毛烟。
白大热当时不知怎么好，
玉兰在旁边把话翻：
“给你的东西收下吧。”
班长说：“咱们坐下谈一谈。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战斗员。
咱们全国大陆都解放啦，
劳动人民彻底把身翻，
国民党反动统治完了蛋，
现如今人民当家做主掌政权。
再不受压迫不受苦，
好日子越过越香甜。
只有你们还受苦，
在这森林里边不见天。
毛主席知道你们历代受压迫，
祖祖辈辈多少年，
派我们上山来寻找，
为的是民族大团结，共饮幸福泉。
毛主席给咱们指出了光明路，
各族人民团结战斗肩并肩。”
严班长滔滔不绝往下讲，
邓玉兰一句一句地把话翻。
白大热听了班长这些话，

字字句句动心弦，
说：“亲人啊，我实在感到对不起，
累你们多次进深山。
我错当你们是坏人，
跟你们相遇我跳涧滚了岩；
那天我还冲你射了一箭，
错当你要拆我的房间；
（白）为什么错将亲人当仇敌，
皆因为苦聪人历代受迫害，
提起苦来苦水倒不干。
早年间苦聪人就想搬到老林外，
可恨反动派杀人太凶残。
想那年跟我的爹妈搬到山下面，
全家住在老林边，
生活用品要拿兽皮换，
最难得的东西是咸盐。
换东西不能面对面，
因为我们没有衣服穿，
赤身露背不方便，
只好把兽皮放在村口与路边，
躲到远处偷偷看，
有人来拿走兽皮放下盐，
不论多少都可以，
从来不会当面争价钱。
有一天我打了一只老虎一只豹，
要换盐巴放在路边，
等了半天没有人来换，
忽然来了个国民党匪军官，
他挎着枪骑着马，

看见我的兽皮离了马鞍。
他言说:‘今天我的财气真不小,
这两张皮子可值钱。
哈哈!老爷的外号叫白捡,
我拿走不用你上捐啦。’
大坏蛋拿起我的兽皮上马走,
也没放东西没放盐,
当时我心中火起冲他射了一箭,
射中匪官他的左肩。
他嗷嗷地怪叫把我赶,
啪啪啪的枪声响震天,
当时我没有被抓住,
谁知道土司老财跟他有勾连,
当天晚上闯到我的家,
带来了匪兵匪军官,
要把我活活处置死,
扒皮抽筋把眼剜。
幸亏是我早看见,
连夜奔跑逃上山。
从此再不把山下,
躲在这老林深处难见天。
这几年没有把山下,
不知道世道有了变迁。
感谢亲人进深山,
送来温暖还赠白盐;
再感谢玉兰妹妹做引见,
把亲人领到咱的家里边。”
班长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毛主席,
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把身翻。”

说着话掏出来毛主席画像给他看，
白大热目不转睛看了半天。
严班长热情地继续讲，
把党的民族政策来宣传。
白大热听得直了眼，
心里一趟一趟好像开了火轮船：
“亲人啊，我们不会搞生产。”
班长说：“下山现学也不难。”
“亲人啊，我们种地没农具。”
班长说：“政府都给准备全。”
“亲人啊，我们祖祖辈辈一个心愿：
要见太阳要见天！我决定搬到山下面。”
班长说：“还得请你帮助向大家做动员。”
白大热连说：“好、好、好。”
只觉得心里比蜜甜。
他帮班长又把别人劝，
家家户户去串联，
老林里又找到三十五户苦聪族，
都愿意定居搬下山。
通红的太阳当头照，
哀牢山边锣鼓响震天。
老林里走出来苦聪族，
都觉得身上温暖空气真新鲜！
千年的理想得实现，
各民族弟兄迎上前，
瑶族弟兄送给他们好大米，
哈尼族送的礼物有干也有鲜，
人民政府早把新房给盖好，
下山来就往新房里边搬。

新屋子设置新家具，
新褥子新被新床单，
新衣服每人有两套，
新生活好像登上九重天！
新村子定名新安寨，
新人新学种庄田，
新的一年大丰产，
辛勤的劳动好心欢。
心心相连组织起合作社，
粮食增产乐无边。
原始民族一步迈进社会主义，
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唱的是：住在老林几千年，
受苦受难谁可怜，
自从来了共产党，
有吃有穿日子甜。
幸福的话儿说不尽，
毛主席的恩情报不完，
永远跟着共产党，
让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虎口拔牙

快板书《虎口拔牙》为李润杰先生与张志宽先生联合创作，本书根据其手稿整理收录。

1963年，毛泽东主席发布了一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本作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所创作的，描述了太行山脉盘龙岭地区展开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品讲述了在书记窦修然和老汉郑全保的领导下，青年们飞涧除险并生擒汉奸袁为善的故事。



山连山，山套山，
山山不断紧相连。
太行山脉盘龙岭，
飞鹰涧紧对老鹰湾。
乱云峰前的虎头顶，
有棵大树长在了虎口边。
大树根扎进岩石缝，
左边绕，右边盘，
扎得深，扎得远，
这棵树长得根深叶茂直插天。
树上边有杆红旗迎风展，
阳光照耀显得颜色格外鲜。
红旗下站着一位中年一个老汉，
在旁边还有很多小青年。
这中年人身躯魁梧红扑扑的脸，
精神抖擞好威严。

他就是光辉公社的窦书记，
他的名字就叫窦修然。
这老汉名叫郑全保，
他有个外号飞九天。
只因为他从小家贫长在深山内，
砍柴寻水把菜剜。
练就一招飞绳技，
飞檐走壁似平川，
不论是，
多深涧多高的山，
他绳子一悠就到上边。
还又轻又快又准又稳又自然，
就好像四两棉花掉在了水盆正中间。
连点响声都听不见，
(白)太轻啦！
窦书记手里拿着一盘绳，
面对着大家把话谈：
“同志们！咱们全国农业学大寨，
我们要像昔阳县那样快马加鞭赶上前。
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学大寨人的思想，
大寨人的觉悟，
大寨人的干劲儿，
大寨人的风格。
艰苦奋斗才能种好大寨田。
今天我们在这修大渠，
为的是让全县山山岭岭走清泉。
这山地变平原干旱区变成小江南。
可是前进路上不平坦，

我们开渠道又遇层层险石把路拦。
同志们几次下堑难除险，
这只不过是前进当中的一点小困难。
可是有人借机在捣乱，
背后扇风吹冷言。
说什么过去搞了几次都下马了，
得不偿失太赔钱了。
这地方一年的时间要改变，
再加十年改也难！”
说这话是阻碍我们农业学大寨，
是妄想把工程进度给拖延。
“同志们，我们是前进还是后退呀？”
“前进！我们青年人继续革命永向前。
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来指引，
我们能填海能移山，
能把一切阶级敌人都打翻！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对！悬崖峭壁险，
风动险石坍，
飞绳入险境，
虎口把牙搬，
革命需要干，
粉身也心甘，
决心入虎穴，
何惧闯龙滩，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看！郑大伯不远百里到这帮我们来除险，

还背来缆绳一大盘。
又把飞绳技术亲自做指点，
他这是把革命精神高尚风格亲手传哪！
我今天第一个报名去除险，
郑大伯请您给我把扣拴。”
“不！我先下，我，我，我，我先下！”
青年们声音一片震群山。
“慢慢慢，谁也不能下，
等我跟窦书记先谈谈。”
这声音好像发面肥里没搁碱又撒了一把盐，
发酸发臭，还有点咸。
大伙一看是副指挥，
他姓袁，名叫袁为善。
可没人叫他的名字，也不叫老袁，
都管他叫老伤员。
只因为他右手面有块大伤疤，
见人就讲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落的残。
每逢他来到工地把活干，
三天两头总歇班。
不是这儿伤就是那破，
一见血就得歇三天，
这老伤员的外号是不虚传。
这日子长了谁都讲：
“他怎么干活就受伤？”
“哎！别说啦，人家不是老伤员吗！”
这次他说险石把胳膊给打断，
由轻伤到重伤可就是不成残。
今天他左胳膊挎着小夹板，
白药布层层腕上缠，

从山石后连喊带叫到了近前。
“我说窦书记,你可不能带这个头哇。”
“怎么?”
“这可是冒险主义人命关天哪!”
“那你就把我的冒险主义摆一摆,发动群众来批判吧!”
“老窦啊,你是总指挥我是副指挥,
有事一块儿商量商量为周全。
我提出问题你做参考,
绝不是对你批判把你拦。”
“哼!凡是错误思想,凡是毒草,
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
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当着群众的面儿把你的意见都谈完吧!”
“哈!老窦哇,这个地方悬崖峭壁千万丈,
为抢进度把千吨炸药往里填。
万没想到这一炮炸了个大天险,
这个面积是多长多么宽。
层层险石不断往下掉,
半里多地长的渠边都砸坍啦。
一块险石就砸折了十根铁撬杠,
是损工伤人浪费钱。
把我的胳膊也砸断,
刘老三腿肚子上那口子足有一尺三。
这不是事实摆在面前吗?
这险境好像恶虎张开口,
你要排险这是拿人硬往虎口里填。
我就发表这些意见,
出发点是为了大家保安全。”
老伤员的话音还没落,

青年们异口同声发了言。
“我看你就是拦路虎，
你比险石还危险。
要按你的意见只有停工都别干，
还美其名说为大家保安全。”
“哎，同志们，我是副指挥我要负责任，
出了事故谁承担？”
“我承担！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
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
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要按你说的做，
山区面貌怎么改变，
怎么引水上山建设大寨田。
旧社会，我们这山区十年九旱，
多少阶级兄弟父老姐妹为水死得可怜。
为喝一口水，得翻几座山。
方圆百里才有一口井，
被地主老财给霸占。
用他一桶水，欠债还不完，
穷人被迫逃水荒，
活活渴死在路边。
解放后，把身翻，
红太阳的光辉照群山。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暖心间。
山区的面貌大改观，
自古奴隶创历史，
今朝人民敢斗天。

可是你不解决问题光说险，
说什么事实摆在面前，
事实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你有耳不去听，有眼不去看，
你打的什么小算盘。
什么恶虎张开口，
拿人往里填，
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越是艰险越向前！
历史车轮决不容倒转，
说什么损工伤人浪费钱，
这是你说的得不偿失的一个翻版。
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你多少天，
今天群众说你是拦路虎，
就因为群众要干你阻拦。
生在太行山不敢斗石头，
不是愚公是智叟，
我们就是与天斗与地斗，
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
跟错误思想斗。
你是站在哪一边啦！”
“嗨！老窦你这样批评我反对，
我不怕你给我带个帽子山。
你为修水渠日夜干，
我也是为修水渠把石头搬。
你今天带头要排险，
我今天胳膊砸断也上山啦。
论岁数你还比我小几岁，
论资格我还比你多几年。

想当初,我给八路军伤员去送水,
多多少少还有点贡献。
你来看我手上这块大伤疤,
为送水,这是让敌人刺刀穿的。”
袁为善,一亮这块大伤疤,
恰巧摆在郑大伯的眼前。
郑老汉仔细这么一看,
“啊!”立刻间,双眉紧皱直攥拳。
随着再往他脸上一细看,
郑老汉,伸手把窦书记拉在一边。
低声说:“你跟这副指挥早相识吗?”
“不!大伯,您有什么想法您就谈吧。”
“他刚才说,给八路军伤员送过水,
手上的伤疤是让刺刀穿的。
我仔细一看他的伤疤,
又看看他的脸。
听了听他说话的声音,我好像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在那时候八路军的伤员,
就住在这乱云峰的红石涧。
这虎头顶是咱八路军守卫的最前沿,
我每次给咱伤员来送水,
全凭这棵大树拴绳来回翻。
有一天和我的儿子来送水,
他飞涧跳顶把第一篓水先送给了伤病员。
返回来刚把绳头交给我,
从飞鹰涧边儿窜出来三个狗汉奸。
有一个持短枪的冲我大声喊,
一枪把我腿肚子给打穿。
那两个端着刺刀大枪奔我孩子去,

刺刀直往身上穿。
我的孩子猫腰抓起一块大石头，
一刺刀正刺中我儿他的左肩。
我的孩子咬牙忍痛把石头砍出去，
把敌人砸倒在山涧边儿。
那一个用刺刀戳我孩子头，
我的儿抢扑抱腿往起掀。
这时候持短枪的汉奸一甩手，
枪声响我儿中了弹。
我的儿喊了声爸爸不要管我快送水，
话音落，他抱着敌人跳涧滚了岩。
这时候，我一手抓绳头，
一手在夺枪。
狗汉奸一抬胳膊把手背正送到我的嘴边。
我一口咬掉他一块肉，
他的手枪落地我照他鼻子就是一拳。
这时候后面敌人已赶到，
多亏咱八路军在虎头顶上把枪还。
敌人死伤乱逃窜，
我咬着敌人这块肉，
飞绳跳到顶上边。
同志们把我也抬进了红石涧，
到如今腿上还有残。
这阶级仇，民族恨，
埋在我心里三十多年。
今天我一看他手上的伤疤，
好像是被牙咬的，
鼻子又瘪还又偏，
很可能是被我打的那一拳。

个头相貌都相似，
听声音也像那个狗汉奸。”
“郑大伯，这件事我要向党委作汇报，
我们要牢牢掌握主动权。”
这时候就听青年正和老伤员在辩论，
窦书记和老汉又回到近前。
老伤员两眼死盯郑老汉，
只觉得天转地转头发眩。
他开口叫了声窦书记，
“老窦哇！我这个指挥没法干啦，
你刚走了这么一会儿，
这儿成了批斗会啦。
他们硬说我这胳膊是自己造的残。
还说刘老三的大腿是我砍的，
这种政治迫害我哪诉冤去。”
青年们异口同声大声喊：
“你不承认当面对证我们去叫刘老三。”
“我冤，我冤，我太冤啦！
现在我的胳膊疼得很，
窦书记请你允许我下山上医院吧！”
“可以！可是你的言行要考虑，
同志们的揭发你要正确对待别隐瞒。
我们俩的意见还要交换，
现在我们要飞绳除险抢时间，
你走吧！”
“哎！”老伤员低头下山还直抹眼，
青年们直喊：“袁为善，
你不说实话没个完！”
窦书记喊了声：“飞绳除险啦！”

喊着话叫过来了小赵和小韩，
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
“你们俩个人要这么办、这么办。”
“是！”
又叫了声郑大伯，“请您给我们把绳看。”
“同志们各就各位仔细检查，注意安全。”
“报告，检查完毕，一切完善。”
“好！放绳开战。”
嘟嘟嘟嘟，冲啊——
真是人声鼎沸海搅江翻，
长空雄鹰云中燕，
展翅飞腾奔九天。
英雄入虎口要拔牙，
嗖嗖嗖，好像箭离弦。
青年们凌空展翅多么矫健，
窦书记一条长杆手中端。
你看他，
左边儿点，右边儿穿，
上边儿戳，下边儿掀，
东边儿挂，西边儿剪，
南边儿纵，北边儿翻，
长杆飞舞颤颠颠。
但只见，杆打、杆搬、杆扫、杆穿、杆戳、杆点、杆挑、杆掀，
杆杆落出险石坍。
窦书记闪展腾翻，
由东到西，由北到南，
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任盘旋。
轰隆隆地动山摇起尘烟，
险石咆哮滚滚翻。
似雷鸣，似闪电，
尘沙荡漾迷雾漫。
这时候虎头顶上的石头后面，
露出来，半拉鼻子半拉脸，
有一只大眼瞪得溜溜圆，
真好像电影里边儿那个胡汉三。
这家伙在日伪时期当了汉奸队长。
鬼子投降他钻了圈，
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前夕他伪装得严。
他碰到一个孤身要饭的，
把人家家庭情况仔仔细细了解全。
他把这个要饭的给杀死，
冒名顶替混进革命队伍一直在隐瞒。
这家伙摇身一变装成老革命，
因为他会变会骗又会编，
他是混了一年又一年。
“文化大革命”他的日子可不好过，
他是走资派想蒙混过关，过不了关，
群众对他的揭发他准诡辩，
他避重就轻装可怜。
运动后期把他下放到公社他更不满，
还总想翻案想变天，
是两面三刀儿他耍了个欢。

他破坏农业学大寨，
煽风点火造谣言。
今天他隐藏在山石后，
用一只贼眼四下观。
看了看四下没人只有郑老汉，
他搬起块石头猫腰走到老汉的身后边。
对准老汉的后脑海，
举起石头就听——啪！啊！扑通！
他身子往后翻，
原来是一条短棍打中了他右手腕，
又一只大胳膊把他的脖子搬，
他的石头落地砸了脚面，
被胳膊锁住了喉，想叫唤一声都难叫唤。
这家伙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躺在地上难动弹。
郑老汉扭头这么一看，
前面站着小赵和小韩，
地上躺着正是老伤员。
他面如死灰紧闭眼，
他的两条腿一个伸一个蜷。
一只胳膊伤，一只脚砸断，
老伤员这回可真有残啦。
郑老汉怒火燃，一把抓起袁为善，
“狗汉奸，这回你还跑得了吗？
这血债定要血来还。
任凭你隐姓瞒名巧装扮，
到头来也得原形毕露无处钻。”
这时候，人头攒动烟尘散，
胜利歌声冲云天。

层层险石全除掉，
窦书记带着青年回到顶上边。
小韩、小赵做汇报，
“窦书记，我们抓住了行凶的袁为善，
人证物证都俱在。”
窦书记满面春风开了言：
“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牢牢记心间。
我们准备要走曲折的路，
泰山压顶腰不弯。
我们要穿过飞鹰涧，制服老熊弯。
砸开虎头顶上群峰吐清泉。”
看！
红旗指处百花艳，
万紫千红春满园。
大寨红花遍地开，
稻香千里艳阳天。
喜看到处莺歌燕舞，
我们要再接再厉再向前。
这就是虎口拔牙英雄赞，
红太阳的光辉照河山！

俩 老 头

快板书《俩老头》为李润杰先生1956年创作表演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和袁武华先生对唱演出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以对口快板的形式，塑造了“我明白”和“了不得”两个性格迥异却都积极工作的老汉形象。作品通过两个人物的碰撞，塑造出了既风趣幽默又充满思想性的艺术效果。



甲：说了个老头，
是个饲养员。
喂得那牛马驴骡膘满肉肥后腚像个磨盘。
他工作好，可是怪脾气，
遇着点小事就好唧唧。
他说话有一个口头语，
张口就是“了不得”。
日久天长给传出去了，
大家伙不叫他的名字，
叫他“了不得”。

乙：了不得，他好唧唧，
还有一个老头，
你就叫他三声都不言语。
不言语，话儿少，
他干起活来干净利索快又好。
言语少，脾气怪，
叫他干活不用细交代。

你要是没完没了讲起来，
他就眼不睁，头不抬，
你就是说上千言和万语，
只能换他三个字“我明白”。
“哎，我的外号叫‘我明白’。”
甲：“哎，我的外号，叫‘了不得’。
我闺女在社里当队长。”
乙：“我儿子就在社里当兽医，
我心里越想越高兴，我儿子又配上了你的好闺女。”
甲：“我明白”和“了不得”，
咱们两家成了好亲戚。
乙：在这一天，鸡叫三遍，东方发了白，
“我明白”，冲着牲口棚里喊起来：
（白）“亲家，快借给我驴，我浇白菜。”
甲：哎，“了不得”说了一声：“快。”
把这黑驴花驴就拉出来。
“我叫亲家，你仔细听，
这两天小驴儿累得可不轻。”
乙：“哦！”
甲：“前天磨了一天面，
昨天又送粪，有五趟整。”
乙：“嗯。”
甲：“你使唤这牲口，可要仔细，
你可千万手下得留情！”
乙：“我明白！”
甲：“你明白呀，那自然好了！
就怕你心里着急赶着小驴直么跑哇。”
乙：“我明白！”
甲：“你明白，我就不多说。



有的人哪,他拿着牲口胡琢磨。
光图他自己挣工分,
他不管这牲口死与活。
亲家你不是这样的人,
不过我还得说一说。”
乙:“我明白!”
甲:“这样的思想可了不得呀!
使坏了牲口也了不得!”
乙:“我明白!”
甲:“你明白啦?
我告诉你。”
乙:“你别告诉我,我走啦!”
甲:“啊,你走啦?我干活去!”
乙:“啊!”
甲:这个“了不得”,
他急急忙忙去轧草,
垫圈除粪把水挑。
他干着活呀,嘴里还不闲着,
跟两个牲口把嗑唠。
“哎,菊花青,你脾气躁,
为什么尥蹶子咬群又刨槽?
跟你说了几百遍,
为什么这耳朵听来那耳朵冒?
我说白娘子,你慢慢地嚼,
别那么扭扭捏捏的像害臊。
你要能养个胖马驹呀,
我给你多加细草多加料。”
“了不得”唠唠叨叨没完又没了,
直讲得老猫睡了觉,

太阳上了树梢，
散工的钟声一个劲儿地敲，
广播喇叭哞儿哞儿地叫。
乙：哎，“我明白”走得急，
牵回来两头小毛驴。
“亲家，我把这个牲口交给你，
到下午，我还用驴拉水去浇地。”
甲：“哎，叫亲家，你听仔细，
你就放心吃饭去，
我把这个牲口喂得饱饱的，
好让它下午干活有力气。”
乙：“我明白”回家吃饭咱不提。
甲：哎，“了不得”他急急忙忙来喂驴。
“哎哟，可了不得，
这两个小驴儿不吃草来不吃料，
连水也不喝一滴，
这可了不得。
两头驴拉了半天水，
为什么一不渴来二不饿，
你说这可稀奇不稀奇。
一准不是别的病，
八成是活重给累坏哩。
‘我明白’我的好亲戚呀，
你这样对待牲口可了不得！
大家都夸你是个老积极，
你不该改变了心肠变成了老财迷。
只顾你自己多干多得分儿，
对社里的牲口，你可不爱惜。
背地里欺负哑巴畜类，



这样的思想可了不得！
别看你我是亲戚，
对你这种思想我可不包庇。
我去找你的儿子，我的女婿，
咱们队里的好兽医，
前来检查这两头驴。
要不是累的还罢了，
要是累的，我找队长告你去！”
这“了不得”说罢急忙走，
乙：“我明白”走到这里来牵驴。
“活又重，任务急，
我还得抓紧时间别休息。”
“我明白”牵着毛驴去菜地。
甲：哎呀，“了不得”领来了一名好兽医，
“叫女婿。”
乙：“嗯？”
甲：“你往里瞧。”
乙：“诶！”
甲：“这两头驴，他不吃草来不吃料。”
乙：“呵！”
甲：“哎哟！”
乙：“嗯？”
甲：“可了不得。”
乙：“哟。”
甲：“谁又把小驴儿给拉了去？
准是你爸爸，他干的，
诚心想累死这两头驴。
可了不得了，走，女婿！”
乙：“诶。”

甲:“咱到菜地找他去。”

乙:“好!”

甲:“晌午他都不肯休息,

他是想吃驴肉,还是想扒驴皮呀?”

“了不得”他越思越想越有气,

越想越气越唧唧。

他一边叨念一边走,

脚不沾地走得急。

老远望见了水车上是一个拉着,一个推着。

小黑驴儿,前边拉套走得快,

亲家在那后边推得更急。

“哎哟!了不得,我的好女婿!

准是他把那花驴给累倒了,

你爸爸才万般无奈顶替驴呀!

叫亲家,听明白!

赶紧给我停下来!

小毛驴,草料没动没喝水,

我问你明白不明白?”

乙:“我明白呀!”

甲:“你明白那自然好啦,

饿牲口不能拉水把菜浇,

你快点给我卸下套。

你自己喝足又吃饱,

不管这个牲口受得了受不了!”

乙:“叫亲家,你别叨唠,

不了解情况,你别放炮!

爱护牲口我明白,

保证小驴儿累不坏。”

甲:“哎!你说得好,做得孬,

光想多挣工分装腰包。
累得这小驴不吃料，
我就是铁面无私的黑老包！”

乙：“嗯！”

甲：“我要去找你的儿媳妇，
我的闺女队长把你告，
看你这个老脸要不要！
你说小驴没累着，
我问你花驴哪去了？”

乙：“叫声亲家你别着急，
你看东山小河里。
小花驴吃完了草，
正在河里洗个澡。”

甲：“哦！小花驴，它要还是有力气，
为什么你不把他套上去呀？
何必要自己来顶替驴呢？”

乙：“浇白菜，任务急，
干快了我怕累坏了驴呀。
因此我才想了一个好主意，
让小驴，是一个干活一个休息。
套上黑驴来拉水，
把花驴放在河里洗澡去。
黑驴累了换花驴，
花驴累了换黑驴。
用一个小驴来浇水，
我在后边儿帮着这头驴。
两个小驴儿换着干，
吃饱了喝足有力气，
下午省了一顿草和料，

省得你挑水现饮，
我是为了你呀！
要不是你来瞎唧唧，
这些个事，
哼，我从来也不愿意提呀！”

甲：“哎哟！了不得可了不得，
叫声亲家，我实在对不起，
这都怨我错怪了你，
怨我这熊嘴好唧唧。
我原本也是为了社，
你可不要想到别处去。”

乙：“我明白呀！”

甲：“你明白呀，我还得提，
有了误会，可了不得。”

乙：“‘了不得’没关系，
咱们俩人本是好亲戚。”
“了不得”“我明白”面对面地笑起来，
一个话儿多，一个话儿少，
他们俩人本是心一条。
别看人老觉悟高。

甲乙：爱社如家，都是为公多操劳！

千锤百炼

快板书《千锤百炼》为李润杰先生1965年创作的作品。

《千锤百炼》是李润杰先生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是李润杰先生赴西南慰问铁道兵后创作的。作品讲述的是在桥墩顶钉钢钎时，班长陆大鹏在受伤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领战士马云龙坚持完成任务的感人故事。本作品情感真挚，感人至深，既歌颂了铁道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又鼓舞了其他战线的工作人员学习陆大鹏、马云龙的精神，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刚入伍的战士叫新兵，
入伍一年就叫老兵，
老兵能把新兵带，
带出来的新兵又成了老兵。
我唱老兵赞新兵，
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子弟兵，
新兵老兵出英雄。
英雄成长在英雄连队，
杨连第连队是用英雄的名字来命名。
这个连队修铁路，
专长是架桥登高空；
登高空练新兵，人没翅膀会飞腾。
就在这深山峡谷中，
有一条大河急流翻滚赛过凶龙。
两边的山峰望不到顶，

树木交杂野草青。
河当中横跨六个大桥墩，
光秃秃耀武扬威挺着“胸”。
你要从下边往上看墩顶，
仰着脸还得把腰撅成弓。
胆小的人要从桥墩顶上往下看，
不由得头重脚轻浑身发软心里打扑腾，难免来个倒栽葱。
天上的老鹰围着这个桥墩点头转，
地下的猿猴围着这个桥墩眨眼睛；
老鹰觉得翅膀软，
猿猴发愁体不灵。
(白)太高啦。
在桥墩下，站着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
黑红的脸膛精神抖擞好威风。
这一个身背着大铁锤；
那一个腰里别着钢钎，手里还拿着个小弹弓，
他就是共产党员陆班长，
他的名字叫陆大鹏。
这背铁锤的是新战士，
姓马名叫马云龙，
这两个人都是杨连第连队的好战士，
今天要上桥墩顶，把艰巨任务来完成。
这顶上边有几个铸好的螺丝没安正，
影响架桥铺路把车通，
必须到桥墩顶上另打几个眼，
安正螺丝，浇铸水泥，省材省料省人工。
困难是光秃秃的桥墩没抓手，
不搭架子没法上到顶层。
这困难吓不倒英雄的战士，

陆班长他带着新兵马云龙，
决心要把桥墩上，
上桥墩全凭一根绳，
拴绳子全凭他这小弹弓。
这弹丸是一个小铅球儿，
球上边有一个小窟窿，
窟窿上拴着一条长长的尼龙线，
在线后头系上一条粗麻绳，
是用弹丸带线线带绳，全凭他这弹弓往上崩。
陆班长站在桥墩下，
“哧溜”拉开了小弹弓，
“啪”一颗弹丸射过了桥墩顶，
“哧溜溜”尼龙线随着弹丸往前冲！
“叭嗒嗒”弹丸落地带下了尼龙线，
陆班长跑过来抓线拽过来了粗麻绳。
在岩石的角儿上忙拴好，上桥墩还要从那头去攀登。
陆班长跑回来，忙把绳头拉了两下，
回过身叫声马云龙：
“小马，我们练兵首先要练思想，练作风，
为革命苦练基本功，我们要一口气攀上桥墩顶，你看有什么问题，能不能保证？”
“班长，放心，
我保证一气贯通上到顶层。”
(白)“好，上！”
陆班长话音还没落，
马云龙身子一纵抓住了绳，
他的脚尖点墩壁，双手攀吊绳，
唰唰唰，噌噌噌，直线上升快似风。
眨眼间上到三十米，

真是一股劲儿地往上冲。
陆班长一见好高兴，
心里边暗暗夸奖马云龙。
猛然间，觉得脸上落雨点，
哎？没下雨呀？哟，一抬头见小马的脑袋赛蒸笼，
汗水“叭嗒叭嗒”往下掉，
动作缓慢不太灵啦。
“小马怎么样，能不能上去？”
“能啊！我的劲头一点也没松。”
“那怎么满头流大汗呀，
在中途把力气用尽可不行。”
“班长放心，我有劲儿呀，
出点汗浑身更轻松。”
说话间登上了四十米，
只觉得两臂发酸手发疼。
抬头还望不到桥墩顶，
马云龙想到大桥要提前把车通，
要粉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
想到这好像听见火车叫，
不由得浑身热血齐沸腾，
一股劲儿又登上四十五米，
这时候只觉得身子发重，手发松，
再前进一步也难登啦，
千难万险发生在高空，
这时候毛主席的亲切教导耳边响：
（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嗨！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特别亮，特别有力，特别明。
马云龙无穷的力量身上增，

他一鼓作气往上登，
噌！身子一纵上了桥墩顶，
激动的心情难形容，
“班长！我上来喽!
我要站在这顶上看北京！”
“小马,可别乱挪动！”
嚓嚓嚓嚓嚓嚓！蹿上来了班长陆大鹏：
“小马,我来看看你的手，
破了没破,疼不疼?”
“你看吧！一点不疼也没破，
热热乎乎就是有点红。”
“好!这是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思想好,苦练基本功,才能够战胜困难攀高峰。
你休息一下喘喘气儿，
咱们马上动手就开工。”
“班长,我现在一点也不累。”
说着话,俩人都拴好了保险绳。
陆班长用手一指歪螺丝：
“小马,咱把这个东西先铲平。”
钻头对正说声“打！”
马云龙抡起大锤响连声。
“叭叭叭”,一连几锤都铲掉，
陆班长忙把钢钎手里擎。
调整位置要打眼儿，
呜！一阵狂风起在空。
黑云滚滚遮天日，
山头都被云雾蒙。
叭嗒嗒,雨点倒有铜钱大，
落在脖子上凉冰冰。

“哟！”小马说，“你这个天气可真坏，
我们要干活你抽风。
存心跟我们过不去，
还要考验一下我的基本功吗？
来，咱是大雨大干，小雨猛干，
你不晴天我手不停。”

班长说：“小马，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这冒雨打锤，心里要冷静，
如果有一点不谨慎，
出个漏子可就不轻。”
“班长，你放心吧！”
陆班长钢钎一戳说声“打”，
马云龙大锤一抡往上钉。
他们冒着雨，顶着风，
“当当当，叮叮叮”，响亮的声音震山峰。
风雨越来越是紧.
大锤越抡劲儿越增。
只打得大雨不下变了小雨，
只打得大风不刮变了小风。
打了一个眼儿又一个眼儿，
个个眼儿打出了高水平。
这时候小风溜溜乌云散，
小雨蒙蒙天要晴。
俩人越打越有劲，
钢钎头上飞火星，
马云龙头上的汗水加雨水，
顺着脑门儿哧溜哧溜往下冲。
从脑门儿一直奔了眼眶，

顺着眼眶进了眼睛。
这眼睛一见汗水哪能干，
“唰啦啦”，眼泪就往外涌，
这眼皮说话真叫横：都出去！
别在这里乱折腾。
“叭啷儿”这眼皮一挤不要紧，
“嚓楞叭噗咕咚咚”，
钎头一滑铁锤打在班长手背上，
这可急坏了马云龙，
他一看班长的手腕子，
被锤头砸得皮破血流，肿又青。
可是班长他一声不吭脸上带着微笑，
手扶着钢钎把没松。
(白)“班……班……班长，我把你给打坏了……”
话出口，热泪夺眶往外涌。
“小马，不要紧，不要怕，
你看看这雨不下了天要晴。
咱们俩人加把劲儿，
这个活今天能完成。
明天架桥不误事，
后天就能把车通。
你说这该多高兴！”
“班长，你怎么还顾得说这个？
这一下我把你打得真不轻。
你怎么还扶着钢钎不撒手？”
“哎，这是武器怎能把它扔。
它跟枪杆子一个样，
握紧了它就能跟敌人做斗争！”
“班长，你快看看你的手腕子，

我怎么把你打得这么重。”
“小马,这个责任在我身上,
是我紧张当中劳逸结合没记清,
我没有叫你休息一会儿擦擦汗,
这个事故才发生。
我们吃一堑长一智,
这坏事还能变成好事情。
来,拿起锤来接着打!”
“啊!班长,你要接着干活怎么能行。”
(白)“怎么不行?”
“你看你手上皮肉都剐破,
胳膊腕子肿又青,
这钢钎你怎么能扶得住,
要震动一下得多疼。”
“小马,我们现在是战斗,
冲锋号响要进攻,
碰破了一点不要紧,
这个仗一定要打赢。
拿起锤来赶快打,
耽误时间可不行。
咱完成任务最要紧,
(白)来,打!”
这可难坏了马云龙,
见班长决心已下定,
无奈何举起大锤往下钉,
“当啷”一声砸下去,
马云龙鼻酸手软心内疼:
“班长,我可实在打不了。”
“怎么打不了?我的手一点也不疼。”



“你说不疼是假话，
我没练过这种基本功。”
“那你今天就练一练嘛，
我说话你怎么都不听。”
“班长，这阶级感情比山重，
党的关怀胜过父母情。
我入伍后，你言传身教帮助我，
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一时一刻不放松。
你叫我发扬革命好传统，
为人民服务牢牢记心中，
你让我上阵去打仗，
我敢杀敢拼敢冲锋。
你手破腕伤我怎么能打得了哇，
为了工作把你换换行不行?”
“小马，咱怎能把困难放在别人头上去，
我们在一旁享轻松，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们应该迎着困难往前冲；
想当年，咱们的英雄杨连第，
架桥修路争先登高空，
为了解放全中国，
在陇海路上立战功，
在八号顶上大爆破，
石块纷飞四下崩，
这样的任务多艰险，
他想叫谁替替工？
他想的是要叫人民得解放，
为革命哪管个人流血牺牲。
我们应该踏着他的血迹向前进，

才不愧是毛主席领导指挥的人民子弟兵。
现在我向你下命令，
要你坚决来执行，打！”
“班长，你叫我打我就打，
你的命令我服从。”
（白）“好，打！”
马云龙大锤一抡把眼瞪，
锤头落，“叭叭叭”的震耳鸣，
一连打了十几下，
突然放下大锤脑袋一拨棱：
“班长，你来处分我吧！
你的命令我难服从。”
看你的手腕子一震动，
我的心里就直扑腾，
我再有一锤打不正，
你这只手保险残废得失灵。
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你为什么看得这么轻？”
“小马呀，你的心情我知道，
你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你对我个人想得很周到，
你可忘了一件大事情。
你忘了战备需要这条铁路线，
你忘了紧急架桥提前要完工，
有多少列车等着要通过，
把祖国的建设物资来运送。
全国人民对咱们有多大希望，
毛主席是多么关怀咱们铁道兵！
全国铁路要织成网，

这条线已贯穿南北连西东。
我们坚决提前架桥铺成路，
加速祖国大建设，
让祖国更加富强，更加繁荣。
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苏修、美帝疯狂扩军备战来争霸，
时刻要向我们来进攻。
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
坚决和帝、修、反做斗争！
这个地方就是战场，
小马你是退却还是进攻？”
陆班长这么一席话，
马云龙头脑清醒心里明：
（白）“班长，我错了！
这回我要一气打到底，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墩顶好比苏修、美帝的脑瓜顶，
我要往它脑袋瓜上穿窟窿。”
（白）“好！打！”
马云龙，瞪双睛，大锤一抡赛流星。
打得准，打得正，
钢钎突突往里拧，
陆班长，斗志昂扬把不松，
扶得稳，端得平，点得快，转得猛，
他忘了麻，忘了疼，
忘了肿，忘了青，
他忘了自己陆大鹏。
马云龙一连千锤没停手，

一口气没松完了工，
个个眼儿打出了高水平。
这时候，雨过天也晴，
红日正当空，
照得群山翠，
照得松柏青，
照得河水浪花舞，
照得桥墩起金星，
照红了山，照红了水，
照红了桥墩顶上二英雄，
照红了老兵陆班长，
照红了新兵马云龙。
马云龙，陆大鹏，
全身上下披彩虹，
千锤百炼为革命，
他们赤胆忠心向阳红！

谁是英雄

快板书《谁是英雄》是李润杰先生1955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1955年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部队转业军人高万成到地方工厂做建筑工人，改进工具，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作品通过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的矛盾叙述，成功地阐释了“谁对国家有贡献，谁就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的中心思想。



有一个建筑工人高万成，
这个同志，宽肩阔背大眼睛。
小时候他当过两年泥瓦匠，
二十岁参加了解放军，
他在战场立过功。
只因他在前线受了伤，
才转到了后方来做工。
到工地刚刚三个月，
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不算轻。
在班里头有一个小杨，还有一个小赵，
这两个人，嘿！欢蹦乱跳的挺机灵。
可就是每逢干起活啊，
吊儿郎当的透着稀松。
可还有一位孙师傅，
要做起活他是不紧不慢，真是够瞧半点钟。
就这三位要凑到一块，就够要命了，
还偏遇上他们这个班长大老冯。

也不知他嗓门怎么那么冲，
他是未曾说话瞪眼睛。
这才叫干柴遇烈火，
大炮给碰上了蘑菇丁。
老冯他只要一瞪眼，
就这几位努嘴挤眼就不吭声了。
要不然就得抬冲杠，
一吵就是一点钟。
在这时候正开展增产节约竞赛的运动，
别的班是挖掘窍门一个一个的真热情。
大老冯这里是着急抖双手，
可是越着急越爱发火动感情。
“咱这个班就是不好办，
再过六年这建设的任务也完不成。”
冯班长正在这犯脾气，
在旁边过来了高万成。
说：“班长你先沉住了气，
光凭着急也不灵。
依我说今天咱们下班开个会，
大家伙商量商量倒许行。”
（白）“好！就这么办！”
下班后开了一个讨论会，
这个会开得可挺稀松。
散会后，小杨小赵往回里走，
这俩个人是一边走着还直嘟囔。
小杨就说：“今天这个会是开得真窝火，
我越听越有点不爱听。
什么找窍门、挖潜力，
就好像这窍门到处都有很现成。

冯班长光知道瞎嚷嚷，
他不想想咱瓦匠这行有什么窍门能发明？”
小赵说：“对！还有新来的那个高万成，
也跟着趁乱瞎哄哄。
他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
没见他哪样把人惊。
他要是没有他那两片嘴，
跟我一样，是水梢没梁是个饭桶。”
小杨他一听拍大腿：
“嗬！你提起来就叫我这怒气不打一处生，
他是技术不强全靠讲，
嘴皮子老是不歇工。”
小赵说：“你知道吗？
听说他还要找窍门哪。
叫我看，纯粹是长虫安脚楞装龙。
他要能找出窍门来，
我小赵跟他一个姓。”
这俩人越说呀，越走得远。
在工地里又走出来老高和老冯，
大老冯好像跟谁生了气了，
脑袋一个劲儿地直卜楞。
“哎！老高！叫你说，咱哥们儿干活都豁上命了。
跟大伙天天得废话几点钟。
到了归齐，大伙还对咱有意见，
开会还不断地受批评。”
老高说：“光豁命啊算不行，
必须得多找窍门多发明。
领导上批评咱哪，也是为了工作，
皆因咱领导的方法有毛病。

你跟大伙说话是不少，
可就是总爱发脾气动感情。
这工作困难的确多，
就是咱能不能够多想办法下苦功啊？”
大老冯一听哈哈地笑：
“老高啊！你算是找着了我的老毛病。
咱一言为定就这么办，
我要不克服缺点不姓冯。
从今后，你帮助我来我帮助你，
咱们把心拧成一条绳。”
说着话走到十字路口，
“咱明儿见吧。”
“好！明天见。”
这两个人是一个奔西，一个往东。
且不说老冯回家去，
咱们再说说高万成。
老高他回家吃完了饭，
他是躺着坐着不安宁。
他一边抽烟一边想，
瞪着个大眼不吭声。
顺手他拿起来一张报，
哎，怎么那么巧。
在上边登着一个创造英雄杨德重，
杨德重创造了抹灰的新工具，
对增产节约起作用。
老高他一见心欢喜，
我不妨明天告诉班里也用用。
第二天，他告诉了冯班长，
他们两个人是马上实验不消停。

这抹子的效率空前大，
可就是两边掉灰是个毛病。
老高他晚上回家一研究，
他要把这抹子来变动。
又一想这是模范创造的新工具，
咱随便乱改哪能行。
再一想：诶！只要对国家有好处，
改一改有什么不能行的。
我还说改就改哪！
他马上找了些个废报纸，
画起他创造的样子来不放松。
整整地画了一晚上，
东方发亮才停工。
白天他是照常把班上，
夜晚照样到天明。
就这样七天头上都画好，
可还有个问题在其中。
没有木匠少板子，
浪费了国家的财产可不行。
有心告诉老冯想办法吧，
也不行，
要试验不成呢？
老冯他着急我脸红。
说有一天，他下班遇见一个老乡王木匠。
提起来才知道住家就隔着俩胡同，
老高说：“有点活求你给帮帮忙吧。”
这位老乡没等他说完满答应。
老高他一面回家一面想，
得弄块现成的板子好动工啊。

老高他回到家里想主意，
满屋里到处用眼盯。
他一眼看到墙角那块松木板，
不由得心里头一扑腾。
上上下下地细打量，
嘿，用它做工具正相应。
他刚要拿走去使用，
又一想，我老婆她一定不答应。
头几天她早就合计好了，
用这块板子要给小明把车钉。
要钉一个小车推孩子，
也省得抱着膀子疼。
虽然说钉车也是正用，
要比较起来总是小事情。
有心跟老婆讲道理吧，
嗨，哪有时间瞎搭工啊。
老高他眼珠一转有了办法，
连把这小明他妈叫了几声。
“小明妈。”
“哎！”
“今儿个咱们吃的什么饭哪？”
“是稀饭烙饼炒洋葱。”
“嗨！你和面烙饼多费事啊，
倒不如买它二斤大煎饼。”
“你看！昨天你吵吵吃烙饼，
今天又想起大煎饼了。”
他老婆嘟嘟囔囔地往外走，
老高一见喜心中。
伸手他就拿过来了松木板，

撒开了脚步就往外行。
马上他找到了王木匠，
催他急忙快动工。
四个钟头都做妥，
老高说：“我明天来拿行不行啊？”
“行。”
老高他欢欢喜喜回了家，
是天色已晚亮了灯。
吃罢了饭，
两口子灯下闲说话，
东拉西扯笑盈盈。
他老婆提到了钉车的事，
说明天就请木匠给做成，
星期日咱去逛市场啊，
你好替我推着小明。
老高他闻听心暗笑，
脸上却装作不知情。
他爱人到外屋哇去把这板子找。
咦？怎么这块板子无影踪了呢？
她外屋看罢又往里屋找，
老高他哈哈一笑搭了声：
“呵呵！别找啦。”
他爱人不知道哇这是怎么回事，
说：“你这又使的什么鬼聪明？”
老高他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把这板子的用途说了一个清。
他爱人听完这话故意一沉脸，
说：“你这个态度得受批评，
为什么你不跟我明讲。

偷偷摸摸的不光明，
莫非说嫌我的见识短，
嫌我的思想没打通。”
老高说：“为发明工具我光着急了，
我怕废话瞎搭工。
小明的推车咱另买，
我赔你个藤车行不行啊？”
他老婆一听啊，“扑哧”一笑：
“算了吧，别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
天已不早睡觉吧。
但愿你的工具能成功。”
第二天，老高带着新工具，
到班里见到了大老冯。
他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老冯说：“咱们赶紧试试行不行。”
这时候全班的工友都来看，
都要看看老高的新发明。
有几个冲锋打头炮，
倒上了白灰就使用。
连抹子带灰足有五十斤哪，
工友们热爱创造也不怕重。
结果一试出了岔，
漏灰倒不多呀，抹的不平。
高万成一见不好使，
就好像船在江心一脚蹬了空。
他翻来覆去修理好几遍，
是枉费心机白搭工。
老高他急得直冒汗，
急坏了班长大老冯。

有几个工友也着了急，
一个劲儿地用手直摆弄。
摆弄摆弄不要紧，
是咔嚓一声在中间坏了个大窟窿。
大家伙一见发了愣，
小赵在一旁开了声：
“这是谁这么不长眼哪？
把人家高同志的伟大的创造给弄了一个大窟窿。”
小杨说：“还是人家高同志，
研究个东西真高明。
这个玩意又像个簸箕又像个斗，
又好像小孩玩的那个小板凳。
这真是一物能三用，
可就是抹灰瞪眼没辙白搭工。”
小杨小赵他们刚说完，
孙师傅一旁也搭了声。
“哎！我说高同志，
我可不是打击你的高兴啊。
我今年五十都挂零了，
没听过母鸡能打鸣。
别说你学徒二年半，
你就是学个十年八载这个玩意你也做不成啊。
再者说，你这也失掉了老规矩，
这个东西要能使，
谁还重拜师父另学工啊。
快劈吧劈吧烧火吧，
你闲着没事干点什么不能行啊。”
嗬！冯班长的火头可压不住了，
在一旁是冷不丁的“嗷”一声：

“小杨、小赵、孙师傅，
你们连个四六都不懂！
拿着工作开玩笑，
你们不提意见瞎嗡嗡。”
孙师傅嘴里吧嗒着小烟袋儿，
小杨小赵低着个脑袋不吭声。
老高他这时倒沉住气了，
是低头不语暗叮咛。
可不怨大伙说怪话，
还是我研究不到急求成。
看起来还得加把劲儿，
早晚我得把它闹成功。
过去和敌人拼命不怕死，
是枪林弹雨一样冲。
这困难一定要突破，
要保持荣誉军人的光荣名。
这时候领导上可也都知道了，
特别地支持高万成。
说：“老高哇！这一回你要把大家的创造的热情来带动，
仔细地研究别放松。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用什么木料都现成。
画出来图样可以交给木工做，
把那思想顾虑一旁扔。”
“好！我老高只要能喘气，
坚决和困难做斗争。”
转眼就过去了二十天，
老高他失败了八次没成功。
有一天阴天下大雨，

全班的工友都歇工。
老高他闷在家中坐，
是继续研究他的发明。
他左边看来右边找，
发现这抹子舌头太长是个毛病。
嘿！高万成，当时有说不出来的心高兴，
他顶着大雨往外行。
他老娘伸手把他拉住说了话：
“我看这几天哪你是发了疯，
下这么大雨你上哪去呀？
雨激着一病就不轻啊。”
“娘！这一回我可找到了毛病啦，
要改造一下准成功。”
他爱人送过来一把伞，
老太太这才把手松。
不大一会儿老高又二次回到家，
把这新改的抹子拿手中。
“娘！这一回先把咱这个屋子漫漫试试怎么样？”
老太太说：“倒省得花钱去雇工了。”
老高他说着就动手，
在地下挖了个黄泥坑。
他爱人放下了孩子也帮忙，
把那黄土泥是急忙给他来和成。
老太太她也不闲着，
是帮着打水干得凶。
三个人开始来试验，
是严丝合缝没毛病。
第二天，他带着上工去试验，
全班的工友巴掌拍得不住声。

老冯他拉住老高的手，
大家也围了个不透风。
这个就说：“老高他真有个钻研劲儿。”
那个说：“一天的活啊，这回只用一点钟。”
这个就说：“嘿！这个玩意真叫美。”
那个就说：“是外行内行都能用。”
大家伙是七言八语全高兴，
在一边这小杨小赵孙师傅，
是脖子又粗脸又红。
老高他急忙跑过去，
拉住了他们开了声：
“过去咱们团结得很不够，
从今后咱们要互相帮助别放松。
对生产建设咱猛干，
争取给国家立大功。”
到后来，高万成被评为劳动模范，
全班也得了一个满堂红。
这就是谁对国家有贡献，
谁就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

英 雄 榜

快板书《英雄榜》为李润杰先生1964年到天津机车车辆厂体验工人生活后创作的。

作品讲述了某国单方面撕毁供货合同后，天津海河机车厂青年工人雷震远、老师傅高占鹏还有技术员小丁齐心努力研制止回阀的故事。《英雄榜》歌颂了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有一座大房四面通，
阳光四射耀眼明，
这房子可不是大货栈，
也不是楼台殿阁待客厅。
听动静，哎，真好听：
当当当，叮叮叮，
闻儿闻儿，嗡嗡嗡，
嚓嚓嚓，通通通，
叽叽嘎嘎，嘣嘣嘣，
突突它它，嘭嘭嘭，
闷闷唰唰，咚咚咚，
这响亮的声音我这嗓子可没法来形容。
看刀光，看弧影，
闪电中噌呀噌地窜火星。
这就是天津海河机车厂，
车间里的机器吼叫在狂鸣。
四下一望人不少，

一个个都是满头大汗热腾腾。
工人们紧张地在操作，
这机器转动手不停；
只有那跃进台巍巍不动，
耸立在车间的正当中。
猛听得当啷一阵下班铃声响，
这跃进台突然出现了一片红。
大家伙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都稀里呼噜地往前拥。
有一个青年工人叫雷震远，
讲干活那是又快又好又干净，
可就是性子急躁爱冲动，
冷热还有点儿不平衡，人送他的外号“一阵风”。
他头一个跑到台前这么一看，
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
“嗬，英雄榜！”
小雷他说出这三个字，
再看榜文是行行大字写得清：
上写着我国经济大发展，
交通运输车辆增。
火车头上水用的止回阀，
这个部件特别需要多补充，
止回阀跟某国有订货，
讲妥了及时能供应，
现在他们背信弃义，
单方面撕毁了合同，
停止供应不来货，
给我们造成了困难重重。
目前机车运行歇车不歇阀，



轮班倒换来使用，
铁路工人在这种困难条件下，
坚决按党的指示办事情。
勤俭建国，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铁道部下达命令，
止回阀要自己动手制造成；
为了节约有色金属，
大量做止回阀少量用铜；
铜阀体改为铸钢体，
在国庆以前要制成功。
任务下达到我厂，
试制多次总有毛病，止回阀漏气不成功，
急需大家开动脑筋破关键，
群众当中选才能。
谁是革新能手，
谁是创造尖兵，
谁是冲锋闯将，
谁是战斗英雄，
志愿参加会战，
揭榜挂号标名。
车间办公室特此宣榜。
大家伙儿一字一句都看清。
当时纷纷都议论，
齐声说："这个仗咱们一定要打赢。"
有的说："止回阀订好了合同不给货，
这是现代修正主义搞的鬼吹灯。"
这个说："他想卡住咱脖子别喘气。
他错翻眼皮啦，浑眼珠红白也分不清。"

那个说:“中国工人就是骨头硬,
我们有党有英明领袖毛泽东。
天大的困难都不怕,
他不给咱就自力更生。”
“对!”雷震远听见大伙这么一讲,
只觉得一股怒火往上涌,
走到台前伸双手,
抓住红榜唰啦一声揭下来啦。
大红榜刚刚揭在手,
车间里掌声似雷鸣。
嗨!雷震远揭下了英雄榜。
“好哇……欢迎欢迎!”
“不!同志们不要欢迎我,
揭榜的是我师傅高占鹏。”
“太好啦,我们欢迎你们师徒俩!”
技术员丁小明在旁嗯了声:
“哎!小雷,这明明是你揭榜,
怎么是你师傅高占鹏啦?”
“我是替他揭榜我也跟着干。”
“你替?高师傅不在家你代替怎么能行呀!”
“啊,不在家!”
“你忘啦,他不是创造成了复式风泵,到外地跟车试验早起程啦?”
“不要紧,我一边干着一边等,
我先跟眼前的困难做斗争。”
“你等他哪天回来可不一定,
要不回来这个任务你能完成吗?”
“我?能完成吗?”雷震远被小丁一追问,
想到自己经验少年纪轻,
可是揭下榜来决不能再贴上,

想到这儿只觉得两眼冒金星。
这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喊:“高师傅回来啦!”
这句话雷震远耳边当当好像敲了几下钟,特别响特别清,从心眼儿里特别那么爱听。
抬头往前边这么一看,
正是田书记和老师傅高占鹏。
他跑过去一只手拉住田书记,
一只手拉住老师傅高占鹏,
这英雄榜唰啦一声落在地,
他呆呆发愣不吭声。
田书记说:“小雷,是什么东西掉地下啦?
怎么一语不发动了感情!”
“田书记!我一冲动揭了英雄榜,
本打算有高师傅给我把腰撑,
当时忘啦他外出没在厂,
我揭下榜来正发懵哪!”
“哈哈!小雷要拿出你揭榜的勇气来,
有党有群众,集体的力量大无穷啊!”
“书记,我是想替高师傅来揭榜。”
“不,你替我揭榜我不应。
我要好好给你当助手。”
“高师傅,我没有经验肚子里空呀!”
“谁也不是生来就会造机器,
书记的话记心中,需要你拿起榜来挺起胸,止回阀坚决制成功。”
这时老师傅显得很激动,
说着话,眼圈儿也有点儿发红。
啊!雷震远当时就一愣,
“高师傅,莫非说其中有隐情?
您老为什么这么激动?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嗯！这件事我是需要跟你讲。
等制成止回阀再跟你说明吧！
田书记请您跟主任讲一下，
小雷这个任务按期交工准完成。”
“好吧！领导上决定让技术员小丁跟着干，
需要他介绍以前的试制过程。
主要的问题咱刚才谈过了，
你看看还需要什么请说明。
咱们的工艺设备条件不好，
一定有很多困难面前迎。”
“书记，请放心，我们向党提保证，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哈哈，我相信你们能干好，
早点回去吧，祝你们成功！”
“咱明天见！”“好吧！”
说罢几个人分了手，
各自回家奔西东。
咱不说小丁、雷震远，
单说老师傅高占鹏。
他手拿着图纸往家里走，
恰好似千斤重担肩上横。
暗想到我是共产党员，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要坚决向各种困难做斗争。
书记说这一回不但要打好技术仗，
更重要是思想仗要打它个满堂红，
这是回击现代修正主义，
响应党的号召，自力更生。
小雷他爱犯急性冷热病，



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别放松。
要干好了能促进小雷的革命积极性，
锻炼他百折不挠硬骨头精神好作风。
我们老工人要给青年做榜样，
让接班人革命鲜花朵朵红，
才对得起英明领袖毛泽东。
老师傅，高占鹏，
回到家顾不得吃饭把衣更，
放好了图纸戴上老花镜，
查看图纸苦用功。
这个止回阀好像个没嘴的牛头一个样，
有犄角耳朵大眼睛。
长方的体形里外有九孔，
里边的隔墙一层接着一层，
这两个犄角是两阀杆，
两个阀口是两只眼睛。
有两个小阀堵着阀口，
像两张四腿小圆桌把口封。
高师傅看罢心暗笑，
你这脑袋有病我得当医生，
大牛头你到底是哪儿不合适呀？
还叫人把病源摸不清。
老师傅查看图面没毛病，
他不知不觉到了深夜一点钟。
只觉得肚子里边儿咕噜噜叫，
才知道晚饭没吃肚里空。
听了听老伴睡觉像在做梦，
嘴里不住地直嘟囔：
“哟！老头子你一天到晚地不休息，

你脑子一会儿也不停，
不怨人家管你叫‘三不倒’，
这个名字可很相称。
工作累不倒，任务压不倒，困难吓不倒，
我看你真是个不倒翁。
一干上活儿你忘了吃忘了睡，忘了热忘了冷，忘了渴忘了饿，
忘了自己五十八岁都挂零！
这几年创造革新二百多种，
你这才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你一肚子装的都是机器，
不用吃饭就够满腾啦！”
嘿嘿！老伴做梦提意见，
这又是鼓励还又批评。
“哼哼，吃点儿吧。”
老师傅，高占鹏，吃完饭天交四点钟，
洗完脸带点儿干粮就奔了工厂，
一进车间听见有人直吭吭。
“啊！小雷！”
见雷震远在噌呀噌地研阀口，
满头大汗赛蒸笼。
“小雷，昨天晚上你没走哇！”
“哎，高师傅，您看看我研磨的这阀口行不行？
昨天晚上小丁跟我讲，
都认为是阀口研磨得不够精。
我决心好好研两个请您作鉴定，
早来晚走练练基本功。
您看看吧！”
“好！”
高师傅刚要戴上老花镜，

见外边又走进来了丁小明：

“小丁，你怎么也来这么早？没睡觉吧？”

“睡啦！看着资料就迷瞪了。”

“这不跟没睡一个样呀！

你和小雷今后这么干可不行，

咱完成任务得有个坚持性，

光凭一股子猛劲儿可不行呀！

你来看看小雷研磨得怎么样，

咱先打水压试试作个证明。”

“好！”小丁一看阀口研磨得好像镜子面儿。

一汪水儿亮晶晶，连脸上的汗毛哪根儿倒了哪根正，一根儿一根儿看得特别清。



(白)太亮啦！

可是抬到水压机上一打泵，

还不到十公斤的压力就窜了水星。

雷震远一看拍了大胯：

“完啦！这早晚的功夫算白扔。

这玩意儿真是不好弄，

得研得多平才算行啊？”

高师傅说：“小雷，咱们这工作才刚开始，

怎么下点儿力气就心疼啦！

我们要拿出愚公移山志，

这个小小疙瘩还怕铲不平！

科学实验得有耐性，

可不能忽冷忽热一阵风呀！

失败就是成功之母，

你今天下的力气没白扔。

据我看这不是阀口漏啦，

这是通过你的研磨才证明的。”

小雷一听可高兴啦：
“高师傅,咱下一步怎样来进行？”
“我想把它拆下,零件儿打泵,
一件儿一件儿地检查来进行。”
小丁说:“好,这办法可是个新课题,
工艺上增添了新内容。
这全部检查每个零件都打泵,
到底是哪漏才能真正了解清!
可就是零件儿打泵没胎具,现设计现做谁知哪天成,
这试制期限不能容呀!”
“哼! 小丁,凡事总得靠人做,
我们开动脑子打冲锋,
心急吃不了没火的饭,
热粘粥嘴急喝不成。
一口饭吃个大胖子,
从来也没有这个事情。
天上也不会掉馅儿饼,
得收了麦子磨了面加水和好了掐剂子擀皮儿,
包好馅儿才能上了铛,
不加油都不叫馅儿饼这个名啊!
我们多加油多加劲儿,
就误不了国庆以前制成功。
我看咱就这样儿干,
汇报一下批准就执行。”
老师傅,高占鹏,
得到领导的支持兴冲冲。
新胎具一件儿一件儿来制造,
把所有的漏洞查了个清。
查漏洞,堵漏洞,

恰好似逆水行舟又顶风，
他还一个劲儿地往前冲，
连续失败连续找毛病，
老师傅真像个移山的老愚公。
一连就是两个月，
老师傅连口大气儿都没松，
把止回阀全部吃透没了毛病，
组装好试压不稍停。
嘿！打水压二十五公斤一点也不漏，
雷震远蹦起多高："可行了。"
高师傅说："小雷，先别蹦，
咱到试验台打气压不漏才算行。"
小雷答应说声："好！"
抓起来止回阀就往肩上扔：
"大牛头你跟我走，
到试验台咱来点儿热气儿通一通。"
说完话蹦着高儿地往外跑，
嘴里还拉着弦儿"楞根儿离滴登"。
(白)太高兴啦，
一口气儿跑到了试验台，
把止回阀放在台面正当中，
接气路，把口拧，
拧紧了扣把气门儿松。
眼看压力表，指针往上升，
一二三四五六，"呲"……
热气腾腾赛激筒，嗞呀嗞地四下蹦，漏得特别凶。
雷震远心里跟猫抓一个样，
万分的高兴化为零。
"高师傅！高师傅！"

唉,高师傅跟小丁都没到呀!
哎哟!这玩意儿真是把人坑。
他关上闸门就往外跑,
去找高师傅和小丁。
钳工组一见小雷齐声问:
“怎么样,打气压成功没成功?
还漏不漏?”
“漏不漏的先别提,
反正架上锅准能把饭蒸,
还保险熟透没个生,
这玩意儿不知哪天成啦!”
“哎!小雷你可别泄气呀!
要敢于胜利,敢于斗争!”
“嗨,它是我不泄气它泄气呀!”
话还没完,就听高师傅“嗯”了一声,
紧接着高师傅叫:“小雷,
你刚才怎么回答的再说给我听听。”
“他是……”
“是漏的热气能蒸饭,
还保险熟透没个生吗?
你泄气还说俏皮话哪!”
“高师傅,我……”
“这是闹革命,永远也不能泄气,
革命的大业就要靠你们来继承,
你想想,咱的革命果实来得可不易呀,
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
目前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解放,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
为了让世界劳动人民早日解放,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富强繁荣。
为了接好革命的班，
就要像革命前辈那样心红骨头硬！
我给你说一件过去的事，
你要一字一句牢记心中。
想那年你才一岁半，
日本侵略军进了天津，
就在津浦铁路上，
开来一列火车，装满日本侵略兵，
走到津浦大厂开不动了，
就在转盘那里把车停。
就因为止回阀出了毛病，
修不上开不走敌人乱了营。
他们抓来我的老朋友，
论技术全厂属他最高明，
可就是让他修理他不干，
敌人上来了好像一窝蜂。
我朋友他不怕侵略军嗷嗷叫，
他不怕刺刀对前胸。
他只想这一车侵略军要开到目的地，
就哪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民死在他们手中，
宁肯自己牺牲也不干，
敌人军官儿手持战刀瞪眼睛，
他下令把他硬往车头上边架，
我的老朋友挺着胸，他俩脚不把车头蹬。
滑下来摔死在洋灰沟底下。”
“他……他是谁？”
“他就是你的爹爹老雷霆。
小雷呀，你揭榜我为什么心情那么激动？

就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我要好好给你当助手，
是为了你把老工人革命斗志来继承。
为了你不忘咱的阶级苦，
为了你不忘阶级斗争，
为了记住你爹的死，
他是和帝国主义做斗争。
今天修正主义要‘拿’我们一把，
梦想咱铁路瘫痪断交通，
我们工人阶级要争这口气，
坚决向他们做斗争。
没想到你刚刚遇点儿小困难，
就灰心丧气败了下风。
有一点儿成功你就蹦，
你这冷热病犯得可真不轻。
我们革命者应该比钢铁还要硬，
钢铁忽冷忽热还会变形。
永远风吹不冷，浪打不动！”
雷震远听到这儿热泪盈眶往外涌：
“高师傅，我今后坚决要改正。
把冷热病连根拔掉一扫清，
把主席的著作坚决学到手，
感谢师傅对我的批评。
方才您说钢铁那么硬，
忽冷忽热都变形，
我联想到这个阀儿可能受了这种病，
它冷缩热涨变了形啦。
如不然打水压一点儿也不漏，
为什么打气压就漏得这么凶，

这气压热水压冷，
一变形阀口不严漏了风。”
“说得对！
刚才我已经检查到了，
是阀口不严变了形。
这个阀全部作报废，
咱另搞一个先拿热气蒸。
先加热后加工，
加过热再遇到冷热就变不了形。
这个活咱要接着干，
争取天亮要完工。”
“对！”两个人说着就动手，
是追星赶月打冲锋。
止回阀连夜加热组装好，
试验台上做证明。
十五个大气压一点儿也不漏，
钢体止回阀试制成功。
天光大亮东方红，
全厂车间传捷报，
锣鼓喧天震耳鸣。
党政领导来贺喜，
跃进台上一片红。
大红榜，贴当中，
字字行行写得清。
上写着：三面红旗迎东风，
万里山河披彩虹；
我厂试制止回阀，
自力更生创造成。
工人阶级骨头硬，
革命志气贯长虹！

油海长虹

快板书《油海长虹》为1964年李润杰先生随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访问大庆油田后创作的。

作品讲述了发生在大庆油田进行生产建设时的一则感人至深的故事。就在队长朱长虹和电焊组长陈玉庆分别准备回家之际，油田的水管突然发生爆裂，为了确保油田的生产与安全，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回家的机会，赶到事故现场，并不顾个人安危，抢修爆裂水管，最终确保了油田不受损失。李润杰先生通过此作品歌颂了大庆人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能够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

说的是一片大地野草青，
哞儿啦哞儿啦地刮大风，
只刮得天上的乌云下了雨，
只刮得地上的野草乱鞠躬，
只刮得小屋要脱顶，
只刮得木板房子打侧棱。
嘿！露营帐篷倒没刮动，
它扑噜扑噜地放风筝哪。
这地方就是北国的油海，英雄的大庆！
当年创业史，页页火样红。
六〇年咱们石油工人大会战，
就在这个地方扎了大营。
顶着那帝修反的压力往上攻，
迎着那走资派的下马妖风往上冲。

看,从正西来了一匹枣红马,
昂头摆尾咴儿咴儿乱叫赛过欢龙。
马上端坐一人好威武,
重重的眉毛大眼睛,
看样子还不到三十岁,
他就是安装队长共产党员红色英雄,战区标兵朱长虹。
今天他冒着风雨亲自巡查水管线,
查看在地下埋着新建成的一条四十里地的长铁龙。
朱长虹顺着管线往前走,
不由得心花怒放喜气生。
他喜的是安装这条水管线,
半年的活儿一个半月就完成啦。
没条件工人们革命加拼命,
想办法跟重重困难做斗争。
这铁管都有牛腰粗,
每根就有几吨重。
这粗重的铁管人力送,
一根一根接成龙。
有了这条水管线,
油田里就有了电灯来照明;
有了这条水管线,
机器转动永不停;
有了这条水管线,
油田的生产猛力增。
甩掉石油落后帽,
把它扔进大海中。
朱长虹越想心里越高兴,
不觉得雨过天晴住了风。
突突突,猛听得一阵马达响,

哎！有一辆摩托车直奔他的面前冲，
吁！朱长虹仔细一看下了马，
原来是指挥部的通信员名叫丁小松，
(白)“小丁,有事吗？”
“指挥部派我下命令，
叫你坚决来执行，
看！火车票全都买好啦，
开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钟，
你赶快准备回山东。”
“小丁,是什么任务这么紧迫？”
“叫你回家,再不走可要受批评啦！”
“嗐,回家还催得这么急呀？
你真是小事不大闹得凶。”
(白)“闹得凶？
你家里来过三封电报，
说你的孩子病得很严重。
催你回家去看望，
可你把电报一封一封都藏在兜里不吭声。
指挥部叫你马上就回家，
把他们娘俩接到大庆来照应。
你赶快回去做准备，
我还等着给你们俩人去送行哪！”
(白)“俩人？还有谁走？”
“你那个老战友电焊组长陈玉庆呀！
几次催他回家去结婚，
他说等铺完管线才举行哪。
现在管线已铺成，
领导叫他回家去结婚，
也是两点的火车回山东。



老陈他已经奔了车站，
朱队长，你赶快动身别磨蹭啦！”
朱长虹还要再推辞，
忽听得好像传来了暴雨声，
（白）“哗……”
他俩往前边儿这么一看
不约而同“啊”了一声，
可不好啦！有一条水柱冲上了半悬空，
蹿起来四丈多高水力真叫猛，
翻起来的水花四下澎。
朱长虹一看心要往外蹦，
肌肉乱跳眼都红啦。
他知道这是地下的水管线，
冷缩热胀接口崩啦。
如不马上抢修好，
油田的生产要停工。
想到这儿他急忙把小丁叫：
“小丁，时间紧迫不能容！
你马上跑到水泵站，
叫他们快把加压水泵停；
我现在就去安装队，
调人来抢修堵裂缝。”
“是！”丁小松放大油门加马力，
突突突突，摩托车眨眼之间影无踪了。
朱长虹纵身上了马，
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掌鬃毛乱抡，急如闪电快似风，
噌地一下到了队部，
他翻身下马进了帐篷。
工人们正要吃午饭，

把筷子刚刚拿手中，
听队长把情况一介绍，
嘎！钳工、焊工、铆工、管工、起重工，
都一阵风地往外涌。
拿铁锹，带铁桶，
各种工具手中擎，
直奔现场跑得快，
真好像上阵打冲锋。
朱长虹带队到了现场，
见水柱子慢慢往下平，
就知道是停了加压泵。
工人们蹿上来铁锹飞舞把泥土扔，
铁桶哗哗掏泥水，
越掏越多掏不干净。
好不容易露出了水管缝，
这可难坏了电焊工。
一看接口崩开了一道大裂缝，
水花还在咕嘟咕嘟往上涌。
电焊带水不能焊，
忙着填缝堵窟窿。
填不上，堵不平，
焊不了，接不成，
工人们个个水淋淋，
这可急坏了朱长虹。
他知道时间一长接不上，
油井用水难供应。
供不上用水要停电，
停了电油泵机器难转动。
机器不转原油不能开采，

油库的原油就流不动，
地下油管里的原油一凝固，
要变成铁罐肠儿可就没法通啦！
到时候整个油田损失重，
千万人的劳动都白扔啦。
朱长虹心里急得像烈火烧，
不由得想起来战友陈玉庆，
他思想作风过得硬，
电焊技术特别精。
可惜他已经去了火车站，
要不然战胜困难有可能。
正焦急见正东跑来一个人，
越跑越近看得越清，
朱长虹一看正是电焊组长陈玉庆，
嘿！真有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
陈玉庆跑到近前就往沟里蹦，
朱长虹拉住他的双手不放松：
“老陈，你不是去了火车站吗！
怎么知道这里出了险情？”
“队长，我还没到火车站，
半路上碰见了丁小松，
听他一讲我就往回跑，
你们抢修到了啥进程？”
(白)“老陈，你来看！停了泵，管子里的水照样还流动，
堵了半天等于零。
电焊火沾水它就灭，
你看怎样焊接才能行？”
“依我看，再重新对对管口缝，
加上铁筋再塞线绳，

堵严了就不怕水流冲，
再一焊接许能行。”
(白)“好，干！”
当当当，叮叮叮，
并管缝，堵窟窿，
擦汗的功夫都不容，
接口缝照样在漏水，
两个人急得满头大汗热腾腾。
朱长虹看着管缝把老陈叫：
“老陈，你焊一下试试行不行！”
陈玉庆明知漏水焊不上，
见队长急得眼都红了，
只好拿起焊把打着火，
一沾管缝“噗”的一声！
这一灭火不要紧，
朱长虹心里紧绷绷，
眼看着希望又落空。
这时候，“嘟嘟嘟”，
耳听得一阵摩托车响，
又来了通讯员丁小松：
“朱队长，油库锅炉等水用，
急需赶快把水通！
指挥部非常关心这件事，
要求抢修工作抓紧来进行！”
朱长虹没等小丁问情况，
响亮的回答震长空：
“小丁！我们马上就焊好。
保证给他们把水通。”
说话间，他用手一抹水管缝，



嗯？忽发现漏的水流儿停了一停，
连忙用手抹了几下，
抹一下水流停一停，
嘿！这可乐坏了朱长虹：
“哎！老陈，你看这回可能焊啦！”
陈玉庆低头一看说：“不行。”
（白）“怎么？”
“你手一离开还是漏水呀！”
“我手不离开还不行吗？
我抹一下你焊一下，
你的焊火儿随着我的双手打冲锋！”
“啊?！那你这手还要不要哇？
这电焊火儿可不是香头萤火虫！
打着火就是上千度，
连厚钢板一点都穿个大窟窿！
（白）你这肉手能受得了吗？”
“没关系！
只要你焊上接口就能行。”
“不行！我从小学徒焊钢铁，
焊肉手我还没练过这一功！”
“那你今天就练一练嘛！
我说话你怎么都不听啦！”
“队长！咱俩人工作八年整，
你说什么我不听呀？
你这手是肉的。
你的手不疼我心疼。”
“老陈，我是跟你谈工作，
不是讲咱们有感情！
我是队长需要你焊接听命令。”

“你这焊手的命令我不服从！”
“老陈，你没听小丁刚才说的话吗？
现在油田建设等水用，
咱们是中午停的加压泵，
这管缝必须快接成，
接不上，整个油田损失大，
难道你就不心疼？
你想想咱们国家多么需要油，
有多少机器等油用；
有多少飞机、轮船、汽车等开动；
有多少拖拉机等着把地耕！
毛主席对咱大庆多关怀，
周总理把咱石油工人时刻挂心中；
全国人民对咱抱着多大的希望，
我们必须牢牢记心中！
老陈哪，为保油田咱能豁上命，
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想不通啦？”
朱长虹就这一番话，
陈玉庆不由得热泪往外涌：
“队长，我今天心疼死了也要焊，
你的命令我服从！”
（白）“好，焊吧！”
朱长虹伸手抹管缝……
陈玉庆打着火，
随着他指头焊接往前行，
刚刚焊了没几下，
他灭了火，摘下面罩把脑袋拨棱几拨棱：
“队长，我焊不了啦！
你这双手我今天看得特别清，



你抢救拖拉机烧伤两只手，
保住了国家财产没有损失一个螺丝钉；
我看见你手上的伤疤算了算，
才刚好了一月挂点零，
你这双手今天再一烫，
保险残废得失灵。
为了保住你的手，
队长，咱换个别人行不行？”
“老陈，你怎么说出这句话？
哪个同志不是咱的阶级弟兄！
我们怎能把痛苦放在别人头上去，
躲在一旁享太平！
我们要学习铁人王进喜，
他对党对人民最忠诚，
他用身体搅拌泥浆池，
他带病打井骨头硬，
他打出来一口一口的高产井，
他打出来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
比一比，看一看，
我觉得浑身上下力无穷。
母亲生下我的身，
党的阳光哺育我长成，
为革命慢说烫坏一双手，
就是献出生命也光荣。
再者说，你的技术过得硬，
烫坏我的手完全不可能！
老陈哪，为了石油工业大发展，
咱就得革命加拼命。
帝修反诬蔑我们是贫油国，

搞封锁,搞逆流,
铺天盖地来势汹。
咱石油工人天不怕来地不怕,
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航程。
横眉冷对帝修反,
坚决跟他们做斗争。
面前这道铁管缝,
它就是油田的祸害虫,
它和帝修反一个样,
捣乱破坏在逞凶!
焊接管缝是战斗,
快拿起你的武器往上冲!
这个地方就是战场,
老陈哪,在战场上你是退却还是进攻?!”
朱长虹就这一番话,
陈玉庆心明眼亮受感动:
“队长,你讲得好!
这回我一气儿焊到底,
不获全胜不收兵!”
(白)“好!焊。”
陈玉庆,瞪双睛,
焊把紧紧握手中,
“叭”的一声打着火,
精神抖擞好威风;
朱长虹,思想红,
手放管缝正当中,
他是捋着管缝擦着水,
电焊火儿随着他的双手往前冲。
他不顾双手烈火烤,

不顾火星肉里叮，
烈火烤，火星崩，
他身不动，心更红，
多顽强，多坚定，
似高山，如峻岭，
更像参天一青松。
陈玉庆，技术精，
看得准，点得正，
手头稳，腕子灵，
只焊管缝不沾手，
接口焊得快又平，
保证了供水畅又通。
焊火恰似金花舞，
叭叭乱爆四下崩。
唰唰唰，霞光万道夺人眼，
哧哧哧，瑞彩千条分外明。
条条电光多鲜艳，
粒粒金星透体红，
照红了铁管照红了水，
照红了沟下的众英雄，
照红了焊工陈玉庆，
照红了队长朱长虹。
这就是，大庆精神放光彩，
大庆英雄传美名。
大庆红花争开放，
大庆红旗更鲜红。

白　吃

快板书《白吃》为李润杰先生1964年创作的作品。

老张有钱舍不得花，
专门爱把别人刮。
几分钱就能吃顿饭，
食堂里啥好他吃啥。
四分钱棒子面的窝头买两个，
三分钱买了一份炒豆芽。
买了饭菜他不吃，
在食堂里面胡寻摸。
见老马吃的牛肉大馅儿饼，
老张走上前去把话搭：
“老马最近老没见哪？”
老马说：“最近我请假回趟家。”
“你这可不对，
请假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呀，
我好给伯父伯母买点儿啥。”
“不用啦！来吧，一块儿吃吧！”
“哎！”老张这里落下座，
他没话还要把话搭。

“家里伯父伯母都挺好呀？
你这一路够疲乏。”
“可不是嘛！”
老马只顾来说话，
低头看，
哟！八个馅儿饼剩了仨啦！

比 耳 音

快板书《比耳音》是李润杰先生1964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张老汉今年五十七，
李老汉今年六十一。
这俩老头的耳音稍微有点背，
打霹雷呀，他们听着就跟磕打烟袋差不离。
响炸弹，他们听着好像是摔个茶碗，
火车拉鼻儿他愣说这个蚊子在哪儿飞呢？
您别看这俩老头耳音这么背，
两个人还谁都爱吹嘘。
张老汉说："谁也没我的耳音好！"
李老汉说："讲耳音普天下我得数第一！"
两个人谁都不服气，
见面还要比一比。
说这一天，张老汉拿着个鱼竿钓鱼去，
李老汉看见喊得急。
"喂！我说！你是钓鱼去？"
张老汉回头一摆手，
"不！我呀，是钓鱼去！"
李老汉后边把头点，
"哦！我当你是钓鱼去哪。"
您要问这俩老头谁的耳音好，
俩人这聋劲儿还差不离。

宠 孩 子

快板书《宠孩子》由白音马先生创作于1957年，李润杰先生整理并表演。

作品讲述了一个爷爷无原则溺爱孙子的故事。作品旨在提示人们在养育孩子时，不要一味溺爱，应该掌握合适的方法，对孩子进行适时的教育。



说了位老汉叫王广发，
他的脑瓜顶上没头发，
干干净净红又亮，
就好像神仙一把抓。
(白)就这么干净！
可不是因为他的年纪大，
血脉不足脱了发。
(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同志您要问是怎么回事，
我把这个情由介绍给大家：
王老汉今年六十二，
老伴年长五十八。
儿子春奎有文化，
他在仓库管收发；
结婚不到一年半，
他媳妇生了一个胖娃娃。
起了个奶名叫小宝，

这个孩子七个月他就会叫妈。
爹也疼,妈也爱,
奶奶心里笑开了花;
王老汉爱得出了圈儿,
溺爱孩子可算爱到了家:
头上顶着怕摔着,
嘴里含着又怕化,
这孩子好比寿星佬的大脑袋,
真是一个“宝贝疙瘩”。
一岁两岁娘怀抱,
三岁四岁把锅台扒,
小宝长到五岁整,
好像全家供着活菩萨。
支使得爹妈团团转,
吃、喝、穿、戴由着他,
手镯、项圈、金银首饰身上挂,
走起道来响哗啦,
远看好像破烂摊,
近看好像给首饰楼子去搬家。
宠得他爱哭又爱闹,
撒泼打滚把人抓;
吃的用的不如意,
随手往地下就胡拉;
他要是看见这个东西没摔碎,
伸手就把砖头拿,
也不管掸瓶、帽筒、穿衣镜,
他铆足了劲头一通砸。
春奎刚想说他几句,
王老汉心尖一颤答了话:

(白)“春奎你干什么?
这点小事你别管,
这么点的孩子他可懂什么?
常言道,树要大了自然直,
我的宝宝是个有种的好娃娃;
你要是把俺孙子管傻了,
我这场官司跟你打啦!”
嗬!娇生惯养的王小宝,
好像一匹脱缰的马;
横冲直撞没人管,
天不怕来地不怕。
这一天,一家人吃罢晚饭闲说话,
小宝他满院乱跑摔了个仰八叉,
爬起来,扯开了嗓门儿一通嚎,
吓坏了他爹和他妈,
上前就把小宝哄:
(白)“胡撸毛,吓不着,
胡撸头芯儿,吓一阵儿。
宝宝你别哭别害怕;
明天带你去赶集,
你要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孩子他不吃哄,
越哄越哭嗓门儿大。
奶奶一旁手忙脚乱忙往屋里跑,
拿出来小盒、小罐、皮娃娃;
递给他这个他不要,
递给他那个算白搭。
这一来他奶奶可是没法儿啦,
王老汉抱起了小宝把话搭:

“嘿！宝宝最听爷爷的话，
爷爷有钱就给宝儿花。“
这孩子，又打挺来又撞头，
俩小手就把爷爷的脑瓜抓。
一边抓来一边打：
“我不！我不！”啪啪啪！
小宝越打越有劲，
一下两下连三下。
（白）你再听王老汉的脑袋吧，全够上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
王老汉一边挨打还一边乐哪！
“跟谁学的，这孩子学会了打你爷爷的脑袋瓜啦？”
小宝他一听这个声音怪有趣儿，
眉开眼笑不哭啦。
大伙一瞅说：“没事了！
嘿！还是他爷有办法；
明儿个宝宝再闹就叫爷爷哄吧，
老人家耐心真够大。”
（白）您瞧还拉了主顾了！
老汉说：“反正我的脑袋算开了张啦！
以后我就盯着挨砸吧！”
从此后，小宝只要这么一闹，
王老汉就伸脑袋瓜：“来，打吧！唉，打！”啪啪啪！
庙里的木鱼都能歇一会儿，
王老汉的脑袋没个闲暇。
天长日久老这么打，
他的脑瓜顶上没了头发啦！
这一天，正是王老汉的寿诞日，
远亲近邻到他家。
王老汉年轻的时候爱交友，

来了一群老头,七十七来八十八;
手扶着拐棍来拜寿,
多年没见把话拉。
小宝他一见拍手笑,
叫声奶奶唤声妈:
“奶奶!今天来的老头可真不少,
我要一个一个地砸脑瓜!”
“啊?”大妈说,“宝啊!这是你爷爷的好朋友,
可不能像你爷爷的脑袋随便砸。”
小宝一听说不叫打,
咧开小嘴哭又骂:“我不!我不!我打!我打!”
王老汉急忙过来把小宝哄:
“唉!宝贝儿别哭,你要干什么?”
小宝用手一指那个胖老头:
“我要砸那个胖脑瓜!”
“啊?”王老汉一听这话可要了命:
“宝宝别闹,爷爷给钱花。”
小宝他伸着脖子瞪着眼,
上来就把爷爷抓。
惊动了这群老头来劝架,
你言我语把话搭,
这个说:“这是你的小孙子?
怎么一晃都这么大啦!”
那个说:“别叫孩子一劲儿哭了,
问问孩子他要啥?”
王老汉情急忙遮盖,
说:“你们大家别理他!
这个孩子真胡闹,
他要到学校里边去学文化;

要买书包和色笔，
他忘了今年有多大啦！”
大伙说：“王老弟的孙子有出息，
将来准保有发达。”
胖老头一旁把宝宝叫：
“告诉我！另外你还买什么？”
(白)小宝说：“我啥也不要，我要你过来，打——打瓜瓜！”
那个胖老头的耳音有点差，
“啊！今天要吃打瓜呀？
你这个孩子真会想，
这个月份上哪给你买打瓜？
别说是打瓜没处买，
你想吃条菜瓜也没办法呀。
得了，把我的拐杖给你耍吧！
千万可别往石头上砸！”
胖老头刚把拐杖递过去，
小宝他拿起拐杖笑哈哈，
抡圆了使劲朝下盖，
啪嚓嚓！正砸在胖老头的脑袋瓜！
“哎哟！”疼得老头捂着脑袋直蹦脚，
“王老弟！你快把小孩拉！
我七十多岁的老头子，
受不了这样的重刑法！”
这孩子，今天学会了拿棍打，
再要不管明天准把菜刀拿！
我劝老头别上他们家去，
留神你的脑袋开了花！

传 达 员

《传达员》是李润杰先生1973年创作的，本书根据其手稿整理收录。作品通过对一位传达员的生动刻画，讽刺了在现实工作中敷衍了事、偷奸耍滑的人。

传达室有位传达员，
做事圆滑不一般。
搪托马冒编瞎话，
要比说真话都圆全。
这一天，她值班正在织毛线，
当啷啷电话铃声响耳边。
她拿起听筒问找谁呀？
听筒里边儿答了言：
“请您费心多受累，
给找下师傅田大山，
我有急事需要找他办。”
“哦！好啦，我马上给你把话传。”
“谢谢您呀。”
“不用谢，
这是我的责任不必过谦。”
可谁知道她撂下电话躺在床，
拿起了毛活忙了个欢，
恰似穿梭箭离弦。
看手上，嗖嗖嗖的似闪电，

看脚上,二郎腿一架一个劲儿地颠。
不大会儿半片毛衣要织完,
这时候听筒里边喂喂地喊:
“喂!同志,同志!有人吗?”
她这才撂下毛活到近前,
拿起听筒忙搭话:
“嗐!同志呀,叫您等得不耐烦啦,
我全厂上下都找遍,
楼上楼下我全喊啦。
两条腿跑得直发酸,
累得我下气没有上气喘。
田大山师傅他不在呀,
急得我差点又犯心肌炎。”
“不在!哎呀!这可给您添麻烦啦。”
“不!不!不麻烦!”
她是不麻烦,
这打电话的可麻烦啦。
“不不不,我从来也不怕麻烦!
只要赶上我值班,
我是来信来电我全管。”
“那谢谢您,多受累啦!”
“没关系,反正这活儿也快完啦。”
“活儿?——什么活儿?”
“哎,再见,再见,不多谈啦!”
(撂电话)

风 雨 行

快板书《风雨行》为李润杰先生1963年创作的作品。

《风雨行》描写了雷锋同志雨夜送大嫂回家的故事。作品以优美景色描写为开端，转而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更能表现出大嫂母子三人的危险处境。这时候突然出现一名解放军战士，将母子三人安全送到家中，后被大嫂的母亲认出此人便是先前在火车站救助自己的小战士。全文到此都不表明这位战士的身份，制造悬念。在最后点出这位战士就是雷锋，这就更加突出了这段作品歌颂雷锋、号召学习雷锋的主题。

山青水秀百鸟鸣，
花草丛生香味浓，
晚霞的金光放异彩，
普照大地分外明。
在山洼崎岖的小路上，
有母子三人好像在画中行。
是李大嫂带着孩子走娘家，
心里高兴得难形容，
身上背着两个大包袱，
走起来，觉得一点儿不累还很轻松。
这小男孩一边走路一边玩，
掐一把鲜花拿在手中。
李大嫂怀里抱着的小女孩，
摇晃着小手笑眯眯地听鸟鸣。

突然间黑云滚滚天色变，
烟尘腾腾起了大风，
喀啦啦一个霹雳一道闪，
哧溜、哗啦、轰隆隆，
哗哗哗倾盆大雨往下倒，
四下一看黑洞洞。
大小树木乱摇动，
雀鸟惊飞影无踪。
李大嫂浑身衣服都湿透，
凉风透体冷冰冰。
怀里的女孩哇哇地叫，
小男孩儿“妈妈，妈妈”连连喊叫不住声。
李大嫂她肩上背的两个大包袱，
被雨水浇透把分量增，
越走越重走不动，
她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行。
狂风暴雨击头顶，
呼吸费力眼难睁。
心里想：这地方没处去避雨，
也没个雨衣遮遮风，
照这个样子走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到家中？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雷电交加雨不停。
眼看着母子三人有危险，
在闪光下出现一人飞奔在风雨中。
这个人身材不高很强壮，
身披防雨大斗篷，
嗒嗒嗒恰似海燕展翅飞一样，

脚踏水花四下迸，
直奔这边跑过来。
李大嫂闪光之下看得清：
这个人身穿军服多么齐整，
精神抖擞好威风，
原来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二十多岁正年轻。
到了近前他一手拉起了小男孩，
一手脱下了大斗篷，
笑着说：“大嫂，您不要惊慌不要紧张，
这个天一会儿就能晴。
您把包袱交给我，
请您快披上这个斗篷，
先把这小孩照顾好，
给她蒙紧一点儿别透风。
您这个大孩我抱着，
您慢慢走路行不行？
您这是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我保证把您送到家中。”
李大嫂披上斗篷遮住了雨，
只觉得遍体温暖脚步轻，
“同志呀！这样的坏天气你怎么赶到这儿来？
你怎知我们母子三人被困在半途中？
你不顾狂风暴雨多凶猛，
来救我们母子得安宁。
不知同志你贵姓——”
“大嫂，我是咱人民解放军的汽车兵。
刚才我正在修汽车，
要下雨我用苫布把车蒙。

闪光下我看这边好像有人走，
顺风听见好像有哭声。
我站在车上仔细一看才看准，
孩子哭喊也听清啦，
我赶忙朝着这个方向找，
见大嫂您不怕狂风暴雨还在赶路程。
请问大嫂您贵姓——”
“同志呀，我们孩子他爸姓李我姓冯。”
“李大嫂，您到哪儿去？咱们快走吧，
早到家里早消停。”
“唉！我这是刚从哈尔滨来，
要到樟子沟，离这儿还有十几里的远路程。
我这是带着孩子走娘家，
他姥姥想外孙子小忠，
这个女孩叫小荣，
给我捎了几次信，
说他们社里今年好收成。
谁知道赶上这个坏天气，
又是大雨又是风，
没处藏，没处躲，
多亏你把我们母子来接应。
你要能把我们送到家，
叫我得怎样感谢你的恩情！”
“哎！大嫂，咱们军民是一家嘛，
解放军都是人民子弟兵，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才能行，
我送送您这是应该做的事，
您怎么说出‘感谢’和‘恩情’啦。”
这时候哗哗哗的大雨还在下，

飕飕飕一个劲儿地刮凉风，
这个男孩被风雨浇得直发抖，
这同志从身上脱下绒衣给他蒙。
自己不顾狂风冷，
自己不顾暴雨冲，
不顾自己身上多沉重，
不顾自己脚踏泥水路难行，
只想为人民多多做好事，
他浑身的热血在沸腾。
一路上风雨也没住，
整走了一点零四十多分钟，
这才来到樟子沟，
他们母子平安到了家中。
一进门，冯大娘看见了闺女和外孙，
又是喜，又是惊：
“哟！ 我的傻闺女，
你是傻啦还是疯！
你怎么单赶这个天气回家来，
事先你也不给我把信通。
这狂风暴雨多危险，
你要早给来个信儿，
叫你哥哥套车把你迎。
看看把你淋得这个样，
雨激着一病就不轻，
你们娘儿仨要是有了病，
你叫妈妈多心疼。
你这身上冷不冷？
哎哟，你看你这两手都成了冰啦！
我这外孙子都冻坏了吧？

你们快把身上的雨水拧一拧，
我给你们沏点姜糖水，
去去寒气压压风；
快把衣裳换一换，
给你们弄火烘一烘；
你们娘儿仨快上炕——”
李大嫂脱下斗篷答了声：
“娘，您快照顾这位解放军同志，
要不是他，我们娘儿仨就不一定能到咱家中啦！”
李大嫂把路上经过说了一遍，
冯大娘抬头才看清：
“哎哟，同志呀，你看我光跟闺女把话说，
心里着急就有点懵了。
为了保护他们不顾你自己，
解放军尽为人民做好事情。
同志呀，一辈子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
你贵姓，同志你叫什么名？
咦？我怎么好像跟你见过面儿，
我怎么看你一点儿不眼生？
噢，对啦！有一次我上哈尔滨去，
那天也是刮大风，
买完了车票要进站，
慌慌张张头发懵，
手里拿着钱包和车票，
什么时候丢失也闹不清啦。
到了站口一查票，
才发现连钱带票影无踪。
多亏你给我买了火车票，
多亏你把我来照应。

直到开车你也没有说名姓，
想谢谢你我都没处去打听。
今天你冒着风雨又把我的闺女送，
想不到在我的家里又相逢啦！
同志，到底你贵姓——”
这个战士拿起绒衣和斗篷，
笑嘻嘻地把大娘叫：
“大娘！大概您是没记清，
给您买火车票的不是我——”
“不是你？你甭想再把大娘蒙！
看你的个头儿看你的脸儿，
鼻子眼睛都相同。”
“大娘啊，这事我可不知道，
一定是您没看清。
给您买票的人不愿留姓名，
这也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大娘，您快把大嫂来照顾，
我要回连队不能耽误一分钟，
我来的时候连里不知道，
回去晚了要误事情。
大娘，大嫂，再见啦！”
说着话他披起了雨衣往外行。
冯大娘上前一把没拉住，
嘴里喊：“你今天要走可不行！”
话音才落人没了影啦，
大娘、大嫂激动的心情难形容，
娘儿俩同时说了一句话：
“感谢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
这都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人民子弟兵，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

普通一兵不普通！”

您要问这汽车兵他是哪一个，

这就是人民的儿子、永生的战士、伟大英雄、普通一兵，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叫雷锋！

我们学雷锋，唱雷锋，

歌颂雷锋，赞雷锋，

我们永远“向雷锋同志学习”，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何大娘的“保险柜”

快板书《何大娘的“保险柜”》为李润杰先生 1977 年创作的。

《何大娘的“保险柜”》讲述了何大娘给儿子存钱结婚，但并未把钱存在银行，而是藏在了自己老伴的旧棉鞋里，谁知却被老鼠咬坏的故事。作品从微观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家庭的一件小事，却折射出把钱存在银行、储蓄所利国、利民、利己的宏观道理。



说了位大娘她姓何，
过日子节约有把握，
就因为有点儿多心眼儿，
把巧事办拙砸了锅。
为给老儿结婚做准备，
人民币攒了两千多，
这笔钱谁也不知道，
天天儿总在兜儿里搁。
带在身上太不便啦，
何大娘朝思暮想犯琢磨。
把钱存到银行去，
家里人知道了不得。
他们要说我藏心眼儿，
我可不能落这个闲口舌。
要把存折给我偷了去，
我是瞪着两眼干没辙。
把钱放在柜里锁上锁，

他们准得犯疑惑。
“老太太的柜门这么紧，
一定有好货里边搁。”
这个钱要是露了馅儿，
他们硬要我都没法驳。
哼，我把钱填到棉被里，
比保险柜都要强得多。
哟，不行啊，棉被脏了得拆洗，
他们都不让我干这个活，
大儿媳妇闺女都疼我，
总是她俩给我拆被窝，
一拆被钱就算归她们啦，
我落个鸭子孵鸡白忙活。
这些钱到底放在哪儿好哪？
左思右想没处搁。
突然想起了老头子，
死后留下一双新毛窝，
这双缎大云儿棉鞋还没上过脚儿，
卖破烂从心眼儿里舍不得，
给大儿子他不要还冲我嘿嘿乐，
说这双鞋跟时代不符合，
叫我先留着做个纪念，
要让穿，得等他活到八十多。
气得我把鞋放到床铺底，
连鞋盒都往篓里搁，
这东西一直也没动，
没人看也没人摸。
我把钱塞到鞋头儿里，
他们想不到，摸不着，



要看只能看鞋盒。
何大娘越想越保险，
把钱塞进窠儿盖好了盒盖还在篓里搁。
拿这双棉鞋当了保险柜，
觉得又保密还又稳妥。
自从大娘她把钱收好，
光阴似箭放了一年多，
连鞋盒都没人看一眼，
搞卫生只是把篓儿稍微挪一挪。
眼看着老儿婚期到啦，
何大娘心里乐得了不得，
问老儿你家具打得够不够？
有没有手表自行车？
身上的衣服有几套呀？
你准备请客摆几桌？
烟糖茶叶要几斤？
不知你还缺什么？
老儿说：“现在讲喜事要新办，
勤俭节约为准则，
您问这个有啥用，
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新衣服就有那一套，
没新鞋上点鞋油一打磨，
也跟新的差不多。
往后有钱也能买，
没钱咱们就凑合。”
“哦！没钱呀？你到床底下，
去拿你爸爸那个棉鞋盒。”
啊！老儿一听哈哈乐，

“娘,您还没忘那双大棉窝,
虽然它是新鞋缎子面,
可我结婚也不能穿那个,
我上身穿西服系领带,
脚下大云棉鞋趿拉着。
您说这是什么样儿哪?
人家还得说我中疯魔哪。
对象一见我这样儿非吹不可。
您说这鞋还穿得穿不得。”
“哎,我的傻宝贝你不明白,
听娘慢慢跟你说:
我不是让你穿它度婚礼,
我是让你去掏鞋窠儿。”
老儿子不知什么事儿,
从床底拿出鞋盒把鞋摸,
拿出鞋往里这么一看。
哟,新下的小耗子一大窝。
“娘,这耗子他们比我结婚早,
小耗子生了整一窝,
还没长毛五六个哪。”
啊,何大娘听了这句话,
不由得浑身一哆嗦,
“钱、钱、钱、钱哪?有钱吗?”
“什么钱?鞋帮被耗子都咬破,
把棉花叼出来絮了窝,
里边儿还有点儿碎纸末。”
“啊,给我给我,快给我。”
“娘,您要耗子干什么?
我把鞋一块儿扔了吧。”

“别扔,里边有钱两千多。”
老儿把耗子倒出来,
往里一掏鞋窠儿,
抓出来一把人民币,
缺边儿少角儿一大摞,
老儿子当时发了愣,
“娘,您怎么把钱藏这嘿儿,
拿鞋当成了保险柜,
这不纯粹给耗子来搭窝吗!
多亏这事发现得早,
再晚一点儿都得让耗子咬成碎末末,
您有钱应该放到银行储蓄所,
利民利己又利国,
两千多元要储蓄,
一年利息就是一百多。
您把钱存进鞋坷垃,
要存一百多耗子可了不得。”
“哎,别说啦,怪我怪我都怪我,
都怪我小心眼子想太多,
你快把钱拿到银行去,
问一问,这缺边儿少角应当打几折,
把那双棉鞋赶紧卖破烂,
我可不要这个存钱盒,
从今后有钱就放到银行去,
我再也不给耗子去搭窝啦!”
这就是何大娘出卖保险柜,
落个赔本儿赚吆喝。

酒　迷

快板书《酒迷》为李润杰先生1960年创作的作品。

说有一个酒迷爱喝酒，
天天酒壶不离手。
他老婆天天把他劝，
劝他不要再喝酒。
酒迷说："听见有人说酒字，
就勾起我来想喝酒；
你永远不提这个酒字，
我就永远不喝酒。
是喝酒的酒，九月的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究揪韭舅就鸠酒，
你说话沾点酒字边儿，
我就要喝酒。"
他老婆说："我保证不说这样的字，
今后你甭打算喝一口。"
眼看着一天一天过了一周，
他老婆说话连一个酒字都没有。
可把酒迷馋坏喽，
去到大街找酒友，
碰见张九和李九，
问酒迷："哎！这几天怎么没见你喝酒？"



酒迷说:“跟我老婆打了赌,
她不提酒字我不喝酒;
我跟她说了千句话,
她连一个酒字也没出口。
二位贤弟你们把我救,
想办法让我喝上酒。”
张九李九齐夸口:
说:“酒迷大哥别发愁,
你如此如此这么办,
准把美酒喝到口。”
酒迷一听喜心头,
转身就往家里走。
回家就对老婆讲:
说:“我到舅舅家里借斑鸠。
如果有人来找我,
你问好姓名再让他走;
是拿着东西是空着手,
你都一一记心头;
回来你要告诉我,
不许撒谎瞎胡诌。”
酒迷说罢转身走,
不大会儿有人来找酒迷到了门口。
他老婆出来问贵姓,
来人回答:“我叫张九。”
只见他怀里抱着个大酒篓,
说:“我跟酒迷大哥是朋友,
请他九月九到我家里去喝酒。”
张九说罢转身走,
又来了酒迷的朋友叫李九,

手里提着一捆马莲韭，
说：“我的名字叫李九，
也是请他九月九到我家里去喝酒。”
李九说完转身走，
酒迷架着个大斑鸠，
从外边走进屋里头。
问老婆：“哎，是不是有人来找我？
他姓字名谁什么朋友？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请你赶快说出口。”
他老婆说：“先来一个张三六。”
（白）“啊？张三六？”
“啊！怀里抱着个大个儿二七篓。”
（白）“啊？二七篓啊！”
“嗯，又来一个李四五，
手里拿着扁叶葱。
这俩人是你的老朋友，
请你喝俩二加一个五，
重阳节那天到他们家里头。”
酒迷一听伸了舌头：
我这辈子算甭喝酒喽！

捞 孩 子

快板书《捞孩子》为李润杰先生1964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说了位大嫂她姓白，
她站到了河边喊起来。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啦，
哪位同志给我捞上来？”
从南边跑来一个小伙子，
一头就往这水里栽。
东一把，西一把，
憋足了力气乱摸开。
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到，
最后摸上一只花鞋来。
“大嫂！您的孩子可能被水冲走了，
我保证给您摸回来。
这只鞋是孩子穿的吧？”
大嫂说：“我掉的就是这个孩！”
“啊？您不是孩子掉到河里了么？”
“是啊！我说的孩子你没有听明白，
因为我是个四川人哪，
管这个东西就叫孩。”
“啊?！”小伙子闻听一咧嘴，
一个劲儿地晃脑袋。

“大嫂,今后您要说普通话,
把那方言土语改一改。
您这是掉到河里一只鞋,
要掉两双袜子,
我就不定上得来上不来了!”

老王捡鸡蛋

快板书《老王捡鸡蛋》为李润杰先生1966年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王家庄有一个王大发，
讲好吃懒做得数他。
任什么事情都不干，
整天他净想把财发。
在这一天，他出门去玩耍，
见当地上有一个光溜溜的白疙瘩。
嘿！原来是一个大鸡蛋，
老王他的心里乐开了花。
他对着太阳照了又照，
拽起他的衣袖擦了又擦。
心里头说：别人骂我光吃不做是个懒汉，
叫我看你们谁也没有我的时运佳。
把鸡蛋拿回家去抱小鸡儿，
这一本万利能发家。
小鸡儿大了能生蛋，
个个鸡蛋孵鸡娃。
这蛋孵鸡，鸡生蛋，
三变两变屋里屋外是到处叽叽又喳喳。
到那时我清炖、红烧、白切、黄焖顿顿都拿鸡当饭，
能补得我秃脑袋长出来黑头发。

拿几只小鸡儿去把小羊换，
小羊长大了又生娃。
过不上三年并五载，
我家里的羊，是白的白来花的花。
到冬天，羊羔长得肥又嫩，
找一个伙计把羊杀。
这羊羔美酒多风雅，
羊肝、羊脑、爆肚、羊汤味道佳。
用上等的子羔吊皮袄，
我穿在身上，不怕大雪寒风刮。
等我的家里羊群多得圈不下，
拿几只换匹小马到我家。
这个小马长大再生小马，
一匹、两匹、三匹、四匹，转眼就是八十八。
我拉到那市场卖高价，
闲来时，选匹好马我骑着它。
从王家庄我转到了李家坝，
李家坝转到了宋家洼。
男人见了得夸我的马，
女人见了把我夸。
别人家的姑娘我不要，
我单爱李家的一枝花。
要什么彩礼我都买到，
卖几匹马就足够花的。
挑一个黄道吉日去迎娶，
吹吹打打到我家。
拜罢了天地洞房入，
到年底，一胎给我生下俩娃娃。
单等这个小孩儿会说话，

扭过头来他叫我爸,爸爸,
转过脸去叫她个妈,妈妈妈。
嘿!哈哈哈哈……
哪一个有我的福分大,
哪一个有我的运气佳。
王大发越想越高兴,
美得他呀,咧着个嘴龇着个牙,
乐得他浑身骨头都发麻。
只顾他心里痛快哈哈笑,
没留神哪,一脚踩上了狗尿尼。
腰一扭,脚一滑,
吧唧摔了个大马趴。
把鸡蛋摔了个粉粉碎,
脑袋上撞了一个青疙瘩。
王大发,爬将起来破口骂:
“他妈的!这一跤摔得我是荡产又坑家!”

盟 兄 弟

快板书《盟兄弟》为李润杰先生1961年创作的作品。

在从前有五个商人做生意，
时常一块去赶集。
这五个人讲奸巧曲滑真没比，
一个比一个会投机。
这一天住在了招商店，
他们说起话来对脾气；
商商量量拜了把兄弟，
冲北磕头又作揖，
在神前烧香明誓愿：
有饭同吃有马同骑，
谁要有三心并二意，
准被天打五雷劈。
磕完头，天色已经晚，
屋子里没灯黑漆漆。
这时候哥儿五个全都饿透啦，
肚子里咕噜噜乱叫想吃东西，
这个说："今天得大哥来请客。"
那个说："请客得先吃老兄弟。"
大哥说："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
谁也不许找便宜。
谁要有三心并二意，



准被天打五雷劈。
依我说咱烧锅开水下点儿米，
都喝点稀饭充充饥。
各人都抓个人一把米，
下到锅里挺富裕。”
哥儿几个一听都说“好”，
点火烧水干得急。
大哥首先拿过自己的米口袋，
伸手抓米叫：“兄弟，
你们全都快下米，
看我这份首先下到锅里。”
那几个人也都照样抓了一把，
朝着锅里扔下去。
天黑谁也看不见下了多少米，
全都说：“稀点儿稠点儿没关系。”
说着话又烧了一会儿火，
稀饭煮得差不离啦。
大哥说：“快拿筷子快拿碗，
我们这才叫‘有饭同吃，有马同骑’哪。
没别的，我得先盛头一碗，
最末尾盛饭是老兄弟。”
五弟说：“大让小，必定好。”
老二说：“咱们还是按次序。”
老三老四说：“同意。
可是大哥不要捞稠的。”
“咳，稀的稠的不过盛一碗呗，
咱们自己弟兄哪能讲生意。
谁要有三心并二意，
准被天打五雷劈。”

说着话他贴着锅底盛了一碗，
天黑也看不出稠与稀。
眨眼间每人全都盛了一碗，
吃起饭来是全都挺规矩。
都哧哧地慢慢喝，
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
五个人谁也没回碗，
都喝了一碗就退了席。
原来都是喝了碗白开水，
谁也没把米粒儿下到锅里。
次日清晨阴天要下雨，
咕噜噜沉雷响得急。
五个人饿得头晕眼花都喘不上气儿，
可就是不敢出门买东西；
因为昨晚磕头起了誓，
都怕被天打五雷劈！

千里救亲人

快板书《千里救亲人》为李润杰先生1959年创作的作品。

作品讲述了山西省平陆县61名民工因食物中毒，急需一种特殊药品，为了抢救这61位民工兄弟的生命，上至中央、卫生部，下至公社卫生院，全力配合，最后通过空军运来了这批特殊药材的故事。

山西省平陆县委会议厅，
灯火辉煌亮通通。
原来召开县委扩大会，
委员们围着桌子坐了一个长方形。
郝书记站在前边做报告，
全县的发展规划字字句句响出了跃进声。
会场显得很寂静，
燕局长猛然闯进会议厅，
到郝书记耳边说了几句话，
书记嗯了两声说："能行！
急忙动员马上办，
我们到那儿不能超过九点钟。"
"是！"燕局长急速转身往外走，
出了什么事情谁也摸不清。
郝书记当时就宣布：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得暂停！
风南公路张沟段，
出了一件不幸的大事情。

有六十一个民工突然同时得了病，
昏迷不醒脸发青。
现已送到张村公社卫生院，
得病原因刚查明，
食物中毒生命很危险，
打针灌药全不灵。
我们要拿出全部的力量去抢救，
一定要保住这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说话间燕局长进屋来报告，
说：“汽车就在门外停。
院长医生都来到，
等您上车就起程。”
“好！走！”郝书记出门把车上，
这汽车跑起一溜风。
张村公社离这五十多里地，
噌的一声就到了医院门口把车停。
郝书记下车往里走，
进病房见着了公社的书记和医生，
头一句先问：“现在情况怎么样？”
大伙齐说：“不见轻！”
看来问题很严重，
个个脸上带愁容。
这时候县里的医生开始就行动，
仔细诊断忙不停。
给病人灌绿豆甘草解毒水，
光吗啡注射了好几瓶，
一切办法都无效，
这可难坏了众医生，
束手无策出大汗，

郝书记旁边说了一声：
“再想办法来抢救！
这个任务一定得完成！”
解大夫回答：“只有二硫基丙醇这种特效药，
才能救活众弟兄。
这种药眼下咱没有，
仓库里也没存一瓶。
外县医院可能有，
但是路途遥远时间不从容。
现在是二号晚十点，
最迟也不能超过四号天黎明。
三十个小时之内药送到，
能够救活众弟兄；
三十个小时药品送不到，
弟兄们的生命恐怕保不成。”
郝书记想了一下马上做决定：
“立刻派人买药去到各县城。
去临汾，去运城，
附近的镇店全问清。
三门峡市也要去，
选派人员连夜就起程。”
书记的话音没落地，
有两个小伙子举手就报名，
这两人是县医院的司药员，
一个叫张寅虎，一个叫王文明。
一齐说：“我们俩人现在就去三门峡，
这个任务一定能完成！”
郝书记点头说声：“好！”
这两人转身往外行。

出村口,往前冲,
到处一片黑咕隆咚,
深一脚,浅一脚,
坑坑洼洼路不平。
两个人心里像抱着一团火。
浑身热血在沸腾。
他们哪管寒风刺面冷,
哪管深沟险壑把路横,
阶级感情如山重,
赴汤蹈火也是小事情。
他二人摔破了胳膊跌伤了腿,
爬起来再走一点儿不觉疼。
一直跑到黄河岸,
只见那滚滚波涛在奔腾,
浪打岩石哗哗响,
十人见了九人惊。
眼前就是茅津渡口,
张寅虎叫声王文明:
“小王,艄公已经睡了觉,
叫他摆渡怕不行。”
小王说:“咱们一定要过河,
把咱的任务告诉老艄公,
我想他一定会帮助,
要不行我们凫水过河也不等天明。”
他们来到艄公房门外,
敲门叫醒了老艄公。
“谁呀?”
“我!”
“干什么的?”

“老大爷我们俩跟您商量一件紧急的事情。”
“现在天黑我又有病，
有什么事情等天明吧。”
“老大爷，我们实在不能等，
我们必须连夜过河才能行。
求您把我们摆过去。”
艄公一听气得直哼哼
“你们一点儿规矩都不懂！
连点道理都不通！
不知道吗？自古来黄河不夜渡，
哪个渡口夜间也不通行。
我看你们是来捣乱！
你们是哪来的愣头青。”
“老大爷，我们是平陆县的，
我叫张寅虎，他叫王文明，
因为有六十一个民工食物中毒，
眼看就要活不成。
县里派我们去买药，
到三门峡买回药不能等天明。”
老艄公听说猛一怔，
“这个事你怎不早说清！”
站起身来披上大棉袄，
顾不得头晕眼花浑身疼，
急忙开门拉住他们的手，
看了看张寅虎又瞅了瞅王文明，
“小伙子！赶快上船走。”
说着话，他们登上小船急速向前冲，
老艄公双手摇橹精神抖，
两只眼炯炯放光挺着胸，

老人家打破千年的老惯例，
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但听水声如牛吼，
急流似蛟龙，
狂风掀巨浪，
波涛猛翻腾，
小船随波滚，
颠簸水上行，
人在船上坐，
犹如腾在空。
老艄公拿出全身的好本领，
平安夜渡显奇能。
小张、小王上了岸，
紧紧拉住老艄公。
他们俩心情很激动，
不由一阵眼圈红。
“老大爷！谢谢您老多帮助。”
老艄公嘘嘘直喘脸上带笑容，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我老汉跟你们是一样的心情，
小伙子！你们赶紧去找药，
我在这儿等你们到天明。”
他二人来到三门峡，
已是夜间两点钟。
医药商店都走遍，
大小医院全问清，
就是没有这种特效药，
白来一趟扑了个空。
赶紧给书记打电话，

一时一刻也不放松。
郝书记听见铃响接电话，
叫他们再到附近去打听。
郝书记撂下电话想对策，
一会儿又响起了电话铃。
他一连接了电话十几次，
希望还是等于零。
三门峡没有这种药，
临汾运城也扑空，
附近城镇也没有，
眼看困难把路横。
老书记一天一宿没合眼，
守在电话机旁两眼全熬红。
身披大衣来回遛，
香烟一棵一棵的抽不停。
他左思右想找办法，
双眉紧皱尽在苦思中。
他参加革命几十年，
就是忠心为党为群众。
只要群众有点儿小毛病，
特别关怀那么心疼。
现在六十一个弟兄有危险，
沉重的心情真是难形容。
无情的时间一分一秒跑过去，
这时候已到三号下午两点钟。
药品一点儿没有影，
同志们的生命眼看一步一步走近绝望的深渊中。
这事到底怎么办？
困难可说有千斤重！

哎,要在没办法之中想办法,
打倒困难就是成功,
阶级兄弟的生命最宝贵,
无论如何要跟困难坚决做斗争!
事到临头没办法,
只好麻烦中央求救北京,
中央是我们的亲父母,
只有我们党是最英明,
老书记决心已下定,
抄起电话接北京。
“我要中央卫生部。”
片刻之间就接通。
(白)“喂!中央卫生部吗?我是山西省平陆县委会。我们这儿有六十一个民工同志因食物中毒,急需‘二硫基丙醇’特效药,请在四号黎明前务必送到,不然六十一个同志生命很危险,请中央火速大力协助。”
卫生部接到这个电话,
马上派专人办理这件事情,
徐副部长亲自做指示,
这件事一定负责要办成功。
药材处长江水同志马上就部署,
几台电话打不停。
胖老吴跟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取联系,
冀钟昌就和民航局办交通。
他的电话打到民航局,
把紧急的情况介绍清。
又问今天还有没有班机飞往太原去,
(白)“啊?明天早晨才有?”
“哎呀!这样时间就来不及了!”
小冀急得心里突突跳,

脑子里当时响嗡嗡。
又一想这还不算没希望，
部长指示向空军求援也能成，
他又向空军部队挂电话，
这个事件空军已经了解清。
原来民航局已经与空军联系过，
请空军设法空投药品抢救众弟兄。
空军值班主任回答的很热情：
“首长指示我们一定全力支援，
又快又好地办成功！”
小冀听了很激动，
好像大病刚好一身轻。
在这时空军部队展开了紧张的战斗，
有关人员研究问题精神很集中。
要把航线选择好，
空投方法也得闹清。
研究完首长下命令。
一切工作都在积极准备中。
同时你看那八面槽特种药商店，
接到电话忙坏了众职工。
有一个先进职工王英浦，
飞车取药奔南城，
穿大街，越小巷，
穿过人群嘴里呼喊不住声：
“同志们，借光，闪闪道！”
你看他一个劲儿地紧着蹬。
噌的一声到仓库，
取完药急速往回行。
来回足有六十里，

时间没有一点钟。
王英浦下车搬药箱，
同志们一拥而上把他迎，
支书说：“药品重新包装好，
禁得住磕碰那才行。
卫生部刚才来电话，
说空军部队大力支援很热情。”
同志们当时真高兴，
马上包裹一分一秒不放松。
这时候长途电话打到平陆县，
空投消息传到张村公社医院中，
护士医生长出一口气，
沉重心情立刻变轻松。
病人的绝望眼神闪光亮，
感激的心情难形容，
滚滚热泪如泉涌，
睁大眼睛不作声，
绝望之中又有了希望，
这一切希望寄托在北京。
此时节北京的兄弟在紧张战斗，
没想到新的困难又发生，
空军决定要用飞机送，
箱子上还得有照明，
如果箱子上边没有亮，
空投下去谁也看不清。
支书说：“咱们大家赶紧想办法，
是否在上边安上灯？”
小李说：“这个任务交给我，
三十分钟之内准完成。”

说着话抱起药箱他就走，
拐过弯去，奔正东。
来到五洲电料行，
把紧急的情况全说明。
电工小贺当时想办法，
开动脑筋想不停，
忽然想起一个好主意，
“小李！放心吧！
三十分钟之内准交工。”
你看他的办法多么妙，
你看他手有多巧心多灵！
把十六节电池连接在一起，
箱子四面安上四个小电灯，
接上电线试验好，
嘿！只用了二十五分钟。
小李回到商店把药品包装好，
钉好箱子又捆绳。
这时候就听汽车喇叭响，
在门外嗤的一声把车停。
原来是卫生部派车来取药，
正好一切准备都完成。
大伙儿把药箱搬到汽车上，
“再见！”小汽车眨眼影无踪。
飞跑在京郊林荫大路上，
真好像风驰电掣箭离弓，
现在是三号晚上九点整。
漆黑的夜幕满天星，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分秒时间都要争。

北京平陆相隔两千里，
两地的人们是一个心情。
多少颗心脏一起在跳动，
多少人血液一起在沸腾。
平陆县人们心急似火在等候，
心心向着北京城。
就在平陆县委办公室，
突然响起电话铃。
郝书记急速接电话，
“哪里？北京？什么？啊！空军部队。飞机已经起飞了！好！好！我们马上做准备。”
老书记心花怒放愁容改喜容：
“同志们，咱们立刻就行动，
找一处空投位置地要平，
把干柴芦苇准备好，
远离河沟与水坑。
飞机一到就点火，
空投时目标能看清。
现在要通过广播站，
向群众报告这个事情。”
郝书记说完这番话，
干部们分头就执行，
广播喇叭传出的声音多洪亮，
喜讯传遍全县城。
小学生教室正温课，
撂下了书本往外涌，
老年人听到消息坐不住，
手拄着拐棍往外行，
开会的社员往外跑，

舞台上的演员穿着戏装也向前冲。
姑娘、媳妇齐出动，
小伙子头前打冲锋。
每个人都抱着干柴和芦苇，
稀里呼噜跑出城。
圣人涧一块平原地，
来了群众无数名。
堆起干柴四大垛，
几万只眼睛望天空，
面向东北心激动，
穿过了云层想北京。
有一个青年小伙子，
在部队里当过通信兵，
眼睛亮，耳朵灵，
二里地以外有蚊子叫唤他都听得清。
今天他站在高岗上，
要发挥他的特长显奇能，
突然广播喇叭又传话，
飞机到这只有七分钟。
现在马上就点火，
霎时间火光冲天大地红。
广场上一时很寂静，
又是看又是听，
精神别提多集中啦。
忽然间小山坡上一声喊，
原来是那个通信兵，
“同志们快往东北看，
天上出现小红灯。
飞机到了，你们听见没听见？”

话音未落人们都听清。
一霎时嗡嗡的声音震山谷，
群众欢呼似雷鸣。
眼看着红灯天上转，
越来越近灯越明。
这飞机来到平陆县，
带来了首都人民深厚友情。
这时候机长紧握操纵杆，
由千米高空迅速下降到低空，
山峦重重排左右，
形势险恶难飞行。
躲过大山让峭壁，
绕过群山又躲高峰。
驾驶员技术高超真勇敢，
飞机好像小燕穿飞在柳条中。
这时下降到五百米，
空投的地势已看清，
机长当时下命令，
马上空投，当啷当啷响电铃。
立刻把药箱推下去，
箱子上的电灯亮又明，
降落伞张开稳稳当当往下落，
这飞机急速旋转入云层。
这真是神药从天降，
欢呼的人群往上拥。
这神药的情意比山重，
里边盛满阶级感情，
千颗红心万只手，
把神药送到医院中。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在死亡线上获新生。
这真是一人有事万人助，
六亿人民都是亲弟兄。
同呼吸，共患难，
真是友爱的大家庭。
让我们歌颂：
伟大的共产主义新思想！
伟大的共产主义新作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热血化寒冰

快板书《热血化寒冰》为李润杰先生1982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发生在天津的一件真人真事。有一天，天津大学和平湖上有四个小孩儿在滑冰，突然冰面裂开小孩全部落水，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佘安立、张长柱、董吉秋、聂玉祥四名青年跳入冰水中，终将四名儿童全部救出，但是佘安立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李润杰先生得知此事后，深为感动，当即创作出了《热血化寒冰》这篇快板书作品，来纪念佘安立等人的壮举，也以此宣扬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

数九隆冬北风狂，
天寒地冻特别凉，
冻得那小鸡儿直跷脚，
老头儿的胡子都挂了冰霜。
真是嘎吱嘎吱的那么冷呀，
脚底下哧溜咔嚓的硬邦邦。
您往天津大学里边儿看，
就那个地方真好像到了北冰洋。
和平湖上冰冻三尺啦，
银光闪闪白茫茫。
有四个小孩儿在冰上走，
一个个儿穿的都是新衣裳。
有的说笑有的唱，
唱得有味儿有力量。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人民忠于党。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要为四化献力量献力量。”
这四个小孩儿一边走着一边唱，
哧哧哧，还一个劲儿地滑冰往前蹚。
常言说，小孩儿不冷箭杆儿不冻，
这春芽要出土它是无比的坚强，
四个儿童从南到北燕飞一样，
突然间，脚下咔吧咔吧的响耳旁。
胆儿大的小宝儿说是冰炸，
嗐！冰炸冰炸小孩儿不害怕。
小强说放心滑吧塌不了方，
小刚小立说加劲儿闯，
哧溜溜一下子滑出去六尺长。
猛然间咔吧咔吧的连声响，
可了不得了，冰层断裂塌了方。
哗啦啦小宝儿小刚一齐翻下水，
紧跟着咔嚓扑通又掉下去小立和小强。
啊？那位同志说别再往下唱啦，
怎么？有点儿胡诌白咧太荒唐。
这冰冻三尺厚怎能把小孩儿漏下去？
就是用冰钏开凿都难断方呀。
是呀，三尺厚的冰层是穿不透，
你可不知这个地方有文章。
天气冷冰窖工人忙着把冰调，
因为是冰层越厚越是好储藏。
他们为工业用冰拉冰块儿，
把这一片的厚冰都凿光啦。

拉走后冰块儿又冻上啦，
结一层薄冰可经不住压分量。
这四个小孩儿猛力这么一闯，
咔嚓嚓薄冰崩裂才翻进了湖塘。
四个孩子齐声喊救命，
真是拼命地挣扎都喊岔了音腔。
越是挣扎，越往下边儿沉，
棉裤浸湿透体凉。
这个地方水深有六米，
眼看着孩子的生命活不长。
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可是谁来抢救谁来帮？
嘿！来啦！
这时候儿从正南来了四个青年棒小伙儿，
脚踏着冰鞋似闪电激光。
最前边儿是共青团员佘安立，
随后跟张长柱、董吉秋还有聂玉祥。
他们正在南湖那边当作滑冰场，
练习滑冰正飞翔。
忽听有人喊救命，
佘安立一马当先跑到了最前方。
到近前一看可不得了喽，
见孩子们张着小嘴儿手高扬。
喊不出声了挣扎也无力啦，
冰水已然到了脖腔。
全靠两肩的棉衣那点儿漂浮力，
刻不容缓就要沉下湖水塘。
危险危险太危险了，
紧张紧张太紧张。

佘安立见此险情心飞神往，
救儿童，救儿童，当时都顾不得脱衣裳。
顾不得脱掉冰鞋再下水，
顾不得冰窟的冰水冰冰凉，
顾不得寒风寒气寒刺骨，
顾不得下水之后能冻僵。
他把生死二字都不顾啦，
纵身跳进冰窟正中央，
抱住一个小孩儿就往上举，
一猛劲儿把孩子推到了冰面上。
可是他身不由己往下沉，
两脚直插入泥浆，
冰水漫顶难喘气，
两耳嗡嗡震心房。
这时候董吉秋和张长柱，
共青团员聂玉祥，
脱掉了棉衣大光膀，
刚跳进冰窟就是个透心凉。
他们一个个忙把孩子给托住，
可谁知道往冰面儿上一推就塌方。
滑下来接住再往上搡，
冰碴子划破了前胸膛，
划破了胳膊划破了手，
有的肩膀也擦伤。
一处两处七八处，
热血鲜红染水塘。
刹那间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儿，
一个个嘴唇青紫脸灰黄。
他们一边儿抢救一边儿嚷：

“救人哪,快救孩子出水塘!”
这声音遍及四野撼大地,
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四面八方,
校里校外如潮涌,
呼啦啦啦啦跑来了群众一大帮。
也有男来也有女,
也有大伯和大娘。
有民警,有干部,
来了工农兵学商。
救护车的喇叭呜呜响,
来了白衣战士救死扶伤。
天大的宿舍成了临时救护站,
连小孩儿都争着来帮忙。
拿大衣的抱棉被的,
直奔冰湖跑得忙。
什么长的竹竿儿短的棍儿,
热情的双手都伸进了湖塘。
救上来了小宝和小立,
拉上来了小刚和小强。
你拉着我来我帮助你,
大伙儿又把救人的帮。
托上来救人的张长柱,
又拉上董吉秋和聂玉祥。
就没见第一个下水的佘安立,
可急坏了长柱铁小张。
一翻身他又跳进冰窟内,
他忘了自己浑身都发僵。
他是东一把来西一把,
也摸不到佘安立同志在哪方。

摸到一顶帽子刚出水面，
就觉得四肢发挺眼前冒金光。
大家伙儿急忙把他拉上岸，
张长柱立刻晕倒入了迷乡。
再打捞上来佘安立，
只见他举双手头高扬，
两腿直立挺胸膛。
像托着孩子一个样，
面带微笑出了水塘。
佘安立已停止呼吸多半晌了，
他留下了光辉形象照心房。
两岸上人人见了心酸痛，
个个见了都悲伤。
齐声说佘安立同志没有死，
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坎上。
我们要以他为榜样，
为四化建设日夜忙。
学习他舍己救人品德高尚，
用雷锋的精神来武装。
佘安立同志永垂不朽，
我编成了快板来颂扬！

退　钱

快板书《退钱》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售货员老于和小齐来到居民区卖葱，由于卖得急没有刨泥，发现后，为了保证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辞劳苦挨家退钱的故事。

好大葱来了这么一大批，
一头白，哎一头绿，
绿的可像绿翠，
白的可赛白玉。
绿的在土外长啊，
白的可长在土里。
土质好，是胶泥，
撅下来，带点儿泥，
卖葱规定这分量得刨泥。
一斤葱刨泥五钱五，
二斤葱刨泥一两一。
两个售货员，
老于和小齐，
送货上门来到了居民区。
卖葱卖得急呀，
当时忘了得刨泥。
一下子多卖了四块一，
俩人可没了主意。

回来见书记,把经过这么一提,
说:“出去得快,回来得急,
大葱卖得干净又麻利,
可就是多卖了四块一,
因为是忘了得刨泥。”
书记说:“这可是个问题,
我们都学习南华李,
为人民服务要彻底。
社会主义商业要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
让群众吃亏可了不得。
你们俩人,赶紧把钱送回去,
一家别漏要仔细。”
“咦!”
这个老于看小齐呀,小齐看老于。
“这大葱好卖退钱可是不容易,
这家五分钱,那家一毛一,
好几百份全都退回去呀,
这可是个难题。”
“诶!咱俩人卖葱忘了得刨泥呀,
咱俩就得着点急。
走!退钱去!”
两个人拿着四块一,
挨家挨户退盈余。
这家跑,那家去,
找了三百多家才退齐,
累得就别提了。
俩人回来见书记,
说:“群众都满意,
家家笑嘻嘻。

我们俩人更高兴，
特别认便宜。”
书记说：“你们俩人跑了多半天，
找了三百多家这么辛苦怎么还认便宜呀？”
小齐说：“是便宜呀，
钱数不多四块一呀。
要是四十一呀，
得退俩星期。
工休日子别休息，
也不准退得齐。”
书记说：“今后怎么注意呀？”
“我们俩人哪，再也忘不了约秤按规矩。”

误　解

快板书《误解》为李润杰先生1962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有弟兄三人去游湖，
湖边上走来一口老母猪。
老大说："看见没有，这是一只狼！"
老二说："嗯！这是一只虎！"
老三在旁边直摇头，
"嗨！这是七叉八叉的梅花鹿！"
他们弟兄三人正吵嘴，
从南边来了一个二大爷。
"嗨！你们仨人哪，
说的都不对！
纯粹是不懂装懂瞎吹牛。
这也不是狼也不是虎，
更不是七叉八叉的梅花鹿。"
(白)"那么这是什么呢？"
"你们仨人不懂眼哪，
这是一只小骆驼。
他的两个犄角还没长出呢！"

下岗之后

快板书《下岗之后》为李润杰先生1982年创作的作品。

作品以“活摩托”梅德和妻子何金娥超速骑车撞伤李淑禾后逃逸为开端，讲述了一位下班路过的交警先把伤者送到医院，后来不断追查，这才真相大白的故事。原来，伤者李淑禾正是何金娥的大嫂。而这位交警则是在自己妻子进入急诊室的情况下，舍己为人来处理这件事情。梅德在交警的行为感召下终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作品旨在劝导人们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害人害己，同时更歌颂了“交通民警心灵美，舍己为人谱新歌”的高尚情操。

朝霞如火映海河，
碧水荡漾闪金波。
两岸上，花红柳绿环境美，
人来车往紧穿梭。
看！交通民警手持指挥棒，
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壮山河。
“五讲四美”心头刻，
对人民的安危时时刻刻在负责。
他喜看，车水马龙如潮涌，
为祖国“四化”建设在奔波。

那红灯停，绿灯行，自动的指挥信号是又稳、又准、又巧、又妙、又灵活。

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乱，
司机们开着文明礼貌车。

骑车人遵守秩序心灵美，
人人遵守交通管理的新规则。
天津市交通秩序大改观，
“五讲四美”奏出一曲新凯歌。
可还有逞能“飞鱼”蹿水过，
羊群里边出骆驼。
就这天，一场春雨刚下过，
时间在晚上十点多。
交通民警都下了岗啦，
嘿，海河边儿飞来一辆“人力摩托自行车”。

（白）那位同志说：这摩托就摩托，自行车就自行车，什么叫“人力摩托自行车”呀？唉，这辆车它安着两只“马达脚”，一蹬快转儿就跟飞起来差不多，这还不是“人力摩托自行车”吗？

这骑车的是个二十多岁的愣小伙儿，
您看他，趴在车把仰脑壳，弓背塌腰缩着脖儿，
双腿紧捯像风车儿。
嗖的一声就过了海河。
您别看车子这么快，
后衣架儿还驮着他的老婆。
车把上，还挂着一个大网袋，
里边还装着四斤鸭梨，
五斤香蕉，六斤橘子，八斤大苹果。
他媳妇儿还嫌重量不太够，
怀里还抱着一篮子鸡蛋，四瓶罐头，上面又摞着两个点心盒。
这小伙子蹬车出了一身白毛儿汗，
嘴里还一个劲儿地直嘚嘚：
“亲爱的，你看这车速怎么样？够八十迈不？”
“你慢点儿吧，我的小梅德儿，
太快啦，怪不得人家叫你‘活摩托’。

你把我颠起来多老高，
尾巴骨全都要蹲折，疼得我咬着槽牙都没跟你说。
你额角上那疖子怎么样？
还疼不疼？可别把那块纱布洇脱落。
纱布一掉疖子着风打，
再烂大了可了不得。”
“嘿嘿，亲爱的，光橡皮膏儿我贴了五六道儿，
掉不了，我的小何，何金娥。
你时时刻刻都疼我，
长个疖子算什么。
为探望我岳母、你娘的病，
我能豁出烂掉半拉脑壳。”
“呸！你缺德，不许你说丧气话，
为我娘你还不活着了。”
“金娥呀，我是说你娘对我太好了，
感激话儿我都不知怎么说，
老太太疼我那个劲儿，
能装满千条轮船万列车。
吃、喝、穿、戴哪样儿全都惦着我，
超过疼你，胜过疼你哥，
唉，想不到哇，怎么单叫她老人家得了‘胃癌病’，
真叫我心里难过得了不得。
你说她那身体是多好，
‘狗不理’的包子一顿能吃半斤多。
可这两天儿什么东西也吃不下，
这是你哥哥在电话里边跟我说的，
我一听这信儿心里就像着了火。
你还怕我骑车快，
还嫌我的车子蹲屁股，

不快点儿恐怕活面儿都见不到，
说不定，去晚了老太太眼都合啦。
咱这点儿孝心看不见，
连这些礼物也白驮。”
“小梅呀，骑快车你得多注意，
可别再让民警扣你的车。”
“放心吧，交通民警都下岗啦，
我是任意飞腾有把握，
谁不知我‘活摩托’，
车技盖全国。
我能撒把，能钻空儿，
我的乌龙摆尾是绝活。
我能冲、能挤、能晃、能靠、能定、能超、能溜、能抹、能骑没挡儿的开道车。
不论是大小汽车司机都怕我，
一见面都给我先挑大拇哥。
还冲我点头儿直咂嘴儿，
哎，金娥，你说他这是干什么？”
“哼，他那是说你不要命啦，
你还觉得怪不错的哪。”
“哈哈，这点我倒没感觉……”
“是呀，你都皮啦，别拿着丢人当好儿说了。
别光看民警下了岗，
现在值勤的特别多，
碰上你就甭想跑，
咱就得倒霉带砸锅。
又罚款，又扣车，
检查还得写一摞，
通知单位找领导，

还得批评教育一通撸。
现在正是风口浪尖刀刃上，
你记得吗？交通队先后扣过你三次车。
一次闯红灯，一次把人驮，
一次跟汽车赛跑从它左边超越车。
这回再要遇上你，
就得给你烩折箩啦。”
“嗐，我小梅不信羊上树，
你坐住喽，我来个神出鬼没赛佐罗。”
说着话，他开足了两只马达脚，
这辆车立刻变了摩托。
车轱辘好像离了地儿，穿水洼儿、跳泥坑儿、越水沟儿、闯高坡儿，它是晃晃悠悠颠颠簸簸、忽左忽右、离了歪斜，活像一条大水蛇。
溅起来的水花四下落，
这可吓坏了他老婆，
“你慢点儿吧，道口儿！”
“没错！”他说话往后一扭脖儿，可了不得喽，
拐出来一辆“二六”轻便车，
有位姑娘车上坐，
咣！把姑娘撞出去两丈多，
要没有河边儿栏杆把她挡，
他能够把这姑娘撞进河。
这姑娘连人带车倒在地，
一声没吭没动窝儿。
他老婆，从他的头顶飞过去，
他自己连人带车往前折。
他老婆正好砸他后背上，
什么鸡蛋、篮子、点心盒，四瓶罐头一大摞，都往他的头上磕。
这小子，真够哏，

磕了脑袋窝了脖，
崴了脚，手搓破，
胳膊腿不知折没折，
一滚身抱起他老婆。
抢篮子，提拉车，
抓罐头，又搂点心盒。
就没管被撞的姑娘死与活，您别看小伙子这么利落，
愣没把他那辆车子推动窝。
轱辘卷，叉子折，
车条断了二十多棵。
掉了铃，迸了锁，
大梁成了一条蛇。
满篮子鸡蛋倒是一个也没少，
可就是，光剩了一堆鸡蛋壳。
他老婆说："快看看人家撞得怎么样？
要摔坏喽，得快送医院急诊科。"
这小子，用手一捂他老婆的嘴，
往四处着眼一寻摸。
见四下无人儿从此过，
说："赶紧快走别啰唆。"
他提起篮子装上罐头点心盒，
扛起他那辆"残废"车，
大网袋，挂在脖子上，
一扭身背起他老婆，这"活摩托"成了排子车了。
您看他这劲头有多大，
哪位搬家甭找车，他能顶头大骆驼。
这小子，撒腿跑进了小胡同儿，
再想找他还得请公安局的刑侦科。
被撞的那姑娘还没缓过那口气儿，

这小子已经到他丈母娘家里把茶喝了。
却原来,老太太的病情经过化验有了结果,
刚刚从医院把信儿得。
照大像片子上的黑阴影,
是一块没有消化的年糕胃里搁。
这场虚惊真不小,
把全家来了个紧急大集合。
探病人改成了茶话会,
全家人又吃又喝乐呵呵。
嗑瓜子,吃苹果,
仨人一拨打扑克,
团团围在了八仙桌。
老太太下了地,
出来进去紧忙活。
沏上了一壶好龙井,
又切开心里美的青萝卜,
“快来吃,快来喝,
打扑克嘴里别闲着。
萝卜就热茶,顺气助消化,
千万别像我,吃块年糕堵心窝。”
一句话逗得大伙哈哈乐,
突然间,门口停下辆自行车。
有位民警推门进屋先敬礼,
气喘吁吁把话说:
“请问您家是姓何?
是不是有位老太太把病得?”
“活摩托”一见民警到,
吓得差点儿溜了桌,
眼发直,脸变色,



腿肚子转筋直哆嗦。
老太太忙说:“对、对、对,
我们家里是姓何。
老头子名叫何风格,
是个海员出了国,
儿子名叫何金铎,
闺女名叫何金娥,
出了门子两年多,
女婿姓梅叫梅德,他的外号‘活摩托’。
您找我们干什么?
赶快请坐把茶喝。”
“谢谢您何大娘,
我是站岗的交通警,
有件急事跟您说,
刚才我值班下了岗,
骑车回家过海河,
在河边,发现个姑娘被人用车撞休克,
肇事者当时已逃脱。
我正要背那姑娘奔医院,
过路的群众越来越多,
有的搀,有的架,
有的扶,有的托,
还有的替她扛着车。
把姑娘刚刚背在我身上,
正好过来一辆三轮车。
过路的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救护队,
把姑娘送到了医院急诊科。”
老太太一旁插了话:
“这真是‘五讲四美’结硕果,

新人新事新风格。”
“是呀,大娘,这都是我们党的好政策,
人人都提高了觉悟讲美德。
大家伙做完好事后,
连个姓名都没说,
可是大伙一再委托我,
对此事叫我认真来负责。
一定要查出肇事者,
严肃处理大伙等着听广播。”
“活摩托”听罢这番话,
他的脸“唰”的吓成了青萝卜,
心里头十五个吊桶来打水,
七上八下地乱猜测,
这民警一定是发现了线索,
跟踪追击来掏老窝。
吓得直往墙角躲,
恨不得钻进老鼠窝。
何金铎闻听此事很气愤,
攥着拳头把话说:
“这肇事者和这些群众一比较,
更显得他道德败坏没人格。”
“不知姑娘被他撞得怎么样?
诊断结果是如何?”
民警说:“姑娘被撞成脑震荡,
还不知骨折没骨折,
那姑娘经过抢救才苏醒,
我问她当时情况是如何?
她勉强地跟我讲了点线索,
说是一个男的骑车把一个女的驮。

他们的模样虽然没看准，
可有一样看得很明白。
那男的额角上贴着一块白纱布。”
“嗯？”全屋人闻听不由得一起扭头看梅德。
见他正把脑袋捂，
把那块纱布往下剥。
哪料想，那疖子坏得脓已破，
跟纱布紧紧来黏合，
他猛把纱布一撕掉，
连浓带血流一脸，疼得他“吸溜吸溜”地把气儿嘬。
民警看到这一切，
嘴上没讲心里说：
从刚才这俩人神色就不对，
嘀嘀咕咕的直哆嗦，
我们谈得挺热闹，
他们连一句也没说，都不敢往跟前来凑合。
这件事是不是他俩做，
嗯，可能是个大巧合。
想到此，说：“你们二位往前坐，
对这件事你们的看法是如何？”
（哆嗦地）
梅德说：“哎……我的看法吗？我的看法是……骑车不能把人驮，
开汽车不能把酒喝，
行人要在便道走，
民警绝不扣他车。”
何金娥听他说的不像话，
忙冲民警笑呵呵：
“警察同志，他在家喝了几杯酒，
一喝酒他就爱哆嗦，

又着了点凉得感冒，
发烧烧得老胡说。
我刚才给他试了试表，
把表放在胳肢窝，
好家伙，他体温高烧六十五度，
不！他喝的酒是六十五度，
发烧三十八度多。”
“噢，他这是心里有内火，别害怕。”
“哎……没害怕（此处读 pià）。”，
“活摩托”差点来了个老头钻被窝。
民警说：“一会儿我领你去医院，
有病千万别耽搁，
咱天津市九届三次人大会议刚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则。
全市人民都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
我们公安干警执法必须要严格，
为使我市交通秩序尽快得改善，
我们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强管理负全责。
今天这起事故制造者，
法网里边难逃脱，
他如果主动来自首，
从宽处理跟党的政策相符合。
如果隐藏被查获，
从严对待理应得。
我今天是给何家来送信儿，
是受被撞的姑娘所委托，
她是骑车到您这儿，
来探望得病的未来的老婆婆。”
老太太闻听就一愣：

“金铎是不是你那对象李淑禾。”
“对,就是她,因她家离这医院远,
叫我来通知他的对象何金铎。”
“哎哟”老太太差点没晕倒,
何金铎疼得一个劲儿把手搓。
那二位一听是没过门的嫂子给撞坏,
就像挨了蝎子蛰。
何金娥眼圈一红眼泪落,
哑巴吃黄连——心里有苦不能说。
“活摩托”直勾着两眼倒沉默,
大口大口地把烟嘬,
猛然间,他把烟头一扔脚一跺,
说:“民警同志,被害人得由我来负责。”
(白)“这么说,那姑娘是你给撞的?”
“是我是我就是我,
我梅德今天缺大德啦,
千错万错是我的错,
都怪我没有重视新的交通规则。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
对不起没过门的嫂子李淑禾。
对不起您,对不起我,
对不起大哥何金铎,
对不起民警多次帮助我,
判我五年徒刑都不多,
您现在马上带我到派出所,
怎么处理我都不反驳,
这是我恶习不改自作自受自闯祸,
自己砸了自己的锅。
今天的事实教育了我,

从今后我再也不当‘活摩托’啦。”
民警说:“你主动交代这很好,
要认识到不遵守交通规则危害多,
无论撞谁都是亲人亲骨肉,
撞人就跑,人人痛恨受指责。
今天先甭到派出所,
你们先到医院探望姑娘李淑禾。
她现在对过儿医院急诊观察室,
等家属登记住院往病房挪,
明天你到交通队,
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仔细说。
我家里还有急事等着我,
我爱人被邻居送到妇产科。
大娘,再见。”他说罢敬礼转身走,
何大娘眼泪汪汪把话说:
这真是交通民警心灵美,
他舍己为人谱新歌。

心灵的火花

快板书《心灵的火花》为李润杰先生 1965 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以小学生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故事。

下课的铃响叮铃铃，
在那操场上，师生们一片欢笑声。
有的围圈做游戏，
也有的排队练跳绳。
有的在练单双杠，
也有的篮球竞赛比输赢。
有的说唱有的跳，
这欢声笑语飞满空。
哎，二年级三班的王小明，
他站在那教室的门口发愣等。
两只手一个劲儿地翻口袋儿，
两个眼圈直发红。
眼泪围着他的眼圈转，
两道眉一个劲儿地往上拧。
这王小明心里头焦急得没办法，
哎，从教室里走出来了班委佟学锋。
佟学锋下课休息没出去，
正帮助同学复习外语练发声呢。
他帮着几位同学刚把那单词念准确，

一出门正碰上这愁眉苦脸的王小明。
“哎。小明。你怎么了？”
小明说：“我妈妈给我五块钱来交学费，
把钱放哪我就记不清了。
把全身的口袋都翻遍，
这五块钱它好像长腿跑掉失了踪了。”
学锋说：“你再仔细想一想，
你都到过什么地方去干事情了？”
“我什么地方也没去呀，
在上学前我妈妈对我再三嘱咐又叮咛。
叫我把钱带好别丢掉，
还说路上贪玩可不行。
到学校，先把钱交到了老师手，
再干别的去全都成。
可是我奔学校走在了半路上，
正碰上咱们班的小平和大鹏。
我请他们俩人每人吃了一颗大冰棍，
他们俩人哪，每人请我一盘冰激凌。
我又请他们俩人一人一瓶冰汽水，
他们俩人，每人又请我一盘大刨冰。
这个东西，又凉又甜又痛快，
我一连气，吃了一颗冰棍、两盘刨冰、一瓶汽水，还有两盘冰激凌。
吃的时候倒挺美呀，
不大会儿我这肚子里边就闹龙宫喽。
疼得我呀，到学校先没进教室，
奔厕所蹲了半点钟。
直蹲到上课铃响我才进教室，
把交钱的事我早就脑后扔了。
哎呀，头节课上的是算数，

我捂着个肚子坚持把课听。
刚下课我又奔了厕所了，
又蹲到打响上课铃。
二节课上的是外语，
我这肚子里是叽里咕噜地直折腾。
哎哟！老师叫我把单词背，
我心不在焉胡乱蒙。
这个铅笔应该念 pencil，
我把它给念成了热水瓶啦。
同学们全都哄堂笑，
老师也为我把气生。
刚下课老师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对我耐心地教育又批评。
我这才想起来交学费，
一掏钱哪，嗐，踪影皆无口袋空了。
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连肚子急得都不疼了。
这五块钱，我妈妈本想先买月票用，
等后天发薪哪，再交学费我都没答应。
嘿！到后来，还是把钱给了我，
这两天，我妈妈上班都得走着去上工啊。
我妈妈要知道我把钱丢掉，
她对我的惩罚准不轻。
轻者得数落我一顿，
重者就得拿棍抡啊！”
佟学锋，听了小明这片话，
眨么了几下大眼睛，
摸了摸胸前的红领巾，
略一思索叫小明：

“小明,我刚才也去上厕所,
不知是谁呀,把五块钱扔到了废纸中。
捡回来我正要交给老师去,
没想到丢钱的是你王小明啊。
今后你可得多注意呀,
把钱带好要记清啊。
老师说过,冷食千万别多用,
吃东西一定讲卫生。
吃坏了肚子,不但学习受影响,
家长为你也担惊啊。
老师说过,你在家是一个独生子,
父母都是双职工。
爸爸妈妈疼爱你,
咱们同学中,就得数你花钱凶了。
老师说过,花零钱虽说是小事,
可不能忘啊,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作风。
咱班的小小储蓄所,
上个星期已建成。
把零钱可以存成整嘛,
放进银行,也能为四化把力增。
同学间,别你请我来我请你的,
要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多用功。
现在是全国文明礼貌月,
学习雷锋树新风。
咱们少先队员定了计划,
每个人,都要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
说着话,把五块钱递到了小明的手,
感动得小明冲着学锋一鞠躬。
“我谢谢你的教育和帮助,

我接受你的意见和批评。
我一定要向你这样的思想学习，
我今后我一定要做一件学习雷锋的好事情。”
王小明，接过钱来就去交了学费，
激动的心情难形容啊。
到后两节课是测验，
王小明把两门功课全都考出了高水平。
放学以后回家转，
王小明他是唱着歌儿把路行。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嘿！这支歌他唱的还真好听啊。
可是突然间，
他的脚步停住一打愣，
嗨！我真是一个糊涂虫啊。
我妈妈给我那五块钱是一张新整票啊，
佟学锋给我这五块，
都是单张为的哪宗？
我明白了，这准是他自己存的款，
这种事，在他的身上常发生。
上一次，秀玲把钢笔丢失后，
佟学锋，用自己的存款买了支新笔送给秀玲。
那一次，两个同学开玩笑，
把桌椅摔坏受了批评，
又是他用自己存的款，
买来了鳔胶螺丝钉。
把摔坏的桌椅修理好，
同学们大伙都称他叫“小雷锋”啊。
嗨！刚才我见钱光顾着傻高兴了，

这个茬我怎么没记清啊。
“嘿！”急得他猛劲一跺脚，
就觉得，哎，腿腕下边一咕拥，
翻开了袜口仔细看，
哎哟！这五块钱哪，正在袜筒里边盛。
这才想起，离家时怕把钱丢掉，
动了一点小聪明。
拿袜筒当了保险柜了，
闹这么一场大虚惊。
王小明心说：
我怎么把搁钱的地方忘得这么死，
怎么就是没忘大吃冰棍冰激凌呢。
呀！真是又好气来又好笑哇，
更觉得对不起佟学锋。
哎呀！想到这，心里头苦辣酸甜这个滋味啊，
哎呀！不由得泪水往外涌。
“不行，这钱我得赶紧还给他。
哟！他家住哪儿我还摸不清，
诶！刚下学他可能走不远。
我追追他。”
想到这，撒开两腿一溜风。
他是边跑边找心里头想：
佟学锋啊佟学锋，
咱俩人的年龄都相等，
我怎么就没有你这好品行啊。
从今后我一定要以你为榜样，
处处事事学雷锋。
要学习，要做到，
舍己为人的好思想，



要树立,助人为乐的好作风。
你看他,一个劲儿地朝前跑哇,
有同学喊他,他都听不清了。
他跑着跑着一拐弯,
没留神有块瓜皮地上扔,
被他一脚正踩上,
“刺溜,啪!”把小明给摔出去一丈还挂零。
来了个老头钻被窝,
疼得他捂着个屁股直哼哼。
“哎哟,哎哟!”
他哎哟哎哟的一打愣,
呦?见路旁有一个钱包鼓绷绷。
打开一看,嘿!里边有五十八块人民币,
还有粮票油票夹在当中。
在钱下边,有一张献血营养购买证,
姓名住址都写得清,
是建国大街树德里二十三号高凤英。
王小明当时联想到,
丢钱的人急得准不轻。
我丢五块钱都受不了,
人家这么多钱,
那得多心疼啊。
再又说,这丢钱的人刚刚献完血,
急需要营养来补充,
哎呀,我得赶快把钱给送到她家去,
这五块钱哪,明天我再还给佟学锋。
想到这,他按着住址去寻找,
到失主的家还没到十分钟。
见门口外,有张鲜红的大红榜,

上边写着生产模范高凤英，
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劳动竞赛第一名。
王小明看罢敲门问：
“请问您，咱们这谁叫高凤英啊？
高凤英阿姨在这住吗？”
“在！”从里边传出来搭话声，
随着声音房门敞，
走出来了班委佟学锋。
王小明一看发了愣，
“诶？学锋啊，你到这来干什么事情？”
学锋说：“我家就在这里住，
我母亲就叫高凤英。”
“啊？你母亲就叫高凤英？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情啊？！
哎呀！我问问你，咱们高阿姨可曾在家里？”
“在！现在有点儿偏头疼！”
“哎呀！高阿姨准是急出了病了。”
想到这，撒腿就往屋里冲，
“高阿姨，高阿姨！”
“哎，谁呀？你是谁呀？”
“我叫王小明。
“高阿姨，给您！
您看看这个东西是您丢的吧？”
他把钱包递给了高凤英，
又把捡钱的经过说了一遍。
高凤英紧紧拉过来王小明，
“谢谢你，我的好宝贝。
你们少先队员个顶个的学雷锋啊！

你这幼小的心灵多健美呀，
这心灵的火花多鲜明。
我说学锋啊，
你得好好地向小明同学学习他的心灵美，
你要学习他拾金不昧的好品行。”
小明说：“高阿姨，别说啦，
这心灵的火花是他点燃了我，
他是我们班的小雷锋啊。”
学锋说：“这个称号我可不敢当，
我们共同的榜样是雷锋。”
这就是，心灵的火花放异彩，
祖国处处有雷锋！

一张选民证

快板书《一张选民证》为李润杰先生1953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1953年11月5日的演出录音整理收录。

《一张选民证》作品篇幅不长，但是通过徐大爷、徐大娘老两口关于选民证应该放在哪儿的争论和“我这个唱快板的”的劝解，阐释了公民参与选举的意义和人民大众对选举权的重视。

一轮红日正偏西，
大路上走来位大娘她本姓徐。
她手里头拿着一张选民证，
乐得她的嘴唇都并不齐。
低着个头她只顾了看，
脚步也懒得往前移。
回头就把老头叫：
“老爷子，你看看，这上边还有我的名字呢！
这个垂杨柳树也有影，
可是在过去，
我连个名字都没人提。”
徐老头咳嗽了一声忙搭话：
“哎，咱那本老账翻不得。
要不是今天新社会，
咱们谁能说话有权利？”
他们老两口说说笑笑地朝前走，
只听得那狗叫汪汪公鸡啼。

不远就到家门口，
是一片红砖灰瓦花墙皮。
徐大娘迈步把屋进，
徐老头也紧跟着上炕里。
老两口叼起了一双旱烟袋，
是吧嗒吧嗒地对面吸。
徐大娘想：过去的老太太有谁理呀？
坐在那炕头上活受气。
保甲长一来，就三瞪眼，
老太太还有什么权利。
如今我领了选民证，
我这心里头欢喜得就不用提了！
但不知我老头子他心里头怎么想，
我要和他比一比。
徐老头想：瞧她这个傻乐劲儿啊，
八成她还闹不清楚选举到底啥意义。
我出个题，把她考一考，
倒看看我们俩人谁高是谁低！
正在你思我也想，
笼子里的小鸡崽儿呀叽叽喳喳急。
徐大娘撂下了选民证就去抓米，
徐老头逮着这么个空子把话提：
“哎，我说小柱儿他奶奶，
你一天到晚光知道喂小鸡。
这选民证可是随便乱撂的吗？
丢了一颗针你都满炕找，
你自己的权利就不在意。”
徐大娘回头一绷脸，
她话里带着三分气：

“哟！瞧你说得有理，
你光说不做我可不服气。
我领到选民证，向来就没撒过手，
谁像你马马虎虎地揣在怀里。”
徐老头一听，这倒不错呀，
看起来她的火头比我急呀。
我偏要再说上三两句，
倒看看我们俩人的思想，
谁的思想真积极。
开口就把老伴儿叫：
“我说小柱子他奶奶，
你说话太也不考虑。
要论这个喂猪喂鸡你比我强，
国家的大事你可没法和我比。
现在咱们自己选举政府当家人，
谁的心里头不欢喜呀！
我拿这个宝贝儿当作命根子，
我揣在怀里可有啥不对的？”
徐大娘正磕烟袋灰儿，
听完话可乐得了不得。
开口也把老伴叫：
“我说小柱子他爷爷，
咱俩人儿不用穷唧唧。
你寻思你搁的地方好，
我可认为不相宜。”
徐老头说：“咱们说话要有三分理，
依你说应该搁哪去？”
大娘说：“你揣在怀里头怕汗湿，
可不如搁在那灶橱里。”

老头说:“放在那橱里头怕烟熏。”
大娘说:“那不如压在了炕席底呀。”
老头说:“炕席底下怕火烤。”
大娘说:“干脆搁到那立柜里。”
老头说:“搁到柜里头怕虫子咬。”
大娘说:“你夹在那桌上的小本里。”
老头说:“摆在桌上更不济,
小柱子到手扯一地。”
大娘说:“又怕烟熏火烤虫子咬,
又怕孩子扯一地。
莫非说咱们这个屋子搁不得?!”
老头说:“这个事,你先别着急呀,
我倒有个好主意。”
大娘说:“你别闷葫芦不开窍啊!
快说,你是个啥主意?”
老头说:“依我说呀,还是呀……”
“嗯?”
“还是揣在我的怀里。”
徐老头说完哈哈笑,
徐大娘在一边气得咬嘴皮。
老两口闹了个脸红脖子粗,
好不容易才来了一个解围的。
您要问来的是哪一个,
原来就是我这个唱快板的!
我说:“你们老两口子,您先消消气,
听我把意见提一提。
老大爷爱惜选民证,
本是正理。
老大娘爱惜自己的权利,

也够积极。
爱护选民证那是当然好了，
最主要的我们是要把好人来选举。
常言说，杨树高来柳树低，
要选我们可就选好样的！
选出来好人办好事，
幸福的生活是咱们自己创造的。
这选民证放在哪里都可以，
只要别损坏，那就没关系。”
老两口听我说完话，
不住地点头说：“有道理！”
老头说：“都怨你，一点儿事儿爱犟嘴。”
大娘说：“你诚心惹得我瞎着急。”
老两口说完话，
心里头全欢喜。
都说是我们一定要把好人来选举！

半夜鸡叫

快板书《半夜鸡叫》为李润杰先生1955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

快板书《半夜鸡叫》讲述了高玉宝智斗周扒皮的故事，由李润杰先生改编创作并搬上曲艺舞台。作品中机智活泼的高玉宝与老奸巨猾的周扒皮形成鲜明对比，既揭示了旧社会底层人民深受剥削的生活，又展现了劳动人民不甘受压迫的反抗精神。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
发生在那一九三二年的八月里。
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
那时候还是敌占区。
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树春，
农民们送他个外号就叫“周扒皮”。
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
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
他是肿眼泡、鹰钩鼻，
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
自从东北沦陷后，
他替那鬼子办事挺积极。
他还当了一个伪保长，

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
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
传到他这提出来的方法更缺更稀奇。
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满应满许地好待承，
要快忙完他就使出来诡计算计你。
光找这重活给伙计们干，
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
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
你只好自动地把工辞。
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
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
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
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
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
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
他可就这么样的压迫人，
伙计们一年的工夫可就白费力。
在这一天，太阳倾了西，
伙计们在地里扛起了锄头都回去，
一路上是唉声又叹气，
是你一言来我一语。
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
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
有的说："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
真邪门了，不等睡觉它就啼。"
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
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
它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
为什么越忙它越叫得急？"

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
放下了那家什就把饭吃。
吃完饭赶紧就睡觉，
躺在地上睡得呼呼的。
咱不提伙计们在睡觉，
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
那一年他才十四岁，
人小聪明又伶俐。
就因为家中没饭吃，
被迫给周家当伙计。
他在周家吃不饱穿不暖，
时常的挨打又受气。
这几天因为拉肚子，
他一宿起来两三次。
刚结完了大便就要回去睡，
忽听见那老牛呼呼地在喘气。
他心想：可能这槽里头没有草了，
我到这牛圈看看去。
到牛圈看看还有草，
扭回头就想睡觉去。
回头来一晃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
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
天漆黑就是看不见脸儿，
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干啥呢？
哦！不用打听不用问，
可能是一个偷鸡的。
他正要大声喊有贼，
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
有钱的地主最刻薄，

偷他也是应该的。
哪怕他把鸡全偷净，
也免得半夜不亮它就啼。
又一看这人伸着个头，
又好像用手掐着鼻梁子。
玉宝他看着很担心，
心里想你可慢慢的，
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
要是他们把你给抓起来，
你说你够多冤屈。
没得着东西不要紧，
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的可了不得！
你大胆偷吧甭害怕，
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
他正想回屋去睡觉，
还总怕惊跑了偷鸡的。
要是把他给惊跑了，
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
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
倒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
他看了半天没动静，
只听得“咯咯咯……”
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啼。
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儿偷，
为什么你来到这里装公鸡呀？
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
偷鸡的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
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
眼看见这个偷鸡的。

只见他“刺啦”划着了一根火，
他借着亮光看看牛槽里。
高玉宝他顺着火亮一打量，
嗯！原来他是周扒皮。
这老小子，他学这几声鸡叫不要紧，
这时候全笼的公鸡乱叫起。
一传五、五传十，
一霎时传遍了全村里。
周扒皮他是破着个嗓子像驴叫，
说：“怎么回事？天亮啦！还不给我干活去！”
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啦，
他回到屋是一头钻到了被窝里。
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
伙计们正在发脾气。
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儿哪！”
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
紧跟着这就得起。”
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
伙计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
他把咱的命来逼！”
众人起来往外看，
天还没亮黑漆漆。
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
一天到晚不脱衣。
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
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
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
玉宝说：“不要慌。
到路上听着更有趣。”



大家伙儿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
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
在路上大家又把那玉宝问，
玉宝他这才说详细。
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
这鸡叫是人假装的。”
“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人还会装公鸡？”
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
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
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
大家伙可气得了不得。
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
咱到那地头睡觉去。”
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
大家伙儿来到了地头上，
吸袋烟躺下就休息。
这天又冷地又湿，
不大会儿湿透他们身上的衣。
可是他们太累啦，
只顾得睡觉，也觉不出来怎么的。
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
再说说地主周扒皮。
清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
心里想：
嗯！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
不回来吃饭太好啦，
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
跑两趟少锄二亩地，

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
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
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
他叫上放牛的李老头,
给他担上饭担子。
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
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
呵!这老小子他气得直瞪眼,
把脸绷得像老驴。
他拿着棍子挨个打,
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
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
你们不给我干活指啥吃!
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
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
他用手一指:
“李老头,你把饭给我担回去。
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
周扒皮他大闹一阵回去了,
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
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
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
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
做事情好好来考虑。
三遍地给他锄完啦,
咱不干周家他到满乐意!
现在我有个好办法,
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
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

你说话真是没有底。
周扒皮有钱又有势，
打了他咱可惹不起。”
玉宝笑嘻嘻地说：
“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
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
他半夜起来装公鸡。
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
治治他这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
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
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
“哎！好！”
大家闻听哈哈笑。
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
天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
周扒皮还在大骂不息没出气呢！
伙计们看看没理他，
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
抓紧了时间就准备，
只等着天黑半夜里。
单说是晚上把灯熄，
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
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
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
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
他出门拐弯就奔西。
慢慢地溜到了鸡窝边，
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
呼啦呼啦地摆几下，

又用手掐着鼻梁子。
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啦?
今晚上可要狠狠地治治你。
他扎着腰大喊一声:“有贼啦!”
伙计们“噌”“噌”都打个箭步到院里。
周扒皮一看事不好,
一扭头就想跑回去。
伙计们上前忙抓住,
走上前抓得紧紧的。
有的掐着脖儿梗,
有的拉着脚脖子。
上一推,下一拉。
“啪叽”周扒皮玩儿了个嘴啃泥。
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打呀。
“噗咚咚,噗咚咚,噗咚噗咚”如同捣玉米。
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
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
“哎呀”一声,“是我呀!”
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
今晚上把你给揍死算拉倒,
谁叫你半夜来偷鸡!”
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
“保长啊!快起来!
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
嗬!这声音传遍了满院里,
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
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
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
周扒皮老婆听见了,



她破着个嗓子叫得急。
说:“你,你,你!”
她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
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
只听得“哼哼”的枪栓响,
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
鬼子兵上前就开枪,
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
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
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
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
两只手就把那裤子提。
她上身也没穿衣裳,
走上前就拉住鬼子衣。
“哎!别打了,别打了。
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
鬼子兵这才放了手,
伙计们上前问详细。
“又没点灯,天这么黑,
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
他从来没到过鸡窝边,
为什么半夜来抓鸡?”
“是是是!是真的!
不信叫淘气儿拿灯去。”
淘气儿他拿来了灯一盏,
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
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
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
腿上的鲜血往外流,

周扒皮疼得把泪滴。
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
回过身一头钻到了鸡窝里。
他背朝上，脸朝下，
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
大家伙把他给扶起来，
稀鸡屎沾了一脸皮。
这老小子，他抱着大腿“哎呀哎呀”地直叫唤，
伙计们个个心欢喜。
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
打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
“有啥事天明办不了，
为什么半夜来抓鸡？”
周扒皮唉声又叹气，
“哎！别提啦，这个事出得可真稀奇！
我在这屋里二二乎乎地正睡觉，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着到这里。”
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
今后你要注点意。
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
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呢。”
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
鬼子官儿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
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啦。”
“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
他有话只好闷在肚子里。
周扒皮由打今天起，
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
我唱到此处算一段，
同志们多把意见提。

吹 牛 皮

快板书《吹牛皮》为李润杰先生1969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那一年，我到了郊区，
瞧见了一个蚰蚰儿跟蝈蝈儿他俩在那吹牛皮。
蝈蝈说："我在南山一口吃了一只斑斓虎。"
蚰蚰说："我在北山两口吃了三头骆驼两头驴。"
蝈蝈说："我卷卷须子拔倒了万年的大松树。"
蚰蚰说："我一伸腿，踹倒了高山变了平地了。"
蝈蝈说："那飞禽走兽属我管！"
蚰蚰说："也不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凫的、草窠里蹦的我都给他们立规矩。"
正是这两个家伙在这说大话，
猛听得，在正东方，
咕咕咕咕，
咯咯咯咯，
噗噜噜噜噜飞来了一只芦花大公鸡。
您说这个公鸡有多楞，
"噔"的一口先把那蝈蝈吞在肚子里啦。
小蚰蚰一见有了气，
开言有语骂公鸡：
"我说公鸡呀！
你不该在南山吃了我的亲娘舅，

北山吃了我的姑姑姨。
四两的棉花你纺一纺，
蚰爷爷不是好惹的！
今天你碰在我的手，
咱俩得分个上下与高低。”
小蚰蚰越说越恼越有气，
蹬蹬腿，
磨磨牙，
捋捋须，
往前一蹦，也喂了鸡了。

大老王剃头

快板书《大老王剃头》为李润杰先生1956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剃头的师傅大老王，
家住在济南王家庄。
从小学徒当理发匠，
他挑着担子走四乡。
在乡下剃头，是一年一算账，
到年底才给他三斗红高粱。
说这一天，
大老王剃头来到了周家岗，
给地主剃头可难坏了大老王。
他这个脑袋就跟猪头一个样，
又是沟，又是岗，
七棱八瓣硬邦邦。
这个地主说："你给我剃头得小心点儿，
千万注意不要慌。
你要是给我剃了一个口儿，
我就扣你一斗红高粱。
你要是给我剃上两个口儿，
我扣你二斗红高粱。
你要是给我剃上三个口儿，
我把你全年的粮食都扣光！"

这老王想:剃头打算不给钱,
哪儿来这些个鬼名堂。
大老王,拿出来全身的本领来剃头,
可哪知道,地主他这脑袋乱晃荡。
他这一晃荡不要紧,
(白)“呲儿”,剌一口儿,
“哎!我扣你一斗红高粱!”
大老王心慌手一软,
(白)“呲儿”又剌一个,
“哼哼,我扣你二斗红高粱!”
呵!可把老王给扣火喽,
你扣!扣!扣!
我叫你全年的粮食都扣光!

换　鞋

快板书《换鞋》为李润杰先生1964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1964年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从前有位县官遛大街，
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
两个鞋底不一样，
一薄一厚有了差别。
县官当时就是一愣，
“嗯？差役。”
“有！伺候老爷。”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平啊！”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橛？”
“没有！”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
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邪不邪！”
“我给您仔细地查一下。”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是！”
这差人趴在地下这么一看，
“呵！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
两个鞋底不一样，
一薄一厚有差别。”

“这怎么办哪？
“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好！快去快来，
不要耽误我遛大街。”
“是！”
这差人他去得麻利回来得快。
单腿打千叫老爷。
“老爷！您这双鞋就甭换了。”
“怎么？”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
也是一只底薄一只底厚，
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火焰山(一)：智斗罗刹女

快板书《火焰山》分为《智斗罗刹女》和《大战牛魔王》两回。《火焰山》是李润杰先生1956年根据《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第六十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和第六十一回“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改编创作的。

作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行至火焰山受阻，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本作品是《火焰山》的第一回书。本回讲到罗刹女战不过孙悟空便拿出假扇子，悟空发现中计后二次来到芭蕉洞，变成牛魔王的模样得到宝扇，归来途中遇到了追赶而至的牛魔王，眼看就是一场大战。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既叙述完整，又留有悬念，令人畅想无穷，为下一回“孙悟空大战牛魔王”做好了铺垫。

说的是西天道路险又长，
唐三藏为取真经赶路忙；
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猪八戒提着钉耙挑着书箱，
沙和尚保管行囊扛着禅杖，
在前边探路的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美猴王。
他们师徒正然往前走，
忽觉着越走越热烫得慌。
猪八戒他在后边不住地嚷：
“嗳！我说猴哥呀，你先等会儿往前闯吧！
这个地方这么热，
我老猪八成要遭殃；

我浑身上下如火烤，
心里好像滚油汤，
口又干来舌又燥，
连出气全都憋得慌。
再有一时不打住，
我老猪可就活不长啦！”
三藏忙唤悟空且慢走，
说：“我也是大汗直流热难当。
这晚秋佳节很凉爽啊，
为什么此处像灶火膛呢？”
悟空说：“请师父暂在路旁等，
待我去问明原因再拿主张。”
说完话他一溜儿小跑朝前走，
见不远有个白发老者站在门旁。
悟空他紧走两步来到跟前儿，
身施一礼尊老丈，
说：“此处为什么这么热？
为什么天地山川都冒红光？”
老者听言抬头看，
不由心里透着慌：
见悟空，尖嘴猴腮一张脸，
两只猴眼滴溜滴溜直放光。
老者看罢开言道，
说“你是哪儿来的妖怪到这方？”
悟空闻听面带笑，
说“请老丈不用害怕也不用慌。
我师父就是唐三藏，
我是花果山的美猴王。
我们师徒往西天取经路过此地，

因为这儿奇热难当,所以才跟您问短长。”
老者闻听把头点,
手捻着胡子开了腔。
说“此处天热非一日,
是一年四季总这样。
只因为,离此往西六十里,
有一座火焰高山把路挡,
嗬!这座山,火苗子高有千万丈,
直入云端遮太阳。
方圆左右八百里,
寸草不生地上荒。
烤得石头化成水,
烤得铁块像软糖;
热得猪狗难喘气,
热得鸟雀难飞翔。
有人要想从这儿过,
是十拿九稳见阎王!
我们这儿做饭都不用火,
熟得别提多快当:
墙头就能烙大饼,
端盆凉水放在院里,一会儿就开锅下面汤。”
悟空说:“这么热天气五谷杂粮怎么能长呢?”
老者说:“你听我讲来不用忙。
翠云山有个芭蕉洞,
离这儿有一千多里在西南方。
芭蕉洞,住着个妖怪叫罗刹女,
她的丈夫叫牛魔王。
洞里边还有小妖无其数,
他们全管罗刹叫娘娘。

罗刹女,她有一把芭蕉扇,
嗬!这把扇子可实在强。
拿着它,对着山头扇一下,
登时间大火熄灭没有光;
对着山头扇两下,
飞沙走石风势狂;
对着山头扇三下,
大雨倾盆往下降。
每十年我们请她来一趟,
为的是扇灭了火焰种食粮。
可就是请她有点不容易,
必须得,备好了鲜桃异果、美酒佳肴、鸡鸭鱼肉、猪马驴骡和牛羊。
虽然说,十年她才来一趟,
可是这一年的收成能吃十年还有余粮。”
悟空听罢说“多谢!”
辞别了老者回到路旁。
见着了师父说一遍,
三藏闻听可犯了愁肠。
说“这样的大火可怎么走呢?”
悟空说:“请师父安心先不要慌。
这芭蕉洞里的罗刹女,
她的丈夫叫牛魔王;
这老牛,和我五百年前曾结拜,
他和老孙友情长。
等我到芭蕉洞里去借宝扇,
咱扇灭了火焰好把路上。”
他回头又把师弟叫:
“你们要好好保护师父多提防。”
八戒沙僧说“知道,

不用师兄挂心肠。”
悟空点头说“我去也！”
滴溜溜一道红光直奔了西南方。
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这一千多里他才稍微一晃荡——
(白)就到了。
来到洞口留神看，
真凑巧，有个女童出来到这旁，
悟空说：“请你进去报一下，
我有事要跟你们铁扇公主来商量。”
女童问道：“有何事？
你是何人来到这方？”
悟空说：“我的名字叫孙行者，
我的师父是唐三藏。
我们师徒去上西天把真经取，
不料想，被火焰高山把路挡；
因此上我到这儿来借芭蕉扇，
为的是扇灭了火焰好过山岗。”
女童闻听不怠慢，
急忙进洞叫娘娘。
她把悟空的言词讲一遍，
罗刹女当时气得脸焦黄：
“好猴头！你害了我的亲生子，
弄得我们母子离别好凄凉，
我正要找你把账算，
没承想你自己送到门口上。”
“呛啷啷”拉出宝剑闯出洞，
“呔！胆大的猴头你往哪儿藏！”
悟空上前忙施礼，

尊声“嫂嫂可安康？”
罗刹女用手一指说“住口！
你叫我嫂子为哪桩？”
悟空说：“牛大哥和我曾结拜，
我叫你嫂子理应当。”
“哼！你既然知道结拜义，
为什么坑害我的小儿郎？”
“嗳！这红孩妖他在火云洞，
要吃我师父唐三藏，
老孙好言对他讲，
怎奈你儿不服降，
我请来观音菩萨把他收了去，
当个善财童子可总比当个妖怪强吧！”
“哼！虽然说我儿没有死，
可他几时能回家来看娘呢？”
悟空说：“你先把扇子借给我，
这件事情好商量。”
罗刹女闻听借宝扇，
冷笑一声开了腔：
“要借宝扇也不难，
你叫我砍上三剑再商量！”
悟空闻听说“好好好，
十剑八剑碍何妨！”
说完话，摘下帽子伸过头，
罗刹女宝剑高举空中扬，
“咔咔”地往下砍，
恨不能，当时把悟空砍成肉酱；
可是她一连砍了十几剑，
见悟空连根猴毛也没伤，

稳如泰山一旁站，
笑嘻嘻地把猴脸扬。
罗刹一见心害怕，
急急抽身走慌忙；
悟空一见不怠慢，
赶步上前拉衣裳。
“嫂子！快点借给我芭蕉扇，
省得咱们把和气伤。”
罗刹回答说“偏不借，
看你把我怎么样！”
悟空说：“既然如此别后悔，
你先尝一尝我的铁棒的滋味香不香！”
说着话往耳朵眼儿里一伸手，
取出来定海神针金箍棒。
口中喊了一声“长！”
这条棒有碗口粗细六尺长。
“呼”的一声砸下来，
给罗刹女来了个泰山压顶梁。
罗刹一见说“不好！”
举起双剑往上搪。
悟空抽棒拦腰打，
罗刹闪身躲一旁。
他俩在洞外交了手，
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是棒影和剑光。
没有半盏茶时候，
把罗刹女累得热汗直流透衣裳，
光能招架难还手，
她眼珠一转有了主张：

随手取出芭蕉扇，
迎风一晃像牌坊。
对着悟空这么一扇，
嗬！可了不得啦！
当时就扇走了齐天大圣美猴王。
孙悟空，两耳生风呼呼的响，
随风飘荡奔了东方。
罗刹女收回扇子进了洞，
梳洗已毕换衣裳，
点手又把女童叫，
“童儿，你赶快沏茶我渴得慌。”
女童答言“是是是！”
烧水沏茶一阵忙，
马上给倒来茶一碗，
给罗刹放在桌子上。
（白）“娘娘请您喝茶吧！”
罗刹女端起茶碗看了看，
见茶水的颜色黄又黄。
她吹开茶沫把茶饮，
哧喽哧喽喝得忙。
她一边喝着一边想：
我这把扇子的法力实在强，
这一下得把猴头扇出几万里，
再想回来一时半时的没商量。
罗刹女心中正得意，
忽听见有人直嚷嚷：
“厉害、厉害、真厉害，
难搪、难搪、真难搪。
好远、好远、真好远，



快当、快当、真快当。
扇出去五万多里地，
怎么回来了茶水才沏上。”
“哟！”罗刹女闻听吓了一跳，
问女童：“这是何人瞎嚷嚷？”
女童上前忙回禀，
说：“八成就是刚才那个猴和尚。”
罗刹说：“这件事情很奇怪，
怎不见猴头在哪厢？”
悟空闻听哈哈笑，
在她肚子里头接了腔：
“嫂子，你不用找来不用问，
我就在你的腹内藏。”
罗刹女闻听心害怕，
假装镇静开了腔：
“我把你扇出几万里，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当？”
悟空说：“我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这点路程我根本就没有搁在心上。
告诉你，这回我还借来了定风宝，
你的芭蕉扇再也不能把我伤。
嫂子今天你借给我芭蕉扇，
咱一笔勾销没话讲；
今天你不借给我芭蕉扇，
我在你肚子里边闹一场！”
罗刹说：“我肚子里边如烈火，
你不出来一会儿就得见阎王。”
悟空说：“老君炉比你的肚子热，
我在里边还直嚷凉呐！

你来看,这是你的心肝肺,
这是你的肾脏和大肠。”
他一边说着把猴拳练,
拿五脏六腑当了把式场啦!
这一来,罗刹女“扑通”一声倒在地,
心如刀绞疼断肠。
头上的汗珠像豆粒,
满地打滚乱喊娘:
“娘啊……叔叔、叔叔饶命吧!”
悟空说:“这个滋味怎么样?是不是再练趟金箍棒?”
“哎哟!叔叔你可千万别再练啦,
这扇子的事情好商量。”
“那你到底借不借?”
“借、借、借!我早就给您放在桌子上。”
悟空说:“你先张嘴让我看一看。”
罗刹女赶紧把嘴张。
悟空来到嗓子眼儿,
见扇子果然在桌上。
他“哧”的一声飞出来,
拿起来扇子变了本相。
他迈开大步朝外走,
说:“多谢嫂子把我帮,再会!”
说完话他一溜跟头没了踪影。
罗刹女咬牙切齿地骂猴王:
“好猴头哇!你以为你的本领大,
这一回倒看看咱俩谁弱与谁强!
这把扇子就要了你的命啦,
扇去吧,管保你越扇火越旺。
老君炉没把你怎么样,

这火焰山能把你的猴头骨头全烧光！”
说话之间天色亮，
东方升起来红太阳。
罗刹女怒气不息把悟空骂，
忽听得洞门不住啪啪的响。
“开门来！”
女童说：“娘娘，外边有人把门叫。”
“我知道啦，等我去开门别嚷嚷。”
罗刹女开开洞门仔细看，
哟，原来是自己的丈夫牛魔王。
只见他，手里牵着金睛兽，
兽脖上边挂着铃铛。
罗刹女上前道万福，
女童过来接丝缰。
牛魔王以礼相还进了洞，
罗刹女眼圈一红泪汪汪；
这魔王，端着大架一旁坐，
说“夫人你哭哭啼啼为的哪桩？”
罗刹女把经过之事讲一遍，
这老牛咬牙切齿地骂猴王。
他哇哇地怪叫连声嚷：
“好猴头哇，你可实在太张狂！
你今天要碰在我的手，
我叫你猴脑袋搬家离开脖腔。
我吃你猴肉当顿饭，
喝你的猴血当顿汤。
剩下几块猴骨头，
扔巴扔巴去喂狼。”
这魔王越说气越大，

罗刹女站在一旁不住地尊大王：
“我说大王啊，这点小事您何必生气哪，
要气坏了身子可不相当。”
魔王说：“你把扇子借给他，
怎不叫我急得慌！”
罗刹女闻听面带笑，
说：“大王请把宽心放。
我借给他本是一把假扇子，
这一回他不死也得把猴毛给烧光。”
“噢！既然如此，真扇子现在何处放？”
罗刹说：“就在我的口内藏。”
说话之间一张嘴，
吐出来一把小扇放光芒。
大小好似桃树叶，
七彩的扇坠宝珠镶。
罗刹女忙把扇子递过去，
牛魔王接过扇子细打量：
“夫人，这扇子为何这么小？
和原来有点儿不一样。”
罗刹女闻听这句话，
满脸带笑尊大王，
“我说大王啊，您离家不过两年整，
怎么连咱家的宝贝都忘啦？
您别看这把扇子小，
要一捋扇坠当时就一丈二尺长。”
“这猴头把我气得头昏脑又涨，
所以我才说话颠三倒四地不对簧。”
说罢喝了一口酒，
把扇子就往口内藏，

“夫人,你刚才提起的孙行者呀,”
“啊?!”
“连我都有点儿怕得慌。”
(白)“哟,大王你也害怕吗?”
“可不是!想当年他在花果高山为首领,
四海之内谁不赞扬,
闹天宫战败了天兵和天将,
闹地府勾了生死账;
他能够,呼风唤雨驱雷电,
他能使,高山大海挪地方。
手里一条金箍棒,
神出鬼没武艺强。
十八尊罗汉他不怕,
更不怕老母和玉皇。
七十二变妙无穷,
神鬼胆寒妖魔也心慌。
甭说夫人你不行,
就是我碰到悟空也得遭殃啊!”
“哟,大王你是喝醉了酒啦,
要不然你夸奖猴头为的哪桩?”
这魔王闻听哈哈地笑,
“哦哈哈……嫂子,你怎么拿老孙当了牛魔王啦!”
说话之间一抹脸,
呀,原来是齐天大圣美猴王。
罗刹女当时气炸了肺,
直气得浑身发抖脸焦黄。
她嗷嗷地怪叫拉宝剑,
孙行者飞出洞门喜洋洋。
猛听得半悬空里一声嚷:

“呔！胆大的猴头少逞强！”
行者抬头用目望，
原来是罗刹的丈夫到此方。
眼看着翠云山前一场战，
到下一回，孙行者大战牛魔王！

火焰山(二):大战牛魔王

快板书《火焰山》分为《智斗罗刹女》和《大战牛魔王》两回。《火焰山》是李润杰先生1956年根据《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第六十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和第六十一回"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改编创作的。

作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行至火焰山受阻,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本作品是《火焰山》的第二回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上回书讲到孙悟空变身牛魔王诓得宝扇,牛魔王随后追赶而至。这一回,孙悟空、猪八戒双战牛魔王,任牛魔王使尽浑身解数,但孙悟空始终技高一筹。一番惊天动地的大战后,孙悟空终于战败牛魔王,得到宝扇,扇灭大火,师徒四人继续踏上征程,西去取经。

说的是,齐天大圣美猴王,
跟师父取经赶路忙。
都只为火焰高山把路挡,
他这才智斗罗刹逞豪强。
变飞虫,钻进了女妖她的心脏,
罗刹女,被逼求饶暗把那歹意藏,
把假扇子借给了孙行者,
孙悟空未辨真假被她诓。
他们师徒到这火焰山前去灭火,
没想到,越扇越旺火势狂。
孙悟空,无计奈何去到了摩云洞,
找罗刹的丈夫牛魔王。

正赶上,魔王到龙宫去赴会,
孙行者,就在他的后边紧跟上。
入海底盗来了魔王的金睛兽,
自己又变成了牛魔王。
芭蕉洞再会罗刹女,
妖怪她这回上了当。
她无意之中献出来芭蕉扇,
孙悟空得扇喜洋洋。
现出本相飞出了洞,
罗刹女嗷嗷怪叫气断了肠。
孙行者,飞出洞外取出来芭蕉扇,
手捋着扇坠一摇晃。
这扇子当时长到了一丈二,
瑞彩千条放霞光。
悟空他看罢喊声"小",
没想到,这扇子还是那么长。
这缩小的办法他不知道,
无奈何就在这肩上扛。
双脚驾起了筋斗云,
扛着这丈二的扇子走慌忙。
他正然行走抬头看,
见前边来了八戒猛和尚。
只见他,摇摇摆摆地朝前走,
大钉耙就在肩上扛。
黑色的僧衣肥又大,
腆着一个肚子露着胸膛。
俩耳朵呼嗒呼嗒来回晃,
大嘴叉一咧笑脸儿扬:
"我说猴哥呀,咱师父等你的芭蕉扇,

心里头不安急得慌。
怕你跟妖怪打上仗，
特叫我前来给你把拳帮。
哎，猴哥你扛的那是芭蕉扇吗？
怎么这把扇子好像个大牌坊。
猴哥您一定扛得够累了，
来来来，我老猪替你扛一扛。”
孙悟空，忙把这扇子递过去，
见猪八戒接过了扇子一打量。
嘴里连喊“小小小”，
这宝扇当时跟树叶一个样。
猪八戒托在了掌上哈哈笑，
急忙就往口内藏。
悟空他一见心欢喜，
“师弟呀，这缩小的办法你倒挺在行。”
猪八戒闻听也没答话，
只把身形一摇晃。
当时之间变了样，
原来是罗刹的丈夫牛魔王。
孙悟空又是悔来又是恨：
哎，这个事办得可太荒唐。
到手的扇子又送出去了，
这才叫，煮熟的鸭子又飞上了房。
我整年打雁今天叫雁鹐(读 qiān)了眼，
这可实在太窝囊。
孙悟空越想越有气，
一伸手取出了金箍棒。
长！这条棒，碗口粗细六尺长，
用手点指高断喝，

叫声“魔王少卖狂，
你趁早给我芭蕉扇，
免得彼此把和气伤，
今天你不给我芭蕉扇，
叫你在棒下一命亡。”
牛魔王闻听微微地冷笑，
骂声“猴头理不当，
你在那火云洞下把我的小儿害，
把弟兄之情全都扔一旁。
你不该，盗走我的金睛兽，
你不该，戏耍我妻又把这宝扇诓。
幸亏我，早来一步赶上你。
把扇子收回叫你白白费心肠。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
看起来，你猴头的本领不算强。
有心我放你逃命去，
这口恶气堵得慌。
今天我好好地跟你算算账，
也叫你认识认识牛魔王。”
悟空闻听没答话，
铁棒高举空中扬。
打！搂头盖顶就是一棒，
牛魔王，急忙举棍往上搪。
当啷啷，棍棒相磕叮当响，
又赛打铁，又像砸夯。
他二人，你来我往地不相让，
棍棒翻飞一片光。
牛魔王，棍又沉来力又猛，
嗡嗡嗡，一棍一棍地奔猴王。

孙悟空,蹿蹦跳跃如闪电,
他这金箍棒,上下翻飞风雨不透招数强。
牛魔王,小心翼翼来应战,
他是遮拦挡架、封避躲闪并不慌。
他二人,来来往往几十趟,
牛魔王忽然纵身跳在一旁。
从口中取出了芭蕉扇,
他对着悟空呼呼地猛扇用力量。
可哪知道,他抡起扇子扇了三下,
见悟空啊,纹丝儿没动挺稳当。
牛魔王一看事不好,
把扇子赶紧缩小口内藏。
在这时候,西北角下有人嚷:
“我说猴哥呀,请你放心不要慌啊。
你先在旁边歇一会儿,
我老猪给你帮帮忙。”
孙悟空,虚点一棒跳出去。
牛魔王也急忙闪身跳在一旁,
但只见,这西北角下黑云起,
来了八戒猛和尚。
悟空说:“师弟来得真正好,
咱不要放走牛魔王,
芭蕉扇,我都已然得到了手,
没想到,被这个牛精把我诓。
他变成了师弟你的模样,
骗去了扇子你说窝囊不窝囊。”
猪八戒闻听火儿往上撞。
举耙大骂牛魔王:
“你这该死的瘟牛不自量,

你竟敢,变你祖宗的模样把人诓。
今天你碰在我的手,
我把你剥皮抽筋削头剜眼大开膛,
在你的身上我给你打上几个窟窿眼儿,
我叫你,喘气省得憋得慌。”
猪八戒,话到人到耙也到,
“呜”的声大钉耙直奔牛魔王。
这魔王举棍忙招架,
孙行者,拦腰横扫就是一棒。
就听得“嘣”的一声响,
可了不得了,
铁棒头扫在魔王的肚子上。
疼得他,头上的冷汗往下滚,
哞哞地直叫脸色黄。
他倒拖大棍朝下败,
孙行者,断喝一声追得忙。
猪八戒,他在后边紧着嚷:
“糟牛皮啊,你这个牛头算是长不长啦!”
正追赶,见一座高山把路挡。
忽然不见了牛魔王,
猪八戒,当时之间转了向,
我说:“猴哥呀,这瘟牛逃到哪一方啦?”
悟空说:“师弟你往天上看。
有一只天鹅在飞翔,
这牛精,想用变化来把这输赢赌,
不过是白白费心肠。
我老孙今天跟他斗一斗,
倒看看谁倒比谁强。
这牛精就住在山下的摩云洞,

在洞内,还有些个妖魔鬼怪里边藏,
你去把他们消灭净。
我来对付牛魔王。”
猪八戒答应说:“好好!”
手提着钉耙走慌忙,
悟空他这里不怠慢,
忙把这身形一摇晃,
当时间变了一只鸹青鸟,
这种鸟是专门能把天鹅降。
嗤的一声飞上去,
落在了天鹅的脖颈上,
张开嘴就要鵾(读 qiān)它的眼,
牛魔王一见着了慌。
扑棱棱,双翅一抖说声“变!”
他变了个黄鹰把嘴张。
翻过来要吃鸹青鸟,
孙悟空岂能容他来逞强。
变了只乌凤扑过去,
牛魔王变成了白鹤(此处读 háo)奔了南方。
他长鸣一声逍遥去,
孙行者,变了个丹凤又追上。
这白鹤(此处读 háo)见凤不敢动,
只因为,这个丹凤本是鸟中王。
牛魔王双翅一抿落在平地,
他变了一只大香獐。
孙行者,半悬空中看得准,
也轻轻落在大石旁,
摇身变了一只斑斓虎,
嗷的一声血口张,

头一摇,尾一摆,
扑过来要吃大香獐。
牛魔王变了一只金钱豹,
要伤猛虎兽中王。
孙行者变了个金眼狻猊兽,
直奔大豹来势狂。
牛魔王,变了个人熊身体壮,
孙行者,变了个大象鼻子长。
牛魔王左变右变变不过,
急得他,连声怪叫震山岗。
“好猴头啊,今天我要不了你的命,
我就不叫牛魔王啊!”
说着话,它现出原形露出本相。
原来是一条大白牛,
身体足有千丈长,
牛脑袋好像泰山一个样,
鼻孔如同大水缸,
牛犄角好像两座塔,
可就是上边没铃铛,
两眼神光红又亮,
眉毛好像两道墙,
牙齿密排如利刃,
血口一张像池塘,
高矮足有八百丈,
连身上的牛毛都有船桅那么长。
牛魔王,高叫“猴头你来看,
这一回,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悟空大喊“好孽障!
竟敢在此来卖狂!”

说着话,他一晃身形复了本相。
好猴王,是神通广大不平常,
只见他,身高足有一万丈,
俩胳膊一扬到天上,
两只眼睛如日月,
是唰唰唰地放金光;
他鼻子如同一座山,
猴嘴一张像大江,
手里头这条金箍棒,
比万里长城还要长。
他手举铁棒往下打,
只听咔嚓的一声震四方。
这一棒,正打在牛精的脑袋上,
疼得他,哞哞地怪叫发了狂,
他四蹄蹬开往前撞,
用犄角要把行者伤。
孙行者,跨步闪身躲过去,
牛犄角撞在了山头上,
只听得,咔嚓轰隆连声响,
石头泥沙翻了江,
把山头撞掉多半个,
剩下那,半座山头还直摇晃。
孙悟空一见不怠慢,
金箍棒,高高举起过了顶梁。
斜肩带背地往下打,啪啪啪,
是一棒两棒连三棒。
这三棒,打得老牛直咧嘴。
他眼前发黑心内慌,
他就地一滚要复了本相,

呜一声,架起一阵妖风奔了东方。
孙行者,后面跟随追得紧,
牛魔王,抱头鼠窜跑得忙。
这牛精,一直跑进了芭蕉洞,
啪的一声把门关上。
孙悟空正要往里闯,
在那边来了八戒猛和尚,
悟空说:“事情办得怎么样啦?”
八戒说:“都叫我老猪给抄光了,
我一耙就是一大片,
两耙就是一大帮。
可没有三耙并两下,
就全到阎王驾前勾了账啦。
小妖们,除了山猫就是野兔,
再不然,就是獐子狐狸白眼狼。”
悟空说:“师弟有功多辛苦,
咱还得赶紧捉拿牛魔王。”
八戒说:“这死牛跑到哪块去了?”
悟空说:“就在这洞内把身藏。”
八戒说:“咱们砸开洞门往里闯吧。”
说着话,举起了钉耙用力量,
照着洞门砸下去,
只听得咔嚓的一声响耳旁,
洞上的石块往下落,
洞门扇,叽里咣啷倒一旁。
惊动了洞里的女童去报告,
她嗷嗷地直叫娘:
“哎呀!娘娘、牛爷爷!牛爷爷!
可了不得了,了不得啦!

外边来了个黑和尚，
那大嘴足有两丈长。
把洞门叫他给砸倒了，
看样子，一会进来就拆房！”
牛魔王，大喝一声说“别嚷，
胆小的奴才闪一旁！”
说着话，从口中取出了芭蕉扇，
说：“夫人，你把它好好来收藏，
待我出去来应战，
拼个生死与存亡。”
说着话，伸手摘下来青锋剑，
罗刹女，急忙上前拉衣裳。
说：“大王请息雷霆怒，
跟他们生气合不上，
那猴头准在洞门外，
你出去恐怕难沾光，
依我说咱们算了吧。
就借给他扇子奈何妨？”
魔王说：“扇子虽小仇恨大，
我这口恶气没处装，
各山各洞我为首，
谁人不知牛魔王。
我宁肯出去送了命，
也不叫猴头来逞强。
闪开了！”他手拿宝剑来到了洞门口，
见猪八戒，拿着钉耙正拉门框。
牛魔王，眼珠一转“有有有，
唉！我给他来个冷不防。”
一贴身，把身形隐在了门框后。

顺宝剑,是直奔八戒前胸膛。
银光一闪利剑到,
猪八戒根本没提防,
可正赶上他用力太猛,把洞门框子给拉倒了,
扑咚咚,八戒摔倒在地上。
牛魔王的宝剑没刺中,
猪八戒,当时怒气满胸膛。
“你这该死的瘟牛算计我呀!”
钉耙一举奔魔王。
这魔王,垫步窜出洞门外,
孙行者,分身上前就是一棒。
这牛精闪身躲过去,
他纵身跳到这山顶上,
又变了一条大白牛,
张开血口要吃八戒美猴王。
他四蹄蹬开往前闯,
猪八戒一见着了忙,
他拿着钉耙不敢往前上。
孙行者,忙把身躯一摇晃,
当时间,身高又有一万丈,
跨步骑在牛背上,
拔了根毫毛吹口气,
变了口宝剑放毫光。
照着牛脖子上边一使劲儿,
噗的声牛头落地剩了个脖儿腔。
猪八戒一见呵呵笑:
“猴哥您宰牛真内行啊!”
说着话,牛肚子里边一声响,
咕噜噜,又钻出个牛头,口吐黑气眼冒光。

孙行者,随手又是一宝剑,
牛头落地,又有个牛头钻出脖儿腔。
孙行者一连砍了十几剑,
这牛头,是一边掉来一边长。
悟空大喊“好孽障!”
噗的声,宝剑插在牛脖子上。
咯吱一声穿过去,
悟空连喊“长长长”!
这口剑,插在地里足有千万丈,
当时就定住了牛魔王。
这牛精,哞哞地直叫喊饶命,
孙悟空,跳下牛背搭了腔:
“赶快献出芭蕉扇,
不然叫你一命亡。”
这时候,忽听见背后有人嚷:
“孙叔叔,扇子的事情好商量。”
悟空他回头这么一看,
见罗刹女,手捧着宝扇走慌忙。
悟空他接过了芭蕉扇,
拔剑放下牛魔王。
在火焰山前灭了火,
他们师徒,西天取经赶路忙。
这就是,西游记里的一段事,
到了今天,还人人传颂美猴王!

鲁达除霸

快板书《鲁达除霸》为李润杰先生以1969年传统名著《水浒传》第六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蓝本，移植山东快书名段《鲁达除霸》改编而成。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像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鲁达仗义疏财解救金玉枝，为民除害斗杀镇关西的故事。

闲言碎语不要提，
表一表英雄好汉他的住居。
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潞安府，
鼓楼大街住在路西。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
外人给送号鲁刚奇。
这位英雄，他自幼本是爱武的汉，
可是硬的不怕，软的他还不欺。
有鲁达，十七岁来到了经略府，
熬到了六班总头当家的。
这一天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
鲁达没事了站在街西。
有鲁达正在这街西站，
正前方，来了梁山好汉两个兄弟，
头前走的九纹龙，名叫史进，
打虎将李忠就在他的后边走得急。
他二人正然往前走，

猛抬头,瞧见了大哥鲁刚奇。
九纹龙史进走上近前问了声好,
有李忠走上近前作了仨揖,
口尊声:“大哥可得结实。”
鲁达他举目抬头观看瞧了一瞧,
原来是,从梁山上下来没磕头的两个兄弟,
鲁达说:“你们哥俩来到这关西潞安府,
倒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情你快对着哥哥提。”
九纹龙史进开言道,
口尊声:“大哥请听之,
我们哥俩在梁山奉了宋大哥的命,
特请大哥你,
一道那梁山聚义去。”
鲁达他闻听这么句话,
走上了近前捂住嘴皮,
“我的傻兄弟,此处可不是讲话之地,
来来来,咱们找一座酒馆把酒吃。”
鲁达他就在头前走,
在后跟史进李忠两个兄弟。
他们行行正走来得快,
醉仙居不远头里面。
他们三人就把这个酒楼进,
有鲁达开言有语叫了一声:“掌柜的,
今天我鲁达会朋友,
吃多吃少写我的。”
掌柜的闻听开言道,
连叫声“鲁头听个端的,
你的朋友本是我的客,

要是不写你的就写我的。”
鲁达他闻听哈哈笑，
“掌柜你说话真和气！”
三人就把这个酒楼上，
“腾腾腾”，上了楼板一十三梯。
三位英雄楼上落下了座，
就在一旁转过来了跑堂的。
“尊客爷，您老用什么酒用什么饭？
把那心爱的菜名对着我提。”
鲁达说：“你们这里卖，
什么样的酒，什么样的饭，
给我报报菜单子。”
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卖，
山中走兽云中雁，
有这陆地牛羊海底鱼。”
鲁达说：“我要你山中走兽云中雁，
陆地的牛羊海底鱼。
要十二个碟子，八个大碗，
当中间来一个火锅子，
烧黄二酒要好的。”
跑堂的闻听不怠慢，
接着楼窗喊下去。
刀勺案板一起响，
不多时就摆上来了一桌酒席。
“二位贤弟请酒！”
“大哥请啊！”
“哈哈哈……”
这三位英雄楼上饮酒，
咱且别表，

从楼下可来了一个惹祸的。
要问这个惹祸的她可不是一个男儿汉，
她本是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
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
嘿，这个姑娘，
头上的青丝如墨染，
红绒绳扎着两个大抓髻，
耳戴着八宝的灯笼穗，
叮铃当啷镶着宝石，
脸不搽官粉自来的俊，
嘴唇要是不点胭脂还怎么就会通红的？
她上身穿，雨过天晴的石蓝大夹袄，
下身这个中衣葱心绿，
有一双红缎子的绣花鞋，
是个半新不旧的；
左手她拿着金钱鼓，
右手还拿着那叫撒拉机。
她是一行走一行骂：
“骂声霸道镇关西，
小奴我，到后来，
运转时来得了第，
我是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
我可一定扒了你的皮。”
叨叨念念来得好快，
醉仙居不远头里面，
这位大姑娘，
她是迈步就把这个酒楼进，
开言有语尊了一声“掌柜的，
这楼上可有人吃酒啊？

奴家我们来到劝劝酒席。”
掌柜的闻听开言道，
叫一声：“唱曲的姑娘听个仔细，
这楼上倒有人吃酒，
吃酒的客爷可不是好惹的。
你要是唱，自管唱，
可别给我们东家惹祸去。”
姑娘答言说“我知道，
不用掌柜的嘱咐心里。”
这位大姑娘，
她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上，
她是慢上楼板一十三梯。
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那吃酒，
这位大姑娘飘飘下拜。
口尊声：“三位大爷奴家有礼，
您老在这来吃酒，
奴家我们来到劝酒席。”
鲁达他举目抬头观看，
瞧了一瞧，
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
哎，她本是一个唱曲的。
“叫姑娘，
你要是唱，自管唱，
鲁爷我们爱听英雄侠义的。”
姑娘答应说：“我知道，
奴家我们不会唱粉的。”
左手她打起了金钱鼓，
右手催开了撒拉机。
唱了仨曲两个段，

饶了段黄巢起义，
他在五朝门外题过反诗。
鲁达他闻听哈哈笑，
“倒是英雄侠义的！”
掏出来了银子整整的十两，
十两的银子拿手里。
“小大姐，拿到你家买饭去置衣。”
这位大姑娘，
不见这个银子不落泪，
一见这个银子泪飞啼。
鲁达他一见火往上撞，
大叫一声：“唱曲的，
我来问你，
这十两银子莫非说少吗？
最不该同着我的朋友擦我的脸皮。”
姑娘说：
“您老贵姓高名做何事？
您老的府上在哪里？”
鲁达说：“我本是花钱来听曲，
你可问我的名姓是怎么的？”
姑娘说：“小奴家我到后来，
运转时来得了第，
我好到您家登门叩拜去。”
鲁达闻听哈哈笑：
“哈哈……你倒是个有心有意的。
我听你说话语音不对，
你不是我们邻方此地的？”
姑娘说：
“我家可不在您这关西潞安府里住，

千里迢迢住在了南直隶，
家住在了直隶大名府，
离城十里叫金家集。
我的父姓金叫金好善，
我的母她娘家本姓于。
膝下无儿就是我自己，
小女我的名字，就叫金玉枝。
我们那个地方年遭荒旱，
我们居家几口逃荒去。
逃荒投奔我的亲娘舅，
我的娘舅他嫌贫爱富招不得，
我的母得了一个气恼伤寒的病，
她是一气死在了半道里。
就剩我们父女爷两个，
逃到您这潞安府关西。
您这西关道，一个郑家店，
我们住在了郑家老店里。
掌柜的瞧小奴我的容颜长得俊，
硬要我做他的二房妻。
我的父说：‘你们老夫少妻不般配。’
怒恼这个霸道掌柜的，
手使着大刀往下剁，
手使着大刀往下劈。
在店中劈死我的天伦父，
将小奴我吊在马棚里。
多亏了隔壁的邻居把他解劝，
好心的丫鬟叫秋菊。
趁此机会把我给搭救，
因此才逃出郑家老店去。



您这南关道,一个王寡妇,
她本是一个唱曲的,
逃到那里我把干亲认。
她是个干娘,我是个干闺女。
三天我学会了金钱鼓,
两天学会了撒拉机,
学会了仨曲两个段,
因此才落在了江湖里,
我们来到了酒楼卖脸皮。”
鲁达他闻听,
火往上撞,
大叫一声:“唱曲的,
我来问你,
这个霸道,
他是做买?
他是做卖?
到底他是个干什么的?
你把他的名姓对着我提。”
姑娘说:“这个霸道姓郑,
叫郑老虎。”
“是他?”
“啊,他的外号镇关西。
他也做买,他也做卖,
他本是个杀生害命的。
在西关路南开了一座郑家店,
路北开了一个肉铺子。
人家的那猪肉全卖一吊二,
他家的那猪肉硬卖两吊七。”
鲁达说:“何人不把那贱的买,

什么人就把他的贵的吃呀？”
姑娘说：“庄稼人不吃他的肉，
手提着钢刀骂仨集；
买卖人不吃他的肉，
手举着钢刀就把人家栏柜劈。”
鲁达他闻听，
火往上撞，
大叫一声：“唱曲的，
这潞安府有了祖宗我在，
哪又出来个霸道镇关西？
来来来，姑娘你在头里走，
咱找这个恶霸算账去。”
鲁达他站起就要走，
九纹龙上前拉住了衣，
“我的哥哥你要找这恶霸去打架，
可用不用兄弟我帮着你？”
鲁达说：“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
他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我这一脚踢他一溜滚，
一拳打他个嘴啃泥。
像这样的虚种糠包货，
哪还用得着兄弟你呀。
你们哥俩在此酒楼等一会儿，
待我到西关打这个坏东西。
姑娘，走吧！”
这姑娘一听能给爹爹把仇报，
“扑咚咚”跪倒把话提：
“我的好汉爷，
我跟您一不沾亲，

二不带故，
您能给我爹爹报冤屈，
小女我可无恩可答报，
情愿做您的干闺女，
我的干爹呀，
您好吧？
干娘在家可壮实？
爷爷奶奶都好吧？
我的姐姐妹妹可不离？”
鲁达说：
“唉，你不认我干爹我也要给你的爹爹把仇报，
起来吧，我的干闺女。
走！”
“哎，走！”
爷两个迈步把楼下，
前行可就来到了西关里。
这姑娘不走站住了，
有鲁达停身看仔细。
见路北，有三间门脸的大肉铺，
杠上面钩挂着肉扇子，
案子上摆着擒刀砍刀约肉的秤，
板凳上还坐着六个伙计。
鲁达他看罢走进去。
“来，哪一个是肉铺的掌柜的？”
伙计们抬起头来看，
“哟，这不是老总到这里么。”
这六个伙计站起身来忙施礼，
“嚯，鲁老总一向可结实？”
鲁达说：“这是谁开的买卖快点讲，

把掌柜的名姓对着我提。”
伙计说:“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
他的外号就叫镇关西。
这是他开的肉铺子,
我们这些个人等是伙计。”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在,他现在后院上房里。”
鲁达说:“伙计,你到后院去,
把我的话你学着对他提。
你就说有一个大个儿来买肉,
还就提我们俩有亲戚,
他要问我们俩人什么亲眷,
你就说,头两天我娶的他二姨。”
“呦,我的鲁老总,
您二位素常也不开玩笑,
说出来可不老合适的。”
鲁达说:“他要如果不愿意,
你就说你姨夫外边等着你哪。
叫你快去快点去,
等时间大了我还着急。”
“哎,好啦。”
伙计他闻听不怠慢,
他来到了后院上房里。
郑老虎正然打算盘呢,
一五一十打得急,
一一如一,一二如二,
打了个九九八十一。
伙计进前忙施礼,
尊了一声“掌柜的。”

郑老虎说:“什么事啊?”
伙计说:“外面来了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那买肉,你就卖给他,
何必还用得着跟我提呀?”
伙计说:“那黑大个儿跟您有亲眷。”
“有什么亲眷?”
“他言说……”
“他说什么了?”
“他言说……”
“说呀!”
“嗯,他言说……”
“说!”
“说出来我怕你生气呀。”
“我不生气,你说。”
“您不生气?
他言说头两天娶的你二姨。”
“呸!”
“您看您还是生气了不是。”
郑老虎闻听心好恼,
哪一个敢跟我闹俚戏?
他来到了前边留神看,
哟,原来是老总鲁刚奇,
这个人十七岁就把公门站,
现在是六班总头当家的,
可是南来的,可是北往的,
人家都有相好的,
他的交往可真不错,
人家的拳脚数第一。
头六年我们俩人打过架,

我是他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我琢磨我这两下子真不错，
跟他一比是假的。
我瞧他的气色还不大对，
我还得进前说好的。
今天我要得罪他，
他就能够扒了我的皮呀。
郑老虎玩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
笑嘻嘻地就作揖。
“哦，这不是衙门里的鲁老总吗？”
“是呀。”
“鲁老总今天有空到这里？”
“对啦。你的名字就叫郑老虎？”
“是。”
“你的外号镇关西？”
“我这外号他们给送的。”
“这对过是你开的店吗？”
“是。
这也是我开的肉铺子。”
“这路南路北是一个主啊？”
“是一个主，都是小子我开的。”
“你报税了没有？”
“我报了。”
鲁达说：“你报税不报我不管，
姨夫我今天来找你，
姨夫我要你一刀给拉五斤肉，
里剃骨头外扒皮，
五斤肉我要一整块，
姨夫我不要零碎的。



你多拉一点儿我不要，
你少给一点儿我揍你。”
郑老虎闻听心暗想：
哪有这样买肉的。
鲁达说：“快着点。”
郑老虎说：“是是是。”
郑老虎劈肉的钢刀拿在手，
他朝着肉上往下劈。
喀哧拉了一大块，
唠唠唠儿，
里剃骨头外扒皮。
搁在这个秤上这么一吊，
五斤肉不高又不低，
这小子真是个好手艺。
“呵，老总，拿去吧。”
“多少？”
“五斤哪。”
“够吗？”
“正好。”
鲁达说：“姨父今天吃肉没有钱。”
郑老虎说：“您今天没钱赶下集吧。”
“赶到下集不准有。”
“三集五集的我等你。”
“三集五集不准有。”
“十集八集的我候你。”
“十集八集也没有。”
“节下算账也不迟。”
“节下算账也没有。”
“年下算账我等你。”

“日子多了我好忘事，
忘了我就不给你。”
郑老虎说：“那您要不给就算完了，
就算兄弟我请你了。”
鲁达说：“你是满嘴放狗屁，
你请我我还不饶你，
你是混蛋！”
郑老虎说：“是是是，
我这个人说话没出息着哪。”
郑老虎作揖搭拱往后退，
把鲁达闹了个没主意，
心里想：这小子真是个活孬种，
他硬的怕来软的欺，
我明明找他来打架，
我骂他他怎么不着急呢？
鲁达他心想真泄气，
只好出了肉铺子，
“女儿。”
“爹爹，怎样？”
“算了吧，你这个仇恨报不得，
一进门我就将他骂，
他净给我作揖打拱说好的，
他要是跟我瞪瞪眼，
摁倒了我就扒他的皮。
他就是不跟我把眼瞪，
我怎么揍他两下子？
都说这个小子不讲理，
我看他待我还不离，
咱们走吧。”



“爹爹，
这个狗霸道在店中杀了我的父，
就剩下了奴家我自己。
可我的冤仇对你讲，
你言说能给我的爹爹报冤屈。
实指望老总真能把仇报，
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的。”
“啊？吹气的？”
“看来我的冤仇不能报，
倒不如碰死在这里。”
姑娘她这里要碰头，
急坏了老总鲁刚奇，
“慢着，
女儿你暂且忍忍气，
待我打这个坏东西。”
鲁达他二次进了肉铺子，
“来！过来你这个掌柜的，
姨父我跟你要熟肉，
为什么你给我拉生的？”
“哦，鲁老总您是要熟肉哇，
赶巧了，今天没有煮熟的呢。”
叫声“伙计快着点，拿到锅里煮煮去。”
鲁达说：“多搁作料你落好，
姨父我在这把酒吃。
我在这吃着还不算，
给我叫上几个大闺女，
叫上你姐跟你妹，
再叫上你姑和你姨，
陪着大爷来饮酒，

陪着大爷把酒吃，
天要早了我就走，
天晚我就住一宿。”
嚯！
鲁达他说话实在下不去了，
骂恼了强徒镇关西，
“呸，鲁达你是不讲面啊，
你这个说话了不得。
再三再四我让你，
左五右六你把我欺。
你闻名打听访一访，
我也不是好惹的。
拼了吧，对了吧，
有你没我该怎么的？”
郑老虎劈肉的钢刀拿在手，
朝着鲁达头上劈，
“欸啦”一刀过来了，
老总的功夫真不离，
一闪身形躲过去，
一抬腿，踢着恶霸的手脖子，
就听见“唰啷”一声响，
劈肉的钢刀“当啷”一声落在地，
有鲁达一个箭步闯上去，
抓住恶霸镇关西，
下边又使了个扫堂腿，
“扑咚”一声摁在地，
鲁达说：“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
姨父我今天活劈你。”
抓住了恶霸一条腿，

那条腿踩得更结实，
两膀一晃千斤力，
“刺啦”劈了个两下离。
鲁达他劈了郑老虎，
把我可累得了不得。



认　亲　戚

快板书《认亲戚》为李润杰先生1955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站在了这街前看仔细，
有一座敞亮的大门新修的。
高台阶本是这个汉白玉，
在两旁有上马石有这下马石，
多么样的整齐。
上马石上坐着人一个，
人送他的外号叫财迷。
嗬！这个家伙，
他是三亲六故全不认，
整天的他瞪着个俩眼找便宜。
他坐在了门前正想事，
从南边来了一个老头要饭的。
这个老头，原是这个财迷的亲娘舅，
他到跟前，是说出话来很谦虚。
“尊一声外甥你可好啊？
你的娘啊我的姐姐她可结实？”
财迷听罢一撇嘴：
“你这些个废话真多余，
这井水河水两不犯，
咱两家早就断了亲戚。

是个人走着个人的道，
你再不要到我的跟前添恶应。”
老头他一听有了气，
骂了声：“你这没良心的坏东西。
想当年我过的日子好，
你常常住在我的家里。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恐怕你小子受了屈。
到如今我手背朝下受了贫苦，
你把我看成了一摊泥。
我告诉你，我人虽贫穷志不短，
这穷富可有什么关系？
谁敢说，穷人一直穷到底，
谁敢说，财主总过好日子？
从今后，我要饭都隔过你的门口，
咱们出水再看两腿泥。”
老头他说罢扬长去，
偏赶上打正北可就来了一个骑马的。
这个人年轻又漂亮，
衣服也穿得很整齐。
财迷他一见心欢喜，
他跑到了跟前拉马驹。
您看他眯缝着俩眼笑嘻嘻，
是打躬施礼又作揖。
“呵呵，您赶快请到我家去，
用过饭再走也不迟。
自己人可不要讲客气，
我向来说话没虚的。”
骑马的可觉着很奇怪，

是左瞧右看不认得。
只好说:“咱们素不相识怎叨扰,
我还忙着到城里去赶集呢。”
这个人把马一催奔南去,
过来了一伙乡亲问财迷。
“哎!适才间放着娘舅你不认,
骑马的跟你是什么关系?”
财迷说:“知心人才说知心话呢,
我们俩人是正经八百的好亲戚。”
乡亲们说:“算了吧,哼!甜蜜的话儿人家不理,
一催马差点撞你个嘴啃泥。
管丈母娘你叫大嫂,
这到底这算哪门子亲戚。”
财迷说:“一棵西瓜长满地,
虽然说它蔓伸去,可有根基。
是我有一个盟兄弟,
盟兄弟的后邻居,
后邻居的两姨姐,
两姨姐的她的二姨,
她二姨的干闺女的干姐们儿的叔伯女婿!”

宋定伯捉鬼

快板书《宋定伯捉鬼》为李润杰先生1979年创作的作品。

《宋定伯捉鬼》的故事取材于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干宝所著《搜神记》中的一则故事。李润杰先生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用艺术的手法进行改编创作，讲述了宋定伯遇见鬼之后毫不畏惧，用人类的勇敢和智慧最终消灭了魔鬼的故事。李润杰先生在开篇就提出了“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就说明他创作这篇作品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讲一个捉鬼的故事，而是以“鬼”指代一切恶势力，告诉人们不要畏惧邪恶力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唆，
今天我把这闹鬼的笑话说。
说起来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只是寓言有传说。
在过去的科学很落后，
统治阶级利用鬼他吓唬人民编笆造模儿，
信鬼是无知，
怕鬼是怯懦，
捉鬼斗鬼使人唱赞歌。
自古来就有人不怕鬼，
据传说晋朝时代有个宋定伯，
这个人心灵手巧会做木工活。
自幼他勇敢爱劳动，
脑子还特别爱琢磨。

他祖居河南宛城县，
离城十里的宋家坡。
这一天，他从家出来去赶集，
想做点儿散工揽点儿活。
五更天起身上了路，
这时候，天空黑得好像扣上一口锅。
胆小的人不敢走黑道，
宋定伯他可不论这些个。
什么走坟地，钻树窠，
只要是近路他就过，
鬼不鬼的根本没往心里搁。
他心想鬼要害人，人还害怕鬼，
这可有点儿理不合。
碰上鬼就真跟他干一通儿，
打不过他死了也值得。
如果白白叫它给吓死，
这可实在太软弱。
宋定伯一边走着一边想，
这鬼会不会来找我呀？
正想着突然“呜”的一声叫，
嘿，这声音冷不丁的真得吓人一哆嗦。
宋定伯嗯了一声说：“不错呀，
真来啦，哎呀嗬。”
当时他，着眼往四下一踅摸，
见左边是一片乱坟岗，
右边是黑洞洞一片乱树窠。
再往前边这么一看，
模模糊糊站着一个白家伙。
他凑近几步仔细看，

嚯！这家伙面孔煞白没血色，
两只眼“突突”的好像冒蓝火，又张嘴来又吐舌。
双手一伸十指像尖刀，
双肩朝下耷拉着。
恶狠狠地扑过来，
看样子要掐宋定伯。
这时候，宋定伯不但不害怕，
反倒拍着两手笑呵呵。
顺手从腰里抽出木工斧，
工具袋就往地上搁：
“你是谁？这么漂亮？”
“我是鬼！你看我的模样很不错吧？”
“是挺俊。那你仔细看看我。”
宋定伯把腮帮子猛一嘬，
双手一扒下眼皮：“哞儿——”
“嗷儿”把鬼给吓得一哆嗦，
把鬼脸儿一抹往后退了好几步，
颤颤巍巍地问声宋定伯：
“你是谁？为何要吓唬我？”
“我也是鬼，咱俩的鬼劲儿差不多。
你用鬼伎俩，我跟你耍点儿鬼把戏，
难道说这样儿使不得？”
“我看你是人不像鬼。”
“嗨，我知道，你这鬼心眼子不会相信别人说（的）。”
“那我问你，你这鬼是个什么鬼？
你家住哪里？名字叫什么？”
“提起我的家来不算远，
就在这宛城城里南下坡。
自幼我好吃又懒做，

总想着做官发财,美美滋滋,乐乐呵呵。
没承想一下子上了鬼圈套,
只落得孤苦伶仃,到处漂流,做了屈死的冤魂没了辙。”
“我不信,你这是在编谎话,
你怎能上当受骗叫鬼琢磨?”
“嗐,我有贪心有私欲呀,
你听我把这个经过说一说。
那一天,我闲游还没走到这儿,
天刚黑,碰上个女人真是阔得了不得。
她满头珠翠镶异宝,
穿的绸缎配绫罗。
手提着一个大金环,
闪闪的霞光把眼夺。
我财迷心窍往前凑,
谁知道,她不但不躲反倒冲我乐。
这个女人年轻又漂亮,
她这一乐,当时就把我给乐迷糊。
我心想:这个女人要是嫁给了我,
她的财产准得交我来掌握。
当时我不知怎么好,
便走到她的面前把揖作。
我说:‘大小姐,你在哪里住?
天黑啦你到这里干什么?
是不是游玩归家迷了路?
还是有人相约叫你在这儿等待着?
你如果有事需要我去做,
若不嫌弃,我是万死不辞不推托。’
这女人点头含笑拉住了我,
把金环一举跟我说。



说她家的金银珠宝垛成垛，
但只是空有万贯家财无寄托。
爹娘无儿只生下她一个，
今年已经二十多了。
至今未聘还没出阁，
光媒婆叫她给骂走五百多。
爹娘给她找多少阔主她不要，
非要自己来选择。
我问她要找个什么样的相公才如意？
她说要挑一个好吃好喝、总想做官发财的懒大哥。
我一听这女人找的就是我呀，
我立刻跪在她的面前把头磕。
她一举金环搀起了我，
说：‘你看看我家里房子阔不阔？’
我朝着金环里面这么一望啊，
呵，真是鸟语花香，楼台殿阁。
她叫我把脑袋伸进环里看一看，
我就一探身子一伸脖。
没想到金环变成了稻草绳，
勒紧了我的咽喉不能脱。
这时候我方知上了鬼圈套，
稀里糊涂当了鬼，我名叫鬼没辙。”
这鬼听了宋定伯的一番话，
不由得耷拉下了鬼脑壳：
“既然你也是个屈死鬼，
咱们干脆一同合作来想辙。
三年啦，我想抓个替身都落了空，
走，趁天黑咱俩一块儿把人捉。”
宋定伯心里暗暗想：

呸！今天我就要把你捉。
他把手一挥说声走，
这鬼说："对，要走快走别耽搁。
现在公鸡还没叫……"
"嗯？公鸡叫了怕什么？"
"你不知道？鸡叫报晓天要亮，
你是鬼，怎么鬼怕什么你都不懂得？"
"嗐！我是个新鬼刚刚死了两天半，
我不懂，你应当告诉我。"
"我告诉你，你该怎样答谢我？"
"嗐，这点儿小事儿那还不好说吗？
抓住替身儿首先叫你占头个，
我跟你绝对不争也不夺。"
"好，我告诉你，鬼怕阳光怕鸡叫，
最害怕是有人朝他啐唾沫。"
"太好了！这回你算跑不了！"
咦！这句话把鬼给吓了个倒仰壳。
"你别害怕，我是说你的话我记住跑不了啦，
你心里不要乱疑惑。"
"好嘛，你说清楚点儿，
看，吓得我两腿现在都不住地打哆嗦。"
"唉？咱是抓妇女啊？还是抓小伙？
是抓老头？还是抓老太婆？"
"不论男女和老少，哪个得抓抓哪个。
咱先到宛城城里转一遭……"
"对，今儿是个集，人准多。"
"走！"说着话，鬼一飘身就阴风起，
这一手，当时就难住了宋定伯。
"唉？你驾阴风啊！"

“我不会,我这个新鬼没学过。
你说这可怎么办哪?
是不是你来背着我?”
这鬼听罢无可奈何把头点:
“那,那就只好我来驮吧。”
宋定伯趴在了鬼背上,
把鬼压得成罗锅。
“唉哟!你这分量怎么这么重?”
“嗐,尸骨未寒嘛,跟活人分量也差不多。”
这家伙晃晃悠悠背起宋定伯,
就如同一座大山身上搁。
刚刚走出了二里地,
累得浑身直哆嗦。
又塌腰,又伸脖,
气喘吁吁地总咳嗽。
宋定伯这时可太美啦,
他嘴里没讲心里说:
“我骑过驴,坐过车,
这种享受我还从来没尝过。
轻飘飘,软和和,
讲舒服还是鬼驮着。”
宋定伯直美得手舞足蹈,
乐得他前仰后合直吆喝:
“驾驾驾!得儿!喔!喝!”
他这一折腾不要紧,
这鬼实在受不得,
“叭叽”玩儿了个嘴啃地,
回过脸儿看了看宋定伯:
“我说,鬼没辙呀,你这可有点儿太不对啦,

你怎么拿我当驴赶大车呀？”
“嗨，跟你搭伙我心高兴，
我忘了是在你身上来驮着。
看起来你的身体太虚弱啦，
让我来背你看如何？”
“哎，先别背啦，你看面前闪闪亮，
咱已然来到大柳河。
到河那边儿就是宛城城郊外，
咱快进城里把人捉。”
这鬼说着忙爬起，
一飘身子过了河，
连点儿响声都没有，
上了岸，连连喊叫鬼没辙：
“鬼没辙，眼看就要快鸡叫，
你还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宋定伯一边答应一边挽裤腿，
故意把时间往后拖。
就听到“哗哗”的水声响，
宋定伯蹚水过了河。
刚上岸，就听见鬼的一声喝：
“好哇，你原来是人在欺骗我，
我立刻掐死你，让你不能活。”
“唉？我真不知你为什么又翻脸？
怎么又说我是个假鬼魔？
我是鬼你都不相信，
那你就过来掐我看如何。”
宋定伯早就拿好主意想好对策，
只要真过来就朝他啐唾沫。
这鬼听了宋定伯的这篇话，

左右为难犯斟酌：
要相信他，为什么他跟人蹚水一个样？
稀里哗啦过河的响声震耳膜。
宋定伯看穿鬼的心思，
慢慢腾腾地把话说：
“我是个新鬼跟你说了好几遍，
还没学会过河，可不就跟人蹚水差不多。
算了吧！你要相信咱就一同去，
不相信咱就散伙各想辙。
你说吧，是我来背你一同走哇，
还是散伙，两条道由你来选择。”
“那你赶快过来背着我吧。”
“这不就得了嘛，你这倒霉老鬼太啰唆。”
宋定伯背起鬼来一掂量，
哟！没分量，不够一两，虚虚乎乎的挺暄和。
心里说这倒好办啦，
鸡一叫，我就把你夹在胳肢窝。
再掳住你一只胳膊腕儿，
看你还怎么样掐死我。
宋定伯一边走着一边想，
“喔喔喔”——公鸡一叫鬼哆嗦。
宋定伯当时抓住鬼的一只手，
一回身把鬼夹在胳肢窝。
“哎！鬼没辙呀，我们赶紧快藏躲。”
“噢，你嫌慢哪，我加快脚步胜马骡。”
“快撒开我，公鸡叫了天要亮。”
“嗨，我保证一口气儿跑到城里不歇着。”
“你聋啦，天要亮赶快撒开我，撒开我，
不撒开，我要掏你的心肝把血喝。”

宋定伯装聋作哑猛往城里跑，
这鬼嗷嗷的惨叫震耳膜。
宋定伯跑到城里天大亮，
只觉得这鬼的重量压胳膊。
低头一看，这鬼变了一只羊：
噢，你装羊啊，呸！呸！呸！
他冲着羊头来了三口糟唾沫。
“叭叽”一声扔在地，
笑嘻嘻地把话说：
“跑不了了吧，等会儿屠夫一来到，
我就亲自送你下热锅。”
这就是宋定伯捉鬼一段事，
称得起有勇有气魄。
我编成了快板说笑话，
这笑话的寓意很深刻。
世界上虽然没有鬼，
但这鬼人、鬼事儿可够多。
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
不就是一群鬼模特。
我们要勇往直前不怕鬼，
搞好祖国的四化大建设。

今后不论是凶鬼、恶鬼、毒鬼、辣鬼、内鬼、外鬼、阴鬼、损鬼、坏鬼、险鬼，只要碰上咱就捉。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为李润杰先生1962年根据《西游记》片段改编的。

《三打白骨精》是西游记的经典篇章。作品围绕着“僧是愚氓犹可训”和“妖为鬼蜮必成灾”两条主线发展情节，讲述了孙悟空识破白骨精三次变化，最后变身老妖进入白骨洞，除妖精、救唐僧的故事。



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
师徒四人跋山涉水赶路程，
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紧跟行。
看！开路先锋在头前走，
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这一天，他们师徒走进荒山里，
见座座高山险又凶，
怪石横生悬崖陡，
峭壁千丈入云层。
突然间，有一团黑云压山顶，
“呼！”平地刮起一阵风，
孙悟空手搭凉棚高声喊：
“师弟注意，这个地方有妖精！”
沙和尚一听撂下行囊挥禅杖，
猪八戒钉耙一横腆起胸，脯子肉腾棱几腾棱。
唐三藏双眉紧皱下了马，

孙大圣忙说:“师父莫担惊,
只要有我悟空在,
不论是大妖精、老妖精、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什么样的妖精管叫它有来无还活不成!
师弟,你们和师父在此把我等,
待我登高一望查看清,
见物不要吃,见人也别理,
注意,注意,莫当耳旁风!悟空去也。”
“噌”,他一溜儿跟头没了踪影。
唐僧、沙僧立刻席地打坐闭双睛,
猪八戒肚子里边直咕噜,
饿得他两眼难合又难睁。
嗯?忽觉得有一股香味儿钻鼻孔,
猪八戒不由得口水往外涌。
定了定心神仔细看,
哎,见山石后走过来个女子挺年轻。
只见她,右手拿着一把小团扇儿,
左手提着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
猪八戒“噌棱”一下忙站起,
“阿弥陀佛”念了几声:
这真是,肚子饿了天上掉馅儿饼,
老猪想吃饭就有人把馒头蒸。
你看他,把悟空的嘱咐早忘掉,
一溜儿小跑往前迎:
“女菩萨,你这是从打哪里来?
这篮子馒头往哪儿送啊?”
“哟,大师父,我家就在那边住,
我的爹娘烧香信佛会念经,
他二老叫我到山上去送斋饭。”



“噢”,猪八戒一听扯开了嗓门喊唐僧:
“师父,这山上有庙有和尚,
咱快去用斋把饥充!”
沙和尚忙说:“师父不要动,
咱们要等着大师兄。”
“这个?”唐僧犹豫心不定,
猪八戒拉起唐僧就往前行:
“女菩萨慢点走,我们跟你去。”
那女子回过头来笑盈盈:
“哟,长老,大师父,前边就是天佛寺,
到那里吃什么斋饭都现成。
(白)咱们走吧!”
“好!走。”
“且慢哪!”
“唰”一道金光从天降,
半空中跳下来了齐天大圣孙悟空。
铁棒一横拦去路:
(白)“站住!”
当时吓得这个女子心里一扑腾。
孙悟空用鼻子一嗅有妖气,
他立刻睁大了火眼金睛。“嚓嚓嚓嚓”朝这个女子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仔细盯:
“啊,原来是一具白骨骷髅,
你你你,你是一个白骨精!
大胆的妖魔哪里走!”
“唰”!金箍棒高高举在空,
就听“叭噗”一声响,
这女子,翻身倒地血肉崩。
“嗖!”一缕青烟奔了山顶。

“噌！”孙大圣双脚一跺起在空。
他看出，白骨精的真身已逃走，
这尸体是妖精的化身地上扔。
孙悟空随后去追赶，
这时候，可把唐僧给吓蒙。
连说道：“罪过，罪过，真罪过，
无故伤人罪不轻。”
八戒说：“师兄不该把人给打死，
人家会找来不答应。”
沙僧说：“师兄他有真本领，
绝不会错拿好人当妖精。”
他们师徒三人正说话，
忽听得背后传来佛号声，
见山后边儿走过来一个老婆子，
她拄着拐杖捏念珠儿，
嘴里边还一个劲地直哼哼。
八戒一看说不好，
他自己跟自己瞎嘟哝：
“这准是人家的妈妈找闺女，
大祸临头怎么应承？”
猪八戒心里正嘀咕哪，
这老婆子来到近前发现女尸地上横。
当时间，号啕大哭特别恸：
“我的闺女唉——”
这声音，真比宰猪都难听。
忽然间，这老婆子把眼一瞪，揪住了八戒手不松：
“你，你这个伤天害理的凶和尚，
打死我的女儿你得偿命！”
唐僧说：“慢来，女菩萨，

请你不要错怪他，
闯祸的人，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全怪我对他管教不严愿领罪。”
“哎哟，还是这位长老说话通人情。
唉，可叹我的女儿她命苦哇，
请长老跟我到前村走一程，
买口棺材将她来收殓，你看怎么样？”
唐僧点头说“遵命”。
“好，咱们走！”这老婆子一拉唐僧的胳膊腕儿，
只觉得，又坚又硬硌手疼。
扭头一看忙撒手，
“啊！”原来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哈哈，老孙追你没找到，
回来恰好正相逢。”
“呼！”说话之间棒已到，
这老婆子应声倒地吹了灯。
白骨精又被识破忙逃命，
她的真身借着妖雾飞上空。
悟空腾空要追赶，
唐僧拦住大喝一声：
“站住，悟空你疯了！
你平白无故把母女二人给打死，
这样的罪过谁担承？”
悟空说：“师父，你以假当真受了骗，
她们不是母女是妖精！”
唐僧说：“这明明是人死在地，
你说是妖精理不通。
你屡次伤人，我不要你这个徒弟了，快走吧！”
沙和尚急忙上前来求情：

“师父哇,一路上多亏了悟空师兄除魔怪,
要不然,连咱们骨头渣子早就叫妖精吃干净了!
还是饶了师兄这一次吧!”
唐僧说:“那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下次再犯决不容。”
悟空想:此妖不除大家必遭难,
岂容妖怪霸道横行!
想到这儿,他推说巡山去探路,
“嗖”,又腾身飞起去找白骨精。
悟空刚走不大会儿,
就听有人喊救命:“救命啊!”
唐僧一惊抬头看,
见对面跑来白发苍苍一老翁。
只见他,倒拖着拐杖吁吁地喘,
孙悟空在后面追赶不放松。
这老翁跑到唐僧面前忙跪倒:
“救命,救命,长老救命啊!”
唐僧说:“施主请起莫担惊,
悟空!你连丧母女两条命,
难道说还要打死这位老公公吗?”
悟空说:“师父千万别上当,
他就是刚才逃走的白骨精。
是妖就除不能把他放,
咱和他是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
今天要是不把他打死,
这妖怪要吃你的肉来害你的命。”
唐僧说:“管什么妖怪不妖怪,
是妖怪也要劝他弃恶从善,改邪归正,
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

爱惜飞蛾纱罩灯。”
那老翁一旁把头点：
“嗯，还是长老说话我爱听。
你的徒弟打死我的老伴闺女还不够，
还要加害老汉，说我是妖精。”
悟空说：“呔！你就是妖精不会错。”
好悟空，瞪双睛，
铁棒一举带着风声，
“叭噗”！把白骨精打下山涧万丈坑。
孙悟空正要去追赶，
唐僧他面沉似水冷如冰：
“悟空！慈悲善念你不讲，
为师的言语你不听。
一时连丧三条命，
佛祖怪罪不能容。
你这样的徒弟我不要了，
赶紧回你的水帘洞！”
八戒、沙僧走上前，
都替悟空来求情。
可不管他俩怎么讲，
唐僧就是不答应。
悟空想：师父上了妖精的当，
这时候想叫他回心转意不可能。
我必须如此这般来行事，
随机应变除妖精。
想到这里把师弟叫：
“你二人要齐心合力保护师父取来经卷早回程。”
转身对唐僧，悟空把礼行：
“我有一句话，师父记心中，

人妖休错认,是非要分清,
西天路途远,师父多保重,
我走啦。”“噌!”
八戒、沙僧心难过,
抬头看,悟空早已影无踪。
这时候,天色已晚山风冷,
只剩下他们师徒三人冷清清。
正要找个地方住一夜,
猛听得“当、当、当”,远处传来几下钟声。
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
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得精,
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
他们师徒三人迈步走进大殿中。
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像,
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露笑容,
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
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安安稳稳保太平。”
唐僧这里正祷告,
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声。
“哈哈,我三番两次没得手,
这次拿你不费功!
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
唐僧啊,这回量你难逃生。
左右,给我拿下了!”
(白)“喳!”
唐僧一惊抬头看,
“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
正是那诡计多端兴妖作怪的白骨精。



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变了样儿，
一个个青面獠牙特别凶。
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
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
先把唐僧给拿住，
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
白骨精洋洋得意嘿嘿笑，
开口叫声老狼精：“老狼，
你快去请我的母亲金蟾大仙来吃唐僧肉，
等回来赏你块骨头尝尝荤腥。”
“是。”老狼精答应一声不怠慢，
跑出洞外一溜儿风。
不多时，就听小妖一声喊：
(白)“报！老太太到。”
白骨精急忙欠身离座往外迎：
“妈妈，我今天请您来吃唐僧肉，
但愿妈妈不老长生。”
说着话，吩咐小妖马上开刀快动手，
老妖说：“慢来，慢来，先让我见识见识这个唐僧。”
说着话，她来到唐僧面前眯着眼看：
“嗯，你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
你身旁徒弟有几个呀？他们都叫什么名？”
唐僧说：“我身边徒弟有三个。”
(白)“这不才俩吗？”
“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
只因他一时连伤三条命，
被我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
白骨精一听嘿嘿笑：
“妈妈呀，这蠢僧还在鼓里蒙，

这是女儿我施的离间计，
我要伎俩，变人形，
我会骗会哄又会蒙，
他中了我的烟儿炮鬼吹灯。”
“哟！难道他们都识不破吗？”
“妈妈，您忘了，这以假乱真数我能啊，
您要不信我再变一变。”
说话间突然不见了白骨精，
见一个年轻的女子面前站，
手提着一篮子馒头热腾腾。
唐僧一见就是一愣，
不由得脑袋发涨直嗡嗡。
一转眼，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
唐僧他目瞪口呆心里惊。
那老婆子一阵狂笑又不见了，
在面前站着那白发苍苍的老公公。
再一看，白骨精又恢复了真面目，
唐僧他，如梦方醒心里打扑腾。
问妖精：“你三番两次将我骗，
未免有点理不公。”
“嘿嘿嘿，理不公？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
要吃你的肉，不要手段怎么能行？”
这句话，唐僧一听愣了多半晌，
无奈何，还得向妖精来求情：
“妖精啊，我三次救过你的命，
你也该发个慈悲放我去逃生吧。”
白骨精“哼”了一声把嘴撇：
“你说话真是不牙疼。
我们就是专讲吃人肉，

不懂你那套慈悲经。”
在一旁,那金蟾老妖把头点,
问唐僧:“这些话你听清没听清?
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
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
唐僧自知命难保,
不由得想起孙悟空:
“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怪当好人,
更不该把你赶回水帘洞,
事到如今后悔晚……”
(白)“师父,不晚,悟空在此!”
啊!原来是金蟾老妖在答应。
“噌!”他跳上宝座一抹脸,
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
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
帽边周围绣飞龙。
紫金箍,耀眼明,
肩上横搭红披风。
紧身裤袄黄云缎,
虎皮战裙围腰中。
丝鎏带紧打连环扣,
牛皮快靴足下蹬。
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
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
他高喊:“妖魔哪里走?”
“呼!”铁棒直奔白骨精!
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
抽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迎。

孙悟空一捧一棒连一棒，
但只见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挫、棒戳、棒掣，
一棒一棒急如闪电快如风，棒棒紧逼白骨精。
这妖精闪展腾挪、上蹿下跳、左摇右晃、东倒西歪、前仰后合，
只有招架力，没有还手功。
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
“呼啦”一声往上拥。
孙悟空，不慌不忙把身躯晃，
但只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到处都是孙悟空。
有的给唐僧解绳索，
有的给八戒、沙僧松绑绳。
唐僧这时惊又喜，
叫八戒，喊沙僧：
“快快快，快帮你师兄打妖精！”
沙僧这里舞禅杖，
猪八戒钉耙高高举在空。
什么狮子精，老虎精，山猫、野狗、兔子精，蝎子、蜈蚣、大长虫，
转眼间全被消灭一扫平。
白骨精急忙逃出白骨洞，
孙大圣岂容妖魔再逃生，
“噗噗噗”口内吐神火，
“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
突突浓烟起，唰唰烈焰腾，
条条金蛇蹿，团团火球红。
白骨精被神火烧得嗞嗞响，
露原形，是一堆白骨地上扔。
唐僧这时羞又愧，
和颜悦色叫悟空：

“悟空啊,你不是回了花果山了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打妖精?”
悟空说:“我根本没回花果山,
暗地里保护师父、师弟隐身形。
在洞外先把金蟾老妖给打死,
又变成她的模样进了洞。”
唐僧说:“千错万错是我的错,
怪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
悟空说:“这也是妖魔施诡计,
阴险狡诈把人坑。
要知道,人妖错认定遭害,
真假不辨灾祸生。
此去西天多留意,
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
唐僧点头说声是,
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
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
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
有智有勇有神威,
敢争敢斗敢交锋。
铁棒在手妖雾净,
扫尽天下“白骨精”!

王七学艺

快板书《王七学艺》为李润杰先生1961年根据《聊斋志异》中“崂山道士”的故事编写的。

作品讲述了一个好吃懒做、能说会道的秀才王七上崂山学习法术的故事。他虽然有小聪明,但却不肯吃苦,最后只学了穿墙术。到家以后一味卖弄且动了邪念,法术失灵,最后撞了个头破血流。作品用一个反面的例子,告诫人们谨记“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这个道理。

从前有个人叫王七,
是一个有钱的官宦子弟。
生来的能说又会道,
心眼又多又伶俐。
可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
要吃饭,拿着筷子都嫌费力气;
他恨不能,饿了天上掉馅儿饼,
叭叽正掉到嘴里去!
还得不用嚼、不用咽,
顺顺当当跑到肚子里。
(白)这人懒透啦!
他听说,崂山那庙里有个老道,
真跟神仙差不离,
能搬山,能倒海,
又能呼风唤来雨,
摘星换月不费力,

身子不动就能行千里。
王七想:我要能学会这宗艺,
一辈子都不用费力气!
想到这儿他决心上山去学艺,
为的是在人前显贵,心里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这一天他来到崂山上,
看见一座大庙宇,
苍松翠柏遮天日,
清爽寂静无声息。
王七便把山门进,
轻轻的脚步往前移。
瞅瞅东,望望西,
蹑手蹑脚好像要抓鸡!
登台阶,长身躯,
二目往殿里看仔细;
蒲团上坐着一个老道,
鹤发童颜白胡须。
九梁道巾头上戴,
身上穿着八卦衣。
上绣着:乾三连、坤六断、坎中满、离中虚,
九股丝绦腰中系,
胸前有碗口大小太极阴阳鱼,
盘腿打坐合着眼,
仙风道骨仪表不俗气。
王七上前忙跪倒,
又磕头来又作揖。
口尊"仙长多慈悲,
您收我王七做个徒弟"。
老道被惊醒睁眼看,

见王七:瘦小枯干黄脸皮,
扇风的耳朵薄片嘴儿,
小圆眼睛鹰钩鼻。
窄脑门儿,瘪太阳,
高颧骨,嘬腮肌,
胳臂腿真比麻秆细,
活像一只大烧鸡!
老道看罢开言问:
“哎呀施主快请起,为何磕头又作揖?”
王七说:“弟子诚心又诚意,
拜师学艺把家离。
徒步走了八百里,
千辛万苦受了委屈。
你要不收我做个徒弟,
回家没脸见乡里。
往返徒劳白费力,
也只有一死没话提。”
老道说:“要想叫我收留你,
有两件事,必须决心做到底。
第一件,学艺首先学吃苦,
要知道这里处处无安逸;
第二件,心要正,守规矩,
半点虚假使不得。
你要能忍受便可以,
受不了不如早些回家去。”
王七说:“弟子要学惊人艺,
绝没有三心二意半点虚。”
“好,既然如此我收留你,
起来吧,先见见你们的师兄弟。”



说着话老道也站起，
唤来了徒弟五百余。
王七向前见过礼，
众师兄领他吃饭去休息。
第二天老道给他一把夹钢斧，
“徒儿呀，跟你的师兄们砍柴去。
要记住：偷闲躲懒不容许，
出力才能长力气。”
“是！”王七答应往外走，
跟师兄们来到砍柴地。
嘿！这个地方可危险啦，
除了悬崖就是绝壁；
万丈深渊不见底，
掉下去就得摔成泥！
王七一看从脊梁沟儿里冒凉气，
头顶好像巨雷劈！
两腿一软趴在地，
“哎呀天哪，我命休矣！”
有个师兄把他忙扶起，
说：“师弟呀！你快砍柴别休息。”
“哎哟，这种活我……可干不了！”
“师弟呀，你不能砍柴怎么学艺？要不会我来教给你。”
就这样王七干了一个月，
两手起茧脱了皮；
每天干活好像上刑场，
真跟挨刀差不离。
王七实在受不了，
心里不住地犯犹疑：
哎呀——我每天这是哪出戏呢，

光在这山涧边上闹玄虚!
我生来也没受过这样的罪,
除了砍柴就是扫地,还得侍候老道他的起居。
在家里,我老婆天天侍候我,
我是少爷不是驴!
倒霉哟,都说这个老道有法术,
据我看,这老道净会吹牛没真的。
我白给他砍柴白费力,
这老道不会法术我跟他能学什么东西!
再要继续干下去,
我就算混蛋加三级!
不干啦!想到这他赶奔斋堂找老道,
决定告辞回家不学艺。
一进门见老道陪客正饮酒,
师兄们满酒端菜跑得急。
这时候天色已经晚,
屋子里没灯黑漆漆。
客人跟老道在讲话,
俩客人是一个僧来一个俗。
和尚说:"今天月亮没升起。"
俗家说:"天黑饮酒不相宜。"
和尚说:"酒逢知己千杯少。"
俗家说:"要亮亮堂堂畅饮一番多欢喜。
现在屋里没点灯,
请道兄略显一小技,把屋子照得亮亮的。"
老道带笑说:"好好,
我们把月亮请到屋里。"
说话间徒弟拿来一张纸,
这老道用剪子铰了个月亮圆又齐;

贴在墙上吹了一口气，
立刻间一轮明月如水洗；
光辉夺目照四壁，
屋子亮得那么出奇！
脸上的汗毛都看得特别真，
头发丝儿一根一根都能看到肉皮里边去！
(白)嘿，这屋子太亮啦！
王七一看当时发了愣，
哎哟，这老道摘星换月的本领是不虚。
我这要是告辞回家不学艺呀，
白给他干了这些日子太冤屈啦！
嗯，我再凑合两天等一等，
学点玩意儿回家也好见我的妻。
正想着，那俗家拿起来一壶酒，
一回身递到他的手里。
说“徒弟们你们大家全都喝一杯，
解解劳乏助兴趣”。
王七接过酒壶这么一看，
这点酒，谁先斟了谁便宜，
这小壶最多能满五杯酒，
要等师兄都斟上，轮到我这儿就没一滴！
不能等，不能让，
我先来个独占一。
想到这他抢先斟了一杯酒，
心里美得了不得。
再看师兄们接过这小酒壶，
你斟我让都很客气；
直到最后都斟满啦，
这小壶酒也没斟干还有富余。

王七一看傻了眼，
我白打了半天巧主意！
他刚要喝，忽听那和尚说了话，
“哎，道兄啊，我听说月宫有个嫦娥女，
是不是今天请她助兴歌舞一番陪陪席？”
老道点头说：“可以！”
拿起根筷子扔到月亮里，
眨眼间月宫里走出一个仙女，
身上穿着五彩衣，
头上梳着盘龙髻，
凤翅金钗翠珠滴，
千娇百媚万种风流体，
小脸蛋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白中透粉、粉中透嫩、粉咕噜嘟的真比那出水的荷花还秀丽！
什么叫闭月羞花之貌，没法跟她比，
沉鱼落雁之容也别提。
(白)说句白话：漂亮极啦！
只见她飘飘荡荡落在地，
手舞足蹈唱小曲，歌声清脆、婉转悠扬有高低。
客人举杯忘了饮，
这王七只看得目瞪口呆入了迷！
心里说这老道真是神仙体，
这老道名不虚传有来历！
我要能学会这宗艺，
普天下我得称第一；
我要能学会这宗艺，
我真能美到天上去；
我要能学会这宗艺，
嗯，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我要能学会这宗艺，
把嫦娥留下做我的妻，
闷了来叫她给我来歌舞，
要饮酒叫她给我找上几个美女来陪席，
困了叫她给我来铺被，
睡不着叫她给我捶腰砸腿捏脚气。
噫？看模样是缺德讨厌没出息！
王七他光顾想美事啦，
端着酒神魂飘荡眼离叽。
忽听客人喊干杯，
他一慌手，“呱”这杯酒全倒鼻子里啦！
阿嚏！噗！这杯酒满都呛出去，
嘴里没有留一滴。
鼻涕眼泪都流出，
差一点儿没背过气去。
客人见王七这个模样，
问老道：“贵高足得的什么病疾？”
老道说：“小徒没有什么病，
是心不在焉喝得急！
徒儿们把他搀出去！”
俩师兄忙把王七搀到院里。
师兄弟也觉着太丢丑，
低低的声音叫王七：
“师弟呀，你不会喝酒你别喝酒，
你看看当着客人闹得这够多么不规矩！
人家喝酒都用嘴，
你喝酒怎拿鼻子吸！
呛得你眼泪像下雨，
鼻子里还来了个二龙吐须。”

王七低头不言语，
也觉着丢脸没出息。
心里说：我倒霉倒到嫦娥身上，
不看她哪来这个结局！
好嫦娥，我跟老道学会这宗艺，
叫你给我来赔礼，再收你做我的二房妻。
（白）他还想嫦娥哪！
第二天老道叫他砍柴多加力，
早些回来把水提。
美事没想来，活倒加重啦，
累得他浑身好像一摊泥！
勉强又干了一个月，
打算学请嫦娥可是没消息。
王七想我可别再受罪！
光干这个累不死也得脱层皮。
他找着老道忙跪倒，
说“师父在上，弟子有礼。
徒儿来了两个月，
干活实在受不得。
念弟子侍候您老一点情意，
请师父传授一小技，我要下山回家去”。
“好，既然如此，你要学什么？”
“嗯……我看您请那月亮很稀奇！
我要能学会这手可不错。”
老道说：“是光学请月亮，还要不要嫦娥女？”
（白）“嗯……这个我想……”
“噢，你要想学很容易，嗯……必须把山上的柴草都砍净，
大约着砍上十年也就差不离！
另外要盖起一座唤月楼，

你一个人挑水带和泥,脱上十万大土坯,
垒起来你站在上边去唤嫦娥女。”
(白)“嘟……我不学啦!”
“那你到底要学什么东西?”
“嗯……我看您走道很容易,
隔着墙也能走过去,
光学这一招就足矣。”
“好,跟我来。”说着话来到院墙外,
教给掐诀念咒语,
不大的工夫就学会。
老道说:“从这段墙壁走过去。”
王七掐诀又念咒,
走过来一看墙壁心胆虚,
停住脚步不敢过,
老道说:“大胆迈步别迟疑。”
“哎。”王七他闭着眼睛往前走,
怕撞着用手捂着头皮。
一连走了七八步,
睁眼一看到了院里。
嗬,当时有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
真好像嘴嚼冰糖加蜂蜜,
一口又吞了八个蜜柑橘,
心里美得就甭提啦!
照样念咒又走到院墙外,
在老道面前磕头又作揖:
“谢谢师父传绝艺。”
老道说:“学会此法实可喜,
但只是心田不正不灵,
必须时刻记心里。”

王七说:“弟子牢牢要谨记。”
他拜别老道回到家里。
一进门,媳妇上前忙接待,
给他斟茶倒水换新衣。
又问寒,又问暖,
说:“夫君学艺两月余,可曾学会什么技艺?”
王七说:“我学的法术没人比,
我受的苦处没法提。
练呼风,练唤雨,
飞沙走石把我击!
砸得我死去活来又死去,
练掐诀念咒一时一会儿不歇息。
念咒语念得我顺嘴流鲜血,
练掐诀手指头都掐到骨头里边去!
到现在月宫嫦娥听我唤,
各洞神仙我能拘。
搬山倒海不费吹灰力,
摘星换月不稀奇,
身子不动就能行千里。”
媳妇一听就知道他吹大梨。
说“夫君说话欠思虑,
信口开河骗你妻。
两个月怎么能学会这些法?”
“嘿,还有绝技我没提哪!
这个墙画个圈我能走过去,
要不信我到隔壁拿点东西,
还从这儿回来交给你。”
媳妇说:“隔着墙怎能走过去?
“嗨嗨,我要过去很容易,

来！待我过去你瞧瞧。”
说着话嘴里不住地念咒语，
往后退了好几步，
“噔噔噔”直奔山墙跑得急，
就听“嘣”的一声响，
嗬，这一声震动了四邻居。
街坊不知出了什么事，
呼啦啦跑来了婶子大妈姑姑姨，男女老少一大批。
一进屋见王七就在地下躺，
两眼紧闭不言语，
脸色苍白好像窗户纸，
两片嘴唇发了绿，
头顶上又长出一个小脑袋儿，
又黑又紫好像茄子皮。
大伙一看发了愣，
有位大娘着了急，
“哟，王七得的什么病呀？”
媳妇说“您别害怕没关系。
他到崂山去学艺，
两个月学会了撞墙皮。
现在他这儿正运气哪！
一会儿起来还练习”。
“噢，还练哪？我的傻媳妇，傻闺女，
赶紧跟我往外跑，别等他撞倒房子砸着你！”
这就是不下苦功难得惊人艺，
投机取巧只有碰壁没便宜！

武 松 赶 会

《武松赶会》为李润杰先生1969年根据山东快书《武松赶会》移植改编而成的快板书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作品讲述了武松在山东清河县时，赶东岳庙庙会，为民除害，打死了李家恶霸五虎的故事。

武松是《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此故事却并不在《水浒传》小说当中。正是在发生了这个事件后，武松才被迫离家出走，暂避于小旋风柴进家中，后结识了宋江，开始了武松人生最辉煌的篇章。之后景阳冈打虎、怒杀潘金莲、斗杀西门庆、大闹十字坡、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从这个故事开始的。

竹板慢打响叮当，
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
二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
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
他专门爱管不平事，
除暴安良走四方。
说这一天，武松回到家里见了他的哥哥武大郎。
“哥哥，刚才我听说东岳庙上起了会，
兄弟我要到会上去逛逛。”
“啊！”武大郎闻听兄弟要赶会，
一把手拉住了手腕开了腔：
“我说兄弟呀，
千万你可别提去赶会，



你赶会,哥哥我替你心发慌。
这个东岳庙,原先叫作东岳庙,
而如今就成了一个阎王堂。
原先是张家当会首,
而如今,李家的恶霸五虎逞霸强。
这个老大金枪叫李贵,
老二花刀叫李刚,
老三外号铁笊篱,
老四外号不漏汤,
那个小五儿,生就的半拉鼻子一只眼,
人送外号瞎炮仗。
他们这五个欺压百姓常作恶,
常在会上抢姑娘,
抢到家里就拜堂。
拜天堂,拜地堂,
拜罢了天地入洞房。
人家的妈妈找姑娘,
他拉着硬叫丈母娘。
人家要是把他告,
他把人家撵到半路上,
他把人家撵到中途路,
一刀把人家大开膛。
我说兄弟呀!
你思一思来想一想,
人家死得多冤枉。
他们这五个不务正,
常在会上抢姑娘,
兄弟你要看见了,
定然拦挡这一桩,

他们那五个不服气，
一定跟你打架闹翻了江。
依我说，兄弟你就算了吧，
何必找些个不顺当。”
武大郎，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气坏了好汉武二郎。
“哥，我今天偏要去到东岳庙，
我偏要到这个会上去逛逛。
我看看他，
怎么一个金枪叫李贵，
什么样的花刀叫李刚，
他怎么编的铁笊篱，
他干什么用的个不漏汤，
我找找那个瞎小五儿，
我点点他这个瞎炮仗。”
武大郎一把没抓住，
嗖，噗！
二武松，打了个箭步出了庄。
他迈开了大步朝前走，
不多时来到了会场上。
嚯，这个大会真热闹，
做买做卖乱嚷嚷。
这边吆喝：“烙馅儿饼！”
那边吆喝：“胡辣汤！”
这边就喊：“羊肉包子新出屉！”
那边就喊：“面条、饸饹过水凉！”
这边就说：“喝酒吗？有炒菜里边请！”
那边就喊：“花生瓜子萝卜汤啊！”
这估衣棚子吆唤着卖，

刀山马戏乱嚷嚷。
二武松这里刚站稳，
由打对面，就来了一只眼的瞎炮仗。
你别看这小子模样长得丑，
穿的戴的可真漂亮，
燕翅的草帽头上戴，
周围都用缎边镶，
羊绉的大褂儿半披着，
白罗子的小褂儿露着胸膛，
白罗子的裤子卷着裤腿儿，
趿拉着福字履的缎鞋一双，
手里边拿着个白纸扇儿，
呼嗒呼嗒扇着凉。
(白)就这模样就过来了。
(相)这个瞎小五儿他赶会，
是男人群儿里他不去，
专门净找女人行，
小媳妇儿说话，他就说话，
大姑娘说话，他也搭腔，
他瞧瞧这个小媳妇儿，
“哟呵！长得够漂亮的。”
又看看这个大姑娘，
“嗯！这个也够水灵的。”
他瞧了这个瞧那个，
由打对面，扭扭捏捏过来一个大姑娘，
嘿！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
生就得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儿，
尖尖的下颏高鼻梁，
大大的眼睛，

小小的口儿说话都不见嘴逛荡。
元宝的耳朵分左右，
雪白的脸蛋儿红腮帮。
大说不过十八岁，
小说十七也相当。
瞎小五儿越看越爱看，
走上前，拉住了手腕开了腔：
“嘿嘿嘿嘿！妞儿，你赶会来了，
赶会你不怕晒得慌儿，
你渴不，你饿不，
跟我到饭馆儿喝四两。
你要是不渴也不饿，
走，跟我家里去拜堂。
拜天堂，拜地堂，
咱们俩就好比织女配牛郎。”
（白）你说有一只眼的牛郎。
这个姑娘吓得直哆嗦，
低下头来不搭腔。
瞎小五，拉着姑娘就要走，
在一旁，气坏了英雄好汉武二郎。
心里说：“嘿，这档事情我再不管，
我这肚子就要憋成疮。”
想至此，用手一指高声喊：
“呔！”
叫了声“李家的瞎炮仗”。
武松一喊霹雷响，
惊动了小五瞎炮仗：“哎哟！
这哪打雷呢这是，
没阴天哪。



谁这么大声音怪吓人的，
这是谁呀这是？
谁呀这是？哪呢？啊！
哎哟哟哟！
这个人长得这么长啊！”
他见武松：
身高足有一丈二，
膀大腰圆有力量，
脑袋瓜子赛麦斗，
俩眼一瞪赛铃铛，
胳膊好像房上的檩，
拳头好像打油的夯，
巴掌足有簸箕大，
手指头扑扑棱棱棒槌长。
小五说“大个子，走！
要赶会去赶你的会，
你不要找些个不顺当”。
武松说：“我从小有一个怪脾气，
专门好找不顺当，
打刚才，我看你小子就有气，
你让你二爷肚子里边憋的慌。
你赶会，为什么男人群儿里你不去，
专门净找女人行。”
小五儿说：“嘿！
我从小爱赶个老娘儿们会，
老爷儿们群儿里我嫌挤的慌！”
“放屁！
怕挤你不该来赶会，
你不会，坐在你们家的炕头上。”

小五儿说:“唉！大个子，
你这个嘴可怎么那么臭。”
武松说:“你的嘴里也没麝香”。
“大个子,你怎么不讲理啊！”
“讲理!？讲理还抢人家大姑娘。”
小五说:“这……我的闲事你管不了。”
“你爷爷好管这一桩。”
“唉！大个子，
你张口闭口占着个爷爷辈儿，
剩下个孙子叫谁当啊？”
“哼！我生来就是个爷爷辈，
剩下个孙子叫你当了，
你要当了两拉倒，
不当我揍你两巴掌。”
“好哇！大个子,咱俩得打！”
武松说:“谁要不打骂你娘。”
武松这里刚要打，
耳听东南角上乱嚷嚷，
“老百姓们快闪开，
大王爷碰死不抵偿。”
喝喊一声炸了会，
许多的买卖遭了殃。
老百姓,东奔西跑害了怕，
个个吓得脸焦黄。
二武松朝着对面仔细看，
见一列人马尘土扬，
头前跑来四匹马，
马上坐,李家恶霸五虎四只狼。
头匹马坐着金枪叫李贵，

二匹马坐着花刀叫李刚，
三匹马就是铁笊篱，
四匹马就是这个不漏汤。
他们“嗷”的一声来到了，
喊声“五弟不要慌，
刚才有人给我们去报信，
才知道，你跟这个大个儿打架闹翻了江”。
小五说：“哥哥们，快来吧！
逮着这个大个儿开他的膛。”
哥四个一起下了马，
个个都扒光脊梁。
哥五个一起往上闯，
要用五虎来擒羊。
武松说：“嘿！
小子们，过来吧！
今天爷爷包你们的庄。”
金枪李贵喊声“打”。
通天炮直奔武松前胸膛。
武松闪身接腕子，
使了个顺手来牵羊。
“趴下。”
这小子“噗”的一声趴在地，
整个前脸都搓光。
金枪李贵丧了命，
身背后，上来花刀叫李刚，
拦腰去抱武老二，
二武松外拐手：“唉！”
捣在这小子肋条上，
肋条捣折三四根儿，

肚子里五脏六腑都受伤，
倒在地上断了气。
左边又上来不漏汤，
赶步上前扳大腿，
武松使了反巴掌，
“啪噗”的一声响，不漏汤这下漏了汤。
铁笊篱右边一转身儿，
使了个黑狗来钻裆，
二武松来个骑马蹲裆式，
“唉！”这小子“嗷”的一声见阎王。
小五说：“弟兄们快上啊！”
睁眼儿一看啊！
一百打手都跑光。
二武松，一个箭步往上上，
抓住小五瞎炮仗，
抓起恶霸李小五儿，
他托在手里一掂量，
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
我叫你小子撞南边那个影壁上，
二武松说罢一使劲儿，
“嗖！啪！噗！”
“嗷”的一声塌了浆，
二武松打死李家恶霸五只虎，
为民除害美名扬！

武松打虎

快板书《武松打虎》为李润杰先生1969年根据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与《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改编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武松东岳庙除恶霸之后，投奔柴家庄暂避，一年之后回家探望兄长，途经景阳冈，山下豪饮十八碗酒，过冈时打死吊睛白额猛虎的故事。打虎是武松这个人物成长的关键点，此战之后武松名扬天下，也是因为打死了猛虎武松才成了阳谷县的步兵都头，这才引出了武大、武松兄弟二人阳谷县相会，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故事。

武松打虎也是许多艺术形式描写武松这个人物的必选桥段。以武松为主题的作品都充满着为民除害、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也正是李润杰先生歌颂和宣扬的。

打起竹板响叮当，
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
二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
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
十八岁大闹了东岳庙，
那李家的恶霸五虎被他伤。
只因为打死了李家恶霸五只虎，
这位英雄被逼无奈奔了外乡。
投奔那位小旋风，名叫柴进，
寄居在沧州柴家庄。
柴家庄住了一年整，

这位英雄,一心想回家去探望。
说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二好汉,
把包袱背到肩膀上。
手中提起了齐眉棍,
迈开了大步走慌忙。
英雄回家心似箭,
说这一天,就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
阳谷县代管着章丘镇,
章丘镇的东边有一个景阳冈。
二武松正然往前走,
只觉得口渴肚饿心发慌,
一抬头,见路旁闪出一座酒店,
风刮酒幌乱晃荡。
酒晃下立着个大牌子,
上写着:“三碗不过冈!”
“啊?!什么叫三碗不过冈?”
嘿!分明是夸他的酒好来买狂。
他酒的力量有多大,
我倒要进去尝一尝。
好汉武松进了酒店,
照着里边一打量:
见八仙桌子当中放,
有两把椅子列两旁。
朝着那边留神看,
一拉溜的净酒缸。
武松看罢,放下了包袱,
把那齐眉大棍,立在了一旁。
“酒家,拿酒来。”
“酒家?拿酒来。”

“酒家！拿酒来！”
武松他连喊三声没有人搭腔。
只因为这个时候买卖少，
掌柜的就在后边忙。
小伙计也没在跟前，
正赶上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啦。
这武松连喊三声没人来搭话，
把桌子一拍开了腔：
“呔！酒家！拿酒来！”
武松他一喊霹雷响，
直震得房子乱晃荡！
屋子里，哗哗啦啦直掉土，
只震得那酒缸，嗡嗡的震耳旁。
惊动了酒保留神看：
“这谁这是？
哟！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长啊！”
只见武松，身高足有一丈二，
膀大腰圆有力量，
脑袋瓜子赛麦斗，
俩眼一瞪像铃铛。
胳膊好像房上檩，
拳头好像打油的夯，
巴掌足有簸箕大，
手指头扑扑棱棱棒槌长！
他站着好像一座塔，
坐着好像一座牌坊。
酒保说：“哟，好汉爷，您吃什么酒？用什么饭？
吩咐出来很快当！”
武松说：“你们这里有什么样的好高酒，

有什么饭菜说端详。”
酒保说:“提起好酒样不少,
白干绍兴味道强,
有状元红、玫瑰露,
还有一种透瓶香。
要吃干的有大饼,
要吃菜,咱们这的牛肉实在香,
炒菜有,肉丝肉片摊黄菜,
要喝稀的有面汤。”
武松听罢,说:“好好,
牛肉白干快拿上,
先切五斤牛肉,多拿好酒我来尝。”
“好嘞!”
这酒保,急忙给端来了两碗酒,把五斤牛肉也摆上。
这武松,端起一碗喝了个净,
“嗯,好酒。”
又端起那碗喝了个光:
“好酒哇!酒家,拿酒来!”
“好汉爷,您吃饭吧,
饼是现成的,
开锅了给您下面汤。”
“不,酒家,拿酒来。”
“好汉爷,这酒您不能再喝啦。”
“为什么不能再喝?”
“您没看那牌子么?上写着:三碗不过冈。”
“嗯?什么叫‘三碗不过冈’?”
“就是谁要喝了三碗酒,
准保醉倒入梦乡。
再大的酒量要是喝了三碗酒,

出门不倒,也得醉倒前边的景阳冈。
所以叫‘三碗不过冈’。”
“酒家,拿酒来!”
“好汉爷,这个酒无论如何您不能再喝啦!”
“酒家!我一不欠你的钱,二不欠你的账,
你不拿好酒为哪桩?
你要拿酒两拉倒,
不拿酒揍你两巴掌!”
“受不了,甭说两巴掌,
一巴掌就见了俺姥娘喽。”
这酒保急忙又端上了两碗酒,
二武松又把这两碗喝了个光。
“酒家,拿酒来!”
“哟!好汉爷,您还喝呀?”
这酒保急忙又端上了两碗酒,
二武松一连气喝了个溜溜光!
“酒家,拿酒来!”
“您还喝呀?这受得了吗?”
二武松一连气喝了十八碗,
把五斤牛肉也吃光。
喝完了酒又吃了八张饼,
又饶了四碗热面汤。
“酒家!我问你,几碗不过冈?”
“哎,三、三、三碗不过冈。”
“我喝了几碗啦?”
“你是前两碗,后两碗,左两碗,右两碗,
端了两碗又两碗,您前后一共喝了十八碗哪!”
“你看我上身不摇?”
“你可真能饮。”

“下身不晃？”
“海量！”
“你那‘三碗不过冈’的牌子呢？”
“这不您喝半截儿我就把它拿进来放在这儿了么。”
“哈哈……取笑，牌子照挂。
我是能饮，算账！”
“早算好了，一共是三钱银子。”
“好！”
武松给罢了酒账，
把包袱背在肩架上。
手中提起齐眉棍，
说声“再会”就出了店房。
他迈开了大步往外撞，
酒保一见着了忙。
“好汉爷，您要上哪儿去呀？”
武松说“我今天要过景阳冈”。
“好汉爷，景阳冈上可不能走啊。
现如今这景阳冈上有猛虎，
是个吊睛白额兽中王，
行人路过它吃掉，
剩下的骨头扔道旁。
三个五个不敢走，
十个八个带刀枪；
自从出了这只虎，
许多人都被它来伤。
县里已经出了布告啦，
天过中午就不能再过景阳冈。
我劝客人，在我们店里先住下，
等明天集合人多了再走也不忙！”

武松闻听,微微地冷笑,
叫声酒家:“休把人诓,
你看我的酒量大,
你看我的饭量强,
你为了多赚我的银两,
想留我住在你的店房。
这什么样的斑斓猛虎,
二爷不怕本领强!”
酒保闻听心暗想:
哎!我一片好意他把恶意当。
这信不信的随你便,
我回我的酒店房。
你愿意走,你就走!
我管你喂虎你喂狼!
“好汉爷,可真有猛虎啊!”
“真有猛虎该怎么样?
今天我跟它干一场,
给这方百姓除灾殃。
再会!”
“哎哟,我也拦不住啦!”
二武松行走来得快,
眼前就来到了景阳冈。
但只见风刮树叶哗哗响,
森林密布着太阳。
武松他酒劲儿往上撞,
浑身发烧热堂堂。
一只手提着齐眉棍,
一只手解开了衣襟露着胸膛。
晃里晃荡往上上,

脚步子有点不稳当。
他猛抬头,见路旁有一座山神庙上贴着告示一大张。
好汉武松从头至尾念了一遍:
啊!真有猛虎在山冈!
这阳谷县的告示不会错,
跟酒保说的一个样。
他有心回头把山下,
嘿!岂不叫酒家笑断肠。
钢牙一咬往上上,
倒看看老虎怎样强。
二武松一边走着酒往上涌,
好像烈火烧胸膛。
勉强又走半里路,
见一条长石在路旁,
武松想:这个地方好休息,
天这么早赶路何必忙 。
想到这,随手放下齐眉棍,
把包袱放在石条上。
武松躺下刚歇息,
“呜——”一阵狂风起四方,
“哗——”哗的一声不得了喽,
山背后,蹿出了猛虎兽中王。
这只虎,身长足有一丈二,
尾巴好似一杆枪,
前蹿八尺惊人胆,
后退一丈令人忙,
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
一道挨着一道黄,
脑门子上有个字,

三横一竖就念王，
血盆口一张簸箕大，
俩眼一瞪像茶缸，
武松“哎呀”一声忙翻起，
一身冷汗湿衣裳。

（白）武松他这一惊慌不要紧哪。十八碗酒顺着汗毛眼，一点没剩“呲”都出来喽。

二武松眼盯着这只虎，
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
老虎一见武老二，
打心眼里喜得慌，
老虎想：唉，这个家伙个儿不小，
两顿我还吃不光。

（白）它两顿吃不了，这人受得了啊？

这只虎“哞”的一声扑过来，
直奔好汉武二郎！
武松喊声“好厉害！”
急忙闪身躲一旁。
好汉武松躲过去，
老虎扑到空地上。
老虎扑空哞哞地叫，
心里不住地暗思量，
老虎想：唉！我平时吃人没费过劲啊，
今天这是为的哪一桩？

（白）是啊，平时那人一见老虎骨头都酥了，抱着脑袋光叫娘啦。那老虎吧唧吧唧吃着多来劲哪！

可哪知道，今天遇见英雄好汉武二郎。
老虎扑空把腰躬，
撩打要把武松伤。

二武松双脚一用力
“嗖”跳起跨过虎脊梁，
双脚落地瞪眼看，
虎尾一拧像杆枪，
它擦着地皮往上扫，
啪啪的大扫堂。
二武松蹿出有一丈，
心里便觉得有点儿慌。
随手抄起齐眉棍，
俩眼一瞪放红光。
找准虎头打下去，
“咔哧！”
咔哧一声响耳旁，
齐眉棍打在了死树上，
断了两截受了戳伤。
急得武松高声喊，
“呔！嗨！今天我怎么这么慌！”
这老虎，哞的一声又扑过来，
大转身，又奔好汉武二郎。
二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
猛虎往前把威扬，
半悬空中往下落，
武松一见喜得慌。
打个箭步，让过虎头抓虎尾，
骗腿儿骑在虎背上。
两膀用上千斤力，
“哎！”
把老虎摁在地当央。
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



只觉得脖子上边压得慌；
老虎想抬头往上起，
武松掐住向下用力量。
老虎没吃过这样的亏儿，
把爪子摁地开了腔：
“你让我起来。”
武松说：“你给我下去吧。”
老虎说：“我喘不过气了！”
武松说：“你就凑合会儿吧！”
老虎说：“我可受不了喽！”
武松说：“你受得了我就完喽！”
老虎往上起三起，
武松往下摁三摁。
也不知他俩力量有多大，
这老虎前爪入地半尺长。
二武松，右脚踩在虎背上
左手掐住虎脖腔，
一只手不住地用力打，
拳打脚踢把虎降！
这铁拳打了几十下，
猛虎再也不能狂。
他打得猛虎断了气，
顺鼻子眼里淌血浆。
二武松还是不住地用力打，
是绝不叫他复活再把人伤。
这就是，武松打虎景阳冈，
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武松打店

快板书《武松打店》为李润杰先生1969年根据山东快书《十字坡》与《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改编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像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武松替兄报仇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后，在充军发配奔往孟州的途中，路过十字坡，大闹张家店的故事。快板书《武松打店》是李润杰先生创作并表演的三段关于武松的快板书作品中人物最多、表演难度最大的作品。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唆，
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
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
发配就往那孟州挪。
大堂以上点差解，
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
董平他把公文拿在手，
薛霸的褥套肩上搁。
军解三人上了道，
翻高山、过大河，
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蜿蜒小路烂泥窝。
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
二武松出汗赛过瓢泼。
董平说：“这个六月三伏真叫热呀。”

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戴着家伙。”
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
薛霸说:“对!决不叫二哥受折磨。”
武松他闻听一瞪眼:
“贤弟说话理不合。
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
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
董平说:“二哥,嘿嘿!
您就跑了吧,跑了吧!
这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
武松他闻听微微笑:
“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
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
迈开了大步快如梭。
眼前有一道大山岭,
路旁有大柳树一棵。
董平说:“二哥哎,这个天气这么热。
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
“好!”
军解三人树下来凉爽,
不多时红日滚滚就要落山坡。
武松说:“天色已晚难赶路。
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
董平说:“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
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
军解三人正在为难处。
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
只见他,
身上穿的本是短裤褂,

肩上还担着一挑干柴火，
腰里头别着夹钢斧，
有一双破鞋趿拉着。
樵夫担柴来得好快，
在那柳荫树下把挑搁。
武松他站起一拱手，
尊声“樵夫老大哥，
此处可有招商店？”
“啊？”樵夫他这才看明白，
这人他长了个好大个儿，
他身穿着罪衣为什么？
再一看，董平薛霸是解差，
才知道是一军二解在歇着。
“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哪？
看，越过这个大岭十字坡，
十字坡倒有三十二家招商店。
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住不得，
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
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
叫母夜叉孙二娘，
她的丈夫外号净街罗。
你们要是住了她的店，
夜晚三更把头割。
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
不到天亮就出锅呀。”
武松他闻听一瞪眼：
“什么人敢安煮人锅？”
“啊，什么人敢安？
她那就敢安煮人锅！



我说这话你不信，
你们到那准死不能活呀！”
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
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
今天我一定要住她的店，
倒看看她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
樵夫说：“那你愿住哇你就住，
那你是愿意下汤锅。
你去吧，
他们俩人一锅煮，
你这个大个儿就够一锅了。”
武松说：“是死是活你甭管，
不要跟我再啰唆。”
“好啦！嘿！我这良言难劝该死鬼，
我管你是死还是活哪。”
樵夫担柴扬长去，
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
“二哥呀，
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
非住在她那干什么？”
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
路见不平就要管，
岂能留这杀人窝！”
“嘿！好啦！那二哥要住咱就住！”
薛霸说：“对！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
说着话他们拿起来东西朝前走，
路过一道干沙河。
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
捡点儿石头里边搁。”

董平说:“二哥,常言说远路无轻载,
您要捡些石头蛋子干什么?”
武松说:“那个娘儿们开黑店,
图财害命作恶多,
装石头是假充银子当硬货,
她一见咱这个大褥套,
准得乐得了不得。
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
这就是没有把的好家伙。”
“哎!对!”这个董平捡薛霸搓,
噼里啪啦地紧忙活。
不大会儿装了半褥套,
不够千斤也有八百多。
武松他一指大褥套,
“你们哥俩谁扛着?”
董平说:“我来呀。
咦!哎呀!”
他搬了两搬没搬动。
薛霸说:“你瞧我的,呸!呸!”
“哎!哎!”
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
“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
武松说:“你们不行有二哥。”
说罢单膀一较劲,
抓起来就往肩上搁。
迈开了大步朝前走,
“噌”的一下儿进了十字坡。

(白)怎这么快呀,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只要是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在台上腿一绕弯儿,甭管多远,当时就

到。您听那出戏《取云南》,万里云南多远哪。就那位将军一声令下:“众儿郎,兵发云南去者!”这士兵们旌旗一举,在台上一转圈。嘟,隆咚仓,嘟,隆咚仓,嘟,隆咚隆咚仓。“人马为何不行?”“兵至云南!”这就到了。那个说书的嘴就更快了,“噌”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咱不说武松找黑店,
咱再说二娘夜叉婆。
她站在那门口正招客,
嘿,乖乖的小嘴真会说。
“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
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着。
屋子亮堂又宽绰,
我可打扫得干净又利落。
纸糊的天棚赛过雪垛,
新褥子新席新被窝。
粉刷的白墙都找不着个缝儿,
连臭虫都没处去搭窝。
您进门先有迎风酒,
出店再敬菜一桌,
有什么东西您交给我,
丢了什么赔什么。
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巴狗,
临走我赔他一匹大走骡。
有钱没钱自管住,
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哪。”
孙二娘这里正卖嘴,
哎,来了好汉武二哥。
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
鬓边斜插着海棠花两朵,
上身这个小袄鹦哥绿,

大红中衣灯笼裤腿没脚脖，
再往下边这么一看，
两只脚不太大，
才有一尺多。
身高足有八尺半，
瓜子脸干干净净通鼻梁，元宝的耳朵尖下颏，
两只眼不住地滴溜儿转，
柳叶眉朝上立立着。
武松看罢心暗想：
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婆。
“嗨！店家嫂，
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
我们住下才适合。”
惊动了二娘抬头看，
哟，她见武松身高足有一丈多。
青绸子六棱壮巾头上戴，
高挑茨菇叶足有一拃多，
左鬓边相衬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
身穿着罪衣可没戴着家伙。
青缎子薄底燕云快靴穿脚下，
浑身上下很利落。
五官清秀带着煞气，
有一个大褥套就在他的肩上搁，
身旁还站着两公差，
手里都拿着硬家伙。
孙二娘看罢开言道，
笑嘻嘻地把话说：
“老客呀，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
我们掌柜的外号净街罗，

三位老客要住店，
快、快，快请到里边来歇着！”
武松想：这个娘儿们开黑店，
得试试她的武艺确如何。
想到这，叫声“店家嫂，
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
有许多东西里边搁。
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
我就在你的店里来住着。
你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
我是赶早就往别处挪”。
二娘说：“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吧。”
武松说：“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
他双手一举大褥套，
唰！朝着二娘头上戳。
孙二娘抬头这么一看：
“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
上边她使了一个关门锁，
一斜身，来了一个凤凰大漩涡。
褥套足有千斤重，
一回手夹在胳肢窝了。
她是蹁儿了蹁儿了地往里走，
嘴里还不住地直嘚嘚：
“我当这个褥套有多重哪，
鼓鼓囊囊的没什么。”
董平薛霸一咧嘴：
“完了！她愣说这里边没什么，
就凭她身上这点劲，
今晚上准得下汤锅哟。

我说二哥呀，
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哇？
非死在她这干什么！？”
武松说：“二位贤弟别害怕，
一会儿打架有二哥。”
“是呀，有你，有你就没我喽。”
董平说：“这个地方好比阎罗殿，
这个娘儿们好比五阎罗。
二哥他就是个勾命鬼呀。”
薛霸说：“咱俩呢？”
“咱俩？咱俩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么！”
说着话，来到了上房内，
孙二娘忙把褥套一旁搁，
笑嘻嘻地开言道：
“三位老客吃什么？”
武松说：“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饭？”
二娘说：“有薄单饼、压饸饹，
羊肉包子新出锅。
三位老客全都饿了，
我拣盘包子先吃着。”
“好！”
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
董平薛霸都饿极了，
伸手就把这包子摸，
一连吃了八九个，
二武松只觉得有一股恶味熏脑壳。
“贤弟，这包子里边是什么馅儿呀？”
薛霸说：“我这光顾吃了还没尝着呢。”

二武松,掰开包子一看,
啊!有块人指甲!
“店家嫂,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呀?”
二娘说:“包子本是牛羊肉,
葱花酱油作料多。”
“这里边怎么有人指甲?”
“哟!老客你可别胡说,
我看看。”
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
哟,不是指甲是什么。
她眼珠一转生巧计,
笑嘻嘻地把话说:
“老客呀!
昨天这里逢大会,
店里头卖的包子多。
牛羊肉馅不够用了,
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
这明明是片儿鸭子嘴,
老客你可不要乱疑惑啊。”
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
伸手又把那好的摸。
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
露出一撮人头发!
“店家嫂,刚才那就算是片鸭子嘴,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二娘想:这个大个儿不好惹,
怎么毛病单叫他挑着呀。
她眼珠一转生巧计,
笑嘻嘻地把话说:

“老客呀,昨天赶会我起得早,
我梳头梳下来一缕烂头发。
左找右找没找到。
掉到馅里了,
都怪我的手脚不利落啊。”
“哎!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
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
假若不肯说实话,
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哟!”孙二娘闻听假装一绷脸:
“嘿!你这个人住店事真多,
你横挑鼻子竖挑眼,
打进门你就找寻我。
不怪你年轻轻的当军犯,
还不知你在家里干什么。
不愿住店你快点儿走,
你别在这里胡啰唆。”
武松心想打了吧,
又一想,摸摸底细忙什么。
“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
你千万别往心里搁。
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
拿点好酒我们喝喝。”
孙二娘一听武松要喝酒,
心里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不算多呀,
我当你是个久闯江湖客,
原来你也是个扑灯蛾呀,
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
蒙汗药我就能够把你捉。

想到这,说:“老客你要喝什么酒哇?”
武松说:“白干烧酒最适合。”
“好啦!”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不大会儿,拿来了烧酒足有八斤多。
大酒独碌放在了桌子上,
酒杯酒碗面前搁,
这董平薛霸一见酒呀,
哈喇子流出来半尺多。
他斟出酒来刚要饮,
武松一看可了不得,
见这个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
“贤弟,这酒你们先等会儿喝。
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
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
心里说:莫非这个大个儿他懂得?
这明明是碗毒药酒,
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
她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地把话说:
“老客呀,我从小烧香许过愿,
绝对不能够把酒喝。
喝了酒神佛要怪罪,
大祸临身逃不脱。”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
气死个巧嘴老八哥。
“好,店家嫂既然不喝酒请到里边去休息,
我们哥仨慢慢喝。”
“好啦!”孙二娘答应一声往外走,
二武松拱手相送把揖作。

一回头,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呢,
“啊!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董评说:“我才喝了三碗半!”
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了。
哎哟!二哥,这房子怎么要折个呀!
哎哟!我这肚子里边要开锅!”
董平说:“二哥,我这个眼前冒鬼火,
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呀?!”
说着话,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
口吐白沫把眼合,
武松他想救已经晚了,
手把着酒碗暗思索:
嘿!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蒙汗酒,
倒看看这个娘儿们怎么样把我捉。
想到这,拿起来酒独碌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泼,
咚咚……
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
药死耗子一大窝!
二武松把酒独碌啪嚓摔了个粉粉碎。
噔,一脚踢倒八仙桌。
他是假装翻身倒在地,
一只眼睁着一只眼合。
这屋里头噼嚓啪嚓噼腾扑通一阵响,
跑来了二娘夜叉婆。
见三人全都倒在地,
武松的嘴里也吐白沫。
二娘想这个大个儿不好惹,
这个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
孙二娘怕武松假装喝了蒙汗酒,

她走上前要试探试探武二哥。
她从小练过铁砂掌鹰爪利，
用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
一边戳着一边叫：
“哟！老客呀，起来吧！起来吧！
别在地下来躺着，
白天出了一身汗，
夜晚着凉了不得，
要睡觉你到炕上睡，
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
孙二娘一边戳着一边叫，
这手指头愣捅武松的胳肢窝。
她捅得武松把牙咬，
心里说：你这个娘儿们好缺德呀！
孙二娘一连捅了十几下，
见武松纹丝没动窝，
心说这算没错了，
她站起身来把话说：
“嘿！大个子！
一进店房你就捣乱，
你还要砸我的包子锅。
我开黑店附近的好人都知道，
赃官恶霸到这甭想活。
你不戴枷，不戴锁，
这样的军犯我还没见过。
你裤套的银子还真不少，
发配还随便乱挥霍，
你准是欺压良善常作恶，
打死了人命逃不脱，

仗着你家有财势，
花钱买命，赃官受贿将你发配路过十字坡。
今天你碰在奶奶我的手，
我宰了你这个地头蛇。”
说到这，叫声：“伙计们，来，
帮着奶奶干点儿活！”
“哎！来啦，来啦……
二奶奶，您叫我们干点儿什么活啊？”
“看见了没有，先把这个大个儿抬到后边去，
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明白了吗？”
“明白了！”
有两个店小抬大腿，
有两个店小架胳膊，
前面有两个抬脑袋，
后边有两个托屁股。
八个人抬起了武老二，
晃晃悠悠地往外挪。
有一个小子想买好，
他笑嘻嘻地把话说：
“二奶奶，那俩矬子最多不过三百六，
这个大个儿足有四百多。”
武松闻听不高兴，
他嘴里没讲心里说：
少林寺过秤约我是六百五，
你说二爷才有四百多，
我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
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砣。
想到这，他使了个千斤坠，诶！
呼啦啦压倒了店小一大摞。

(白)“哎呀！你的脚踩着我的腿哪！”
“你的屁股坐着我的胳膊啦。”
“哎哟！我的腰全都岔气了！”
“咦,咦,咦,这是谁踩着我耳朵！”
孙二娘一见有了气：
“呸！呸！呸！
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
都闪开！”
孙二娘走上近前一伸手，
抓住武松往起托。
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
啪,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
他一个箭步闯上去，
踩住了二娘的心口窝。
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
“掌柜的！快来吧！
了不得了！
二奶奶叫人给拾掇啦！”
“闪开了！”
噌！
窜出来张青净街罗，
一把单刀手中握，
寒光闪闪把眼夺。
举刀要把武松砍，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
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
那是你的嫂子打不得。”
武松他抬起头来看，
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

他撤步抽身忙施礼，
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
张青给他们来引见，
孙二娘笑嘻嘻地把话说：
“我谢谢兄弟这一脚！”
武松说：
“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
这就是武松打店遇好友，
英雄相聚十字坡！

燕青打擂

快板书《燕青打擂》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根据《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改编创作，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故事的起因是恶霸地主任百万鱼肉乡里，其子任元神州城摆擂台夺元帅，要带兵镇压梁山。作品讲述了梁山好汉燕青、李逵下山打擂，三位女将作为接应，最终为民除害，打死任元、火烧任府的故事。作品结构紧凑，燕青探任府、英雄除任元、女将战官兵，一气呵成，大快人心！



说的是梁山众英雄，
他们打坐就在聚义厅。
赤发鬼刘唐拱手拜，
尊声三哥宋公明：
“三哥在上，小弟刘唐有礼。”
“免礼刘贤弟，辛苦了。”
“各位仁兄贤弟刘唐有礼。”
“刘贤弟此去贩马才辛苦了，可曾顺利？”
“各位仁兄贤弟啊，
此去贩马挺顺利，
有一件紧急的大事要说明。
神州城有一个老财任百万，
他真是一个害人精。
他家有好地几千顷，
房产有半拉神州城。

横行霸道逞凶恶，
因为州官是他的大盟兄。
老百姓，谁要是从他的门口过，
吓得俩腿发软头发蒙。
当时他要看你不顺眼，
叫恶奴放出恶犬一窝蜂。
呼啦一群扑过去，
你就是想跑也不能。
眼看着无辜的百姓被咬死，
他倒哈哈大笑两三声。
你要是当堂把他告，
这官司你算甭打算赢了。
老百姓集合起来找他去拼命，
他家有恶奴打手几千名。
杀得百姓好凄惨，
还抓了几百人下到他家的土牢中。
光这些个事情还不算，
他还有个儿子叫任元任宝同。
这任元，从小练武到现在，
练就了一身好武功。
两膀一晃千斤力，
万夫不当猛又凶。
软硬的功夫全学会，
十八般兵刃样样精。
任宝同他在神州立下擂，
一道奏折进了京，
立擂三年无敌手，
徽宗封他做元戎。
任宝同他说兵权掌在手，

定把咱们梁山一扫平。
自从立擂到了现在，
不知道有多少好汉死在他的手中。
打擂人倒在台上他都不放，
提起来就往台下扔。”
刘唐他还要往下讲，
忠义堂喊声如雷震天空，
就听得“哇呀呀……”
哇呀呀地连声叫，
原来是李逵黑旋风。
“宋三哥，你赶紧快传令，
我下山打这个狗杂种。
漫说他是个胎里坏，
一碰就得流了脓。
他就是铜头铁罗汉，
三锤我打得他就冒火星，
三哥你要不叫我把山下，
我不是有病就得疯啊！”
宋江说：“李逵贤弟莫急躁，
今天我命你走一程。”
伸手拿起来一支令，
又叫贤弟小燕青：
“我命你神州去打擂，
有李逵跟你同伴行。
乔装打扮多谨慎，
暗访任府内里情。
把他的罪恶探实确，
上擂除掉这个害虫。
你们俩人进城后，

随后我再派人给你们打接应。”
燕青帐下喊得令，
乔装打扮卖丝绒，
李逵扮作打铁的汉，
他们二人下山赶路程，
随着人群混到城里面，
他们俩人一边走着可就分了工，
燕青去探任元府，
李逵向百姓去打听。
夜晚集合武道庙，
第二天就把这个擂台登。
按下了这李逵咱不讲，
单说说这浪子小燕青。
他是一直来到了任元府，
正赶上任元他的妹妹买丝绒。
这姑娘一见燕青的面，
不由得心里一扑腾，
她上一眼，下一眼，
两眼不住地看燕青。
心里想：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端正，
二十来岁正年轻，
眉清目秀准头正，
生就得齿白唇又红。
头上戴大檐花毡帽，
身穿的夹袍是个佛青。
腰中紧系着丝绦带，
手里还拿着一个小针铃。
他好像唐朝的罗世信，
又好像西厢的小张生。



他又像文,又像武,
他怎么又是个货郎卖丝绒?
这姑娘越看越爱看,
连把这货郎哥哥叫了几声:
“小奴我今天买绒线,
你跟我到绣楼讲经营。”
燕青猜透她的心意,
心想大事要成功,
三哥叫我来秘访,
这一回,就要由她泄真情。
想到此处说了话:
“姑娘你要买线讲经营,
要买多少当面讲,
我怎能跟你去到那绣楼中。”
姑娘说:“你跟我走来跟我走,
跟我到绣楼选丝绒。”
燕青说:“买卖人胆子小,
不敢把小姐的绣楼登,
倘若被家将给看见,
我的小命活不成。”
姑娘说:“我叫丫鬟开后门,
后花园没有外人行。
我的丫鬟听我的话,
她绝对不会漏风声。”
这姑娘说罢转身走,
喜坏了浪子小燕青。
挑起这个担子就奔了后院,
抬头看,见丫鬟后门把他迎。
燕青走进了花园内,

小丫鬟带路前面行，
上了绣楼撂下了担，
姑娘开口叫春红：
“你到楼下去倒茶。”
小丫鬟答应一声就往外行。
燕青说：“姑娘你要买何物？”
姑娘说：“绫罗绸缎和丝绒，
光买东西还不算，
我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情。
小奴我今年十八岁，
尚未许配把亲成，
我看货郎你如意，
不知你答应不答应。”
燕青说：“小姐千金贵重体，
小货郎不敢高攀登。”
姑娘说：“家有万贯我不爱，
货郎你再穷我也不嫌穷。”
燕青一看到了机会：
“小姐啊，你的父兄可赞成？”
姑娘说：“我的父兄心肠狠，
把我的婚事一旁扔。”
燕青说：“你的兄长可在家？”
姑娘说：“他又准备要行凶。”
燕青说：“他行凶要杀哪一个？”
姑娘说：“他杀的可不是人一名，
他在明天又开擂，
又不知多少人要丧在他的手中。”
燕青说：“这打擂有胜就有败啊。”
姑娘说：“他的武艺实在精，

现在立擂二年半，
被他给打死的不知几百名了。”
燕青说：“他要是胜了有奖赏吗？”
姑娘说：“有当今皇上把他封。
立擂三年无敌手，
他就当上兵马大元戎。
几时他要当了大元帅，
先把梁山一扫平，
天下没有人造反
推翻了皇帝他就把基登。”
燕青说：“姑娘你还买线不买线？”
姑娘说：“婚事你答应不答应？”
燕青说：“婚事得要父母命，
回家去对我的父母要说清，
明天我来再决定
望求小姐多宽容。”
这姑娘一听发了愣
不由得一阵好伤情。
此时节，就听前边一阵乱，
原来是任元回到家中，
燕青他，趁此机会把楼下，
挑起这个担子奔了正东，
心里头别提多高兴，
那里的情况完全摸了个清。
眼前就是武道庙，
迈步如飞进到庙中，
他见李逵，把那供桌前边打扫净，
晃火折子点上了灯，
李逵一见燕青道：

“贤弟啊,此去可曾打探清?”
燕青说:“那里的情由全摸透,
跟刘唐说的都相同,
明天上擂多注意,
任元确实武艺精,
咱们登台打擂不挂号,
闯上去就打不留情,
咱们一个不成两个上
一定要打死任宝同。”
咱不说,李逵燕青把计定,
再说立擂的任宝同。
次日清晨他上了擂,
擂台下是人山人海乱哄哄。
这个就说:“任元立擂二年半,
是从来没有对手兵啊!”
那个就说:“打败天下无敌手,
碰上钉子就不轻,
瓦罐难逃井檐儿破,
是不知哪会儿吹了灯。”
在这时候,就听见任元说了话,
他站在台上抖威风:
“有打擂的快上擂
有争功的快争功,
打我一拳银十两,
踢我一脚银五封,
有人把我踢个滚,
十八九的姑娘给十名。
揪掉根头发十匹缎,
掐掉根汗毛挂彩虹,

拔掉根眉毛千匹马，
蹭掉根胡子九千平。”
任宝同正然说大话，
猛听得人群里边“呔”的一声。
“呔！黑爷爷睡了三天觉，
蛤蟆老鼠也成精！”
说着话一溜旋风脚，
撞倒了闲人多少名，
李逵纵身上了擂，
饿虎扑食往上冲。
这任元急忙闪身躲过去，
转身双拳往上迎，
没有三招并两下，
眼看着李逵就不行了。
这任元蹿蹦跳跃多灵巧，
黑李逵力气很大净扑空，
擂台下边人摇动，
连说话全都听不清了。
东南角上有人喊：
“你们这会儿唱曲儿谁能听啊！
那擂台上边都拼了命了！
眼看着黑爷要不成。”
大伙回头这么一看，
原来是三个女人很年轻，
她们唱着小曲莲花落，
连钻带看地往前行。
此时节，台上的李逵漏了空，
被任元一拳打中他的后胸。
李逵准知收不住脚，

一个跟头往下冲，
燕子投井跳下擂，
忽然间，人群里好像起了风了，
“叭！叭！叭！”一溜旋风脚，
像一只小燕儿起在空，
转眼站在擂台上，
伸手就抓任宝同。
这任元白鹤亮翅忙迎上：
“什么人？为何上擂不报名？”
这个人拳似流星不答话，
他正是浪子小燕青。
他看见李逵难取胜，
蹿上擂台打接应。
这任元一看燕青功夫好，
顾不得再来问姓名，
使出绝艺来抵挡，
他二人来来往往比输赢。
擂台下边齐喊好！
猛听得“哇呀呀”李逵二次把擂登，
手里亮出夹钢斧，
对准任元头顶快似风。
这任元一看事不好：
“啊！他们是梁山水浒兵！”
他冲着后面一声喊：
“各位教师和官兵，
这两人本是梁山寇，
一个是李逵一个是燕青。
抄家伙把他们快拿住，
皇家有赏爷有功。”

他这一喊不要紧哪，
呼啦上来一窝蜂。
刀枪剑戟呛啷响，
把那擂台围了个不透风。
台上一乱不要紧哪，
擂台下边乱了营了。
唱莲花落的扔了金钱鼓，
个个单刀拿在手中。
在那官兵堆里一挥舞，
“噗噗噗”鲜血四溅染钢锋。
要问她们是何人等，
梁山的女将一丈青，
母夜叉孙二娘，
顾大嫂母大虫。
杀散了官兵奔擂台。
咱再说李逵和燕青，
他二人前后左右来回转，
围着任元打得凶。
眼看二人难取胜，
三女将一来有了救星。
任元心里一发慌，
被燕青一脚踢了个倒栽葱。
拔步赶紧赶过去，
把他一条大腿抓在手中，
左脚踩住一条腿，
往起一掀咔哧一声。
一个任元分两半，
李逵拾起来就往台下扔。
教师官兵吓破胆，

东逃西奔影无踪。
英雄们台上报了号，
火烧了任府回到梁山去庆功。

杨志卖刀

快板书《杨志卖刀》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根据《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改编创作，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北宋徽宗时期朝政腐败，武艺高强的青面兽杨志为求功名钱财散尽，被逼无奈流落街头出售宝刀。在天汉桥遇到泼皮恶霸牛二，牛二多次寻衅，杨志忍无可忍，终于出手刀斩牛二，为民除害。



梁山好汉大有名，
除暴安良逞英雄。
晁盖宋江为首领，
军师吴用人称智多星。
黑旋风李逵是个好汉，
打虎的英雄叫武松。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名字叫林冲。
玉麒麟，卢俊义，
神行太保叫戴宗，
手使大刀的名关胜，
霹雳火的名字叫秦明。
花荣他可号称小李广，
柴进他的外号小旋风，
刘唐他的头上长红发，
朱仝号称美髯公。

阮氏三雄是亲兄弟，
孔明、孔亮是一母生。
母夜叉是孙二娘，
顾大嫂人称母大虫，
活闪婆王定六，
扈三娘的外号一丈青。
入云龙老道公孙胜，
安道全人称神医生。
梁山一百单八将，
个个儿出身不相同。
我单说杨志青面兽，
是没入梁山的一位英雄。
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到东京汴梁求功名。
在这时候，宋帝徽宗宠奸党，
高俅杨戬童贯蔡京，
他们宣称卖官害百姓，
杨志他如同在梦中。
为打点功名把那钱花尽，
全身的武艺等于空，
天大的本领他不用，
这位英雄坐吃山空渐渐穷。
把这行李出卖还了饭账，
典当衣裳把这店费充。
卖当赎当当顶当，
把这所有的东西都卖空。
只剩下了一口宝刀是传家宝，
要想卖，实实难舍好心疼。
有心不把这个宝刀卖，

手中没有半文铜。
在这一天英雄无奈将刀卖，
皆因他从昨朝饿到了今日大天明。
汴梁城天汉桥一带来往行人广，
青面兽站在了桥旁卖钢锋。
有一个草标插在宝刃上，
落魄的英雄是满面带羞容。
从清晨站到了正晌午，
并没有一人来问一声。
时逢火云极点三伏景，
这烈日一轮六月中。
这英雄阵阵心慌如冒火，
腾腾的怨气透长空。
对宝刀双眉紧皱将头点，
哎！你和我今朝此处一般穷。
你也曾，头摇阵上三军惧，
今落得，光冷街前百姓轻；
我也曾，忠肝义胆做男儿事，
今落得，低首拧眉与乞丐同。
细想来，都是奸臣当道害了我，
我的钱财花尽事不成！
杨志空死在长街上，
倒不如杀了奸贼我怨气平。
这英雄正自心发恨，
见满街人跑乱哄哄。
只吓得这小孩儿哇哇叫，
只吓得这老头儿紧哼哼，
只吓得这姑娘媳妇齐喊嚷，
把这嗓子全都喊岔了声。

有的哭,有的叫,
把这做小买卖的都吓蒙。
卖瓜子的洒了一地,
卖肉包的折了笼,
卖豆腐脑的扁担没挑正,
“咚”的声,把瓦罐撞了一个大窟窿。
只听得稀里哗啦连声响,
叮铃当啷咕咚咚。
闹吵吵人声一片,说:
“不好啦,快跑吧,
老虎发威往这里行。”
杨志想这个地方怎么能够来猛兽?
挺彪躯,好汉擎高看分明!
见桥下来了一人横着走,
街西一晃到了街东。
故意憋着嗓子沿路唱,
唱出这个腔调齁难听。
众人跑一溜歪斜随后赶,
扬风奓(zhà)帽手拍胸。
“哈哈……
说我不好,还想躲呀?
二太爷是鹰,
碰见时节想动就不能!
天汉桥一带没个朋友,
你们看不起,与国同修的牛二祖宗!
讲摔打茬剌咱是头一份!
提闯光棍得找他妈的罗汉同!
老牛有个小字号,
地动山摇无毛大虫。

哪一个有公鸡翎的敢过来揪我一把，
二太爷老马学蹿咱们共件事情。”
这牛二骂不绝声往桥上走，
青面兽，上下打量无毛大虫。
只见他，歪戴着一顶大草帽，
半边齐眉盖着眼睛，
两根飘带分左右，
帽边上还拴着个死蚂蚱，
土黄布的裤褂拓落着袖，
脖领上就把这个纽扣松，
土黄布的皂鞋飞薄底儿，
青箍线，拉满了穿花半赤风，
土黄布的袜子明漆脸，
裤腿嘟噜着像灯笼，
大十三的扇子好像半拉破雨伞，
呼嗒呼嗒扇着风。
眼看着越走越近将桥上，
越显得他千般讨厌恶贼形。
头大脖粗如狠虎，
鼻塌嘴瘪像混虫，
皆因他茶前酒后常挑眼，
眼眶子长年不断青。
腮帮子一鼓贼胡子豸，
眼珠子一瞪血丝子红。
他一眼看见了青面兽，
鼻子翅一翻打雷鸣。
向落魄的英雄乜斜醉眼：
“嘿！你是谁呀？
拿着把钢刀瞪眼睛？

噢！我知道了，
插着草标是卖的。
要卖刀你一定是穷得骨头疼了！
这刀的样子倒很好，
我先瞧瞧行不行？
嗬，刀头冒高装修得得合，
站住！你这刀是偷的吗？
你准是偷的，别想把我蒙。”
杨志说：“此刀乃是传家宝，
卖宝刀出于无奈只为穷。”
“别说啦，甭管是偷的还是抢的，
一口破刀也值不了几文铜。
要你贱价卖给我！”
英雄回答：
“是贱卖不能行！
满钱实价三千贯，
皆因我这宝刀是不与他刀同。”
牛二说：“你这个宝刀有什么宝哇？
赶快说给我听听！”
杨志说：“此刀千锤百炼折磨就，
最出奇，惊人之处有三宗。
头一宗，打仗冲锋搪兵刃，
斩铁削钢敢剁铜。
第二件，锋刃奇快吹毛过。
第三件，杀人不带血光红。”
杨志还没说完话，
一旁可乐坏了无毛大虫。
他用手一指英雄的脸，
“你穷小子会闹鬼吹灯！



老牛我不信这羊上树，
一个铁打的钢刀怎么剁铜！”
杨志说：“信与不信凭尊驾。”
恶牛二眉头一挑瞪双睛，
“我看你人穷蒙劲儿大！
别在二太爷的面前装硬铳。
你必须给我当面来试验，
要想蒙我不能容。”
杨志说：“尊公疑心，何需试验。失陪了！”
忍事的英雄往桥下行。
恶牛二，两手豸撒拦好汉，
满嘴喷人酒气凶。
“哎！你是卖的我要买，
要想走别说二爷我无情！
剁不开铜铁我揉了你的眼，
买不起钢刀算我无能！”
青面兽，见黏缠醉汉言不逊，
忍着气，说声：“尊公听下情，
这口刀价高只恐君难买。”
恶牛二，指着鼻子瞪眼睛。
“嘿！你提的是钱哪！
不要紧！
就是鼓楼三堆也算不了一捆葱！
我不是打落定要买，
你跑什么？
要想抽勾万不能！
你站在这里把我等，
我拿钱来你剁铜！”
他跑进酒馆是讹来钱一百，

大叉步,恰似凶神恶鬼一般同!
来到了桥头一撒手,
吧嗒嗒,把这钱串就往桥墩上边扔。
他把腰一叉叫杨志:
“哎!剁吧朋友,这不是铜吗!”
早有那过往之人瞧热闹,
都远远围着,是皆因怕横虫。
无奈的英雄将袍袖挽,
一扬手,闪闪霞光映日明。
风声响处霜锋落,
喀啦啦,刀剁铜钱往两下里崩。
哇的声,四面八方人们齐喝彩,
“好刀哇!”
牛二说:“真是他妈的野事情啊!”
杨志说:“尊驾可知此刀好处?”
牛二说:“蒜锤子打磬,有点儿音声!
来来来,咱们再试试吹毛过。”
杨志说:“不能从命,我要赶路程!”
牛二说:“你俩腿抽筋了,
往哪走啊?
快给我吹毛试钢锋!”
噌的声,他揪下自己头上的发,
贼毛一把递给了英雄。
青面兽杨志没搭话,
接过了头发带怒容。
横在刃上吹口气,
“噗”的声,青丝寸断乱飘零。
四壁乡众齐喊好,
恶牛二,贼眉紧皱鼠眼横。

他手指众人破口骂：
“臭屎壳郎们别哄哄！
这有什么新鲜景，
也值得你们叫一声！”
众人不语怕牛二，
这恶贼有意抢钢锋。
回头又把那杨志叫：
“哎！我再瞧瞧怎么杀人不带红！”
英雄说：“谁敢杀人把刀试？”
牛二说：“你既然不敢就不该把我应！
你说一样得试一样，
少了一样也不行！”
杨志说：“不然你找来一条狗，
待我杀来看个清。”
牛二说：“你讲的是杀人，
没讲宰狗！
不杀人你是个狗娘生！”
青面兽实在忍不住了，
怒从心上起，
气在胆边生！
心里好像蹿烈火，
“呸！你出口伤人不懂情！”
牛二一看杨志恼，
“呔！你敢跟太爷抖威风，
你闻名打听访一访，
谁不知无毛大虫、牛二祖宗。
太爷在这一跺脚，
鼓楼都得一侧棱。
那蔡京是我的亲娘舅，

高俅是我的大盟兄。
我啐口唾沫淹死你，
我看你脑门子宽宽像个豆虫！”
恶牛二，甩袖脱衣掖扇子，
把那脑袋扑棱几扑棱。
瞪眼拧眉抓好汉，
饿虎扑食来得凶！
杨志闪身接腕子，
顺手牵羊往外扔。
就听见那“嗖噗”一声响，
牛二他来了个倒栽葱。
他怪叫一声说：“好好，
你今天愣敢打祖宗！”
他爬将起来一回手，
啪啪啪，把这鼻子拍破抹了个满脸红。
英雄这里一发愣，
恶牛二，揪住了好汉不放松，
他赶步就用羊头撞，
英雄一闪“刺啦”的一声，
被牛二把衣裳给撕下一大块，
青面兽，撤步抽身把刀横，
连招的怨气实难忍，
这牛二见杨志亮刀发了疯了！
“嘿！穷小子，二太爷脖子上边没老虎，
难道说你这刀净为来剁铜吗？
你给太爷来一下，
你要不敢是个狗娘生。”
杨志说：“要杀我早就杀了你！”
牛二说：“你不杀我骂你八辈儿祖宗！”

逼得杨志难喘气，
我杀了这个祸害虫。
“嗨！”青面兽咔嚓一声挥利刃，
噗的声，刀劈牛二无毛大虫。
刀似飞霜，何曾带血！
恶牛二，一身血溅满桥红。
众人齐喊“杀得好！
给老百姓除了一个祸害精！”
地方兵，天汉桥前拿凶手，
青面兽，挺身认罪到了公厅。
众百姓，都为杨志来讲理。
给他打点官司把罪清。
杨志卖刀杀牛二，
他除暴安良逞英雄！

隐　身　草

快板书《隐身草》为李润杰先生1956年根据民间故事编写的。

作品讲述了财迷地主老钱包严酷地剥削长工，长工们设计反击，老钱包终于上当，以为真的存在隐身草，最后倒霉挨揍的故事。作品讽刺了以老钱包为代表的封建地主财迷心窍、愚蠢糊涂的丑恶嘴脸，赞颂了长工们奋起反抗的机智行为。

有个财迷地主叫钱包，
这个家伙是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
(白)一毛不拔。
肚子里天天打着铁算盘，
算计得长工活不了。
他恨不能伙计每天别吃饭，
干活又多又得好。
可把伙计恨急啦，
想主意要把他来耍笑。
这一天老钱包坐在院里正搓脚，
龇牙咧嘴的好难瞧。
一抬头见走进来长工老陶和老赵，
这两个人不抽烟、不喝水，扔下锄头就往后院儿跑。
“嗯？”老钱包不知怎么回事，
光着脚偷偷在后边紧跟着。
当地上有个破碗碴，
没有留神“咔哧”一声扎了脚。

他咬牙忍痛到后院，
贴着墙角偷着瞧。
见老陶老赵坐在大树下，
仰着脸直盯树上的乌鸦巢，
两个人一动也不动，
眼皮不眨地光那么瞧。
老钱包心想准有事，
这个窝一定有奥妙。
他咳嗽了一声转过墙角，
把腰一叉叫老陶：
“老陶！你们两人在这看什么？
还不快去把粪挑。”
这两人一见财迷忙站起，
老赵用手捅了一下老陶的腰，
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使了个眼色又看看老钱包。
这两人嘀嘀咕咕都走啦，
这老小子急忙到树下往上瞧；
他伸着脖子仰着脸，
俩眼瞪得赛元宵。
老半天任什么名堂也没看到，
脑袋一晕摔了个跤，
“扑通”一声倒在地，
怎那么巧，有个砖头正硌了腰。
脑袋上磕了个小包像大枣，
疼得他哎哟哎哟直哎哟！
这老小子躺在地上都起不来啦，
就摔得这样他还往上瞧哪！
心里想：只要明白这件事，

再摔得重点儿我也不恼。
唉！我何不偷着听听去？
对！这个主意实在高。
嗯，这俩小子去捣粪，
我藏到茅房又得听还又得瞧。
他想到这儿爬起来就往外院跑，
躲到茅房听两个长工正叨唠哪。
老陶开口叫老赵：
“哎！老赵，你说这事怎那么巧，
昨儿后晌咱俩能做一样的梦，
这样的事情可太稀少。
再有老头告诉咱的话，
会一句不差记得那么牢。
这白胡子老头可太好啦，
真该着咱俩把运交。”
老赵说：“没错啦，这个事谁也想不到，
老鸹窝里能有隐身草。
今黑夜把它拿下来，
听说这草是无价宝，
要拿着它进城去赶集，
用什么东西随便抄，
拿东西谁也看不见，
想拿多少拿多少。”
老钱包一听这些话，
把耳朵支起多老高！
(白)他怕听不真啊！
当时身上直哆嗦，
心里腾腾一个劲地跳！
老陶说：“老赵，说话小点儿声，

可别叫财迷他听着。
要是叫他知道了，
咱俩人什么也落不着啦。
再一说那么大的一个老鸹窝，
你知道哪根是宝草哇？”
老赵说：“不要紧，把它整个地端下来，
咱们俩人慢慢挑，
是你也挑来我也找，
拿着草咱俩对脸瞧，
我要拿着，你看不见我，
你要拿着，我要看你也看不着哇！”
“对！”
老钱包一听可不得了啦，
差一点儿没犯了血压高！
心想这要不是发觉得早，
丢了宝就要了我的命一条啦！
想到这，他撒腿就往院里跑，
可乐坏了老赵和老陶。
这俩人早就看见他在茅房偷听话，
故意假装没看着，
这老小子往后院里这么一跑，
俩人乐得直蹦高，
齐声说：“这才叫对症来下药。
老兔崽子可上当了！”
咱不说老陶和老赵，
再说这个地主老钱包。
他叫老婆孩子跟他去，
搬梯子上树去找宝；
这老小子由头到脚都是伤，

这棵树长得又挺高，
把梯子立好他就上，
不顾死活地上到树梢；
一只手搬着树枝子，
一只手就往窝里掏。
伸手抓了一把草，
拿根草叫他老婆瞧：
“家里的，你们娘儿几个多注意，
要看不见我了可别胆小。
看得见我就说看见啦，
几时看不见我算拉倒。”
他老婆答应：“知道啦。”
这老财迷一根一根地仔细挑，
拿了一根问一句：
(白)“看得见我吗？”
“看得见。”
一句比一句嗓音高：
(白)“看得见我吗？”
“看见啦！”
“看得见我吗？”
“看得见。”
“还看得见吗？”
“还看得见你！”
老钱包嗓子都喊哑啦，
这时乌鸦回了巢。
见树上有人直喊叫，
把窝给拆了个乱七八糟，
老乌鸦呱呱地紧着吵，
老财迷好像一点儿没听着。

还问:“看得见我看不见?”
可把他老婆气坏了,
(白)把脖子全都看酸了,
赌气地说:“看不见你个老活宝啦!”
老钱包一听说看不见啦,
嗯!这根就是隐身草!
他急急忙忙爬下树,
拿着草回到屋里把香烧:
“哎呀!祖上的阴功真不小!
本身的造化不算薄,
老婆孩子都有福哇,
叫我得着无价宝。
宝草哇!我为你磕了脑袋硌了腰,
又叫碗碴扎了脚,
到茅房踩了两脚尿,
爬树把肚皮蹭破了。
明天我带你进城去,
你要给我多效劳啊!”
老钱包一宿没睡觉,
都是为了这根草。
第二天一早进了城,
他一边走着一边瞧。
见路旁有人卖鸡蛋,
老钱包要试验他的宝贝草,
拿一个鸡蛋装在衣兜里,
转身就走还直笑。
卖鸡蛋的一瞧吓了一跳,
心想这人可蹊跷,
这么些人看着他愣敢偷鸡蛋,

八成是疯魔迷了心窍，
一个鸡蛋能值多少啊？
不理他！犯不上去把是非招。
老钱包还以为别人瞧不见呢，
乐得他举着个草棍儿一个劲儿地摇。
正走着又看见一个烧饼铺，
吃烧饼的人还真不少。
他过来伸手就拿了俩烧饼，
又晃晃手里那棵草，
转身就走哈哈笑，
掌柜的一看是老钱包。
(白)啊！认识他。
心里想：财主怎么偷烧饼？
不给钱？哎！等你回来我再要！
就这样也把烧饼拿走啦，
老财迷他认为宝草真有效。
正行走，路过县衙门，
哎！有宝草我到这里边瞧一瞧。
金银财宝我不要，
县官的大印我捎着。
他低着头，哈着腰，
手里晃着那棵草。
进衙门一直奔二堂，
把三班衙役吓一跳，
摸不清他是怎么回事，
见他走到二堂站住脚。
这时县官正在看卷子，
有个茶童侍候着：
公案旁放着一颗印，



也无人说话静悄悄。
忽然来了脚步声，
惊动了县官抬头瞧，
见来人手里举着一根草，
缩着脖子哈着腰，
来到案前站住脚，
伸手就把大印抄。
县官还不知怎么回事，
这可乐坏了老钱包，
心想宝草真灵验，
回家再给你把香烧。
抱着大印往外走，
县官大怒喊声高：
“三班衙役侍候了，
胆大贼人哪里逃！”
衙役三班都来到，
上前抓住老钱包：
“回禀老爷拿住了。”
(白)“拉下去！”
“是！”
“先重打八十下监牢！”
老钱包堂下被按倒，
拿着草他还在那儿不住地摇哪！

渔夫和金鱼

快板书《渔夫和金鱼》为李润杰先生1956年根据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的作品《渔夫和金鱼》改编创作，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录音整理收录。

故事讲述了一位老渔民救了一条神通广大的小金鱼，渔民的老婆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地向小金鱼进行索取，从最初的清贫变为富有，又从富有变回了贫穷的故事。李润杰先生创作这个作品旨在告诫人们，凡事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贪得无厌、索取无度。

蓝荡荡的大海望不到边，
是天连水来水连着天。
靠海边孤孤零零有一座小茅屋，
在这茅屋里边住着一对夫妇，都在老年。
他们夫妻两个在这住过三十三载，
为生活，不怕吃苦和受寒。
老头他是天天撒网把鱼打，
老婆她是洗衣做饭还要纺棉。
说这一天，老头他朝着海水撒下了网，
拉起他的网来沉甸甸。
急忙把这网兜拉上岸，
看了看没有鱼，
只有这泥沙一大摊。
老头他用力撒下第二网，
拉上来是一堆海草在里边。



老头他抖擞精神撒下第三网，
捞上来一条金鱼活鲜鲜。
这个小金鱼，她是金头、金鳍、金扫帚尾，
两只眼闪闪放光大又圆。
这个小金鱼她落在这个岸上蹦了几蹦，
张开她的小嘴吐人言。
说：“老伯伯，您快快地放我回大海，
我可离开了海水命就完。
您放我回去一定报答你，
报答你的恩义大如山。”
老头他大吃一惊退了好几步，
只吓得那心里不住地打战战。
“我在海边打鱼三十三载，
从来也没听过鱼儿吐人言。”
拿起这个金鱼放回大海去，
才对她亲亲热热地说一番。
“金鱼呀！我今天放你回到大海去，
在那大海里，蓝色的波浪滚翻天。
什么报酬我都不要，
但愿你自由自在的乐安然。”
老头他就收拾渔网回家去，
看见他的老婆子，坐在窗前正纺棉呢。
他就把那放金鱼的故事对他的老婆讲了一遍，
老婆子听罢眼瞪圆。
骂了声：“你越老越糊涂，
这财宝到了手，
你又扔到了门外边。
这个小金鱼她既然能学人说话，
那一定是一个什么精灵来下凡。

在这大海里,珍玉珠宝用不尽,
报酬咱一件宝贝,
一生一世都用不完。
你看不见,咱们这个木盆早就破烂了,
就是要个木盆我也喜欢呢。”
老头他急忙回到海边去,
这大海上,是轻轻的风儿吹波澜。
他站在海边就把这个金鱼叫:
“金鱼呀,快出来,
听我有话对你言。”
打一个涧儿,这个金鱼跳出了水。
说:“老伯伯,您有话尽管对我谈。”
老头他打躬施礼说了话:
“金鱼娘娘,我这个话可真不好意思的对你谈,
时方才,放你到海里我就回家转了。
我老婆子骂得我呀,
心里头不能够得安闲。
因为是有个木盆已破烂,
要叫我求你把新的添。”
这个小金鱼,她点头答礼忙回话,
说:“这点儿小事很简单,
老伯伯你赶快回去吧,
送你一个木盆不为难。”
老头他回到家来看见老婆子,
有一个新木盆,哎,果然放在她的面前。
不知足的老婆子,破口大骂,
这一回比上回呀,骂得更欢了!
骂了声:“拙口笨腮的打鱼的汉,
你命里头注定该着受苦寒。



这个木盆里它就是能够生财宝，
也不能把这个小屋变成一片好庄园。
滚回去！快找那金鱼去商量，
你商量好了再回还。
你告诉她，
我要一所明砖亮瓦的大宅院，
房子里床柜桌椅都要齐全！”
老头又走到了海边去，
只看见，呼呼的北风吹得波浪翻，
他站在海边忙把这个金鱼叫，
这个小金鱼，她是打了一个洞儿又到了水上边。
说：“老伯伯，你要什么快说话，
我一定不叫你作难。”
老头他施下一礼就对着金鱼讲，
说：“我那个老婆子可实在真难缠，
她要了个木盆哪，还不满意。
还要所好房子，这家具都齐全。”
小金鱼，她张开了小嘴忙回话，
说：“要所好房子，
那也不费难。
床柜桌椅都给她送到，
一件件保她心喜欢。”
老头他转身往回走，
见一所高大的宅院在面前。
房檐上安着张嘴兽，
红漆的大门亮闪闪。
走进了门，见老婆子坐在明亮的窗台下，
她可不再劳动不再纺棉了。
她指着老头破口骂：

“老糊涂！你真是一个不沾闲哪。
从今后我不是你的穷媳妇，
我要做荣华富贵的一品官。
快找那小金鱼她给我去准备，
准备下那龙冠凤衣在我的身上穿。”
老头他走到了海边又把这个金鱼喊，
只看见，这海风只吹得是波浪滚滚翻上天。
浪窝里跳上来了小金鱼，
见金鱼，她脸上可有点儿不耐烦。
老头他问安行礼开言道，
说：“我那个老婆子她骂我骂得没有个完了，
她一心要想荣华与富贵，
要做一个身显荣耀的一品官。”
金鱼说：“老伯伯，你的心里别难过，
我去准备你把这心放宽！”
老头他急急忙忙回家转，
见老婆子果然做了高官。
只见她坐在那楼台上，
两只手扶着玉石的栏杆。
身穿着大红花的貂皮袄，
两耳边，嘀铃哒铃缀着金耳环。
头戴着那龙冠垂着那红丝穗，
满手的那戒指是闪闪放光净发蓝。
薄底儿的黑绒鞋穿在脚上，
上绣着那两朵红牡丹。
有丫鬟奴仆两边站，
老婆子呼三唤四的好威严。
走动得勤快还好点，
犯一点小错就得挨皮鞭。

老头他上前忙施礼，
尊了声："女官人哪，你可平安？
这荣华富贵你都享受到了，
以后你可再也不要胡乱打算盘了！"
老婆子拧紧了眉毛破口骂，
右手里高高举起了牛皮鞭。
吩咐老头快到马棚去，
铡草拌料陪着牛马去睡眠。
过了这么七天又七夜，
老婆子大发脾气又开言。
"老家伙！你再到金鱼那里去，
就说我不愿再做官了。
我要做一个女皇帝，
坐在金殿上把旨传。"
老头听罢，吓了一跳，
未曾说话心胆寒。
"莫非你吃了迷心药啦？
你忘了曾在茅屋纺过棉了？"
老婆子听罢冲冲怒，
一巴掌把老头打了一个面朝天。
"乡下佬！你怎敢前来违抗我！
恼一恼叫你的性命难保全！"
老头他撞撞跌跌跑到了海边去，
这大海上一片阴云雾遮天，
他喊了三声金鱼跳出了水，
叫金鱼："你快做好事搭救咱吧。
我老婆子要做女皇帝，
坐在金殿上掌大权！"
金鱼闻听不耐烦地来回晃，

“就叫她当上皇帝坐金銮！”
老头他急忙回身走，
见一片皇宫实在美丽又庄严。
房顶上砌着金砖琉璃瓦，
在这院子里有奇花异草的大花园。
在这花园里，亭台池塘风景美，
树枝上有百样的小鸟乱叫唤。
他沿着花路往前走，
见一座高大的宫殿令人眼发眩。
老婆子坐在金殿上，
两旁边站立着文武百官。
一个个给她斟酒呼万岁，
旗锣伞扇围了一圈又一圈。
老头他心里害了怕，
双膝跪倒去问安。
老婆子宝座以上斜了斜眼，
骂了声：“乡下佬！你怎敢进金銮！”
文武大臣一声呼叫，
只吓得老头子抱起脑袋往外窜。
要不是身体有力，腿跑得快，
差一点儿被他们砍死金殿前！
又过了七天又七夜，
老婆子做皇帝她做得又腻烦了。
叫大臣，找回来老头听命令，
又命他找金鱼前去大海边。
“你告诉那小金鱼，
我这皇帝已做够了。
闷着在这宫殿里，
我可有点儿不耐烦。

我要到海上把霸王做，
叫金鱼她给我当个小丫鬟！”
老头他哪里敢抗命，
他这才晃晃颠颠来到了大海边，
看大海，黑色的波浪层层滚，
冲天的波浪，赛过峭壁和高山。
老头他喊了三声金鱼又出水，
见金鱼，她脸上发怒，心里可真是不喜欢。
老头他苦苦哀求开言道：
“都只为老婆子做事心太贪，
她硬要来到海上把霸王做，
还叫你当她的小丫鬟。”
小金鱼她没有说话退下去，
在这时间，波涛吼叫好像山崩塌了天。
老头他待上了半天不见金鱼来回话，
他这才伤心失望地转回还。
他看见这个宫殿楼阁都改变，
还是那座小破屋啊，立在当前。
破木盆还是那一个，
老婆子坐在门口又纺棉了。
这就是老婆子和小金鱼的一段寓言故事，
出在了俄罗斯，
俄罗斯有个诗人名叫普希金，
他写下了这段故事流传到了今天。

真假李逵

快板书《真假李逵》为李润杰先生1981年创作的，本书根据其手稿整理收录。作品讲述了李逵下梁山探母，途中杀死冒充自己名号的劫匪花脸熊的故事。

沂岭的黎明雾蒙蒙，
叶落纷飞乱飘零，
阴森森的丛林野兽窜，
乱石横生路难行。
在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畔，
有二人抱头痛哭好伤情。
“娘啊……我今生今世难尽孝，
您老养儿一场空啦。”
“娘啊……孩儿今朝死在此，
要相逢除非在梦中。”
“兄弟。”
“哥。”
“啊，咱们动手吧，
咱们早死早托生。
到来世再把娘孝敬，
好好报答养育情。”
好家伙，这个人把刀子对准那人嗓子眼儿，
那个人，把刀子对准这人正前胸。
这个说：“兄弟，你一刀必须捅死我。”

那个说:“哥,你下刀要狠心要横。”
“好,我数一、二,咱俩一块儿下手捅。”
“行,咱们紧咬牙关眼别睁。”
“兄弟,我可数啦,闭眼,一、二——”
他们哥俩发着狠儿地猛一捅,
耳轮中就听得“啪”“日——”,这两把刀子就飞上了空。
这哥俩只觉得手腕子被人踢得一震动,
睁眼看,“我的娘哎,哪来的天神黑虎星呀。”
嚯!但只见面前一人身高足有一丈二,
虎背熊腰透着威风。
头上戴马尾透风巾一顶,
茨菇叶高挑迎门钉,
左鬓边,相衬着一朵黑绒球儿名叫英雄胆,
英雄不动突突乱颤,英雄一动颤颤腾腾。
他的上身穿,青缎子绑身紧裤袄,
白袖口儿,白托领,十八盘寸白骨头纽儿皂白分明。
下身穿,青缎子灯笼滚裤儿,
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系腰中。
身披一件青靠氅,
薄底儿的燕云快靴二足登。
一口单刀插在背后,
黑鲨鱼皮刀鞘把刀盛。
往脸上看,面如锅底黑似炭,
扫帚眉,像两把铁刷左右拧。
俩眼一瞪赛鸭蛋,
咣里咣当犹如闪电放寒星。
大耳垂轮分左右,
压耳黑毫好像两管大抓笔,朝天矗立赛青鬃。
秤砣鼻子火盘口,

一部钢髯恰似铁线铺满胸。
他一搂钢髯开言道：
“嘿，大清早的你俩寻死为何情？
是被家所累，还是被人所害，
快跟黑爷我说明。”
这俩人听罢茶呆呆地直发愣，
缓醒了半天，才压住了惊。
说：“好汉爷，我俩本是亲兄弟，
上有老母下有妻子特别穷。
为养母，把孩子偷偷给卖掉，
拿这钱想贩点儿萝卜来谋生。
昨天在集上卖完货，
我们哥俩想抄个近道返回程，
没料想，刚走到前边树林内，
碰上了李逵黑旋风……”
“嗯？谁？”
“梁山的李逵黑旋风。”
“噢！他怎样？”
“他手舞两把大板斧，
断路劫财把路横。
连钱带车都劫去，
吓得我俩跑到这里才逃生。
可是又一想，回家也是没活路，
不如一死倒轻松。
想投河，水太浅，
想上吊，又没绳，
才想起打萝卜用的刀还在。
可想要自杀手抖愣，
无奈何，俩人才商量互相捅，

刚要捅,又被您把刀踢上空。
好汉爷,都传说梁山好汉替天行道除奸佞,
没料想,也是些猫贼鼠盗乱胡行。
都传说,黑旋风李逵杀富济贫救百姓,
没料想,他断路劫财也行凶。”
“住哇口!”那大汉怒吼一声似霹雳,
一跺脚“嘭”把地皮踩了一个坑。
厉声道:“休要讲李逵行不正,
那是猫贼鼠盗来冒充。
来来来,你往这里看,
我才是真正的李逵黑旋风。”
“啊?您就是李逵黑祖宗。”
这哥俩连忙磕头拜英雄。
李逵说:“这猫贼鼠盗遍地是,
黎民百姓不安宁。
怨只怨奸贼当道乱朝政,
怨只怨大宋皇帝太昏庸。
我们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是不假,
要杀尽奸党把混乱的世道来变更。
看起来你们哥俩是孝子,
在这一点上咱相同。
我也是下山回家去探母,
在此与你们巧相逢。”
说着话,从怀里掏出来银一锭,
朝他们面前就一扔。
“快拿去,把娘来奉养,
再把孩子赎回家中。
剩下的银两当作买卖本儿,
我去宰那个断路劫财的狗畜生。”

那哥俩手捧银子跪在地，
磕头谢恩不迭声。
“好汉爷，您仗义疏财行良善，
您就是活的菩萨救命星。
您的恩德如山重，
您的恩……”一抬头见李逵已经影无踪啦。
英雄李逵此时返回树林内，
东奔西闯好像猛虎在撞笼。
恨不得马上抓住那个贼盗，
大卸八块把气平。
他一边跑，一边喊：
“喂——谁是劫道的黑旋风。
我是个珠宝大商贩！
劫了我，你能成为大富翁！
我的金银财宝都背不动啦！
不劫我可算你命穷呀！
我这有盆子大的颗猫儿眼，
有碌碡粗的个翡翠瓶，
有磨盘似的块金刚钻，
有柳斗大的颗夜明珠，你黑天甭点灯啦！
劫道的李逵在哪里——
劫了我你的贼运大亨通呀！
快劫来吧——”
（白）谁敢来呀。
他喊叫了半天没动静，
急得他哇哇地大叫像发疯。
抢起了朴刀胡乱砍，
“嗡嗡嗡”地带着风，
“咔咔咔”砍倒了三棵杨柳树，



“噌噌噌”拔掉了一片小树丛。
他猛然心里这么一动，
嗯？
我这样岂不是打草把蛇惊。
有贼也得叫我吓跑，
我必须不声不响悄悄走路还得装熊。
对！想到此，用浩氅把刀这么一裹，
夹在怀里把腰弓。
一边哆唆一边走。
脑袋还一个劲儿地直拨楞。
(白)就这相儿。
一口气哆唆出来有二里地，
只觉得脖子发木头发蒙。
两眼“呲呲”冒金星，
还不见贼盗把路横。
李逵可实在受不了喽，
心说好贼呀，你把我害得可真不轻。
再要哆唆半里地，
我能得了大头翁。
今天我要抓住你，
非叫你小子哆唆到次日大天明。
黑爷我没得大脑病，
非叫你得了摇头疯。
李逵在这嘟嘟囔囔地正发狠儿，
突然间“嗷”的一声令人惊。

(白)从树根后闪出一条大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头蒙黑布，脸抹黑炭，龇牙咧嘴，立目横眉，气势汹汹，虎势威威。手握一对大板斧，俩斧一碰“当啷啷啷”火星飞。口念山歌，恐吓李逵：“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一斧一个，嘿嘿，管

杀不管埋。若问我的名和姓,黑旋风李逵在呀此!”

李逵闻听哈哈笑:“哈哈……”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他娘的功。”

李逵这一笑不要紧,

劫道的吓了一激灵。

心说:“嗯?怎么回事?每天我劫道,

一碰板斧一报名,

无论是商客与官兵,

都吓得磕头把钱扔。

他怎么反而哈哈笑,

是不是遇上个大神经。”

只见李逵抓起浩氅猛一抖,

“呛啷啷”抖出单刀接在手中。

“噢,原来你是个卖艺的,

会变魔术这一功。”

“嘿!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爷爷我,才是真正的李逵黑旋风。”

(白)“什么?你是李逵黑旋风?

谁不知,我李逵惯使一对板斧,

你拿着把破刀把谁蒙。”

“嘿!黑爷我带刀是奉了宋大哥的命,

把板斧留在了水泊梁山聚义厅。

他怕我路上犯杀性,

只许我带口单刀防官兵。

黑爷我走道合了合眼,

你这王八、兔子都成精啦。”

黑英雄,怒从心头起,气在胆边生,探臂膀,瞪双睛,抽单刀,推崩簧,按蛤蟆口,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嗖”“啪”,打了个箭步往上冲。

力劈华山往下砍，
假李逵，双斧一架往上迎，
真李逵，一见刀斧要相碰，
忙变招，玩儿了个小鬼来推磨，“滴溜溜”转了个半圆形。
刀头一摆猛一捅，
“噗！”把假李逵大腿扎了个血窟窿。
疼得他，“哎哟”一声撒了双斧，
驳头就跑想逃生。
好李逵，飞身一脚，“嘣”地踢了他一溜滚儿，
“噗！”上前踩住他的前胸。
“畜生，你断路劫财害百姓，
胆敢盗用爷爷我的大名来行凶。
把爷爷的名誉来破坏，
我今天把你抽筋剥皮挖眼睛。”
“呛啷啷”抽出了腰刀寒光闪，
吓得花脸熊双手作揖叫祖宗。
“好汉爷，你高抬贵手饶狗命，
我不是恶意破坏您的名声，
皆因为爷爷在江湖之中威名大，
一提爷爷鬼神惊。
奴才我出于万般无奈计，
才借用爷爷的大名来谋生。”
“你到底姓什么说实话？”
“我姓李！”
“混蛋！你还敢冒充！”
“好汉爷，我的亲爹本姓孟，
后来又随娘改嫁又行了冯，
到谁家就姓谁姓，
所以我姓李是正宗。”

李逵说:“一不行商,二不务农,
专干这断路劫财为哪宗?”
“好汉爷,我家有老母九十岁,
上个月得了产后风……”
“啊?”
“不不不,抽了羊角风。
为老母抓药调治病,
把所有的家当全卖空。
缺米少柴炊烟断,
可怜的老娘,等我讨饭把饥充。
实在没辙,才干了这伤天害理的亏心事,
无意识地损害了您的大名。
好汉爷您杀我一个如同杀害两条命,
我那年迈的老母没我岂能活得成。”
说罢他作揖好像兔捣囤,
满脸的苦情令人疼。
李逵想:“我下山探母是行孝,
他劫道也为养母把孝行。
探母人如若杀了养母汉,
岂不是情理讲不通。
可如果不把他整治,
他再敢劫道可不成。”
哎——,想至此把腰刀贴在他脸上,
冷森森的把肉冰,
往上一挑,把他左耳给削掉,
那鲜血立刻把脸都染红。
他用手一抹,好么,跟脸上的黑灰配了色,
是一道黑来一道红,
一片儿紫,一片儿青,

这回可真成了花脸儿熊啦。
李逵说:“看在你年迈的老母需用照顾的情分上,
饶你条狗命去逃生。
从今后,你再敢去劫道把人害,
摸摸你的耳朵就想起我李逵黑旋风。”
“好汉爷,我向您发誓立保证,
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轰。
您要逮着我再犯,
任您将我怎么得楞(此处读 leng),
任您千刀与万剐,
任您剜心挖眼睛,
任您将我上锅蒸,
任您将我点天灯。”
说话间,见李逵掏出了银一锭,
朝他怀里就一扔。
说:“拿回家好好把老母去奉养,
安分守己去谋生吧。”
李逵他说罢提刀扬长去,
花脸熊这才觉得耳朵疼。
“哎哟……哎哟……哈哈哈哈……”
他哭着哭着哈哈笑,
笑得他得意又忘形。
“李逵呀,李逵,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
却原来不过是酒囊饭袋糊涂虫。
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没费吹灰力,
就花言巧语将他蒙。
还送我十两银一锭,
走,去找我那姘头花美容啦。”
他一瘸一拐地把山下,

刚下山坡,迎面正走来花美容。
嗬,这女人花枝招展真妖艳,
脸上的香粉扑鼻浓。
花脸熊上前忙施礼:
“美娘子。”
“啊?”美娘一见他大吃惊,
“你你你……”不由得倒退好几步,
“你浑身是血为哪宗?
你每次进山都大包小包往回带,
今天怎么一无所获两手空。”
“嗨,别提啦,我蹲了三天并两夜,
没碰上一拨儿好财东。
砍死了仨,放跑了俩,
才劫了一辆破车两挑葱,一件夹袍儿还带补丁。
黎明时,好容易碰上个带硬货的,
他娘的,碰上了冤家丧门星。”
“碰上谁啦?”
“谁呀,我天天冒充的那位黑旋风。”
然后把经过说了一遍,
美娘忙问:“李逵是什么样的相貌与特征?”
花脸熊,把穿装打扮口音相貌讲罢后,
美娘说:“这个李逵现在我家中。”
“啊?”花脸熊顿时吓得魂出窍,
撒腿就跑好像兔子见了鹰。
美娘忙喊:“别害怕,
他现在手脚已失灵啦。”
花脸熊这才收住脚,
问美娘;“他怎会把你家门登?”
美娘说:“我刚才梳妆打扮把你等,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以为你发财回家转，
一开门，是你说的这个黑旋风。
他一进门儿，掏出碎银一小捧，
叫我多给他做饭炒菜把酒盛。
我叫爹爹轰他走，
爹爹跟我挤眼睛。
我才注意他身上银子真不少，
这送上门儿的买卖岂能轰。
我和爹爹用酒把他刚灌醉，
搬到了床上用被蒙。
我到门口儿来望风，
爹爹后院在刨坑。
刨好坑，往里扔，
一埋就成功了。”
花脸熊闻听壮了胆，
说：“把他活埋可不行，
他是官府悬赏通缉的大罪犯，
咱把他捆绑结实送官兵。”
美娘说：“大笨蛋，等会儿他要醒了酒，
宰咱们如同捻臭虫。”
“那怎么办？”
“你剁下他的人头拿到官府去领赏，
照样也能把官封。
咱搬到城里把福享，
吃喝玩乐都现成。”
花脸熊连说：“好好好！”
一咬牙，一跺脚，
腰一塌，背一弓，

提着板斧闯进去。
一撩门帘儿见被窝底下直咕拥，
吓得他连忙往回缩，
腿肚子转筋往前拧，
美娘一捅他的后腰眼儿：
“笨蛋，一斧不就把他送了终了。”
花脸熊，抡圆了斧子往下砍，
“咕噜噜”人头落地一片红。
花脸熊抓起他的人头留神看，
有一股寒气顺着脊梁骨嗖嗖地往上升。
见人头，白胡子擀粘乱扎蓬，
才知道把美娘的老爹送了终。
这时候从背后伸过来一只手，
抓住了他的头发猛一拧。
单刀担在他的脖子上，
寒光闪闪冷冰冰。
说话声好似虎咆哮：
“好你们一伙狗强盗，
竟敢谋害你祖宗。
我一进门儿，瞧他们行为就不正，
才假装喝醉探真情。
你们这对狗男女，
在门外的谈话我全听清。
想不到吧，我李逵把那老贼打蒙掖被底下，
叫你小子自投罗网进牢笼。
你图财害命伤百姓，
血债累累罪难容。
破坏我的名誉要更正，
为民除害，我宰了你这条害人虫。”

说罢把他往外猛一搡，
“噗”手起刀落血花迸。
花脸熊，“咕咚”一声倒在地，
这时节，就听得四面八方喊连声。
“抓李逵呀，抓凶手呀，
捉拿梁山黑旋风。”
原来是贼娘儿们溜走报了案，
带来了无数官府兵。
排排刀枪如麦穗，
层层剑戟似麻丛。
李逵他一挺朴刀闯出去，
下一回，李逵孤胆战敌兵。

铸　剑

快板书《铸剑》是李润杰先生1957年根据鲁迅先生同名小说编写的作品。

作品讲述了凶恶残暴的老楚王杀死了为他铸剑的干将，十六年后，干将、莫邪的儿子眉间尺和江湖英雄晏之敖一起杀死楚王，替父报仇、为民除害的故事。

一轮明月当空照，
苍松翠柏满山腰，
山泉流水哗哗响。
深山里俱是一片静悄悄。
密林中露出两间破草房，
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号啕；
这儿子名字叫眉间尺，
每日里深山打柴很勤劳。
妈妈的名字叫莫邪，
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
眉间尺从来未见过爹爹面，
也从来没见过母亲笑一笑。
今天他问起了爹爹事，
这位老妈妈心里好似滚油浇，
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了，
一年比一年长得高。
从现在起你已经十六岁，



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
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
你拿来镐头往床下刨。”
眉间尺拉开床铺举起镐，
两膀用力往下刨。
不多时刨出糟木板，
唰！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
定睛一看是宝剑，
他看准剑柄猫下腰。
拿起宝剑拉出鞘，
唰唰唰！满屋里耀眼刺目青光白光一条条。
“娘，这口剑是怎么回事？
孩儿一点儿头绪都摸不着。”
这位老妈妈这时眼泪如雨下，
说“好孩子，为娘我说你听着。
想当年你父干将在世手艺巧，
能造宝剑能打刀；
能工巧匠不知有多少，
都称赞你父的手艺高。
只因为楚王凶恶又残暴，
要造一口能切金断玉、锋快无比的宝剑或宝刀，
他为了杀人方便又轻巧，
可是谁能给他铸造这样的剑和刀？
大不幸，你父那时被选上了，
他命你父三年之内把剑交；
限期三年如果宝剑造不好，
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
无奈何我帮着你父把剑造，
日夜不停把炉烧，

吃饭就在炉边烤，
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
血汗不知流了多少，
暑往寒来地日夜熬；
到后来你父亲都不知饥和饱啦，
强壮的身躯光剩下皮把骨头包。
三年的光景炼成两口剑，
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
轰隆隆地连声响，
只震得地动山也摇，
一股白气冲天起，
冲到天空变成白云总不消；
你父他取来清泉水，
一滴一滴往剑上浇；
整整浇了七昼夜，
这两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
寒光灼灼惊人胆，
冷气森森放光毫。
你的父忙将宝剑拿在手，
一边拂拭一边瞧，
他言说:此剑杀人不见血，
吹毛立断,迎风就能把草削，
切金断玉如切菜，
乃是雌雄一对无价宝。
为娘我一听心激动，
欢喜的心情上眉梢。
我向你父来祝贺，
你爹爹连连把头摇，
他看着为娘说不出话，

悲惨的形容使人痛心不忍瞧。
他把宝剑分成两个匣子来装好，
他说：‘我明天就去把剑交，
交上一口留一口，
从此后你我二人再也见不着啦，
我的死期已来到，
再也不能和你一块造枪刀啦；
那楚王一定要把我杀掉，
这悲苦的日月你怎么熬；
可怜你身怀六甲无人照料，
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
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
望求你把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
为娘我听到这里肝肠俱裂，
就好像心头插上万把刀，
气堵咽喉说不出话，
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剑有功劳。’
你父说：‘楚王凶恶多残暴，
他决不能把我的性命饶；
他有举世无敌的这口剑，
一定要独吞天下逞霸道，
他怕我再给别人造剑有了敌手，
所以他一定要把我杀了。’
说到这，他叫为娘不要哭，
他说这仇恨用眼泪洗不掉，
叫为娘把这口雄剑收藏好，
‘等孩子长大了叫他与我把仇报’。
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
为娘我一夜里泪海哭干心烧焦。

次日清晨你父含泪往外走，
一句话不说光把为娘瞧，
到这时我精神恍惚已晕倒，
醒来时再看你父就见不着了。
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
收拾东西往外逃。
逃到这深山以里把茅屋盖，
才生下了我儿你这一根苗”。
眉间尺这时眼泪如泉水，
抱住了母亲放声哭号啕，
“娘，我爹爹真的被杀了吗？”
“孩子，到后来消息才得着，
楚王他，就用那口雌剑将你父的人头给杀掉，
他还怕你父的灵魂不散拉他入阴曹，
故此将你父的人头扔到南山去，
尸体埋在北山腰。
这冤仇至今十六载，
我这擦不干的眼泪何时消。”
眉间尺，听到这里肌肉跳，
报仇的怒火冲天高：
“娘，我要给我的爹爹把仇报，
我要把楚王的人头削！”
“孩子，你不怕楚王的势力大？”
“娘，为报仇，刀山要登、油锅我也敢跳！”
“好，我儿真算有志气，
为娘这十六载艰苦的岁月总算没白熬。
盼我儿进城去多加小心方为妙，
杀了楚王为娘的仇恨得雪消。
你去吧。”



说着话取出一身青衣服，
眉间尺，换好了新衣扎紧了腰。
把盘缠干粮都带好，
宝剑包好背在背后绑得稳又牢。
这位老妈妈，抱住了儿子亲又吻，
眉间尺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
他走过山环爬过岭，
穿过了松林过小桥；
渴了来河边去饮水，
饿了来打开干粮包。
这一天进到城里面，
只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
往前看，道路两旁人都站满，
都伸着脖子往北瞧。
眉间尺不知是怎么回事，
忽听得有人喊声高：
“赶紧后退……快跪倒，
冒犯天颜罪难饶，
大王过来要磕头，
不准行动不准瞧，
哪一个违抗不遵守，
定把全家满门剿！”
这一句话“呼啦”一声全跪倒，
又听得一阵阵号乐齐鸣锣鼓敲。
眉间尺这时完全明白了，
原来是仇人出了朝。
眼看着报仇时刻已来到，
他蹲在一个大个儿的背后等待着。
不多时，跑过来骑兵对子马，

旗幡招展空中飘，
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
车上人全都穿蟒袍，
有的是干瘦老头子，
也有的胖子像草包。
一个个坐在上边绷着脸，
把嘴撇得像破瓢；
在后面又闪出黄缎刺绣龙凤伞，
日月大扇举得高。
金瓜钺斧朝天镫，
提炉香烟随风飘。
正当中跑来一辆黄盖车，
车两旁有金甲护卫挎腰刀，
车后面有许多武士跟着跑，
车上面端坐一人穿龙袍，
只见他花白胡须年纪老。
有一口防身宝剑横在腰，
眯缝着俩眼像睡觉。
八字眉，眼角向下耷拉着，
眉间尺就知这是楚王到。
报仇的怒火早烧着，
两眼通红腾身起，
伸手背后把剑摸，
跨步就要往前闯，
忽觉得有人抓住他的褡包，
身不由己往后坐，
一回头，见有人冲他把手招。
见此人黑瘦的面孔精神抖擞，
两只眼炯炯放光毫，

深眼窝子高颧骨，
黑胡子好像黑炭条，
通身上下一色黑，
背后还背着个黑布包。
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
眉间尺这时心里似火烧，
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
那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
眉间尺心想父仇没报了，
我绝对不能把你饶。
“站住！”
黑衣人并不搭话头前跑，
眉间尺随后追赶紧跟着。
追到城外一片松林内，
这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
黑衣人站在一棵大树下，
眉间尺拉出宝剑喊声高。
“什么人，看剑！”唰！一片寒光斩过去，
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
滴溜一转身一闪，
啪！一脚把宝剑给踢掉。
“唰楞”一声落在地，
“呛啷啷啷”恰似龙吟与虎啸。
黑衣人站在一旁叫声：“眉间尺，
快拿起剑来莫急躁，我的名字叫晏之敖。
我不吃王家饭，
不穿王家袍，
爱管人间不平事，
除暴安良乐逍遥。

你的来历我知道，
咱们的祖先有世交。
刚才你要杀楚王我见到，
你硬往上闯真糟糕，
那两边护卫是多少，
他们哪一个都比你的武艺高，
漫说你一个眉间尺，
十个八个都是白饶，
如果你要闯上去，
是白白搭上命一条，
到那时你的杀父之仇谁来报，
你娘的眼泪何时消？”
“啊！叔叔……”(哭)
“好孩子，不要啼哭莫难过，
我能替你报仇在今朝。”
“好叔叔，你怎能为我把仇报，
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
“嗨！嘿……(冷笑)我为民除暴走江湖，
纵然一死也含笑。
那楚王凶恶多残暴，
好像吃人的恶魔妖，
天下人不知被他杀了有多少，
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
杀了他不光是为你把仇报，
是万人的冤仇全勾销。
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人把仇报，
那才算人间一英豪。”
“叔叔，只要把楚王给杀掉，
何惧我的生命一旦抛。”



“好！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
定能把楚王的人头削。”
“叔叔，您用什么东西只管要，
只要我有当面交。”
“我一要你手中的那口剑，
二要你项上的人头我捎着。
你要信我你就给，
缺少一样也报不了。”
眉间尺并不犹疑，说声“好！”
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
轻轻地一推人头掉，
尸身不倒站得稳又牢。
左手的人头往前递，
右手的宝剑往前交。
晏之敖接过人头和宝剑，
抱拳拱手弯下腰：
“好孩子，你的心愿就要实现。”
这一句话，无头的身体倒下了。
晏之敖忙把尸体掩埋好，
将人头就用黑布包，
宝剑带好进了王城，
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
他得到消息有刺客，
是扫兴回宫皱眉梢。
这楚王一怒就杀人，
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
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
提心吊胆地想高招。
白发老臣上前去启奏，

被楚王踹了一脚错了腰；
他平日最宠爱的九妃子，
今天他看着比鬼都难瞧；
宫娥彩女来歌舞，
他合着眼睛把头摇；
妃子撒娇来献媚，
他伸手就要把剑摸；
他总想抓点儿小错杀几个，
解解烦躁把气消。
众大臣个个好像发疟子，
手和脚哆里哆唆的像面条。
眼看着楚王要发作，
忽然有个小官报当朝，
殿前跪倒忙起奏，
说："大王，有个变戏法的来到了。
他玩的把戏真奇妙，
看完了立时快乐把气消。
他言说要想戏法变得好，
必须有金鼎一个、龙一条。"
楚王说："金鼎我有，龙是我，
他的把戏我要瞧。"
"喳！"这小官急忙答应往外跑，
可乐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
一个个摇头又晃脑，
七言八语地乱叨叨。
这个说："这回可找到替死鬼啦！"
那个说："玩儿不好把戏，这个小子准挨刀。"
忽听楚王说："别吵！"
"喳！"当时间都闭住了大气、猫下腰啦。

不多时那小官带进一个黑衣人。
有四个武士押解着，
来到殿前忙跪倒，
楚王暴躁喊声高：
“急忙奏来，怎样耍把戏？”
黑衣人说：“小人名叫晏之敖。
自幼生在汶汶乡，
巧遇名师把艺学。
我这里有个孩子头，
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
把孩子人头放到水里去，
用兽骨点着来煎熬，
直到水开沸腾起，
这孩子头能在水上唱歌谣；
一人见了能解闷，
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
楚王听罢说：“快耍！”
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
晏之敖叩头下殿打开包裹，
拿起来孩子人头举得高，
“噗咚咚”放到水里去，
溅起来水花四下漂。
楚王在殿上瞪着大眼，
往鼎内仔细留神瞧。
他看了半天没动静，
当时怒气上眉梢，
看了看两旁武士要下令：
把晏之敖也扔到鼎内一块熬。
他刚要说话还没张开嘴，

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
“哗……”一股水花往上冒，
长起来一座水塔有三尺高，
上尖下圆好像山一座，
那孩子头就在水尖之上出现了，
随着水流上下翻滚不住地跳，
越跳越美玩儿得好热闹，像一朵莲花水上漂。
不多时张开小嘴唱起歌，
腔调优美、歌声动人、抑扬婉转似浪潮。
楚王一见哈哈笑，
“这样的把戏我爱瞧。”
突然间鼎内滚水往下落，
歌声渐小一点一点听不着啦。
楚王忙问：“这是怎样了？”
在鼎旁跪倒晏之敖：
“大王啊！孩子人头正在水底来做团圆舞，
您快到鼎边来瞧瞧。”
楚王闻听下了金阶，
来到鼎旁往里瞧。
啊！见孩子人头一发笑，
老楚王浑身一抖心发毛，
仿佛在哪儿见过面，
又好像叫他到鼎内来聊聊。
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
他撤步抽身就想逃。
晏之敖没容他抬头，“唰”地抽出剑，
对准他脖子往下削，
“噗”的一声楚王人头落到鼎内，
晏之敖接着把自己人头也削掉。

只见那三个人头在水内上下翻滚，
眉间尺、晏之敖同心协力把楚王剿。
这鼎水烧得哗哗响，
三个头在水中恶战不住地号，
老楚王虽然很狡猾，
可也胜不过眉间尺和晏之敖，
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到底，
眉间尺、晏之敖对面相视笑声高。
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
立刻间鼎水平稳静悄悄。
众文武如梦方醒说：
“不好，大王被杀了！”
他们这个时候才知道。
“大王的人头在鼎内，
急急忙忙快打捞！”
众武士急忙拿来大笊篱，
也有的拿着大漏勺。
可哪知道三个人头都煮化了，
有一层浮油水上漂，
捞上来三个人头骨，
又捞上来一堆头发毛。
也认不出来哪个是老楚王，
哪个是眉间尺和晏之敖。
无奈何，一尸三首合葬楚王的皇家庙，
把娘娘哭得俩眼像烂桃。
这就是眉间尺削首替父把仇报，
晏之敖为民除暴、杀身成仁、万古美名标。

第五节　长篇快板书作品

燕子李三传奇

长篇快板书《燕子李三传奇》为李润杰先生根据柳溪的小说《大盗“燕子”李三传奇》改编创作。有资料可知,《大盗“燕子”李三传奇》小说是1984年8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而短短四个月之后,在1984年12月李润杰先生便将其改编为长篇快板书并搬上舞台。无论从创作速度、排演效率还是篇幅长度来说,本作品在之前的快板书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更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篇幅如此之大的长篇快板书不仅是李润杰先生的一次新尝试,更是后人创作长篇快板书的一个好开端。《燕子李三传奇》的出现也给我国璀璨的曲艺繁星中又增添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本书收录的九回本《燕子李三传奇》是根据现在流传下来的六回本的完整录音以及存留的手稿整理而成。为完全尊重李润杰先生的创作思路,在手稿与录音内容有重叠或相左时,编者未进行修改,仅以注释标出,以便读者能够最真实、准确地了解长篇快板书《燕子李三传奇》的原貌。

燕子李三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在河北古渔阳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名叫李景华。李景华从小家贫,父亲给大财主韩伯轩扛长工,活活地累死;母亲受辱自尽身亡。为了给父母报仇,李景华到五台山学艺五载,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本领。他能飞檐走壁、滚脊爬坡,动作敏捷、身轻如燕,又因他排行在三,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美称,叫“燕子李三”。李三下山之后,回到家乡大闹韩宅,杀了韩伯轩,给父母报了仇。官府四处缉拿,李三无奈背井离乡,来到了北京。在北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把这北京闹个天翻地覆。故事由此开端,讲述了李三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

第一回　撒钱济贫苦　盗银惩富豪

说的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天,
连阴雨下了有八九天。
北京天桥有名的热闹场,
一片泥泞行路难。
这可苦坏了贫民、小商和小贩,
扯嗓子叫卖落了个赔本赚吆喝。
穷苦的艺人就更惨了,
那变戏法的、耍中幡的、数来宝的,大伙都是摆地摊儿。
看!大金牙在那拉洋片呢,
他把锣鼓家伙手绳牵,
连敲带打喊得欢,
锵锵起鼓隆咚锵,
“往里头再看喽,
那是又一片,
大金牙那喊怨喽,照在了上边,
我的肚子饿得呦,呱呱地叫了,
哎!老天爷你光下雨哟,
没人看洋片喽。哎——”
这天桥有名的八大怪,
艺术再高也没有人围观。
这才叫,刮风一半,下雨全无。
哎!突然一下晴了天了,
霎时间,人声嘈杂都出来奔饭。
您看那,端浅儿的,提篮儿的,

推车的,担担儿的,
卖葱的卖蒜的,
卖米的卖面的,
卖煤的卖炭的,
卖鸡的卖蛋的,
锔锅锔碗剃头打辫的,
逃荒的要饭的,
拿瓢的提罐的,
叫街的垒砖的,
卖小孩的披麻袋片的,
围席条的裹纸袋的,
大道边小道沿,
一片哀民震心弦(读 xuán)。
那痴茶憨傻病愚残,
哭瞎聋哑瘸拐瘫,
倒着坐着蹲着站着有哭有喊好可怜,
向那过路的行人来要钱。
就在这时候,
走过来一人穿得阔,
相貌堂堂好威严,
他是细高个子长方脸,
五官端正,两眼炯炯放光寒。
手里边提着一个钱口袋,
向穷人挨着个地撒银钱。
他撒完了铜子儿撒银元,
越撒穷人越是多,
把浑身兜里的银元铜子儿都撒干。
又拿出来,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银元票,
来了个天女散花"呼"的一下都撒完了。

一扭头,快步如飞进了胡同,
这些穷苦人七嘴八舌就开了言。
“哎哟,我都没看见这位恩人的脸哪。”
“可说呢,我都不知是谁给的钱。”
“哎哟,老天爷耶,
这种人世上太稀罕了。”
是有个瞎子搭了言:
“哎,诸位诸位,
都知道南京有棵大柳树,
北京有个沈万山,
这大柳树长得顸,
沈万山最有钱,
人的名树的影,
也比不上这位救苦救难的恩人周济咱哪。”
那个就说:
“钱多也不一定救苦救难,
谁不知,臧大总管他有钱。”
“嗨,算了吧,
人家有钱还留着娶九姨太太呢,
他怎能把钱给了咱。
知道吗?臧大总管都七十岁了,
他十二岁净身当的太监,
这老公娶媳妇儿,
是他们家坟地插烟卷,
那真是缺德带冒烟儿啊。”
“嗨,别说了,他娶媳妇缺德还不算,
他还把咱们逃荒要饭的姑娘拉到他家当丫鬟。
你看那黄老头,
天天哭着要上吊,

见不着女儿多可怜哪。
要不是有人告诉他，
有位燕子李三爷，
能把他的女儿救回还，
那黄老头啊早就上吊死啦。
刚才那位善人就给他一块大洋钱，
这才叫人不该死终有救，
撒钱的人真是位菩萨活神仙。”
“嗨，神仙还有个名和姓呢，
这位爷，连个姓名都没谈。”
“诶，我想起来了，
他别再是那位三爷吧？”
(白)真说对了，
他正是，
行侠仗义、偷富济贫、
除暴安良的英雄燕子李三！
只因为，武艺超群惊人胆，
蹿纵跳跃飞一般，
来无踪，去无影，
蹿房越脊如同走平川。
昨天他偷了臧德才这位大总管，
今天就到天桥来撒钱。
这撒钱的消息传出后，
这可气坏了臧太监喽。
只气得那张核桃脸，
由红变紫，由紫变绿，由绿都变蓝了。
突然间他小眼珠滴溜儿这么一转，
“来人。”
“喳，老太爷，麻六伺候，给您请安了。”

“猴崽子,你去到侦缉队,
给我叫来铁钉马玉林是越快越好莫迟延。”
“是!”
这麻六答应一声就往外走,
不多一时转回还,
“启禀老太爷,
马队长到!”
“请。”
“是!有请马队长!”
唰,呼啦啦,帘笼这么一掀,
走进来侦缉队长马铁钉。
这家伙,长得肚大腰圆肩膀宽,
连鬓胡子饼子脸,
金鱼眼睛滴溜儿圆。
他那对双眼皮儿倒是真好看,
可惜长在了眼下边了,
(白)疤瘌眼。
他身穿黑色警察服,
两把盒子挎腰间,
就这模样,老百姓一见就害怕,
还生了个狡诈的黑心能拐八道弯。
十六岁,他所谓去闯关东,
是坑蒙拐骗卖大烟,
偷棺掘墓,他在坟窟窿里边睡过觉,
连死人的口袋都敢翻。
入宫门,他曾经借刀杀人办过无头案,
智斗过北京的南霸天。
北京城方圆百十里,
提起他无人不晓心胆寒。

他进屋来,一看老狗臧总管,
啪,打了个立正又请安:
“老太爷,卑职请安了。”
“来啦,坐下,给马队长沏茶快点烟。”
“谢老太爷,
不知您唤小子有何吩咐?
这犬马之劳我承担。”
“嗯,好好,其他人没事都出去。”
“是。”众下人立刻全都离了房间。
“我说马队长,这几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回老太爷:“您对我的恩情重如山,
要不是您老提拔给的饭碗,
我小子哪能有今天哪。”
“嗯,好好,
还算有心,有心!
可是今天有件事情你知道吗?”
“什么事?”
“嗯,我听说有人在天桥那撒钱。”
回老太爷:“我当时就得到了消息和报告,
我还设了个香饵混到穷人堆里边。
一会儿我就能够得到准消息,
我估计撒钱的人定是那个燕子李三,
他跟我作对足有两年半了。
我多次缉拿跟他来周旋,
结果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此人的功夫确实不简单,
他总在天桥穷人堆里转,
我派人跟踪已经有两年了,
他昼伏夜出弄得我头绪乱,

这一次又不知哪个孙子丢了钱。”
“哎,混蛋!我丢的,
他撒的正是我的钱。”
“嘿,老太爷,对不起,我失口了,
请您原谅多包涵。
难道飞贼钻入您的府里边了?”
“不是。昨天我拿着五百块钱银元票,
为给九姨太太去买首饰带腰间,
我走进金银珠宝店里头一摸钱,
一点儿没剩连锅端了,
这钱准是归李三了。”
马铁钉一听,
大白天愣把钱盗走,
这飞贼,真是胆大包了天。
“嘿嘿,我说马队长,
你看这事怎么办哪?”
马铁钉,沉思片刻笑开颜:
“哈哈……老太爷,
这乃小事一段,
我让他自己上钩入龙潭。
不过……”
“不过什么?
是不是又得要赏钱?
事办好,我赏你大洋二百块,
一定要给我除了李三。
嗯,可还得要个活的我看看,
要活李三是否有困难?
可二百块银元……”
“哎,老太爷,您何必如此哪,

我为您效劳就是刀山也要钻。”
“那好,你刚才说有什么主意快点儿讲啊,
要没办法,可别跟我这瞎胡编哪。”
“哎!小子不敢,咱如此如此这么办,
管叫他中了咱们的计连环。”
臧太监连说:“妙妙妙,
你去做香饵。我来钓金蝉,
嘿嘿……”
“哈哈……”
臧马二人定诡计,
他们设下了陷阱要抓李三。
嚯,不多时珠市口大街好热闹,
又放炮来又放鞭,
锣鼓咚咚连声响,唢呐声声要吹破天了。
在两旁,还有人嘴里直叨念,
“嚯,臧大总管可真有钱哪,
为娶九姨太太送彩礼,
抬着金条元宝又换钱了。”
您看那,丫鬟奴仆跟一片,
个个穿的都是新衣衫,
红红绿绿多新鲜。
嚯!有的抬着金漆柜,
有的手里托着宝盘,
盘中放,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在阳光下闪闪夺目放光寒,
闹闹哄哄一通转,
又来到了茂源银号换了张银票整三千。
臧德才把三千银票拿在手,
说:“孩子们,赶快回府莫迟延,
如果要再丢了这张银元票啊,

就耽误了我跟九姨太太结凤鸾啦，
快走吧。”
话未完，丫鬟奴仆连说：“是是是！”
前呼后拥转回还。
他这一走啊，
人们这个骂哟，
“呸，这老不死的老蜜柑，
也不看看你那张老公嘴儿，
脸上一道一道都成褶子山了，
你还要娶人家大闺女，你真是缺德八辈捂得老夜冤。”
众人叫骂不绝口，
这老狗，回到家里很坦然，
首先睡了一小觉，
倒把这个老狗给骂舒坦了。
翻身起来揉揉眼，
三姨太，急忙端过来大烟盘，
四姨太太给捏脚气啊，
五姨太太给捶肩，
六姨太太掐腰眼，
七姨太太连搓带揉又把大腿搬，
八姨太太胡撸胸口，
大婆二婆端着茶水没上前，
要是再娶来个九姨太太，
这一人一把连砸带掐，
连呼带搓外带搬，
就是不死，也得落残哪。
这五个人一忙活他就喘不上气了，
“停停，快拿痰桶我吐痰。
呸，哎哟，我这纯粹是活人受罪呀。

我说你们五个人全都馋了，
是要把我给吃了怎么着，都回去。
就留下老三一人给我烧大烟。”
五小妾，连声答应回房去，
这老狗，开口就来叫老三，
“我说老三哪，抽完烟，
叫厨师给我备夜餐，
你要陪我饮酒到天亮，明白吗？”
“明白！”
他们说着话，
不觉之间到了二更天。
就在这时候，
月色无光星不见，
黑漆漆，鸦雀无声死一般。
这个三姨太提壶把盏把酒满，
臧德才，甜不啷唆笑开颜：
“嘿嘿，我的三姨太，
你是我的小宝贝，
你别撒娇，不就是跟我要点儿钱嘛，
你不能把这三千一张的银元票全都要了。”
“我就要就要，不能便宜你那小九狐狸仙。”
“哎呀！你少要点儿吧，
也省得我明天再抬着金条元宝去换钱了。”
“我就要就要。”
话未完，就听见他们身子后边搭了言：
“你，不能要，那张票那是我的钱。”
“啊！”
“不许动，别叫唤，
一喊一动我就送你们去到鬼门关。”

话未完就听见“哦”的一声叫，
这位三姨太太地上瘫，
(白)给吓死过去了。
臧德才,见面前站定一人好威严，
细高个,肩膀宽，
夜行衣,身上穿，
青绢帕,把头缠，
青纱燕,插鬓边，
青夹袄,镶云边，
葫芦襻,真美观，
疙瘩扣,整十三，
一排排,对襟严，
皮紧带,扎腰间，
金星闪,巴掌宽，
灯笼裤腿存脚面
宽裆肥胯嘟噜圆，
脸上看,好五官，
二目子,放光寒，
一口短刀手中端，
英姿飒爽煞气添，
这老狗一看来人鬓边斜插着青纱燕儿，
就知道,是燕子李三在眼前了。
他假作镇静面带笑:“嘿嘿，
您是那位三爷吧，
三爷驾到未能远迎请当面恕罪，
今夜相会真是千里有缘。
您这是给老朽我脸上贴金,我福分匪浅。
老朽我给三爷请安了。”
“不许动！”唰！一把短刀贴着他的脖子压在肩，

“我问你,姓黄的姑娘在哪里,
她是否给你当丫鬟?”
“哎哟!李三爷,这是谁给我造的谣啊,
这不纯粹是给我瞎胡编吗?”
“不说实话我就宰了你!”
“三爷三爷,您要杀我我可冤,
确实没有这种事,
绝没有半点虚言把您瞒。
哦!我想起来了,这件事情我知道,
您一定是在天桥一带听的传言吧?
哎!这都是侦缉队们使的坏,
他们是向我敲诈我没给钱。
他们想抓您抓不住,
设下圈套计连环。
给我栽赃把您骗,
他们是想把您引到抓您好要钱哪。”
“到底黄姑娘有没有?”
“哎!没有没有。要有您立刻挖出我的心肝。”
“那好,你就把三千银票交给我。”
“哎,我这就给三爷去拿钱。”
“不许动,往哪拿去?钱在哪?”
“哎,三爷,您往上边看,
那红丝绳吊着那个硬木匣,
那银票就装在匣里边。”
好李三,举刀纵身把绳斩断,
唰,钱匣坠落托手间,
这钱匣一落不要紧,
哗楞楞,铃声四起人声鼎沸乱成团。
原来这丝绳是抖线,

绳一断,铃声响遍各房间。
李三他打开匣子看,
“啊!”见没有银票在里边,中计了。
当时怒从心头起,
一把抓过来臧太监,
顺手一刀把鼻头给削掉,噌,
“哎哟!我的妈哟,疼死我喽!”
啊呲!一股臭血往外蹿,
“你快说,银票在哪里,
要不说我就宰了你!”
“饶、饶、饶、饶命哦,就在我靴掖子里边填。”
好李三,取出银票刚收起,
在这时候,侦缉队已经到了房前。
马铁钉举枪高声喊:
“哈哈,飞贼,你跑不了了,
弟兄们,抓住他立刻领赏钱。”
在这时候,那三姨太太也苏醒了,
好李三,抓住他们后脖领子往起掀,
左手抓起这位三姨太,
右手又抓起了臧太监。
说了声:“二位对不起,
给我做盾牌我好出房间,
他们要打枪你俩挨子弹,
是死是活与我不相干。”
臧太监一听可要命喽,
“哎,别打枪别打枪,
一打枪我得先玩儿完。”
说着话出了房门口,
侦缉队一看,啊?是臧太监,

旁边还跟着他三姨太。
这一愣神,刹那间,
好李三,不一般,
动作快,如飞燕,
如急风,似闪电,
嗖的一声上房檐。
马铁钉“啪”一枪打过去,
这李三一个跟头往下翻,
您要问燕子李三性命怎么样?
下回书里再接连!

第二回　茶楼布罗网　飞碟乱官兵

我说的是,燕子李三在北京,
劫富济贫大有名,
闹得那豪门不安寝,
夜里还经常听见响枪声,
可是那前门大街的大栅栏,
到了白天,
倒显不出来不太平。
人来人往满街筒,
买卖店铺挺兴隆。
特别是春茗茶馆的楼上下,
喝茶的人出出进进总不停。
哎!楼上雅座有一个小伙计,
能说会道人送的外号“巧百灵”。
今天正是九月九,
楼上的茶座儿又猛增。
巧百灵提壶倒水忙得正带劲,
“腾、腾、腾”,
打楼下上来一人好年轻。
这个人细高个子宽肩膀,
五官端正两眼神光似朗星。
可就是脸上的气色不太正,
有些个阴暗无光少见红。
只见他头戴一顶灰礼帽,
身上穿燕灰的夹裤夹袄没脏没褶很透亮,

脚下穿,千层底礼服呢鞋是银灰色,
灰丝线的袜子亮晶晶,
蓝颜色的夹袍挎在胳膊腕,
有一条金表链啊耷拉他的正前胸。
您要问他是哪一个,
他就是悬赏通缉、赫赫有名、身怀绝艺、劫富济贫一魁英,
燕子李三就是他的外号和姓名。
巧百灵一见不怠慢,
急忙上前笑脸迎:
“哟!先生,来您哪,往里请!
来,您坐这儿,这个角上最清静。”
李三他拉过凳子忙坐好,
巧百灵一旁笑盈盈:
“先生,你把衣帽交给我吧,
您看看,挂在衣帽钩上成不成?”
“成啊。”
“好嘞!
先生,我这人就是没记性,
您姓什么来着?
愣想不起来您的尊姓和大名。”
巧百灵对李三根本不认识,
他是假套熟,为了好经营,
燕子李三当然很高兴了,
说了声:“伙计你真行,
你要问我的名和姓。
你听听,那张桌上正谈我的事情。
你别看茶馆写着‘莫谈国事’,
其实啊,哪儿也没有这个场合说得清。”
“呦?!”巧百灵闻听这番话,

回过头来用目盯，
见对面桌，坐着哥俩正议论，
满嘴直飞唾沫星。
“哎！我说王贤弟。”
“啊！赵仁兄。”
“今天你看报没看报哇？”
“看了，一天不看我的脑仁疼，
就燕子李三这件事，
报纸不登，我都得到处去打听！”
“哎！燕子李三就是有本领，
侦缉队二五眼平常带稀松。
都是没梁水梢大饭桶，
现在又成了一群没有脑袋的大苍蝇，
他们满处瞎撞，
都见不着人家的影啦，
那马铁钉，我看得改名叫他‘撞大钉’。”
“哎，我说老哥哥，
您话可不能这样讲，
那燕子李三也太能了。
您就琢磨琢磨他这个外号吧，
燕子李，您说他的身子得多轻，
那燕子会飞呀，
他能飞檐能走壁，
要想抓住他，
嗨，没那么容易是得费点功。”
巧百灵听了这番话，
回过头看了看李三不由得心里头一激灵，
就觉得脊梁沟里冒凉气，
脖子后头冒凉风。

“哎哟,我的妈呀,
我的妈的妈,
我的姥姥,
姥姥的姥姥老祖宗,
今天我们这个茶馆要褶子。”
李三说:“伙计,怎么样?
我的名姓你听清没听清?
“听清了,您大概就是那位三爷吧?”
“诶,你不要对我这么尊称。
伙计,我刚才听你说话挺带劲呀,
干脆利落口齿灵,
怎么这会儿变成结巴嘴了?”
“哈哈,您不知道我的舌头有毛病,
刚才我听他们说话张着嘴了,
偏赶上窗户有个缝,
我的舌头抽筋受点风。”
您听他这个病来得多邪行。
“哈哈,三爷啊,
我还没问您要喝什么茶哪?”
“那好,你就给我报报茶叶名。”
“好嘞,
您是喝香片是喝龙井,
有大方碧螺和毛峰,
雀舌雨前毛尖顶,
龙团菊顶泡得浓,
有三毛六的、四毛八的、五毛二的、六毛四的、九毛七的,
您要哪种?
这九毛七的小叶可是双熏细加工啊!”
“好,我就要它!”

“好嘞,我再给您提上一壶莲花开的新开水。”
“诶?伙计,怎么开水还有名称?”
“啊!是有名,
有莲花开,莲子开,猫眼开,
似开不开好几种呢。
莲花开的开水是沸腾,
莲子开,水咕嘟刚刚往上拱,
似开不开响声隆,
猫眼开,水皮刚起泡水没拱起来,
水泡一破又一升,
我是用滚开的开水灌壶后,
再给三爷把茶冲。”
“哈哈哈,伙计,你贵姓啊?”
“我姓乔,
都叫我的外号巧百灵。”
“嗯!你这张嘴,舌剑唇枪是够灵的。”
“呵呵,三爷,您过奖,您摆碟不?”
“摆。”
“好嘞!”
乔百灵又提了一把大铜壶,
把细瓷盖碗擦得真干净。
摆上来,黑瓜子、白瓜子,
核桃蘸子、大松子,
猫眼、黄豆、豌豆、枣,
莲果、麻团,是南糖小烧饼,
沏完茶说声:
“三爷您请用。”
转身刚要走,
就听楼梯口那喊了一声:

“续水！”
“哎！来了来了！”
哟，巧百灵看罢猛一愣，
原来是侦缉队长马铁钉，
“啊，马爷，是您哪？
哎呀！您这龙吟虎啸的声音我愣没听清，
我小子真该挨嘴巴，
您抽吧，使劲抽我都不说疼。”
“别说话，你提起壶把壶嘴对着我的茶碗口儿，
抬起胳膊假装把水冲。
眼睛不准往别处看，
小声说话脑袋不许乱扑棱。
等我跟你说完了话，
才许你放壶把架松。”
“啊？”巧百灵闻听一咧嘴：
你损吧，
你这是给我上的什么刑？
哦。又一想：对呀，
刚才我招待三爷他看见了，
他是让我认识认识马王爷他是三只眼睛。
“哈哈哈，马爷您这是干什么？
提壶架肘时间一长胳膊疼啊。”
“我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哎！好嘞。您看这个姿势行不行？”
“行。”
您行，我们受得了吗？
这大壶开水的分量可不轻。
“我来问你，你刚才招待的那个茶座儿，
看来你对他挺热情！”



“呵呵,都一样。”
“看来是你的老常客喽。”
“不！没来过。”
“那你也能知道他的姓名。”
“呵呵,不知道。”
“不对！你刚才聊得很近乎,
必是素日有交情！”
“不,没来过。”
“混蛋！不叫你扑棱脑袋还扑棱。”
“哎,马爷您不知道,
昨天我睡觉落了枕,
又受点儿凉,
可能要得摇头疯。
哎！马爷,有什么话您快点儿讲吧,
我胳膊抽筋壶要扔！”
“你敢！扔壶就是扔你的命,
可别怪马爷我无情！
你别在圣人面前来卖百家姓,
杂技团门口耍狗熊,
你快对我说实话,
那个人他是什么名,
如果知道不肯讲,
我就定你个通匪大罪名。
今天我把你盯住了,
他跑了,这个官司由你盯！”
“哎哟！您饶命吧,
求马爷开恩多留情,
您积儿积女积阳寿,
积德积禄积阴功,

我上有老下有小，
全家人靠我一人来谋生。”
“小子！你又变成铁嘴钢牙的可怜虫了。
哼，现在我没有时间一会儿再敲你，
把壶放下，先去给我办事情。”
“哎，马爷，什么事？”
“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大飞贼，
燕子李三是他的名，
今天你要把他给稳住，
你小子免灾祛病得太平！”
说到这儿，
马铁钉眼皮一瞭往北看，
靠北墙站着人两名，
“看见了吗，那是我们侦缉队钱三赵二两个兄弟，
马上要抓贼动刀兵，
你先把他俩带过去。
在飞贼身旁安排坐，
热情招待把水冲，
然后我们过去就抓人，
事成后，我对你有赏有照应。”
“啊！”巧百灵闻听心暗骂：
马铁钉，马铁钉，
你真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狠毒虫。
你抓人让我去送命，
我不是挨枪子就得挨刀捅。
那李三动刀准得先杀我，
你打枪，子弹也能够把我崩。
再者说三爷在我们北京够这份儿，
大人小孩都尊敬，

我怎能丧尽天良把他蒙！
嗯！倒不如我见机行事想办法，
让马铁钉猫叼尿泡白欢喜，
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就这么办！
“哎哟，马爷，您的吩咐我照办，
怪不得您刚才跟我把气生，
原来是飞贼入了瓮，
您要做大活显奇能，
嗨，他想在您眼皮底下滑过去，
纯粹是做梦，
他是燕子您是鹰，
他这块小肉是往您的嘴里送，
跑不了啦！
有句话不是说，马到成功吗，
您马队长您这马已经到了准成功。
我可不是拍马屁！”
“混蛋！你他妈的捧臭脚。
快去！”
“哎，是！”
得！我这马屁没拍好挨了马屁崩。
巧百灵提起茶壶拿着盖碗，
朝钱三赵二喊了一声：
“二位爷，跟我往里边请啊。”
把手一挥正指向李三俩眼睛，
情急中一对眼光一努嘴，
意思是让李三小心提防敲警钟，
这李三收回眼光，
点了点头，

意思是明白啦!
准备着拼杀恶斗好逃生。
在这时候,巧百灵带过两个侦缉队,
钱三赵二还装着很文明,
一个手里揉着山核桃,
一个提着画眉笼。
走过来,在李三身旁两张桌,
一边坐一个,
二鬼把门紧插风,
这时候乔百灵给他两个小子斟上水。
李三说:“来,再给我续点,
我这碗茶叶还挺浓。”
“好嘞您哪!”
“哎,伙计,
我想让你给我跑个腿,
但不知能行不能行。”
“能行!”
“我怕你的活忙离不开。”
“离得开,我们俩人呢,
让小二给我替替工。”
“好,我的夹袍兜里有钱票,
到街上,你给我买上几斤热烧饼,
再买上五斤酱牛肉,
遇上好酒打两瓶,
临走时,你把那夹袍帽子也都带了去,
钱要不够就拿它当了做补充。”
“先生您这是干什么?”
“我想在你这茶楼喝点儿酒,
但不知能行不能行。”



“哈,先生,对不起,
我马上出去回来您带走,
咱茶楼光许品茗不许饮刘伶。”
“那好吧,你就出去给我买。”
“哎!好嘞!”
巧百灵把李三的意图早弄清,
三爷他夹袍帽子是让我保管,
他准备要飞要启程了。
想到这急忙摘下了夹袍和礼帽。
“哎,小二,过来,这片坐儿替我盯一盯。”
说完转身走到了楼梯口,
“站住”,马铁钉伸手拦住了巧百灵。
“唰!”有一只茶碗飞过来,
“啪!”“啊!”正好打中了马铁钉,
马铁钉身子一歪倒在了楼板上,
就觉得这只右手钻心刺骨特别疼,
咬牙忍痛掏出枪。
一抬头,
啊!见李三早把那四块果碟拿手中。
马铁钉大喊一声:“抓飞贼呀!
要让他跑了可不行。”
钱三赵二忙掏枪,
猛听得,嗖,啪!
稀里哗啦响连声。
原来是,他两个掏出枪来还没瞄准,
那李三使了个左右大开弓,
“唰!”四块果碟飞出手,
恰似闪电带疾风,
把俩人手枪都削掉,

手指头擦破血绯红。
两人猫腰想抓枪，
好李三凤凰展翅玩儿得精。
啪！这一人挨了个反巴掌，
“扑通通”当时闹了个倒栽葱，
李三把枪抓在手，
这可急坏了马铁钉，
大喊一声：“都别动，我要开枪了！”
这一嗓子可就炸了营了，
别动啊？茶客们没等他喊早就动了，
“呼啦”一下往外拥，
马铁钉想要开枪打不了了，
想过来抓人万不能，
好李三伸手推开窗户扇儿，
噌！跳上窗户把手拱，
说：“乡亲们，为我受惊对不起，
改日报答谢恩情。”
说着话把两支手枪这么一举，
朝钱三赵二头上扔。
“给你们，笨蛋，再会！”
“唰”一抖手，
燕子投井往下冲，
飘身而下脚尖刚点地。
哪料想茶楼外边有伏兵，
侦缉队，一窝蜂，
把李三围在正当中，
如狼虎，来势凶，
一个个，眼睛瞪是眉毛拧，
手中枪，亮又明，

对准李三他的前胸。

您要问燕子李三怎么脱险？

下一回您再接着听！



第三回　追侠搜王府　投瓦救李三



说的是,燕子李三飞出了窗,
怎么那么巧,正落在四个侦缉队员的正当央。
这四个家伙一合拢,
真如同围上了四面墙。
好李三上面使了一个分水式,
一缩身又使了一个地躺倒踢桩。
啪!这一下有一个小子倒在了地。
嗵!从楼上跳下来人一双。
原来是钱三和赵二,
这俩人心里好像火烧膛。
见钱眼开豁上命了,
想从上来一个砸人夯。
心里说:砸不上未必能摔死,
砸上了就是一千现大洋。
(白)俩人儿这儿押宝来了,下赌注呢!
想到这他二人纵身往下跳,
眼看着还差半尺就砸上。
嗖!这李三使了一个单展翅,
跳出圈外闪一旁。
这仨没倒的可着了重了,
扑通!哎呀!我的亲娘哎!
仨人一齐叫了娘!
是窝了脖子盖了顶,
耷拉膀子蹭了裆。

三个人一齐趴在地，
嘿，钱三赵二没受伤。
这真是放屁扭腰赶寸劲儿，
可底下这仨够多么倒霉多冤枉。
这钱三赵二不顾一切忙爬起，
见李三撒开两腿就奔了前方。
俩小子举枪紧追连声嚷：
“抓飞贼呀！抓住他！谁抓住给谁赏银洋！”
街上人不听抓飞贼还没人躲，
这一喊行人全都闪一旁。
因为都知道燕子李三是飞贼，
更知道他是专门爱把穷人帮。
还想知道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也正好闪在一旁看周详。
胆小的人瞪着眼睛张着嘴，
把舌头伸出了半寸长。
“我的娘哎！怎么跑得这么快呀？”
胆大的交头接耳论短长。
“兄弟，快开眼吧！
你看他这腿上的功夫够多强。
这不跟飞一个样吗，
你再看后边这俩大窝囊，
让他俩一人再安上两条腿。”
“牲口呀？是驴是马是牛羊？”
“我是说再安上两腿他也追不上，
比腿都没人家长。”
这后边追前边跑，
不知道的还瞎嚷嚷。
“哎？怎么碴儿？有骡子惊、马惊，人也惊啦？

哟,后边跑的还拿着枪哪!”
说话间,又听得一阵马达响,
突突突,摩托车一辆接一辆气氛好紧张。
眨眼间追到了西河沿,
把钱三赵二落下了四五十丈长。
这俩人死命追赶不肯放,
总觉得憋着这口恶气太窝囊。
又想到大白天儿你这飞贼还能往哪跑,
只要是没行人我马上敢开枪。
这枪子儿专打你的屁股大腿上,
肩膀子大胯脚面上,只要不死带了伤,
抓着你就是一千现大洋。
钱三赵二这俩小子可玩儿了命喽,
他们为了一千现大洋直累得搅肚又翻肠,
肺叶把心都扇凉啦。
他们追到了王府墙外突然李三没了影儿,
这俩小子直眉瞪眼发了慌。
钱三说:“哎!飞贼肯定进了院,
在王府之内把身藏。
咱们跳墙进去给他来个掏老窝!”
赵二说:“兄弟,先别忙!
这可是王府的大宅院,
跳墙进院不妥当。
要捅了娄子咱可担不起,
最好跟队长先商量。
如果队长有命令,
抓飞贼!我敢放火烧他的房!”
说话间,就听得突突突突摩托响,
马铁钉带人到了身旁。



“报告队长,飞贼进了王府院。”
“嗯?你们怎么不跟进去?”
“呃,这是王府,我们随便闯入怕违章。”
“什么章?狗屁章,甭管他敦王、亲王、摄政王。
这王府还能顶个屁!
王府的王早就嗝儿屁着了凉。
快,四周院墙安上岗,
发现目标就打枪。
钱三赵二,跟我带人进院儿去搜捕。”
说话间,这帮人来到了王府的大门旁。
马铁钉一按电铃,没听见响。
“他妈的,有电吗?
怎么里面也没人搭个腔?
砸门!”
“咣咣”。
他们拳打脚踢连声响。
“他妈的,里边的人都他妈死绝了?
啊?
没人开门就跳墙。”
马铁钉话音还未落,
就听见里边有人荒腔走板地唱二黄:
“想起了,当年的事,好不残忍。”
咣咣咣咣咣咣咣。
“谁呀?带着斧子来的怎么着?啊?
要把这门给劈了是怎么着啊?
这是叫门呢还是砸夯呢?啊!
这么急,你们家死人啦?
到这来报丧的?”
嘿,你就听他说话这声音那个酸溜味儿吧,

就好像掉进了大醋缸，
泡了三天捞出来这才刚晾晾，
酸得那么倒牙实难搪。
他气哼哼咣当一声把门开放，
呼啦啦闯进来一大帮。
“哎、哎、哎、哎，诸位，诸位。
这无缘无故的就乱闯这还有没有国法王章。”
马铁钉，刚才听他的腔调就有气，
真想揍他两巴掌。
“哎，你姓什么？”
“啊？我姓张，人送外号醉鬼张。”
“他妈的，谁他妈问你外号了？叫什么名！”
“啊？哈，我的名字叫张禄，
王府的护院醉鬼张。
这王府一草一木属我管，
到这来有事得先通过我醉鬼张！”
“好，我先给你醒醒酒儿。”
说着话，马铁钉抬手就是一巴掌，
“啪！”
“哎哟呵！嘿……这可没有您哪啊。”
“没有？没有就再来一个你尝尝。”
说着话马铁钉抡圆了胳膊铆足了劲，
“呼”！醉鬼张，使了个穿心这么一搪。
他这手儿叫穿袖钩子手，
左胳膊一甩就是反巴掌。
可是张禄没有敢还手，
把这架势摆得可真漂亮。
就在张禄这一亮架，
“唰！”侦缉队员全都端起了枪。

“不许动！”
这张禄一看这个举动害了怕了，
“哎，哎！嘿嘿……
诸位，诸位，有事咱们好商量，啊？
这拿刀动枪的干什么？”
钱三赵二搭了腔，
“哎，告诉你，这是我们侦缉队的马队长，
你敢反抗就开枪。”
“啊？”醉鬼张一听是侦缉队的，
唰，一下把那威风全甩光喽。
心里说：
坏醋喽，这回我算碰到了钉子上。
扎不死也得落身伤。
他连忙叫了声马队长：
“马队长，我的眼长在了腚沟上，
有眼不识玉金镶，
小人冒犯请您多原谅。”
赵二说：“少他妈废话，啊，
飞贼在你的府内藏。
你敢窝藏飞贼你就是窝主，
跟飞贼一同问罪进牢房。”
醉鬼张一听，说：“哎哟，可坏事喽，
怎么祸从天降偏偏摊上我醉鬼张呢！”
他连忙说：“马队长，请您搜！啊！
这大胆的飞贼也太张狂了，
只要在这，我就让他跑不了，
进这院就好比进了阎王堂。
我从小儿在深山古庙学过艺，
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都在行。

我是醉八仙带地躺，
我还会蝎子倒爬墙。
您瞧瞧，这俩铁球我从来没离手，
我是指哪打哪不夸张，
白天打飞鸟，
夜里打燃香，
打灭了香头香不断。
马队长，您说我的功夫不算糠吧？”
马铁钉闻听说：“好好好，
那你说飞贼藏在什么地方。”
“他就藏在……
这我可不知道啊，
这前厅后院这么广。”
“那你说什么地方容易把身藏？”
“哎哟，这个？
哎，你跟我来，
咱们先搜八大处，
甭管他回事房，管事房，
银安殿，待客堂，
千岁房，娘娘房，
配房耳房带茅房，
给他来个一点不漏汤。”
“好，搜！”
嚯！前殿堂，后殿堂，
东西佩殿带耳房，
东厢房，西厢房，
南倒座，北正房，
车棚马厩带厨房，
跨院房，偏院房，

花厅雨厦带书房，
库房内室待客堂，
从厕所到门房，
从更楼到佛堂，
游廊假山荷花塘，
把整个的王府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四面八方犄角旮旯都搜遍，
也没见个人影一晃荡。
醉鬼张一身尘土蜘蛛网，
浑身上下那个脏哦！
就跟活鬼一个样，
可他心里觉着挺豁亮。
没搜着，他的心里有了底，
当时就抱腕当胸开了腔：
“马队长，看来这个飞贼没在府里藏。”
“你敢打保票吗？”
“呵呵，打保票这话不敢讲，
不过没搜着这个证明我敢担当。
马队长，你不要着急别生气，
这个小毛儿贼是难逃法网活不长了，
秋后的蚂蚱，没两天蹦跶头了，
您何必着急这么紧张。”
“放屁，不着急，放走了飞贼你代替？”
“不……我替不了。”
“告诉你飞贼没出这个院，
要搜出来我让你的脑袋搬家离开脖腔。”
“哎哎！马队长，可别介，
啊，我小子说话不长眼，
您打我骂我都应当。
本来嘛，没搜着心里就窝火，

我都没问您是否口渴累得慌。
马队长,您不要着急别生气,
跟我先到待客堂。
我给您泡点叶子您先喝点儿水,
然后再来壶老酒您尝尝。
怎么样?”
“啊,好吧,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这半天我的嗓子冒烟火烧膛。”
说话间,叫了声钱三和赵二:
“哎,你们继续搜查要严防,
发现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说话间,随张禄来到了前厅大客堂。
醉鬼张,他是又沏茶又拿酒,
端菜敬奉一阵忙,
挥手把酒给满上。
“马爷,您尝尝,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透瓶香。
来,我今天陪您喝两盅,
来,咱先干一个。”
说着话,他端起酒杯脖一扬。
嗯?猛发现,北山墙上悬挂的那张寿字匾,
靠左角的匾下方,
耷拉下半截英雄带。
这大带,金线锁,银线镶,
上绣着一束兰花真漂亮。
醉鬼张,当时吓得魂飞魄散,
那杯酒没下咽,
嗞!顺着他的酒糟鼻子往外淌。

手一抖酒盅啪嚓摔在地，
头冒冷汗，体似筛糠，
脸色变成了蜡渣黄。
他知道，这是燕子李三藏在匾后面。
心里说：我的娘哎，
你可真是勾命的小鬼儿活阎王。
当啷啷！一对铁球抓在手，
起身撤步闪一旁，
他一展双臂就要往上打。
“嗯？不好，只要一打就遭殃。
把他打死不要紧，
这嫌疑官司我可怎么搪？”
这一闪念，见马铁钉掏枪四下望。
醉鬼张，忙收怒容把那笑脸扬。
“马队长，掏枪干什么？
喝酒啊您哪。
来来来，咱还继续聊天把酒尝。”
“尝什么？我看你刚才得了惊吓，
酒杯落地脸变黄。
是不是你有什么新发现，
要大显身手帮帮忙？”
“嘿嘿，哪呀您哪，
这大厅咱们刚才不是全搜遍了吗？
捅房檐，摸房梁，
连一根根椽子上的尘土都蹭光了。
哪里还有什么新发现哪？”
“装，你还想跟我耍花腔，
我已经看出你那野鸡脸，
变颜变色又惊又怒又紧张。

你掏出铁球干什么？
是不是发现了飞贼在这儿藏？
想发作又怕受连累，
这窝主的罪名难担当。
故而才没把铁球打出去，
对吗？
我一掏枪，你又把笑脸扬。
哼，你那笑比哭都难看，
耍花招你是想到侦缉队里过热堂？”
“马爷，耍花招小人可没这个胆量。”
“没胆量，你刚才的举动怎么对簧？
说不上来，我马上带你到侦缉队。”
“马爷，马爷您息怒听我说端详。”
“说！”
“哎！好，
我小子刚才表现的那个熊样，
这才得了个外号醉鬼张。
只因为我从小学艺受苦难，
八仙拳练得挺在行。
醉八仙，他是似醉非醉招数变，
因为我嘴馋又没出息又窝囊。
我爱贪杯，受了点病，
这病得的可时间长啦！
不知哪会儿它就犯，
喝酒时必须心里坦然才能预防。
只要心里窝点火，
一喝酒，酒能顺鼻子往外淌，
当时就心惊肉跳冒冷汗，
丑态百出心惊慌！

今天我这是把病犯，
只因为没搜着飞贼，
我这心里不舒畅。
要不是陪您喝两盅啊，
这个酒我一滴都不尝。
我知道一喝准犯病儿，
我这叫舍命陪君子，
今儿个我就是喝死，
只当我睡觉没醒不起床啦。
他妈的那个飞贼也太可气了，
他竟敢到这儿把身藏。
他这不是给我摘牌匾吗？
我这个护院还怎么当啊？
贼进院我这个护院愣没看见，
马爷，您说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吧！
我这悔恨交加，羞愧难当，没脸见人，
恨不得扎进茅房大粪缸啊。”
“哈哈……
好一副热胀冷缩的万能嘴，
八面玲珑四面光，
你的舌头上边有弹簧吧？
啊？哼！
你这是跟我斗心眼儿，
瞎话儿编得可挺在行。
告诉你，那飞贼我已经看见了。”
“嗯？看见了？他在哪？”
“他就在你的眼里藏。”
这句话，像把利剑刺在张禄的心头上，
当时就大雁吃秤杆，

张嘴瞪眼直了脖腔。
本来张禄是真发现了，
绣兰花的大带就在匾角左下方。
这大带子一发现，
就知道燕子李三在匾后藏。
他本来掏出铁球就要打，
可他眼珠一转，
心想：只要一打就遭殃。
一来是，怕侦缉队咬他是窝主，
这嫌疑官司难担当。
二来是，李三真要是个江洋大盗，
他的盟兄把弟必定一大帮。
这年头这么乱，
我抓住李三消息必然要张扬。
张扬出去，
我就得得罪一大片，
要都找我来算账，
这个饥荒可非寻常啊！
我这脑袋可不是面捏的，
这肉长的东西掉了就安不上，
没这个吃饭可就不香啦！
又一看，见马铁钉掏枪四下望，
他这才强打精神把笑脸扬。
信口开河编瞎话，
愣说他的醉鬼有名堂。
可哪知道，马铁钉是受过专门训练，
聆音察理鉴貌辨色有提防。
什么叫拍打呵唬吓，
真假虚实又恐慌，

什么人也难逃他的铁手腕。
他要是狐狸，
醉鬼张顶多是条黄鼠狼。
可这张禄也算是有一套，
他是鹅卵石掉进大油篓，
又圆又滑又硬邦。
他见人下菜碟，
使船观风向，
溜捧奉承尽，
巧嘴赛蜜糖，
他能软能硬，能短能长，能柔能刚，
撒谎从来不眨么眼，
诓不过去他就装。
连忙说："马爷，小人说的是实话！
飞贼怎么会在我的这个眼里藏啊？
我确实什么也没看见。"
"没看见？抬起头来你望望，
北山墙上是什么？"
"北……山墙……那是太后老佛爷亲手写的寿字匾。"
"匾后面。"
"呃……匾……后面……是……是、是山墙。"
"装，你的花招我早识破，
你别跟我捉迷藏。
你眼看匾，脸变黄，
看匾变色有名堂。
寿字匾，挂山墙，
山墙与匾有空当，
空当之处把这飞贼藏，
贼藏匾后你撒谎，

花言巧语把我诓。”
说着话,马铁钉转身抬头望,
大张着机头举起枪。
“哎!”叫声:“飞贼快下来,
束手就擒好商量。
如不然我这枪子儿可没长眼,
手一动,就打发你小子去见阎王。
听见了吗?下不下?
你要不下我可就开枪了。”
说着话,他的胳膊一举手一扬,
“嗖,啪!”
从窗外过来一片飞瓦正好打落他的手枪。
马铁钉,大吃一惊回头看,
唰!见一道黑影跳下了房。
“啊!抓飞贼呀!截住!把他围上!”
马铁钉可着嗓子使劲嚷,
慌忙抓枪出了客堂。
院儿里边电棒乱晃枪声响,
呵儿喽儿喊叫闹翻了江。
您要问燕子李三怎么样,
您下回书里听端详。

第四回　燕子李还胆　夜行人盗刀

醉鬼张在这大厅匾下喊声高，
匾后头不言不语静悄悄。
这张禄越思越想越气恼：
“呔！匾后的飞贼你听着，
我跟你讲了半天朋友话，
你不该一言不搭把我下眼瞧。
我手里的钢胆要你的命，
看你这个飞贼禁凿不禁凿。
不打你的头我是不打你的脚，
我是打你的肚子打你的腰，
让你活不成死不了，
生生地遭罪受煎熬。”
说话之间一抖手，
哗棱棱，嗖，一对铁球空中抛。
耳轮中就听得“嗖嗖噗噗”的连声响，
穿透了匾上的宣纸铁球的声音就听不着。
醉鬼张当时就是一愣，
嗯？这铁球到底打着没打着？
说没打着，为何铁球无声响？
说打着了，怎么没听见吭声没哎哟？
这铁球打在墙上也得往下掉，
没下来是不是在他的手中抄。
哎呀呀！不得了！
飞贼武艺还真高超。

这张禄又围着大匾前前后后地看了看，
到底有没有飞贼在上边猫着？
你说有，刚才跳墙逃跑的是哪个？
你说没有，这绣花腰带耷拉在匾角为哪条？
哎！甭管他匾后有没有，
我还得提防快想招。
不行给他摆点儿江湖道，
他出王府我也好把祸消。
对！
想到这儿，
眼望这个大匾开言道，
他口服蜜饯嘴吐莲花暗藏刀：
“哈哈哈哈哈，匾后的朋友好样的，
不愧是江湖路上的一英豪。
我张禄从心眼里边佩服你，
但愿能跟你把友交。
可惜呀，你在匾后藏得不太妙，
那绣花腰带已然使你露了目标。
若不是我刚才瞒哄得巧，
咱们俩一块都得把祸招。
幸亏那个李三扔瓦引走了侦缉队，
你才保住了命一条。
我说朋友哇，下来吧，你下来吧。
你总在匾后藏身不吃不喝不拉不尿，
你怎么能够吃得消。
我劝你下来快逃走，
要没钱，我张禄亲自掏腰包。
二十块大洋就放在更楼的供桌上，
如需要就请自取登登高吧。



我张禄说的全都是朋友话，
为朋友两肋来插刀。
如果你要讲朋友道，
那就把铁球给我往下抛。”
醉鬼张的话音还没落，
“哗楞楞”一对铁球从空而降直奔他的面门凿。
这张禄“啊”的一声吃惊非小，
急忙忙跨步闪身用手抄。
就听得“叮儿当”两声响，
把两只铁球抓得牢。
嘴里头连喊：“好好好，
够、够、够朋友。”
可音儿都变了，好字出口都念成“蒿”了。
这张禄毛骨悚然心直跳，
他知道这球打下来有绝招。
暗想到真正的燕子李三还在匾后，
我赶快回房取刀镖。
偷偷摸摸隐蔽好，
暗地里观察偷着瞧。
倒看你这飞贼怎么样从匾后往下跳，
再瞧你去不去更楼把钱摸。
等待时机我暗算你，
看你这飞贼哪里逃！
想到这，
连忙说：“朋友！哈哈哈哈！
我失陪了！
你在这一切请便任逍遥。
再会！”
这张禄急忙忙回到了下房打开了柜，

伸手往柜里这么一摸，
“啊！”
不由得浑身冷汗冒，
头发根发爹心发毛。
您要问张禄为什么这么害怕，
他是想开柜拿刀要取镖，
哪承想把这柜底四角都摸到，
刀镖失踪心内焦。
暗想道，我这刀镖是何人盗，
望四外，万籁无声静悄悄。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拗回身儿忙把这灯点着。
借着灯光这么一看，
见灯座下压着一张白纸条。
见上边写：
我为朋友借刀镖，
燕飞南北总归巢。
子孙后代传家宝，
李代桃僵为英豪。
三年期限不算少，
到日奉还再酬劳。
别无他意莫急躁，
要杀强敌血染袍。
要杀强敌血染袍？
这张禄看罢百思难解其中意。
心里说，这都什么乱七带八糟的，
笤帚簸箕大水笊(读 shāo)的。
词不搭意，还写诗，他还转(zhuǎi)文。
嗯？不对！

这本是一首灌顶诗，
词中之意是他借刀去杀人，
才为朋友取刀镖。
头一句：
我为朋友借刀镖，嗯，这第一个字是我字。
燕飞南北总归巢，这是个燕字。
子孙后代传家宝，这是个子字。
李代桃僵为英豪，嗯，这是个李字。
三年期限不算少，这是个三字。
到日奉还再酬劳，这是个到字。
别无他意莫急躁，嗯，这是个别字。
要杀强敌血染袍，这是个要字。
这八句的字头连在一起，
就是：我燕子李三盗别要。
好！好一个别要！
哦！你盗走我刀镖还不许我要？
我要是要呢？
你能把我怎么着？
可恼可恼真可恼，
燕子李你把我张禄当成了小羊羔！
今天我要不打死你，
我就枉在人世走一遭！
不对，不对，
这个东西不是燕子李三盗，
我来时他还在匾后那藏着。
哎呀，他既然不是燕子李，
可为什么他又留纸条呢？
这个燕子李三到底有多少？
不行，我快到外边去瞧瞧。

你看他,出了屋蹑足潜踪轻抬脚,
脚步轻快赛狸猫。
唰唰唰,他鹿伏鹤行蹿到了一棵大树下,
隐身注目四下瞧。
在这时候月色朦胧寒虫叫,
“噗噜噜噜”,夜风吹动树影摇。
他心暗想:偷我刀镖的这个盗贼,
他必然身上背着刀。
如果他来,我在这隐蔽准能看得到,
那李三上更楼我也正得瞧。
盗刀贼只要是叫我看见了影,
我就用钢胆把你敲!
正琢磨,忽觉得头上有动静。
唰!有一道黑影似风飘。
在那月光之下看得准,
见此人英姿飒爽个头儿高,
亭亭玉立好威武,
双肩抱拢马蜂腰。
短打扮,黑衣靠,
青缎子绢帕头上包。
可就是面目看不清,
只因为,在这黑夜之中不得瞧。
只见他,唰唰唰!
使了个燕子三抄水,
一步比那一步拔得高。
燕子钻天飞到了廊檐下,
两条腿一弓一绷一塌腰。
他使了一个夜叉探海式,
手搭着凉棚定睛瞧。

紧接着,又来了个珍珠倒卷帘,
脚挂房檐身一飘。
悠荡荡双脚就落在了回廊上,
这个玄妙劲儿啊,
张禄都忘了在偷瞧了。
不由得这嘴里直喊好。
(白)哎呀,差点没喊出来!
大拇指竖起来多老高:
好功夫!
真不愧燕子这个称号,
身轻似燕的美英豪。
罢了罢了真罢了,
侦缉队跟他比呀,
全都得一锅熬啊。
要想拿他,
这,这,这,这不是纯粹是开玩笑嘛,
我放你三年你也拿不着啊。
醉鬼张正替李三吹牛放大炮呢,
见李三,来到这个更楼之上在观瞧。
有两扇小门儿上着锁,
好李三,掩身齐门把锁摸。
咯吱儿一声锁拧掉了,
张禄一看喊糟糕。
完了完了全完了,
二十块大洋全报销了。
还有那金条玉器古玩宝哪!
十八年的昧心钱是我连偷带着捎。
他是不是给我来一个全包圆儿,
他要都拿走,我这辈子算白熬!

哑巴吃黄连,我这有苦不能叨,
我让人家拿的,
你看又有什么招儿?
哎呀,不行!
这个东西不能叫他白拿走,
我张禄不是饭桶大草包。
真猴儿假猴儿比画两下,
打不过你算我孬。
胜了你,我叫你小子跑不了,
往侦缉队里这么一交,
最起码五百块大洋我能落。
这不是财神爷把我张禄的门来敲吗!
没想到,我张禄发财的时候到了。
想到这,他立刻长了精神直起了腰。
这家伙,反复无常成了天性,
可称是,奸巧曲滑、阴毒损坏刁。
他就是无耻小人的一个代表,
他又是那溜须拍马的一个姥姥。
可哪知道,他刚从树下挺起了身,
“唰”,又一道黑影儿似风飘,
把这张禄吓得魂出窍。
“哎哟!我的爸爸!
这院儿是不是要闹妖啊?”
忙塌身,仔细定睛这么一看,
不由得心中怒火烧。
见此人,个头儿高,
夜行衣,扎得牢,
青绢帕,头上包,
脚下他的快靴轻又薄。

他背插双刀斜挎镖，
就在眼前的房檐落，
金鸡独立正往更楼那方瞧。
这张禄，不看刀柄上的彩绸还罢了，
这一看，左肩膀上背的正是自己的那口刀。
呵！好飞贼呀！
你的胆子可真不小，
盗走我的刀镖愣没逃。
今天我非要你的命，
我把你的脑袋开了瓢。
想到这，他跨步扬臂一甩手：
嗖！铁球带风直奔来人的后脑勺儿。
这位夜行人，
看罢了更楼正然四下扫，
嘿！见一道银光眼前飘，
招，铁球到掌中给抓住，
刚抓住，第二道银光眼前飘，
张禄第二个铁球又来到，
这个夜行人甩手还击一塌腰。
“日”！
就听见“日”的一声响，
二球相碰火星飘，
噔啷啷啷啷，
两个球全都落在了地，
可吓坏了张禄老油条。
连忙说：“朋、朋、朋、朋友，
你是潜住啊，还是借道，
我这里随便通行无阻挠。
朋友你贵姓，道个腕儿吧，

别忘了人过留名方显英豪。”
醉鬼张几句话语刚出口，
这位夜行人朗声大笑调门高：
“嘿嘿，你要问我的名和姓，
你休害怕你站稳了，
腿别打晃莫摔跤。
燕子李三是我的名号，
大放步云游四海任逍遥。
哈哈……”
“嘿嘿……
好好，英雄，
英雄李三爷，
您的大名是如雷贯耳冲九霄。
这个，我想请您下来坐一坐，
屋里边备有美酒和佳肴。
咱们喝上两盅聊一聊。
不知您能请不能请，
也不知能邀不能邀。”
“哼！你用钢胆来打我，
暗器伤人是谁肯把你交。
你假仁假义假客套，
你耍的什么两面三刀。”
“哎呀，误会误会，
完全是误会。
原谅吧，原谅我这本府的护院一个保镖。
我要知道您江湖侠义到，
掐死我也不敢使用这一招。
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咱们自家兄弟何必动枪刀呢？”



“哼！有什么打算你就讲！
不听你穷嚼带臭捯。
是不是今天晚上你施了道儿了，
啊！你别绕圈子耍花招。”
“好！直爽！直爽！
你这英雄本色我得学！
好，那、那我就直说了吧。
虽然您面目看不清，
可有件东西我眼熟记得牢，
物归原主我得要哇。”
“什么东西？讲！”
“就是您左肩膀上背的那把刀哇。
哈哈哈哈，那是我的刀！”
“哦？既然是你的刀，
那你就上来取吧，
我双手奉还当面交。”
“好！”醉鬼张，
他使了个旱地拔葱刚要飞身将房上。
猛抬头，“啊？”
吓得他，险些栽倒跌了跤。
刹那间，这口刀不翼而飞无踪影，
是只有刀鞘没有刀了，
莫非说这院真的闹了鬼？
难道说，这刀它……自己入云霄了？
时方才，
刀柄上的彩绸还在月光之下随风摆，
怎么眨眼之间不见了？
想至此，定了定心神开了口：
“朋友，呵呵呵，那把刀哇我不要了。”

“为什么？”
“不为嘛！
先摸摸你这个脑袋长得牢不牢吧。”
“狗东西，你再用冷言冷语地戏耍我，
我宰了你，叫你在刀下做鬼进阴曹。”
“得了吧！你别跟我唱高调了，
你再把那刀再摸一摸吧。”
这位夜行人伸出了左手摸刀柄：
啊？没了，什么人手脚这么厉害？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刀可丢得真蹊跷。
夜行人心里正纳闷，
狗张禄乐得他，
嘴快撇到了后脑勺了：
“哈哈……哎呀，
英雄，哈哈……
你可真算有一套啊。
还没杀人呢，
这、这、这没了刀了，
哈哈……”
“狗东西，我这里还有刀一把。
不杀你，我的心头之恨怎能消。”
夜行人，怒火烧，
压崩簧，一塌腰，
手推蛤蟆口，
仓啷啷啷啷，是那单刀出匣放光豪。
云里翻身往下跳，
滴溜溜溜恰似天神降九霄。
唰！力劈华山刀砍下，

直奔张禄脑瓜瓢。
这张禄，一晃身形拉开了架，
他要使醉八仙拳空手来夺刀。
醉八仙哪，
似醉非醉、醉中不醉、巧中透醉、醉中透着巧。
您看他，
左倾右斜、上晃下摇、左摇右晃、东倒西歪身发飘。
夜行人，刀似疾风飞雪片，
唰唰唰，是那刀扇、刀砍、刀劈、刀剁、刀扎、刀挑、刀戳、刀削使绝招。
狗张禄，手无寸铁来招架，
他嗖嗖嗖，是那猫蹿狗闪、兔滚鹰翻、猪突狼奔、虎扑猴蹦马跳槽。
狗张禄，身怀绝技躲得巧，
这位夜行人，
是那武艺精湛刀法高。
正交手，忽听得房上有人搭了话：
“呔！胆大的狂徒休想逃，
你是什么人胆敢冒充我李三名和姓，
你招摇撞骗为哪条？
要动刀，我已然在你身上取一把。
来来来，咱们见个分晓与低高！”
说话间，燕子飞身刀光闪。
才引出来，真假李三双对刀！

第五回　双燕闹王府　茅屋聚英雄

要听书就得接上茬儿，
这回可说到了热闹疙瘩。
上回书说的是醉鬼张隐蔽在大树下，
他想用花言巧语说黑话，
想叫这位夜行人把刀镖还给他。
偏遇见这位庄稼人不听蝲蝲蛄叫，
人家还照样儿种庄稼。
问张禄有什么打算快点儿讲，
不听他的鬼话瞎搭腔啦。
逼得张禄没办法，
这才说："我的刀在您身上插。"
这位夜行人房上答了话：
"你的刀跑我身上来干什么，
刀镖我这儿有双份儿，
哪份儿是你的想要你就上来拿。"
"上、上、上来拿，我不拿。"
"不来拿，你还要不要哪？"
"不不不，不要啦，不要啦。哟，要不了啦。"
说到这儿，他一眼看见那口刀自动往起拔。
这位夜行人一点儿没感觉，
连张禄也没见有人把刀拔。
眨眼之间刀不见，
只剩刀鞘身上插。
这一下张禄可来了话，



说出的言语真狡猾。
“嘿嘿,可是这口刀我不要,你也要不了啦。”
“怎么?!”
“不怎么,先摸摸你的脑袋瓜儿。”
“我脑袋长得很牢靠。”
“算了吧,你的脑袋早搬家啦。”
“狗东西,你再要跟我说废话,
跳下去我就把你杀。”
“得了吧咳,不要跟我能耐大,
要杀我你把左边儿那刀拔一拔。”
夜行人一伸左手摸刀把儿,
啊!刀没啦!
这张禄幸灾乐祸笑哈哈:
“哈哈哈哈,你可真算有两下子,
脑袋掉啦还能把人杀。
并且还能会说话,哈哈哈哈!
你这种功夫太可夸啦,哈哈哈。”
夜行人,探右臂压崩簧推蛤蟆口,
仓啷啷,单刀出鞘闪光华。
“狗东西,我叫你幸灾乐祸发狂笑,
我宰了你这个癞蛤蟆!”
说时迟,那时快,
“唰”一个倒毛筋斗跳地下,
使了个泰山压顶刀劈下,
直奔张禄的大脑瓜。
这张禄再想耍嘴耍不了啦,
不动手脑袋得搬家,
也只好一狠心、一咬牙,
砂锅子捣蒜就这一下,

汤锅驴死活一样价儿，
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把毛刮，
空手夺刀来拼杀。
夜行人，刀似疾风飞雪片，
唰唰唰，扇、砍、劈、剁闪银花。
夜行人身轻如燕逼张禄，
醉鬼张猫蹿狗闪兔滚滑。
撒丫子就跑忙逃命，
屎壳螂推粪球，连骨碌带滚跌又爬。
夜行人手提单刀要追赶，
唰！燕子李三从空而降把路叉。
这时候房上有人说了话：
“呔！大胆毛贼休狂妄！
执刀竟把徒手来欺压，
要动刀，燕子李三我这儿也有一把，
咱们两个人刀对刀来杀一杀。”
夜行人，闻听此言没答话，
反倒把那钢刀往背后插。
抽身撤步，跳出圈外，
嗖嗖嗖，燕子钻天儿往起拔。
跳上房顶撒腿就跑，
燕子李三气难压。
腾身飞上屋顶忙追赶，
紧紧跟踪不放他，
夜行人纵身跳墙出王府，
燕子李三越墙而过紧追拿。
这位夜行人，施展陆地飞腾法，
燕子李三飞毛腿撒开似风刮。
他们又蹿墙，又走房瓦，

滚脊爬坡往下滑。
越追越近没多远儿啦，
两个人只差八尺八啦。
追来追去追到陶然亭的方塔下，
夜行人，纵身上塔把那角铃抓。
燕子李三随后飞身把塔上，
啊！不由得心里好惊讶。
夜行人消失没了踪影，
不知他哪儿藏哪儿躲在哪儿趴。
燕子李三，朝着四下着眼一撒，
秃坟头子乱葬岗儿，
高的高来洼的洼。
蒿草丛生密密麻麻，
到处是一片黑压压。
只有那风吹树叶儿哗啦啦，
野草摇动唰唰唰，
坑塘的芦苇沙沙沙，
老鸹一叫嘎嘎嘎，
夜猫子抓鼠嗞呀呀，
要不是燕子李三胆子大，
平常人夜里到这儿立刻就把魂儿吓倒仨。
(白)非吓死不可！
燕子李三毫无惧色正察看，
嗯！在眼前有个小木屋子突然闪火花。
从板缝射出一点点灯亮儿，
一眨眼突然又变黑没了光华。
燕子李三不但没害怕，
反倒觉得，开心解闷儿、有哏儿、有趣儿还挺解乏。
“嘿嘿！你小子还会变戏法儿，

鬼吹灯玩儿得还挺油滑。
我生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你装神弄鬼儿是白搭。
你人不人鬼不鬼，
来这套你只能吓唬两岁的小娃娃。
你不来这套鬼把戏，
我还一时想不到你在哪儿扎，
这一来我倒不用找啦，
快出来免得我把怒气发！
如果你敢不出来，
恼一恼，我一脚把房子给踹塌！”
那夜行人，在小屋里也搭了话，
语气温和把嗓门儿压。
“您别踹房，您别说话，
快请到屋里喝香茶！”
嗯！燕子李三当时发了愣，
反倒摸不清这是为什么，
刚才还玩儿弄鬼火儿不答话，
怎么这么一会儿请我去喝茶，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这种行为不对茬儿。
他把侦缉队的枪给下啦，
假冒名又给我李三把罪加。
强奸民女逼人命，
又把穷人来欺压，
在王府盗刀镖又把我的姓名挂，
我与他分明是对头是冤家。
可为什么又请又您您的在说话，
是不是他是官府一爪牙，

在屋子里边儿设了圈套儿，
耍花招，设骗局，诓我进去把我抓。
不对，我看他身上把镖囊挎，
要是官面儿我穷追不舍他得把镖发。
现在我在明处他在暗处，
可又为什么他不暗算往屋里扎？
可哪有这样的大傻瓜。
燕子李三正盘算，
就听屋门儿响哗啦。
“快请进吧！我把酒菜都摆好啦！
进来喝上两盅歇歇腿脚解解乏。”
燕子李三一听这句话，
心里说：你这是试试我李三敢不敢进屋把你拿，
连那些流氓恶霸大军阀侦缉队的手枪我都不怕，
我的眼里岂能把你夹。
好！进！即便是暗算也没什么。
“来啦！”话音未落到了小屋儿房门口儿，
夜行人，伸手请让把躬搭，
好李三，迈步进屋儿用脚踏了两下，
觉不出有什么翻板陷阱往下塌，
再往前后左右着眼撒，
见一盏玻璃泡灯放光华。
上面照着一个黑灯罩儿，
从外面看不见亮光黑咕嗒嗒。
亮光照在一个方面儿地桌上，
在上面，一碟儿一碗儿摆得挺杂。
有熏鸡、有烤鸭，
酱肉牛肉带香肠儿，
茶鸡蛋、带松花，

花生米、炸大虾，
有一条糖醋鲤鱼还翘着尾巴，
吊炉烧饼银丝卷儿，
还有个火锅没把炭火拔。
桌角儿上放着一壶酒，
木板上放着一壶茶。
两双筷子俩酒杯，
这个小野宴，还真够五味都俱佳。
桌两旁有用砖架的两块板儿，
这活板凳儿又好拆还又好搭。
燕子李三看罢一扭脸儿，
见假李三脸上罩黑纱。
露着嘴，露着眼，笑一笑露白牙，
他是什么模样儿难观察。
燕子李三一瞪眼，
说："哎！你请我进来干什么？
有什么打算快说话。"
假李三回手关门笑哈哈：
"好兄长，莫要多疑您请坐，
我特设薄酒暖茶请豪侠。"
"我不是你的什么好兄长，
更说不上什么豪侠不豪侠。
我是找你来算账，
是对头不能饶冤家。
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姓字名谁要把实话答。
你到底作了多少案？
为何把罪名往我身上加？
说了实话还罢了，

不说实话,今天我就送你回老家。”
假李三听完这片话,
又是一阵笑,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好兄长,经过的事您要捯捯茬儿,
我从来也没作过大案,
只不过是吃点穿点弄钱花。
有个大案我还没有作,
家仇国难在我心里把根扎。
我要报仇,要雪耻,
决不许洋人践踏我中华。”
“好!好样儿的!你说的这是英雄话,
可为什么你作案罪名往我身上加哪?”
“我的好兄长,为什么我叫您捯捯茬儿,
这件事儿我是为兄长您解疙瘩。”
“岂有此理!”
啪!照假李三胸前就是一掌,
假李三身子一闪把躬搭。
“兄长息怒听我慢慢讲,
来!先请兄长喝碗茶。”
“你讲吧!我不是到这儿来赴宴,
我是找你来拼杀的。
我现在不听闲白儿话,
我要听你怎么给我解疙瘩。
不说明,饿死不吃你的饭,
渴死都不喝你的茶。”
“好兄长呀,你听根芽,
请听我第一个解疙瘩。
那一天我在大栅栏,
跟上了一个老财阀。

还没等小弟我动手，
哥哥你在迎面儿一撞他，
一张银元钱票拿到手，
小弟我，就势一挡您把银票才稳拿。
我那时拿兄长当了白钱手，
我就想这种不义之财大家花吧！
小弟跟您出了大栅栏，
想说话也没把言发。
到后来，我才知是三千银元票儿，
为此事侦缉队到处把您抓。
那老家伙叫臧德才有钱有势，
侦缉队长是由他给提拔。
小弟我为您担惊害怕，
我心想，十有八九得被抓。
没成想在春茗茶馆的楼底下，
见我兄凌窗飞下是豪侠。
为此小弟我暗地跟下，
侦缉队围王府我的心乱如麻。
大白天我想哥哥怎能脱险，
为此小弟我正抓瞎。
谁知道侦缉队们又出了王府，
又到府外边儿来搜查，
我想使个调虎离山计，
就隐藏在一家房上趴，
我看他们进了一家民宅院儿，
还有俩把门儿的把枪拿，
我从房上跳下来把他们枪给下啦，
又把他俩打倒地上趴。
随后我把枪给扔到房上去，



我这才叫他们报告队长把我拿。
为此我报出您的名号，
为的是让他们迷惑不解好抓瞎。
我又引他们奔了后海，
跳过一个墙头我才把腿撒。
跑回府外把夜装化，
我发现府墙外还有两人瞎溜达。
我看出他们是侦缉队的，
我背着包袱过来他们要检查。
我假装惊讶撒腿跑，
这俩人咋咋呼呼要把我抓。
我又把他们引到紫竹院儿，
把俩小子累得吸哧啥呓，
绕了两个圈子我换好了衣靠。
直到天黑戒严我才又出发，
回到了王府我把兄长找，
在厅房的对面房上趴。
我见到张禄在廊檐下，
发球击匾狠又滑。
他说了一些江湖黑话，
我才知道兄长在匾后藏身不搭茬儿。
他是拐弯儿抹角儿把兄长欺诈，
小弟我越听越恼气难压。
我到王府来过多少次，
我了解这个人是又毒辣又狡猾。
因此我才到下房里去，
盗走他的刀镖把他邪气压，
为让他知道，我兄长不好惹，
又留下个纸条儿使他更惊讶。

我想到兄长没有兵刃，
遇上了紧急情况没办法，
要为我兄防身搪险，
他这套东西就请您收下吧！
小弟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
绝没有恶意把您请到家。
我最后喝出您的名号，
是为了让张禄挨嘴巴。
这小子一报告燕子李三是有俩，
那侦缉队准备找他要追查。
另外我要请您怕请不到，
说出您的名号最为佳。
您一生气必然把我赶，
请您来，这才叫飞快无比的好方法。
我的好兄长快喝茶，
我也是口干舌燥肚子直呱呱。
来！我陪兄长也先喝口水，
咱们好喝酒吃饭解饥乏。
好兄长，您我都是半天半宿啦！
真正是水米没沾牙呀！”
假李三就这一片话，
燕子李三端起了茶。
咕咚一口喝了个净，
伸手又把酒盅拿。
抄起酒壶又满上酒，
一扬脖儿嗞的一声都咽下，
又伸手提壶满上酒。
拿起筷子把菜夹，
吃了一块酱牛肉，

端起杯嗞儿的一声又干啦！
一连三杯没说话，
第四杯满上酒就把单刀拔。
“朋友今天我喝了你的酒，
这口刀还你请收下。”
说着话往腰里一伸手，
取出来一个小皮夹，
拿出来那张三千元的银元票，
说：“这张票本来是朋友你要拿，
今天也该物归原主，
请朋友收下先别花，
眼下要兑换是不可以，
侦缉队把所有的银行银号都通达。
他们在里边还都卧了底，
随时都要把咱抓。
要兑换可以偷着换，
拿出三千银元把票给留下，
这样儿做为了不伤害银行银号，
再写个证明是燕子李三偷着拿钱。
来！这第四杯酒咱们哥儿俩碰一下。”
“当儿”的声一饮而尽笑哈哈。
说：“燕子李三今天会朋友，
改日再谢再报答，
再会！”
说完话站起身来就要走，
假李三说：“兄长这是为什么？”
“嗯！我们初次相交要多有打扰，
日后见面臊不搭撒好像欠点儿啥。
对好人，要给我一点儿好处心里都受不下，

对坏人,给万两黄金摆下御宴我都不饶他。
我燕子李三是个庄稼汉,
从来不把别人刮,
我的好朋友吃多吃少我算扰啦!
改日再会我走啦!”
燕子李三话音儿还未落,
就听外面大喊一声:“走不了啦!
堵住了他,别让他跑喽!”
人声嘈杂一片大哗,
“唰唰唰”不住地打电棒儿,
“叭叭叭”枪声把夜空划。
您要问燕子李三怎么样,
下一回,是金刚钻儿包饺子热闹得那么钻心儿,
一口正咬上肉疙瘩!

第六回　夜雨话情深　双燕啄毒虫

说的是,深更半夜的陶然亭,
在方塔上小木屋儿里有人声。
燕子李三来赴宴,
与假李三告别要启程。
没想到刚说出“我走啦”这三个字,
叭叭叭外面响了枪声,
人声呐喊说飞贼跑不了啦,
燕子李三当时吃了一惊。
莫非说这是个稳军计,
他是在这儿设宴做内应。
又一想,他的行为很端正,
不可能做出这种坏事情。
这时候,假李三面容也很紧张,
正在扒着板缝偷看仔细听哪。
紧接着,转过身来说:“兄长不要动,
这个地点从来也没透过风。
白天也没有人注意,
这塔顶上上下下都不通。
不架高梯难以到塔顶,
我在这儿住了一个秋来一个冬。
只是冬天有点儿冷,
不过还可以得安宁。
无论如何兄长不能走,
您听他们没往这边冲。”

“那么飞贼又是哪一个？”
“兄长请坐，这个飞贼我知情，
一会儿我再跟您讲，
恕小弟方才有些礼不恭，
第一，我脸上的黑纱没摘下，
第二，我没有跟您报姓名。
我的来历您也不知道，
为什么见面儿就对您称长兄？
我想您一定是看到这一点，
觉得还没真正有交情，
所以您不肯吃喝才要走，
这都怪小弟没说明。”
“那么你到底是哪一个？
为何不愿露姓名？
你家是在何处住？
家中的人口有几名？
你到底要做什么大案？
又为何跟我这样套交情？”
“哥哥呀！请您先喝了这盅酒，
听小弟把我的来历全说明。
我的家就住在河北省，
离京不远在涿州城。
我的爹名叫吕德重，
他有一身好武功。
我的娘生我们哥三个，
我排行在三是个末生。
从出生也未见过爹爹面，
我的娘和兄长把我抚养长成丁。
我从小就跟娘练杂技，

跟我的大哥学武功。
没承想我的大哥遭不幸，
打擂台中了洋人的毒手掌。
他那手掌子本是毒药味，
见点血毒气归心就丧生。
我们兄弟三人还剩下俩，
我的娘再三嘱咐又叮咛。
从此不要再贪事儿，
跑码头卖艺去谋生。
我娘对我管得紧，
每天苦练二五更，
一口单刀三支镖，
学会了轻功会踩绳。
只因为我的轻功如飞燕，
在江湖上我吕三落了个燕子名。
又谁知跑江湖净受窝囊气，
走到哪里都受欺凌。
阔大爷拿我们当玩意儿，
恶霸地痞乱搅场子瞪眼睛。
要钱时他们把人群给打散，
连半天没挣一文铜。
我们娘仨苦度春秋十几载，
谁知道杀身大祸又降生。
那一天我娘得了病，
住在长辛店儿附近一个小店中，
我二哥为我娘拿钱去买药，
他发现有一列火车没在站里停，
见许多穷苦哥们儿把车上，
把车上的东西往下扔。

有大米、有白面，
还有防毒面具在箱里盛。
原来是一列日本军用车，
用一些日用杂货上边蒙。
穷哥们儿只是饥饿扛米面，
把军用物资都给车下扔。
没想到押车的日本兵，
开枪射击不留情。
穷哥们儿死伤倒了一片，
我二哥一见好心疼。
正有个小姑娘才十二岁，
腿上冒血栽倒在小土坑。
我二哥一个健步跑过去，
背起来小姑娘刚把土坡登，
一颗子弹穿进了他的后背，
我二哥栽了两栽也没把孩子扔。
鲜血淋漓流不止，
勉强把孩子送到家中。
我二哥回到店房一头栽倒，
我的娘一见大放悲声。
问我二哥是怎么回事儿，
他的嘴唇颤动叫我的名。
三儿，快给老娘去抓药，
我不行啦，说完立刻合上了眼睛。
我的娘放声大哭不要紧，
把店长柜的给吓蒙。
叫我们娘儿俩把尸体快弄走，
说小店无能不敢担事情，
如果一会儿要来了军警，



怕的是我这个小店儿也干不成。
他叫我们娘儿俩也搬走，
等没了事儿，回来再住也能行。
店钱不要饭钱也白送，
叫我们娘儿俩快启程。
我大声哭喊这是怎么回事呀！
店小二把事情的经过给说明。
他也是去买东西亲眼见，
他说打死我二哥的是日本兵。
我一闻此言豁了命，
替兄报仇就要往外冲。
这时候多亏众店友儿，
把我们娘儿俩来照应。
劝我不要白送命，
说日本兵开枪你也活不成。
你一死老娘谁照顾？
还得落个不孝的名。
这时候小姑娘爹娘也来到，
帮助料理让孩子顶丧驾灵，
把我二哥埋在了黄土岗，
把我们娘儿俩留在他们的家中。
从此我娘病加重，
一病不起哭瞎了眼睛。
直到病好眼也看不见啦，
我娘怕我再闯出什么事情，
让我弃行别卖艺，
到天津去找我二叔做个小经营。
买卖人不招灾不惹祸，
能解除一生的灾祸得安宁。

那个小姑娘腿上的枪伤已养好，
他说叔叔去吧，我把奶奶来照应。
就这样我辞别老娘走出来，
像一只野鸡飞出笼。
本来我是要到天津去，
我听说有两个日本兵头子到了北京。
叫什么坂西利八郎、土肥原贤二，
为报仇我才追到了北京。
直到现在我把仇敌没找到，
又听说要兑庆王府的房子来做大本营，
为此我到王府去了几趟，
要把这个大案做成功。
我的两个哥哥都去世啦，
只剩我一人孤苦伶仃，
很幸运碰到了兄长你，
打见面儿我就拿您当了亲长兄。
第一，我看兄长你有本领，
第二，我看您对小弟能同情。
为此小弟有件大心事，
想拜托兄长渴望您答应。”
“贤弟请讲，不论你有什么事，
说出来绝不推脱定承担！”
“我的好兄长，请上受小弟我一拜。”
“扑通通”跪倒叫：“恩兄！”
燕子李三把他忙搀起，
说：“好兄弟，你何必如此请快说明。”
“我的好哥哥，小弟决心把仇报，
很难免不幸就要遭险凶。
如果小弟要是丧了命，

望恩兄替我充充我的名，
可怜我那双目失明的老娘已高龄。
到时候您给我老娘去封信，
写上三儿燕子的名。
给她送钱送到老，
死后给埋个小坟茔。
请恩兄替我行行孝道，
小弟我虽死含笑谢恩兄。”
“好！孝子贤孙人人可敬，
贤弟你可称是个英雄。
为兄恐怕跟你配不上，
你托付我的事情我也敢应。
不过我的死期不敢定，
恐怕不等把老娘送了终，
我就已经到了刑场，
这一点我必须跟兄弟你说明。
就是那大总管的三千银元票，
要抓住我就得处极刑。
好兄弟你要能听哥哥的话，
要报仇得等老娘到寿终。
一来你在老娘面前能行孝，
二来你也没做杀身的大案情。
更不该把老娘的嘱咐给扔掉，
拜托别人要一意孤行。
要报仇何须这么急躁，
你我二人的情况大不同。
哥哥我把你送到天津去，
找着你二叔我再回北京。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可不知兄弟听不听？”
“我的好哥哥,您说得对!
小弟一定要听要依从,
可是兄弟我也要问一问,
哥哥你为什么不离北京城哪?
官府是悬赏撒大网,
侦缉队抓您搜遍了全城。
为什么您就不到别处躲一躲?
还非在这儿等着挨抓为何情？”
“嗐！贤弟不要问,咱们喝酒吧,
哥哥给你敬一盅,
吃饱喝足就睡觉,
总算有这么个地方还能睡消停。
哎！刚才喊抓的那个飞贼是个什么人?
他要总往这儿跑可要不太平。
常言说烧纸会引鬼呀,
这地方可就难免不透风。
这个飞贼你了解吗？”
“我知道他的外号采花蜂,
这个人是咱们一个祸害,
他跟一些路劫明火有沟通,
他们是一伙儿纯匪盗,
吃喝玩乐不分皂白与青红,
眠花宿柳奸淫妇女,
是一伙杀人的祸害虫。
他们差不多全都有人命,
我发现他们不住在北京城,
这个飞贼经常到北京逛妓院。
最近也在北京作案漏了风。



我也想把这号无耻之徒给除掉，
就因为报仇心切只顾探敌情。
还没容工夫对他来惩办，
我今后要为民除害抱不平。
决不许坏人横行霸道。”
“好兄弟，你这个想法我赞成，
如果你要能做得到，
有一件不平之事你能给肃清吗？”
“可不知兄长说的什么不平事，
具体的事件为哪宗？”
“有一人他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到官府告状还告不赢，
还要把告状之人给诬陷，
暗栽赃物给定了罪名。
你说这是不是不平事，
这个世道就无处把冤明。
谁能把这个世道变一变，
谁能替屈死的冤鬼除害虫。
这叫有理无处讲，
有冤无处诉，
只许坏人做坏事，
没有好人活路儿生啊。”
“好哥哥，此事发生在何处？
是哪一个坏蛋这么逞凶？
你把他的名姓告诉我，
小弟为此走一程，
我虽然不敢称侠义，
除暴安良作为己任活一生。
杀贪官，剪恶霸，自古传颂，

我岂能留这害人精，
请兄长赶快告诉我，
杀死他为那一方的百姓除害虫。”
燕子李三面带笑，
说：“愚兄为何在北京，
也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这害人精已被我找到，
还有那被害人无处去寻踪。
为兄我如大海捞针一个样，
煞费了苦心也是白搭功，
可是为兄决心已下定，
不找着受害的人，我是绝不离北京。”
“我的哥哥，这俩人到底是哪一个？
他们姓字名谁都叫什么名？”
“被害人姓金名兰是良家女，
大眼贼儿韩伯轩他是那个害人精。”
“我的哥哥，这俩人难道没有一点儿信儿？”
“我也曾到处去打听，
这良家女连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这个大眼贼儿害人精，
已经被我用擒刀捅啦！”
刚说到这儿，就听人声喊，
抓飞贼呀！今天他没法再逃生，
现在他已经跑不动啦！
追呀！前面那地点是苇坑，
苇坑旁边儿是方塔，
南北夹攻快查封。
叭叭叭的枪声响，
吕三说：“哥哥，此贼给咱们坏事情，

是不是把他除掉吧！”
李三说：“他有没有武器带身中。”
“有短刀。”
“咱哥儿俩把他引过去，
不要让官府发现咱的行踪。
然后把他擒拿住，
你写个燕子李三的名。
把字条给他放在身上，
杀剐存留让官府去执行。”
“好！哥哥你把刀镖都带上。”
说话间立刻熄灭了灯。
两个人飘身下了方塔，
采花蜂由远而近慌不择路正往这边儿冲。
燕子李三迎上去，
低声说：“朋友这边儿可有埋伏兵，
赶快随我往东走。”
说完话扭头往东行，
采花蜂让官兵追得转了向，
分不出南北与西东，
突然有夜行人给来引路，
他拿李三当了救星啦！
因为他心里有个数儿，
夜行人绝不是官兵。
燕子李三在前边儿飞奔，
吕三在旁边儿紧跟行，
采花蜂脚步也加快啦，
把官兵越拉越远他心里越消停。
眼看快到警察局的大门口儿，
突然脚下一绊玩儿了个倒栽葱。

原来是吕三窜到他身旁一横腿，
把小子绊倒地上扔。
燕子李三一个倒毛儿翻回来，
将他按倒在地把他裤带松。
倒剪二背把他捆上，
抻裤腰一掐脖儿把他脑袋塞进裤裆中。
吕三把纸条儿给贴在他后背上，
两个人双脚一跺起在空。
全都飞上房屋顶，
低头一看采花蜂，
还唠儿唠儿的俩脚一个劲儿地蹦，
您说说这黑更半夜的谁看见这么个东西不得给吓蒙。
没脑袋没身子只有两腿蹦，
采花蜂憋得难受还吭吭。
燕子李三和吕三暗暗在笑，
这双燕高飞显奇能。
您要问后来怎么样，
下一回您再接着听。

第七回　采花蜂毙命　马铁钉遭殃

我唱的是，燕子李三、吕三[①]俩兄弟，
陶然亭白塔双结义。
他们弟兄俩，正诉说着身世和遭遇，
忽听得塔外喊声急：
“抓飞贼呀！别叫燕子李三跑喽！”
“啪、啪、啪！”
还一个劲儿地开枪猛射击。
李三听罢猛一愣，
低低的声音把话儿提：
“兄弟，侦缉队是否发现了咱？”
“不可能，这塔内绝对保密没问题。”
“咱看看去。”
“好！”
说罢他们一使眼色抄兵器，
“噗！”吹灭蜡烛就整了整那夜行衣。
纵身形，嗖，嗖，好像双燕飞出去，
在那塔角檐后隐身躯。
居高临下定睛看：
啊？见侦缉队，正把一个黑影来追击。
那黑影，不大会儿跑出了陶然亭，
直奔前边的一片居民住宅区。

① 吕三：本作品参考《燕子李三》六回版录音整理，录音中此处为王义，但考虑到协调全篇内容，编者遵从李润杰先生手稿中“吕三”的记载。

这黑影,蛇形的脚步子弹打他不容易,
这个人,闪展腾挪功不低。
猛然间就听吧叽一声响,
那黑影摔了一个嘴啃泥。
马铁钉扯着个嗓子高声喊:
“弟兄们!快抓飞贼!
谁抓住李三赏钱五百官职升三级。”
他们哪知道哇,
那黑影不是燕子李,
他的外号采花蜂,
正是那冒充李三无恶不作的坏东西。
今夜晚他冒充李三闯入民宅强奸妇女,
被侦缉队给发现追得急。
那真李三哪?
嘿!真李三您往上边看,
从房上飞来了燕子李三、吕三俩兄弟,
他们飞檐走壁似闪电,
滚脊爬坡无声息,
时而高,时而低,
时而东来时而西,
他们矫健的英姿透着神奇。
他们弟兄俩一定要看看是谁冒名来顶替,
要弄个水落石出解开谜,
是朋友定要奋力来搭救,
是歹徒坚决除掉这个狗东西。
再说那侦缉队,眼看着黑影摔在地,
呼啦一下围过去,
可再找黑影没了踪迹啦。
马铁钉气得嗷嗷叫:



“好你个李三哪！
真是可恶至极，
你是一个老狐狸。
来人哪！把这片地区全围住！
挨户搜查，没我的命令，
不准撤离！”
“是！”“是！”“是！”
他们哪知道，
那采花蜂假装摔倒，
翻进了一家院墙内，
来到了房檐之下把门击，
“开门！开门！”
这声音听着又嘶又哑还又劈，
真跟破锣差不离，
“开门哪！”
“谁啊？”
“我呀，我是燕子李三！
快开门让我避一避，
官兵正把我追击，快开门哪。”
这些话房上的双燕全听见了，
当时把那吕三气得不了得。
“哥哥，这淫贼名叫采花蜂，
我认识他，净伤害良家妇女大闺女。
看起来，就是他，
冒充您的名字来作案，
咱们赶快除掉别迟疑。”
说到这儿，拔出单刀剑眉立，
纵身要下房将他劈。
“兄弟，别莽撞，

在这儿杀他准会给房东招嫌疑。”
“那怎么办？”
“咱如此如此这么办，
你看怎么样？”
“好！好主意！”
说时迟，那时快，
双燕齐飞飘东西，
“唰！”正落在采花蜂的身两侧，
架起他的胳膊就往房上提。
采花蜂当时没弄清怎么回事呢，
他的脑袋被拧到了后边去再想喊叫来不及。
刚上房，就听见“啪”的一声响，
一颗子弹朝他们三人射上去。
黑暗中就听“嗷”的一声叫，
一串鲜血往下滴。
枪声响，
惊动了侦缉队长马铁钉：
“谁打枪？”
“报告队长！是俺开枪来射击！
刚才俺发现房上有个黑影晃，
这个黑影形状真稀奇，
是三个脑袋六条腿，
一庹多宽没胳臂。”
“混蛋！有三头六腿的人吗？”
“有，是俺看得真真的。
俺枪响后哇，
他嗷的一声就奔了那边。”
“奔了哪边？”
“就奔了那、奔了那，就奔了那边！”

“他妈的！到底是哪边？”
“他到底是左边，也不是左他是南，
也不是南他是东，不不不，他是西，
不，他这个好像可能似乎类乎马马虎虎况且然而大概其……”
“你哪那么多零碎儿驴子屁！
放跑李三我扒你的皮！快搜！”
“是！”
就在这混乱的一刹那，
我们双燕早就离了险区。
来到张禄看守的王府大门外，
把那采花蜂扔到了地上用刀逼。
见采花蜂顺脖子往下淌鲜血哪，
还剩口余气在喘息。
李三说：“你冒充我的名字杀人放火毁民女，
罪大恶极死有余。
你自作自受末日到，
我李三要为受害的百姓报冤屈！”
说话间，手起刀落血花溅，“噗”的声，
见采花蜂人头和身子两分离了。
“兄弟，按咱刚才定的计，
分头去办莫迟疑。”
“好！”
这双燕在王府的墙外刚分手，
从墙里边就走来了张禄老狐狸。
一只手提着齐眉棍，
一只手就把这个酒壶提。
他走几步喝口酒，
俩眼不住地望东西。
他前院转，后院遛，

穿殿走廊巡查急。
心里想:这夜过三更府外枪还响哪,
这说明马铁钉捉拿李三没结局。
看起来我今夜甭想把眼闭喽,
必须得守好王府防万一。
想到这呲喽又喝了一口酒,
四下望,乌云遮月黑漆漆。
空荡荡的王府静得可怕,
阴森森的大殿冷凄凄。
哗楞楞,风吹大殿角铃响。
嗷,嗷,夜猫子嚎叫好像婴儿在哭啼。
猛然间,嗖!
从墙角蹿出来一只黄鼠狼,
醉鬼张浑身一抖把那冷气吸。
哎呀呵!我张禄是不是中了邪气了啊?
连黄鼠狼都来把我欺呀?
李三哪李三,我张禄怎么得罪你了啊?
你闹得我这王府不安息。
你今夜晚不来算便宜啦,
要敢来不死也叫你脱层皮。
只要你李三一露头,
我的铁球出其不意把你来偷袭。
一铁球,我就能打出大洋一千块,
说不定啊警察局还能给我把官提。
这张禄越思越想越得意,
嗯?忽觉得墙外好像有生息。
急忙忙棍交左手一旁立,
掏出铁球躲在了树后隐身躯。
他的脖一抻,耳朵立,

俩眼瞪得赛荸荠，
他咬着牙，憋着气，
把铁球攥得紧紧的。
知道的他是在这听动静哪，
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等雷劈呢。
不多时，唰！就见一人越墙过，
来势又猛还又急。
醉鬼张，没等来人落在地，
嗖！哗楞楞，铁球出手真麻利。
这铁球，真有力，
打得准，打得急，
像一道白光射过去，
再想躲闪来不及啦。
就听“啪”的一声响，
来人当时被球击。
扑通一声倒在地，
不动不吭挺了身躯。
醉鬼张面带奸笑胸腆起，
走上前洋洋得意笑嘻嘻：
“哈哈……燕子李三，
你飞呀，飞呀。
飞不动了吧啊？
想不到你这燕子变成半死的鸡啦。
你会个三毛四斗的就想跟我比，
嘿嘿嘿嘿，你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驴呀。
不是我张禄夸海口，
像你这样的要想跟我较量得一比七。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
别装死啦，跟我快到警察局。

怎么？不起？
好，不起我可用脚踢了。
你起不起啊？起，起，起！”
嗯？连踢三脚没反应。
死了？不可能。
我没照他的要害击。
嗯，我先摸摸他的脉还跳不跳，
他的鼻子是否还呼吸。
想到这儿，急忙俯下身来一伸手。
嗯，这是大腿，肚子，胸口，这是脖……
哎哟！我的妈呀！
没脑袋！我的亲娘姥姥二大姨！
可了不得喽，
这无头案一定有来历呀！
定跟李三有联系，
这择(此处读 zhái)不清的官司我可担不起，
得赶快去报警察局。
想到这，连滚带爬跑到了大门口。
一开门，
“啊！”吓得他惊魂千里成了一摊泥。
见大门外的黑暗处，
有个怪物可真稀奇。
又不方，又不圆，
又不高，又不低，
光有大腿没身躯。
还哳儿哳儿一蹦一蹦像跳棋。
醉鬼张根根汗毛全竖起，
“唰”起了一身疙瘩赛鸡皮。
“哎哟呵！我的妈耶，

后院无头尸，
前院活见鬼，
这说明我张禄阳寿已尽到了死期了。”
想到这强打精神往外跑，
撒丫子直奔警察局。
可找了半天没见队长马铁钉，
直接报告了警察局长唐玉齐。
唐玉齐一听怒火起：
“啊？这还了得！
这古怪的案件一宗比一宗更离奇。
来人哪，马上出发。”
“是！”
嘎……警铃拉响惊天地，
院墙四处鸣警笛。
唐玉齐坐上了吉普车，
侦缉队就把这个摩托骑。
不多时来到王府的大门外，
见那怪物还一蹦一蹦往前移呢。
侦缉队呼啦一下围过去，
赵二上前用脚踢，
就听那怪物吭哧吭哧地喘粗气，
大伙一听，
“嗯？这个声音很熟悉。”
哟！是人哪！
见这个人，
是弯着腰，撅着腚啊，
活像一只大虾米。
上边系着一条裤腰带，
把那脑袋塞到了裤裆里，

就这模样的。
这种做法叫“看瓜”，
真是又哏又损又滑稽。
赵二他解开腰带提起脑袋这么一看，
啊？大伙当时都惊奇了。
原来是队长马铁钉，
在一旁气坏了警察局长唐玉齐：
“马队长，你为何如此这么狼狈，
嗯？真是草包饭桶废物鸡。”
“报告局长，
刚才我追赶李三中了点儿凉气，
肚子疼跑到茅房去拉稀。
返回来刚刚走进了黑胡同，
猛然间觉得飞来一个圆东西。
吧叽正砸在我的脑袋上，
当时把我砸昏迷了。
我咬牙忍疼仔细看，
是一颗人头黑漆漆。
我刚要掏枪来防备，
忽觉得空中飞来一人将我踢。
将我踢倒捆绑起，
解我的腰带扒我的衣。
把我脑袋塞到了裤裆里，
连推带搡外加提。
我被糊里糊涂地弄到这儿，
憋得我喊不出话来只能勉强能呼吸。
要不是局长来得快，
一会儿我憋死裤裆里了。”
“别说了，快到院儿里验尸体。”

捉拿李三莫迟疑！”
“是！”
说到这儿，他们走进了王府的大殿内，
验好了尸体卷上席，
马铁钉，在死尸旁，
发现一个铁球带血迹。
站起身，回手抓住张禄的衣。
“好你个老狐狸呀！
嗯！打死人你还去报案哪！
钱三赵二，给他戴上手铐押回去！”
“是！”
他们押着张禄刚刚走到了大门口，
见大门外惊慌失措跑来一个便衣。
“报告局长！不好了！
您太太被人绑在了太师椅，
嘴里还塞着个大鸭梨。
您墙上的照片画了个大十叉，
还写着，燕子李三宣判的！”
啊!?
唐玉齐闻听气炸了肺，
“好你个李三可恶至极！
几时叫我逮住你，
把你一刀一刀剁成泥！”
唐玉齐的话音还未落，
“报告！”
从大门外又跑来一个便衣喘吁吁。
“报告局长！不好了！
燕子李三闯入了警察局。
把您的绝密文件全毁坏，

办公室成了一堆烂垃圾。
他还把电话线都掐断，
临走还在墙上把名题。”
这个便衣还要往下讲，
“报、报、报、报告！”
又跑来个卫兵满头大汗往下滴，
“报……报告局……局长！”
“你结巴什么？好好说！”
“是！报、报、报告局长，不好啦，
燕子李三闯入您的书房里，
在书架上放了个包袱不知裹的什么东西。”
“拿来我看看。”
唐玉齐忙把包袱接在手，
见上面有几行字迹写得很整齐，
上写着：
“局长阁下，
李三登门来拜访，
感谢你悬赏把我来通缉。
给你送份见面礼，
祝你也是这个结局。”
唐玉齐打开包袱这么一看，
啊？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沾着泥，
吓得他双手一颤甩出去，
怎么那么巧正砸在张禄的酒糟鼻。
在这时候就听更楼之上有人笑：
“嘿！嘿！嘿嘿……
你们这群大笨驴，
想要捉拿三爷我，
那真是白日做梦费心机。

再会！”

众人闻听抬头望，

见两条黑影噌噌噌噌蹿房越脊飞得急，

眨眼之间奔了正西。

这就是，双燕除奸显绝技，

李三大闹警察局！

第八回　和尚欺弱女　侠士除凶僧



说的是,中秋之夜进了二更,
月朗星稀分外明。
光照大地如白昼,
微风徐徐霜气增。
遥望那京津之间的原野上,
有一片古柏傲苍松。
森林中隐藏一座老古庙,
相传是唐朝时代建造成。
这座庙名叫“天宫寺”,
论朝代,它历经了唐、宋、元、明、清。
只因为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土,
又有北洋军阀乱战争。
这古庙,连遭浩劫大破坏,
到一九三〇年已经是破烂不堪冷清清。
看!在庙门口儿长条石的台阶上,
站着李三、吕三二兄弟。
李三说:“兄弟累不累?”
吕三说:“不累,就是肚子觉得有点儿空。”
说着话,李三掏出一块烤白薯,
说:“给你吃吧,就这点儿你补补肚子填填空。”
“不,哥哥您吃吧,唉,哥哥,今天是八月十五吗?”
“是呀,人家有钱的早就吃月饼了。
你就吃块烤白薯吧。
忍一宿,天亮再走就能到天津。”



“那……哥哥,我吃白薯,您吃什么呀?”
“兄弟,你先在此等一等,
我到佛殿里看看有没有供果敬神灵。”
您看他,弓腿坐腰把身一拧,
旱地拔葱腾了空。
“嗖”!跳到两米高的庙墙上,
手搭凉棚四下一望全看清。
见佛殿堂无人没动静,
供桌上半明半暗着着蜡灯。
他翻了个筋斗往下落,
真好像四两棉花瓜儿给掉在水盆中,
一丁点儿都没有响声,
您说他这身子够多轻啊。
您看他快步如飞进了大殿,
两只眼上下左右一看喜心中。
见供桌上,摆着馒头、豆包、京八件儿,
蜜桃、白梨、红枣、大花生。
看炉里有几根儿残香还没着尽,
青烟缭绕不住地往起升。
在神案,莲台上端坐三尊大佛像,
如来佛祖端坐在正当中。
他屏住呼吸四下细看没动静,
一伸手取出个包皮儿拿在手中。
纵身跳到供桌上,
忙把这个包皮儿铺展平。
也不论干鲜果品、生的熟的一齐捧,
更不管咸的、淡的、软的、硬的,他要给来个一扫清。
一捧一捧地放在包皮儿上,
心里说:“对不起,老佛爷,借给我们把饥充。

一点儿没剩我都带走啦，
足够我们哥儿俩吃到天津了。”
提包袱转身刚要往下跳，
突然背后喊声：“停！
忙什么？”
哈哈哈哈一阵狂笑，
这声音，恰似怪鸟哀鸣那么难听。
是如来佛说了话，
“啊？！”李三他忙把包袱撂在供桌上，“啊”了一声猛一惊。
伸手探背膀、压绷簧、推蛤蟆口、撤单刀举目抬头往上盯。
仔细看，这如来大佛一动也没动，
面目照旧不变更，
这是怎么一回事？
嗯？是不是佛后有人玩弄鬼吹灯？
握单刀登佛案仔细盯，
见莲台后只有半尺多厚的尘土上边蒙。
怪呀，嗯？这笑声定是来自佛龛后，
绝不是我的耳朵没听清。
他忙到佛龛后面再一看，
见一道亮光分外明。
“哈……”突然又是一阵笑，
这回李三可全听清啦！
那笑声是从后边传来的，
靠后墙有个穿堂大门儿前后通。
后面还有一层大殿，
这道门儿早就上锁关得紧绷绷。
门缝不严亮光射进，
好李三，一只眼合着一只眼睁，
顺门缝往后一看这殿内，

没有佛像改了大厅了。
殿里边灯火辉煌照如白昼，
有一张八仙桌子放在正当中。
上摆着鸡鸭鱼肉、冷荤热炒，
白酒露酒每个桌角都有好几瓶。
有俩人对坐正饮酒，
一左一右分东西，
东边儿坐着的是个和尚，
面目狰狞透着凶。
他穿着一身灰布短衣白大领，
腰里扎着黄绒绳，
白布的水袜是高筒，
长脸儿的布底云鞋是青绒。
腰里还围着子弹带，
有一支二把盒子插腰中。
亮光头，穿大领，别手枪，
您说这种装束是什么德行？他算哪门子出家僧？
西边坐的这人有点儿四不像，
不是道，不是僧，哪行哪业分不清。
长的斗鸡眉、母狗眼、巴狗鼻子凹心脸儿，
两只耳朵朝后拢，好像兔子听声总支棱，
厚嘴片子有点儿翻驴唇，
闭着嘴能露出四门斗儿金牙黄澄澄。
就他这个模样儿真难选，
能气死木匠、难死画匠都没法造出他这个形儿。
东边儿这和尚举杯哈哈笑，
说："边二弟，来，先干这一盅。"
"好，干！我向师兄来祝贺，
兄弟我一醉方休奉陪到天明。"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真痛快,
可今天哥哥有事要声明。
嗐,这话又不知应该怎么讲,
实在有点儿怪难为情的。”
“哎呀,我的好哥哥,有话您只管敞开讲,
我边二洗耳恭听都依从。”
“好!边二弟,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还不知是吉还是凶。
我梦见我还俗娶媳妇,
入洞房新娘笑脸把我迎。
我跑过去,刚把新娘给抱住,
谁知道韦驮爷显圣不答应,
他单膀一抡降魔杵,
‘叭’把我脑袋砸了个大窟窿。
当时惊醒是个梦,
这吉凶祸福摸不清。
要说吉,韦驮砸我一宝杵,
要说凶,又真有美女到庙中。”
“哎,我的好哥哥,您是佛心人,
您老光是吉来没有凶。
第一,这破庙黑夜无人进,
就是有人来还不是送货、送命、送点儿金、银、铜,
谁来跟您找麻烦不都是送死鬼,
您身上有枪还有武功。
第二您身旁徒弟几十个,
个个武艺都够精;
我边二,五百斤大刀扔着耍,
跟您动手都不行。
‘凶祸’二字对您根本谈不上,



您只有吉星高照带着福星。
那韦驮砸您一宝杵，
这是您的佛心太虔诚啦。”
这小子真会溜须捧圣，
把马匹拍得响嘣嘣。
这和尚当时哈哈笑：
“我的好兄弟，你这个圆梦真叫灵，
哥哥我只好对你明讲吧，
这件事，你一定要让，要答应。
就是住下来的那个小洋妞儿，可把哥哥馋坏啦，
论漂亮她俊俏玲珑赛芙蓉啊。
论美女，她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第一名。
就那个白劲儿那个嫩劲儿，
那两只眼长得太水灵啦。
她把我的魂儿给勾住了，
我挣不开，拽不动，离开她我就活不成啦。”
您听他这种佛心多虔诚。
“好兄弟，你要不把这小妞让给我，
哥哥就是不死也得神经，
今天我就活不过去啦。”
他算说对喽，这番话被燕子李三全听清啦！
心里说：出家人禁忌杀、盗、淫、妄、酒，
哪有你这个秃驴无耻下流的恶淫僧。
今天你既要强奸民女，
国法难容谁能把你容。
我今天要不杀了你，
百姓们怎能得安生。
当时怒从心头起，气在胆边生，
把牙咬得喀嘣嘣。

他的双眉拧,瞪双睛,
突突突,二目好像窜火星。
持钢刀,转身形,
飞出殿堂往后冲。
没想到,他刚刚跳到佛殿外,
“叭!叭!”突然后面响了枪声。
紧跟着有女子声音喊救命,
“爸爸,爸爸”地叫不停。
又听得,有个男的答言说的是日本话,
紧接着又有人大喊往里冲。
叭,嗷儿,扑通,我完啦,
阿弥陀佛,叭叭咔啦哼哼哼。
这个乱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做梦娶媳妇的那个恶淫僧,
带领着徒弟十几个,
闯到后跨院里来行凶。
就在那西里间的小屋里,
有父女二人正在睡蒙眬,
这爷儿俩就是凶神说的那个小洋妞儿跟她的爸爸借宿在屋中。
这爷俩都是日本人,
闺女上大学读书在北京。
这爸爸的身份李三不太明,
看外表,戴着金丝眼镜像个学者老先生。
他们是从北京来奔天津,
雇了脚夫四五名,
赶着驴驼轿子好几乘。
黄昏时借宿进了“天宫寺”,
没想到误入贼巢进了火坑。
这爷俩蒙眬之中被惊醒,

因为是有个小和尚用刀撬窗棂。
他撬开窗子往里一探头，
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左眼睛。
这子弹是从屋里飞出来，
打枪人正是那位日本老先生。
阿弥陀佛，这凶僧一见徒弟被打死，
大叫一声往门里冲。
这些小和尚一齐都奔房门闯，
你推我搡猛一拥，
“咔嚓嚓”把房门扦棍儿给撞断了，
“咣当当”两个门扇左右倾。
这房门一开枪又响啦，
这位老先生的枪法真够精。
“叭叭叭！”把冲在前边儿的小和尚又撂倒三四个，
后边的，“呼噜”都趴在地上不敢冲啦。
这时候，外边那凶僧急了眼，
拔出来二把盒子手中擎。
朝着这屋子里边儿点了两点，
“叭叭！”“啊！”这位老先生腕子中弹鲜血红。
“啪啦”手枪落在地，
这凶僧，纵身一跃跳到屋中。
“徒儿们，把这洋老板给我架出去，
扔到后院儿王八井里去打扑腾，
然后陪着你边二师叔去喝喜酒，
我这里洞房花烛不用你们照应。”
这些小和尚连声答应就动手，
拧胳膊拢背架起这位老先生。
那姑娘“爸爸、爸爸”地连声叫，
这位老先生无名大火撞前胸。

“库拉！”“八嘎！”不住地骂，
暴跳如雷都忘了腕子疼啦。
“嘣”一个扬头又撞倒了两个小和尚，
回过脸看着女儿急得眼绯红。
这些小和尚，把他连推带搡架出去，
“咣当当”这凶僧回手就把房门封。
转回身就朝姑娘扑过去。
“哈哈……美人啊，不要害怕别担惊。”
话音儿未落，把姑娘扑倒在床上，
可上前一抱扑了个空。
这姑娘“骨碌”一滚掉到床下，
“救命啊！”姑娘的呼喊都岔了声啦。
这凶僧猫腰把姑娘给抓起，
双手一扬举在空，
“扑通”把姑娘又给摔到床上。
“别喊啦，你喊到天亮也没人应！”
“有人！我来啦！”
“啊？！谁？”
“我！燕子李三来要你的狗命！”
在窗户外面答了声，
“着！”
“啊！”这凶僧按着姑娘一回头，
见一物急如闪电快似风，
直奔自己面门飞过来，
想躲闪时间都不容。
一扭头，“噗”正中太阳穴，
这东西，硬邦邦、冷冰冰，又有刃儿，又有棱，有尖、有环儿、有头、有尾、有红绫，直往他脑袋里边使劲儿拧。
自动打眼儿钻窟窿，

凿进去三寸多深还一个劲儿地往里钉哪。
您说这个凶僧有多横，
一狠心、一跺脚、一咬牙、一赌气，说了声“我不活着行不行”。
他身子一歪手一松，
倒在地上“扑通通”。
一股臭血往外涌，
嗝儿屁着凉吹了灯。
这就是燕子李三借供果，
天宫寺飞镖诛凶僧。

第九回　李三追国宝　燕子飞铁窗



说的是,天色阴暗夜风凉,
阵阵寒气透铁窗。
死囚牢真是个活地狱,
阴森森又潮还又脏。
这就是有名的武汉监狱第二十八号的死牢房,
这里边儿只有一个人他把牢坐,
那衣服破烂,遍体是鳞伤。
只见他,低着头正在把鞋绑,
不声不响的很安详。
忽然间,牢门"咣当"这么一响,
推进来一人不住地笑声狂,
惊动这位坐牢之人抬头望,
啊?不由得心里暗思量:
见来人,衣冠楚楚穿得阔,
相貌堂堂,两眼炯炯放神光,
摸不清他是文还是武,
看不出是农工商他是哪一行。
更奇怪,死囚牢里没有这个样儿的,
进这个屋啊,不是半死也得带血浆,
他怎么整整齐齐、漂漂亮亮一点儿伤残都没有?
真叫人难解难猜摸不详。
坐牢人心里头很纳闷儿,
他可哪知道,
这正是燕子李三被押入死牢房。



你看他,两眼看着看守长,
笑声朗朗开了腔:
“嘿嘿!我是个珠宝商人,
你们说我是小偷,
把我抓来也不过堂,
这手铐脚镣就给我随便戴,
我们老百姓还能到哪儿诉冤枉啊?
既然你们拿我当小偷,
可又为什么把我关进这死囚房?
你们搞得这是什么鬼名堂啊?”
看守长,大喊一声,
说:“你少废话,
要不服气儿,
就把你的衣裳全扒光,
给你来顿开锅烂,
放放血你就不嚷嚷了。
我们把你关哪儿就算哪儿,
关到这儿你就活不长。
看里边儿那个,啊,
明天一早就枪毙,
嘿,你死到临头还逞强啊!”
这时候,坐牢人蹬着镣子跑过来,
急忙把他拉到一旁,
低声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呀,
这帮家伙都是狠心狼,
常言说好鞋不踩臭狗屎,
哪有话跟他们论短长啊。
来来来,请坐在我这个草垫儿上,
你这身衣服坐哪儿都得脏啊!”

这时候看守长见来人不搭话啦，
这才“咣当”“咔嗒”把那牢门又锁上。
撇着嘴，哼了两声，都走了。
这位新难友，
抱腕当胸笑脸扬：
“感谢兄长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为我解围免遭殃，
来来来，请上受小弟我一拜！”
“哎呀，哪里哪里，
这个我可不敢当啊。
今天我能和先生您见个面，
真是幸运至极不寻常啊！”
“呵呵，您太谦了，
请大哥不要管我叫先生，
这‘先生’二字我可配不上，
我是个粗鲁的庄稼汉……”
“哎？您刚才不是说是珠宝商吗？”
“这个嘛，大哥有所不知，一会儿咱再讲。
先请问您贵姓高名，
干的是哪一行？
为什么案子遭受这么重的伤，
是何罪进的这个死牢房啊？”
“我姓蒋，名叫蒋友良，
论罪名嘛，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
“啊？”这一句话，
当时可就愣住燕子李三美豪强！
蒋友良，再说什么话他都好像没听见，
一时陷入了深思的大海洋。
他那嘴唇儿直动好像是自言自语地在说话，

看脸色,一阵儿发红一阵儿黄,
这个举动可把这蒋友良给吓着了,
“哎哎,先生先生,您这是为的哪一桩啊?”
连叫几声他才有感觉,
“噢噢!没什么!
请大哥放心莫紧张!”
“那我怎么跟您说话没反应,
愣嗑嗑好像入了迷香?”
“嘿!实不相瞒,我一听大哥您是共产党,
不由得我想起了事一桩。
在北京,我曾经听过你们演讲,
说共产党是一生舍己为人忙。
要让人人过上好日子,
把那剥削压迫一扫光,
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为人民甘洒热血不彷徨。
在当时,还有很多学生跟着呼口号,
嚯,示威游行把那标语都贴满墙了。
可结果是,死的死,伤的伤,
被警察逮捕入了牢房。
我说这官府有刀又有枪,
你们这样做,
这不是甘受其苦太窝囊吗?
哎,他们问我不窝囊应当怎么样?
问我有什么好主张?
我说我的办法是不该账,
决不许官府坏人来逞强,
谁欺人我就找谁去算账,
谁穷我就把谁帮,

谁有不义之财我就随便儿用，
谁有邪恶势力，我就叫他提心吊胆不安康，
谁敢杀害好人我就要他的命，
我要学当年的侠义除暴安良！”
“呵呵，哎呀，除暴安良是好汉，
不过这一个人干，
恐怕力量不太强，
你看那群众示威游行啊，
那就是反抗啊！
那是暴露官府的卖国条约不正当，
演讲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有力量。
这一个人儿，
不论他能耐有多大，
也把这个世道变不了样儿。
常言说：单丝不成线，孤树难成行。
嘿，一个人浑身是铁能出多少钢啊？
要知道，天下的穷人太多啦，
剥削压迫似海洋，
赃官恶霸常出现，
你一个人帮得过来、除得光吗？
你听我这话，
是否有道理啊？”
“兄长，说得对！
这事实也让我碰上。
那一天，我在北京天桥走了一趟，
着眼一撒，真是满目凄凉啊，
有的人，插着草标卖儿卖女还卖自己，
呼爷爷喊奶奶跪在路旁，
我看着可怜心不忍，

穷人要钱我就帮，
不大会儿，我把铜子儿银洋都撒净了，
可那边儿还有一大帮呢。
好哥哥，既然您是共产党，
我想跟您结拜一炉香，
但愿同生同死共患难，
我是至死绝不变心肠。
可不知我高攀得上高攀不上，
请原谅，
我这个粗人太莽撞，
我这愚鲁硬求伴贤良啊！”
“哎呀！兄弟呀！
从今后，我们就亲如手足一个样，
咱就不用磕头别烧香了。”
“好！哥哥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兄弟，免礼。
咱们哥儿俩叙家常，
到现在，我还不知兄弟你贵姓呢？
家乡是在什么地方啊？
兄弟姐妹有几个？
家中的二老可安康？”
“嗨！哥哥呀！
我没家没业没了爹娘！”
话出口，他的泪如雨下湿了衣裳。
这才是英雄有泪不轻流，
他可皆因未到伤心处。
蒋友良，一见此情就知道他心灵有创伤。
忙说道：

“好兄弟,要坚强!
这屈辱仇恨用眼泪洗不光。
哥哥我不能够见泪水,
兄弟你难过我心伤。
我知道,你定有满腹的苦水倒不尽,
有莫大的冤仇腹内装。
你要化悲痛为力量,
伤心的事现在都要扔一旁啊!
因为天一亮,哥哥就要到刑场,
咱们欢聚的时间不太长了。
我想,咱们痛痛快快说宿话,
你看相当不相当啊?”
“嗨!哥哥!
小弟我不让你去刑场,
一切都由我承当。”
“哎呀!兄弟呀,
我怎么能够叫你替我死呢?”
“不是替死,是小弟救您出牢房。”
“嗯?兄弟,
你怎么在这儿说傻话呀!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吗?
咱们戴手铐,把镣蹚,
这大铁门,小铁窗,
铁窗外面有高墙,
这个高墙上有铁丝网,
里外的警卫有刀枪,
这龙潭虎穴怎么能够闯啊?”
“嘿嘿!哥哥,
就这些个死猫烂狗加着破烂儿奈何妨?

不是小弟夸海口，
就让他，
再加上七道寨子八道墙，
也如同是脚面深的水洼我平蹚！”
“哦!？兄弟，
既然你要能够出得去，
你赶快逃走免祸殃吧！”
“不！大哥，
您是有理想的，
我要亲自送您出牢房！”
“嗯,兄弟，
有何妙法能出狱？
有何绝技献良方！”
“大哥,请看！”
话音未落,他的人变了样。
只见他,上身摇,下身晃，
运元气,口不张，
提丹田,垂肩膀，
一霎时,骨瘦如柴塌了秧。
胳膊腿手脚的关节都开放，
那手铐脚镣子“出溜”“啪嗒”全都落地上。
这个名就叫缩骨法，
这是气功之中一绝章啊！
是一力浑圆气童子功达摩老祖易筋经，
他能收能放,能缩能涨，
能瘦能胖,能软似棉团硬似钢。
他脱掉了刑具,复了原状，
又急忙解扣脱衣裳，
把那大夹袍“刺啦刺啦”撕成条儿。

“哥哥,您把它编成辫子拧成绳,
把这缰绳拧得要结实,
我好用它提着您上房越高墙。
现在我先到外边儿去找看守长,
取钥匙开锁咱好出牢房。”
说着话,这脚尖一点地,
“嗖”的一声飞上小铁窗。
双手一抓铁窗棂,
左右一扳铁窗梁,
这铁条啊,在他手里就跟面条一个样了。
拉开一个洞口挺豁亮,
把身子一晃就飞出去了,
这可喜坏了蒋友良。
他一边儿编着绳子一边儿想:
我这个兄弟的武功可真强啊!
这是奇能绝技他会飞呀。
正想着,他“唰”的一声又飞回到身旁。
“啊?兄弟,回来了,这么快呀!
呵,你看,我这条绳子编得足有两丈长!”
“好,哥哥别动,
我来给您开镣铐。”
嘿!怎那么巧,
钥匙一捅正投簧,
“咔咔”两声把那镣铐都打开了。
“哎呀兄弟,你这选钥匙开锁也在行啊!”
“好哥哥,此处可不是讲话之地了,
咱们快走,
一会儿他们就炸堂了。
哥哥,我在您胸前用绳子打个十字襻。”

说着话,忙系好,
这头还富裕了一丈二尺长。
他牵绳头,
纵身飞出铁窗外,
一手抓窗框,
一手提出来了蒋友良,
脚落实地他们刚要走,
就听见班房里边乱嚷嚷:
“钥匙,钥匙,钥匙,钥匙丢了!”
“哎哟,看守长,你那钥匙怎么丢的?”
“嗨!刚才我去上茅房,
没留神,我这脚下一绊,身子一张,
也没摔倒,也没受伤,
也没见有人在身旁,
等回屋来一摸钥匙就没了!”
“哎哟,看守长哎,
这不是闹神闹鬼闹黄鼠狼!”
“去你妈的吧!
快找钥匙查牢房,
肯定有贼狱中藏。”
“嘿嘿嘿!别找了,
快来看二十八号房吧。
钥匙有了,人没了!
屋里的俩人没了一双啊!
快报警,拉铃铛!”
嘎……
“哗啦啦”的警铃响,
“啪啪啪”岗楼上边也响了枪了。
“哎呀,不好了!

有人越狱了，
抓逃犯哪！”
那手电筒是“唰唰唰”地乱闪光啊。
可是照了半天，
连个人影也没照见，
他们哪知道，
这哥儿俩早就下了高墙了。
他们跑到了江边儿一棵大树下，
蒋友良只觉得浑身无力腿发僵。
“哎呀兄弟呀，
咱们总算逃出来了，
就找个小船快过江吧！”
“哥哥，不行啊，
咱们没钱没衣裳，
要走脱必须得化妆。”
“对啊，我——
他们肯定要把咱们追捕，
我这身破衣服是难躲藏的。”
“哥哥，您在这树下等一会儿。”
说着话，他就撒开两腿跑得忙，
眨眼之间没了踪影了。
蒋友良，蹲在树下细思量：
我这兄弟他真乃奇人也！
他的来历不寻常！
哎呀，到现在我还不知他的名和姓，
我必须得把他带走留到我的身旁。
正想着，就听见耳边有人叫：
“哥哥，请您赶快换衣裳。”
“啊？兄弟，回来了。

哎呀,你这衣帽是从哪儿来的?”
“别问了,这还有四百块银元现大洋,
请您收下做路费吧。”
“哎呀,兄弟,
这么多钱我可不好带身上。”
“您要带不了,就先留下一半,
把它在树下刨坑来埋藏,
您几时用钱再来取,
您这身破衣服,
就把它扔到江里去漂洋吧。”
“哎呀,兄弟呀!
你把哥哥救出狱,
我觉得是如同一场梦黄粱。
在监牢,
咱们同生同死共患难,
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兄弟你的名和姓,
干的是哪一行?”
“哥哥呀,
有人叫我飞贼是大盗,
也有人称我侠义是豪强。
这天地之大国土广,
没有我立锥之地一粒粮啊。
现在北京前门箭楼贴着悬赏榜,
抓住我赏给一千现大洋。
他们在全城撒大网,
要捞我这条大鱼熬鱼汤。
可小弟我不是什么金丝鲤,
像一条大泥鳅,
滑出溜!

难抓难拿不上网，
我这刺溜一下滑到长江。
可要知道，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躲灾祸，
是为了夺回国宝来追赃，
这国宝是一对古瓷瓶，
被奸贼盗出宝库房，
他们偷偷送给了外国人，
还要秘密从水路运走到东洋。
为追国宝我来查访，
才假做珠宝商，
被他们抓来进了牢房。
哥哥呀，您要知小弟我的名和姓，
燕子李三，
就是我的外号在传扬！”
“哎呀！兄弟，
你就是燕子李三，
你的所作所为有名堂啊。
你偷富济贫，
除暴安良追国宝，
你这是爱国之心英雄胆，
不愧是侠义之中一豪强。
望兄弟，你跟哥哥我走吧，
咱到革命队伍里边把兵当。”
“哥哥，我一定要把国宝追回来，
把它送回北京宝库房，
如果小弟再去趟北京死不了，
等回来，我就永远留在您的身旁，
做一个温温顺顺的小绵羊，

为哥哥的理想出力量！”
“好兄弟，
哥哥一定等着你，
盼你早日归来到武昌。”
“哥哥，咱过江吧。”
“好！走！”
哥儿两个刚要下堤岸，
忽然间，
江边出现一片灯光。
可不好了，
是追捕车，来势狂，
一辆辆，排成行，
鬼笛儿叫，刺耳房，
侦缉队，手提枪，
搜江岸，锁桥梁，
令人一看心发慌，
直奔他们面前冲过来，
实难躲，实难藏，
好危险哪，好紧张，
燕子李三怎么搪？
他要施巧计，献良方，
显奇能，献绝艺，
他跳上一支小渔船，
是横篙飞渡过长江。
这就是铁窗飞燕救难友，
到后来，他夺回了国宝，取回了赃，
燕子李三美名扬！

第二章

颂词类作品

唱 前 线

快板书《唱前线》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曲艺》(1958.11.)所载内容整理收录。

李润杰先生在作品中歌颂了解放军，歌颂了民兵，也表达了他期盼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打着竹板走上台，
我心里高兴唱起来，
先向同志们来问好，
同志们辛苦了，听我唱段数来宝。
祖国建设大跃进，
你们在前线把国保，
敌人几时来捣乱，
你们几时就把他消灭掉。
不论敌机和敌舰，
叫他们插翅也难逃，
你们经验多、战术高，
百战百胜逞英豪。
神炮手，打得好，
百发百中没处跑，
专往敌人阵地落，
打得蒋军嗷嗷叫。
空军英雄驾神鹰，
每日守卫在天空，



只要敌机一来到，
就叫他屁股冒烟倒栽葱。
鱼雷快艇的英雄汉，
在水中飞行似火箭，
又快又猛又灵便，
专打蒋军的大军舰。
你们的英雄事迹千千万，
在祖国各地都传遍。
解放军在前线，
民兵配合来作战，
有民兵师，民兵团，
有民兵营，民兵连。
前防民兵装备全，
有小炮、机枪、手榴弹，
又捉特务又生产，
个个战斗有经验。
美帝胆敢来侵略，
准叫他民兵海洋翻了船。

革命战士爱人民

《革命战士爱人民》为李润杰先生在1966年与天津市曲艺团、天津市曲艺研究室集体创作的，本书根据铅印本文稿整理收录。

王杰(1942—1965)，山东省金乡县城郊乡华堌村人，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以后，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奖，被评为模范团员。1965年7月14日，在一次训练中为掩护民兵而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作品以对口快板的形式，歌颂了王杰同志拉车送大娘回家、推车帮助工人生产建设、在火车站帮助老大爷买车票回家等几件光荣事迹。

甲：手打竹板心激动，
　　高歌一曲把英雄颂。
乙：英雄满怀革命志，
　　王杰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甲：为什么王杰心最红？
乙：革命部队育英雄。
甲：育英雄，炼真金，
　　王杰他把“革命”二字刻在心。
乙：为什么王杰同志成长得快？
甲：因为主席著作他热爱。
乙：全心全意为人民来服务，
　　主席的教导他记得牢固。
甲：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共产主义精神多可贵，
时时刻刻把好事办，
王杰已经成了习惯。
乙：他做的好事实在多，
咱择上几件说一说。
王杰走到哪儿，
把好事办到哪儿，
哪有工作他在哪儿，
哪有困难他上哪儿。
甲：你说这话真不错，
王杰一贯助人为乐。
乙：这一天，王杰外出去拉粮，
半道上碰见一位老大娘，
大娘她身体不好走得慢，
行路实在不方便。
王杰一见跳下车，
亲亲热热地把话说：
“大娘我看您走路很吃力，
快请上车我送您去。”
甲：“我家离这十几里，
这事怎好麻烦你？”
听大娘说出客气话，
王杰心里倒装不下，
“大娘请您快上车，
这点小事值不得说。”
他搀扶大娘把车上，
就好像对待亲人一个样。
甲：一路上话头多，
大娘她感激的话儿没法说。

“毛主席的军队谁不夸，
和我们百姓是一家。
今天送我回家去，倒叫大娘不过意。”

乙：王杰说：“我是人民的子弟兵，应该为人民做事情。
树连树，根连根，
军民一家心连心。
军爱民，民爱军，
雨水情深不可分，
骨肉相连亲又亲。”

甲：大娘越听越爱听，
心里想我们的部队净雷锋。
王杰把大娘送到家，
问他的姓名也没回答。
冲着大娘说：“再会！”
急忙赶路回部队。

甲：这件事情多动人，
体现出革命战士爱人民。

乙：叫声同志停一下，
我先问你一句话。

甲：（白）什么事？

乙：王杰把大娘送回家，
他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甲：（白）车呀！

乙：哎！一提车，我想起了车，
刚才的故事有辆车，
我这个故事也有车。

甲：刚才王杰是拉车，

乙：这回王杰是推车。

甲：王杰拉车是送大娘，

乙：王杰推车是——

甲：(白)也是送大娘？

乙：不！王杰推车是去帮忙。

甲：(白)帮什么忙？

乙：说帮忙，道帮忙，
　　同志你可不要忙。
　　说的是星期日，
　　王杰外出去办事。

甲：周友录和他是战友，
　　他们一块上街一块走。

乙：走着走着他抬头看，
　　王杰当时将身站。

甲：(白)怎么啦？

乙：原来是工人正拉车，
　　车上的石料装得多。
　　工人们拉起车来把天桥上，
　　人人心情比火热。
　　铁路天桥高又高，
　　工人干劲冲云霄。
　　嘿呀嘿，嘿呀嘿，
　　嘿呀嘿呀嘿呀嘿……

乙：(白)这是干什么？

甲：(白)这是工人唱劳动号子。

乙：劳动歌声像火一团，
　　王杰急忙跑上前，
　　帮助工人来推车，
　　他和战友干得泼。

甲：工人们从心里感谢解放军，
　　感谢他一片热情、一片心。

乙：工人唱歌王杰和，
　　颗颗红心紧挨着。
甲：战友老周去把事办，
　　和王杰约好在书店来见面。
　　他办完了事到书店，
　　左边找，右边看，
　　为什么不见王杰的面？
　　左看右看看不着，
　　老周二次到天桥。
　　人群里边仔细瞅，
　　见王杰帮着推车还没走，
　　又装石料又推车，
　　随手早把棉袄脱。
　　老周心里热烘烘，
　　王杰真是活雷锋！
　　（白）王杰！
乙：（白）有！
甲："咱请假的时间差不多啦，
　　咱得赶紧往回折。"
乙：王杰他看了看工人看了看车，心里边难舍又难割，
　　恋恋不舍把天桥下，
　　汗珠还在脸上挂！
　　"老周啊，工人们为祖国建设多辛苦，
　　他们的精神把我来鼓舞，
　　社会主义建设人人都有份儿，
　　我应该帮助工人加把劲儿。
　　工人们劳动流大汗，
　　我越干越欢越想干！
　　一看工人的那股劲儿，



我实在舍不得离工地。”

甲：王杰的话，虽简短，

革命的思想光闪闪。

王杰的故事多又多，

合：咱打起竹板唱赞歌。

乙：头一个故事他拉车，

甲：第二个故事他推车，

乙：第三个故事听我说，

这件事里也有车。

甲：（白）还是拉车？

乙：（白）拉可拉不动。

甲：（白）要不就是推车？

乙：（白）推也推不动。

甲：（白）什么车？

乙：（白）火车。

甲：（白）是推不动。

乙：这一天王杰和战友陈学义，

两个人，一块上街理发去。

疾走慢走到理发店，

这个地方靠车站。

人群里边仔细看，

有位老大爷来回转。

皱着眉，低着头，

好像有事正发愁。

王杰同志心最细，

对什么事情都留意。

“小陈你看，老大爷心神不安来回转，

一定是有什么困难不好办。”

甲：（白）“对。”

乙：(白)“咱赶紧过去问问。”

甲：(白)“好。”

乙：王杰急忙跑过去，

拉住了大爷问仔细：

“看您的神情挺着急，

有困难，请您跟我们提一提。”

甲：老大爷抬头仔细看，

两个战士面前站，

年轻的战士火热的心，

说出话来特别亲。

乙：(白)“老大爷，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甲：(白)“哎，

我的家，在兖州，

儿子工作在郑州，

看完儿子回家乡，

想不到把钱全丢光，

要买车票我没钱，

心里着急又为难……”

乙：一听大爷说为难，

王杰他，马上掏出自己的钱，

把钱递在大爷的手。

甲：旁边转过他的战友。

陈学义，也把钱拿，

他们两颗红心闪光华。

乙：“大爷！这钱请您快收下。”

甲：我心里感激说不出话，

两行热泪腮边挂，

战士的形象多高大。

(白)“同志啊！你们帮助我的不光是几块钱，你们给我的是战士

的心哪！”

老大爷越想越激动，

当时都忘了问姓名。

老大爷这里一眨眼，

两位战士早走远。

半天说出一句话：

“毛主席的战士真伟大！”

乙：王杰他，把钱给了老大爷，

具体的困难给解决。

一心一意把别人帮，

把自己的事情早忘光。

王杰说：“老大爷买车票上了火车，我心里高兴得没法说。”

乙：这故事虽小意义重，

表现了王杰一心为革命！

甲：王杰处处爱人民，

人民拿他当亲人。

乙：一面红旗迎风摆，

革命青春放光彩。

甲：唱王杰，学王杰，

乙：赞王杰，颂王杰，

合：人民心里有王杰，

新中国处处都有王杰！

海河赞歌

快板书《海河赞歌》为李润杰先生1972年创作的作品。

海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系，是我国七大河流之一，更是流经天津市内的一条主要河流。李润杰先生的家在天津，成长在天津，后来工作、战斗都在天津。可以说，海河是李润杰先生心里的一条母亲河。李润杰先生通过描写海河的“前世”与“今生”，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了新中国的光明。在新中国的治理下，海河造福了一辈辈天津儿女。纵览全篇，李润杰先生通过赞颂海河抒发了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由衷歌颂。

打起这个竹板唱赞歌，
咱是开门见山就说海河。
这海河流域河道多，
它西起太行东临渤海，
北跨燕山南界黄河。
有骨干河，支干河，
什么大清河，子牙河，
漳卫运河，滹沱河，
滏阳河，宣惠河，
独流减河，永定河……
这条条河水都通海河。
自古来海河流域灾害多，
人民把那海河都叫了害河。
洪水来，大撒泼，



声似海啸开了锅，
白茫茫一片汪洋把房没，
那个快劲儿跟野马飞奔差不多。
顷刻间横贯千山树没了影，
水过后尸横遍野满沟坡，
有多少人民遭灾祸，
有多少人流离失所不能活。
旧社会反动政府似毒蛇，
他们强迫征款捐税多，
饱入私囊不治水，
他们哪管人民死与活。
嘿！春雷一声震山河，
红太阳的光辉普照新中国，
毛主席亲手绘蓝图，
要把这千年的害河变利河。

“一定要根治海河”，
这七个大字金光四射，
千军万马战海河：
开新河，改旧河，
建大闸，能拦河，
筑大堤，能固河，
造起这个大桥能跨河，
它哞儿啦哞儿啦地跑火车。
治河大军几十万，
争先恐后上前线；
母送子，妻送男，
父女争出工，
兄弟齐参战，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一定要实现。
这降龙伏虎的英雄汉，
来自五湖四海团结大会战，
全凭着一颗红心一双手，
一辆小车一把锨。
一杆红旗迎风展，
万马奔腾卷巨澜。
不怕三伏酷暑热，
不怕三九严冬寒。
海啸，人墙筑堤埝，
地动，脚稳身不弯。
挖土方，筑大埝，
战流沙，起泥潭，
礓石层，难下锨，
“狗头胶”，铁石坚，
苇碴子苇根滚成团，
扎脚搪锨把腿缠。
这硬的硬，软的软，
稀的稀，干的干，
是叽里咕噜、嘁哧喀喳、稀里哗啦、噼嗒啪嗒，
难挖、难铲、难动、难挪又难搬。
英雄的面前没困难，
都被制伏都打穿，
都得老老实实地听调遣，
这人定胜天。
小老虎连，真能干，
期期挖河是模范，
日推万斤土，
步行百里远。

风当电扇，
雨当流汗，
汗水洗大澡，
雪片当丝绵，
连续九年挑重担，
干劲儿冲天美名传。
您看那：
银锹飞舞似闪电，
小车上下离弦箭，
一车车，一锨锨
车车泥土像座山。
英雄们的双手把山搬，
一天一天搬了十年啦。
您要问这土方挖了有多少？
现在说二十七亿立米都冒尖儿啦！
这些个土要是放到一块儿，
得有多大堆，多大摊儿，
多高多矮儿多长多远儿有多宽儿？
咱们打个比喻摸摸边儿，
要是一方一方地接在一块儿，
它能绕地球六十圈儿，
还富余一块儿拐个小弯儿。
(白)这个土方量多大呀！
现在来说是够大，
再过些日子还得大，
到了明年更得大，
等到完工的时候更加大；
起名就叫大大大，
这海河的工程就是大呀。

筑大堤,起大坝,
河靠着堤,堤连着坝,
坝堤连河起大闸。
有拦河闸,引水闸,
分洪闸,进洪闸,
节制闸,控制闸,
海口矗立防潮闸。
这防潮闸,有办法,
它专管给咸水淡水分了家。
这些个闸,作用大,
它能叫河水听人的话,
实现了深渠河网化。
黑龙港七十二连洼,
什么东大洼,西大洼,
南大洼,北大洼,
过去的洪水、沥水都找它。
洪水来,进了大洼,
淹了上洼淹下洼,
东西南北都淹罢,
在贾口洼里住老家。
秋天住老家,
冬天白花花,
春天开了化,
地里干巴巴,
这些个地方收什么?
它涝了收蛤蟆,
旱了收蚂蚱,
不旱不涝能收碱疙瘩,
它就是不会收庄稼,

可实在叫人没办法。

“一定要根治海河”，
这七个大字闪金光，
人换思想地换装，
盐碱窝飞出了金凤凰。
根治海河打大仗，
配套的工程紧跟上，
这盐碱涝洼大变样。
您看那：
沟渠如网地成方，
堤坝路旁树成行，
灌排林路四结合，
好庄稼一望无边似海洋；
绿油油，明晃晃，
铺天盖地长得强。
稻穗迎风翻波浪，
高粱红脸长过了房；
大豆成墩骨节儿壮，
角多粒足皮毛黄；
绿豆枝多铺地上，
探背伸出了铁巴掌；
老玉米的胡子冲天长，
都像暖壶那么胖，
什么马牙白，珍珠黄，
疙里疙瘩挤挤喳喳个个都有这么长；
谷子弯腰头点地，
猛劲儿地挺身脸难仰；
棉花在一旁开口笑，

呼！一碗碗“白米饭”都给扣在嘴头上，
把嘴给撑开了好几瓣儿，
越撑越大越觉得堵得慌；
这芝麻生来爱多嘴儿，
刚要开口，它一看棉花，
当时就把脸吓黄，
就紧紧贴在秸秆上，
它这小嘴儿朝天不敢张了；
花生都钻到土里紧闭嘴，
把那肚子憋得硬邦邦。
这粮棉油作物猛蹿又猛长，
这盐、碱、涝、洼都变成了米粮仓。

“一定要根治海河”，
这七个大字为人民世代谋幸福。
治河大军展宏图，
深山锁龙头，
峡谷出平湖，
川口修起大水库。
这大水库，真坚固，
水泥浇，石头筑，
身长腿长是个大肚儿，
水多它能吞，
水少它能吐。
这大水库，小水库，
星罗棋布难数数儿。
洪水来，入水库，
枯水季节库水足；
库水灌田千万亩，



库水盘山银龙舞，
库水发电马力足，
库水养鱼鱼游浮。
大鲤鱼，有功夫，
扑棱棱蹿出水面练飞渡，
它要看，山川多美有多富，
要亮亮它那红鳍红尾色儿多足，
要显显它那金鳞亮甲的花衣服；
刚刚蹿出水面一睁眼，
哟！臊得它咚的一声入了水库。
它看到，满山遍坡的鱼鳞坑，
又密又匀又长树。
林梯坝，保水土，
五光十色耀眼目，
万紫千红彩云舞。

“一定要根治海河”，
七个大字光芒四射照山川，
照得那，远山、高山、森林山，
近山、低山、花果山，
平川变成米粮川，
运河南北跑粮船。
治河大军斗志坚，
红心巧手绘新篇。
穿洪导运的工程真少见，
它造出了天河走大船。
看，东西河水向东流，
南北河水直线儿穿，
不汇流，不牵连，

河要过河水不沾；
河上河水船来往，
河下河水浪滚翻；
河上河，过河不连河下水，
河下河，穿洪不染河上泉。
河上河，河下河，
河上河下走河水；
河下水，河上水，
河下河上水有源。
毛主席光辉题词十周年，
海河的面貌大改观。
看高山，看平原，
从农村，到海湾，
处处都是幸福园，
广阔天地无限美，
社社队队人心欢，
农、林、牧、副、渔，全面大发展。
猪满圈，羊满栏，
骡马成群，鸡鸭数不全；
柴草垛连垛，
粮棉山连山；
家家有余粮，
处处新房间；
铁牛满地跑，
水面扬白帆；
鱼米乡，花果园，
万顷良田，旱涝确保丰收年。

“一定要根治海河”，

再接再厉再向前。
千万颗红心永向党，
千万支赞歌唱不完，
千万杆红旗迎风展，
胜利捷报到处传。
海河两岸尽朝晖，
毛主席为人民开出万代幸福泉！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快板书《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为李润杰先生1976年创作的作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李润杰先生万分悲痛，回忆起六次接见的场景，回忆起那一句“你就是马云龙”，李润杰先生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感情，奋笔写出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这篇作品。作品不似其他哀悼的文章那样悲伤低沉，而是在怀念中、在悲痛中充满了战斗和向上的精神。李润杰先生把对周恩来总理的哀思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动力，才道出了那一句：“周总理和我们永远在一起，去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无边的哀思罩大地，
巨大的悲恸震环宇，
大海静默，高山肃立，
江河奔腾声声凄。
八亿神州齐悼念，
无限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共产主义的杰出战士，
一辈子忠心耿耿为革命，
他步步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人民热爱周总理。
翻身的艺人更是忘不了您啊，
总理的音容笑貌、亲切教诲、光辉业绩，

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旧社会,“三座大山”把我压在苦海底,
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我死里逃生学卖艺,
打板讨要受尽人欺。
霹雳一声春雷响,
来了人民救星伟大领袖毛主席,
共产党救我出苦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甜如蜜,
新社会我处处看着都欢喜。
歌唱工农兵,我的竹板越打越响亮,
赞颂毛主席,我的嗓门越唱越觉得有力气。
一九五六年北京召开文代会,
我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也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毛主席亲切招手面带笑,
周总理紧随主席身边寸步不离。
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
周总理浓眉亮目神采奕奕,
和我们同照了合影相,
我激动得热泪不住往下滴,
使足劲,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那一天我的嗓音大得真出奇!
不多日,举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
周总理又亲自来出席。
第二次见到总理的面,
热流滚滚周身起。
亲切的关怀暖心坎儿,
巨大的鼓舞长志气。
我下定决心一辈子革命干到底,

海枯石烂志不移。
五八年全国曲艺大会演，
周总理来到剧场里，
听相声，听大鼓，
快板、时调和坠子，
听曲艺说唱社会主义好，
周总理听得有兴趣。
看罢演出后台来接见，
一一握手致心意，
爽朗的笑声荡心窝，
铿锵的话语难忘记，
对我们艺人多爱护，
对革命曲艺多支持！
六四年第三届人大在北京召开，
我又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在大会上作报告，
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前程万万里。
更难忘，六五年总理视察到天津，
晚会上和文艺战士又相聚。
周总理一天工作多劳累，
听快板，全神贯注真仔细。
我抖擞精神来表演，
唱了个《千锤百炼》老兵把新兵来教育。
唱完鞠躬行个礼，
见总理已走到我面前停稳了身躯，
流露出满意的目光微微地笑，
面容和蔼又谦虚。
总理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
我连忙握得紧紧的。

总理夸我“唱得好”，
说：“你就是马云龙！”[1]对我热情来鼓励。
总理的意思我明了，
叫我向工农兵英雄来学习，
全心全意为人民，
继续革命永不息。
周总理语重心长教诲深，
我至今牢牢记心里。
最难忘，一九七四那年底，
周总理，身带重病又亲自把四届人大来出席，
描绘出宏伟的建设蓝图多么壮丽，
实现“四个现代化”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里，
人人听了都带劲，觉得浑身是力气。
百忙中亲切接见天津代表，
问生活，问生产，谈文化，谈教育，
工业、农业、政治和经济。
周总理把咱天津当故乡啊，
他和咱天津人民更亲密，
我听总理呼唤我的名字，
总理还记得我老李。
说代表里老艺人就两位啊，
他的意思我懂得，
嘱咐我，老当益壮不断把新功立，
一代代把革命的文艺事业传下去。
见总理眼光明亮面容瘦，
代表们个个担心多忧虑，
我们的总理太劳累啦，

① 马云龙是快板书《千锤百炼》中的主角之一。

工作紧张难休息。
谁知道,那一次见面一年后,
周总理和我们永别离。
噩耗传来,人民泪如雨,
我泣不成声话不成句,时刻怀念好总理。
六次接见鼓舞大,
对我的鼓励和教育我永记忆。
心潮澎湃忆往昔,
革命洪流奔腾急,
周总理崇高的品质给全党全军全民树榜样,
周总理光辉的一生丰功伟绩照寰宇:
五四运动狂飙卷,
反帝、反封建当先驱;
北伐征战英才展,
南昌起义举红旗;
长征两万五千里,
艰苦卓绝志刚毅;
西安事变建奇功,
抗日揭开新时期。
龙潭虎穴全不惧,
出生入死斗熊罴,
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
步步紧跟毛主席。
建国后日夜操劳不休息,
走遍了祖国山水和大地。
反修、反霸立场坚,
五洲四海联友谊;
周总理一辈子忠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周总理一辈子英勇高举马列主义伟大红旗。

周总理一辈子鞠躬尽瘁为革命献心血，
周总理一辈子艰苦朴素和人民共呼吸！
“四人帮”阴谋篡党搞复辟，
疯狂反对周总理，
他们又造谣，又诽谤，又陷害，又打击，
真是阴险毒辣罪大恶极。
周总理像巍巍高山青松立，
“四人帮”是跳梁小丑臭垃圾；
周总理是浩瀚长空一雄鹰，
“四人帮”是蓬间雀类真卑鄙。
周总理光辉形象照天地，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轰隆隆，千钧霹雳开新宇，
哗啦啦，万顷波涛荡污泥，
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出了气。
周总理和我们同庆祝，
周总理和我们同欢喜，
周总理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去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抗洪凯歌

快板书《抗洪凯歌》为李润杰先生1963年创作，本书根据《李润杰快板书选集》所载内容及李润杰先生演出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记述了1963年天津市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各地、各界齐心协力抗洪的真实情况。李润杰先生亲临抗洪一线，深深地被现场的解放军战士和广大参与抗洪的干部群众所感动，继而写出这篇作品，在历次表演中，都能真实地再现抗洪的波澜壮阔，获得异常火爆的现场效果。

六三年，乌云滚滚遮太阳，
飞沙走石大风狂，
喀啦一声霹雷响，
哧溜一道闪电光，
“哗哗哗”倾盆大雨从天降，
恰似倒海翻了江。
这暴雨一连下了七昼夜，
都集中在邯郸、邢台、保定、石家庄，
引起了山洪暴发洪水涨，
滹沱河、滏阳河、漳河、卫河、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条条河水发了狂，
声如牛吼“哞儿哞儿”叫，
白花花的水头高过房，
几十里外就能听到水声响，
真好像成群野马脱了缰。
这洪水直奔天津市，

眼看着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就要遭灾殃。

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动员令，
全党全民齐抗洪。
保铁路、保交通，
坚决保住天津城，
不战胜洪水不收兵。
全市人民齐响应，
立刻武装就行动。
红旗滚滚映日红，
抗洪大军齐出征，
党政军领导来挂帅，
百里长堤扎大营，
战鼓咚咚号角鸣，
向洪水进攻打冲锋。
抗洪战士抖威风，
恰似活虎与生龙。
挖泥掘土筑堤埝，
个个阵前逞英雄。
大抬筐，肩上横，
来往穿梭跑不停。
哪管两脚起泡肩膀肿，
哪管坡陡堤滑路难行，
哪管那烈日当头似火烤，
哪管那汗水淋淋似蒸笼，
双肩担起千斤重，
堤埝层层往上升。
他们下水取土更英勇，
赤脚光背跳水中，

水底下,看不清,密匝匝,一层层,
苇碴子棵棵像钢锋,
快似刀,利似箭,
藏在水底把路横,
为取土,往上登,不怕扎,不怕疼,
不怕鲜血水染红,
不怕腿上尽是伤口,
不怕脚上穿窟窿;
天大的困难全不怕,
为抗洪把万座刀山都踩平!

八月十四这一晚,
天气忽然变了脸,
狂风暴雨绞成团,
天连水,水连天,九级大风把堤掀,
卷起浪头像座山,
澎起水花接上天,
落下来漫过大堤埝,
大堤淘空就要坍。
抗洪大军眼瞪圆,
面对洪峰向党发誓言:
坚决保住大堤埝,
坚决把天津保安全。
工农兵,英雄汉,
手挽手,肩并肩,
心连心,同志愿,
跳到水里护堤埝。
脸贴大堤身,脊背抗水面,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把浪头撞得稀糊烂!
英雄们筑起铁长城,
狂风暴雨打不散!

暴雨大,狂风刮,风卷浪,浪开花,
浪花飞起一丈八;
上游卷来一片麻,
一捆一捆黑压压;
急流翻滚赶浪花,
赶到减河进洪闸;
闸孔小,麻捆大,
麻过闸孔挤疙瘩;
挤不过,往上茬,
个个闸孔叉上麻。
麻叉闸孔闸孔堵,
闸孔叉麻麻堵闸。
水卷麻,麻堵闸,
麻水不通闸要塌。
要保闸,快捞麻,
下水捞麻危险大。
这个任务谁来抓?
解放军,人人夸,哪儿有困难哪儿有他。
为人民,为革命,
马上抢险保大闸。
保大闸,通大闸,
英雄们下水捞臭麻。
麻捆大,分量加,
又难抓,又难拿,
拿不动,抓又滑,

抱一抱,夹一夹,
蚊子咬,铁丝扎,
大蝎子愣往身上爬。
风雨交加难睁眼,
大浪头直往脸上砸。
不管危险有多大,
坚决保住进洪闸。
不喝水,不吃饭,
不打通闸孔不上岸。
多辛苦,多疲倦,
接连战斗两天半,
打通了闸孔保堤埝,
解放军战士是好汉。
第一次洪峰正作乱,
第二次特大洪峰又来窜犯,
来得猛,快似箭,
它一心要把天津漫。
它要把天津都走遍,
它要到市里看一看,
它要到大街转一转,
它要到胡同串一串,
它要把工厂机器涮一涮,
它要把自来水给换一换,
它要到三楼顶上站一站,
这特大的洪峰要把天津灌。
党中央,国务院,
毛主席特别关怀挂心间。
发指示,除水患,
确保天津不受难,

确保津浦铁路线，
水情一天问几遍。

您听一听，看一看，
全国人民都挂念。
一方有了难，
八方来支援，
电报飞来似雪片，
一件一件又一件。
需要人力就来到，
需要物资马上办。
山东、东北路途远，
解放军来得可不慢，
下车就打阻击战，
不喝水，不吃饭，
不眠不休连轴转。
北京解放军，
正在吃晚饭，
接到命令来抢险，
连夜就往天津赶。
坐火车，嫌太慢，
行军跑步快似箭，
京津相距二百四，
“噌”的一声到了前线。

您听一听，看一看，
贫下中农堤上站。
洪水猛，泄得慢，
心情随着激流转，

看水流,急似箭,
看庄稼,玉米正在吐花线,
想到天津人民几百万,
想到国家的财产没法算,
想到工业大建设,
想到工人日夜流大汗,
想到毛主席的教导:“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对,坚决保卫天津市,
坚决保卫津浦线。
社员们一齐表心愿:
宁愿自己被水淹,
决不让天津遭水患!
一个口号一条心,
颗颗红心连成片。
为保天津决堤埝,
分洪引水进洼淀。
贫下中农风格高,
共产主义思想多灿烂,
工农情谊比海深,
同心协力战胜洪水患。
路上看,火车汽车总不断,
把防汛器材运到前线,
苇席木料堆成山,
麻袋草袋千千万。
天上看,飞机隆隆声不断,
侦察水情来回转。
分洪区、大洼淀,

飞机空投橡皮船，
投下大饼和白面，
保证按时准开饭。
水上看，扬白帆，
大客船、大货船，
汽船、帆船、大驳船，
小火轮、小舢板，
又运土来又抢险，
接人搬家全都管。
这些船只还不算，
海军还开来了登陆舰。



堤上看，红旗飘，
千军万马似海潮。
洪水哇哇在咆哮，
抗洪英雄喊声高。
洪水涨一寸，
堤长一尺高；
洪水天天涨，
堤埝日日高。
大堤修得高又高，
大堤筑得牢又牢，
牢又高，高又牢，
抗洪英雄耐大劳。
白天太阳晒，
汗水雨水浇，
汗水加雨水，
洗成铁背腰。
夜晚席棚睡，

身下地反潮，
风动席棚角，
耳听长鸣哨，
水打莲花落，
啪啪把堤敲，
群声大奏乐，
各自显花招，
沙蓬来打鼓，
蚊子吹管箫，
蠓虫专扑脸，
蛤蟆喊声高，
长虫到处跑，
蝼蛄乱摔跤。
哥俩划拳十对十，
起名就叫全来了！
又是撞，又是咬，
又是闹，又是搅，
英雄们鼓掌直叫好！
你也笑，我也笑，
都说听这个杂耍不买票，
这种玩意儿真热闹，
吹打弹拉、说唱变练带舞蹈，
中国戏院演不了，
这种玩意儿没处找啊。
英雄们心里好快活，
艰苦编成快乐歌。
老张、老李和老罗，
坚守阵地把话说，
老张说："今年这次大洪水，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老李说:“来得又猛还又快,
要搁过去还了得!”
老罗说:“这个水搁到旧社会,
穷人谁也甭想活。”

想过去,好心伤,
三九年天津人民遭了殃,
洪水来到赛虎狼,
淹了地,淹了房,
万顷良田变汪洋,
卷走了骡马和牛羊,
眼看亲人被淹死,
妻喊丈夫儿喊娘,
多凄惨,多凄凉,
穷人哪里去躲藏。
有的逃到房顶上,
有的被水泡塌了房,
一家八口逃到树上。
妻儿老小泪汪汪,
当家人没了主张,
没人救,没人帮,
身上冷,没衣裳,
肚子饿,没口粮,
把树枝树叶都吃光。
都吃掉,都吃光,
饿死老婆饿死娘,
孩子找妈痛断肠,
多悲惨,多心伤,

穷人不死也遭殃。
官僚买办大奸商，
地主汉奸大流氓，
高楼大厦饮美酒，
肚满肠肥挺胸膛，
阔小姐，少爷秧，
有财有势好张狂。
大街上划船来游湖，
要学许仙白娘娘。
少爷船后轻摇桨，
小姐船头巧梳妆，
头上打着小花伞，
又遮太阳又漂亮。
游大街，穿小巷，
逍遥自在喜洋洋，
突然漂来个死尸体，
躲闪不及撞了船帮，
小姐吓得嗷嗷叫，
白脸蛋变得蜡渣黄。
反动政府似豺狼，
做官的全都坏透膛，
穷人淹死他不管，
阔人一喊他帮忙。
为什么官府这个样儿，
狐群狗党是一帮呀！

想过去，看今天，
过去人民被水淹，
今天的洪水要比过去大几倍，

市面繁荣人心欢。
工人按时上下班，
生产竞赛热火朝天。
工厂机器隆隆转，
俩人活，一人干，
保质、保量、保增产，
完成计划准兑现。
交通畅行无阻拦，
想到哪去都随便，
商店货物堆成山。
都知道天津闹水患，
怎么一点儿灾情看不见？
对！灾不见，水不见，
都只为世道大改变。
今天有党来领导，
人民当家掌政权，
不管洪水有多大，
想淹天津难上难。
过去闹水乱成团，
反动政府没法办，
抓民夫，挡堤埝，
堤埝不能把水拦，
洪水照样在泛滥。
今天党的一声唤，
百万大军到前线，
堤埝加高加固又加宽，
特大的洪水冲不坍。
过去当官的躲灾险，
哪儿保险往哪儿钻。

今天党政领导上前线，
亲自指挥来作战，
废寝忘食不停闲，
带头跟大伙一块儿干。
过去水涨物价涨，
一天几遍紧加番；
今天东西特别贱，
物价稳定如泰山。
过去闹水没人管，
旧社会，又黑又暗还又惨，
反动政府连根烂，
哪管人民受灾难；
今天闹水没危险，
新社会，多温暖，
专为人民作打算，
人民抗洪抢着干。
你也干，我也干，
抗洪英雄在前线，
后方支援总不断，
英雄们昼夜在奋战，
洪水不敢再泛滥，
溜溜地奔海去逃窜。
特大的洪峰被驯服，
特大的胜利天下传，
毛主席英明领导好，
团结的人民能胜天，
三面红旗高举起，
抗洪英雄凯歌还。

立井架

对口快板《立井架》为李润杰先生1964年赴大庆慰问后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歌颂了大庆油田艰苦创业的精神与铁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作品大气恢宏，又不乏幽默风趣。有相当篇幅使用小人辰儿辙，还融入了劳动号子，使观众听起来既妙趣横生又精神振奋。

甲：唱对口快板是俩人儿，
乙：两副竹板打出一个点儿来一个音儿。
甲：抓革命，促生产，
乙：战歌嘹亮入青云儿！
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乙：咱唱一唱大庆精神大庆英雄人。
甲：王铁人英雄事迹传遍全国，
　　艰苦奋斗王铁人。
乙：这水有源，树有根儿，
　　我先说个开始创业的小例子儿。
甲：（白）你先说吧。
乙：六〇年的一开春儿，
甲：跃进的列车鸣汽笛儿，
乙：大地上百草萌芽出了地皮儿，
甲：万里山河春光好，
乙：祖国建设快马加鞭往前跑！
　　帝、修、反结伙儿反华大合唱真凶狠，

满嘴毒气往外喷，
疯狂诬蔑三面红旗，攻击大跃进，
说什么，中国是“贫油之国”翻不了身，
他们妄想用经济封锁来围困，
苏修卡咱的脖子黑透了心；
阴谋诡计全使尽，
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乙：三面红旗就是好。

甲：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
坚决回击帝、修、反，
定叫石油生产大翻身！
春雷一声天地动，
喜讯传来激动人心，
大庆发现了大油田。

乙：看，钻井队员来了一大群儿，
这个队是一个钢铁队儿，
队长名叫王进喜，就是革命英雄王铁人。
王铁人，王铁人，
旧社会放羊要饭是个受苦人，
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
受党培养成了革命人，
赤胆忠心，是毛主席的好工人；
转战南北建油田，
他是冲锋在前的带头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他是一个钢铁人。
这钢铁队，钢铁人，
扛着钢铁井架不怕沉儿。

王铁人带领队员到了工地儿，
只见荒原不见人，
寒风刮起来一个劲儿，
扑到脸上好像小刀子儿，
哧儿哧儿哧儿地割肉皮儿。
甲：只要迈步一抬腿儿，
地上的冰块拱脚心儿，
拱不动它冒寒气儿，
这寒气儿专啃脚后跟儿。
好一支英雄钻井队，
人人心里好像热火盆儿。
他们头顶青天脚踏荒草地儿，
战天斗地抖精神儿，
决心打开头眼井，
恨不能一拳砸开这石油门儿！
乙：竖井架，安钻机，
哟，没有吊车拖拉机儿，
没有吊车怎么能够竖井架？
没有拖拉机怎么能够安钻机儿？
钻机不开石油怎么出门儿？
机器不到真是急死人儿。
迎着困难齐上阵，
英雄队长是带头人。
困难最怕硬碰硬，
烈火正好炼真金。
甲：王队长，动脑筋儿，
毛主席教导记在心儿：
（白）“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同志们,咱们每天都在学‘两论’,
毛主席的指示要领会深。
辩证法,唯物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道理真。
‘一分为二’,分析矛盾,
困难面前下决心,
坚决打出头眼井,
不等一秒和一分,
没有条件自己创,
没有机器全凭人!”

(白)同志们,这钢铁井架我们从车站运来了,钻杆钻头也搬来了,可是吊车拖拉机还没有运到,这时间不等人哪,咱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合:(白)“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乙:(白)“好,干!”

王队长,挺起身儿,
挥铁手,解衣襟儿,
“同志们,这机器不到不能等,
咱没有吊车想法子儿,
把井架一起儿接一起儿,
接下来,拴绳子儿!
齐心合力拉起井架子儿!”

甲:队员一听喜在心儿,
大伙都是一条心儿,
七手八脚装架子儿,
结结实实安在一堆儿。

乙:井架儿高达四十米,
重量超过六十吨儿,
拴绳子儿,系扣子儿,



扣子系得紧抻抻儿，
拉一拉不松劲儿，搬一搬腾儿腾儿腾儿，
弹一弹嗬儿嗬儿嗬儿，
多好的乐师弦子手，
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儿。

甲：钻井队员抖精神儿，
把绳子紧紧握在手心儿，
一组一组排好了队，
劳动号子喊出了音儿：

乙：（喊号子，甲帮腔）
“同志们加把劲儿呀，（嗨嗨嗨哟哇）
拉起这个井架子儿呀，（嗨嗨嗨哟哇）
千万可别松劲儿呀，（嗨嗨嗨哟哇）
大家一条心儿呀。（嗨嗨嗨哟哇）
咱们为石油哇，（嗨嗨哟哇）
争秒又夺分儿呀，（嗨嗨哟哇）
情愿吃大苦哇，（嗨嗨哟哇）
越苦越舒心儿呀，（嗨嗨哟哇）
摘掉贫油帽哇，（嗨嗨哟哇）
石油生产大翻身儿啊，（嗨嗨哟哇）
为祖国争荣誉哟，（嗨哟）
不怕累断筋儿呀，（嗨哟）
咱们的大油海呀，（嗨哟）
就要出地皮儿喽，（嗨哟）
敌人敢侵犯呀，（嗨哟）
淹没他的脑门儿哟！”

合：“嗨——”

甲：钻井队员拉架子儿，
一个口号一条心儿，

口号喊出一个音儿，
石油生产大翻身儿，
要为祖国争口气儿，
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儿。
乙：寒风冷，透衣襟儿，
钻井队员拉架子儿，
头上滚下汗珠子儿，
汗珠儿流下湿衣襟儿，
汗珠儿落地冒热气儿，
烫得冻地裂开纹儿，
烫得冰块化成水儿，
烫得冻土化成泥儿，
一滴汗水十分劲儿，
千滴万滴汇一堆儿，
一人能做千斤坠儿，
十人能动万斤沉儿，
石油工人一声吼，
忽悠悠高大的井架站起身儿，
耸立地面扎住根儿。
甲：钻井队员没松一口气儿，
马上就要开钻机儿。
砌好了泥浆池，
又出来大难题儿，
调配泥浆没有一滴水儿，
没水怎么能和泥儿？
调不好泥浆开不了钻，
没有村儿，不住人儿，
谁能在这儿安个水管子儿，
哪里有水不摸根儿。

乙：调查研究把水寻，
　　困难难不住王铁人：
　　“哎，同志们，离这儿不到二里地儿，
　　有个大水坑子真够深儿。
　　咱拉开档子排好队儿，
　　没有家伙用脸盆儿。
　　咱空盆儿水盆儿来回倒，一盆儿一盆儿送进泥浆池儿。
　　不愁千斤与万斤，
　　也能端它几十吨儿！”
甲：嘿！好办法，好主意儿，
　　一人一个洗脸盆儿，
　　接水盆儿，送空盆儿，
　　来回传递洗脸盆儿。
　　这脸盆是宝贝盆儿，
　　今天用它来取水儿，
　　洗脸盆变成了抽水机儿。
乙：嘿！端一盆儿又一盆儿，
　　一盆儿一盆儿又一盆儿。
　　王队长端水更带劲儿，
　　浑身上下都和泥儿，
　　黑红的脸上露笑纹儿，
　　两眼炯炯真有神儿！
　　不知端了多少盆儿，
　　清水满了泥浆池儿。
　　调好泥浆开了钻，
　　突突突，嗡儿嗡儿嗡儿，
　　钻头入地吱儿吱儿吱儿，
　　钻进岩石刺儿刺儿刺儿。
　　王队长，抖精神儿，

刹把紧紧握在手心儿，
几天不睡不打盹儿，
白眼球上净血丝儿。
查看压力表，
不见眨眼皮儿，
心里在使劲儿，
耳朵听声音儿。
钻杆一根儿又一根儿，
一根儿一根儿又一根儿，
嘿！到底打开了石油门儿，
气催原油喷出地皮儿，
咕嘟咕嘟！越喷越有劲儿，
漆黑锃亮越看越爱人儿。
彩霞满天好像花篮子儿，
长虹万里飘起了彩绸子儿，
胜利歌声冲上九霄云儿，
锣鼓喧天全国送佳音儿，
——真是乐死人儿！

甲：千山万水传喜讯，
千歌万曲赞铁人，
王铁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榜样；
大庆英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立功勋。

合：学大庆，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
学铁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终身。
让铁人精神传万代，
我们要永远发扬记在心。

普天同庆战旗红

快板书《普天同庆战旗红》为李润杰先生 1976 年创作的。作品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丑恶嘴脸。

红太阳的光辉照征程，
红旗飘扬舞东风，
举国欢腾庆胜利，
凯歌高奏震长空。
热烈欢呼中共中央两项决定，
这两项决定真英明。
为毛主席建造纪念堂，
让我们世世代代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出版《毛泽东全集》和《选集》，
为我们革命到底指航程。
这是亿万人民的心愿普天同庆，
庆祝我们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
把毛主席的遗志来继承，
我们的主席华国锋，
是毛主席生前亲自来选定。
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
完全信赖，热情称颂。
您看一看，听一听，
革命人民真是心明眼亮，浑身热血都沸腾啦。

华国锋同志任主席，
咱们祖国处处尽歌声，
青松招手鲜花笑，
阳光灿烂天地通明。
长城内外红旗展，
大江南北春潮涌。
看！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从北到南，由西向东，
正东正西，正南正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上上下下，四面八方齐出动，
全都上街来游行啦。
听！
鞭炮声，锣鼓声，
叮！当！噼里啪啦，咚咚咚。
（白）太高兴啦！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只因为阳光普照，
这牛鬼蛇神要现原形。
（白）可是，就在我们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悲痛日子里，
有几片儿乌云出现在我国上空，
它来得猛，来势凶，
沙沙沙，黑腾腾，阴森森，雾蒙蒙
冷飕飕，似寒冰，丢儿丢儿丢儿地刮旋风。

它要把红太阳的光辉给遮住，
它要想搅个天昏地暗黑洞洞，不叫人民见光明。
它是妖雾，在逞凶，
嗅一嗅，血腥腥，望一望，看不清。
我们党中央真英明，
用毛泽东思想照妖镜，
一目了然全看清，
原来是披着人皮的四个害人精。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三男一女，
蚊子，耗子，白骨精，
大眼珠子的绿头绳，
他们垂死挣扎要发疯。
我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驱迷雾，化寒冰，
领导人民做斗争。
今日欢呼孙大圣，
捉拿妖魔鬼怪白骨精。
粉碎了反党集团“四人帮”，
扫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个害人虫。
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
我们心花怒放都难形容啦。
这“四害”要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
里通外国罪难容。
他们耍阴谋，施诡计，点邪火，煽阴风，
放暗箭，写黑经，拉黑线，结黑绳，
阴、毒、损、坏、拐、骗、坑、蒙，
欺世盗名，卖国求荣，
作恶多端，霸道横行，

血债累累,面目狰狞,

真是兴妖作怪的害人精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生前明察秋毫全看清,

多次对他们提出严厉警告和批评,

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白)毛主席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

可是这些反革命两面派,

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小爬虫,

狗头军师,白骨精,黑笔杆子,急先锋,

毛主席的话他们根本就不听,

他们毫不悔改,时刻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

阴谋篡党夺权搞得更凶啦!

他们开黑会,说黑话,

在黑暗角落和黑洞,

自己给自己把官封。

叛徒江青要想当主席,

张春桥这个国民党特务分子面目更狰狞:

(白)“哈哈哈哈,行行行行。可是这个总理必然是我的喽,你们几位赞成不赞成啊?嘿嘿嘿。”

王洪文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他身旁答了声,

嘴里连说:“好好好,

可我这副主席的职位就甭变更了吧?”

这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

未曾说话先显能,

把大号筒子举在空,

嘣嘣嘣,吹了三声号,

这才连说:“赞同,赞同,全赞成。
因为我本人爱当吹鼓手,
我就做这个总头急先锋吧。
反正咱们喘气儿一块喘,
出气都走一个鼻孔,
官儿大官儿小不用争,
目标都是搞‘修正’呗,
我们的病根儿都相同。”
白骨精说:“好啦,好啦,不要讲啦,就这么定啦。”
狗头军师说:“等等,我总觉得不安宁,
你的主席,我的总理,咱们定啦,
恐怕他们不答应。”
“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看他们谁敢不答应。
我们有‘钢铁工厂’‘帽子工厂’,
这俩厂的买卖在我们手里很兴隆。
挥舞大棒是咱们拿手的戏,
大帽子一顶又一顶,
谁不听就给谁扣上很现成。
扣上它,他们就摘不掉,
哪一顶分量都不轻。
最小号儿的也有千斤重,
帽檐儿一丈都挂零。
(白)摘呀?甭打算!”
这狗头军师左手挑起大拇指,
右手摇着乌鸦翎,
说:“该整谁的材料儿接着整,
该篡改的就变更,
该动手的就动手,

该着跳的加劲儿蹦，
该怎么办的分头去办，
不要忘了我们的海誓山盟。”
嘿！这伙反革命“四人帮”，
他们定下了行动黑纲领，疯狂向党来进攻。
您别看他们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亮(量)儿，
可真好像一条黑线儿拴着四个大苍蝇。
要挪一块儿挪，要动一块儿动，
要爬一块儿爬，要蹦一块儿蹦，
要滚一块儿滚，要蹬一块儿蹬，
在黑灯影子底下乱扑棱，
是见缝下蛆乱嗡嗡。
他们多无耻，多卑鄙，
阴险毒辣狠又凶。
他们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反对我们敬爱的华主席，
真是罪恶滔天，恶贯满盈啦！
全国人民无比愤怒，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难容。
天兵怒气冲霄汉，
华主席党中央真英明，
一举粉碎“四人帮”，
采取了果断措施把妖雾平。
金猴奋起千钧棒，
白骨精江青现了原形。
把她的画皮撕得碎零丁，
扔进历史垃圾坑。
王洪文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四脚朝天没处蹬，

再想爬也爬不动了，
当时成了瘪臭虫。
江青这个大叛徒，
这回彻底露了狰狞。
吹鼓手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变成了弦子手，
没有弦子光抖棱，再也听不见他嗡嗡了。
狗头军师特务分子张春桥想钻耗子洞，
碰上了铜墙铁壁没窟窿，
撞得他鼻青脸也肿，
一阵哀鸣说："卦不灵了。"
如意算盘打不成了，
手一松扔了乌鸦翎。
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浑身冷，
哆里哆嗦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两腿发软，两脚发轻，
两手发木，脑袋发蒙，
腿肚子转筋要拧成绳啦。
再看这"四害"脸色变得有多快，
他们一会儿绿，一会儿青，
一会儿白，一会儿红，
一会儿像茄子，一会儿像大葱，
一分钟就变十二色，
真好像变色的野鸡在撞笼。
除"四害"把阶级敌人一网打尽，
全国人民高唱《东方红》。
热烈欢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立新功。
看！

从工厂,到军营,
从农村,到省城,
从平原,到峻岭,
江河海湖,山山水水,添笑容。
祖国到处莺歌燕舞,
繁荣昌盛,万紫千红。
抓革命,促生产,
群情激奋干劲儿增。
让我们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继续革命向前冲。
擂战鼓愤怒声讨“四人帮”,
举战旗向阶级敌人猛进攻。
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不获全胜不收兵!
党的基本路线牢牢记,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反修防修革命到底,
誓保无产阶级江山万代红。

热烈欢呼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

《热烈欢呼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为李润杰先生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后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收录。

作品描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祖国飞跃发展的大好前景，歌颂了各行各业捷报频传的繁荣景象，更加抒发了李润杰先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



秋高气爽百花香，
锦绣山河披新装，
党中央召开了“十二大”，
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热烈祝贺喜洋洋。
让我们放声来歌唱，
热烈欢呼，热烈拥护党中央。
自从那，十一届三中全会指航向，
一年更比一年强。
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深入人心个个夸奖齐声称赞是好主张。
有四项基本原则定方向，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大发扬。
两个文明大建设，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为祖国繁荣更富强，
为小康社会早建立，

为人民造福万年长，

全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思想先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浑身上下有力量。

您看那，各条战线传捷报，

四面八方凯歌扬。

从首都，到地方，

从内地，到边疆，

从高原，到海洋，

从草原，到山冈，

长城内外展新貌，

大江南北换新装。

看科技，日新月异不断取得新成绩，

电子原子有激光，

科技之花争开放，

人才辈出满园香。

红色的卫星成功早，

火箭飞向太平洋。

看国防，步步攀登现代化，

人民战士日夜保卫边疆。

海陆空三军军威壮，

人民的海军守海防。

什么驱逐舰、护卫舰，

连快艇都把导弹装。

核潜艇，威力强，

在祖国的领海巡逻忙。

现代化的飞机银光闪，

空军战士时刻警惕守机舱。

现代化的坦克多威武，

现代化的火炮威力强，

敌人胆敢来侵犯，
管叫他有来无回消灭光。
看工业，优质高产不断增添新花样，
看商业，市场繁荣保障供给满足要求献力量。
钢铁战线夺高产，
为祖国多出钢来出好钢。
石油滚滚如潮涌，
奔腾在祖国各地方。
煤矿工人献墨宝，
乌金墨玉越挖越多日日夜夜超产量。
看农村，多种经营五业旺，
金色的稻谷入粮仓。
蟹儿肥鱼虾儿胖，
鸡鸭成群牛羊壮。
棉花白，芝麻黄，
瓜儿甜，菜儿香，
荷花荡漾藕满塘。
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
都穿上了毛料、的确良，
盖起了片片新瓦房。
看林业，绿洲遍布满山翠，
珍禽异兽里边藏。
原始老林擎天立，
壮林幼林长势强，
植树造林遍全国，
世世代代出栋梁。
看交通，铁路公路织成网，
客机在蓝天任翱翔，
飞向祖国各地方。

体育健儿树榜样，
中国女排美名扬。
世界球坛夺魁首，
为祖国争气又争光，
为振兴中华做表率，
誉满五洲四大洋。
党中央召开十二大，
领导人民奔康庄。
各行各业齐奋战，
为社会主义出力量。
咱要叫小康变大康，
让祖国先进再先进，
让祖国富强更富强，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人民公社好

对口快板《人民公社好》为1958年李润杰先生与常宝华先生合作编写的，本书根据《解放军文艺》(1958.12.)所载内容整理收录。

作品以对口快板的形式，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人民公社对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促进作用。

甲：打板上台问声好，
　　咱俩来唱数来宝。
乙：数来宝，做宣传，
　　新人新事唱不完。
　　随着唱，随着编，
　　随着编，随着唱，
　　咱们到农村走一趟。
甲：你的意见我同意，
　　马上就到农村去，
乙：(白)干吗？
甲：(白)下乡。
乙：(白)这儿怎么办？
甲：先休息十分钟。
乙：你稳住气，沉住心，
　　这剧场好比是农村。
甲：这个农村地方小，
　　怎么没有庄稼没有草啊？

乙：(白)这好比是个农村。
甲：(白)好，咱唱。
乙：下农村，走得忙。
　　绿油油的庄稼似海洋。
甲：叫同志，你细留神，
　　地里哪儿来这么些人啊？
乙：这是一个生产连，
　　党支书就是指导员。
　　一个个干劲真叫大，
　　农民生产军事化，
　　总指挥生产是兵团，
　　他们是人民公社大家园。
甲：人民公社力量大，
　　组织军事化，
　　生产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
　　农村建设城市化，
　　改革农具机械化，
　　不久全都电气化，
　　我说的这都是大实话。
乙：往前走，我心喜欢，
　　这里就是蔬菜园，
　　有大葱，有大蒜，
　　黄瓜、茄子、山药蛋。
甲：嘿，这根豆角七斤半，
　　亚赛一条大扁担，
　　粗下一手招不住，
　　长下足有六尺半。
乙：叫同志，你这边看，



这个玩意儿真少见，
怎么这么大，这么圆，
这么高，这么宽？
哎哟呵！我的妈，
原来是个大冬瓜。

甲：这个冬瓜真吓人，
论分量足有八千斤，
真叫大，真叫顸，
切两半就是两只船，
高矮足有两尺六，
挖个门窗就能当房间，
风不透，雨不漏，
又避暑来又搪寒！

乙：饿了吃个冬瓜籽，
一个人至少也得吃三天，
家庭小，人口少，
要这么个冬瓜不好办，
没法扛，没法搬，
弄到家里也麻烦，
摆在屋里放不下，
它一进屋全家都得往外搬。

甲：(白)是啊，地方都让冬瓜占啦。

乙：大冬瓜，真稀罕，
咱到街里看一看。

甲：这条街怎么那么宽，
溜平的马路望不到边。

乙：马路宽，还用说(么)，
为的是来往运输走汽车。
自行车，摩托车，

运输全靠大卡车，
农村进行大建设，
钢筋水泥要得多。
甲：有电灯，有电话，
有电灯用不着点洋蜡。
乙：（白）废话。
甲：广播喇叭收音机，
按着时间报消息，
有新闻，有文艺，
评戏、京剧带曲艺。
新曲艺，都爱听，
有快板，有相声，
现编现唱是尖兵。
乙：心高兴，走得忙，
眼前来到大食堂。
甲：这个饭厅真叫大，
几千人都放得下。
乙：炊事员，真能干，
一天要做三顿饭，
粗粮细粮全都有，
想吃什么都方便。
蒸馒头，白米饭，
贴饽饽烙饼打卤面，
想吃什么提意见，
食堂经常要改善。
公共食堂多方便，
下地回来就吃饭。
甲：办食堂，有意义，
解放了妇女劳动力，



妇女下地搞生产，
家里的孩子有人管。
乙：快点儿走，快点儿跑，
那儿有许多小宝宝，
有的说，有的笑，
有的唱歌有的跳。
甲：又活泼，又漂亮，
穿着打扮都一样，
戴围嘴儿，梳小辫儿，
大大眼睛胖脸蛋儿，
到近前，仔细瞧，
宝宝就把叔叔叫，
好乖乖，好宝宝，
给我们唱个《社会主义好》。
乙：保育员，领着唱，
孩子的歌声真响亮。
甲：保育员，脾气好，
这群孩子她领导。
乙：又负责，又认真，
孩子爹妈全放心。
甲：这小孩，多规矩，
集体生活有纪律，
从小生活是集体，
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乙：往前走，抬头看，
眼前来到幸福院，
院里坐着老年人，
满面红光有精神。
我走向前面带笑，

问声大伯您可好？
老大爷，冲我乐，
搬个椅子叫我坐。
甲：小伙子，你们坐，
我们的生活可不错。
不愁吃，不愁喝，
公社对老人真负责，
吃得好，睡得好，
公社照顾样样好，
想起过去旧社会，
真叫我伤心掉眼泪。
我老头今年八十多，
过去给地主扛长活，
挨他的骂，受他的气，
天天出的牛马力，
吃糠咽菜穿破衣，
累死不准说休息。
乙：如今毛主席来领导，
叫我们穷人把家当，
人民公社组织起，
幸福的日子赛天堂，
今天我住了幸福院，
感谢恩人共产党。
甲：迈步离开幸福院，
红专大学在眼前。
乙：红专大学办得强，
男女老少做文章。
学政治、学文化，
唯物主义辩证法。

甲：又要红，又要专，
　　新中国人民红专健。
乙：学文化，要积极，
　　掌握农业科学技术没问题。
甲：劳动学习两不误，
　　大家互相来帮助。
乙：苦学苦练苦钻研，
　　几个月攻上文化山。
甲：马列主义学得好，
　　真是得了无价宝。
乙：叫同志，你留神瞧，
　　社员怎么这么少（啊）？
甲：皆因为全民齐把工业办，
　　他们组织钢铁大军上高山。
乙：有钢铁排，钢铁连，
　　钢铁营，钢铁团，
　　党委书记来挂帅，
　　他是指挥战斗的司令员，
　　放炮开山轰隆隆地响。
　　山上采石山下炼。
甲：土高炉，排成行，
　　红澄澄铁水放红光，
　　别看这个工厂小，
　　出的钢铁真不少，
　　土高炉，办大事儿，
　　资本主义国家听见都纳闷。
　　六亿人民鼓干劲儿，
　　赶上英国没问题儿。
乙：赶快走，别迟延，

你听那边直叫唤。
甲：到近前，留神看，
门口站着饲养员。
乙：饲养员，管养猪，
条条养得肥又粗，
大猪小猪全都有，
有黑猪，有白猪，
还有猪崽老母猪。
甲：这个拱，那个钻，
个个全都有房间，
讲卫生，勤打扫，
到时候给猪洗个澡。
乙：喂猪食，又打针，
一天能长几十斤。
甲：饲养员，有计划，
把猪养得比牛大。
乙：（白）啊！比牛大？
甲：小牧童，爱上了它，
搬个梯子往上爬，
吹着笛儿在猪上坐，
牧童骑猪多可乐。
大肥猪，真可笑，
只有人民公社才能办得到。
乙：人民公社不简单，
创造奇迹说不完。
甲：人民公社力量大，
一切走向集体化。
乙：群众力量更集中，
包括工农商学兵。

甲：人民公社办得强，
　　男女老少喜洋洋。
乙：人民公社办得好，
　　主要是靠党领导。
甲：全国人民六万万，
　　积极都把公社办，
合：人民公社大发展，
　　共产主义在眼前！

树木通身都是宝

对口快板《树木通身都是宝》为李润杰先生1975年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收录。

作品歌颂了林业工人开发资源，无论是大木料还是小木片都能综合利用的生产建设行为。

甲：通红的太阳天空照，
　　大江南北传捷报，
　　咱们祖国一派新面貌。
　　森林的俊鸟高声叫，
　　青山常在百花笑。
乙：茫茫的林海起波涛，
　　红松挺拔钻天高，
　　灌木丛林枝叶茂，
　　阳光照耀分外娇。
甲：往山上看往山下瞧，
　　林海卷起跃进的浪潮。
　　山上看拖拉机运行嘎嘎大笑，
　　在淡雾间晃着膀子挺着腰，
　　把这么粗这么长的大树干（手势），
　　一猛劲儿就牵五六条。
　　听：油锯突、突、突地在伐大树，
　　都齐着根儿地往下削。
　　他们采大的，留小的，



合理采伐不伤一根苗儿，
叫它往哪儿倒就往哪儿倒。
乙：林业工人是英雄的称号，
登悬崖，攀陡峭，
砍荆棘，钻藤条，
精选栋梁为把社会主义大厦来建造。
开山斧劈开胜利道，
伐木歌声冲云霄。
甲：往下瞧，育新苗，
幼林壮林节节高。
一行行，一道道，
越种越多越育越好。
以营林为基础年年把林造，
青山常在永不老。
乙：嗨！永不老，永不凋，
林业发展步步高，
世世代代用不尽，
为祖国建设立功劳。
甲：林产工业红旗飘，
大庆红旗举得高，
学习理论来实践，
革命生产掀高潮。
资源综合利用搞得好，
把多年的废物变成宝。
小木片能顶大木料，
这个新生事物您知道吗？
乙：这个事情很奇妙，
还得请您给我做个介绍。
甲：我到林区学习一报到，

听林业局党委书记作报告，
讲路线，讲大干，讲革新，讲成效，
我受的教育可真不小，心情激动得嘣嘣跳。
老工人把我教，
带我到森林里边绕了绕。
见山坳里有个东西猛劲地叫，
听声音咔啦啦啦的像枪炮。
乙：你快躲藏可别近瞧，
那准是一头野兽在咆哮，
这个东西个儿不小，
它不是猛虎就是豹。
甲：它不是虎不是豹，不吃草不吃料，
它张着大嘴挺着腰，
专把树头枝丫嚼，
眨眼间就啃一大抱。
乙：好厉害。
甲：它一边吃还一边倒，
木片纷飞往外冒。
乙：这个东西牙口这么好，
它定是钢铁来铸造。
甲：对！它是钢铁的头钢铁的帽，
钢铁的身子钢铁的腰，
钢铁的大腿钢铁的脚，
是钢嘴钢牙嚼木料。
乙：这个东西它叫什么？
再请你给我做个介绍。
甲：它的名字就叫枝丫削片机，
爬山越岭把枝丫削。
削出来的小木片，

用它来顶替大木料。

乙：这树枝丫本来料就小，

再削成木片不更小吗？

小木片才这么大这么薄，

它怎么能够顶替大木料？

甲：原来我也不知道，

通过学习才刚开窍。

咱们造纸厂把纸造，

小木片是原料，

木片造浆，浆造纸，

造出的纸张质量高。

有木纹纸、玻璃纸，复写纸、牛皮纸、拷贝纸、绘图纸、植绒纸、皱纹纸、薄纸、厚纸、软纸、硬纸、白纸、色纸、光纸、棉纸、洗相纸，各种纸张可不少，各行各业都离不了。

乙：对！我们每天都跟纸张打交道，

学马列、看画报、印图书、写材料、搞包装、把相照、来往书信打电报，每天还得看报纸，国际大事要知道。

这个木片造纸太重要（啦），

你还得给我做介绍，它怎么能够顶替大木料。

甲：原来造纸都用大木料，

树枝丫根本没人要。

栋梁之材一条条，

咔嚓咔嚓地把片削，

一年不知削多少，

都得要原始森林来献宝。

乙：咱们祖国建设大飞跃，

多、快、好、省要做到。

树枝丫削片照样把纸造，

小木片确实能顶大木料。

要是单纯光用栋梁材，
那个大原木它发牢骚：
它说林业工人把我一伐倒，
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本想把高楼大厦来建造，
去铺铁路，架大桥，造船台，顶巷道，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报到。
没承想几百年长了个傻大个儿，
非得叫我大变小，
早知道削成这么点儿小碎片，
何必长这么粗来长这么高。
甲：林产工人攻读马列学习得好，
把这个问题对照一思考，
是小顶大，还是大变小，是只用大不用小，还是废物利用省点好？
树枝丫都扔在山上变废料，
伐完了大树他就跑，
不去拿，也不要，等着烂，等着糟，
生了虫子变林害，
只好白白全烧掉，
把森林资源祸害得不得了。
我们要采得好、育得好、用得好，
资源综合利用是毛主席指引的金光道。
用树枝丫把片削，
是把这废物变成宝。
乙：说得好，想得好，批得好，干得好，
枝丫削片就是好。
得省下多少大木料，
小木片虽小可不小哇！
甲：这个小木片，支援祖国大建设，
它的用途实在多。

它又能摆又能坐，
又能躺又能卧，
又装东西又做活儿，
能铺能盖又能遮，
又能穿戴又娱乐……

乙：得得得，你先别说(啦)，
你简直夸张得太过火儿(啦)。
我没见过哪位同志穿木片，
谁拿木片当被窝，
躺里边准得把腰硌。
谁家拿木片当摆设？
谁见过木片把活儿做？
谁听过木片儿会唱歌？

甲：您别着急别发火，
听我慢慢往下说，
我一说您准得高兴准得乐。
这些东西您都使用过，
您比我还用得多(哪)。
您躺过，您坐过，您穿过，您戴过，您摆、您看、您听过。

乙：我呀！

甲：啊！您还挑着拇指唱赞歌哪。

乙：这是哪的事呀？

甲：您沉住气，先听我说，
说完了您听着不对再反驳。

乙：你说吧。

甲：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作，
您对这个木片了解得可不多。
这个小木片还能造浆泊，
造出来的产品还出国。

用木片制成的纤维板，
坚固耐用压不折，
要美观再贴上一层塑料面，
五颜六色透光泽，
拿过它你要照一照，
能看清你脸上汗毛有多少棵。

乙：太亮啦！

甲：你是做床铺做台桌，
做成的衣柜把东西搁。
缝纫机台板用它做，
干起活真是干净漂亮又利落。
您屋里摆的用的躺的坐的有这个吧？

乙：哎！我屋里这些东西是够多的。

甲：小木片造浆泊，
您穿的戴的找它说。
浆泊抽丝能织布，平纹斜纹颜色多，
赤橙黄绿青蓝紫，同志您爱什么颜色？
是要草虫，是要花朵？是要素的还是要条格？
做床单，做被卧，做台布，还是把帐帘遮？
做衣料请您随便来选择。
小木片造浆泊，浆泊造毛产品多。
打毛线，织毛活，织成的毛毯好暖和。
毛背心、毛手套、毛衣、毛裤、毛围脖儿，
您要是戴个毛线帽儿，风雪天儿都不冻耳朵。
星期天您要看电影，
买张票到影院里边坐一坐，
一开演您就乐了，
演的是革命样板戏，
革命英雄李玉和，



那红灯闪闪放着光，
照出了英雄人物好气魄。
影片清晰又柔和，
光彩夺目好效果。
观众里有位同志大声说：
这彩色胶片很合格，
这种胶片是木片儿做(的)。
听到这您立刻挑起了大拇哥，
说："想不到，难琢磨，
林产工业还出这个。
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作，
我要为它唱赞歌。"
那天我在您旁边坐。
说这话您还记得不记得？

乙：嘿！嘿！嘿！我说过，还记得。
我确实了解得不太多。
今天听你这么一讲，
我这个脑子也开阔了。
这个小木片经过加工一细作，
它的用途可了不得，
游大海，走江河，
没有翅膀能上天，
不长腿儿它能跑全国。
用它造的纤维板，
就入机舱，进餐车，
餐厅桌上把饭菜搁，
那真是高级座位高级桌。
要到野外搞勘测，
到沙漠地区搞工作，

纤维板盖房可不错，
仨俩人一会儿就盖得。
立的立，戳的戳，
摆的摆，合的合，
压的压，折的折，
螺丝一拧就完活。
刮风下雨它不漏，
坚固整洁又利落。
能抗寒，能防热，
室内温度挺调和。
深山大岭有宿舍，
旷野沙滩有住所，
住几天如果需要再转移，
想往哪儿挪往哪儿挪，
几个人一抬就搬家，
一落地儿就能干工作，
您说这个房子多灵活。

甲：我听您说得很透彻，
您对这个木片了解得多呀！

乙：哪儿呀，这不是刚才你说过的吗？
我这个脑子一琢磨，
那年我到工地去演出，
活动房子我住过，
才知道这就是木片造的纤维板，
听说那里边有锯末，
这种废物不能往里搁吧？

甲：你一提锯末我心激动，
浑身都长劲那么高兴。
它不是废物它都是宝哇！



它的价值很出众(啦)!

乙:又来啦!

我看你拿着玻璃当水晶,

把锯末看得比山重。

也别说,代柴砖是锯末烟煤制造成,

生炉子能顶劈柴用。

还有屋子地面做卫生,

用锯末擦擦显着干净,

除了这个没什么用。

甲:您又犯了老毛病,

不知道就说没有用,

我举几个例子一说明,

你的心都得激动得嘣嘣儿蹦。

乙:我呀?

甲:要不信你仔细听,

心情激动您就喊行。

乙:好啦!

甲:毛主席号召资源综合利用,

林产工人自力更生攀高峰。

他们把锯末一加工,

这东西钻天入地显奇能。

它驱迷雾化寒冰,

不怕冰霜把眼蒙;

药剂提纯离不了,

防毒脱色保合成;

它能净化空气和饮水,

除害灭病能杀虫。

天干地旱它能下雨,

它能吃能喝能治病。

备战、备荒、为人民，
节约粮食它立了大功(啦)。
乙：好好好，行行行！
我的心现在就有点蹦，
请你赶快做个说明，
这锯末造什么能下雨？
它怎么能节约粮食立大功？
它怎能钻天入地显本领？
又怎能吃喝治病杀害虫？
你快点说，我等着听，
这锯末加工的东西叫什么名？
甲：这废锯末一加工，
它造白酒、造酒精、做糖醛、造尼龙，
做活性炭、做干冰、做杀虫剂去支农，
敌敌畏专杀臭虫灭蚊蝇，
杂醇油木素和稀料，
做雪花膏香味特别浓。
做炭黑，橡胶用，
抗凝剂，防油凝，
核苷酸，价值重，
活性炭，防毒脱色保合成，
药剂提纯离不了，净化空气特别灵。
葡萄糖、木糖是两用，
酵母片，保肝治胃病，
做辅霉 A、细胞色素丙，
三磷酸腺苷可治大病，
治肝炎、肾炎、胃下垂，神经衰弱耳朵聋，关节炎、美尼尔，
还治脑溢血的后遗症。
您觉得心跳不舒服？

乙:嗨,我这心跳是激动!

你快说说废锯末怎么能够节约粮食立大功?

甲:林产工人学大庆,

《鞍钢宪法》是明灯。

没有条件自己创,

艰苦奋斗搞发明。

制成了造酒精用的水解罐,

向修正主义做斗争。

这个水解罐把锯末蒸,

水解罐蒸制造酒精,

每个罐都有十几吨重。

这个东西当初苏修把咱坑,

向它购买不按期送,

等送到安装好一看尽窟窿。

又漏气、又漏水,

真是千疮百孔没法用。

这个东西跟它主子一个样,

头顶长疮脚流脓,

它坏透膛了坏透顶,

这不治之症都没法找医生。

咱们林产工人气满胸,

现场批判做斗争。

拿它作反面教材用,

永远批判修正主义害人精。

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我们自己动手,自己发明,

自己制造,自己施工,

制成了优质高产的水解罐,

用锯末代替粮食造酒精，
六吨多锯末能把四吨粮食省，
备战备荒节约粮食立了大功。
乙：你讲得好，我记得清，
真是越听越爱听。
我要向林产工人来学习，
胸怀朝阳干革命。
批林彪、批孔孟，
坚决向修正主义做斗争。
请你再说说这锯末造什么能下雨？
怎么能钻天入地化霜冰？
甲：噢！您还没忘哪？
乙：嘿！说半天忘了哪能行(呀)！
听会了我好编成快板书，
咱们俩人好唱给大家听。
甲：好！这个小锯末造酒精，
它比粮食造的大不同。
飞机上天遇寒冷，
窗口玻璃被霜雾蒙，
挡视线，看不清，
喷射管，喷酒精，
它驱迷雾、化寒冰，
唰的一下全干净，
玻璃照样亮晶晶。
乙：嗨！喷得好，看得清，
万里蓝天飞神鹰。
敌人胆敢来侵犯，
就把它全部彻底消灭净！
这锯末真是了不起，



你再说说入地层。

甲：抗凝剂，特别灵：

油田打井当先锋，

保证钻头猛飞转，

嗡嗡嗡地入岩层，

打进油海蹿油龙，

油田开采它显奇能。

小锯末造干冰，

支援农业保收成，

天干地旱不下雨，

炮送干冰入云层，

眨眼间哗哗哗地下大雨，

雨过天晴产量增，

您说这个干冰有多灵。

咱们林产工人有多能，

大自然都得把话听。

乙：大自然听人的话，

叫它下雨它就下。

这个废锯末、树枝丫，

东西虽小贡献大，

各行各业它要去，

人民生活需要它，

它的潜力要深挖，

综合利用开红花。

甲：资源综合利用凯歌高唱，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航向。

从林区，到城乡，

从平原，到山冈，

从内地，到边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土洋结合,从弱到强,
实现了废材利用,劣材优用。
综合利用谱新章。
合:让我们放声来歌唱!
青山常在百花香,
歌唱新生事物不断在成长,
万物生长靠太阳。

引黄入津

《引黄入津》为李润杰先生1972年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收录。作品歌颂了为确保引黄入津工程顺利实施，沿线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红太阳的光辉照山河，
红花朵朵遍全国。
九河下梢的天津市，
严重缺水要干涸。
工业生产需用水，
人民生活要水喝，
外轮到天津要上水，
这水从哪来哪儿调拨？
这盼水妈，盼水伯，
盼水妹妹盼水哥，
盼水姐天天在唱龙江颂，
这出戏就数今年唱得多，
还有盼水小弟下了学就去看海河。
天津市就在这缺水的关头紧急时刻，
党中央亲切关怀暖心窝。
千里迢迢往天津引进黄河水，
一路上要经过漳河卫河南运河。
沧州地区市县委领导得好，
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认真来贯彻。

水电部会议精神执行得更出色，
这个地方龙江大队特别多，
都发扬龙江好风格。
县委书记韩文焕、刘亚东都亲自领导指挥检查做工作。
停止沿河农业用水，
切电源堵闸门封泵站，
要保证天津水满河。
水利局的王局长，
这老同志挂帅出征骑着自行车，
沿河堤检查要跑一百多里地，
那个路叽里疙瘩又是坑沟又是坡，
又是墩又是坎，
平道走二百也比这一百轻松得多。
不分昼夜堤上转，
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做宣传，堵闸漏，
真是认真又负责。
技术员，王如起，
岁数不大三十多。
他看闸孔堵不上，
唰啦啦就把衣服脱，
噗噔噔跳进深水底，
不顾水冷把洞摸。
为给天津送好水，
哪有困难他去头一个，
我要学习他这好思想好风格。
东光县区委会主任陈长志，
这老同志今年六十多啦，
为给天津送好水，

两天两夜没下河堤坡。
他拿出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儿，
真是人老心红朝气蓬勃。
还有吴桥县的书记李成元，
在堤上检查细思索。
这些水是由我县地方过，
我们要保证滴水不用全部进海河。
好书记，好风格，
河道淤积地托碱，
沧县地区发扬了龙江好风格。
天津市人民来慰问，
我编成了快板唱赞歌。

赞三军

快板书《赞三军》为李润杰先生1958年创作的作品。

作品内容以赞颂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为主，表达了李润杰先生期盼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

打竹板，响连天，
祖国的面貌正改观，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
到处是喜报飞上天。
可恨蒋匪帮还盘踞在金门、马祖、台湾、澎湖岛，
死皮赖脸地吃“美援”。
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
在朝鲜已经被戳穿。
接二连三地来挑衅，
阴谋霸占我台湾。
解放军保卫祖国在前线，
前线的形势真壮观，
大嶝岛，小嶝岛，
它和那脚屿紧相连；
这三岛斜对金门岛，
正把敌人心脏穿。
还有莲河地区一大片，
把敌人围了多半圈，
围头村，靠海岸，



阵地正对着料罗湾。
自从全国解放到现在，
这形势对峙已九年。
九个春，九个冬，
解放军在前线立了功。
九个秋，九个夏，
解放军力量更壮大。
一切都已准备好，
单等国防部的命令下。
今天等，明天等，
等到了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钟，
国防部令下如山倒，
金门岛上的炮弹好像大雨倾。
歌三军，颂三军，
三军就是海陆空，
个个都想多杀敌，
个个都想多立功。
说书的只有唇两片，
三军不能一口赞。
放下陆军、空军且不表，
先把海军的战绩讲一遍。

人民海军英雄汉，
专打敌人的大军舰。
岸炮打，快艇拦，
敌舰想靠金门难上难。
鱼雷快艇真不善，
乘风破浪往前蹿，
又快又猛又灵便，

射击好像放火箭。
什么中字号、美字号、江字号，
都被咱打得沉的沉来烂的烂。
蒋介石愁得吃不下饭，
疼他那两千吨的登陆舰。
蒋介石狗急了会跳墙，
请来了美舰来护航，
美舰两只在左右，
蒋舰夹在正中央，
又保险，又舒坦，
大模大样地直开金门料罗湾。
我军早把阴谋给看破，
这是纸老虎前来抖威严。
我军早就准备好，
一定要把他阴谋诡计给揭穿。
命令开炮猛射击，
不打两边打中间；
专门去打蒋军舰，
为的是叫他的美国老板好参观。
这炮弹如同下大雨，
一个劲地往下掀。
大炮弹好像长了眼，
怪不怪，都飞过两边落中间；
蒋匪军舰难动转，
烟雾腾腾火冲天。
美国鬼子傻了眼，
都埋怨自己长官太主观；
口里还说咱不怕，
不知怎的两条腿一个劲地乱颤颤。

掉转船头向后转，
哗！一下子就退出内海圈。
丢下了蒋匪舰在那里等挨打，
美舰它夹着尾巴已回了台湾。
这回他就把原形现，
纸老虎的名字不虚传。

敌人在水路行不通，
又想捣乱在天空。
天上我军有准备，
轮到我神鹰抖威风。
我们空军英雄志气高，
威风凛凛冲九霄，
神鹰展翅千万里，
敌机想跑也跑不了。
空军战士体格好，
身上装备更好瞧：
头上戴着航空帽，
左右耳机戴得牢；
脖颈挂着扩音器，
各处联络都听到；
身上穿着皮夹克，
牛皮带子扎在腰；
挂手枪，佩短刀，
两腿绑得紧又牢。
身体好，思想好，
驾驶技术呱呱叫。
只要机场起信号，
他们跨步就往机舱跑，

发动引擎上跑道，
起飞不过几十秒。
再看咱神鹰多好瞧，
银白的身子放光毫，
两膀后背圆头顶，
尾巴翘起多老高。
身边左右都是炮，
操纵杆多么灵巧。
对准敌机按电钮，
大拇指一弯就发炮。
真叫好，真叫妙，
这神鹰是祖国人民亲手造。
祖国产，祖国造，
祖国人民英雄驾驶着，
祖国天空任飞翔，
祖国土地随便落。
不允许敌机来捣乱，
胆敢来就叫它从空中往下掉。
十月十号大清早，
有六架蒋机来骚扰，
偷偷摸摸刚来到，
就被咱们神鹰包围了。
头一架敌机刚出现，
就被咱们神鹰一口叼，
咬住了就是一串炮，
这大草包冒着黑烟往下掉；
第二架敌机想逃跑，
翻了个跟头打了个滚，正好中了三发炮。
临死前它叫声草包大哥慢点走，

咱俩同到阎王殿前去挂号。
这两架敌机还没沉到海底，
第三架敌机一缕浓烟也赶到。
六架敌机剩了一半，
屁滚尿流往回逃。
他们到台湾去报丧，
咱们的神鹰传捷报。
时间只用三分钟，
三架敌机消灭掉。

咱空军胜利不多表，
再说咱炮兵本领实在高；
一个个都是全能好炮手，
百发百中逞英豪。
他们在阵地安上家，
工事修得牢又牢。
保卫祖国意志坚，
把阵地装饰得像花园，
这边种的芭蕉树，
那边种的西番莲，
一盆一盆的玉兰花，
一行一行的龙舌兰，
小木盆种的橘子树，
炮弹筒栽的霸王鞭。
再往炮位左右看，
地上有长方地格在两边，
大小一样很齐整，
周围有红砖角砌成的狗牙边，
利用小块碎瓷片，

摆得字样真美观。
这边写:美帝国主义滚出去。
那边写:我们一定解放台湾。
前边横批四个字,
“阵地为家”在中间。

说了军,再说民,
军民团结打敌人;
军爱民,民爱军,
军民真是一家人。
有个老年人得了病,
想要看病走不动,
赶上下雨又刮风,
战士急忙给他请医生。
靠海边,吃水难,
战士经常给群众把水担,
不论水井有多远,
要把群众的水缸给挑满。
扫院子,又扫地,
老百姓心里真感激。
敌人打炮瞎轰隆,
让群众都进防空洞,
走不动的老人背进去,
老人心里别提多感动。
人民战士子弟兵,
他们的出身是工农,
树上结果果生树,
军民本是一条根。
每次前方炮打响,

民工民兵就上战场，
扛炮弹，运炮箱，
打炮还会把炮弹装。
战士打炮口发干，
渴得嗓子直冒烟，
民工设立饮水站，
战士们从此嘴不干。
饮水站不叫饮水站，
战士们给起名叫加油站。
炮战结束哈哈笑，
军民合作修坑道，
挖的挖，刨的刨，
保证工事修得牢，
前方军民大联欢，
后方群众来支援。
全国人民齐努力，
一定要解放金门、马祖、澎湖和台湾。

赞 天 津

《赞天津》为李润杰先生与李广范先生合作创作的作品，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收录。据手稿记载，作品于1984年3月1日完成初稿，1984年3月20日定稿。

作品以对口快板的形式，通过对天津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市政环境、人民生活水平、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介绍，展现了天津市在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的繁荣昌盛，抒发了天津人民再接再厉再创辉煌的坚定决心。

甲：风景秀丽的渤海湾，
乙：海河的流水清又甜。
甲：全国人民喜庆建国三十五周年，
乙：天津人民喜上加喜更喜欢。
甲：喜庆天津解放三十五周年，
乙：喜庆天津的面貌大改观。
甲：喜庆天津的工农业飞速大发展，
乙：喜庆天津的两个文明建设花朵开满园。
甲：这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异彩，
乙：十二大的文件纲领是指南。
甲：从市区中心到郊县，
　　从山区乡村到平原。
　　各行各业传捷报，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品种全。
乙：您慢点儿说，细点儿谈，



您也拿出点儿实际的东西对我谈。
我就知道咱天津有这么几大怪，
喝口水都比菜汤咸。
买早点都得寻摸到处转，
上厕所都得先花钱。

甲：您别胡说，拉(此处读 lǎi)大悬。
上厕所根本不用去花钱，
您这是瞎扯瞎掰带瞎编，
坐飞机伸着小手胡撸天。
前几年您正得半身不遂在家弹老弦，
您哪知道天津的旧貌变新颜。

乙：哎，你别搭话，听我谈呀，
你不知道的事情别掺言。

甲：(白)怎么？

乙：那几年我身体患病正住院，
你二叔来津办事顺便把我看。
没想到半道他要上厕所，
没找到厕所可为了难。
憋得他五脊六兽到处转，
憋得他捂着肚子眼都圆啦。
突然间发现一个电影院，
他灵机一动掏出钱。
噌噌噌几步跑到售票口，
“同……志，快来张便宜的当场看。”
售票员同志哪知他要上厕所，
还耐心和你二叔把话谈。
“同志啊，您下场看，
这场马上散场要演完。
现在刚刚三点零五分，

下一场开演三点半，
您先在门口蹓一蹓，
再等上二十多分就到点。”
你二叔一听心暗想，
要再等不挤出片儿来那都悬啦。
“同志啊，我就来张当场票，
晚了就要把好‘戏’看。
不，晚了这场我就看不见啦。”
憋得他不知如何答对如何讲，
买了票就闯进电影院，
一头就扎进厕所里，
这才算把一口大气喘。
解完手正赶上电影散，
三角钱就看俩再见。
别人问他演得怎么样，
“不错，这肚子不疼不涨不叫唤啦！”

甲：(白)这挨得上吗？

乙：您说他上厕所花钱没花钱，
您说这是胡编不胡编。

甲：您说这事多少年啦？
这旧景早已消失看不见，
您不知天津有了好领导，
谁不晓我们的市长李瑞环。
他身为市长不自居，
敢想敢说敢干又敢管，
敢于创新敢拼搏，
敢于和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
他深入实际第一线，
解决人民的疾苦和冷暖。



他亲临现场来指挥，
当机立断定方案，
他下基层，带头干，
抓具体，破难关，
脚踏实地去改革，
一心一意去解决天津的“老大难”。
党中央，更关心咱，
要彻底解决天津吃水难，
市领导亲自指挥来参战，
调动了天津人民几百万，
男女老少齐上阵，
挖渠填沟开凿山。
农民兄弟情义深，
为引滦水让良田，
哗哗哗引来了滦河水，
为子孙造福万万年。
过去喝水水是咸，
又苦又涩还又酸。
如今滦水到天津，
又清又净还又甜。
您要是喝上几大碗，
准赛过三个鸭梨俩蜜柑。
您说这水还咸不咸？

乙：不咸不咸！都甜一年啦！

甲：战天斗地奏凯歌，
引滦的精神谱新篇。
“五讲四美”掀高潮，
“三热爱”活动大开展。
雷锋的精神哺育了新一代，

先进的事迹桩桩件件数不完。
落水的儿童有人救，
摔倒的老人有人搀。
坏人坏事有人管，
好人好事有人赞。
谁要敢炸刺对着干，
就拔他大爪儿往外迁。
社会治安大转变，
歪风邪气无处钻。
革命的传统大发扬，
五好家庭万万千，
军民、厂街、干群……
共建文明街道文明站，
文明村庄文明店，
他们甩开膀子拼命干。
出大力，流大汗，
不怕苦，不怕难，
振奋精神，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你追我赶奔向前。
有多少脏乱差的死角被清除，
有多少新兴的花园在兴建。
多少处空地植树造林种花种草筑喷泉，
多少处新铺的马路平坦整洁路面宽。
震灾的临建被拆除，
新盖的楼房连成片。
小海地、北仓、天拖南，
长江道、体院北、北站外楼房早就建。
配套的工程紧跟上，
新住宅连着新商店。



商业网点猛增加，
吃早点再也不费难。
过去买早点排长队，
还冰凉棒硬品种单。
如今要吃早点随便选，
品种繁多花样全。
您是爱吃咸还是爱吃甜，
爱吃辣还是爱吃酸，
什么烧饼馃子茶鸡蛋，
蒸饼豆包银丝卷，
大麻花炸得又酥还又脆，
煎饼馃子现买就现摊。
传统风味都爱吃，
有褡裢火烧荷包蛋，
油炸排叉炸套环，
老虎嘴儿炸卷圈，
小枣切糕江米藕，
果子干、莲子汤、八宝饭，
发糕、馅饼炸麻团。
这些东西您要是全都吃过来。

乙：不……吃不了一半就玩完啦，
不去北仓也得去医院，
去医院起码就得住几天。

甲：这不要紧，也别为难，
医院病床增加有两千。
您要是挨个住过来，
足够您一天一床住美住够住几年。

乙：(白)我不去。

甲：我二叔再来天津办事看望您，

上厕所再也不用去影院啦。
新建的厕所条条道路全都有，
一天一趟够他用一年。
他要是坐车去办事，
这公共汽车开辟了新的营业线，
李港铁路通了车，
又继续施工再伸延。
地下铁路车往返，
坐上它又快又稳又舒坦。
新建的新桥新路面，
新型的结构真美观。
看如今，立交桥的工期短，
大光明桥飞架海河跨两岸。
桥上行车车行车道车稳道平坦，
桥下行船船行船道船行浪花翻。
桥上桥，桥下桥，
桥上桥下车不断；
桥下桥，桥上桥，
桥下桥上人流穿；
桥上行车车装满，
桥下行船船拖船；
船连船走船掀浪，
车拖车行车不颠。
您要是再从大光明的渡口过，
再不用回家去要一分钱。

乙：(白)我“妻管严”呀。

甲：六条河河道两岸被清理，
卫津河臭了多少年，
卫津河改造工程提前完，



污水乖乖全流走，
为净化城市除污染。
这科技之花更鲜艳，
新产品，高精尖，
荣获名牌创高产。
什么气体保护电焊机，
体操器械显像管。
高速快显的X光胶片，
电压比例液压件。
完成的科研项目两千多，
有一千多种通过了技术鉴定与实践。
名牌的产品越来越是多，
出口到亚非拉美得称赞。
“中国人民有志气，
‘四化’建设定实现。
我要亲自到中国转一转，
我要亲自到天津看一看。
我要看看新的社会风气新局面，
我要转转新的城市街道新特点。”
国际友人来到天津这么一看，
海港的港口胜往年。
从前船进港口船搁浅，
如今船来港口船靠岸。
昔日人工划着小舢板，
装货卸货忙不闲；
今朝机械化运输车辆跑得快，
又快又好不误点。
港口的吞吐能力越来越是大，
保障了外贸进出口事业大发展。

您要把进出的货物按吨算，
吞吐量达到三百二十万。
您别看货物一堆儿一摊儿又一件，
集装箱汽车一会儿就运完。
要赶上大件货物更好办，
大吊车一抬“胳膊”就上船。
没等船开出渤海面，
这石油井架竖海湾。
陆上的石油获丰产，
海上的石油如涌泉。
外宾们“very good”高声喊，
一劲叫好摆手儿把头点。

甲：(白)Good bye，再见。

乙：(白)Good bye。

甲：新工人新衣新裤身上穿，
频频招手带笑颜。
这待业青年安排就业了，
一千多个还零八万。
再不愁在家待着没活干，
再不愁在家待着吃闲饭，
再不愁在家待着不挣钱，
再不愁在家去糊纸盒拆棉纱线。
职工的工资收入大提高，
劳保福利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三。
天津市职工二百七十万，
就这一项国家就要补贴，
两亿三千四百三十万。

乙：哎，《天津日报》我常看
这亲身体会还用你来谈。

甲：人民的生活水平大提高，
　　购买力不断上升往上蹿。
　　民用商品琳琅满目耀双眼，
　　电动的器具家家户户趁几件。
　　您要是到商场转一转，
　　保证您什么都想买几件。
乙：(白)我呀——？
甲：您要是爱听收音机，
　　海鸥牌本是咱们天津产。
乙：(白)我有。
甲：要有您就买台电风扇，
　　凉凉快快不用扇子扇。
乙：(白)我怕凉。
甲：怕凉就买条电褥子，
　　有大有小规格全。
乙：(白)我披电褥子。
甲：披着再冷还有电烤箱。
乙：(白)我受不了。
甲：电冰箱你再待会减减暖
乙：(白)我要熟啦。
甲：不熟再买个电饭锅，
　　蒸熟了再用电炉子烤烤也无关。
乙：对！别等上嘎儿我就去西天啦。
甲：要去您可不能走着去，
　　走着还得两脚往前颠。
乙：(白)怎么走？
甲：你买辆摩托骑着走，
　　又轻又快省时间。
　　见了菩萨您告他，

天津胜过瑶池金銮殿，
太上老君都想往这搬。
（白）问他批吗？
乙：（白）啊？
甲：临走前您先买个电子照相机，
脖子上一挎您就转。
乙：（白）我买放大机。
甲：（白）那好办，
照相器材任您选，
彩色的胶卷相纸全，
就怕您买完不会用，
洗出的相片没有鼻子没有眼，
没身子没嘴没有脸。
乙：（白）我会照。
甲：（白）会？
就您这胡子拉碴儿一大片，
照出来脸上也带“干切面”。
乙：（白）怎么办？
甲：您先买个电动刮胡刀，
用起来安全省事又方便。
刮完您再去照相，
起码得年轻三十三。
乙：（白）我回家待着吧。
甲：家待着您就买台电动缝纫机，
缝褂子裤子缝衬衫。
乙：（白）这我不会。
甲：不会您也别为难，
各式的衣服拿钱就买换着穿。
有百褶裙，花衬衫，

旗袍、马甲还挂胆，
儿童的服装更好看，
花花绿绿色真艳。

乙：(白)这些我哪能穿？

甲：中式服装对襟袄，
西服领带颜色全。
便鞋皮鞋造革鞋，
橡塑软底似海绵。
您要嘛有嘛别白看，
称心如意就来几件。

乙：(白)以后买。

甲：您以后买，别在这站，
您就先买台“电影院”吧。

乙：我说你打住，别再谈，
哪家能卖电影院？

甲：哎，您买台十四寸的大彩电，
比影院的节目都要全。
什么新闻故事动画片，
专题频道歌曲选，
电视剧戏曲集锦系列片。
广告里卓别林小魔术变得多新鲜，
变出的公鸡能下鞋油蛋。
咕咕哒，还伸出拇指直叫唤，
这电视节目丰富多彩又惊险，
不等于您买个电影院嘛。

乙：对！这文艺舞台百花开，
教育事业胜往年。
体育工作者做出新成就，
破了国家纪录继续往高攀。

这好消息我越听越爱听，
好事情我越看越爱看，
好日子我越过越省心，
好东西我越吃越是馋。

甲：(白)太没出息了。

乙：如今我也遛遛公园逛商场，
再不愁口袋没有零花钱。

甲：您要是没事在家看看小孙子，
这么大岁数还想遛公园。

乙：市政府抽房兴建了托幼园，
各种的儿童玩具教具体育器械配备全。
我一看幼儿园这么好，
走吧！孙子！
爷爷送你去幼儿园。
托幼园的儿童们茁壮在成长，
又唱又表玩得欢。
“小朋友，真喜欢，
围着桌子坐一圈。
你拿积木摆高楼，
他拿积木摆火箭。
我摆一座大铁桥，
架在大陆台湾岸，
接回台湾小朋友，
和我一起摆河山。”

甲：唱得好，真好听，
幼小的心灵展新容。
辛勤的园丁来培育，
萌芽破土得花红，
后继有人来接班，

千秋大业准成功。
可您遛了半天公园有啥用，
不是白白地消磨时间度光景。
乙：哎，你连这点都不懂，
不了解我的思想和心情。
这海河带状公园四季青，
鲜花清香爽神情。
假山、山石一座座，
各种的雕塑招引游客忙留影。
年轻人双双对对漫步走，
笑语风声在花园中，
楼台亭阁与长廊，
装扮得海河更加美丽更繁荣。
时代的乐章伴随着喷泉舞，
起伏连绵五颜六色披彩虹。
甲：市区的面貌大改变，
农村一派好光景。
家家户户有余粮，
万元户数字往上增。
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农村的经济越搞越是好，
旱灾中五谷丰收人人露笑容，
大汽车自己买了自己用。
这鸡鸭成群高声唱，
哏儿——好哇好哇。
大肥猪美得把地拱，
鱼儿都跃出水面来欢庆，
骡马它“不易不易”地叫连声，

小貂它趴在笼子里边往外看，
小白兔支棱起耳朵往外听，
老黄牛一边耕地一边叫。
“有门……行……”
农民的生活越来越是富，
党的农村政策伟大又英明。
天津为“四化”开创了新局面，
天津为祖国建设增光荣，
天津的建设日新月异在发展，
天津的人民兴高采烈来欢庆。

乙：这正是改革的步伐走得对。

甲：我们党发扬光大了好传统。

乙：我们要再接再厉再奋斗。

甲：再与艰难困苦做斗争。

合：再横下心来再创新，
再建设我们美丽富饶的天津城。

第三章

其他艺术形式作品

第一节　唱词

所谓唱词，就是一种可为各种曲艺形式填词的演唱文本，其句式具有很强的普遍性，无论快板、快书、鼓曲等曲艺形式都可以直接移植使用。

买 画

唱词《买画》为李润杰先生1960年与高元钧、孙来奎、常宝华共同创作的作品

作品通过对五个孩子买画事件的描述，歌颂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农业大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繁荣景象，寄托了作者对新中国繁荣富强的无限憧憬与期待。

说的是腊月二十七，
万里无云好天气，
儿子、儿媳上班去，
王大娘她带着五个孙子去赶集。
大娘说："你们跟我赶集要听话，
不许胡花乱花买东西。"
老大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老二说："买不买的没关系。"
小三说："人家过年都买鞭炮，
咱们……嗯！买不买的都可以！"
小四说："要买也得给我买。"

小五说:“买什么也得有我的。”
大娘说:“买不买的先别嚷,
没到地方就出主意。”
娘儿几个来到集上看,
道两旁各种年货都备齐。
卖葱的、卖蒜的,
有花椒、大料、木耳、海蜇、干粉皮。
刀枪、鬼脸、小玩具,
风筝、花灯、大鲤鱼。
这边是鞭,那边是炮,
二踢脚“乒乓”小孩越听越着急。
小五说:“奶奶奶奶我要炮。”
大娘说:“你看那有卖画的,
给你买个大胖小儿,
叫它给你当兄弟。”
(白)老太太还嫌孙子少啊,
说着就走到画棚里。
今年的年画真叫好,
颜色鲜艳都不离。
有人物、有山水,
羽毛花卉像活的。
这张是移山填海修大坝,
那张是五谷丰登上天梯。
这张是公社食堂正开饭,
那张是农、林、牧、副、渔。
旁边一张是托儿所,
小娃儿们伸着小手叫阿姨,
对面一张是敬老院,
有几个老人正下棋,

有个老头儿举着棋子瞪着眼，
看样子跳马要出车。
这张画着大肥猪，
一群猪崽子“吱吱”地拱肚皮。
这张是人大会堂正开会，
那张是长江大桥有电梯。
一张倒比一张好，
孩子们越看越爱都入了迷。
小五说：“奶奶奶奶快买吧！”
大娘说：“慢慢挑，别着急，
你们看着哪张好，
要买咱得买好的。”
小五说：“我看哪张全都好，
咱们全都买家去！”
(白)“啊！你全要买家去？
不行，一人只许买一张，
谁也不许再调皮。”
老大说：“我买这钢铁元帅升宝帐，
全民炼钢夺红旗。
火花四射照大地，
钢水奔流猛又急。
奶奶奶奶给我买，
这张画是我最爱的。”
老二说：“我买那地下长城大煤矿，
水枪采煤真出奇，
大煤块哗哗啦啦往下掉，
煤斗车来往运煤不停息。
奶奶奶奶给我买，
这张画是我最爱的。”



老三说:“我爱这小麦大丰收,
大姐姐开着拖拉机,
五谷丰登人人喜,
粮食山钻到云层里,
奶奶奶奶给我买,
这张画是我最爱的。”
老四说:“我爱这张采棉区,
棉花开得多美丽,
白云朵朵飘云里,
采棉的好像巧织女。
奶奶奶奶给我买,
这张画是我最爱的。”
小五说:“什么画我都不要,
我最喜爱毛主席。”
王大娘一人一张都买好,
办完年货到家里,
孩子们回家就贴好了画,
当中一张是毛主席。
五个孩子可高兴啦,
王大娘看着笑嘻嘻。
这个就说:“我买得好。”
那个说:“我的数第一!”
五个孩子正夸画儿,
爸爸下班到屋里。
手拿着一朵大红花,
原来是评奖会上得了红旗。
孩子们见花都想要,
闹得爸爸没主意,
给小的大的不乐意,

给大的小的也不依。
小五说:“叫爸爸看看咱买的画儿,
谁的画儿好这花就算是谁的。”
爸爸点头说:“我同意,
我们小五倒有好主意。”
抬头一看这个张画儿,
从心眼儿里那么欢喜:
“好孩子,你们买的这画儿意义大,
这是四大元帅来聚齐。
钢煤粮棉,国家建设它为主,
爸爸也是炼钢的。
咱国家走向工业化,
全凭钢铁造机器。”
老大说:“钢铁用处特别大,
在学校我也答过这道题,
有钢铁能造飞机和大炮,
有钢铁能造拖拉机,
这朵花应该送给我,
这张好画儿我买的。”
爸爸说:“第二张画儿也很好,
没有煤,炼钢也得成问题。”
老二说:“火车、轮船都得用,
做饭没它就得吃生的,
这朵花应该送给我,
这张好画儿我买的。”
爸爸说:“等等不要急,
没有粮食咱们怎能活下去?
这第三张画儿很重要。”
老三说:“这朵花应该是我的。”

爸爸说:“先别忙,
再看看老四的这张采棉区,
多产棉,纺线织成布,
咱们才能穿上衣。”
老四说:“这朵花应该送给我,
这张好画儿我买的。”
小五在旁不说话,
睁大两眼望花哩。
他心想:“这花你们谁都拿不到,
爸爸总会给我没问题。”
爸爸说:“你们在学校看报没看报?
报纸上发表什么胜利好消息!”
五个孩子摇头都说:“不知道!”
爸爸说:“这个事跟你们四张好画儿有联系。
咱国家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大胜利。
这是人民公社优越性,
这是大跃进人人思想插红旗,
我们积极跃进再跃进,
十年超过英国没问题。
我们跨的是千里马,
他骑的是多年老牌瘸腿驴。
全国人民为我们胜利正庆贺,
你们把好画儿买家里,
依我看四张画买得都很好,
第一第一都第一。”
孩子们说:“这四张画全都好,
大红花到底算谁的?”
爸爸说:“我的花也好,你们画儿也好,

这都是党的领导得来的，
胜利要归功于共产党，
这光荣花要献给咱们英明领袖毛主席。”

第二节　天津快板

根据《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9.)记载,天津快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时调大数子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新曲种。经演出实践,形式变得自由活泼。演员自击竹板、节子演唱,用三弦、二胡伴奏。

解放天津

作品为李润杰先生于1984年1月25日创作完成,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手稿整理收录。

作品记述了解放军解放天津的战斗,李润杰先生通过这个作品抒发了对党的热爱、对解放军的热爱、对新中国的热爱,同时也道出了对旧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比痛恨。

一九四九年,喜讯遍山河,
解放战争的风暴要席卷全中国。
当时天津卫,像乌云天上遮,
这国民党反动派,像蚂蚁进热锅。
是垂死挣扎想顽抗真是螳臂当车。
地痞流氓杂八地到处乱搅和。
这伤兵驾着拐,到处乱寻摸,
砸戏园子、砸饭馆儿,吃完就掀桌。
在东兴市场,有个"万福茶社"[①],

① 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儿"表演时调的场所。

园子不小座位少他们一人占仨座。
谁要挨他坐,他用拐把你戳,
演员台上唱他下边瞎嘚嘚。
“哎!给唱段‘送情郎’,给来段‘十八摸’,
再来段‘宋老三卖大烟’‘大莲儿跳河’[①]。”
演员不给唱,他往台上飞家伙,
茶壶茶碗台上扔一砸就一摞。
他一抡大拐,吓走了听客,
演员们挣不了钱哪儿去找吃喝。
那时候吃顿饭,可是费周折,
买二斤棒子面得夜里去挨个儿。
穷得没棉袄,披着破被卧,
一挨挨一宿,冻得打哆嗦,
买得着买不着那还得另说。
再看棒子面儿,嘛面都掺和,
又掺麸子又掺糠掺的玩意儿多啦。
苦难的人民,日夜受折磨,
反动当局哪管你死与活。
为死守天津,他们到处把人捉,
硬成立个保安旅真是缺大德。
抓谁谁倒霉,有一个算一个,
甭管是卖夜壶的还是拉洋车的,
愿意不愿意都发枪给家伙。
“哎!老总别抓我,我见枪打哆嗦。”
“我上有老下有小当间有老婆我怎能干这个。”
“你妈的少废话,快走别啰唆!
八路军打进来你不死把皮脱,

① 旧时的名曲儿。

他们‘共产共妻’先共你老婆。”
照后腰就是几枪托。
再看保甲长,也是紧忙活,
东家走,西家串,进门就吆喝:
“快去修城防,一家出一个,
谁要不去,谁自己负责!”
这紧张的空气,越来越多,
反动当局怕有里应外合。
花子店小店去把穷人捉,
这苦难的老百姓,一拨又一拨,
一个全不剩都装上汽车。
送出了城防外就不管你死与活,
城防外布地雷,几十万个。
密密麻麻,高岗下坡,
碉堡林立,把城防封锁,
妄想阻挡我军一举攻破。
人民盼解放,个个想生活,
谁来救苦难,谁把乌云拨,
谁能救我们出火海过上新生活。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枪炮隆隆响,气壮山河,
解放军攻城防人民喜心窝。
兵分三路,相互配合,
像一把钢钳把敌人喉咙锁。
东西并进,拦腰切割。
“活捉陈长捷,不让他逃脱。”
战士们都怀着火热的心一颗。
看人民群众,也来铺路破冰河,
这军民鱼水情,格外亲热,

送衣送粮送弹药向战士们来祝贺。
车轮滚滚,把式紧吆喝,
大车小车手推车物资装满车。
支援解放军,棉衣早做得(啦),
铺浮桥,搭云梯,把担架肩上搁。
我们地下工作者,是紧密来配合,
像一把尖刀插在敌心窝。
人民战争,气势磅礴,
毛泽东思想谱写战歌。
就在一月十四号,夜里两点多,
市里的信号弹向天空四射,
嗖嗖嗖嗖放异彩向我军联络,
映红天,映红地,照亮海河。
轰轰轰轰大炮响把长空划破,
哒哒哒哒冲锋号声声震耳膜,
尖刀连尖刀排尖刀班一个跟一个,
滚地雷,炸碉堡,像猛虎下山坡。
碉堡的敌人,疯狂扫射,
罪恶的子弹跟下雨差不多。
英雄虎胆,两眼冒火,
前仆后继,似海浪翻波,
扑向敌碉堡给它揭了壳。
有一个暗堡,突突地喷火蛇,
好几个战士都倒在血泊。
碉堡炸不掉,急坏了新战士他叫何振铎,
他喊声班长:“把任务交给我。
炸不毁敌碉堡我就不叫何振铎!”
他骨碌碌一滚,就到了前坡。
烈士的炸药包他夹在胳肢窝,

滚到了碉堡下,就拉开了导火索。
敌人发现他,枪口刚一挪,
小何猛闪身,贴碉堡一躲,
抓住了机枪管把手榴弹来摸。
塞进敌碉堡,往下坡一撤,
轰隆一声响就炸毁虎狼窝。
小何挂了彩,包扎都顾不得,
撕下块衬衣布扎住了胳膊。
拿枪随军号,冲进城防坡,
再看敌人,魂飞胆破,
鸡飞狗跳墙,全都炸了窝,
像螃蟹篓子鸡蛋筐哗啦翻了个儿。
滚的滚,爬的爬,鸡蛋变硌窝儿(啦)。
喊杀连天,把城防攻破,
滚滚洪流似海啸开锅。
冲进市区,敌兵藏躲,
死硬的顽固派还要拼死拼活。
街头巷尾,楼顶子胡同,
沙口袋子做掩体,一劲往上摞,
窗口架机枪,不住地喷火蛇,
我军炮弹像长眼都落进沙袋窝。
战士们高声喊冲呀,敌人心胆破,
缴枪不杀,宽待俘虏,
死的死,伤的伤,活捉的被活捉。
我军如潮涌,把敌兵淹没,
街头巷战,敌人龟缩,
我军向前冲是各个击破。
红旗滚滚,是一颗又一颗,
直奔陈长捷他的老窝。

我军炮弹,一个连一个,
往敌人司令部里落。
轰轰轰,哗哗哗,柱断梁折,
再看陈长捷,诡计真够多,
他喊了声:“警卫兵给我抬着办公桌。”
“上边待不住啦,往地下室里挪!”“是!”
他叫声秘书长,快把电话拨,
“问西营门外的战果如何,
共军有多少,消灭得多不多?”
“是!”秘书长挂电话一劲来回拨:
“喂喂喂,喂喂喂!”不住地直吆喝。
“西营门西营门,东局子东局子……”(子:此处读 ze)
“报……告司令,这电话没有声儿,
电……线全都断了。”他越说越磕巴(此处读 bo)。
陈长捷一瞪眼,叭!一拍办公桌:
“笨蛋废物,电话不用拨(啦),
赶快跟我收文件时间紧迫。”
“是!”“别啦!”“先到外边给我叫辆汽车。”
“不许动!”忽听一声喊,惊心动魄,
闯进来尖刀英雄他叫何振铎。
双手端着枪,对着他胸口窝,
跟进来的战士英姿勃勃,
横眉冷对,吃人恶魔,
陈长捷冒冷汗,他耷拉下脑壳。
腿肚子转筋,脖子冒凉风,
升不了官,发不了财,话也不能说(啦)。
双手一举,当了俘虏,
见不着蒋介石,没处找后戳(啦)。
我们喜庆胜利,大军会合,

金汤桥上的红旗映红海河，
活捉了陈长捷，天津解放了，
家家户户齐欢呼上街来庆贺。
敲锣打鼓，唱起了欢乐歌，
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
解放军的丰功伟绩载入史册。
我编成天津快板，为他们唱赞歌，
歌唱英雄歌唱党，歌唱新中国。



智取敌哨所

天津快板《智取敌哨所》为李润杰先生1972年创作的作品。

《智取敌哨所》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3月至1975年4月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期间。作品讲述了一位女队长武卫国，带领队员化装进入敌人哨所，消灭“狠毒蛇”，活捉侵略军，解放科村的英雄事迹。

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
不断取得辉煌战果，
人民武装力量越战越强，
金边的匪巢越来越收缩。
各地游击队，神出鬼没，
炸军火、拿据点、侦察抓俘虏，
打得那朗诺伪军焦头烂额。
单说个女队长，名叫武卫国，
民族统一阵线领导她的工作，
这位姑娘坚强勇敢足智多谋。
远的咱不提，先把近的说，
说一说女英雄智取敌哨所。
在磅士卑省，有个小村落，
村名可真简单，一个字儿叫“科”，
就在科村边上有个敌哨所，
有一连伪军昼夜巡逻。
伪连长姓吴，叫吴诺不作(无恶不作)，
人送外号叫他“狠毒蛇”。

他经常到村里敲诈勒索，
鞭抽棍打还明抢明夺。
村里老百姓满腔怒火，
全都恨透了这帮狗家伙。
领导来指示，通知武卫国，
目前斗争形势发生了新转折，
人民武装力量直逼敌老窝，
要求游击队，积极配合，
解放科村，拔除敌哨所，
扫除障碍，为民除恶魔。
他们枪支比较少，弹药也不多，
怎么才能拿下敌人的哨所？
队长武卫国，心中暗思索，
秘密召开村代会，人多主意多。
嗬，大会一开始，你说我也说，
有说“拿岗哨”，有说“炸家伙”；
“嗨，擒贼先擒王，活捉‘狠毒蛇’。”
发言真热烈，一个接一个，
武队长她最后站起来把话说：
“我和女队员，仔细研究过，
要用敌人的武器来把敌人捉。
具体办法是，这么这么做，
大家伙听一听适合不适合。”
大伙一听，都挑起大拇哥，
齐声说好，这法可不错。
队长说的嘛呀，到底怎么做？
您老别着急，听我慢慢说。
会后一星期，在上午九点多，
科村里真热闹，好像开了锅，

捣米磨面,搭棚摆桌,
动听的吹奏曲声声震耳朵。
附近村庄,来的人很多,
抬着酒、拿着菜,还有鸡鸭鹅。
这一轰动,非同小可,
吓坏了敌哨所这条“狠毒蛇”。
他“嗷”的一声叫,好像中了疯魔,
腿肚子转筋朝前拧了个儿:
“一定有情况,出事了不得。
连副、排长,马上来集合!”
话音未落,进来人四个,
前头是连副,名叫“蝎子蜇”,
后头是仨排长一帮喽啰,
这堆害人虫,点头笑呵呵:
“请问连长,有嘛命令说?”
“哎,这村里有嘛事?”
“是结婚娶老婆。”
“谁结婚娶老婆?他为嘛不请我?
根本没把咱弟兄往他眼里搁,
是不是跟游击队暗中有联络?
你们带点儿人,进村去搅和,
见人就检查,腰包交给我,
然后把事主带到哨所,
一找他要保,二再要酒喝,
不然别结婚,也不许祝贺,
干脆一句话,出钱就好说,
不拿鸭子咱们就得‘鹅’(讹)。”
您听这小子,多狠多恶,
阴、毒、损、坏,他是“全活”,

天津卫的老话他算缺大德啦。
“哎,马上给我行动,时机别错过。”
“是!”这四个害人虫,刚要离哨所,
有个匪军跑进来慌得了不得:
“报告连长,有位女知客,
她带来了青年男女足有四十多,
有的抬着酒,有的搭食盒,
要亲自见连长,有要紧话儿说。”
“统统先检查,然后再见我。”“是!”
这下可把他的毒计完全打破。
“哎,连副、排长,先别动窝,
看一看有嘛事,然后咱再说。”
说话之间,走进来女知客,
她本是女英雄,队长武卫国,
英姿飒爽,朝气勃勃,
一身是胆,目光四射。
她乔装打扮,扮成女知客,
深入哨所来端敌老窝。
一见敌人面,她说话真沉着:
“你是连长吗?”
“啊,是我,是我。
你是干嘛的?敢来闯哨所。”
别看他话挺横,可心里直哆嗦。
武卫国微微一笑上前把话说:
“今天科村里,有人娶老婆,
我受事主委托送礼进哨所,
美钞少许,丝绸不多,
还有佳肴美酒,筵席几桌,
请你收下,千万别驳。”

说着话就把美元往他面前搁。
一见美元,可乐坏了“狠毒蛇”,
“哈罗,哈罗”,他连话都不会说了,
比见着他亲爹亲娘还亲得多得多。
武卫国一看,阵口突破,
说:“刚才进哨所,已经检查过,
是不是还需要你亲自搜索?”
“没错,没错,我能信得过。”
“好,既然信得过,那咱就好说啦,
快叫弟兄们都进来,大家喝一喝。”
“就照这样做,就照这样做。”
这小子这会儿还是真听说。
武队长忙招手:“马上摆桌。”
游击队员个个都明白,
酒席往上上,一桌又一桌,
馋得“狠毒蛇”咂嘴又伸舌,
高喊弟兄们,赶快入座,
“呼啦啦”伪军们立刻围满桌。
枪往墙上挂,挽袖伸胳膊,
抓碟子抢碗直往嘴里折,
有的可口灌,有的硬卡脖,
连说:“干!干!干!”“不喝白不喝!”
外边的岗哨,一听这个,
一个个都跑进来猛着劲儿地喝。
不大的工夫,舌头往回缩,
酒多话也多,想说不利索:
“这叫什么酒?怎么撞脑壳?”
再看“狠毒蛇”,上衣全都脱啦,
手拿着酒杯,嘴里直嘚嘚:

“哎,连副、排长,你们快点喝,
咱比一比赛一赛看谁先溜桌。”
游击队员们,暗暗使眼色,
单等一声令,来把敌人捉。
再看敌人,全都喝过辙,
东倒西歪什么也顾不得。
队长武卫国,飞身上高桌,
摘下敌人手枪扳机一拨,
“啪”的一声响,枪声震山河,
屋里游击队,个个真利索,
四角都把住,枪在手中托,
队长武卫国,高声大喝:
“全都举起手,不许动窝!
缴枪不杀,宽待俘虏。”
匪军一听,举手扬胳膊。
“狠毒蛇”“呵”了一声就想把枪夺。
队长武卫国,纵身跳下桌,
上前一伸手,抓住小细脖,
上边一使劲,底下腿一别(音驳),
手枪一顺对准“狠毒蛇”,
“啪”的一声响,子弹穿脑壳,
当时消灭了这条“狠毒蛇”。
再看那帮匪军,吓得直哆嗦,
他们跪在地下一个劲儿把头磕。
敌人一个连,全都被活捉。
科村得解放,村村来祝贺,
“打倒美帝!打倒朗诺!”
“坚决拥护西哈努克!”
欢呼口号震动山河,

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
女游击队员，智取敌哨所，
我编成了天津快板宣传唱赞歌。

第三节　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又称“西河调”“河间大鼓”，曲艺曲种之一，主要在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流行，多由一人自击鼓、板说唱，一人或数人以三弦伴奏。基本曲调有头板、二板、三板等。内容以传统故事为主，也有现代题材，多是独立短片。

——《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9.

西河大鼓是中国曲艺曲种。初名大鼓书、梅花调、弦子鼓或河间调，也一度称作河间大鼓。约在清代中叶由流行于河北中部的木板大鼓演变而来。20 世纪 20 年代有艺人进入天津演出时，由于天津人将其发源流行的冀中河间地区（大清河、子牙河一带）称为“西河”，故定名西河大鼓。西河大鼓采用冀中语言表演，音乐曲调是在冀中语言自然声韵的基础上，吸取某些民歌小调的音乐语汇发展而成的板腔体唱腔。风格似说似唱。河北高阳的木板大鼓艺人马三疯，被认为是创立西河大鼓的代表性人物。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3.

抢 粮

西河大鼓《抢粮》为李润杰先生 1955 年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的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一伙日本兵进山村抢粮，却踩到了我军埋伏的地雷上，最终全军覆没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收秋忙。

忽听见大道上有车响。
抬起头来,用目观望,
原来是日本鬼子出城准备抢粮。
车上头坐着了人八个,
一个个穿的都是破军装。
有的拿着手榴弹,
也有那背着那三八大盖枪。
他们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一个个吓得都是脸焦黄。
这个就说:“城外头八路军哪,可是多得很!”
那个就说:“千万哪别让咱们碰上!”
这个又说:“如果要碰上了那八路军哪,帽子一歪我就交了枪。”
鬼子班长一听有了气,
把腰一插就开了腔:
“城外头八路军哪可是多得很!
他们可都在那山沟里边藏!
咱们进了村先放枪,
叫老百姓都跑光。
进屋去,先开柜咱们后翻箱。
不要票子要白洋!
没有那白面咱们装小米,
没有那小米咱们装高粱!
高粱小米要是全没有,
装上他两车的喂猪的糠。”
鬼子班长越说越来劲,
“轰隆隆”连声响,
连人带车全都到了天上。
同志您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碰在民兵的地雷上。

引滦赞歌

相声《引滦赞歌》为李润杰先生1983年创作的，本书根据李少杰先生手稿整理收录。

李润杰先生以1982年5月11日动工至1983年9月11日完工的引滦入津工程为创作背景，将相声的幽默诙谐和快板书的节奏鲜明、铿锵有力紧密结合，创作了这篇作品，成功地歌颂了引滦工程。

乙：今天咱俩人唱段儿快板书来歌颂引滦英雄。

甲：唱这个您哪行啊。

乙：啊！唱这个我哪……哼哼，你这是狗咬吕洞宾。

甲：怎么讲？

乙：不认得真人哪，哈哈哈哈……

甲：哎！这真人是怎么回事儿？

乙：不懂啊，哼，告诉你，吕洞宾是个神仙，老道对老道的尊称为真人仙长。

甲：噢，我明白了，这么说您是老道。

乙：谁是老道哇。

甲：这您别客气，

乙：我客气什么。

甲：我知道那天您和别人下棋一连三盘没开张，他们都叫您臭棋老道，没错，老道。

乙：别说了（大声疾呼）！

甲：您怎么上来就发火呀，这还怎么唱？

乙：你打住！告诉你，我说的狗咬吕洞宾这句是俏皮话，是针对你刚才那句话来的。

甲：我哪句话？

乙：忘啦？

甲：没忘。

乙：没忘说啊。

甲：想不起来了。

乙：嗬！真逗火儿。我说咱俩唱段快板书，来歌颂引滦英雄们。你是怎么回答的？

甲：我不就是说……

乙：说啊！

甲：嘿嘿，我怪不好意思的，您替我说吧。

乙：我呀别替，你自己说。

甲：还非得我说？

乙：对！

甲：那我就不客气啦。

乙：你客气什么，说！

甲：要不客气地说您是卖菜的不要钱。

乙：怎么讲？

甲：白给！

乙：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甲：俏皮话。

乙：你这是狗戴嚼子——胡勒。哪个菜店卖菜不要钱呀？

甲：啊！烂的，白给。

乙：我白给？小伙子，你也不打听打听，这块板书从哪来的。

甲：哪来的？我这儿是快板书批发站。

乙：什么叫批发站呀？

甲：就是说快板书都由我这批发出去的。

乙：要这么说，您得先了解一下我这快板书公司。

甲：什么叫公司呀？

乙：就是你那批发站的货都是我这公司出品的。

甲：那您还差点儿，我这是作坊。

乙：什么叫作坊呀？

甲：不懂吧，就是小工厂，专门制作快板书的。您那儿的货都是由我这做的，我要不制作，您那公司就完啦。

乙：打住！

甲：怎么？

乙：咱是讲吹还是讲唱啊？

甲：随便，我是吹唱俱佳。

乙：这么说你是又能吹又能唱。

甲：然也！

乙：别转（读 zhuǎi）了。要这样那咱俩向引滦英雄学习，来个大竞赛，比比高低行吗？

甲：好哇！怎么比？

乙：咱就以引滦为题歌唱引滦英雄，现抓现编，张嘴就唱，看谁编得快，看谁唱得好，来分个胜负。

甲：这个张嘴就来。（唱）竹板慢打响连天。

乙：哎！先别忙，我还有个主意。

甲：什么主意？

乙：咱找俩座坐着唱，看谁把谁唱站起来。

甲：怎么还能唱站起来？

乙：你想呀，只要是唱着唱着没词了，他可就坐不住了，一坐不住，他可就要站起来。谁一站起来谁就算输。

甲：那您准得先站起来。

乙：少废话，坐下！

甲：好！坐下。

乙：由现在起可就算啦，离坐儿就算输啦。

甲：好，一言为定。

乙：一言为定。

甲：哎，您那屁股底下是什么？

乙：啊！什么也没有，你想把我骗起来呀。这可没有。有能耐，你把我唱站起来，看见没有，这就算板上钉钉啦。

甲：那您准是抹鳔胶啦。

乙：少废话，会打板吗？

甲：当然会啦！您会吗？

乙：我会吗？来！打！

（甲乙打板，合不到一块儿，越乱越好。）

乙：我说咱俩这下饺子哪。

甲：您不会打呀。

乙：谁说不会呀。

甲：您不会。

乙：看着（打一套板）怎样！是你不会！

甲：我不会？您看着（打一套板），怎么样？还是您不会。

乙：再来！

甲：好！来！

（甲乙打板，合不到一块儿。）

乙：怪呀，怎么合不到一块儿呢？

甲：这说明您不行，我要让它打到一块就能打到一块儿，您信吗？

乙：我不信！

甲：那咱来！

乙：来呀！打！

（甲乙合打，合板合拍）

甲：怎么样？

乙：我看你是成心，有能耐咱唱着比呀。

甲：行啊！谁先唱？

乙：谁先唱都行，可是现抓现编，一对一个地唱。要是没词可寒碜，一难看可就坐不住啦。

甲：没问题。我先唱，您接怎么样？

乙：行啊，你唱！哎！等会儿，咱可得唱引滦的。

甲：当然啦！听我的。

（唱）解放军英雄万万千，

南征北战保江山。

乙：哎！你等会儿再唱吧，你唱的这是引滦的吗？

甲：当然啦！

乙：我听着不对劲儿。

甲：我说您别跟着搅和行不行？

乙：怎么搅和哪？我听你这词儿，是歌唱解放军保卫祖国的。

甲：我还没唱完呢，您往下听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老道呢！

乙：别提这事，再提我揍你！

甲：别说话，我问问您，解放军光是保卫祖国吗？难道就不建设祖国吗？特别是在引滦当中那是主力军，您知道吗？歌唱引滦英雄，您说应当先唱谁？

乙：先歌唱解放军。

甲：您赞成吗？

乙：赞成！

甲：赞成你跟着搅和什么呢？（大声地）

乙：这点我……

甲：您是不是老道？坦白，是不是老道？说！

乙：得得得，怨我，你接着唱！

甲：打住吧，我不跟您唱，我走我找别人唱去！

乙：哎！别走！

甲：我走……

（乙站起来，拉住甲，甲没动）

甲：哎！您站起来啦！

乙：(退回，坐)这骗起来的不算。有能耐您把我唱起来那才算哪。

甲：不算啦，这么说您没能耐。告诉您吧，您坐着，我能把您唱站起来，站起来，我能把您唱坐下，坐下我能把您唱趴下。

乙：哼！说你呼哧你就喘上啦。

甲：要不信咱就唱着瞧。哎，我要把您唱趴下怎么办？

乙：我要趴不下怎么办？

甲：趴不下，看见没有，听说您好吸烟，一天一条。

乙：谁吸那么多！

甲：反正您吸得不少。只要您趴不下，这盒烟就归您啦！

乙：我要趴下了，让观众给你鼓掌，我给观众鞠仨躬。证明今天我算栽啦，我快七十的人了，没栽过面！

甲：那君子一言。

乙：驷马难追！

甲：我先谢谢众位叔叔大爷、大娘大婶、大哥大姐、小弟弟小妹妹们。你们可听见了，他快七十的人没栽过面，这回叫他栽一回。你们可盯着鼓掌叫他给你们鞠仨躬。

乙：你这满带托付的。

甲：这您管不着，我们这叫和观众打成一片。

乙：你哪那么多废话？

甲：唱呀，您听着！

解放军英雄万万千，
南征北战保江山。
为祖国四化大建设，
千难万险冲在前。
党中央号召一声唤，
万马奔腾到了燕山。
燕山山脉山连着山，
解放军冰峰雪岭战严寒。
三通一平扎营寨，

开凿隧洞把龙牵，
炮声隆隆惊天地，
为天津人民开引幸福泉。
引滦入津的工程多艰险，
三年的任务一年完，
这个名儿就叫翻两番。
怎么样？

乙：好！
嗯，多困苦，多艰险，
得多少血汗换清泉。
多少个日夜在奋战，
多少条妙计破难关。

甲：那是多少连排多少班，
多少战士洞里钻，
多少台风钻打炮眼，
多少斤炸药往里填。

乙：多少泥沙多少水，
多少个断层把路拦，
多少次塌方多少险，
多少块险石头上悬。

甲：多少件军衣被擦烂，
多少双靴底都磨穿，
多少车石渣推出洞，
多少双脚板儿血泡连。

乙：多少条隧洞打多远，
多深多高有多宽儿哪。
就用推出的石渣多少算一算吧，
得有多大堆儿、多大摊儿、多深、多高、多长、多远儿、有多宽儿，
您打个比喻摸摸边儿。

甲：要是一方一方接到一块儿，
他能绕地球十几圈。
要是立起来，
能铸成一棵天地竿儿，
您要能爬到竿顶尖儿，
就能到月宫遛个弯儿。
嫦娥要跟您一见面儿，
她保险跟您跳舞玩儿。
跳完舞她还陪您逛花园儿哪，
您去吧！
乙：我不去。
你把我活埋了好不好哇，
爬不到一半儿我玩儿完啦！
这说明工程浩大一年完，
解放军的威力冲破天啦。
甲：哎，我的老同志您往这看。
乙：啊，看什么？
甲：看英雄，看好汉。
乙：是哪团哪营哪个连？
甲：哪团哪营都涌现，
那儿是先锋连，
那儿是先进连，
那儿是钢铁尖刀猛虎连。
再看那儿。
乙：谁呀？
甲：铁道兵英雄老虎团！
乙：在哪儿？
甲：下斜井往洞里观。
乙：哟，水帘洞雾漫漫，

这脚底下叽噔绊块儿滑又黏。

甲:您往顶上看。

乙:我看不见。

甲:您戴好面罩儿仔细观。

乙:哎呀呀,真叫我毛骨悚然心胆寒,

那儿龇着牙,

那儿瞪着眼,

那儿大嘴咧得像磨盘。

甲:咔啦啦(大声疾呼)!

乙:我(用溜登)哎哟——

甲:观众请看趴下了吧。咱说把他唱趴下准实现。栽面了吧?快起来,给观众们鞠仨躬。

乙:你吃炸药了,要把我吓死。你咔啦啦的什么玩意儿?

甲:塌方了,您快给观众鞠躬。

乙:你这是把我吓趴下的,塌方有咔啦啦的吗?

甲:这是那台风钻还往里面钻哪!

乙:塌方了谁还在那儿打风钻。

甲:是穿山虎老虎团的英雄战斗员。

您看那石头哗哗的像雨点儿,

一个劲地往下掀。

石头落在他的脊背上,

像锤凿斧剁刀子剜。

热血直流他不管,

他的风钻进去两米三啦!

乙:这真是钢筋铁骨的英雄汉,

穿山虎虎威虎胆震群山。

什么石老虎、水老虎、泥老虎,恶虎拦路挡不住老虎团。

甲:您看虎头听虎啸,

要一路领先破难关!

他们清石渣、打茅秆，
治泥流，堵水泉，
为引滦争分夺秒抢时间。
他们讲科学讲实干，
砸炮手枪能开山。

乙：你打住吧！
我听你这话不沾边儿，
砸砸炮那是小孩儿玩儿的。
砸炮手枪能开山洞，
那兔子拉车还能驾辕呢。
纯粹是胡诌白咧拉(此处读 lǎi)大悬。

甲：您不知道就说悬，
井底之蛙没见过多大的天。
现在是科技之花开满园，
那枪口上套着一条塑料管，
放好砸炮就能把枪机搬。
叭儿的声塑料管里电光闪，
哧——轰！
一百多炮都点燃，
还没哑炮保安全。
省财省力省时间，
冲击波点炮您不懂，
真是少见多怪讨人嫌。

乙：你损人——你！

甲：您别生气往里观。
轰轰轰……

乙：又来啦，告诉你，这招不灵了，听我唱，哎——

甲：最后轰的一声响，
烟雾腾飞看见天啦。

打通啦,隧道打通啦!

英雄们欢呼胜利捷报传。

乙:听我的哎——

甲:这喜讯传到天津市,

千百万人民谢引滦。

乙:哎——

甲: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天津人民引来幸福泉。

乙:哎——

甲: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

感谢兄弟省市来支援。

乙:哎——

甲:感谢天津党政领导得好,

感谢各行各业的引滦战斗员。

引滦英雄千千万,

我们世世代代饮水要思源。

乙:你还叫我唱吗?(摔板站起)

甲:哎,您站起来啦!

乙:这不算(退回坐)。

甲:还不算哪?(两人站起谢幕)

第五节　竹板书

竹板书这种形式形成于清代嘉庆年间，盛行于河北地区，后也向辽宁地区有所蔓延。竹板书形式简单，演唱者持竹板击节伴奏，有时还配有器乐伴奏，节奏明快，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之一。

苦学创奇迹

竹板书《苦学创奇迹》为李润杰先生 1956 年创作的，本书根据李润杰先生表演录音整理收录。

作品讲述了化学厂工人李金城，为了保证厂里的肥皂生产，刻苦钻研学习技术，终于改造了烘干机，提高了产量的故事。

共青团员他叫李金城，
他是化学厂的一位保全工。
小伙子年轻力又壮，
钻劲十足，他的志气雄。
六年的岁月如一日，
真是日日创造月月红。
小李他是从小有个怪脾气，
遇见事就钻研不放松，
他不钻到底都不歇工。
在去年，他们厂的肥皂生产任务重，
烘干机不好使，教人真犯头疼。
肥皂不干就出厂，

批评信催货单是一封接着一封。
这个信件虽然送到办公室，
真好像是投在小李他的心中。
一天到晚也放不下这件事，
心里头时刻地犯叮咛。
党委书记，号召大家想办法，
关键的问题决不能够放松。
烘干机的毛病要是治不好，
产量就没法往上升。
这架机器，原本是一个外国造，
真好像一个大蒸笼。
内里的零件倒有五七副，
李金城他一件也摸不清。
厂子里的技师倒有好几位，
怎奈是信心不足，恐怕是搞不成。
开会研究好多次，
没有这决心干脆也等于零。
哪知道那小李他的决心大，
他要从头学艺苦用功。
他心想：这个机器本是人来做，
再复杂的机器也是我们工人制造成。
又一想：光有决心，还是不顶用，
还得要把多种的技术掌握在手中。
首先得学会看图纸，
另外还得学车工。
小李向党提保证，
他要把烘干机坚决改造成。
机器的图纸拿在手，
又去找那老师傅他是用心地学车工。

每天的六点下班后，
他在车床旁边就苦用功。
一连就学习了三个月，
这车工的技术他也算学成。
小李他是高小还没毕业，
连一张图纸他也看不明。
立体平面，一概全不懂。
这横七竖八的线条是一点也看不清。
每天苦钻到深夜，
只累得腰发酸他的腿发疼，
脑袋瓜子直嗡嗡。
迷迷糊糊，刚要睡觉，
猛然一阵的心又惊。
这一点的困难要是不攻破，
这烘干机它怎么能够改造成，
看图纸他看了七天整，
把全部的图纸都看清。
一连就是二十天，他也没有回家去，
为学习，他不想浪费一分钟。
三个月，把这机器的性能全抓住，
给这机器开刀马上就动工。
设计图他连夜制作好，
党支书，亲自审查就帮助了李金城。
改装烘箱是第一步，
使这热气加速地快运行。
这一桩的改进可是不算大，
烘干的速度就提高几倍挂点零。
小李他是疲劳过度忽然得了病，
浑身发烧，骨头节疼。

躺在了床上,他就不能动,
他吃了几片那阿司匹林。
他忙盖上,四床棉被来发汗,
不多时,浑身的大汗就像水冲。
出了汗的病情有了好转,
这腰酸头疼也减轻。
可是身上的汗水还不能退,
小李他这时就暗思情,
急忙把这棉被给揭去两层。
不多时他身上可就没了汗,
小李他这时他就暗思情。
揭去了棉被汗水干得快,
这个道理就叫我想不通。
想罢多时找出了结论,
一定是空气进入了被窝中。
不通空气干得慢,
干得要快空气必须得流通。
想到这里心高兴,
马上起床他就往外行。
骑着车飞快就到了工厂,
顾不得浑身无力腰腿疼。
几步他跑进这个烘干室,
打开了这烘干箱,
一切全看清。
放肥皂的布帘有多少道,
上下那足有七八层。
慢说这空气进不去,
热气在这里边可也难流通。
他急忙忙去找支书提建议,

支部批准他马上就动工。
把这所有的帘子都撤掉，
空气热气都畅通。
在原来，烘干的时间本是俩钟点，
现在只用半点钟。
李金城的事迹传遍全工厂，
党委号召，人人学习李金城。
座谈会，请来了小李讲经验，
把这小李他憋了一个脸通红。
老半天才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言说，遇见事要多多地想想就能行。
还又把，得病发汗的事情讲了一遍，
逗得同志们是哈哈大笑不住声。
当天晚上，厂里召开总结会，
文艺的节目就演到了十点钟。
第一场本是这个大合唱，
第二场独唱是女声，
第三场表演是杂技，
小姑娘她耍的那叫水流星。
这个节目可把小李给吸引住，
愣嗑嗑，他瞪着两只大眼睛。
小李他是越看越爱看，
演员她越耍也越精。
两碗水一滴也不漏，
线绳耍了一个直绷绷，
散场后，小李他就跑到了后台去，
请教这位演员给讲解水流星。
为什么越耍越快水不漏？
有什么奥妙在其中？

演员她给讲了半天他也没闹懂，
又去找那技术员，名叫那张慧英。
小张说："这是物体离心力。"
李金城这时才想通。
第二天他来到这个烘干室，
不由得心里头吃一惊。
烘干的肥皂到处是，
无处放可就无处盛。
都因为冷却桶时常地出毛病，
倒进去的冷水还是热烘烘。
滚筒里的冷水不能起作用，
冷却肥皂可就耽误了工，
这冷水，随着滚筒飞快地转，
真好像杂技里耍的那个水流星。
小李想，莫非这里头也有离心力？
转动得越快水越不流通。
想罢多时，他的主意定，
去找这位支书把这建议忙说明，
批准以后做实验，
冷却室可挤了一个不透风，
人人的心里头都纳闷，
都要看小李怎么样能搞成功。
哪知道小李早就准备好，
马上实验，脸上带笑容。
他只把，两个铁球放进冷却桶，
顿时间，桶内的情况大不同。
这俩铁球，随着滚筒到处转，
桶里的冷水不住地直翻腾。
原来他，用铁球破坏了离心力，

冷却的速度提高了六七成。
李金城的创造接连不断，
一件一件全都搞成功。
党的鼓励，永远记心上。
向生活学习，决不放松。
到后来，三轮工人给他当顾问，
把那烘干链条制成功。
一个餐馆给他的启发真不小，
肥皂碎裂的问题永不再发生。
李金城刻苦钻研创奇迹，
无限的智慧就产生在苦学中。

编撰心得

——爱这门艺术，就要为之奋斗终生

郭鸿斌

学徒鸿斌，大爱华夏，
璀璨曲坛，耀我中华。
快板书艺，皓如明月，
普照当空，心驰神向。
挚爱于斯，刻苦于斯，
进取于斯，欢悦于斯，
俯仰辛勤，奋发图强，
习之练之，诚恐诚惶。
幸遇明师，悉心教养，
恩师教诲，不敢稍忘。
中华文明，斯文在兹，
鞠躬尽瘁，倾力于此，
路有曲折，亦无所避，
发扬光大，吾辈之义。
快板书人，至明至康，
快板书艺，至伟至强！

开篇的几句话，聊以表达我对快板书这门伟大艺术形式的热爱。

记得 2013 年 9 月 21 日，正是中秋佳节之际，我赴天津，看望师父李少杰先生。言谈之间师父提出希望我能参与为师爷李润杰先生编撰整理作品集一事。一时间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荣幸的同时也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艰巨。这本书的出版并不单单是出版了一本作品集，而是为

快板书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料保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我当即下定决心势必苦学钻研、鞠躬尽瘁，借此契机为我所钟爱的快板书艺术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爱这门艺术，就要为之奋斗终生。

经过为期两年的编辑整理工作，这本书终于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作为本书主要编纂者之一的我，看着这几十万字的书稿一时间似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思来想去，我觉得以下几点是一定要在这里跟大家提一提的。

首先，在书稿编撰过程中有几点体会想与大家分享一下。编撰书籍首要的一步就是搜集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刺激性的工作。我与师父李少杰先生都希望能够向大家呈现出一部完整、全面、精益求精的著作。因此，我们格外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在整个的收集过程中，我们有找到珍贵资料时的喜悦，也有明知作品名称但其内容却久寻不见的失落；有看到大量资料时充满希望的振奋，也有发现资料残缺时捶胸顿足的遗憾。

不过非常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得到了许多热爱快板书艺术、热爱传统文化的朋友的帮助。这也是这次编撰中的一大收获。我们又发现了许多热爱并且愿意为传统艺术无私地去贡献自己力量的人士。在此我们应特别鸣谢他们。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快板书相声演员臧威。臧老师多年以来精心收集了许多老先生的音频、视频资料以及文本书籍，这次都慷慨无私地提供给了我们。他提供的资料无论是在作品全面度还是在内容校对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还要感谢的是我的两位好友，张秉辉先生和陈海尊先生。他们熟知图书馆的各项馆藏业务，在这次搜集资料以及书籍整理方面也给予了我很大帮助。

在这里向这三位好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整个的编纂过程中，整理文本的工作应该是最需要我有“战斗精神”的一项。这一步着实不易。李润杰先生的手稿是作品资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部分手稿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字迹已模糊，有的纸张已破

损,在整理的过程中就需要通过大量的工作对其内容进行考证。比如《真假李逵》稿件的文本整理。这个作品,我们一共找到了 5 份完整度不到50%的残稿以及 10 张单页稿纸, 而且这些稿子很显然是一些经过多次修改的稿件,涂改痕迹很重,再加上时间久远,大部分纸张已残破。在整理的时候,我必须按照剧情的发展,进行逐页逐句的排序,并且要将多份手稿进行比对。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反复的校对,这份 70 页的手稿终于拼出了一份完整的《真假李逵》。这件事情着实令我高兴了很长时间,今天提起来依然感到十分具有成就感。至于音视频类的资料整理工作,也存在着一些困难。由于受当年录制时的技术和设备限制,很多音频失真现象严重,听起来很费劲。幸好有来自多方面多版本的录音相互佐证,加之师父的及时指导,这才得以复原当年的表演文本。

在成稿以后,进行校对工作是我在整个编撰过程中花的时间最长的一项工作。因为在校对的过程中,我要对上百段的作品进行逐字校对,看是否与原著保持一致,检查是否有错字、别字以及标点符号使用错误等情况。我尽量让自己做到绝对的锱铢必较、精益求精。这不仅是我对这部书的一份执着,更是我对师爷李润杰老先生的一份无限崇敬。它将是我对快板书艺术所表达出的无限热爱之情,和对中华文化传承事业的绝对忠诚。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相信这部书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要作为一本在快板书这门艺术领域里具有表演指导意义和文化传承意义的工具类图书。意义重大,必须严谨!

除了编撰的心得外,我还想谈谈这两年我通过编撰本书所获得的一些关于快板书这门艺术形式的收获和感悟。

一是加深了我对快板书这门艺术形式的了解。

快板书是在传统数来宝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评书、相声、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曲艺艺术形式之长,形成的一种“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的独立的曲艺曲种。作为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形式之一,快板书在 2007 年被评为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这一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曲艺传承至今的悠久岁月里,几经起落。仅从近代考虑,从清末到

20世纪中期，曲艺处于传统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曲艺非常兴盛。新中国成立后，曲艺市场、曲艺的发展道路得到了理性的规划，曲艺艺术的发展渐趋成熟。这时候的曲艺朝着健康的、良性的方向发展。但是，动荡之后，很多曲艺形式走向了衰落。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大发展，曲艺市场的窘境也随之有所缓解。但大量新的文艺形式蓬勃发展，无形中又抢占了曲艺的市场。发展至今，一部分曲艺形式有抬头中兴之势，但仍有部分曲艺形式依旧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但无论在何时，快板书这一艺术形式始终傲然挺立，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原因在于快板书具有以下几大价值：

第一，快板书具有历史价值。快板书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以历史故事为主要题材创作的。例如《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等，这些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历史的作品，均是来自于前线的真人真事，是李润杰先生在前线体验生活后记录写成的。再比如《抗洪凯歌》《立井架》这些颂词类作品，都是记述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作品必将成为描绘那些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史诗性著作。

第二，快板书具有文化价值。快板书是曲艺中的一个门类，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所谓“说唱艺术”，说的是什么？唱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中国话、中国字。这个“中国话”和“中国字”里，包括全国通行普通话，也包括各个地方、少数民族的方言土语等。快板书演唱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表演要求字正腔圆，不能倒音更不能念出错别字。这既是快板书表演的硬性规定、审美要求，也是在客观上对于传承普通话、传承标准中国语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再有就是快板书传承了一些民间谚语和地方唱腔，如《立井架》中的劳动号子，《钢铁姑娘》中的“工工四车上”传统民族五音调式，《闯险滩》中的摇船号子等，都是对于民间地方唱腔的传承。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传承语言是这样，精神方面亦如是。中华民族勇敢、善良、勤奋、正直的民族精神，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均在不同的快板书作品中有所体现。

第三，快板书具有艺术价值。前文中提到过，快板书是在数来宝的基

础上，借鉴评书、相声、西河大鼓、山东快书等曲艺形式之长所形成的独立的曲艺曲种。它依托数来宝的节奏，既有评书的叙事清晰，又有相声的幽默风趣；既有西河大鼓的优美，又有山东快书的火爆。快板书的“有人儿、有事儿、有劲儿、有趣儿”使其具有独特的艺术张力。快板书又以其大气、稳健、热烈的表演为人们所称道。可以说，快板书在引导民族审美观和艺术走向上有着非凡的作用。

同时，快板书的表演形式简捷，一人一台戏。“来得快，演得快”，适合各种场合和各种观众群。如果说曲艺是轻骑兵，那么快板书就是轻骑兵中的尖刀班，来之能战，战则必胜。

第四，快板书具有社会价值。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快板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的。它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革命、歌颂工农兵、歌颂英雄，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榜样。同时，快板书中的故事包含了中华民族勇敢、正直、善良等多种优秀品质。人们在推崇快板书、宣扬快板书的同时，也将这些精神和优秀品质弘扬开来。因此，它拥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即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

另外，编撰的过程对我个人而言实际上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本书的开篇就是李润杰先生的生平介绍。在撰写这部分内容的过程中，我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震撼。李润杰先生在年轻时多少次在死亡边缘挣扎，历尽了人世间的苦难，却依然坚强不屈。这些事迹都鼓励着我要像李润杰先生那样为了艺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去奋斗，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怀揣希望，勇往直前，并且，本书收录了李润杰先生近百段作品，在整理这些作品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正能量，也为师爷李润杰先生正直、刚强、乐观、勤奋的精神所感染，并指引着我面对困难毫不畏惧、勇敢前进。

快板书是大气的、雄伟的。它有气吞山河的雄壮，也有纤毫毕现的细腻；它有时代先锋的张扬，也有以古喻今的深沉。它是坚强的，自它诞生以来，历经社会潮流、文化变革的洗礼巍然不倒；它也是娇贵的，娇贵到一个动作的幅度、一个字的轻重、长度，甚至一个字的发音位置都有严格

的要求。学习快板书的过程必须是严谨的，表演快板书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来不得些许怠慢。一词一动，稍不留神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爱这门艺术，就要为之奋斗终生！虽然在这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和师父都付出了很大心血，但是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和师父都希望李润杰先生的作品和他的精神能够“原汁原味”的、完完整整地传承下去。这部作品集能够顺利付梓，将为快板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感谢恩师李少杰先生给我这次参与编撰的机会！感谢为本书提供过帮助的老师、同行、朋友们！

本书的出版并不是一个完结，而是开始。在这里，也向广大读者发出邀请，请各位前辈、老师、同行和广大喜爱快板书艺术的朋友们，如果您手中有本书遗漏的资料或知道资料线索，还望不吝赐教，以备再版修订补遗。不胜感激之至！

最后，在此成书之际，再次向快板书的创始人、伟大的曲艺艺术家、作家、教育家、革新家李润杰老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5 年 8 月 19 日

后　记

此书在搜集整理了数年的时间后终于面世了。书中收录了李润杰先生各个时期创作改编的，包括快板书、相声、竹板书、天津快板、西河大鼓等曲艺形式在内的近百段作品。有了作品，我们的快板书才有载体。相信一段时间之内，这部书将对快板书的传承发挥出极大作用。

我为什么要组织编写出版这部书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作为李润杰先生的儿子，又是快板书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在继承文化、保存经典的同时，更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些优秀的作品传予后人，向更多的“后来人”展示快板书的魅力。对我而言，《李润杰快曲艺作品集》的出版，是作为快板书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就应该干这件事情。

第二个原因，是回忆，是呼唤。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板书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式，几乎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清脆的竹板声，而且当时学习快板书的人数之多是各个曲艺形式所不及的。这足以看出快板书极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李润杰先生多年来编创的这些优秀作品，虽然不敢说每段都是精品，但是大部分还是无愧于“精品”二字的。至今尚无人可匹敌。我看着这些书稿，就好像看到了父亲当年伏案创作时的样子。“李润杰”三个字，之于别人是艺术大师，是恩师，是偶像，但是对于我来说，您还是我的父亲。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作为传承人和儿子的我都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了，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这部书还是呼唤，呼唤今天快板书从业者们，快板书的发展传承需要大家的努力。希望我们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课堂上都能尽力地去表演、教授快板书，为快板书原汁原味的传承添砖加瓦。

第三个原因，这部书也是为了迎接2017年李润杰先生诞辰一百周

年所著。

本书中收录的很多作品至今仍然常演不衰，有的稍微加以改动便依然可以运用。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有些作品带有鲜明的历史痕迹和年代的烙印。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当时的大环境去分析、看待。

另外，快板书这门曲艺形式的简要介绍和定义已在本书的前面有所提及，但是还是有很多精髓理论由于时间关系未能悉数写出，随后将出版另一本理论类书籍再一一阐明。

快板书传承至今，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必须有人站出来说一说的时候，我愿意做这个先锋。

首先我要说的是，在传承中我们要本着先继承后发展的原则，不要把自身来不了的都给“改革”了。现如今快板界鱼龙混杂，自以为是、各立山头、不学无术者是存在的。他们自身并没有学习领悟到快板书艺术的精髓与真谛，却在不懂装懂、招摇撞骗、肆意宣讲、误人子弟。创作上，有些人不遵循艺术规律，胡编乱纂。其出发点只是为了眼前那点利益，而没有考虑快板书这门艺术形式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何为师者？自身并不明白，认为自己学到一点点皮毛就要身为人师，这种不知羞耻的做法，当今不乏其人。收徒而不教，没有履行“师父”这两个字的神圣使命。使得本应该纯洁的传承队伍，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和只图名份、沽名钓誉者的“资本”。有的人把一些旁门左道的、糟粕的东西加到快板书里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一些人只知空讲所谓的“艺术理论”，而没有做到与实际相结合，当然了，他们的“理论”与实际也结合不到一起去。

弘扬快板书并不是在口号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从创作和表演方面都必须下苦功夫。弘扬快板书，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来斟酌每一段作品的创作和表演演唱。弘扬快板书不是起哄，更不是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而是要把快板书这门优良的曲艺曲种先继承下来，传承下去，弘扬、发展、壮大他！舞台就是秤，演员有多大分量，上去就称出来了，观

众就是鉴赏师，唱得好坏，观众能听出来，看出来。学习快板书的人，必须受得了穷、吃得了苦、挨得了骂，耐得住寂寞，方可成事，但不见得成功，所以干这行的人，了不起。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人也并不多。可喜的是，几十年来，还是始终有人在为快板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着贡献，如叶茂昌、袁武华、王印权、曲宝柱、张志宽、刘培安、梁厚民、常智、王会臣、王文长、杨锦龙等。

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教学工作，为什么创办竹韵斋，就是为了传承、弘扬快板书。竹韵斋教出来的学员，都是经过科学的、系统的、专业的训练的。我要求竹韵斋的孩子们必须下功夫必须刻苦，只有付出刻苦努力，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常说，爱是什么？爱就是付出！是不求回报的奉献！我爱快板书，在我看来，天下沾七块板的都是一家人。因为我的父亲是李润杰，凡是唱快板书的都是我的亲人。我非常愿意，甚至可以说是盼望着与我的亲人们一起为快板书的传承发展去努力、去工作，去脚踏实地地干点儿实事。

最后，在此成书之际，我要感谢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王力扬团长、王荣芬书记，感谢孙福海老师，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以及学生臧威为我提供的大量资料，感谢我的徒弟郭鸿斌在整理、修改、编撰方面所做的工作，感谢所有的徒弟们为快板书传承、为本书编写所做的贡献，如徒弟周玉峰、王亮、王守斌、郭迎欢等，在书稿整理过程中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感谢方方面面的人们的大力支持。

相信父亲如果能看到这些徒子徒孙们为快板书忙碌的身影，看到那些热爱快板书、学习快板书的孩子们炙热的眼神，九泉之下也会含笑了。

李少杰

2015 年 8 月 17 日

汉语拼音索引

B

bai

白吃 …… 403

ban

半夜鸡叫 …… 491

bi

比耳音 …… 405

C

chang

唱前线 …… 815

chong

宠孩子 …… 406

chuan

传达员 …… 412

chuang

闯火海(残稿) …… 270

闯险滩 …… 276

chui

吹牛皮 …… 502

D

da

大老王剃头 …… 504

大义灭亲 …… 17

dang

党费 …… 31

dao

倒霉 …… 42

F

fei

飞车炸军火 …… 43

feng

风雨行 …… 414

G

gang

钢铁姑娘 …… 289

ge

革命战士爱人民 …… 817

gu

古庙奇闻 …… 302

H

hai

海河赞歌 …… 825



han
捍丰碑 …… 56
he
何大娘的“保险柜” …… 422
hong
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 313
hu
虎口拔牙 …… 330
虎穴擒贼 …… 65
huai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 835
huan
换鞋 …… 506
huo
“火药枪” …… 87
火海擒敌 …… 107
火焰山(二)：
大战牛魔王 …… 522
火焰山(一)：
智斗罗刹女 …… 508

J

jie
劫刑车 …… 119
解放天津 …… 934
jin
金门宴 …… 134
jiu
酒迷 …… 427
jun
峻岭青松 …… 142

K

kang
抗洪凯歌 …… 841
ku
苦学创奇迹 …… 961

L

lao
捞孩子 …… 430
老王捡鸡蛋 …… 432
li
立井架 …… 854
lia
俩老头 …… 344
lu
鲁达除霸 …… 535

M

mai
买画 …… 927
meng
盟兄弟 …… 435

P

pu
普天同庆战旗红 …… 862

Q

qian

千锤百炼 …… 352

千里救亲人 …… 438

qiang

抢粮 …… 948

qiao

巧劫狱 …… 154

R

re

热烈欢呼党的“十二大”
胜利召开 …… 870

热血化寒冰 …… 453

ren

人民公社好 …… 874

认亲戚 …… 553

rong

熔炉炼金刚 …… 168

S

san

三进陈家坪之二进陈家坪
（残稿）…… 196

三进陈家坪之首进陈家坪
…… 180

shu

树木通身都是宝 …… 883

shui

谁是英雄 …… 364

song

宋定伯捉鬼 …… 556

sun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 566

T

tu

土豆皮 …… 201

tui

退钱 …… 459

W

wang

王七学艺 …… 579

wu

五师早餐会 …… 202

武松打店 …… 611

武松打虎 …… 600

武松赶会 …… 591

误解 …… 462

X

xia

下岗之后 …… 463

xiang

响箭擒敌 …… 211

xin
心灵的火花 …… 476

Y

yan
燕青打擂 …… 628
燕子李三传奇 …… 695

yang
杨志卖刀 …… 640

ye
夜袭金门岛 …… 227

yi
一张选民证 …… 485

yin
引黄入津 …… 898
引滦赞歌 …… 950
隐身草 …… 651

ying
英雄榜 …… 376

you
油海长虹 …… 391

yu
渔夫和金鱼 …… 659

Z

zan
赞三军 …… 901
赞天津 …… 909

zhen
真假李逵 …… 667

zhi
智取大西礁 …… 240
智取敌哨所 …… 941

zhu
竹蒌藜 …… 257
铸剑 …… 681

笔画索引

作品按首字笔画数由少到多顺序排列，首字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一 丨 丿 丶 乛顺序排列。

一画

一张选民证 …… 485

二画

人民公社好 …… 874

三画

三进陈家坪之二进陈家坪（残稿）…… 196
三进陈家坪之首进陈家坪 …… 180
土豆皮 …… 201
下岗之后 …… 463
大义灭亲 …… 17
大老王剃头 …… 504
千里救亲人 …… 438
千锤百炼 …… 352
飞车炸军火 …… 43

四画

王七学艺 …… 579
五师早餐会 …… 202
比耳音 …… 405
风雨行 …… 414
“火药枪” …… 87
火海擒敌 …… 107
火焰山(一)：
智斗罗刹女 …… 508
火焰山(二)：
大战牛魔王 …… 522
认亲戚 …… 553
心灵的火花 …… 476
引黄入津 …… 898
引滦赞歌 …… 950

五画

古庙奇闻 …… 302
巧劫狱 …… 154
白吃 …… 403
立井架 …… 854
半夜鸡叫 …… 491



六画

老王捡鸡蛋 …… 432
竹蒺藜 …… 257
传达员 …… 412
闯火海(残稿) …… 270
闯险滩 …… 276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 566
买画 …… 927
红太阳照进苦聪家 …… 313

七画

劫刑车 …… 119
杨志卖刀 …… 640
抢粮 …… 948
抗洪凯歌 …… 841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 835
吹牛皮 …… 502
何大娘的“保险柜” …… 422
宋定伯捉鬼 …… 556

八画

武松打虎 …… 600
武松打店 …… 611
武松赶会 …… 591
苦学创奇迹 …… 961
英雄榜 …… 376
虎口拔牙 …… 330
虎穴擒贼 …… 65
金门宴 …… 134
夜袭金门岛 …… 227
宠孩子 …… 406
油海长虹 …… 391

九画

革命战士爱人民 …… 817
树木通身都是宝 …… 883
响箭擒敌 …… 211
钢铁姑娘 …… 289
俩老头 …… 344
退钱 …… 459
误解 …… 462

十画

捞孩子 …… 430
捍丰碑 …… 56
换鞋 …… 506
热烈欢呼党的“十二大”
胜利召开 …… 870
热血化寒冰 …… 453
真假李逵 …… 667
党费 …… 31
峻岭青松 …… 142
倒霉 …… 42
谁是英雄 …… 364
酒迷 …… 427

海河赞歌 …… 825

十一画

唱前线 …… 815
渔夫和金鱼 …… 659
隐身草 …… 651

十二画

铸剑 …… 681
智取大西礁 …… 240
智取敌哨所 …… 941
鲁达除霸 …… 535
普天同庆战旗红 …… 862

十三画

盟兄弟 …… 435
解放天津 …… 934

十四画

熔炉炼金钢 …… 168

十六画

燕子李三传奇 …… 695
燕青打擂 …… 628
赞三军 …… 901
赞天津 …… 909